

聊齋誌異





序一

志而曰異，明其不同於常也。然而聖人曰：『君子以同。』而異何耶？其義廣矣！大矣！夫聖人之言，雖多主於人事，而吾謂三才之理，六經之文，諸聖之義，可一以貫之，則謂異之為義，即易之謂道，無不可也！夫人但知居仁由義，克己復禮，為善人君子矣。而陟降而在帝左右，禱祀而所召風雷，乃近於巫祝之說者，何耶？神禹創鑄九鼎，而山海一經，復垂萬世。豈上古聖人而喜語怪乎？抑爭子虛烏有之賦，心而預為分道揚鑿者地乎？後世拘墟之士，雙瞳如豆，一葉迷山，目所不見，率以仲尼不語為辭。不知鷓鴣飛石隕，是無人載筆爾爾也。倘概以左氏之誣蔽之，無異掩耳者，高語無雷矣！引而伸之，即閭閻九天，衣冠萬國，天之句，深山窮谷中人，亦以為欺我無疑也。余友謂欲讀天下之奇書，須明天下之大道。蓋以人倫大道，淑世者，聖人之所以為木鐸也。然而天下有解人，則雖孔子之所不語者，皆足輔功令教化之所不及；而諸皋夷堅，亦可與六經同功。苟非其人，則雖日述孔子之所常言，而皆足以佐慝。如謂南子之見，則以為淫辟皆可周旋，泥佛於之往，則以為叛逆不妨共事。不止詩書發塚，周官資篡已也。彼拘墟之士多疑者，其言則未嘗不近於正也。一則疑曰：『政教自堪治世，困果無乃渺茫乎？』曰：『是也！然而陰騭上帝，幽有鬼神，亦聖人之言否乎？彼彭生競面，申生語巫，武嬰宮中，田蚡枕畔，九幽斧鉞，嚴於王章多矣！而世人在

聊齋誌異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MIG 1242.1 81

往多疑者，以報應之或爽，誠有可疑。卽如聖門之世，賢雋無多。德行四人，二者夭亡，一厄繼母。幾乎同於伯奇。天道償償，一至此乎？是非遠洞三世，不足消釋羣憾。釋迦馬麥，袁盎人瘡，亦安知之？非天道償償，人自償償故也。或曰：「報應示戒，可矣。妖邪不宜除乎？」曰：「是也。然而天地大矣，無所不有。古今變矣，未可膠舟。人世不皆君子，陰曹反皆正人乎？豈夏姬謝世，便儕共姜，榮公撤瑟，可參孤竹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江河日下，人鬼頗同。不則幽冥之中，反是聖賢道場。日日唐虞三代，有是理乎？」或又疑而且規之曰：「異事，世固間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而竟馳想天外，幻跡人區，無乃爲齊諧濫觴乎？」曰：「是也。然子長列傳，不厭滑稽；卮言寓言，蒙莊嚆矢。且二十一史，果皆實錄乎？仙人之議李郭也，固有遺憾久矣。而況勃筆文心，筆補造化，不止生花，且同煉石。佳鬼佳狐之奇俊也，降福旣以孔皆敦倫，更復無數人中，大賢猶有愧焉。是在解人，不爲法縛，不死句下可也。夫中郎帳底，應饒子家之異昧；鄴侯架上，何須兔冊之常詮。余願爲婆娑藝林者，職調人之役焉。古人著書，其正也，則以天常民彝爲則。使天下之人，聽一事如聞雷，震奉一言如親日月。此外而書，或奇也，則新鬼故鬼，魯廟依稀，內蛇外蛇，鄭門躑躅，非盡矯誣也。倘盡以不語二字，奉爲金科。則蕝實商羊，蕝羊稽矢，但富搖首閉目而謝之足矣。然乎否乎？吾願讀書之士，覽此奇文，須深慧業，眼光如電，牆壁皆通。能知作者之意，並知聖人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語之故。則六經之義，三才之統，諸聖之衡，一一貫之。異而同者，忘其異焉可矣。不然，癡人每苦深情，入耳便多濡首。

一字魂飛，心月之精靈冉冉；三生夢渺，牡丹之亭下依依；檀板動而忽來桃苑，遣而不去。君將爲罔兩曹
邱生，僕何辭齊諧魯仲連乎？」紫霞道人高珩題。

序二

乙酉三月，山左趙公奉命守睦州，余假館於郡齋。太守公出沿川蒲柳泉先生聊齋誌異，請余審定而付之梓。嚴陵環郡皆崇山，郡齋又多古木奇石。時當秋飈怒號，景物黯霏，狐鼠晝跳，梟獍夜噪。心卷坐斗室中，青燈賸曉，已不待展讀，而陰森之氣，逼人毛髮。嗚呼！同在光天化日之中，而胡乃沉冥抑塞，託志幽遐，至于此極！余蓋卒讀之，而悄然有以悲先生之志矣。按縣志稱先生少負異才，以氣節自矜。瓌落不偶，卒困于經生以終。平生奇氣，無所宣洩，悉寄之於書。故所載多涉詭譎荒忽不經之事。至於驚世駭俗，而卒不顧。嗟夫！世固有服聲被色，儼然人類，叩其所藏，有鬼域之不足比，而豺虎之難與力者。下堂見蠹，出門觸蠹，紛紛沓沓，莫可窮詰。惜無禹鼎鑄其情狀，鑄鏤決其陰靈，不得已而涉想於杳冥荒怪之域，以爲異類有情，或者尙堪晤對，鬼神雖遠，庶幾警彼貪淫。嗚呼！先生之志荒，而先生之心苦矣。昔者三閭被放，彷徨山澤，經歷陵廟，呵壁問天，神靈怪物，琦璋僑僂，以洩憤懣，抒寫愁思。釋氏憫衆生之顛倒，借因果爲筏喻，刀山劍樹，牛鬼蛇神，罔非說法，開覺有情。然則是書之恍惚幻妄，光怪陸離，皆有微旨所存，殆以三閭惓惓之思，寓化人解脫之意歟。使弟以媿美齊諧，希蹤述異相詫微，此井蠶之見，固大鑿於作者。亦豈太守公傳刻之深心哉。夫易筮載鬼，傳紀降神，妖祥災異，炳于經籍。天地至大，無所不有。小儒視不越

几席之外，屢不出里巷之中，非以情揣，卽以理格。是慈惠者，又甚於井蟲之見也！太守公曰：「子之說，可
以傳先生矣！」遂書以爲序。

乾隆三十年歲次乙酉十一月，仁和余集撰。

序三

諺有之云：「見橐駝謂馬腫背。」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夫人以目所見者爲有，所不見者爲無，曰「此其常也」。倏有而倏無，則怪之。至於草木之榮落，昆蟲之變化，倏有倏無，又不之怪，而獨於神龍則怪之。彼萬竅之刁刁，百川之活活，無所持之而動，無所激之而鳴，豈非怪乎？又習而安焉，獨至於鬼狐，則怪之。至於人則又不怪。夫人則亦誰持之而動，誰激之而鳴者乎？莫不曰：「我實爲之。」夫我之所以爲我者，目能視而不能視，其所以視，耳能聞而不能聞，其所以聞，而況於聞見所不能及者乎？夫聞見所及以爲有，所不及以爲無，其爲聞見，幾何矣！人之言曰：「有形形者，有物物者。」而不知有以無形爲形，無物爲物者，夫無形爲物，則耳目窮矣，而不可謂之無也。有見蚊睫者，有不見泰山者。有聞蟻鬪者，有不聞雷鳴者。見聞之不同者，皆未可妄論也。自小儒爲人死如風火散之說，而原始要終之道，不明於天下。於是所見者愈少，所怪者愈多。而馬腫背之說，昌行於天下。無可如何，輒以孔子不語一詞了之。而齊諧志怪，虞初記異之編，疑之者參半矣！不知孔子之所不記者，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聞者耳。而謂春秋盡刪怪神哉，留仙蒲子，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起雲湧，能爲載記之言。於制舉業之暇，凡所聞見，輒爲筆記。大要多鬼狐怪異之事，向得其一卷，輒爲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爲余所習知者，十之二三。

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見，而與夏蟲語冰也！余謂事無常怪，但以有害於人者爲妖。故日食星隕鵠飛，鶴巢石言龍鬪，不可爲異。惟土木甲兵之不時，與亂臣賊子，乃謂妖異耳！今觀留仙所著，其論斷大義，皆本於賞善罰淫，與安義命之旨，足以開物而成務。正如揚雲法言，桓譚謂其必傳矣。豹巖樵史唐夢齋拜題。

序四

憶發齡時，自塾歸，得聊齋志異，讀之不忍釋手。先大夫責之曰：「童子知識未定，卽好鬼狐怪誕之說耶？」時父執某公在坐，詢余：「曷好是書？」余應之曰：「不知其他，惟喜某篇某處，典與若尙書，名貴若周禮，精峭若檀弓，敘次淵古若左傳國語國策，爲文之法，得此益悟耳！」先大夫聞之，轉怒爲笑。比景如在目前，屈指四十餘年矣！歲己卯，入詞垣，先後典楚浙試，皇華小憩，取是書隨筆加點，載以臆說，置行篋中。爲友人王夔堂、錢辰田兩侍讀，許信臣、朱桐軒兩學使，見而許之。謂不獨揭其根柢，於人心風化實有裨益。矧付剞劂而未果。茲奉命蒞任江南，張桐廂觀察，金瀛仙主政，葉素菴孝廉諸友，復德惠刊布，以公同好。余亦忘其固陋，未知有當於聊齋之意與否。書成爰記其顛末如此。

時道光二十二年夏五月，廣順雲湖但明倫識於兩淮運署之題襟館。

序五

志異十六卷，先大夫柳泉先生著也！先大父諱松齡，字留仙，別號柳泉，聊齋其齋名也！幼有軼才，學識淵穎，而簡澹落穆，超然遠俗。雖名宿宗工，樂交傾賞。然數奇，終身不遇，以窮授諸生舉子業，顛倒於荒山僻隘之鄉。間爲時賦歌行，不愧於古作者；撰古文辭，亦往往標新領異，不勦襲先民，皆各數百篇，藏於家。而於耳目所覩記，里巷所流傳，同人之籍錄，又隨筆撰次，而爲此書。其事多涉於神怪，其體倣歷代志傳；其論贊，或觸時感事，而以勸以懲，其文往往刻鏤物情，曲盡世態，冥會幽探，思入風雲；其義足以動天地，泣鬼神，俾畸人滯魄，山魃野魅，各出其情狀，而無所遁隱。此山經博物之遺，遠遊天問之意，非第如干寶搜神已也！初亦藏於家，無力梓行。近乃人競傳寫，遠邇借求矣！昔昌黎文起八代，必待歐陽而後傳；文長英雄一時，必待袁中郎而後著。至今而後，焉知無歐陽中郎其人者出，將必契實鏤梓，流布於世，不但如今已也！則且跋予望之矣！

大清乾隆五年，歲次庚申，春日，孫立息謹識。

聯 查 誌 異

一

留仙自序

披羅帶荔，三閩氏感而爲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螢之火，魍魎爭光；逐逐野馬之塵，罔兩見笑。才非干寶，愛搜神；情同黃州，喜人說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於斷髮之鄉；睫在目前，怪有過於飛頭之國。遙飛逸興，狂固難辭；永託曠懷，癡且不諱。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盧耶！然五父衢頭，或涉澗淵，耐主生石上俸，頗悟前因。放縱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廢者！松懸孤時，先大人夢一病瘠瞿曇，偏袒入室，藥膏如錢圓，粘乳際。寤而松生，果符墨誌。且也少羸多病，長命不猶。門庭之淒寂，則冷澹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鉢。每搔頭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生耶？蓋有漏根因，未結人天之果；而隨風蕩墮，竟成菴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謂無其理？我獨是子夜焚焚，燈昏欲滅；蕭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爲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記如此，亦足悲矣！嗟夫！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弔月秋蟲，悵闌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康熙己未春日，柳泉居士題。

淄川縣志略

淄川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辛卯歲貢。以文章風節著一時。弱冠童子試，受知於施愚山先生，文名籍甚。乃決然舍去，一肆力於古文，悲憤感慨，自成一家言。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與同邑李希梅、張歷友、諸名士結爲詩社，以風雅道義相切劘。新城王漁洋先生，素奇其才，謂非尋常流輩所及也。家所藏著述頗富，而聊齋志異一書，尤膾炙人口焉。

例言

一 先生是書，蓋做干實搜神，任昉述異之例而作。其事則鬼狐仙怪，其文則莊列馬班，而其義則竊取春秋微顯志晦之旨，筆削予奪之權。可謂有功名教，無忝著述。以意逆志，乃不謬於作者。是所望於知人論世之君子。

二 是編初稿，名鬼狐傳。後先生入棘園，狐鬼羣集，揮之不去，以意揣之，蓋恥禹鼎之曲傳，懼軒轅之舉照也。歸乃增益他條，名之曰志異，有名聊齋雜志者，乃張此亭臆改，且多刪汰，非原書矣。茲刻一仍其舊。

三 先生畢殫精力，始成是書。初就正於漁洋，漁洋欲以百千市其稿，先生堅不與，因加評臆而還之。今刻以問世，並附漁洋評語，先生有知，可無仲翔沒世之恨矣！

四 是編向無刊本，諸家傳鈔，各有點竄。其間字斟句酌，詞旨簡嚴者有之。然求其浩汗疎宕，有一種粗服亂頭之致，往往不逮原本。茲刻悉仍原稿，庶幾獨得廬山之真。

五 編中所述鬼狐，最夥。層見疊出，變化不窮，水佩風裳，翦裁入妙，冰花雪蕊，結撰維新。緣其才大於海，筆妙如椽。

六 編中所載事蹟，有不盡無徵者，如姊妹易嫁，金和尚諸篇是已。然傳聞異辭，難成信史。漁洋談異，多所採摭，亦相逕庭。至大力將軍一則，亦與觚觿雪邊差別。因並錄之，以見大略。

七 是書傳鈔既屢，別風淮雨，觸處都有。今悉加校正，其中文理不順者，間爲更定一二字。至其篇次前後，各本不同。茲刻只就多寡，酌分卷帙，實無從攷其原目也。

八 原本凡十六卷，初但選其尤雅者，釐爲十二卷。刊既竣，再閱其餘，復愛莫能舍，遂續刻之。卷目一如其舊。

九 卷中有單章雙句，意味平淺者，刪之，計四十八條。從張本補入者，凡二條。佳句已盡入錦囊，明珠實無遺鐵網矣！

十 聞之張君西圃云：「濟南朱氏家藏志異數十卷，行將訪求。倘嗜奇之士，尙有別本，幸不吝見遺。當續刻之，以成藝林快事。」

聊齋志異目錄

序

留仙自誌

淄川縣志略

例言

一

考城隍

勞山道士

妖術

青鳳

陸判

鳳陽士人

祝翁

葉生

畫皮

嬰甯

珠兒

俠女

畫壁

狐嫁女

成仙

賈兒

聶小倩

小官人

酒友

種梨

嬌娜

王成

葦生

水莽草

胡四姐

蓮香

阿寶

任秀

張誠

巧娘

伏狐

三仙

蛙曲

鼠戲

趙城虎

小人

梁彥

紅玉

林四娘

魯公女

道士

胡氏

王者

陳雲棲

織成

竹青

樂仲

香玉

大男

石清虛

曾友于

嘉平公子

苗生

姊妹易嫁

悉僧

李司鑑

保住

水災

諧城某甲

戲綵

阿織

瑞雲

龍飛相公

珊瑚

五通

申氏

恒娘

葛巾

黃英

書癡

齊天大聖

青蛙神

晚霞

白秋練

金和尚

巧僧

塾龍

小髻霍生

狐諧	續黃梁	小獵犬	辛十四娘
白蓮教	胡四相公	仇大娘	李伯言
黃九郎	金陵女子	連瑣	自于玉
夜叉國	老饕	姬生	大力將軍
劉海石	犬燈	連城	汪士秀
小二	庚娘	宮夢弼	狐妾
雷曹	賭符	阿霞	毛狐
青梅	田七郎	羅刹海市	公孫九娘
狐聯	翩翩	促織	向杲
鶴異	江城	八太王	邵女
聾仙	梅女	郭秀才	阿英
牛成章	青娥	鴉頭	余德
封三娘	狐夢	章阿端	花姑子
西湖王	伍秋月	蓮花公主	綠衣女

荷花三娘子

金生色

彭海秋

新郎

仙人島

胡四娘

僧術

柳生

蕝政

二商

祿數

三

雲蘿公主

甄后

宦娘

阿繡

小翠

細柳

鍾生

夢狼

天宮

冤獄

劉夫人

神女

湘裙

羅祖

橋樹

木雕美人

金永年

孝子

獅子

梓潼令

賈奉雉

三生

長亭

席方平

素秋

喬女

馬介甫

雲翠仙

顏氏

小謝

蕙芳

蕭七

顧生

周克昌

鄱陽神

錢流

楊疤眼

龍戲珠

役鬼

三朝元老

夜明

鳥語

菱角

邢子儀

陸押官

陳錫九

于去惡

鳳仙

修容

愛奴

小梅

續女

張鴻漸

嫦娥

褚生

霍女

布商

彭二擗

跳神

鐵布衫法

美人首

山神

庫將軍

司文郎

呂無病

崔猛

安期島

薛慰娘

田子成

王桂巷

精途良

公生夏

綉針

桓侯

粉蝶

錦瑟

房文淑

參蛇

狂生

孫必振

張不量

紅毛鹿

負尸

鞠樂如

盜戶

四

偷桃

口技

王蘭

海公子

聊齋誌異

丁前溪

義鼠

尸變

噴水

山魃

夜中怪

王六郎

蛇人

電神

僧孽

三生

歌十八

宅妖

四十千

九山王

雜水狐

陝右某公

司札吏

司訓

段氏

狐女

王大

男妾

汪可受

王十

二斑

募緣

馮木匠

乩仙

泥書生

憲僕僮

驅怪

秦生

局詐

曹操按

罵鴨

人妖

韋公子

杜小雷

古瓶

秦檜

胭脂

雨錢

雙燈

妾擊賊

捉狐射鬼

鬼作筵

閻羅

寒月芙蓉

陽武侯

酒狂

武技

鴿鴝

商三官

西僧

泥鬼

夢別	蘇仙	單道士	五穀大夫
黑獸	鄆郡御史	大人	柳秀才
董公子	冷生	狐懲淫	山市
孫生	沂水秀才	死僧	牛飛
鏡聽	牛羶	周三	劉姓
庫官	金姑夫	酒蟲	義犬
岳神	鷹虎神	鮫石	廟鬼
地震	張老相公	造畜	快刀
汾州狐	龍	江中	戲術
某甲	衢州三怪	拆樓人	犬蝟
黑鬼	車夫	碁鬼	頭滾
果報	龍肉	念秧	武孝廉
閻王	布客	農人	長治女子
土偶	黎氏	柳氏子	上仙

侯靜山

郭生

邵士梅

邵臨淄

單父宰

閻羅嘉

顛道人

鬼令

閻羅晏

畫馬

放蝶

鬼妻

醫術

夏雪

何仙

潞令

河間生

杜翁

林氏

大鼠

胡大姑

狼

藥僧

太醫

農婦

郭安

查牙山洞

義犬

楊大洪

張貢士

巧仙

耳中人

咬鬼

捉狐

斫斫

野狗

狐入瓶

于江

真定女

焦螟

宅妖

靈官

細侯

真生

湯公

王貨郎

堪輿

寶氏

劉亮采

餓鬼

考弊司

李生

蔣太史

邑人

于中丞

王子安

牧豎

鴻

醜狐

詩讞

老龍船戶

韓方

博輿女

金陵乙

象

錢卜巫

毛大福

元少先生

太原獄

一員官

折獄

紫花和尚

姚安

電神

周生

新鄭獄

花神

禽俠

某乙

采薇翁

李八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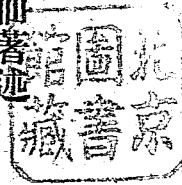
劉全

浙東生

聊齋誌異

考城隍

淄川 蒲留仙著述



(南)

『人生百行孝為先，明義開宗第一篇。泣涕陳情予假日，歡承萱草喜延年。』

予姊夫之祖，宋公諱燾，邑廩生。一日病臥，見吏持牒，牽白顛馬來，云：『請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疾乘馬從去，路甚生疎，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廡，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都不知何人，惟關壯繆可識。簷下設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楮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稱其職。』公方悟，頓首泣曰：『屏膺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終其天年，惟聽錄用。』上一帝王像者，即令稽母壽籍。有長鬚吏，捧冊翻閱一過，白有陽算九年。共躊躇間，關帝曰：『不妨令張生攝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謂公應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又勉勵秀才數語。二公稽首並下。秀才握手，

送諸郊野，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都忘其詞。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無月無燈夜自明」之句。公既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若夢寤。時卒已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語。問之，長山果有張生。於是日死矣！後九年，母果卒。營葬既畢，流濯入室而沒。其岳家居城中西門內，忽見「公鑲膺朱幘，輿馬甚衆，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其驚疑，不知其爲神，奔訊鄉中，則已沒矣！公有自記小傳，惜亂後無存，此其略耳！

瞳人語

「目淫原自意淫來，眸子盲時萬念灰；天視未遙從我視，轉移捷徑在靈臺。」

長安士方棟，頗有才名，而佻脫不持儀節。每陌上見游女，輒輕薄尾綴之。清阴前一日，偶步郊郭，見一小車，朱芴繡幃，青衣數輩，款段以從。內一婢，乘小駟，容色絕美。稍稍近覘之，見車幔洞開，內坐二八女郎，紅妝瓌麗，尤生平所未睹。目眩神奪，膽戀弗舍。或先或後，從馳數里。忽聞女郎呼婢近車側曰：「爲我垂簾下。何處風狂兒郎，頻來窺瞻？」婢乃下簾，怒顧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婦歸甯，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覩。」言已，掬轍土颯生，生眯目不可開，纔一拭視，車馬已渺，驚疑而返。覺目終不快，情人啓險撥視，則睛上生小翳。經宿益劇，淚簌簌不得止。醫漸大，數日厚如錢，右睛起旋螺。百藥無效，懊悶欲絕。

頗思自懺悔。聞光明經能解厄。持一卷。流人教誦。初猶煩躁。久漸自安。且晚無事。惟跌坐捻珠。持之二年。萬緣俱靜。忽聞右目中小語如蠅曰：「黑漆似巨耐殺人。」左目中應曰：「可同小遊。出此悶氣。」漸覺兩鼻中。蠕蠕作癢。似有物出。離孔而去。久之乃返。復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許時不窺園亭。珍珠蘭遂枯瘠死！」生素喜香蘭。園中多種。植。日常灌溉。自失明。久置不問。忽聞其言。遂問妻：「蘭花何使憔悴死？」妻詰其所自知。告之故。妻趨驗之。花果槁矣。大異之。靜匿房中。見有小人自生鼻內出。大不及豆。營營然竟出門去。漸遠。迷所在。俄。連臂歸。飛上面。如蜂蠅之投穴者。如此二三日。又聞左言曰：「隧道迂。還往非所甚便。不如自啓門。」右應曰：「我壁子厚。大不容易。」左曰：「我試開。得與而俱。」遂覺左眶內。隱似抓裂。有頃開視。豁然見凡物。喜告妻。妻審之。則脂膜破小竅。黑睛熒熒。纔如破椒。越一宿。障盡消。細視。竟重瞳也。但右目旋螺如故。乃知兩瞳人合居一眶矣。生雖一目眇。而較之雙目者。殊更了了。由是益自檢束。鄉中稱盛德焉。

異史氏曰：「鄉有士人。偕二友於途。遙見少婦。控驢出其前。戲而吟曰：『有美人兮。』」顧二友曰：「驅之。」相與笑聘。俄追及。乃其子婦。心板氣喪。默不復言。友僞爲不知也者。評騰殊褻。士人忸怩。吃吃而言曰：「此長男婦也。」各隱笑而罷。輕薄者往往自侮。良可笑也。至於眯目失明。又鬼神之慘報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豈菩薩現身耶。然小郎君生關門戶。鬼神雖惡。亦何嘗不許人自新。

哉！

畫壁

「微笑拈花壁上姝，疑雲疑雨兩模糊；從來幻境由心造，試問黃梁夢有無？」

江西孟龍潭，與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蘭若，殿宇禪舍，不甚宏敞。惟一老僧，挂禱其中，見客入，肅衣出迓，導與隨喜。殿中塑誌公像，兩壁圖畫精妙。人物如生。東壁畫散花天女，內一垂髻者，拈花微笑，櫻口欲動，眼波將流。朱注目久，不覺神搖意奪。恍然疑想，身忽飄飄，如駕雲霧，已到壁上。見殿閣重重，非復人世。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繞視者甚衆，朱亦雜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牽其裾，回視則垂髻兒，飄然竟去。履即從之，過曲欄入一小舍，次且不敢前。女回首，舉手中花，遙遙作招狀，乃趨之。舍內寂無人，遽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既而閉戶去，囑朱勿效。夜乃復至。如此二日，女伴覺之，共搜得朱，戲謂女曰：「腹內小郎已許大，尙髮蓬蓬學處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女含羞不語。一女曰：「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歡。」竊笑而去。朱視女，髻雲高簇，鬢鳳低垂，比垂髻時尤豔絕也。四顧無人，漸入猥褻，蘭麝薰心，樂方未艾。忽聞吉莫，釋鏗鏗甚厲，縲鎖鏘然，旋有紛囂騰藉之聲。女驚起，與朱竊視，則見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縮鎖挈搥，衆女環繞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卽共出首，

勿貽伊戚。」又同聲言：「無。」使者反身愕顧，似將搜匿。女大懼，面如死灰，張皇謂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啓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俄聞轉聲至房內，復出，未幾，頰喧漸遠，心稍安。然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朱踟躕既久，覺耳際蟬鳴，目中火出，景狀殆不可忍，惟靜聽以待女歸，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時孟龍潭在殿中，轉瞬不見，疑以問僧。僧笑曰：「往聽說法去矣。」問：「何處？」曰：「不遠。」少時，以指彈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遊不歸？」旋見壁間畫有朱像，傾耳竚立，若有聽察。僧又呼曰：「遊侶久待矣。」遂飄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爽。孟大駭，從容問之。蓋方伏榻下，聞叩聲如雷，故出房窺聽也。共視拈花人，螺髻翹然，不復垂髻矣。朱驚拜老僧，而問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老僧何能解？」朱氣結而不揚，孟心駭而無生，即起，歷階而出。

異史氏曰：「幻由人生，此言頗有道理。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菩薩點化愚蒙，千幻並作，皆人心所自動耳。老僧婆心切，惜不聞其言而大悟，披髮入山也。」

種梨

「任教慳吝徧人家，天道原來是好還。頃刻花開頃刻實，神仙遊戲警貪頑。」

有鄉人貨梨於市，頗甘芳，價騰貴。有道士破巾絮衣，丐於車前，鄉人唾之而不去。鄉人怒，加以叱罵。

道士曰：「一車數百顆，老衲止丐其一，於居士亦無大損，何怒爲？」觀者勸置劣者一枚令去，鄉人執不肯。肆中傭保者見喋聒不堪，遂出錢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謝，謂衆曰：「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佳梨，請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吾特需此核作種。」於是掬梨大啗，且盡，把核於手，解肩上錢，坎地上深數寸納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湯沃灌。好事者於臨路店，索得沸瀋，道士接浸坎處。萬目攢視，見有勾萌出，漸大，俄成樹，枝葉扶疎，倏而花，倏而實，碩大芳馥，纍纍滿樹。道人乃即樹頭，摘賜觀者，頃刻而盡。已乃以錢伐樹，丁丁良久，乃斷。帶葉荷肩頭，從容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時，鄉人亦雜衆中，引領注目，竟忘其業。道士既去，始顧車中，則梨已空矣！方悟適所俵散，皆己物也。又細視車上一靶，亡，是新鑿斷者。心大憤恨，急迹之。轉過牆隅，則斷靶棄下垣，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粲然。

異史氏曰：「鄉人憤憤，愍狀可掬，其見笑於市人，有以哉！每見鄉中稱素封者，良朋乞米，則佛然且計曰：『是數日之資也！』或勸濟一危難，飯一箸獨，則又忿然計曰：『此十人五人食也！』甚而父子兄弟，較盡錙銖，及其淫博迷心，則傾囊不吝，刀鋸臨頭，則贖命不遑。諸如此類，正不勝道。蠢爾鄉人，又何足怪！」

勞山道士

「願學神仙一念癡，樵薪蘇草苦難持；只求授得穿窬術，似此居心已可知！」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仙人負笈往遊，登一頂，有觀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團上，素髮垂頸，而神觀爽邁。叩而與語，理甚元妙，請師之。道士曰：「恐嬌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門人甚衆，薄暮畢集，王俱與稽首，遂留觀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隨衆採樵。王謹受教。過月餘，手足重繭，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一夕歸，見二人與師共酌，日已暮，尙無燈燭，師乃翦紙如鏡，黏壁間。俄頃，月明輝壁，光鑑毫芒。諸門人環伺奔走。一客曰：「良宵勝樂，不可不同。」乃於案下取壺酒，分資諸徒，且囑盡醉。王自思七八人，壺酒何能徧結？遂各覓盃，競飲先爾，惟恐樽盡。而往復挹注，竟不少減，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賜月明之照，乃爾寂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綵腰秀項，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烈如簫管。歌畢，盤旋而起，躍登几上，蒼顧之間，已復爲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樂，然不勝酒力矣，其饒我於月宮可乎？」三人移席，漸入月中。衆視三人，坐月中飲，鬚眉畢見，如影之在鏡中。移時，月漸暗，門人燃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几上有核尙存，壁上月，紙圓如鏡而已。道士問：「衆飲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寢，勿誤樵蘇。」衆諾而退。王竊忻慕，歸念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心不能待，辭曰：「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習，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閱兩三月，不過早樵而

暮歸；弟子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略授小技，此來爲不負也。」道士問何術之求。王曰：「每見師行處，牆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以訣，令自咒畢，呼曰：「入之。」王面牆不敢入。又曰：「試入之。」王果從容入，及牆而阻。道士曰：「俛首驟入，勿逡巡。」王果去牆數步，奔而入，及牆，虛若無物，回視，果在牆外矣。大喜，入謝。道士曰：「歸宜潔持，否則不驗。」遂資斧遣之歸。抵家，自詡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傲其作爲，去牆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轟然而踣。妻扶視之，額上墳起，如巨卵焉。妻挪揄之，王慚忿，罵老道士無良而已。

異史氏曰：「聞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爲王生者，正復不少。今有僧父，喜疾毒而畏藥石，遂有燕巒吮痔者，進宣威逞暴之術，以迎其旨，給之曰：『執此術也，以往，可以橫行而無礙。』初試未嘗不少效，遂謂天下之大，舉可以如是行矣。勢不至觸硬壁而顛蹶不止也。」

長清僧

「驚魂初定憶前身，墮落何曾昧夙因。風景不殊還舊寺，應知儂是再來人。」
長清僧某，道行高潔，年八十餘猶健。一日，顛仆不起。寺僧奔救，已圓寂矣。僧不自知死，魂飄去，至河

南界。河南有故紳子，率十餘騎，按鷹獵兔，馬逸，墮鬣，魂適相值，翕然而合，遂漸蘇。斷僕還問之，張目曰：「胡至此？」衆扶歸。入門，則粉白黛綠者，紛集顧問，大駭曰：「我僧也！胡至此？」家人以爲妄，共提耳悟之。僧亦不自申解，但閉目不復有言。餉以脫粟，則食，酒肉則拒，夜獨宿，不受妻妾奉。數日後，忽思少步，衆皆喜。既出，少定，卽有諸僕來，錢簿穀籍，雜請會計。公子託以病倦，悉謝絕之。惟問：「山東長清縣，知之否？」共答：「知之。」曰：「我鬱無聊賴，欲往遠矚，宜卽治任。」衆謂新瘳未應遠涉，不聽。翼日，遂發。長清視景物如昨，無煩問途，竟至蘭若。弟子見貴客至，伏謁甚恭。乃問：「老僧焉往？」答云：「吾師曩已物化。」問墓所，羣導以往，則三尺孤墳，荒草猶未合也。衆僧不知何意。旣而戒馬欲歸，矚曰：「汝師戒行之僧，所遺手澤，宜恪守，勿俾損壞。」衆唯唯。乃行。旣歸，灰心木坐，了不勾當家務。居歲月，出門自遁，直抵舊寺，謂弟子曰：「我卽汝師。」衆疑其謬，相視而笑。乃述返魂之由，又言生平所爲，悉符。衆乃信，居以故榻，事之如平日。後公子家，屢以輿馬來，哀請之，略不顧瞻。又年餘，夫人遣紀綱至，多所餽遺。金帛皆却之，惟受布袍一襲而已。友人或至其鄉，敬造之，見其人，默默誠篤，年僅而立，而輒道其八十餘年事。

異史氏曰：「人死則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予於僧，不異之乎？其再生而異之乎？其入靡麗，紛華之鄉，而能絕人以逃也。若眼睛一閃，而蘭麝生心，有求死不得者矣！况僧乎哉！」

狐嫁女

「神仙攘攘飾甥居，也與人家婚嫁如；一簇笙歌兩行燭，夜深度爵笑尙書。」

歷城殷天官，少貧，有胆略。邑有故家之第，廣數十畝，樓宇連亘，常見怪異，以故廢無居人。久之，蓬蒿漸滿，白晝亦無敢入者。會公與諸生飲，或戲云：「有能寄此一宿者，共釀爲筵。」公躍起曰：「是亦何難！」攜一席往。衆送諸門，戲曰：「吾等暫候之，如有所見，常急號。」公笑云：「有鬼狐當捉證耳。」遂入。見長莎蔽徑，蒿艾如麻。時值上弦，新月色昏黃，門戶可辨。摩挲殿進，始抵後樓。登月臺，光潔可愛，遂止焉。西望月明，惟銜山一綫耳。坐良久，更無少異，竊笑傳言之訛。席地枕石，臥看牛女。向盡，恍惚欲寐，樓下有履聲，籍籍而上，假寐睨之，見一青衣人，挑蓮燈，猝見公，驚而却退，語後人曰：「有生人在。」下問：「誰也？」答云：「不識。」俄一老翁上，就諦視曰：「此殷尙書，其睡已酣，但辨吾事，相公倘儻，或不叱怪。」乃相率入樓，樓門盡開。移時，往來者益衆，樓上燈輝如晝。公稍稍轉側，作嚏咳，翁聞公醒，乃出，跪而言曰：「小人有箕帚牛，今夜于歸，不意有觸貴人，望勿深罪。」公起，曳之曰：「不知今夕嘉禮，慚無以賀。」翁曰：「貴人光臨，壓除凶煞，幸矣！卽煩陪坐，倍益光寵。」公喜應之。入視樓中，陳設芳麗，遂有婦人出拜，年可四十餘，翁曰：「此拙荆。」公揖之。俄聞笙樂聒耳，有奔而上者曰：「至矣！」翁趨迎，公亦立俟。少選，籠紗一簇，導

新郎入，年可十七八，丰采韶秀。翁命先與貴客爲禮。少年目公，公若爲僮，執半主禮。次，翁堵交拜已，乃即席。少間，粉黛雲從，酒馥香霏，玉碗金甌，光映几案。酒數行，翁喚女奴請小姐來，女奴諾而入，良久不出。翁自起，舉幃促之。俄，婢媪數輩，擁新人出，環珮璆然，蘭麝散馥。翁命向上拜，起，卽坐母側。微目之，翠鳳明璫，容華絕世。既而酌以金爵，大容數斗。公思此物可以持贖同人，陰納袖中，僞醉隱几，頽然而寐。皆曰：「相公醉矣！」居無何，聞新郎告行，笙樂暴作，紛紛下樓而去。己而主人斂酒具，少一爵，冥搜不得。或竊議臥客。翁急戒勿語，惟恐公聞。移時，內外俱寂，公始起，暗無燈火，惟脂香酒氣，盈溢四堵。視東方既白，乃從容出探袖中，金爵猶在。及門，則諸生先俟，疑其夜出而早入者，公出爵示之。衆駭問，因以狀告。衆思此物非寒士所有，乃信之。後舉進士，任於肥邱。有世家朱姓，宴公，命取巨觥，久之不至。有細奴掩口與主人語，主人有怒色，俄，奉金爵勸客飲。視之，款式雕文，與狐物更無殊別，大疑。問所從製，答云：「爵凡八隻，大人爲京卿時，覓良工監製。此世傳物，什襲已久。緣明府辱臨，適取諸箱籠，僅存其七。疑家人所竊取，而十年塵封如故，殊不可解。公笑曰：『金杯羽化矣！然世守之珍不可失。僕有一具，頗近似之，當以奉贈。』終筵歸，署，挾爵馳送之。主人審視駭絕，親詣謝公。詰所自來，公乃歷陳顛末。始知千里之物，狐能攝致，而不敢終留也。」

嬌娜

「不愧人間公子名，爲謀家室太多情，松娘顏色嬌娘德，只合青天誓死生。」

孔生雪笠，聖裔也。爲人蘊藉工詩。有執友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落拓不得歸，寓普陀寺，僮爲寺僧抄錄。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訟蕭條，眷口寡，移而鄉居，宅遂曠焉。一日，大雪崩騰，寂無行旅，偶過其門，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趨與爲禮，略致慰問，即乞降臨。生愛悅之，慨然從入。屋宇都不甚廣，處處悉懸錦幕，壁上多古人書畫。案頭書一冊，籤云：「瑯環瑣記。」翻閱一過，俱目所未睹。生以居單第，意爲第主，即亦不審官閥。少年細詰行蹤，意憐之，勸設帳授徒。生嘆曰：「羈旅之人，誰作曹邱者？」少年曰：「倘不以驚駭見斥，願拜門牆。」生喜，不敢當師，請爲友。便問宅何久錮。答曰：「此爲單府，曩以公子鄉居，是以久曠。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於野火，暫借安頓。」生始知非單。嘗晚談笑甚歡，即留共榻。味爽，即有童子熾炭於室。少年先起入內，生尙擁被坐。僮入，白太公來，生驚起。一叟入，鬢髮皤然，向生殷謝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小子初學塗鴉，勿以友故，行輩視之也。」已乃進錦衣一襲，貂帽襪履各一事。視生盥櫛已，乃呼酒進饌。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酒數行，叟興辭，曳杖而去。餐訖，公子呈課藝，類皆古文詞，並無時藝。問之，笑曰：「僕不求進取也。」抵暮，更酌曰：「今夕盡懽，明

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寤未？已寤，可暗喚香奴來。」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少頃，一婢入，紅粧豔絕。公子命彈湘妃。婢以牙撥勾動，激揚哀烈，節拍不類夙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次日早起共讀。公子最慧，過目成誦。二三月後，命筆警絕。相約五日一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目注之。公子已會其意，曰：「此婢爲老父所象養，兄曠逸無家，我夙夜代籌久矣！行當爲君謀一佳偶。」生日：「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誠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爲佳，君願亦易足也。」居半載，生欲翱翔郊郭，至門，則雙扇外扇，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遊紛意念，故謝客耳。」生亦安之。時盛夏溽熱，移齋園亭。生胸間腫起如桃，一夜如盤，痛楚呻吟。公子朝夕省視，眠食俱廢。又數日，創益劇，絕飲食。太公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夜思先生清恙，嬌娜妹子能療之，遣人於外祖母處呼令歸。何久不至！」俄僮入白：「娜姑至，姨與松姑同來。」父子疾趨入內。少間，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顏色，嘖呻頓忘，精神爲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帝胞也，妹子好醫之。」女乃斂羞容，揄長袖，就榻診視。把握之間，覺芳氣勝蘭。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脈動矣！然症雖危，可治。但膚塊已盈，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徐徐按下之，劍突起寸許，高出劍外，而根際餘腫盡束在內，不似前如盤闊矣！乃一手啓羅衿，解佩刀，刃薄於紙，把劍握刃，輕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牀席。生貪近嬌姿，不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僂僂不久未幾，割斷腐肉，圍圍然如樹上削下之癭。又呼水來，爲洗

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著肉上，按令旋轉。纔一周，覺熱火蒸騰；再周，習習作痒；三周，已遍體清涼，泌入骨髓。女收丸入咽，曰：「愈矣！」趨步出。生躍起，走謝沈湫，若失，而懸想容輝，苦不自已。自是廢卷，凝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之，曰：「弟爲冗物，色得一佳偶。」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疑思良久，但云：「勿須。」面壁吟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公子會其指，曰：「家君仰慕鴻才，常欲附爲婚姻，但止一少姝，齒太穉，有姨女阿松，年十七矣，頗不粗陋，如不見信，松姊日涉園亭，伺前廂，可望見之。」生如其教，果見嬌娜，俏麗人來，畫黛彎蛾，蓮鉤蹴鳳，與嬌娜相伯仲也。生大悅，請公子作伐。翌日，公子自內出，賀曰：「諧矣！」乃除別院爲生成禮。是夕，鼓吹闐咽，塵落漫飛，似望中仙人，忽同衾幄，遂疑廣寒宮殿，未必在雲霄矣！合卺之後，甚愜心懷。一夕，公子謂生曰：「切磋之惠，無日可以忘之。近單公子訟解歸，索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復聚，因而離緒縈懷。」生願從之而去，公子勸還鄉里。生難之，公子曰：「勿慮，即可送君行。」無何，太公引松娘至，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與夫婦相把握，囑閉眸勿視。飄然屢空，但覺耳際風鳴。久之，曰：「至矣！」啓目，果見故里，始知公子非人。喜叩家門，母出，非望，又睹美婦，方共忻慰，及回顧，公子逝矣。松娘事姑孝，豔色賢名，聲聞遐邇，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攜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舉一男，名小宦，生以忤直指罷官，望礙不得歸。偶獵郊野，逢一美少年，跨驪駒，頻頻瞻顧，細視，則皇甫公子也。攬轡停驂，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昏，陰翳天日。入其家，則金漚浮釘，宛然世

族。問妹子則嫁，岳母已亡，深相感悼，經宿別去，偕妻同返，嬌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弄曰：「姊姊亂吾種矣。」生拜謝靈德，笑曰：「姊夫貴矣，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吳郎亦來拜謁，信宿乃去。一日，公子有愛色，謂生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但銳身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人俱入，羅堂上。生大駭，亟問。公子曰：「余非人類，狐也。今有雷霆之規，君肯以身赴難，一門可望生全，不然，請抱子而行，無相累。」生矢共生死，乃使仗劍於門，囑曰：「雷霆轟擊，勿動也。」生如所教，果見陰雲晝暝，昏黑如曙，回視舊居，無復閉閤，惟見高冢巋然，巨穴無底，方錯愕間，霹靂一聲，擺簸山岳，急雨狂風，老樹爲拔，生目眩耳聾，屹不少動。忽於繁煙黑絮之中，見一鬼物，利喙長爪，自穴攫一人出，隨煙直上，瞥睹衣履，念似嬌娜，乃急躍離地，以劍擊之，隨手墮落。忽而山崩雷暴，生仆遂斃。少間晴霽，嬌娜已能自蘇，見生死於傍，大哭曰：「孔郎爲我而死，我何生焉？」松娘亦出，共昇生歸。嬌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簪撥其齒，自乃撮其頤，以舌度紅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紅丸隨氣入喉，格格作響。移時，醒然而蘇，見眷口滿前，恍如夢寐。於是一門團圓，驚定而喜。生以幽壙不可久居，議同旋里，滿堂交贊，惟嬌娜不樂。生請與吳郎俱，又慮翁媪不肯離幼子，終日議不果。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研詰，則吳郎家亦同日遭劫，一門俱歿。嬌娜頓足悲傷，涕不可止，共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決。生入城勾留數日，遂連夜越裝。既歸，以開園寓公子，恆反關之。生及松娘至，始發局。生與公子兄妹，棋酒談諧，若一家然。小宦長成，貌韶秀，有狐意，出遊都市，共知

爲狐兒也。

史氏曰：「余於孔生，不羨其得豔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觀其容可以忘飢，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於顛倒衣裳矣！」

妖術

「倚劍挑燈膽氣粗，妖人幻術敢相圖；早知生死由天定，卓識如公信丈夫。」

于公者，少任俠，喜拳勇，力能持二壺，高作旋風舞。崇禎間，殿試在都，僕疫不起，患之。會市有善卜者，能決人生死，將代問之。既至，未言。卜者曰：「君莫欲問僕病乎？」公駭應之曰：「病者無害，君可危。」公乃自卜。卜者起卦，愕然曰：「君三日當死。」公驚詫良久。卜者從容曰：「鄙人有小術，報我十金，當代禳之。」公自念生死已定，術豈能解，不應而起，欲出。卜者曰：「惜此小費，勿悔勿悔。」愛公者皆爲公懼，勸馨囊以哀之，公不聽。倏忽至三日，公端坐旅舍，靜以規之，終日無恙。至夜，闔戶挑燈，倚劍危坐，一漏向盡，更無死法。意欲就枕，忽聞窗隙窸窣有聲，急視之，一小人荷戈入，及地，則高如人。公捉劍起，急擊之，飄空未中。遂遽小復尋窗隙，意欲遁出，公急斫之，應手而倒。燭之，則紙人已腰斷矣。公不敢臥，又坐待之。踰時，一物穿窗入，怪猶如鬼，趨及地，急擊之，斷而爲兩，皆蠕動，恐其復起。又連擊之，劍劍皆中，其致不啻審視。

則土偶，片片已碎。於是移坐窗下，目注隙中。久之，聞窗外如牛喘。有物推窗，房壁震搖，其勢欲傾。公懼，覆壓，計不如出而鬥之，遂奮然脫屣，奔而去。見一巨鬼，高與簷齊，昏月中，見其面黑如煤，眼閃爍，有黃光，上無衣，下無履，手弓而腰矢。公方駭，鬼則彎矢，公以劍撥矢，矢墮，欲擊之，則又彎矣。公急躍避，矢貫於壁，戰戰有聲。鬼怒甚，拔佩刀，揮如風，望公力劈，公躲進，刀中庭，石立斷。公出其腔間，削鬼中踝，亦鏗然有聲。鬼益怒，吼如雷，轉身復剝。公又復伏身入，刀落斷公裙。公已及脅下，猛斫之，亦鏗然有聲。鬼仆而僵。公亂擊之，聲硬如柝，燭之，則一木偶，高大如人，弓矢尙纏腰際，刻畫猙獰，劍擊處，皆有血。公因秉燭待旦，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欲致人於死，以神其術也。次日，徧告交知，與其詣卜所。卜人遙見公，警不可見。或曰：「此醫形術也，犬血可破。」公如言，戒備而往。卜人又匿如前，急以犬血沃立處。但見卜人頭面，皆爲犬血模糊，目灼灼如鬼立，乃執付有司而殺之。

異史氏曰：「嘗謂買卜爲一癡。世之講此道而不爽於生死者，幾入卜之而爽，猶不下也。即明，則告我以死期之至，將復如何？况有惜人命以神其術者，其可畏不尤甚耶？」

葉生

「恩深知已，慰平生，魂夢相隨千里行，莫道黃鐘終毀棄，知孺子須已成名。」

淮陽葉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如不偶，困於名場。會關東丁乘鶴來令是邑，見其文奇之，召與語，大悅，使即官署，受燈火，時賜金穀恤其家。值科試，公游揚於學使，遂領冠軍。公期望甚切，聞後案文讀之，擊節稱嘆。不意時數限人，文章憎命，榜既放，依然鰥羽。生嗒喪而歸，愧負知己，形銷骨立，癯若木偶。公聞，招之來而慰之，生零涕不已。公憐之，相期考滿入部，攜與俱北。生甚感佩，辭而歸。杜門不出。無何，寢疾，公遣問不絕，而服藥百裹，殊罔所效。公適以忤上官免，將解任去，函致生，其略曰：「僕東歸有日，所以遲遲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則僕夕發矣！」傳之臥榻。生持書啜泣，寄語來使，疾革，難遽瘞，請先發。使人返曰：「公不忍去，徐待之。踰數日，門者忽通葉生至，公喜，逆而問之。生曰：『以犬馬病，勞夫子久待，萬慮不甯，今幸可從杖履。』」公乃束裝，戒旦抵里，命子師事生，夙夜與俱。公子名在昌，時年十六，尙不能文。然絕慧，凡文藝三兩過，輒無遺忘，居之期歲，便能落筆成文，益之公力，遂入邑庠。生以生平所擬舉業，悉錄授讀。闈中七題，並無脫漏，中亞魁。公一日謂生曰：「君出餘緒，遂使孺子成名，然黃鐘長棄，奈何！」生曰：「是殆有命，借福澤爲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願亦足矣！且士得一人知，可無憾，何必拋卻白紵，乃謂之利市哉！」公以其久客，恐誤歲試，勸令歸省，慘然不樂。公不忍強，囑公子至都，爲之納粟。公子又捷南宮，授部中主政，攜生赴盤，與共晨夕。踰歲，生入北闈，竟領鄉薦。會公子差南河典務，因謂生曰：「此去離貴鄉不遠，先生奮蹟雲霄，錦還爲快。」生亦喜，擇吉就道。抵淮陽界，命僕馬送

生歸。見門戶簾條，意甚悲惻，逡巡至庭中。妻攜簾具以出，見生，擲且駭走。生凄然曰：「我今貴矣！三四年不遇，何遂頓不相識？」妻遙謂曰：「君死已久，何復言貴？所以久淹君柩者，以家貧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行將卜窆，勿作怪異嚇生人。」生聞慙然惘悵，逡巡入室，見靈柩撲地而滅。妻驚視之，衣冠履舄如蛻委，大慟，抱衣悲哭。子自塾中歸，見結駟於門，審所自來，駭奔告母，母揮涕告訴，又細詢從者，始得顛末。從者返，公子聞之，涕墮垂膺，即命駕哭諸其室，出橐營喪，葬以孝廉禮。又厚遺其子，爲延師教讀，言於學使，逾年游泮。

異史氏曰：「魂從知己，竟忘死耶？聞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情女，至離枕上之魂，千里良朋，猶讎夢中之路。而况繭絲繩迹，吐學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哉！嗟乎！遇合難期，遭逢不偶，行蹤落落，對影長愁；傲骨嶙嶙，搔首自愛，嘆面目之酸澀，來鬼物之揶揄。癩居康了之中，則鬚髮之條條可醜；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之處處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爾；顛倒逸羣之物，伯樂伊誰？抱刺於懷，三年滅字；側身以望，四海無家。人生世上，祇須合眼放步，以聽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昂藏淪落，如葉生者，亦復不少，顧安得令威復來，而生死從之也哉！噫！」

成仙

「自經訟繁世情灰，學道名山去復回，鬱鬱寒家如敝屣，故人借我上清來。」

文登周生，與成生少共筆硯，遂訂爲杵臼交，而成貧，故終歲常依周。以齒則周爲長，呼周妻以嫂，節序登堂，如一家焉。周妻生子，產後暴卒，繼聘王氏，成以少故，未嘗請見之也。一日，王氏弟省姊，宴於內寢，成適至，家人通白，周命邀之，成不入，辭去。周移席外舍，追之而還，甫坐，即有人白別業之僕，爲邑宰重管者，先是黃吏部家收備，牛蹊周田，以是相詬，收備奔告主，捉僕送官，遂被笞責。周詰得其故，大怒曰：「黃家收豬奴，何敢爾！其先世爲大父服役，促得志，乃無人耶！」氣填吭，愆而起，欲往尋黃，成捺而止之曰：「強梁世界，原無阜白，況今日官宰半強寇，有不操矛弧者耶？」周不聽，成諫止再三，至泣下，周乃止，怒終不釋，轉側遂且謂家人曰：「黃家欺我，我仇也，姑置之。邑令爲朝廷官，非勢家官，縱有互爭，亦須兩造，何至如狗之隨噉者？我亦呈治其備，視彼將何處分？」家人悉懲息之，計遂決，具狀赴宰，宰裂而擲之。周怒，語侵宰，宰慚恚，因逮繫之。辰後，成往訪周，始知入城訟理，急奔勸止，則已在囹圄矣！頓足無所爲計。時從海寇三名，宰與黃賂囑之，使捏周同黨，據詞申黜頂衣，撈掠酷慘，成入獄，相顧悽酸，誅叩闔。周曰：「身繫重犴，如鳥在籠，雖有弱弟，止足供囚飯耳！」成銳身自任曰：「是予責也，難而不急焉，用友也！」乃行。周弟聽之，則去已久矣！至都，無門入控，相傳駕將出獵，成預隱木市中，俄駕過，俯伏哀號，遂得准，驛塗而下，著部院審奏。時閱十月餘，周已誣服論辟，院接御批，大駭，復提躬辭，黃亦駭，謀殺周，因賂監者，緝其食。

飲。弟來餽問，苦禁拒之。成又爲赴院聲屈，始蒙提問，業已飢餓不起。院臺怒，仗斃豎者。黃大怖，納數千金，囑爲營脫，以是得隙隴題免。幸以枉法擬流。周放歸，益肝胆成。成自經訟繫，世情盡灰，招周偕隱。周溺少婦，輒迂笑之。成雖不言，而意甚決。別後，數日不至。周使探諸其家，家人疑其在周所，兩無所見，始疑。周心知其異，遣人蹤迹之，寺觀壑谷，物色殆徧，時以金帛卹其子。

又八九年，成忽自至，黃巾弊服，岸然道貌。周大喜，把臂曰：「君何往？使我尋欲徧。」笑曰：「孤雲野鶴，棲無定所，別後幸復頑健。」周命置酒，略道間關，欲爲變易道裝，成笑不語。周曰：「愚哉！何棄妻孥，獨敝屣也？」成笑曰：「不然，人將棄予，其何人之能棄？」問所棲止，答在勞山之上清宮。旣而抵足寢，夢成裸伏胸上，氣不能息，訝問何爲，殊不答。忽驚而寐，呼成不應，坐而索之，杳然不知所往。定移時，始覺在成榻，駭曰：「昨不醉，何顛倒至此耶？」乃呼家人，家人火之，儼然成也。周故志，以手自捋，則疎無幾莖，取鏡自照，訝曰：「成生在此，我何往也？」已而大寐，知成以幻術招隱，意欲歸內。弟以其貌異，禁不聽前，周亦無以自明，卽命僕馬往尋成。數日入勞山，馬行疾，僕不能及，休止樹下，見羽客往來甚衆，內一道人目周，周因以成問。道士笑曰：「耳其名矣，似在上清。」言已逕去，周目送之，見一矢之外，又與一人語，亦不數言而去。與言者漸至，乃同社生，見周愕曰：「數年不晤，人以君學道名山，今尚遊戲人間耶？」周述其異，生驚曰：「我適遇之，而以爲君也，去無幾時，或當不遠。」周大異曰：「怪哉！何自己面目而不之識？」

僕尋至，急馳之，竟無蹤兆。一望寥闊，進退難以自主，自念無家可歸，遂決意窮追，而怪險不復可騎，遂以馬付僕歸，迺逕自往。遙見一僮獨坐，趨近問焉，且告以故。僮自言爲成弟子，代荷衣糧，導與俱行，星飯露宿。追行殊遠，三日始至，又非世之所謂卜清。時十月中，山花滿路，不類初冬。僮入報客，成卽遽出，始認己形，執手入，置酒譚語，見異彩之禽，馴人不驚，聲如笙簧，時坐鳴於座上，心甚異之，然塵俗念切，無意流連。地下有蒲團二，曳與並坐。至二更後，萬慮俱寂，忽似瞥然一睡，身覺與成易位，疑之，自將領下，則于思者如故矣！既曙，浩然思返，成固留之。越三日乃曰：「乞少寐息，早送君行。」甫交睫，聞成呼曰：「行裝已具矣！」遂起從之。所行殊非舊途，覺無幾時，里居在望中。成坐候路側，俾自歸。周強之不得，因蹢躅至家門，叩不能應，思欲越牆，覺身飄似葉，一躍已過，凡踰數重垣，始抵臥室。燈燭熒然，內人未寐，嚶嚶與人語。碣窗以窺，則妻與一廝僕同杯飲，狀甚狎愛。於是怒火如焚，計將掩執，又恐孤力難勝，遂潛身脫局而出，奔告成。成爲助，成慨然從。直抵內寢，周舉石繩門，內張皇甚，捕愈急，門閉益堅。成撥以劍，剴然頓關。周奔入，僕衝戶而走。成在門外，以劍擊之，斷其肩臂。周執妻拷訊，乃知被收時，卽與僕私。周借劍決其首，督腸庭樹間，乃從成出，尋途而返。慕然忽醒，則身在臥榻，驚而言曰：「怪夢參差，使人駭懼。」成笑曰：「夢者兄以爲真，真者乃以爲夢。」周愕而問之，成出劍示之，澀血猶存。周驚欲絕，竊疑成壽張爲幻。成知其意，乃促裝送之歸。在葦至里門，乃曰：「疇昔之夜，倚劍而相待者，非此處耶？吾厭見惡濁，請違待君於此。如

過瞞不來，予自去。」周至家，門戶蕭索，似無居人。還入弟家，弟見兄，雙淚遽墮曰：「兄去後，盜夜殺嫂，剝腸去，酷慘可悼，于今官捕未獲。周亦夢醒，因以情告，戒勿究。弟錯愕良久。周問其子，乃命老嫗抱至。周曰：「此襪襍物，宗緒所關，弟好視之，兄欲辭人世矣！」遂起徑去。弟涕泗追挽，笑行不顧。至野外，見成與俱行，遙回頭曰：「忍事最樂。」弟欲有言，成闔袖一舉，即不可見。悵立移時，痛哭而返。周弟樸拙，不善治家人生產，居數年，家益貧。周子漸長，不能延師，因自教讀。一日，早至齋，見案頭有函書，緘封甚固，簽題仲氏啓。審之爲兄迹，開視則虛無所有，祇有爪甲一枚，長二指許，心怪之，以甲置研上，出問家人所自來，並無知者。回視，則研石粲粲，化爲黃金，大驚，以試銅鐵皆然。由此大富，以千金賜成氏子。因相傳兩家有點金術云。

王成

「勿懶宜勤會曠付，旅行何事竟遲遲。豈真一鳥千金直，大遣成全介士時。」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賸破屋數間，與妻臥牛衣中，交謫不堪。時盛夏燠熱，村中故有周氏園，牆宇盡傾，唯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中，王亦在焉。既曉，睡者盡去，紅日三竿，王始起，遂巡欲歸，見草際金釵一股，拾視之，鐫有細字云：「儀賓府造。」王祖爲衡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款式，因把釵躡

蹶。歛一嫗來尋釵，王雖故貧，然性介，遽出授之。嫗喜，極贊盛德曰：「釵直幾何？先夫之遺澤也！」問夫君伊誰？答云：「故儀賓王東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嫗亦驚曰：「汝即王東之之孫乎？我乃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繼繼，君祖歿，老身遂隱，過此遺釵，適入子手，非天教耶？」王亦曾聞祖有狐妻，信其言，便邀臨顧，嫗從之。王呼妻出見，敝衣蓬首，菜色黯焉。嫗歎曰：「嬉！王東之孫子，乃一貧至此哉！」又顧敗篋，無烟曰：「家計若此，何以聊生？」妻因細述貧狀，嗚咽飲泣。嫗以釵授婦，使始質錢市米，三日後，請復相見。王挽留之，嫗曰：「汝一妻不能自存活，我在，仰屋而居，復何裨益？」遂徑去。王爲妻言其故，妻大怖。王誦其義，使姑事之，妻諾。踰三日，果至。出數金，糴菽麥各一石，夜與婦共短榻。婦初懼之，然察其意，殊拳拳，遂不之疑。翌日謂王曰：「孫勿惰，宜操小生業，坐食烏可長也？」王告以無費曰：「汝祖在時，金帛憑所取。我以世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花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久貯亦無所用，可將去，悉以市葛，刻日赴都，可得微息。」王從之，購五十餘疋，以歸。嫗命越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囑曰：「宜勤勿懶，宜急勿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敬諾。囊貨就路，中途遇雨，衣履浸濡。王生平未歷風霜，委頓不堪，因暫休旅舍。不意淙淙徹晝，簷雨如繩，過宿滯益甚。見往來行人，踐淖沒脛，心畏苦之。待至亭午，始漸燥，而陰雲復合，雨又大作，信宿乃行。將近京，傳聞葛價翔貴，心竊喜。入都，解裝客店，主人深惜其晚。先是南道初通，葛至絕少，京中互室，購者甚多，價甚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貨葛雲集，價頓貶，後來者皆失望。主人

以故告王，王鬱鬱不得志。越日，葛至愈多，價益下，王以無利不肯售。遲十餘日，計食耗繁多，倍益憂悶。主人勸令賤鬻，改而他圖。從之，虧貲十餘兩，悉脫去。早起，將作歸計，啓視囊中，則金亡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爲計；或勸鳴官，責主人償。王歎曰：「此我數也！於主人何尤？」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歸。自念無以見祖母，蹀躞內外，差退維谷。適見鬪鶉者，一賭輒數千，每市一鶉，恆百錢不止，意忽動。計囊中嘗僅僅足販鶉，以商主人。主人亟從，體之，且約假寓，飲食不取其直。王喜，遂行，購鶉盈擔，復入都。主人喜，督其速售。至夜，大雨徹曙，天明，循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居以待晴，連綿數日，更無休止，起視籠中鶉漸死，王大懼，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併一籠呵之，經宿往窺，則一鶉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爲扼腕。王自度金盡，同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鶉，審諦之曰：「此似英物，諸鶉之死，未必非此之鬪殺之也。君暇亦無所事，請把之，如其良也，賭亦可以謀生。」王如其教，旣馴，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肉食，鶉健甚，輒贏。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子弟決賭，三戰三勝。半年許，積二十金，心益慰，視鶉如命。先是有某王者好鶉，每值上元，輒放民間把鶉者，入邸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可立致，所不可知道，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俱往，囑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倘有萬分一，鶉鬪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強之，惟予首是瞻，待首肯而後應之。」王曰：「諾！」至邸，則鶉人肩摩於墀下。頃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鬪者上。卽有一人把鶉趨而進。王命放鶉，客亦放，略一騰蹕，客鶉已敗，王大笑。俄頃，登而

敗者數。主人曰：「可矣！」相將俱登。背相之曰：「晴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輕敵。」命取鐵喙者當之。一再騰躍，而玉鶉鍛羽，更選其良，再易再敗，王急命取宮中玉鶉。片時把出，素羽如鷲，神駿不凡。王成意，佞跪而求罷曰：「大王之鶉，神物也，恐傷吾禽，喪吾業矣！」王笑曰：「縱之脫圍而死，當厚而償。」成乃縱之。王鶉直奔之，而玉鶉方來，則伏如怒雞以待之。玉鶉健喙，則起如翔鶴以擊之。進退顛顛，相持約一伏時，玉鶉漸懈，而其怒益烈，其圍益急，未幾，雪毛摧落，垂翅而逃。觀者千人，罔不歎羨。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隄至爪，審周一過，問成曰：「鶉可貨否？」答云：「小人無恆產，與相依爲命，不願售也！」王曰：「賜爾重值，中人產可致，頗願之乎？」成俯思良久曰：「本不樂置，顧大王既愛好之，苟使小人得衣食業，又何求？」王請值，答以千金。王笑曰：「癡男子！此何珍寶而千金值也？」成曰：「大王不以爲寶，臣以爲連城之璧，不過也。」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憂。是何寶如之？」王言：「予不相虧。」便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請減百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易一鶉者？」成囊鶉欲行，王呼曰：「鶉人來！鶉人來！實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成心願盈溢，惟恐失時，曰：「以此數售，心實快快，但交而不成，則獲戾滋大，無已，卽如王命。」王喜，卽秤付之。成囊金，拜賜而出，主人憮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靳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歸，擲金案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固讓之，乃盤計飯值。

而受之。王治裝歸，至家，歷述所爲，出金相慶。媼命治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媼早起，使成營耕，婦督織，稍惰，輒訶之。夫婦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媼辭欲去，夫妻共挽之，至泣下，媼亦遂止。旭日候之，已杳矣。

異史氏曰：「富皆得於勤，此獨得於惰，亦創聞也。不知一貧徹骨，而至性不移，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

青鳳

「畫樓一角月三更，明燭光中笑語迎；閒讀一篇青鳳傳，風流豔福羨狂生。」

太原耿氏，故大家，第宅宏闊，後凌夷，樓舍連互，半曠廢之。同生怪異，堂門輒自開掩，家人恆中夜駭譁。耿患之，移居別墅，留老翁門焉。由此荒落益甚，或聞笑語歌吹聲。耿有從子去病，狂放不羈，鬪翁有所聞見，奔告之。至夜，見樓上燈光明滅，走報生。生欲入覘其異，止之不聽。門戶素所習識，竟撥蓬蒿，曲折而入，登樓，殊無少異。穿樓而過，聞人語切切，潛窺之，見巨燭雙燒，其明如晝；一叟儒冠南面坐，一媼相對，俱年四十餘，東向一少年，可二十許，右一女郎，裁及笄耳，酒裁滿案，團坐笑語。生突入，笑呼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羣驚奔匿，獨叟出，吐問：「誰何入人閨闈？」生曰：「此我家閨闈，君占之，盲酒自飲，不一邀。」

主人毋乃太吝。」叟審睇曰：「非主人也。」生曰：「我狂生歌去病，主人之從子耳。」叟致敬曰：「久仰山斗。」乃揖生入，便呼來人易饌，生止人，叟乃酌客。生曰：「吾輩通家，座客無庸見避，祈招飲。」叟呼孝兒，俄少年自外入。叟曰：「此豚兒也。」揖而坐。略審門閥，叟自言：「義君姓胡。」生素豪，談議風生，孝兒亦倜儻，傾吐間，雅相愛悅。生二十一，長孝兒二歲，因弟之。叟曰：「聞君祖纂塗山外傳，知之乎？」答知之。叟曰：「我塗山氏之苗裔也。唐以後，譜系猶能憶之；五代而上無傳焉，幸公子一垂教也。」生略述塗山女佐禹之功，粉飾多詞，妙緒泉湧。叟大喜，謂子曰：「今幸得聞所未聞，公子亦非他人，可請阿母及青鳳來共聽之，亦令知我祖德也。」孝兒入幃中。少時，媼偕女郎出，審顧之，弱態生嬌，秋波流慧，人間無其麗也。叟指媼云：「此爲老荆。」又指女郎：「此青鳳，鄙人之猶女也，頗慧，所聞見，輒記不忘，故喚令聽之。」生談竟而飲，瞻顧女郎，停睇不轉。女覺之，輒俯其首。生隱躡蓮鉤，女急斂足，亦無愠怒。生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拾案曰：「得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媼見生漸醉，益狂，與女俱起，邊舉帷去。生失望，乃辭叟出，而心縈縈，不能忘情於青鳳也。至夜，復往，則蘭麝猶芳，而凝待終宵，寂無聲欸。歸與妻謀，欲攜家而居之，冀得一遇。妻不從，生乃自往，讀於樓所。夜方憑几，一鬼披髮入，面黑如漆，張目視生，生笑，染指墨自塗，灼灼然相與對視，鬼慚而去。次夜，更既深，滅燭欲寢，聞樓後發扇，闢之，惘然，生急起窺覘，則扉半啓，俄聞履聲細碎，有燭光自房中出，視之，則青鳳也。驟見生，駭而卻走，邊闔雙扉。生長跪而致詞曰：「小生不避險惡，實

以卿故，幸無他人，得一握手爲笑，死不憾耳。」女遙語曰：「惓惓深情，妾豈不知，但聞訓嚴，不敢奉命。」生固哀之，云：「亦不敢望肌膚之親，但一見顏色足矣！」女似肯，可啓關出，捉之臂而曳之。生狂喜，相將入樓下，擁而加諸膝。女曰：「幸有夙分，過此一夕，即相思，無用矣！」問何故，曰：「阿叔畏君狂，故化厲鬼以相嚇，而君不動也。今已卜居他所，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而妾留守，明日即發矣！」言已欲去，云恐叔歸，生強止之，欲與爲歡。方持論間，叟掩入，女羞懼無以自容，俯首倚牀，拈帶不語。叟怒曰：「賤婢辱吾門戶，不速去，鞭撻且從其後。」女低頭急去，叟亦出。尾而聽之，詞語萬端。聞青鳳嚶嚶啜泣，生心意如割，大聲曰：「罪在小生，與青鳳何與？倘宥鳳也，刀鋸斧鉞，小生願受之。」良久寂然。生乃寢。自此第內，絕不復聲息矣。生叔聞而奇之，願售以居，不較直。生喜，携家口而遷焉，意甚適，而未嘗須臾忘青鳳也。曾清明上墓歸，見小狐二，爲犬逼逐。其一投荒竄也，一則皇急道上，望見生，依依哀啼，聳耳戰首，似乞其援。生憐之，啓裳袂，提抱以歸。閉門，置床上，則青鳳也。大喜，慰問。女曰：「適與婢子戲，遭此大厄，脫非郎君，必葬犬腹，望無以非類見憎。」生曰：「日切懷思，繫於魂夢，見卿如獲異寶，何憎之云？」女曰：「此天數也，不因顛覆，何得相然。然幸矣！婢子必以妾爲已死，可與君堅永約耳！」生喜，另舍舍之。積二年餘，生方夜讀，孝兒忽入。生輟讀，訝詰所來。孝兒伏地，愴然曰：「家君有橫難，非君莫拯，將自詣懇，恐不見納，故以某來。」問：「何事？」曰：「公子諱莫三郎否？」曰：「吾年家子也。」孝兒曰：「明日將過，倘携有獵狐，望君留之。」

也。」生曰：「樓下之羞，耿耿在念，他事不敢與聞，必欲僕效綿薄，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擲衣曰：「既爾，則恨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顧瞻。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女失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報前橫耳。」女乃喜曰：「妾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介耳！卿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次日，莫三郎果至，鑲膺虎鬚，僕從甚赫。生門逆之，見獲禽甚多，中一黑狐，血殷毛革，撫之皮肉猶溫，便託裘傲，乞得補綴。莫慨然解贈。生即付青鳳，乃與客飲。客去，女抱狐於懷，三日而甦，展轉復化爲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歷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喜顧女曰：「我固謂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乞以樓宅相假，使妾得申返哺之私。」生諾之。叟赧然謝別而去。入夜，果舉家來，由此如家，父子無復猜忌矣！生齋居，孝兒時其談讖。生嫡出子漸長，遂使傳之，蓋循循善教，有師範焉。

畫皮

「焉看羅刹變西施，只要蛾眉樣入時。如此妍皮如此骨，箇中色相試參之。」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抱襖獨奔，甚艱於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麗，心相愛樂，問：「何夙夜踽踽獨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效力，不辭也。」女黯然曰：「

父母貪賂，鬻妻失門，嫡妒甚，朝訾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遠遁耳。問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做廬不遠，即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搗糶物，導與歸。女顧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秘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陳，疑爲大家賤妾，勸遣之，生不聽。偶適市，遇一道士，顧生而愕，問何所遇，答言無之。道士曰：「君身邪氣縈繞，何言無？」生又力白，道士乃去，曰：「惑哉！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生以其言異，頗疑女，轉思明明麗人，何至爲妖，意道士借厭禳以獵食者，無何，至齋門，門內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踰堦垣，則室門亦閉，躡迹而窺，窺之，見一猫鬼，面翠色，齒巖巖如鋸，鋪人皮於榻上，執采筆而繪之，已而擲筆，舉皮如振衣狀，披於身，遂化爲女子。睹此狀，大懼，獸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徧迹之，遇於野，長跪乞救。道士曰：「請遣除之，此物亦良苦，甫能寬代者，予亦不忍傷其生。」乃以繩拂授生，令挂寢門，臨別，約會於青帝廟。生歸，不敢入齋，乃寢內室，懸拂焉。一更許，聞門外戢戢然有聲，自不敢窺，使妻窺之，但見女子來，與拂子不敢進，立而切齒，良久乃去。少時復來，罵曰：「道士嚇我，終不然甯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壞寢門入，徑登生床，裂生肚，掬生心而去。妻號，婢入燭之，生已死，脰血狼藉。陳駭，涕不敢聲。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憐之，鬼子乃敢爾！」即從生弟來，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幸遁而未遠。」問：「南院誰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現在君舍。」二郎愕然，以爲未

有。道士問曰：「曾否有不識者一人來？」答曰：「僕赴青帝廟，良不知當歸問之。」少頃而返曰：「果有之。晨間一媪來，欲僱爲家操作，室人止之，尙在也。」道士曰：「卽是物矣。」遂與俱往，仗木劍，立庭呼心曰：「業魅！償我拂子來！」媪在室，惶遽無色，出門欲遁。道士遂擊之，媪仆，人皮剝然而脫，化爲厲鬼，臥嗥如豬。道士以木劍梟其首，身變作濃烟，匝地作堆。道士出一壺，拔其塞，置煙中，颺颺然如口吸氣，瞬息烟盡。道士塞口入囊，共視人皮，眉目手足，無不備具。道士卷之，如卷畫軸，亦囊之，乃別欲去。陳氏拜迎於門，哭求同生之法，道士謝不能。陳益悲，伏地不起。道士沈思曰：「我術淺，誠不能起死，我指一人，或能之，往求必合有效。」問何人曰：「市人有瘋者，時臥糞土中，試叩而哀之，倘狂辱夫人，夫人勿怒也。」二郎亦習知之，乃別道士，與嫂俱往。見乞人顛歌道上，鼻涕三尺，穢不可近，陳陰行而前。乞人笑曰：「佳人愛我乎？」陳告之故。又大笑曰：「人盡夫也，活之何爲？」陳固哀之。乃曰：「異哉！人死而乞活於我，我閻摩耶？」怒以杖擊陳，陳忍痛受之。市人漸集如堵。乞人咯痰唾盈把，舉向陳吻曰：「食之。」陳紅漲於面，有難色。旣思道士之囑，遂強啖焉。覺入喉中，硬如團絮，格格而下，停結胸間。乞人大笑曰：「佳人愛我哉！」遂起行，已不顧。媪之入於廟中，迫而求之，不知所在。前後冥搜，殊無端兆，漸恨而歸。旣悼夫亡之慘，又悔食唾之羞，俯仰哀啼，但願卽死。方欲展血斂尸，家人皆望，無敢近者。陳抱尸收腸，且理且哭，哭極聲嘶，頓欲嘔，覺高中結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驚而視之，乃人心也，在腔突突猶躍，熱氣騰蒸如煙焉。大

異之；急以兩手合脰，極力抱擠；少懈，則氣氤氳自縫中出，乃裂縉帛急束之。以手撫尸，漸溫，覆以衾褥，中夜啓視，有鼻息矣。天明，竟活。爲言恍惚若夢，但覺心隱痛耳。視破處，痂結如錢，尋愈。

異史氏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爲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爲妄！然愛人之色而瀆之，妻亦將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遠，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可哀也夫！」

賈兒

「妾效何須救勒符，賈兒聰慧善驅狐，機心默運奇謀出，只要安排酒一壺。」

楚某翁，賈於外。婦獨居，夢與人交，醒而捫之，小丈夫也。察其情，與人異，知爲狐。未幾下牀去，門未開而已逝矣。入暮，邀庵媪伴焉；有子十歲，素別榻，亦招與俱；夜既深，媪兒皆寐，狐復來。婦喃喃如夢語，媪覺呼之，狐遂去。自是，身忽忽若有忘，至夜，不敢息燭，戒子睡勿熟。夜闌，兒及媪倚壁少寐，既醒，失婦，甚其出遺，久待不至，始疑。媪懼不敢往覓，兒執火徧燭之；至他室，則母裸臥其中；近扶之，亦不羞縮。自是遂狂歌哭叫誓，日萬狀，夜厭與人居，另榻寢兒，媪亦遣去。兒每聞母笑語，輒起火之，母反怒訶兒。兒亦不爲意，因此壯兒胆。然嬉戲無節，日效巧者，以磚石疊窗上，止之不聽。或去其一石，則滾地作嬌啼，人無敢氣觸之。過數日，兩窗盡塞，無少明。已乃合泥塗壁孔，終日營營，不憚其勞。塗已所作，遂把廚刀霍霍磨之。見者

皆憎其頑，不以人齒。兒宵分，隱刀於懷，以匏覆燈。伺母睡語，急啓燈，杜門聲喊。久之無異，乃離門揚言，詐作欲洩狀。歛有一物，如狸，突奔門隙。急擊之，僅斷其尾，約二寸許，濕血猶滴。初挑燈起，母便詬罵。兒若弗聞，擊之不中，懊恨而寢，自念雖不啣戮，可以幸其不來。及明，視血跡，踰垣而去，迹之，入何氏園中。至夜果絕，兒竊喜，但婦癡臥如死。未幾，買人歸，就榻問訊，婦嫚罵，視若仇。兒以狀對，翁驚延醫藥之。婦瀉藥，詬罵。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數日漸安，父子俱喜。一夜睡醒，失婦所在，父子又覓得於別室。由是復顛，不欲與夫同室處。向夕，竟奔別室，挽之，罵益甚，翁無策，盡扃他扉，婦奔去，則門自闔，翁患之，驅僕備至，殊無少驗。兒薄暮潛匿何氏園，伏莽中，將以探狐所在。月初作，乍聞人語，暗撥蓬科，見二人飲。一長鬣，奴捧壺，衣老櫻色，語俱細隱，不甚可辨。移時，聞一人曰：「明日可取白酒一瓶來。」頃之俱去。惟長鬣獨留，脫衣臥庭石上。審顧之，四肢皆如人，但尾垂後部。兒欲歸，恐狐覺，遂終夜伏。未明，又聞二人以次復來，嚙嚙入竹叢中，兒乃歸。翁問所往，答宿何伯家。適從父入市，見帽肆挂狐尾，乞翁市之，翁不顧。兒牽父衣，嬌聒之，翁不忍過拂，市焉。父買易塵中，兒戲弄其側，乘父他顧，盜錢去，沾白酒，寄肆廊。有舅氏城居，素業獵，兒奔其家。舅他，始詰母疾。答云：「連朝稍可，又以耗子啣衣，怒啼不解，故遣我乞獵藥耳。」始檢積，出錢許，裹付兒，兒少之。始欲作湯餅啖兒，兒闕室無人，自發藥裹，竊盈掬而懷之。乃趨告始，俾勿舉火，父待市中，不遑食也，遂徑去。隱以藥置酒中，遨遊市上，抵暮方歸。父問所在，託在舅家，兒自是日游塵肆間。一日，長鬣人

亦難儻中，兒審之確，陰綴繫之，漸與語，詰其里居，答言北村，亦詢究。兒僞云山洞，長齷怪其洞居。笑曰：「我世居洞府，君固否耶？」其人益驚，便詰姓氏。兒曰：「我胡氏子，曾在何處，見君從兩郎，顧忘之耶？」其人熟審之，若信若疑。兒微啓下裳，少露其假尾曰：「我輩混迹人中，但此猶存，爲可恨耳！」其人問在市欲何作？兒曰：「父遣我沽。」其人亦以沽告。兒問沽未？曰：「吾儕多貧，故常竊時多。」兒曰：「此役亦良苦，耽驚憂。」其人曰：「受主人遣，不得不爾。」因問主人伊誰？曰：「卽囊所見兩郎兄弟也。一私北郭王氏婦，一宿東村某翁家。翁家兒大惡，被斷尾，十日始瘥，今復往矣。」言已欲別，曰：「勿誤我事！」兒曰：「竊之難，不若沽之易。我先沽寄廊下，敬以相贈。我囊中尙有餘錢，不愁沽也。」其人愧無以報。兒曰：「我本同類，何靳些須暇時，尙當與君痛飲耳！」遂與俱去，取酒授之，乃歸。至夜，母竟安寢，不復奔。心知有異，告父同往驗之，則兩狐鑿於亭上，一狐死於草中，喙津津尙有血出。酒瓶猶在，持而搖之，未盡也。父驚問：「何不早告？」曰：「此物最靈，一洩則彼知之。」翁喜曰：「我兒討狐之陳平也！」於是父子荷狐歸，見一狐秃尾，刀痕儼然。自是遂安。而婦瘡殊甚，心漸明了，但益之嗽，嘔痰輒數升，尋卒。北郭王氏婦，向巢於狐，至是問之，則狐絕而病亦愈。翁由此奇兒，教之騎射，後貴至總戎。

董生

「始念無如轉念非，壽夭早已示先機，不教嘔盡心頭血，猶說銷魂錦繡幃。」

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冬月薄暮，展被於榻，而熾炭焉。方將篝燈，適友人招飲，遂扃戶去。至友人所，座有醫人，善太素脈，徧診諸客。末顧王生九思及董曰：「余聞人多矣，脈之奇無如兩君者。貴脈而有賤兆，壽脈而有促徵，此非鄙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實甚。」共驚問之曰：「某至此亦窮於術，未敢臆決，兩君自慎之。」二人初聞甚駭，既以爲模稜語，置不爲意。半夜，董歸，見齋門虛掩，大疑，躡中自憶，必去時忙促，故忘扃鍵。入室未遑，爇火，先以手入衾中，探其溫否。纔一探入，則膩有臥人，大愕，斂手。急火之竟爲姝麗，韶顏稚齒，神仙不殊，狂喜，戲探下體，則毛尾修然，大懼欲遁。女已醒，出手捉生臂，問君何往？董益懼，戰栗哀求，願仙人憐恕。女笑曰：「何所見而仙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又笑曰：「尾於何有？君誤矣！」引董手，強使復探，則髀肉如脂，尻骨董重。笑曰：「何如？醉態朦朧，不知所見伊何，遂誣人若此。」董固喜其麗，至此益惑，反自咎適然之錯，然疑其所來無因。女曰：「君不憶東鄰之黃髮女乎？屈指移居者，已十年矣。爾時我未奔，君垂髻也。」董恍然曰：「卿周氏之阿瑣耶？」女曰：「是矣！」董曰：「卿言之，我髣髴憶之，十年不見，遂苗條若此，然遽何能來？」女曰：「妾適漁郎四五年，翁姑相繼逝，又不幸爲文君，賸妾一身，竟無所倚。憶孩時相識者惟君，故勉來相就。入門已暮，邀飲者適至，遂潛隱以待君歸。待之既久，足泚肌粟，故借被以自溫耳，幸勿見疑。」董喜，解衣共寢，意殊自得。月餘，漸羸瘦，家人怪問，輒

言不自知。久之，面目益支離，乃懼，復造善脈者診之。醫曰：「此妖脈也！前日之死徵驗，疾不可爲也。」董大
大哭不去。醫不得已，爲之鍼灸，而贈以藥。囑曰：「如於所遇，力絕之！」董亦自危。既歸，女笑要之。拂
然曰：「勿復相糾纏，我行且死。」走不顧。女大慚，亦怒曰：「汝尙欲生耶？」至夜，董服藥獨寢，甫交睫，夢
與女交，醒已遺矣。益恐，移寢於內，妻子俱守之。夢如故，窺女子已失所在。積數日，董嘔血斗餘而死。王九
思在齋中，見一女子來，悅其美而私之。詰所自，曰：「妾遐思之隣也。渠舊與妾善，不意爲狐惑而死。此輩
妖氣可畏，讀書人宜慎相防。」王益佩之，遂與權待。居數日，迷罔病瘠，忽夢董曰：「與君好者狐也，殺我
矣，又欲殺我友。我已訴諸冥府，洩此幽憤。七日之夜，當炷香室外，勿忘卻。」醒而異之。謂女曰：「我病甚
恐將委溝壑，或勸勿室也。」女曰：「命當壽，室亦生，不壽，不室亦死也。」坐與調笑。王心不能自持，又亂
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絕。及暮，插香戶上，女來拔棄之。夜又夢董來，讓其違囑。次夜，暗囑家人，俟寢後，潛炷
之。女在榻上，忽驚曰：「又置香耶？」王言不知，女急起得香，又折滅之，入曰：「誰教君爲此者？」王曰：「
或室人憂病，信巫家作厭禳耳。」女徬徨不樂。家人潛窺香滅，又炷之。女忽歎曰：「君福澤良厚，我誤害
遐思而奔子，誠我之過，我將與彼就質於冥曹。君如不忘夙好，勿壞我皮囊也。」遂巡下榻，仆地而死。燭
之，狐也。猶恐其活，遽呼家人，剝其革而懸焉。王病甚，見狐來曰：「我訴諸法曹，法曹謂董君見色而動，死
當其罪，但答我不當惑人，追金丹去，復令還生。皮囊何在？」曰：「家人不知，已脫之矣。」狐慘然曰：「余

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恨恨而去。王病幾危，半年乃瘥。

陸判

「易卻心腸更面目，回天手段最堪稱。」陵陽廟貌今何在，請與先生訂酒朋。」

陵陽朱爾旦，字小明，性豪放，然素鈍，學雖篤，尙未知名。一日，文社衆飲，或戲之云：「君有豪名，能深夜赴十王殿，負得左廊判官來，衆當釀作筵。」蓋陵陽有十王殿，神鬼皆以木雕，裝飾如生。東廡有立判，綠面赤鬚，貌尤猶惡。或夜間，兩廊拷訊聲，入者毛皆森豎，故衆以此難朱。朱笑起，竟去。居無何，門外大呼曰：「我請髻宗師至矣。」衆皆起，俄負判入，置几上，奉觴酬之三。衆睹之，瑟縮不安於座，仍請負去。朱又把酒灌地，祝曰：「門生狂率不文，大宗師諒不爲怪；荒舍匪遙，合乘輿來覓飲，幸勿爲眵唾。」乃負之去。次日，衆果招飲，抵暮，半醉而歸。與未闌，挑燭獨飲。忽有人褰簾入，視之，則判官也。朱起曰：「噫！吾殆將死矣！前日冒瀆，今來加斧鑕耶？」判啓濃髻微笑曰：「非也。昨蒙高義相訂，夜偶暇，敬踐達人之約。」朱大悅，牽衣促坐，自起滌器爇火。判曰：「天道溫和，可以冷飲。」朱如命，置瓶案上，奔告家人治肴果。妻聞大駭，戒勿出。朱不聽，立俟治具以出。易裘亦酬，始詢姓氏。曰：「我陸姓，無名字。」與談古典，應答如響，問知制藝否。曰：「妍媸亦頗辨之。冥司誦讀，與陽世略同。」陸豪飲，一舉十觥。朱因竟日飲，遂不覺玉山傾頽。

伏几鼾睡。比醒，則殘燭黃昏，鬼客已去。自是兩三日，輒一來，情益洽，時抵足眠。朱獻臆稿，陸輒紅勒之，都言不佳。一夜，朱輒醉，先寢，陸猶自酌。忽醉夢中，覺臆腑微痛，醒而視之，則陸危坐牀前，破腔出腸胃，條條整理，愕曰：「夙無仇怨，何以見殺？」陸笑曰：「勿懼！我爲君易慧心耳。」從容納腸，已復合之，末以裹足布束朱腰。作用畢，視榻上亦無血迹，腹間覺少麻木，見陸置肉塊几上，問之曰：「此君心也，作文不快，知君之毛髮寒耳。適在冥間，於千萬心中，揀得佳者一枚，爲君易之，留此以補闕數。」乃起掩扉去。天明解視，則創縫已合，有縫而赤者存焉。自是文思大進，過眼不忘。數日，又出文示陸。陸曰：「可矣！但君福薄，不能大顯貴，鄉科而已。」問何時？曰：「今歲必魁。」未幾科試冠軍，秋爾果中經元。同社友素擲揄之，及見闈墨，相視而驚。細詢始知其異，共求朱先容，願約交陸。陸諾之，衆大設以待之。更初，陸至，赤髻生動，目炯炯如電。衆茫乎無色，齒欲相擊，漸引去。朱乃攜陸歸飲。既醺，朱曰：「瀕陽伐胃，受賜已多，尙有一事欲相煩，不知可否？」陸便請命，朱曰：「心腸可易，面目想亦可更。山荆子結髮人，下體頗亦不惡，但頭面不甚佳麗，向欲煩君刀斧，如何？」陸笑曰：「諾，容徐圖之。」過數日，半夜來叩關。朱急起延入，燭之，見襟裏一物，詰之曰：「君曩所囑，向艱吻色，適得一美人首，敬報君命。」朱撥視，頸血猶濕。陸立促急入，勿驚禽犬。朱虛門戶夜扃。陸至，一手推扉，扉自闢。引至臥室，見夫人側身眠。陸以頭授朱抱之，自於褥中，出白刃如匕首，按夫人項，著力如切瓜狀，迎刃而解，首落枕畔，急於朱懷，取美人頭合項上，詳審端正，而後按捺已。

而移枕塞肩際，命朱寢音靜所，乃去。朱妻醒，覺頸間微麻，面頰甲錯，搥之得血片，甚駭，呼婢汲盥。婢見面血狼藉，驚絕，濯之，盆水盡赤，舉首則面目全非，又駭極。夫人引鏡自照，錯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覆細視，則長眉掩鬢，笑靨承頤，畫中人也。解領驗之，有紅綫一周，上下肉色，判然而異。先是吳侍御有女甚美，未嫁而喪二夫，故十九猶未醮也。上元遊十王殿，時遊人甚雜，內有無賴賊窺而豔之，遂陰訪居里，乘夜梯入穴寢門，殺一婢於牀下，逼女與淫。女力拒聲喊，賊怒亦殺之。吳夫人微聞鬧聲，呼婢往視，見尸駭極，舉家盡起，停尸堂上，置首項側，一門啼號，紛騰終夜。詰旦啓衾，則身在而失其首。偏撞侍女，謂所守不恪，致葬犬腹。侍御告郡，郡嚴限捕賊，三月而罪人弗得。漸有以朱家換頭之異，聞吳公者。吳疑之，遣媼探諸其家，入見夫人，駭走以告吳公。公視女尸故存，驚疑無以自決，猜朱以左道殺女，往詰朱。朱曰：「室人夢易其首，實不解其何故，謂僕殺之，則冤也。」吳不信，訟之。收家人鞠之，一如朱言。郡守不能決。朱歸求計於陸，陸曰：「不難，當使伊女自言之。」吳夜夢女曰：「兒爲蘇溪楊大年所殺，無與朱孝廉。彼不歸於其妻，陸判官取兒頭，與之易之，是兒身死而頭生也，願勿相仇。」醒告夫人，所夢同，乃言於官。問之，果有楊大年，執而械之，遂伏其罪。吳乃詣朱，請見夫人，由此爲壻。吳乃以朱妻首，合女尸而葬焉。朱三入禮闈，皆以場却被放，於是灰心仕進。積三十年，一夕，陸告曰：「君壽不永矣。」問其期，對以五日。能相救否？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且自達人觀之，生死一耳，何必生之爲樂，死之爲悲。一朱以爲然，即治衣衾棺槨。」

既竟。盛服而沒。翌日，夫人方扶柩哭，朱忽再冉自外至。夫人懼，朱曰：「我誠鬼，不異生時，慮爾寡母孤兒，殊戀戀耳。」夫人大慟，涕垂膺，朱依依慰解之。夫人曰：「古有還魂之說，君既有靈，何其不再？」朱曰：「天數不可違也。」問在陰司作何務，曰：「陸判薦我督案務，授有官爵，亦無所苦。」夫人欲再語，朱曰：「陸公與我同來，可設酒饌。」趨而出。夫人依言營備，但聞室中笑飲，豪氣高聲，宛若生前。半夜窺之，悄然而逝。自是三數日輒一來，時而留宿，繼繼，家中事就便經紀。子璋方五歲，來輒提抱，至七八歲，則燈下教讀。子亦慧，九歲能文，十五入邑庠，竟不知無父也。從此來漸疎，日月至焉而已。又一夕來，謂夫人曰：「今與卿永訣矣！」問何往，曰：「承帝命爲太華卿，行將遠赴，事煩途隔，故不能來。」母子扶之哭，曰：「勿爾兒已成立，家業尙可存活，豈有百年不拆之鸞鳳耶？」顧子曰：「好爲人，勿墮父業，十年後一相見耳。」徑出門去，於是遂絕。後璋二十五，舉進士，官行人，奉命祭西岳，道經華陰，忽有與從羽葆，馳衝鹵簿，訝之。審視車中人，其父也；下馬，契伏道左。父停輿曰：「官聲好，我目瞑矣！」璋伏不起，朱促車行，火馳不顧，去數武，回望，解佩刀遣人持贈，遙語曰：「佩之當貴。」璋欲追從，見與從人馬，飄忽若風，瞬息不見，痛恨良久。抽刀視之，製極精工，鐫字一行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璋後官至司馬。生五子：曰沈，曰潛，曰湧，曰深。一夕，夢父曰：「佩刀宜贈渾也。」從之。渾仕爲總憲，有政聲。

異史氏曰：「斷鶴續鳧，矯作者妄；移花接木，創始者奇。而况加鑿削於肝腸，施刀鏗於頸項者

哉！陸公者，可謂蠹皮裹妍骨矣！明季至今，爲歲不遠。陵陽陸公猶存乎？尙有靈焉否也？爲之執轡，所欣喜焉！

嬰甯

「拈花微笑欲傾城，情到深時轉不情。一味天真何爛漫，只宜呼作太憨生。」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慧，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合遊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夭，故求鳳未就也。會上元，有舅氏子吳生，邀同跳鬪，方至村外，舅家有僕來，招吳去。生見游女如雲，乘輿獨遯。有女郎攜婢，燃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顧忌。女過去數武，顧婢曰：「個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生拾花，悵然，神魂喪失，怏怏遂返。至家，藏花枕底，垂頭而睡，不語亦不食。母憂之，蕭麗益劇，肌革銳減。醫師診視，投劑發表，忽忽若迷。母撫問所由，默然不答。適吳生來，囑密語之。吳至榻前，生見之淚下。吳就榻慰解，漸致研詰。生具吐其實，且求謀畫。吳笑曰：「君意亦復癡，此頗有何難處？當代訪之。徒步於野，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諧矣！不然，拌以重賂，計必允遂；但得痊瘳，成事在我。」生聞之，不覺解頤。吳出告母，吻色女子居里，而探訪既窮，並無蹤跡。母大憂，無所爲計。然自吳去後，顏頓開，食亦略進。數日，吳復來，生問所謀。吳給之曰：「已得之矣！我以爲誰何人，乃我姑氏女，卽君姨妹行，今尙

待聘。雖內戚有昏姻之嫌，實告之，無不諧者。」生喜溢眉宇，問居何里。吳詭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付囑再四，吳銳身自任而去。生由此飲食漸加，日就平復，探視枕底，花雖枯，未便彫落，躊躇把玩，如見其人。怪吳不至，折柬招之。吳支託不肯赴召，生恚怒，悒悒不歡。母慮其復病，急爲議姻，略與商榷，輒搖首不願，惟日盼吳。吳迄無耗，益怒恨之。轉思三十里非遙，何必仰息他人，懷梅補中，負氣自往，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南山行去。約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有小里落。山入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皆絲柳，牆內桃杏猶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意是園亭，不敢遽入。回顧對戶，有巨石滑潔，因據坐憩。俄聞牆內有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間，一女郎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俛首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笑撚花而入。審視之，卽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驟喜。但念無以階進，欲呼姨氏，而願從無還往，懼有訛誤。門內無人可問，坐臥徘徊，自朝至於日昃，盈盈望斷，並忘飢渴。時見女子露半面來窺，似訝其不去者。忽一老嫗扶杖出，顧生曰：「何處郎君，聞自辰刻便來，以至於今，意將何爲得勿飢耶？」生急起揖之，答云：「將以盼親。」嫗慳憤不聞。又大言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答，嫗笑曰：「奇哉！姓名尙自不知，何親可探？我視郎君，亦書痴耳，不如從我來，啖以粗糲，家有短榻可臥，待明朝歸，詢知姓氏，再來探訪，不晚也。」生方腹餒思啗，又從此漸近麗人，大喜，從嫗入。見門內白石砌路，夾道紅花，片片墮階上，曲折而西，又

啓一闌，豆棚架滿庭中。肅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鏡，窗外海棠枝，探入室內，齒簾几榻，罔不潔澤。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媼喚小榮，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噉聲而應。坐次，具展宗閔。媼曰：「郎君外祖，莫姓吳否？」曰：「然。」媼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來以家窶貧，又無三尺男，遂至音問梗塞，甥長成如許，尚不相識。」生曰：「此來即爲姨也，忽遽遂忘姓氏。」媼曰：「老身秦姓，並無誕育，弱息僅存，亦爲庶產。渠母改醮，遺我鞠養，頗亦不鈍，但少教訓，嬉不知愁，少頃，使來拜識。」未幾，婢子具飯，雞尾盈握，媼勸餐已。婢來斂具，媼曰：「喚甯姑來。」婢應去。良久，開戶外隱有笑聲。媼曰：「嬰甯汝姨兄在此。」戶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遏。媼瞋目曰：「有客在，啞啞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媼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尚不相識，可笑人也。」生問妹子年幾何矣？媼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媼謂生曰：「我言少教誨，此可見也，年已十六，呆痴裁如嬰兒。」生曰：「小於甥一歲。」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屬馬者耶？」生首應之。又問：「甥婦阿誰？」答云：「無之。」曰：「甥才貌，何十七歲，猶未聘耶？嬰甯亦無姑家，極相匹敵，惜有內親之嫌。」生無語，目注嬰甯，不暇他瞬。婢向女小語云：「目灼灼，賊腔未改。」女又大笑，顧婢曰：「視碧桃開未？」遽起，以袖掩口，細碎連步而出。至門外，笑聲始絕。媼亦起，喚婢襖被，爲生安置。曰：「阿甥來不易，宜留三五日，遲遲送汝歸。如嫌幽悶，舍後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次日，至舍後，果有園半畝，細草鋪氈，楊花糝逕，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

花小步，開樹頭蘇蘇有聲；仰視，則嬰甯在上。見生，狂笑欲墮。生曰：「勿爾墮矣！」女日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將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梭其腕。女笑又作，倚樹不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存之何意？」曰：「以示相愛不忘也！自上元相遇，癡思成疾，自分化為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至戚何所靳惜？待兄行時，園中花，當奩老奴來，折一巨緹負送之。」生曰：「妹子癡耶？」女曰：「何便是癡？」生曰：「我非愛花，愛撚花人耳！」女曰：「葭葦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謂愛，非瓜葛之愛，乃夫妻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俛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生惶恐遁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答以園中其語。媼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啁噉乃爾！」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瞳之，女微笑而止。幸媼不聞，猶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女曰：「適此語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癡，無術可以悟之。食方竟，家中人捉雙衛來尋生。先是母待老久不歸，始疑村中搜覓幾遍，竟無蹤兆，因往尋吳。憶吳囊言，因教於西南山行覓，凡歷數村，始至於此。生出門，適相值，便入告媼，且請偕女同歸。媼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賤軀不能遠涉，得甥攜妹子去，誠認阿姨，大好。」呼嬰甯，笑至。媼曰：「有何喜？笑輒不輟，若不笑，當爲全人。」因紵之以目，乃曰：「大哥欲同汝去，可便裝束。」又餉家

人酒食，始送之出曰：「姨家田產充裕，能養冗人，到彼且勿歸，小學詩禮，亦好事翁姑，即煩阿姨爲汝擇一良匹。」二人遂發，至山拗回顧，猶依稀見媼倚門北望也。抵家，母睹妹麗，驚問爲誰，生以姨女對。母曰：「前吳郎與兒言者，詐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問女，女曰：「我非母出，父爲秦氏，沒時，兒在襁中，不能記憶。」母曰：「我一姊，適秦氏良確，然殂謝已久，那得復存？」因細詰而龐悲，一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已多年，何得復存？」疑慮間，吳生至，女避入室。吳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嬰，甯甯？」生然之，吳極稱怪事，問所自知，吳曰：「秦家姑去後，姑丈鰥居，累於狐，病瘡死，狐生女名嬰，甯甯，臥床上，家人皆見之。姑丈歿，狐猶時來。後求天師符，黏壁間，狐遂攜女去，將勿此耶？」彼此疑參，但聞室中，吃吃皆嬰甯甯笑聲。母曰：「此女亦太憨生。」吳請面之，母入室，女猶濃笑不顧。母促令出，始極力忍笑，又面壁移時，方出。纔一展拜，翻然遽入，放聲大笑。滿室婦女，爲之粲然。吳請往覘其異，就便執柯，尋至村所。廬舍全無，山花零落而已。吳憶姑葬處，彷彿不遠，然墳隴湮沒，莫可辨識，咤歎而返。母疑其爲鬼，入告吳，言女略無駭意，又弔其無家，亦殊無悲意，孜孜憨笑而已。衆莫之測。母令與少女同寢，止，味爽即來省問。操女紅，精巧絕倫，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嫣然，狂而不損其媚。人皆樂之。鄰女少婦，爭承迎之。母擇吉將爲合卺，而終恐爲鬼物，竊於日中窺之，形影殊無少異。至日，使華妝行新婦禮，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生以其憨癡，恐漏洩房中隱事，而女殊密秘，不肯道一語。每值母憂，怒女至，一笑即解。奴婢小過，恐遭鞭楚，輒求

詣母共話，罪婢投見，恆得免。而愛花成一事，物色偏戚黨，竊典金釵，購佳種，數月，階砌藩溷，無非花者。庭後有木香一架，故鄰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管玩。母時遇見，輒訶之，女卒不改。一日，西鄰子見之，凝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鄰子謂女意已屬，心益蕩。女指牆底笑而下。西鄰子謂示約處，大悅，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於心，大號而歸。細視非女，則一枯木臥牆邊，所接乃水淋竅也。鄰父聞聲，急奔研問，呻而不言。妻來，始以實告，蠶火燭竅，見中有巨蠍，如小蟹然，翁碎木捉殺之。負子至家，半夜尋卒。鄰人誣生，許發嬰甯妖異。邑宰素仰生才，稔知其篤行士，謂鄰翁誣，將杖責之。生爲乞免，遂釋而歸。母謂女曰：「憨狂爾爾，早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幸不牽累，設鶴突官宰，必逮婦女質公堂，我兒何顏見戚里？」女正色，矢不復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須有時。」而女由是竟不復笑，雖故逗，亦終不笑。然竟日未嘗有戚容。一夕，對生零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恐致駭怪，今日察姑及郎，皆過愛無有異心，直告或無妨乎？妾本狐產，母臨去，以妾託鬼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妾又無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無人憐而合厝之，九泉輒爲悼恨。君倘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養女者，不忍溺棄。」生諾之，然慮墳冢迷於荒草，女但言無慮。刻日夫妻輿櫬而往。女於荒煙錯楚中，指視墓處，果得媼尸，膚革猶存。女撫哭哀痛，昇歸，尋秦氏墓合葬焉。是夜，生夢媼來稱謝，寤而述之。女曰：「妾夜見之，囑勿驚郎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陽氣勝，何能久居？」生問小榮曰：「是亦狐，最

黠狐母留以視妾，每攝果餌相哺，故德之常不去心。昨問母，云已嫁之。由是歲值寒食，夫妻登秦墓，拜掃無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云。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憨笑，似全無心肝者，而牆下惡作劇，其黠甚焉。至悽戀鬼母，反笑爲哭，我嬰甯殆隱於笑者矣。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並無顏色矣。若解語花，正嫌其作態耳！」

聶小倩

「既具光明磊落腸，不逢劍俠亦何傷。良宵自詫奇緣者，多半青燐泣暮楊。」

甯采臣，浙人，性慷慨，廉隅自重，每對人言，生平無二色。適赴金華，至北郭，解裝蘭若，寺中殿塔壯麗，然蓬蒿沒人，似絕行蹤。東西僧舍，雙扉虛掩，惟南一小舍，扁鍵如新。又顧殿東隅，脩竹拱把，下有巨池，野藕已花，意樂其幽香。會學使按臨，城舍價昂，思便留止，遂散步以待僧歸。日暮，有士人來，啓南扉，甯趨爲禮，且告以意。士人曰：「此間無房主，僕亦僑居，能甘荒落，且晚惠教，幸甚。」甯喜，藉藁代牀，支板作几，爲久客計。是夜，月明高潔，清光似水，二人促膝殿廊，各展姓字。士人自言燕姓，字赤霞。甯疑爲赴試諸生，而聽其聲音，絕不類浙，詰之，自言秦人，語甚樸誠。既而相對詞竭，遂拱別歸寢。甯以新居，久不成寐，聞舍北

嗚呼，如有家口，起伏北壁石窗下，微窺之。見短牆外一小院落，有婦可四十餘，又一媪衣靛緋，插蓬首，背龍鍾，偶語月下。婦曰：「小倩何久不來？」媪曰：「殆好至至！」婦曰：「得無向姥姥有怨言否？」曰：「不聞，但意似感。」婦曰：「婢子不宜好相識。」言未已，有一十七八女子來，彷彿豔絕。媪笑曰：「背地不言人，我兩個正談道，小妖精悄來無迹響，幸不嘗著短處。」又曰：「小娘子端好是畫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攝魂去。」女曰：「姥姥不相譽，更阿誰道好？」婦人女子，又不知何言。甯意其鄰人眷口，寢不復聽，又許時，始寂無聲。方將睡去，覺有人至寢所，急起審顧，則北院女子也，驚問之。女笑曰：「月夜不寐，願修燕好。」甯正容曰：「卿防物議，我畏人言，略一失足，廉恥道喪。」女云：「夜無知者。」甯又咄之。女遂巡若復有詞，甯叱：「速去！不然，當呼南舍生知。」女懼，乃退，至戶外復返，以黃金一錠置褥上。甯撥擲庭墀曰：「非義之物，污我囊橐。」女慚，出拾，金自言曰：「此漢當是鐵石。」詰旦，有蘭溪生攜一僕來候試，寓於東廂。至夜暴亡，足心有小孔，如錐刺者，細細有血出，俱莫知故。經宿，一僕死，症亦如之。向晚，燕生歸甯質之，燕以爲魅。甯素抗直，頗不在意。宵分，女子復至，謂甯曰：「妾閨人多矣，未有剛腸如君者。君誠聖賢，不敢欺。妾小倩，姓聶氏，十八天殂，葬寺側，輒被妖物威脅，役賤務，醜顏向人，實非所樂。今寺中無可殺者，恐當以夜叉來。」甯駭，求計。女曰：「與燕生同室可免。」問：「何不惑燕生？」曰：「彼奇人，也不敢近。」問：「迷人若何？」曰：「狎暱我者，隱以錐刺其足，彼卽茫若迷，因攝血以供妖飲，又或以金非金也，

乃羅剎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二者，凡以投時好耳。」甯感謝，問戒備之期。答以明宵，臨別泣曰：「妾墮元海，求岸不得，即君義氣干雲，必能拔生救苦。倘肯棄妾朽骨，歸葬安宅，不啻再造。」甯毅然諾之，因問葬處。曰：「但記取白楊之上，有烏巢者是也。」言已，出門，紛然而滅。明日，恐燕他出，早詣邀致。辰後，具酒饌，留意察燕。既約同宿，辭以性癖耽寂。甯不聽，強移臥具來。燕不得已，移榻從之，囑曰：「僕知足下丈夫，傾風良切，要有微衷，難以違白。幸勿翻窺篋篋，違之，兩俱不利。」甯謹受教，既而各寢。燕以箱篋置甯上，就枕移時，絢如雷吼，甯不能寐。近一更許，窗外隱隱有人影，俄而近窗來窺，目光閃閃，甯懼。方欲呼燕，忽有物裂篋而出，耀若匹練，觸折窗，上石檣，欻然一射，即遽歛入，宛如電滅。燕覺而起，甯僞睡以覘之。燕捧篋，檢取一物，對月嗅視，白光晶瑩，長可二寸，徑非葉許，已而數重包固，仍置破篋中，自語曰：「何物老魅，直爾大膽，致壞篋子？」送復臥。甯大奇之，因起問之，且以所見告。燕曰：「既相知愛，何敢深隱。我劍客也，若非石檣，妖當立斃，雖然，亦傷。」問：「所絨何物？」曰：「劍也。適嗅之，有妖氣。」甯欲觀之，概出相示，粲然一小劍也。於是益厚重燕。明日，視窗外，有血蹟，遂出寺北，見荒塚纍纍，果有白楊，烏巢其顛。迨營謀既就，趣裝欲歸。燕生設祖帳，情義殷渥，以破革囊贈甯曰：「此劍袋也，寶藏可遠魑魅。」甯欲從受其術。曰：「如君信義剛直，可以爲此，然君猶富貴中人，非道中人也。」甯乃託有妹葬此，發掘女骨，歛以衣衾，賃舟而歸。甯齋臨野，因營墳葬諸齋外，祭而祝曰：「憐卿孤魂，葬近蝸居，歌哭相聞，庶不見陵於雄鬼。」

一甌漿水飲，殊不清旨，幸不爲嫌。」祝畢而返。後有人呼曰：「緩待同行！」回顧，則小倩也。歡喜謝曰：「君信義，十死不足以報。請從歸，拜識姑嫜，腰御無悔。」審諦之，肌映流霞，足翹細筍，白晝端相，嬌豔尤絕。遂與俱至齋中，囑坐少待。先入白母，母愕然。時甯妻久病，母戒毋言，恐所驚駭。言次，女已翩然入，拜伏地下。甯曰：「此小倩也。」母驚，顧不遑。女謂母曰：「兒飄然一身，遠父母兄弟，蒙公子露覆，澤被髮膚，願執箕帚，以報高義。」母見其綽約可愛，始敢與言，曰：「小娘子，惠顧吾兒，老身喜不可已，但生平止此兒，用承祧緒，不敢令有鬼偶。」女曰：「兒實無二心，泉下人，既不見信於老母，請以兄事，依高堂，奉晨昏，如何？」母憐其誠，允之。卽欲拜嫂，母辭以疾，乃止。女卽入廚下，代母戶饜，入房穿戶，似熟居者。日暮，母畏懼之，辭使歸寢，不爲設牀褥。女窺知母意，卽竟去。過齋，欲入，卻退，徘徊戶外，似有所懼。生呼之，女曰：「室中劍氣畏人，向道途之不奉見者，良以此故。」甯已悟爲草薺，取懸他室。女乃入，就燭下坐，移時，殊不一語。久問：「夜讀否？」妾少誦楞嚴經，今強半遺亡，浼求一卷，夜暇就兄正之。」甯諾。又坐，默然，二更向盡，不自去。甯促之，愀然曰：「異域孤魂，殊怯荒墓。」甯曰：「齋中別無牀寢，且兄弟亦宜遠嫌。」女起，容矜感而欲啼，足佞僂而懶步，從容出門，涉階而沒。甯竊憐之，欲留宿別榻，又懼母瞋。女朝旦朝母，捧匱沃盥，下堂操作，無不曲承母志，黃昏告退。輒過齋頭，就燭誦經，覺甯將寢，始慘然去。先是甯妻病廢，母劬不可堪，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漸稔，親愛如己出，竟忘其爲鬼，不忍晚令去，留與同臥起。女初來未嘗食飲，半年漸瘳。

稀能。母子皆溺愛之，諱言其鬼，人亦不之辨也。無何，甯妻亡。母陰有納女意，然恐於子不利。女微窺之，乘間告母曰：「居年餘，嘗知兒肝膈，爲不欲禍行人，故從郎君來，區區無他意。止以公子光明磊落，爲天人所欽，實欲依贖三數年，借博封誥，以光泉壤。」母亦知其無惡，但懼不能延宗嗣。女曰：「子女惟天所授。郎君註福籍，有亢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奪也。」母信之，與子議，甯喜，因列筵告戚黨。或請覲新婦，女慨然華妝出，一堂盡胎，反不疑其鬼，疑爲仙。由是五黨諸內眷，咸執贄以賀，爭拜識之。女善畫蘭梅，輒以尺幅酬答。得者藏什襲以爲榮。一日，俛頸窗前，招悵若夫，忽問草囊何在。曰：「以卿畏之，故緘置他所。」曰：「妾受生氣已久，當不復畏，宜取挂牀頭。」甯詰其意。曰：「三日來，心怔忡無停息，意金華妖物，恨妾遠遁，恐且晚尋及也。」甯果攜草囊來。女反覆審視，曰：「此劍仙將盛人者也，敵敗至此，不知殺人幾何許。妾今日視之，肌猶栗悚。」乃懸之。次日，又命移懸戶上，夜對獨坐，約甯勿寢。歛有一物，如飛鳥墮。女驚匿夾幙間，甯視之物，如夜叉狀，電目血口，睽閃攫擊而前，至門卻步，逡巡久之，漸近草囊，以爪摘取。似將爪裂，囊忽豁然一響，大可合掌，恍惚有鬼物，突出半身，揪夜，又入，聲遂寂然。囊亦頓縮如故。甯駭詫，女亦出。大喜曰：「無恙矣！」共視囊中，清水數斗而已。後數年，甯果登進士，舉一男。納妾後，又各生一男，皆仕進有聲。

水莽草

「同是清茶奉玉觴，出之少女便甘芳；一時雖解相如渴，何處逢人覓故糧。」

水莽，毒草也。蔓生似葛，花紫類扁豆。誤食之，立死，卽爲水莽鬼。俗傳此鬼不得輪迴，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帶，此鬼尤多云。楚人以同歲生爲同年，投刺相謁，呼庚兄庚弟，子侄呼庚伯，習俗然也。有祝生造其同年某，中途燥渴思飲，俄見道旁一媪，張棚施飯。趨之，媪承引入棚，給奉甚殷。嗅有異味，不類茶茗，置不飲，起而出。媪急止客，便喚三娘，可將好茶一杯來。俄有少女，捧茶自棚後出，年約十四五，姿容豔絕，指環臂釧，晶瑩鑑影。生受瓊神馳，嗅其茶，芳烈無倫，飲盡再索。覩媪出，戲提纖腕，脫指環一枚。女頰頰微笑，生益惑，略詰門戶。女曰：「郎暮來，妾猶在此也。」生求茶葉一撮，並藏指環而去。至同年家，覺心頭作惡，疑茶爲患，以情告某。某駭曰：「殆矣！此水莽鬼也！先君死於是，是不可救，且爲奈何！」生大懼，出茶驗之，眞水莽草；又出指環，述女子情狀。某懸想曰：「此必瘧三娘也！」生以其名確符，問：「何故知？」曰：「南村富室寇氏女，夙有豔名，數年前，誤食水莽而死，必此魅爲。或言受魅者，若知鬼姓氏，求其故籍，煮服可痊。某急詣寇所，實告以情，長聽哀懇，寇以生將代女死，故斬不與。某忿而返，以告生。生亦切齒恨之，曰：『我死，必不令彼女脫生。』某昇遂之，將至家門而卒，母號涕送之，遺一子，甫周歲，妻

不能守柏舟節，半年改醮去。母留孤自哺，劬瘁不堪，朝夕悲啼。一日，方抱兒哭室中，生悄然忽入，母大駭，揮涕問之。答云：「兒地下聞母哭，甚愴於懷，故來奉晨昏耳！兒雖死，已有家室，即同來分母勞，母勿悲。」母問兒婦何人？曰：「寇氏，坐聽兒死，兒甚恨之，死後欲尋三娘，而不知其處，近遇某庚伯，始相指示，兒往，則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兒馳去，強捉之來，令爲兒婦，亦相得，頗無苦。」移時，門外一女子入，華妝豔麗，伏地拜母，生曰：「此寇三娘也。」雖非生人，母視之，情懷差慰。生便遣三娘操作。三娘雅不習慣，然承順殊憐人，由此居故室，遂留不去。女請母告諸其家，生意勿告，而母承女意，卒告之。寇家翁媪聞而大駭，命車疾至，視之，果三娘，相向哭失聲，女勸止之。媪視生家良貧，意甚憂悼。女曰：「人已鬼，又何厭貧？且視郎母子，情義拳拳，兒固已安之矣！」又問茶媪誰也？曰：「彼倪姓，自慚不能惡行人，故求兒助之耳！今已生於郡城賣漿者之家。」因顧生曰：「既婿矣，而不拜岳，妾復何心？」生乃投拜。女便入廚下，代母親炊，供翁媪，媪視之，懷心既歸，即遣兩婢來，爲之服役，金百斤，布帛數十匹，酒馔不時餽送。小阜祝母矣，寇亦時招歸甯，居數日，輒曰：「家無人，宜早送兒還。」或故稽之，則飄然自歸。翁乃代生起夏屋，營備藥，至，然生結未嘗至翁家。一日，村中有中水莽毒者，死而復甦，相傳爲異。生曰：「是我活之也！彼爲李九害，我爲之驅其鬼而去之。」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曰：「兒深恨此等輩，方將盡驅除之，何屑爲此？且兒事母最樂，不願生也！」由是中毒者，往往具豐筵，禱其庭，輒有效。稿十餘年，母死，生夫婦亦哀毀，但不對客。

惟命兒緩麻覺踊教以禮義而已。葬母後，又二年餘，爲兒娶婦，婦任侍郎之孫女也。先是任公妾，生女數月而殤，後聞祝女之異，遂命駕其家，訂翁壻焉。至是遂以孫女妻其子，往來不絕矣。一日，謂子曰：「上帝以我有功入世，策爲四瀆牧龍君，今行矣！」俄見庭下有四馬，駕黃轡車，馬四股皆鱗甲。夫妻盛裝出，同登一輿，子及婦皆泣拜，瞬息而渺。是日，寇家見女來，拜別翁媪，亦如生言。媪泣挽留，女曰：「祝郎先去矣！」出門遂不復見。其子名鶚，字離塵，請諸寇翁，以三娘體骨，與生合葬焉。」

鳳陽士

「弟兄夫婦各西東，月下懷人感慨中，顛倒遠離成夢想，不同夢夜夢偏同。」

鳳陽一士人，負笈遠遊，謂其妻曰：「半年當歸。」十餘月，竟無耗問，妻翹盼甚切。一夜，纔就枕，紗月搖影，離思縈懷，方反側間，有一麗人，珠纓絳幘，翠帷而入，笑問：「姊姊得無欲見郎君乎？」妻卽起應之。麗人邀與共往，妻憚修阻，麗人但請勿慮，卽挽女手出，並踏月色。約一矢之遠，覺麗人行迅速，女步履艱澀，呼麗人少待，將歸著複履。麗人牽坐路側，自乃捉足，脫履相假。女喜著之，幸不鑿枘，復起從行，健步如飛。移時，見士人跨白驪來，見妻大驚，急下騎，問何往。女曰：「將以探君。」又顧問，麗者伊誰？女未及答，麗人掩口笑曰：「且勿問訊，娘子奔波匪易，郎君星馳夜半，人畜想當俱殆，妾家不遠，且請息駕，早旦而行。」

不晚也。」顧數武之外，卽有村落，遂同行。入一庭院，麗人促睡婢起供客，曰：「今夕月色皎然，不必命燭，小臺石榻可坐。士人鑿寒檐梧，卽坐。麗人曰：『麗人不適於體，途中頗累贅，否歸有代步，乞賜還也。』」女稱謝付之。俄傾，設酒果，麗人酌曰：「戀鳳久乖，圓在今夕，濁酒一觴，敬以爲賀。」士人亦執瓊酬答。主客笑言，屢鳥交錯。士人注目麗人，屢以游詞相挑。夫妻乍聚，並不寒暄一語。麗人亦美目流情，妖言隱謎。女惟默坐，僞爲愚者。久之漸酣，二人語益狎，又以巨觥勸客。士人以醉辭，勸之益苦。士人笑曰：「卿爲我度一曲，卽當飲。」麗人不拒，卽以牙板，撫提琴而歌曰：「黃昏卸得殘妝影，窗外西風冷透紗；聽蕉聲，一陣一陣細雨下。何處與人間磕牙；望穿秋水，不見還家，潛潛淚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著紅繡囊兒，占鬼卦。」歌竟，笑曰：「此市井里巷之謠，不足污君聽；然因流俗所尚，姑效顰耳。」音聲靡靡，風度狎褻，士人搖惑，苦不自禁。少間，麗人僞睡離席，士人亦起，從之而去，久之不至。婢子乏疲，伏睡廊下。女獨坐，塊然無侶，中心憤恚，頗難自堪，思欲遁歸，而夜色微茫，不憶道路，輾轉無以自主。因起而覘之，裁近其牕，則斷雲零雨之聲，隱約可聞。又聽之，聞良人與己素常狎褻之狀，盡情傾吐。女至此手顫心搖，殆不可遏，念不如出門竄溝壑以死。憤然方行，見弟三郎乘馬而至，遽便下問，女具以告。三郎大怒，立與姊同，直入其家，則室門扁閉，枕上之語猶喞喞也。三郎舉巨石如斗，拋擊窗櫺，三五碎斷。內大呼曰：「郎君腦破矣！奈何！」女聞之，愕然太哭，謂弟曰：「我不謀與汝殺殺郎君，今且若何？」三郎撐目曰：「汝嗚嗚促我來，甫能

消此心中惡；又謔男兒，怨弟允，我不貫與婢子供指使。」返身欲去。女牽衣曰：「汝不攜我來，將何之？」三郎揮袖撲地，脫體而去。女頓驚寤，始知其夢。越日，士人果歸，乘白驪，女異之而未言。士人是夜亦夢，所見所遭，迹之悉符，互相駭怪。既而三郎聞姊夫遠歸，亦來省問。語次，謂曰：「昨宵夢君歸，今果然，亦大異。」士人笑曰：「幸不爲巨石所斃。」三郎愕然問故，士以夢告。三郎大異之。蓋是夜三郎亦夢遇姊泣訴，憤激投石也。三夢相符，但不知麗人何許耳。

珠兒

「索債人光返夜臺，感恩魂又附尸來；珠兒真似珠如意，不隔幽明任往回。」

常州民李化，富有田產。年五十餘，無子。一女名小惠，容貌秀美，夫妻最愛憐之。十四歲，暴病夭殂。冷落庭幃，益少生趣。始納婢。經年餘，生一子，視如拱璧，名之珠兒。兒漸長，魁梧可愛，然性絕癡。五六歲，尚不辨菽麥，言語強聒，李亦好而不知其惡。會有眇僧，募緣於市，輒知人閨闈，於是相驚以神。且云：「能生死禍福人。」幾千百千，執名以索，無敢違者。詣李募百緡，李難之，給十金，不受。漸致三十金。僧厲色曰：「必百緡，缺一文不可。」李亦怒，收金遽去。僧忿然而起，曰：「勿悔！勿悔！」無何，珠兒心暴痛，爬刮牀席，色如土灰。李懼，將八十金詣僧乞救。僧笑曰：「多金大不易，然山僧何能爲？」李歸，而兒已死。李慟甚，以狀懇

邑宰。幸拘僧訊鞫，亦辯給無情詞。答之，似擊挽革。令搜其身，得木人二，小棺一，小旗幟五。宰怒，以手疊詆舉視之，僧乃懼，自投無數。宰不聽，杖殺之。李叩謝而歸。時已曠暮，與妻坐牀上。忽一小兒，佻入室，曰：「阿翁行何疾，竭力不能得追。」視其體貌，當得七八歲。李驚，方將詰問，則見其若隱若現，恍惚如煙霧，宛轉間，已登榻坐。李推下之，墮地無聲。曰：「阿翁何乃爾？」瞥然復登。李懼，與妻俱奔。兒呼阿父阿母，嗶嗶不休。李入妾室，急闔其扉，還顧兒已在膝下。李駭問：「何爲？」答曰：「我蘇州人，姓詹氏，六歲失怙恃，不爲兄嫂所容，遂居外祖家。偶戲門外，爲妖僧迷殺桑樹下，驅使如佞鬼，冤閉窮泉，不得脫化，幸賴我翁照雪，願得爲子。」李曰：「人鬼殊途，何能相依？」兒曰：「但除斗室，爲兒設牀褥，日澆一杯冷漿粥，餘都無事。」李從之。兒喜，遂獨臥室中，晨來出入闔閤，了不異人。聞妾悲痛聲，問珠兒死幾日矣？答以七日。曰：「天嚴寒，尸當不腐，試發冢啓視，如未損壞，兒當得活。」李喜，與兒去，開穴驗之，軀殼如故。方此怛，回視失兒所在，異之。昇尸歸，方置榻上，目已警動。少頃呼湯，湯已而汗，汗已遂起，羣喜珠兒復生。又加之慧黠便利，迥異曩昔。但夜間僵臥，毫無氣息。共轉側之，冥然若死。衆大愕，謂其復死。天將明，始若夢醒，羣就問之。答云：「昔從妖僧時，有兒等二人，其一名哥子。昨追阿父不及，蓋在後與哥子作別耳。今在冥間，爲妻員外作義嗣，亦甚優游。夜分，因來邀兒戲，適以白鼻驢送兒歸。」母問在陰司見珠兒否？曰：「珠兒已轉生矣，渠與阿父無父子緣，不過金陵嚴子方，來討百十千債負耳。」初，李販於金陵，欠嚴貨價未償，而嚴

翁死。此事人無知者，李聞之大駭。母問：「見惠姊否？」兒曰：「不知，再去當訪之。」又二三日，謂母曰：「惠姊在冥上大好，嫁得楚江王小郎子，珠翠滿頭，一出門，便千百作呵殿聲。」母曰：「何不一歸甯？」曰：「人既死，都與骨肉無關切，倘有細述前生者，方豁然動念耳。昨託姜員外，蚤緣見姊，姊呼我坐珊瑚牀上，與言父母懸念，渠都如睡眠。」兒云：「姊在時，喜繡並蒂花，剪刀刺手爪，血流綾子上，姊就刺作赤水雲。今母猶挂牀頭壁，顧念不去心，姊忘之乎？」姊始感懷云：「會須白郎君，歸省阿母。」母問其期，答言不知。一日謂母，姊行且至，僕從大繁，當多備漿酒。少間，奔入室，曰：「姊來矣！」移榻中堂，曰：「姊妹且憩坐，少悲啼。」諸人悉無所見。兒率人焚紙，酬飲於門外，反曰：「願從暫令去矣！姊言昔日所覆綠錦被，曾爲燭花燒一點如豆大，尙在否？」母曰：「在。」啓窗出之。兒曰：「姊命我陳舊閨中乏疲，且小臥。翊日再與阿母言。」東鄰趙氏女，故與惠爲繡閣交。是夜，忽夢惠幃頭紫幘來相望，言笑如平生。且言我今異物，父母覩面，不啻河山，將借妹子與家人共語，勿須驚恐。明日方與母言，忽撲地悶絕，踰刻始醒，向母曰：「小惠與阿嬌別幾年矣？頓鬢髮白髮生。」母駭曰：「兒病狂耶？」女拜別，即出，母知其異，從之。直達李所，抱母哀啼，母驚不知所謂。女曰：「兒昨歸，頗委頓，未遑一言。兒不孝，中途棄高堂，勞父母哀念，罪何可贖？」母頓悟，乃哭，已而問曰：「聞兒今貴，甚慰母心，但汝棲身王家，何遂能來？」女曰：「郎君與兒極燕好，姑舅亦相撫愛，頗不謂妒醜。」惠生時，好以手支頤，女言矣，輒作故態，神情宛似。未幾，珠兒奔入曰：「接

姊者至矣！女乃起，拜別泣下曰：「兒去矣！」言訖復踣，移時乃甦。後數月，李病劇，醫藥罔效。兒曰：「且夕恐不救也！二鬼坐牀頭，一執鐵杖子，一挽苧麻繩，長四五尺許。兒晝夜哀之不去。」母哭，乃備衣衾。既暮，兒趨入曰：「雜人婦，且避去，姊夫來視阿翁。」俄頃，鼓掌而笑，母問之曰：「我笑二鬼，聞姊夫至，俱匿牀下如龜鼈。」又少時，望空道寒暄，問姊夫起居，既而拍掌曰：「二鬼奴哀之不去，至此大快。」乃出至門外，曰：「姊夫去矣！二鬼被鑽馬鞍上，阿父當即無恙。姊夫言：『歸白大王，爲父母乞百年壽也。』」一家俱喜。至夜病良已，數日尋瘥。延師教兒讀，兒甚慧，十八入邑庠，猶能言冥間事。見里中病者，輒指鬼祟所在，以火爇之，往往得瘳。後暴病，體膚青紫，自言鬼神責我綻露，由是不復言。

小官人

「發疑雙眼睡模糊，槐國衣冠事有無。微物淺淺猶吝惜，小人常態亦何殊。」

太史某公，忘其姓氏，晝臥齋中，忽有小鹵簿，出自堂隙。馬大如蛙，人細如蟻，小儀仗以數十隊。一官冠皂紗，著繡幘，乘肩輿，紛紛出門而去。公心異之，竊疑睡眼之訛。頓見一小人，返入舍，攜一氈包，大如拳，徑造牀下。自言，家主人有不腆之儀，敬獻太史。言已，對立，即又不陳其物。少間，又自笑曰：「淺淺微物，想太史當亦無所用，不如賜小人。」太史領之，欣然携之而去，後不復見。惜太史中餒，不曾詰所自來。

胡四姐

『絮果蘭因事莫論，情天小劫舊蒙恩。丹成再履紅塵日，風月都消見夙根。』

尚生、泰山人，獨居清齋。會值秋夜，銀河高耿，明月在天，徘徊花陰，頗存遐想。忽有一女子踰垣來，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視，容華若仙，驚喜擁入，窮極狎昵。自言胡氏，名三姐。問其居第，但笑不言。生亦不復置問，惟相期永好而已。自此臨無虛夕。一夜，與生促膝燈幕，生愛之，矚眸不轉。女笑曰：『耽耽視妾何爲？』曰：『我視卿如紅藥碧桃，卽竟夜視，不爲厭也。』女曰：『妾陋器，遂青盼若此，若見吾家四妹，不知顛倒何似。』生益傾動，恨不一見顏色，長跪哀請。踰夕，果偕四姐來。年方及笄，荷粉露垂，杏花烟潤，嫣然含笑，媚麗欲絕。生狂喜，引坐。三姐與生同笑語，四姐惟手引繡帶，俛首而已。未幾，三姐起別。妹欲從行，生曳之不釋，顧三姐曰：『卿卿頗一致聲。』三姐乃笑曰：『狂郎情急矣，妹子一爲少留。』四姐無語，姐遂去。二人備盡歡好，旣而引臂替枕，傾吐生平，無復隱諱。四姐自言爲狐，生依戀其美，亦不之怪。四姐因言阿姐很毒，業殺三人矣，惑之罔不斃者。妾幸承溺愛，不忍見滅亡，當早絕之。生懼，求所以處。四姐曰：『妾雖狐，得仙人正法，當書一符，黏寢門，可以却之。』遂書之。旣曉，三姐來，見符卻退曰：『婢子負心，傾意新郎，不憚引綫人矣。汝兩人合有夙分，余亦不相仇，但何必爾！』乃逕去。數日，四姐他適，約以隔夜。是

日，生偶出門眺望。山下故有柵木，蒼莽中，出一少婦，亦頗風韻。近謂生曰：「秀才何必沾沾戀胡家姊妹？渠又不能以一錢相贈。」以一貫投生曰：「先持歸買良醞，我即携小肴饌來，與君爲歡。」生懷錢歸，果如所教。少間，婦果至。置几上，燔雞臠彘肩各一，卽抽刀子縷切爲齏。醞酒調羹，歡洽異常。繼而滅燭登牀，狎情蕩甚。旣曙始起，方坐牀頭，捉足易烏，忽聞人聲，傾聽，已入幃幕，則胡姊妹也。婦乍睹，倉皇而遁，遺烏於牀。二女遂叱曰：「騷狐！何敢與人同寢處？」追去，移時始返。四姐怨生曰：「君不長進，與騷狐相匹偶，不可復近。」遂悻悻欲去。生惶恐自投，情詞哀懇。三姐從旁解免，四姐怒稍釋。由此相好如初。一日，有陝人騎驢造門曰：「吾尋妖物，匪伊朝夕，今乃始得之。」生父以其言異，訊所由來。曰：「小人日泛烟波，遊四方，終歲十餘月，八九離桑梓。被妖物蠱殺吾弟，歸甚悼恨，誓必尋而殄滅之。奔波數千里，殊無蹟兆。令在君家，不翦，當繼吾弟亡者。」時生與女密運，父母微察之。聞客言，大懼，延入，令作法。出二瓶，列地上，符咒良久，有黑霧四圍，分投瓶中。客喜曰：「全家都到矣！」遂以豬脬裹瓶口，緘封甚固。生父亦喜，堅留客飯。生心惻然，近瓶竊聞。四姐在瓶中曰：「坐視不救，君何負心？」生益感動，急啓所封，而結不可解。四姐又曰：「勿爾！但放倒壇上旗，以鍼刺脬作孔，卽出矣。」生如其請。果見白氣一絲，自孔中出，凌霄而去。客出，見旗倒地，大驚曰：「遁矣！此必公子所爲。」搖瓶俯聽，曰：「幸止亡！一此物合不死，猶可赦。」乃攜瓶別去。後生在野，督傭刈麥，遙見四姐坐樹下，生近就之。執手慰問，且曰：「別後十易春秋，今大丹已

成，但想君之念未忘，故復一拜問。生欲與偕歸，曰：「妾非昔比，不可以塵情染，然當復見耳。」言已，不知所在。又二十年餘，生適獨居，見四姐自外至，生喜與語，曰：「我今名列仙籍，本不應再履塵世，但感君情，敬報撒瑟之期，可早處分後事，亦勿悲憂。妾當度君爲鬼仙，亦無苦。」乃別而去。至日，生果卒。尙生乃友人李之玉之戚好，嘗親見之。

祝翁

「纏綿恩私悲永訣，由來伉儷最情深；從今白首同歸去，癡絕分香賣履心。」

濟陽祝村，有祝翁者，年五十餘，病卒。家人入室理纜經，忽聞翁呼甚急，羣奔集寢，則見翁已復活，生喜慰問。翁但謂媪曰：「我適去，拌不復返。行數里，轉思拋汝一副老皮骨，在兒輩手，寒熱仰人，亦無復生趣，不如從我去，故復歸，欲偕爾同行也。」咸以其新蘇妄語，殊未深信。翁又言之。媪曰：「如此亦復佳，但方生，如何便得死？」翁揮之曰：「是不難，家中俗務，可速作料理。」媪笑不去。翁又促之，乃出戶外，延數刻而入，給之曰：「處置妥妥矣。」翁命速妝。媪不去，翁催益急。媪不忍拂其意，遂裙妝以出。媪女皆匿笑。翁移首於枕，手拍令臥。媪曰：「子女皆在，雙雙挺臥，是何景象？」翁搥牀曰：「並死，有何可笑？」子女輩見翁驟急，共勸姑從其意。媪如言，並枕僵臥。家人又共笑之。俄見媪笑容忽斂，又漸而兩眸俱合，久之無

聲，儼如睡去。衆始近視，則膚已冰而鼻無息矣。試翁亦然，始共驚。但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婦備於舉刺吏之家，言之甚悉。

異史氏曰：「翁其夙有疇行，與泉路茫茫，去來由爾，奇矣！且白頭者欲其去，則呼令去，何其暇也！人當屬續之時，所最不忍訣者，牀頭之曠人耳！苟廣其術，則賣履分香，可以不事矣！」

俠女

「鳳仇了了飄然去，玉貌花容何處尋，無復尋常兒女態，隱娘肝胆小娥心。」

顧生金陵人，博於材藝，而家甚貧。又以母老，不忍離膝下。惟日爲人書畫，受贖以自給。行年二十有五，伉儷猶虛。對戶舊有空室，適一老嫗及少女，稅居其中。以其家無男子，故未問其誰何。一日，偶自外入，見女郎自母房中出，年約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見生不甚避，而意凜如也。生入問母，母曰：「是對戶女郎，就吾乞刀尺，適言其家亦只一母。此母女不是貧家產。問其何爲不字，則以母老爲辭。明日當往拜其母，使風以意。倘所望不奢，兒可代養其老。」明日造其室，其母一雙嫗耳。視其室，並無隔宿糧。問所業，則仰女子指。徐以同食之謀試之，媪意似納。而轉商其女，女默然，意殊不然。母乃歸，詳其狀而疑曰：「女子得非嫌吾貧乎？爲人不言亦不笑，豔如桃李，而冷如霜雪，奇人也！」母子猜歎而罷。一日，生坐齋頭，

有少年來求畫姿容甚美，意頗佻，詰其所自，以鄰村對。嗣後三兩日輒一至，稍稍稔熟，漸以嘲謔生狎抱之，亦不甚拒，遂私焉。由此往來，暱甚。會女郎過，少年目送之，問以爲誰，對以隣女。少年曰：「豔麗若此，神情仰何可畏？」少間，生入內，母曰：「適女子來乞米，云：『不舉火者經日矣！』此女至孝，貧極可憫，宜少周卹之。」生從母言，負斗粟，歛門而達母意。女受之，亦不申謝。日嘗至生家，見母作衣履，使代縫紉，出入堂中，操作如婦，生益德之。每獲餽餌，必分給其母，女亦略不置齒。母適疽生陰處，宵旦號咷，女時就榻省視，爲之洗創敷藥，日三四作。母意甚不自安，而女不厭其穢。母曰：「唉！安得新婦如兒，而奉老身以死也！」言訖慙哽。女慰之曰：「郎子大孝，勝我寡婦孤女什百矣！」母曰：「床頭躑躅之役，豈孝子所能爲者？且身已向暮，旦夕霜露，深以祧續爲憂耳！」言間生入，母泣曰：「虧娘子良多，汝無忘報德。」生伏拜之。女曰：「君敬我母，我弗謝也！君何謝焉？」於是益敬愛之。然其舉止生硬，毫不可干。一日，女出門，生目注之，女忽回首，嫣然而笑。生喜出意外，趨而從諸其家。挑之，亦不拒，欣然交權。已，戒生曰：「事可一而不可再。」生不應而歸。明日又約之，女厲色不顧而去。日類來，時相遇，並不假以詞色。稍游戲之，則冷語冰人。忽於空處問生曰：「日來少年誰也？」生告之。女曰：「彼舉止態狀，無禮於妾類矣！以君狎暱，故置之。請便寄語，再復爾，是不欲生也！」已，少年至，生以告，且曰：「子必慎之，是不可犯。」少年曰：「既不可犯，君何犯之？」生白其無。曰：「如其無，則猥褻之語，何以達君聽哉？」生不能答。少年曰：「亦煩寄語，假憚

惺勿作態；不然，我將偏播揚。」生甚怒，情見於色，少年方去。一夕獨坐，女忽至，笑曰：「我與君情緣未斷，甯非天數？」生狂喜而抱於懷。歛開履聲籍籍，兩人驚起，則少年推扉入矣。生驚問子何爲者，笑曰：「我來觀貞節之人耳！」願女曰：「今不怪人耶？」女眉豎頰紅，默不一語。急翻上衣，露一革囊，應手而出。則尺許晶瑩七首也。少年見之，駭而卻走。追出戶外，四顧渺然，女以七首望空拋擲，戛然有聲，燦若長虹。俄一物墮地作響。生急燭之，則一白狐，身首異處矣。大駭。女曰：「此君之變童也！我固恕之，奈渠定不欲生何？」收刃入囊，生拽令入，曰：「適以妖物敗意，請俟來宵。」出門逕去。次夕，女果至，遂共綢繆。詰其術，女曰：「此非君所知，宜須慎秘，洩恐不爲君福。」又訂以嫁娶。曰：「枕席焉！提汲焉！非婦，伊何也？業夫婦矣！何必復言嫁娶乎？」生曰：「將勿憎吾貧耶？」曰：「君固貧，妾富耶？今宵之聚，正以憐君貧耳！」臨別囑曰：「苟且之行，不可以屢；當來，我自來，不當來，相強無益。」後相值，每欲引與私語，女輒走避。然衣綻炊薪，悉爲紀理，不啻婦也。積數月，其母死，生竭力營葬之。女由是獨居。生意其孤寂可亂，輸垣入，隔窗頻呼，迄不應；視其門，則空室扃焉，竊疑女有他約。夜復往，亦如之，遂留佩玉於窗間而去之。越日，相過於母所。既出，而女尾其後，曰：「君疑妾耶？人各有心，不可以告人。今欲使君無疑而烏可得？然一事急爲謀。」問之，曰：「妾體孕已八月矣，恐旦晚臨盆。妾身未分明，能爲君生之，不能爲君育之。可密告老母，覓乳媪，僞爲討螟蛉者，勿言妾也。」生諾，以告母。母笑曰：「異哉！此女聘之不可，而願私於我兒。」喜從其謀，以待。

之。又月餘，女數日不出。母疑之，往探其門，蕭蕭閉寂。叩良久，女始蓬頭垢面自內出啓，而入之，則復闔之。入其室，則呱呱者在牀上矣。母驚問誕幾時矣？答云：「三日。」捉紉席而視之，男也，且豐頤而廣額。喜曰：「兒已爲老身育孫矣！伶仃一身，將焉所託？」女曰：「區區隱衷，不敢掬示老母。俟夜無人，可即抱兒去。」母歸與子言，竊共異之。夜往，抱子歸。更數夕，夜將半，女忽款門入，手提革囊，笑曰：「大事已了，請從此別。」急詢其故，曰：「養母之德，刻刻不去於懷。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報不在牀第也。爲君貧不能婚，將爲延一綫之續。本期一索而得，不圖信水復來，遂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既酬，妾志已遂，無憾矣。」問囊中何物？曰：「仇人頭耳。」檢而窺之，鬚髮交而血模糊，駭絕。復致研詰，曰：「向不與君言者，以機事不密，懼有宣洩。今事已成，不妨相告。妾浙人，父官司馬，陷於仇，被籍吾家。妾負老母出，隱姓名，埋頭項，已三年矣。所以不卽報者，徒以有母在。母去，一塊肉又累腹中，因而遲之又久，曩夜出非他，道路門戶未稔，恐有訛誤耳。」言已出門，又囑曰：「所生兒，善視之，君福薄無壽，此兒可光門閭。夜深不得驚老母，我去矣。」方悽然欲詢所之，女一閃如電，瞥爾間遂不復見。生嘆惋木立，若喪魂魄。明日告母，相爲嗟異而已。後三年，生果卒。子十八舉進士，猶奉祖母以終老云。

異史氏曰：「人必室有俠女，而後可以畜蠻童也。不然，爾愛其艾葢，彼愛爾婁猪矣！」

玉漁洋曰：「神龍見首不見尾，此俠女其猶龍乎？」

酒友

「仙天也向醉鄉游，吏部風流今尙留；知己感恩情益厚，杖頭錢更爲君謀。」

車生者，家中不中賞，而耽飲。夜非浮三白，不能寐也。故牀頭尊常不空。一夜睡醒，轉側間，似有人共臥者，意是覆裳墮耳。摸之，則茸茸有物，似貓而巨。燭之，狐也。酣醉而大臥，視其瓶，則空矣。笑曰：「此我酒友也！不忍驚。」覆衣加臂，與之共寢，留燭以觀其變。半夜，狐欠伸。生笑曰：「美哉睡乎！」啓覆視之，儒冠之俊人也。起拜榻前，謝不殺之恩。生曰：「我癖於麴蘖，而人以爲癡，卿我鮑叔也。如不見疑，嘗作曹邱之良友。」曳登榻，復共寢，且言：「卿可常相隨，無相猜。」狐諾之。生既醒，則狐已去。乃治旨酒一盛，專伺狐。抵夕果至，促膝歡飲。狐量豪善諧，於是恨相得。晚狐曰：「屢叨良醴，何以報德？」生曰：「斗酒之歡，何置齒類？」狐曰：「雖然，君貧士，杖頭錢大不易，嘗爲君少謀酒費。」明夕來告曰：「去此東南七里，道側有遺金，可早取之。」詰旦而往，果得二金，乃市佳餚，以佐夜飲。狐又告曰：「院後有窖藏，宜發之。」如其言，果得錢百餘千，喜曰：「囊中已自有，莫漫愁活矣。」狐曰：「不然，轍中水，胡可久掬？合更謀之。」異日謂生曰：「市上莠價廉，此奇貨可居。」從之，收莠四十餘石，人咸非笑之。未幾，大旱，禾豆盡枯，惟莠可種。售種，息十倍，由此益富。治沃田二百畝，但間狐，多種麥則麥收，多種黍則黍收，一切種植之早晚，皆取決於狐。日

徐密呼生妻以嫂，視子猶子焉。後生卒，狐遂不復來。

王漁洋曰：「車君灑脫可喜。」

蓮香

『七日沉河還故我，十年舊約證前生。閒中細讀桑生傳，狐鬼爭妍最有情。』

桑生，名曉，字子明，沂州人。少孤，館於紅花埠。桑爲人靜穆自喜，日再出，就食東鄰，餘時墜坐而已。東鄰生偶至，戲曰：『君獨居不畏鬼狐耶？』笑答云：『丈夫何畏鬼？雄來吾有利劍，雌者尙當開門納之。』鄰生歸，與友謀，梯妓於垣而過之，彈指叩扉。生窺問其誰，妓自言爲鬼。生大懼，齒震震有聲。妓遂巡自去，鄰生早至生齋。生述所見，且告將歸。鄰生鼓掌曰：『何不開門納之？』生頓悟其假，遂安居如初。積半年，一女子夜來叩齋。生意友人之復戲也，啓戶延入，則傾國之姝。驚問所來，曰：『妾蓮香，西家妓女。』埠上青樓故多，信之。息燭登牀，綢繆甚至。自此三五日，輒一至。一夕獨坐凝思，一女子翩然入，生意其蓮香，遂與語，靚面殊非。年僅十五六，緝袖垂髻，風流秀曼，行步之間，若還若往。大愕，疑爲狐。女曰：『妾良家女，姓李氏，慕君高雅，幸賜垂盼。』生喜，握其手，冷如冰。問何涼也，曰：『幼質單寒，夜蒙霜露，那得不爾？』既而羅襪袷解，儼然處子。女曰：『妾爲情緣，感莖之質，一朝失守，不嫌鄙陋，願常侍枕席。房中得無有人否？』

生云：「無他，止一鄰倡，顧亦不常至。」女曰：「謹當避之，妾不與院中人等，君祕勿洩。彼來我往，彼往我來可耳。」雞鳴欲去，贈繡履一鈎，曰：「此妾下體所著，弄之足寄思慕，然有人，慎無弄也。」受而視之，翹如解結錐，心其愛悅。越夕無人，便出審玩，女飄然忽至，遂相款昵。自此每出履，則女必應念而至。異而詰之，笑曰：「適當其時耳。」一夜蓮香來，驚云：「郎何神氣蕭索？」生言：「不自覺。」蓮便告別，相約十日。去後，李來恒無虛夕。問：「君情人何久不至？」因以所約告。李笑曰：「君視妾何如蓮香美？」曰：「可稱兩絕，但蓮卿肌膚溫和。」李變色曰：「君謂雙美，對妾云爾。渠必月殿仙人，妾定不及。」因而不懌。乃屈指計，十日之期已滿，囑勿漏，將竊窺之。次夜，蓮香果至，笑語甚洽。及寢，大駭曰：「殆矣！十日不見，何益德損，保無他遇否？」生詢其故。曰：「妾以神氣驗之，脈析析如亂絲，鬼症也。」次夜，李來，生問：「窺蓮香何似？」曰：「美矣！妾固疑世間無此佳人，果狐也。去，吾尾之，南山而穴居。」生疑其妒，漫應之。歸夕，戲蓮香曰：「余固不信，或謂卿狐者。」蓮亟問：「是誰之云？」笑曰：「我自戲卿。」蓮曰：「狐何異於人？」曰：「惑之者，病甚則死，是以可懼。」蓮曰：「不然，如君之年，房後三日，精氣可復，縱狐何害？設旦旦而伐之，人有甚於狐者矣。天下瘠尸瘵鬼，甯皆狐蠱死耶？雖然，必有議我者。」生力白其無，蓮詰益力。生不得已，洩之。蓮曰：「我固怪君憶也。然何遽至此，得勿非人乎？君勿言，明宵當如渠之窺妾者。」是夜，李至。裁三數語，聞窗外嗽聲，急亡去。蓮入曰：「君殆矣！是真鬼物，瞞其美而不速絕，冥路近矣！」生意其妒，默不語。

蓮曰：「固知君不能忘情，然不忍視君死。明日當搗藥餅，爲君一除毒幸。陰病帶猶淺，十日恙當已。請同榻以俟痊可。」次夜，果出刀圭藥，疾生頃刻，洞下兩三行，覺臟腑清虛，精神頓爽，心德之然，終不信爲鬼病。蓮夜同衾，生欲與合，輒拒之。數日後，腐草充盈，欲別，殷殷囑絕。李生謬應之。及閉戶挑燈，輒捉履偵想，李忽至。數日隔絕，頗有怨色。生曰：「彼蓮宵爲我作巫醫，請勿爲懟，情好在我。」李稍憐，生枕上私語曰：「我愛卿甚，乃有謂卿鬼者。」李結舌良久，罵曰：「必淫狐之惑君聽也，若不絕之，妾不來矣。」遂嗚嗚飲泣。生百詞慰解，乃罷。隔宿，蓮香至，知李復來，怒曰：「君必欲死耶？」生笑曰：「卿何相妒之深？」蓮益怒曰：「君種死根，妾爲君除之，不妒者將復如何？」生託詞以戲曰：「彼云：『前日之疾，爲狐祟耳。』」蓮乃歎曰：「誠如君言，君迷不悟，萬一不虞，妾百口何以自解，請從此辭。」百日後，當視君於臥榻中。留之不可，拂然遂去。由是李夙夜必備，約兩月餘，覺大困頓。初猶自寬解，日漸羸瘠，惟飲餽粥一甌，欲歸就養，尙戀戀不忍遽去。因循數日，沈綿不可復起。鄰生見其病憊，日遣館僮餽給飲食。生至是始疑李因爲李曰：「吾悔不聽蓮香之言，一至於此。」言訖而瞑。移時復甦，張目四顧，則李已去，自是遂絕。生羸臥空齋，思蓮香如望歲。一日，方凝想間，忽有羣簾入者，則蓮香也。臨榻啞曰：「田舍郎我豈妄哉？」生嗔咽良久，自言知罪，但求拯救。蓮曰：「病入膏肓，實無救。姑來永訣，以明非妒。」生大悲曰：「枕底一物，願代碎之。」蓮搜得履，持就燈前，反覆展玩。李女歛入，猝見蓮香，返身欲遁。蓮以身蔽門，李窘急不知所出。

生責數之，李不能答。蓮笑曰：「妾今始得與阿姨面相質。曩謂郎君舊疾，未必非妾致，今竟何如？」李愧首謝過。蓮曰：「佳麗如此，乃以愛結仇耶？」李投地隕泣，乞垂憐救。蓮扶起，細詰生平。曰：「妾李通判女，早夭，瘞於牆外。已死春蠶，遺絲未盡，與郎偕好，妾之願也。致郎於死，良非素心。」蓮曰：「聞鬼物利人死，以死後可常聚，然否？」曰：「不然！兩鬼相逢，並無樂趣，如樂也。泉下少年郎豈少哉？」蓮曰：「癡哉！夜夜爲之，人且不堪，而况於鬼？」李問：「狐能此人，何爾獨否？」蓮曰：「是採補者流，妾非其類。故世有不害人之狐，斷無不害人之鬼，以陰氣盛也。」生聞其語，始知孤鬼皆真。辛習常見慣，頗不爲駭。但念殘息如絲，不覺失聲大痛。蓮顧問：「何以處郎君者？」李赧然遜謝。蓮笑曰：「恐郎強健，醋娘子要食楊梅也。」李歛衽曰：「如有醫國手，使妾得無負郎君，便當埋首地下，敢覩然人世耶？」蓮解囊出藥曰：「妾早知有今，別後採藥三山，凡三閱月，物料始備。療盡至死，投之無不蘇者。然症何由得，仍以何引，不得不轉求效力？」問：「何需？」曰：「櫻口中一點香唾耳！我以丸進，煩接口而唾之。」李暈生頤頰，俯首轉側而視其屣。蓮曰：「妹所得意惟屣耶？」李益慚，俯仰若無所容。蓮曰：「此平時熟技，今何吝焉？」遂以丸納生吻，轉促逼之。李不得已，唾之。蓮曰：「再。」又唾之。凡三四唾，丸已下咽。少間，腹殷然如雷鳴。復納一丸，乃自接唇而布以氣。生覺丹田火熱，精神煥發。蓮曰：「愈矣！」李聽鷄鳴，傍徨別去。蓮以新瘞，尚須調攝，就食非計。因將外戶反關，僞示生歸，以絕交往。日夜守護之。李亦每夕必至，給奉殷勤，事蓮猶姊。蓮亦深憐。

愛之。居三月，生健如初，李遂數夜不至。偶至，一望即去，相對時，亦悒悒不樂。蓮嘗留與共寢，必不肯。生追出，捉抱以歸，身輕如芻靈，女不得遁，遂著衣偃臥，蹠其體不盈二尺。蓮益憐之，陰使生狎抱之，而撼搖亦不得醒。生睡去，覺而索之，已香。後十餘日，更不復至。生懷思殊切，恆出履共弄。蓮歎曰：「竊娜如此，妾見猶憐，何況男子？」生曰：「昔日弄履則至，心固疑之，然後不料其鬼。今對履思容，實所愴惻。」因而泣下。先是富室章姓，有女字燕兒，年十五，不汗而死。終夜復蘇，起顧欲奔，章扃戶不聽出。女自言：「我通判女，魂感桑郎眷注，遺鳥猶存彼處，我真鬼耳，錮我何益？」以其言有因，詰其至此之由。女低徊反顧，茫不自解。或有言桑生病歸者，女執辯其誣，家人大疑。東鄉生聞之，踰垣往窺，見生方與美人對語，掩入逼之，張皇間已失所在。鄰生駭詰，生笑曰：「向固與君言，雌者則納之耳！」鄰生述燕兒之言，生乃啓關，將往偵探，苦無由。章母聞生果未歸，益奇之，故使傭媪索履。生遽出以授，燕兒得之喜，試著之，鞵小於足盈寸，大駭。攢鏡自照，忽恍然悟己之借軀以生也者。因陳所由，母始信之。女面鏡大哭曰：「當日形貌，頗堪自信，每見蓮姊，猶增慚怍。今反若此，人也不如其鬼也！」把履號咷，勸之不解，蒙衾偃臥，食之，亦不食。體膚盡腫。凡七日不食，卒不死。而腫漸消，覺飢不可忍，乃復食。數日徧體搔癢，皮盡脫。晨起，睡鳥遺墜，索著之，則碩大無朋矣。因試前履，肥瘦脗合，乃喜。復擊頤，則眉目頽頽，宛肖生平，益喜。盟櫛見母，見者盡眙。蓮香聞其異，勸生以媒通之，而以貧富懸絕，不敢遽進。會媪初度，因從其子墻行，往爲壽。媪睹生名，故使燕兒窺

簾認客。生最後至，女驟出，捉袖欲從，與俱歸。母呵譙之，始慚而入。生審視宛然，不覺零涕，因拜伏不起。媪扶之，不以爲侮。生出，挽母舅執柯。媪譏擇吉，贅生。生歸告蓮，香且商所聘。蓮悵然良久，便欲別去。生大駭，泣下。蓮曰：『君行花燭於人家，妾從而往，亦何形顏？』生謀先與旋里而後迎燕，蓮乃從之。生以情白章，章聞其有室，怒加誚讓。燕兒力白之，乃如所請。至日，生往親迎，家中備具，頗甚草草。及歸，則自門達堂，悉以麝毯貼地，百千籠燈，燦列如錦。蓮香扶新婦入青廬，搭面旣揭，歡若生平。蓮陪香飲，細詰遠魂之異。燕曰：『爾日抑鬱無聊，徒以身爲異物，自覺形穢。別後憤之歸墓，隨風漂泊，每見生人則羨之。晝憑草木，夜則信足沈浮。偶至章家，見少女臥牀上，迎附之，未知遂能活也。』蓮聞之，默默若有所思，逾兩月，蓮舉一子。產後暴病，日就沈綿，捉燕臂曰：『敢以孽種相累，我兒即若兒。』燕泣下，姑慰籍之，爲召巫醫，輒卻之。沈痼彌留，氣如懸絲，生及燕兒皆哭。忽張目曰：『勿爾！子樂生，我自樂死。如有緣，十年後可復相見。』言訖而卒。啓衾將斂，尸化爲狐。生不忍異視，厚葬之。子名狐兒，燕撫如己出。每清明，必抱兒哭諸其墓。後數年，生娶於鄉，家漸裕，而燕苦不育。狐兒頗慧，然單弱多疾，燕每欲生置賸。一日，婢忽自門外一嫗，攜女求售。燕呼入，卒見大驚曰：『蓮姊復出耶？』生視之，真似亦駭，問：『年幾何？』答云：『十四。』聘金幾何？曰：『老身止此一塊肉，但俾得所，妾亦得噉飯處。後日老骨不委溝壑，足矣。』生優價而留之。燕握女手，入密室，提其頰而笑曰：『汝識我否？』答曰：『不識。』詰其姓氏，曰：『妾韋姓，父徐城賣漿者，死三年矣。』

燕屈指停思，蓮死恰十有四載。又審顧女儀容態度，無一不神肖者，乃拍其頂而呼之曰：「蓮姊！蓮姊！十年相見之約，當不欺吾。」女忽如夢醒，豁然曰：「噢！」因熟視燕兒，生笑云：「此似曾相識之燕歸來也。」女泫然曰：「是矣！聞母言，妾生時便能言，以爲不祥，大血飲之，遂昧宿因。今日殆如夢寤，娘子其恥於爲鬼之李妹耶？」共話前生，悲喜交集。一日寒食，燕曰：「此每歲妾與郎君哭姊日也。」遂與親登其墓，荒草離離，木已拱矣。女亦太息。李謂生曰：「妾與蓮姊兩世情好，不忍相離，宜令白骨同穴。」生從其言，啓李家得骸，昇歸而合葬之。親朋聞其異，吉服臨穴，不期而會者數百人。余庚戌南遊至浙，阻雨休於旅舍。有劉生子敬，其中表親，出同社王子章所撰彙生傳，約萬餘言，得卒讀，此其崖略耳。

異史氏曰：「嗟乎！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難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往往而置之，遂至覲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

王漁洋曰：「賢哉蓮娘，巾幗中吾見亦罕，况狐耶？」

阿寶

「倩女會離枕上魂，癡郎情思更溫存。阿儂休說人禽異，鸚鵡前身卻姓孫。」

粵西孫子楚，名士也，生有枝指，性迂訥。人誑之，輒信爲真。或值座有歌妓，則即遙望卻走。或知其然，

誘之來，使妓狎逼之，則頰頰顛，汗珠珠下滴，因共爲笑。遂觀其呆狀，相郵傳作醜語，而各之孫癡。邑大賈某翁，與王侯埒富，姻戚皆貴胄。有女阿寶，絕色也，日擇良匹。大家兒爭委禽，然皆不當翁意。生時失儷，有知之者，勸其通媒。生殊不自揣，果從其教。翁素耳其名而貪之，媒媼將出，適遇寶，問之，以告。女戲曰：「渠去其枝指，余當歸之。」媼告生，生曰：「不難。」媒去，生以斧自斷其指，大痛徹心，血溢傾注，瀆死，過數日，始能起，往見媒而示之。媼驚，奔告女，女亦奇之，戲請再去其癡。生聞而譁辯，自謂不癡，然無由見而自剖，轉念阿寶，未必美如天人，何遂高自位置如此？由是昔念頓冷。會值清明，俗於是日，婦女出遊，輕薄少年，亦結隊隨行，恣其月旦。有同社友人，強邀生去。或嘲之曰：「莫欲一觀可入否？」生亦知其戲已，然以受女擲榆故，亦思一見其人，忻然隨衆，物色之。遙見有女憩樹下，惡少年環如牆堵。衆曰：「此必阿寶也。」趨之，果寶。審諦之，娟麗無雙。少頃，人益稠，女起遽去，衆情顛倒，品頭題足，紛紛若狂，生獨默然。及衆他適，回視，獨癡立故所，呼之不應，羣曳之曰：「魂隨阿寶去耶？」亦不答。衆以其素訥，故不爲怪。或推之，我挽之，以歸。至家，直上牀臥，終日不起，冥如醉，呼之不醒。家人疑其失魂，招於曠野，莫能效。強拍問之，則臆臆應云：「我在阿寶家。」及細詰之，又默不語。家人惶惑莫解。初，生見女去，意不忍舍，覺身已從之行，漸傍其衿帶間，人無呵者。遂從女歸，坐臥依之。夜輒與狎，意甚得，然覺腹中奇餒，思欲一返家門，而迷不知路。女每夢與人交，問其名，曰：「我孫子楚也。」心異之，而不可以告人。生臥三日，氣休休若將漸滅。家人

大恐，託人婉告翁，欲一招魂其家。翁笑曰：「平昔不省往還，何由遣魂吾家？」家人固哀之，翁始允。巫執故服草薦以往。女詰得其故，駭極，不聽他往，直導入室，任招呼而去。巫歸至門，生榻上已呻。既醒，女室之香奩什具，何色何名，歷言不爽。女聞之，益駭，陰感其情之深。生既離牀，坐立凝思，忽忽若忘，每伺察阿寶，希幸一再遭之。浴佛節，聞將降香水月寺，遂早旦往候道左，目眩睛勞。日涉午，女始至，自車中窺見生，以慘手舉簾，凝睇不轉。生益動，尾從之。女忽命青衣來詰姓字，生殷勤自展，魂益搖。車去，生始歸。歸復病，冥然絕食，夢中輒呼寶名，每自恨魂不復靈。家僮養一鸚鵡，忽斃，小兒持弄於牀。生自念倘得身爲鸚鵡，振翼可達女室。心方注想，身已翩然，鸚鵡遽飛而去，直達寶所。女喜而撲之，鑽其肘，餉以麻子，大呼曰：「姐，姐，勿鑽，我孫子楚也。」女大駭，解其縛，亦不去。女祝曰：「深情已篆中心，今已人禽異類，姻好何可復圖。」鳥云：「得近芳澤，於願已足。」他人餉之不食，女自餉之則食。女坐則集其膝，臥則依其牀。如是三日，女甚憐之，陰使人瞰生。生則僵臥氣絕三日，但心頭未冰耳。女又祝曰：「君能復爲人，當誓死相從。」鳥云：「誑我。」女乃自矢，鳥側目若有所思。少間，女束雙鸞，解履上牀。鸚鵡驟下，銜履飛去。女急呼之，飛已遠矣。女使嫗往探，則生已寤。家人見鸚鵡銜繡履來，墮地死。方共異之，生旋蘇，即索履，衆莫知其故。適嫗至，入視生，問履所在，生曰：「是阿寶信誓物，借口相覆，小生不忘金諾也。」嫗反命，女益奇之，故使婢泄其情於母。母審之確，乃曰：「此子才名亦不惡，但有相如之貧，擇數年，得增如此，恐遂爲顯者矣。」女

以屨故，矢不他，媼翁乃從之。馳報生，生喜，疾頓瘳。翁議贖諸家，女曰：「婿不可久處岳家，况郎又貧，久益爲人賤。兒既諾之，蓬菲而甘，藜藿不怨。」生乃親迎成禮，相逢如隔世。自是生家得儉，小阜，頗增物產。而生癡於書，不知理家人生業。女善居積，亦不以他事累生。居三年，家益富。生忽病消渴卒。女哭之痛，至絕，眠食不納。乘夜自經，婢覺之，急救而甦，終亦不食。三日，集親黨，將以殮生，聞棺中呻以息。啓之，已復活。自言見冥王，以生平樸誠，命作部曹。忽有人白：「孫部曹之妻將至。」王稽鬼錄，言此未應便死。又曰：「不食三日矣。」王顧謂：「感汝妻節義，始賜再生，因使馭卒，控馬送汝還。」由此體漸平。值歲大比，入闈之前，諸少年玩弄之，共擬隱僻之題七，引生僻處，與語，言此某家關節，敬祕相授。生信之，晝夜揣摩，制成七藝，衆隱笑之。時典試者，慮藝題有蹈襲弊，力反常徑。題細下，七首皆符，生以是掄魁。明年，舉進士，授詞林。上聞其異，召問之。生啓奏，上大嘉悅，卽召見阿寶，賞賚有加焉。

異史氏曰：「性癡則其志凝。故書癡者文必工，藝癡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無成者，皆自謂不癡者也。且如粉花蕩產，盧雉傾家，顧癡人事哉！以是知慧黠而過，乃是真癡。彼孫子何癡乎？」

任秀

「萍水相逢漫託盟，彌留寄語不勝情；負心至此難爲友，報以呼盧尙覺輕。」

任建之，魚臺人，販氈裘爲業，謁賞赴陝。途中逢一人，自言申竹亭，宿遷人。話言投契，盟爲弟昆，行止與俱。至陝，任病不起，申善視之。積十餘日，疾大漸，謂申曰：「吾家故無恆產，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露。今不幸，殂謝異域。君我手足也，兩千里外，更有誰何囊金二百餘，一半君自取之，爲我小備殮具，贖者可助資斧，其半寄吾妻子，俾輩吾親而歸。如背攜殘骸旋故里，則裝賞勿計矣。」乃扶枕爲書付申，至夕而卒。申以五六金爲市薄材，殮已，主人催其移柩。申託尋寺觀，竟遁不反。任家年餘方得確耗。任子秀，時年十七，方從師讀，由此廢學。欲往尋父柩，母憐其幼，秀哀涕欲死。遂典賞治任，俾老僕佐之行。半年始還。殯後，家貧如洗。幸秀聰穎，釋服入魚臺泮，而佻達善博。母教戒森嚴，卒不改。一日，文宗案臨，試居四等，母憤泣不食。秀慚懼，對母自矢，於是閉戶年餘，遂以優等食餼。母勸令設帳，而人終以其蕩無檢幅，咸謂薄之。有表叔張某，賈京師，勸使赴都，願携與俱，不耗其賞，秀喜從之。至臨清，泊舟關外，時鹽航艤集，帆檣如林。臥後，聞水聲人聲，聒耳不寐。更既靜，忽聞鄰舟骰聲清越，入耳縈心，不覺舊技復癢。竊聽諸客皆已酣寢，將囊中自備十文，思欲過舟一戲。潛起解囊，捉錢踟躕。回思母訓，即復束置。既睡，心怔忡，苦不得眠。又起，又解，如是者三。輿勃發，不可復忍，撈錢逕去。至鄰舟，則見兩人對博，錢注豐美。置錢几上，便求入局。二人喜，即與共擲，秀大勝。一客錢盡，即以巨金質舟主，漸以十餘貫作孤注。賭方酣，又有一人登舟來，耽視良久，亦傾囊出百金，質主人入局共博。張中夜醒，覺秀不在舟，聞骰聲，心知之。因詣鄰舟，欲撓沮之。至，則秀

勝側積賞如山，乃不復言，負錢數千而返。呼諸客並起，往來移運，尙存十餘千。未幾，三客俱敗，一船之錢俱空。客欲賭金，而秀欲已盈，故託非錢不賭以難之。張在側，又促逼令歸，三客躁急，舟主利其盆頭，轉貸他舟，得百餘千。客得錢，賭更豪。無何，又盡歸秀。天已曙，放曉關矣，共運賞而返。二客亦去。主人視所質二百餘金，盡箔灰耳，大驚。尋至秀舟，告以故，欲取償於秀。及問姓名里居，知爲建之子，縮頸羞汗而退。過訪旁人，乃知主人，卽申竹亭也。秀至陝時，亦頗聞其姓字，至此鬼已報之，遂不復追其前鄰矣。乃以賞與張合業而北，終歲從息倍蓰。遂援例入監，益權子母。十年間，財雄一方。

張誠

「手斧樵薪助玉昆，履穿指破復何論。天教神虎銜之去，千戶歸來慶一門。」

豫人張氏者，其光齊人靖難兵起，齊大亂，妻爲兵掠去。張常客豫，遂家焉。娶於豫子訥。無何，卒。又娶繼室，生子誠。繼室牛氏，悍。每嫉訥，奴畜之，賅以惡草具。使樵，日責柴一肩，無則撻楚，詆詛不可堪。隱蓄甘脆餌成，使從塾師讀。誠漸長，性孝友，不忍兄劓，陰勸母，毋弗聽。一日，訥入山樵，未終，值大風雨，避身巖下。雨止而日已暮，腹中大餒，遂負薪歸。母驗之少，怒不與食。飢火燒心，入室僵臥。誠自塾中來，見兄嗒然，問：「病乎？」曰：「餓耳！」問其故，以情告。誠愀然便去，移時懷餅來餌兄。兄問所自來，曰：「余竊信鄰婦爲

之，但食勿言也。」訥食之，囑弟曰：「後勿復然，事泄累弟，且日一啗，飢當不死。」誠曰：「兄故弱，烏能多樵？」次日，食後，竊赴山，至兄樵處，兄見之，驚問：「將何作？」答云：「將助樵採！」問：「誰之遣？」曰：「我自來耳。」兄曰：「無論弟不能樵，縱或能之，且猶不可。」於是速之歸，誠不聽，以手足斷柴助兄，且云：「明日當以斧來。」兄近止之，見其指已破，履已穿，悲曰：「汝不速歸，我即以斧自剄死。」誠乃歸，兄送之半途，方復回。樵既歸，詣塾，囑其師曰：「吾弟幼，宜閑之，山中虎狼惡。」師言午前不知所往，業夏楚之，歸謂誠曰：「不聽吾言，遭笞責矣。」誠笑云：「無之。」明日懷斧又去，兄駭曰：「我固謂子勿來，何復爾？」誠不應，刈薪且急，汗交頤不休，約足不束，不辭而返。師又責之，乃實告之。師嘆其賢，遂不之禁。兄屢止之，終不聽。一日，與數人樵山中，嶽有虎至，衆懼而伏，虎竟啣誠去。虎負人行緩，爲訥追及，力斧之中，虎痛狂奔，莫可尋逐，痛哭而返。衆慰解之，哭益悲，曰：「吾弟非猶夫人之弟，况爲我死，我何生爲？」遂以斧自刎其項。衆急救之，入肉者已寸許，血溢如涌，眩昏瀕絕。衆駭，裂之衣而約之，羣扶之歸。母哭罵曰：「汝殺吾兒，欲劉頸以塞責耶？」訥呻云：「母勿煩惱，弟死，我決不生。」置榻上，創痛不能眠，惟晝夜倚壁坐哭。父恐其亦死，就榻少哺之，牛輒詬責。訥遂不食，三日而斃。村中有巫走無常者，訥途遇之，緘訴憂苦，因問弟所巫言不聞，遂反身導訥去。至一都會，見一皂衫人，自城中出，巫要遮代問之。皂衫人於佩囊中，檢牒審顧，男婦百餘，並無犯而張者。巫疑在他牒，皂衫曰：「此路屬我，何得差逮？」訥不信，強巫入城。城中新鬼故

鬼往來憧憧，亦有故識。就問，迄無知者。忽共譁，言菩薩至。仰見空中，有偉人，毫光徹上下，頓覺世界通明。巫賀曰：「大郎有福哉！菩薩幾千年一入冥司，拔諸苦惱，今適值之。」便捧訥跪，衆鬼因紛紛籍籍，合掌齊誦慈悲救苦之聲，閻騰震地。菩薩以楊枝遍灑甘露，其細如塵，俄而霧收光斂，遂失所在。訥覺頸上沾露，斧處不復作痛。巫仍導與俱歸，望見里門，始別而去。訥死二日，豁然竟甦，悉述所遇。謂誠不死。母以爲撰造之誣，反詆罵之。訥負屈無以自伸，而摸創痕良癢，自力起。拜父曰：「行將穿雲入海往尋弟，如不可見，終此身勿望返也。願父猶以兒爲死。」翁引空處與泣，無敢當之。訥乃去，每於衝衢訪弟耗，途中資斧斷絕，丐而行。逾年，達金陵，懸蕪百結，偃僕道上。遇見十餘騎過，走避路側。內一人如官長，年四十已來，健卒怒馬，騰蹕前後。一少年乘小駟，屢顧訥。訥以其貴公子，未敢仰視。少年停鞭少駐，忽下馬，呼曰：「非吾兄耶？」訥舉首審視，誠也。握手有痛，失聲。誠亦哭曰：「兄何漂落一至於此？」訥言其情，誠益悲。騎者並下問故，以白官長。官長命脫騎載訥，連轡歸諸其家，始詳詰之。初，虎啣誠去，不知何時置路側，臥途中竟宿。適張千戶自都中來，過之，見其貌文，憐而撫之。漸蘇，言其里居，則相去已遠，因載與俱歸。又輒敷傷處，數日始痊。千戶無長子，蓋適從遊，屬也。具誠爲兄告。言次，千戶入，訥拜謝不已。誠入內，捧帛衣出，進兄，乃置酒燕敘。千戶問：「貴族在豫，幾何丁壯？」訥曰：「無有。父爲齊人，流寓於豫。」千戶曰：「僕亦齊人，貴里何屬？」答曰：「曾聞父言，屬東昌轄。」驚曰：「我同鄉也。何故遷豫？」訥曰：「前母被兵掠去，父

遭兵燹，蕩無家產。先賈於西道，往來頗稔，故止焉。」又驚問君家尊何名，訥告之。千戶瞳而眙之，俛首若疑，疾馳入內。無何，太夫人出，共羅拜。已，問訥曰：「汝是張炳之之孫耶？」曰：「然！」太夫人大哭，謂千戶曰：「此汝弟也。」訥兄弟莫能解。太夫人曰：「我適汝父三年，流離北去，身屬某指揮。半年，生汝兄。又半年，指揮死。汝兄以父蔭遷此官，今解任矣。每刻刻念鄉井，遂出籍，復故譜。屢遣人至齊，殊無所覓。耗何知汝父西徙哉？」乃謂千戶曰：「汝以弟爲子，折福死矣！」千戶曰：「曩問誠，誠未嘗言齊人，想幼稚不憶耳。」乃以齒序，千戶四十有一，爲長，誠十六最幼。訥年二十，則伯而仲矣。千戶得兩弟，甚歡，與同臥處。盡悉離散端由，將作歸計。太夫人恐不見容，千戶曰：「能容則共之，否則析之。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於是鬻宅辦裝，刻日西發。既抵里，訥及誠先馳報父。父自訥去，妻亦尋卒。塊然一老嫗，形影自弔。忽見訥入，暴喜，悅悅以驚。又覩誠，喜極，不復作言，潛潛以涕。又告以千戶母子至，翁輟涕愕然。不能喜，亦不能悲，蚩蚩以立。未幾，千戶入，拜已，太夫人把翁相向哭。既見媼婢廝卒，內外盈塞，坐立不知所爲。誠不見母，問之，方知已死。號嘶氣絕，食頃始甦。千戶出貲，建樓閣，延師教兩弟。馬騰於槽，人喧於室，居然大家矣！

異史氏曰：「余聽此事至終，涕凡數墮；十餘歲童子，斧薪助兄，慨然曰：「王鬻固再見乎？」於是一墮；至虎衙誠去，不禁狂呼曰：「天道慣慣如此。」於是又墮；及兄弟猝遇，則喜而亦墮；轉壞一兄，又益一悲，則爲千戶墮；一門團圓，驚出不意，喜出不意，無從之涕，則爲翁墮也。不知後世，亦有善

涕如某者否？」

王漁洋云：「一本絕妙傳奇，敘次文筆亦工。」

巧娘

「燈前何故言申申，感罷柔言怨積薪，莫怪華家令妬意，黃金要鑄芮夫人。」

廣東有縉紳傅氏，年六十餘，生一子，名廉，甚慧，而天閹。十七歲，陰裁如蠶，退邇聞知，無妻以女。自分宗緒已絕，晝夜憂悵，而無如何。廉從師讀，師偶他出，適門外有猴戲者，廉觀之，廢學焉。度師將至而懼，遂亡去。離家數里，見一白衣女郎，偕小婢出其前。女一回首，妖麗無比，蓮步蹁跹。廉趨過之。女回顧婢曰：「試問郎君，得毋欲如瓊否？」婢果呼問。廉詰其何為，女曰：「倘至瓊也，有尺一書，煩便道寄里門。老母在家，亦可為東道主。」廉出本無定向，念浮海亦得，因諾之。女出書付婢，婢轉付生，問其姓名居里，云：「華姓，居秦女村，去北郭三四里。生附舟便去。至瓊州北郭，日已曛暮。問秦女村，迄無知者。往北行四五里，星月已燦，芳草迷目，曠無逆旅，窘甚。見道側一墓，欲傍墳棲止，大懼虎狼。因攀樹猿升，蹲踞其上。聽松聲謾謾，宵過哀奏，中心忐忑，悔念如燒。忽聞人聲在下，俯瞰之，庭院宛然，一麗人坐石上，雙鬢挑畫燭，分侍左右。麗人左顧言曰：「今夜月白星疎，華姑所贈團茶，可烹一瓊，賞此良夜。」生意其鬼魅，毛髮森豎，不敢

少息。忽婢子仰視曰：「樹上有人。」女驚起曰：「何處大膽兒，暗來窺人？」生大懼，無所逃隱，遂盤旋下伏地乞宥。女近臨一諦，反恚爲歡，曳與並坐。睨之，年可十七八，姿態豔絕。聽其言，亦非土音。問郎何之，答云：「爲人作寄書郵。」女曰：「野多暴客，露宿可虞，不嫌蓬蓽，願就稅駕。」邀生入室，惟一榻，命婢展兩被其上。生自慚形穢，屢在下床。女笑云：「佳客相逢，女元龍何敢高臥？」生不得已，遂與共榻，而惶恐不敢自舒。未幾，女暗中以纖手探入，輕捻脛股。生僞寐，若不覺知。又未幾，啓衾入，搖生，迄不動。女使下探隱處，乃停手悵然，悄悄出衾去。俄，隱聞哭聲，生惶愧無以自容，恨天公之缺陷而已。女呼婢篝燈，婢見啼痕，驚問所苦，女搔首曰：「我自歎吾命耳！」婢立榻前，耽望顏色。女曰：「可喚郎醒，遣放去。」生聞之，倍益慚恚，且懼宵半，茫茫無所復之。籌念間，一婦人排闥入，婢曰：「華姑來。」微窺之，年約五十餘，猶風格。見女未睡，便致詰問。女未答，又視榻上有臥者，遂問：「共榻何人？」婢代答：「夜一少年郎，寄此宿。」婦笑曰：「不知巧娘諧花燭。」見女涕淚未乾，驚曰：「合卷之夕，悲涕不倫，將勿郎君粗暴耶？」女不言，益悲。婦欲將捋衣視生，一振衣，書落榻上。婦取視，駭曰：「我女筆意也。」拆讀歎咤。女問之，婦云：「是三兄家報言吳郎已死，筮無所依，且爲奈何？」女曰：「彼固云：『爲人寄書。』幸不遺之去。」婦呼生起，究詢書所自來，生備述之。婦曰：「違煩寄書，當何以報？」又熟視生，笑問：「何迓巧娘？」生言不自知罪。又詰女，女歎曰：「自憐生適闍寺，沒奔椽人，是以悲耳！」婦顧生曰：「慧黠兒，固雄而雌者耶？是我之客，不可久

潤他人。」遂導生於東廂，探手於胯而驗之。笑曰：「無怪巧娘零涕，然幸有根蒂，猶可爲。」乃挑燈徧翻箱篋，得黑丸授生，令即吞下，秘囑勿吐，乃出。生獨臥籌思，不知藥醫何症。比五更初醒，覺臍下熱氣一縷，直冲隱處，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際。自探之，身已偉男，心驚喜，如乍膺九錫，橘色才分。婦卽入，以炊餅納生室，叮囑耐坐，反關其戶，出語巧娘曰：「郎有寄書勞，將留召三娘來，與訂姊妹交。且復閉置，免人厭煩。」乃出門去。生迴旋無聊，時近門隙，如鳥窺籠，望見巧娘，輒欲招呼，自呈慚訥而止。延至夜分，婦始攜女歸。發扉曰：「悶煞郎君矣！三娘可來拜謝。」途中人遂巡入，向生歛衽。婦命相呼以兄妹。巧娘笑云：「姊妹亦可。」並出堂中，團坐置飲，飲次，巧娘戲問：「寺人亦動心佳麗否？」生曰：「跛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視。」相與粲然。巧娘以三娘勞頓，追令安置。婦顧三娘，俾與生俱。三娘羞暈不行，婦曰：「此丈夫而巾幗者，何畏之？」敦促偕去。私囑生云：「陰爲吾婿，陽爲吾子，可也。」生喜，捉臂登床，發硯新試，其快可知。既於枕上問女，巧娘何人？曰：「鬼也！才色無匹，而時命蹇落。適毛小郎子，病閣十八歲而不能人。因邑邑不暢，齋恨入冥。」生驚疑，三娘亦鬼。女曰：「實告君，妾非鬼，狐耳！巧娘獨居無偶，我母子無家，借廬棲止。」生大愕，女曰：「勿懼，雖爲鬼狐，非相禍者。」由此日共談讌。雖知巧娘非人，而心愛其娟好，獨恨自厭無隙。生蘊藉善談，頗得巧娘憐。一日，華氏母子將他往，復閉生室中。生悶氣，透屋隔扉呼巧娘。巧娘命婢歷試數鑰，乃得啓。生附耳請間，巧娘遣婢去。生挽就寢榻，偃向之。女戲掬臍下，曰：「惜可兒此處闕然。」

語未竟，觸手盈握，驚曰：「何前之渺渺而遽變然？」生笑曰：「前羞見客，故縮。今以誚謗難堪，聊作蛙怒耳。」遂相綢繆，已而恚曰：「今乃知閉戶有因。昔母子流蕩無所，假廬居之。三娘從學刺繡，妾不會少祕惜，乃妒忌如此。」生勸慰之，且以情告，巧娘終啣之。生曰：「密之。華姑囑我嚴。」語未及已，華姑掩入。二人皇遽方起，華姑瞋目，問誰啓扉。巧娘笑迎自承。華姑益怒，聒絮不已。巧娘故啞曰：「阿姥亦大笑人。是丈夫而巾幗者，何能爲？」三娘見母與巧娘苦相抵，意不自安，以一身調停兩間，始各拗怒爲喜。巧娘言雖憤烈，然自是屈意事三娘。但華姑晝夜防閑，兩情不能自展，眉目含情而已。一日，華姑謂生曰：「吾兄弟妹皆已奉事君，念居此非計，君宜歸告父母，早定永約。」卽治裝促生行。二女相向，容顏悲惻，而巧娘尤不可堪，淚滾滾如斷貫珠，殊無已時。華姑排止之，便曳生出。至門外，則院宇無存，但見荒冢。華姑送至舟上，曰：「君行後，老身攜兩兒僦屋於貴邑，倘不忘夙好，李氏廢園中，可待親迎。」生乃歸。時傅父覓子不得，正切焦慮，見子歸，喜出非望。生略述虛末，兼致華氏之訂。父曰：「妖言何足聽信？汝尙能生還者，徒以闍廢故，不然，死矣！」生曰：「彼雖異物，情亦猶人；况又慧麗，娶之亦不爲戚黨笑。」父不言，但嗤之。生乃退而技癢，不安其分，輒私婢，漸至白晝宣淫，意欲炫聞翁媪。一日，爲小婢所窺，奔告母。母不信，薄觀之，始駭，呼婢研究，盡得其狀，喜極，逢人宣暴，以示子不閤，將論婚於世族。生私白母，非華氏不娶。母曰：「世不乏美婦人，何必鬼物？」生曰：「兒非華姑，無以知人道，背之不祥。」傅父從之，遣一僕一媪，往覘之。

出東郭四五里，尋李氏園，見敗垣竹樹中，縷縷有炊煙。嫗下乘，直造其闥，則母子拭几濯漑，似有伺。嫗拜致主命，見三娘，驚曰：「此卽吾家小主婦耶？我見猶憐，何怪公子魂思而夢繞之？」便問阿姊，華姑歎曰：「是我假女，三日前，忽殂謝去。」因以酒食餉嫗及僕。嫗歸，備道三娘容止，父母皆喜。末陳巧娘耗，生測測欲涕。親迎之夜，見華姑親問之，笑云：「已投生北地矣！」生歛歔久之，迎三娘歸，而終不能忘情巧娘。凡有自瓊來者，必召見問之。或言秦女墓，夜聞鬼哭，生詫其異，入告三娘。三娘沈吟良久，泣下曰：「妾負姊矣！」詰之，笑云：「妾母子來時，實未嘗使聞，茲之怨啼，將無爲是。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卽命輿，宵晝兼程，馳詣其墓。叩墓木而呼曰：「巧娘！巧娘！某在斯。」俄見巧娘，縹緲嬰兒自穴中出，舉首酸嘶，怨望無已，生亦涕下，探懷問誰氏子。巧娘曰：「是君之遺孽也，誕三日矣！」生曰：「誤聽華姑言，使母子埋憂地下，罪將安辭？」乃與同輿，航海而歸，抱子告母，母視之，體貌豐偉，不類鬼物，益喜。二女諧和，事姑孝。後傳父病，延醫來。巧娘曰：「疾不可爲，魂已離舍。」督治冥具，既竣而卒。兒長，絕肖父，尤慧，十四入泮，高野翁紫霞，客於廣而聞之。地名遺蛻，亦未知所終。

伏狐

「珥筆丹墀稱侍從，每因春恨歎逸窮，鈴醫新授房中藥，玉碎花殘一瞬中。」

太史某爲狐所祟病瘵符禳既窮乃乞假歸冀可逃避。太史行而狐從之，大懼，無所爲謀。一日止於涿門外，有鈴醫自言能伏狐，太史延之入。授以藥，則房中術也，促令服訖，入與狐交，銳不可當。狐辟易哀而求罷，不聽，進益勇。狐展轉營脫，苦不得去，移時無聲，視之，現狐形而斃矣！

余鄉某生者，素有瘳毒之目，自言生平未得一快意，夜宿孤館，四無鄰，忽有奔女，扉未啓而已入。心知其狐，亦欣然樂就之。衿襦甫解，貫革直入。狐驚痛，啼聲歧然，如鷹脫鞵，穿窗而去。某猶望窗外，作狎暱聲，哀喚之，冀其復回，而已寂然矣。此真討狐之猛將也！宜榜門驅狐，可以爲業。

三仙

『定是胡廬有夙因，不然遇合抑何神；文章出自仙人筆，得意秋門第一人。』

士人某，赴試金陵，經由宿遷，會三秀才談言超曠，悅之，沽酒相歡。款洽間，各表姓字。一介秋衡，一常豐林，一麻西池。縱飲甚樂，不覺日暮。介曰：『未修地主之儀，忽叨盛饌，於理未當，茅茨不遠，可便下榻。』常麻並起捉裾，喚僕相將俱去。至邑北山，忽睹庭院，門遶清流。旣入，舍宇精潔，呼僮張燈，又命安置從人。麻曰：『昔日以文會友，今闌場伊邇，不可虛此良夜，請擬四題，命圖各拈其一，文成方飲。』衆從之，各擬一題，寫置几上。拾得者就案構思，二更未盡，皆已脫稿，迭相傳視。秀才讀三作，深爲傾倒，草錄而懷藏之。

主人進良醞，巨杯促酌，不覺醺醉。客與辭，主人乃導客就別院寢。醉中不暇解履，著衣遂寢。既醒，紅日已高。四顧並無院宇，惟主僕臥山谷中，大駭呼僕亦起。見旁有一洞，水涓涓流溢，自訝迷罔。視懷中，則三作俱存。下山問土人，始知爲三仙洞。蓋洞中有蟹、蛇、蝦蟆三物，最靈。時出游，人往往見之云。士人入闕，三題皆仙作，以是擢解。

蛙曲

「鼓吹曾經兩部誇，池塘青草獨聽蛙。何人製就翻新曲，韻叶宮商了不差。」

王子巽言：「在郡時，曾見一人作劇於市，携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細杖敲其首，輒哇然作鳴。或與金錢，則亂擊蛙頂，幻拊雲籟。宮商詞曲，了了可辨。」

鼠戲

「無儀祇合相其皮，郡道長安事最奇。莫笑么麼賤鼠技，居然也有上場時。」

又言：「一人在長安市上賣鼠戲，背負一囊，中蓄小鼠十餘頭。每於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儼如戲樓狀。乃拍鼓板，唱古雜劇，歌聲甫動，則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裝服，人立而舞；男女悲

歡，悉合劇中關目。」

趙城虎

「懸牒持來虎就拘，居然反哺學慈鳥，代供子職彌前愆，祠宇東郊今未蕪。」

趙城，年七十餘，止一子，一日入山，爲虎所噬。姬悲痛，幾不欲活，號啼而訴於宰。宰笑曰：「虎何以官法制之乎？」姬愈號跳，不能制止。宰叱之，亦不畏懼。又憐其老，不忍加威怒，遂諾爲捉虎。姬伏不去，必待旬牒出，乃肯行。宰無奈之，卽問諸役，誰能往者。一隸名李能，醺醉詣坐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姬始去。隸醒而悔之，猶謂宰之僞局，始以解姬擾耳，因亦不甚爲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甚。請牒拘獵戶，宰從之。隸集諸獵人，日夜伏山谷，冀得一虎，庶可塞責。月餘，受杖數百，冤苦罔控。遂詣東郭嶽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外來，隸錯愕，恐被啞噬。虎入，殊不他顧，蹲立門中。隸祝曰：「如殺某子，爾也，其俯聽吾縛。」遂出縲索繫虎頸，虎帖耳受縛，牽達縣署。宰問虎曰：「某子，爾噬之耶？」虎頷之。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姬止一子，而爾殺之，彼殘年垂盡，何以生活？倘爾能爲若子也，我將赦之。」虎又頷之。乃釋縛令去。姬方怨宰不殺虎以償子也，遲旦，啓扉，則有死鹿。姬貨其肉革，用以資度。自是以爲常，時銜金帛擲庭中，姬由此致豐裕。奉養過於其子，心竊德虎。虎來時，臥簷下，竟日不去，人畜

相安，各無猜忌。數年，嫗死，虎來吼於堂中。嫗素所積，縛可營葬，族人共瘞之。墳壘方成，虎驟奔來，賓客盡逃。虎直赴冢前，嗥鳴雷動，移時始去。土人立義虎祠於東郊，至今猶存。

小人

「肢體矯揉供戲具。由來鬼域徧江湖，試聽供訴言如繪，左道應嚴兩觀誅。」

康熙間，有術人携一榼，榼中藏小人，長尺許。投以錢，則啓榼令出，唱曲而退。至掖，掖宰索榼入署。細審小人出處，初不敢言，固詰之，始自述其鄉族。蓋讀書童子，自塾中歸，爲術人所迷，復投以藥，四體暴縮，被遂播之，以爲戲具。幸怒殺術人，留童子，欲醫之，尙未得其方也。

梁彥

「滅鼻無端更噬膚，災來切近竟何辜；世間不少強吞弱，莫是機心感召夫。」

徐州梁彥，患鼾嚏，久而不已。一日，方臥，覺鼻奇癢，遽起大嚏，有物突出落地，狀類屋上瓦狗。約指頂大。又嚏，又一枚落，四嚏，凡落四枚，蒼然而動，相聚互嗅。俄而強者齧弱者以食。食一枚，則身頓長，瞬息吞併，止存其一，大於鼯鼠矣。呻舌周匝，自詆其吻。梁大愕，踏之，吻緣襪而上，漸至股際，捉衣而撼擺之，黏攢

不可下頭入襟底，爬抓腰脅，大懼。急解衣擲地，捫之，物已貼伏腰間，推之不動，搯之則痛，竟成贅疣。口眼已合，如伏鼠然。

紅玉

「親妻殺父大仇平，義士相逢弔死生。有子有家誰玉汝，不期巾幗有程嬰。」

廣平馮翁者，一子，字相如，父子俱諸生。翁年近六旬，性方硬，而家屢空。數年間，媪與子婦又相繼逝，井臼自操之。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見東鄰女自牆上來窺，視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來，亦不去。固請之，乃梯而過，遂共寢處。問其姓名，曰：「妾鄰女紅玉也。」生大愛悅，與訂永好，女諾之。夜夜往來，約半年許。翁夜起，聞子舍笑語，窺之，見女，怒。曉生出，罵曰：「畜生所爲何事，如此落窺，尙不刻苦，乃學浮蕩耶！人事知之，喪汝德，人不知，亦促汝壽。」生跪自投，泣知悔。翁叱女曰：「女子不守閨戒，既自玷，而又復玷人。尙一發，當不僅貽羞舍羞。」罵已，憤然歸寢。女流涕曰：「親庭罪責，良足愧辱。我兩人緣分盡矣！」生曰：「父在不得自專，卿如有情，尙當舍垢爲好。」女言辭決絕，生乃灑涕。女止之曰：「妾與君無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踰牆鑽隙，何能白首。此處有一佳耦，可聘也。」生告以貧，女曰：「來宵相俟，妾爲君謀之。」次夜，女果至，出白金四十兩贈生，曰：「此去六十里，有吳村衛氏女，年十八矣，高其價，故未售也。君重贈之，

必合諧允。」言已別去。生乘間語父，欲往相之，而隱饋金，不敢告父。翁自度無費，以是故止之。生又婉言試可，乃已。翁領之。生遂假僕馬，詣衛氏。衛故田舍翁，生呼出外，與閒語。衛知生望族，又見儀采，軒豁心許之，而慮其靳於費。生聽其詞意，吞吐其旨，傾囊陳几上。衛乃喜，浼鄰生居間，書紅箋而盟焉。生入拜媪，居室信側，女依母自障。微睨之，雖荆布之飾，而神情光豔，心竊喜。借舍款堵，便言公子無須親迎，待少作衣妝，即令舁送去。生與訂期而歸。詭告翁，言衛愛清門，不責費。翁亦喜。至日，衛果送女至。女勤儉，有順德，琴瑟甚篤。踰二年，舉一男，名福兒。會清明，抱子登墓，遇邑紳宋氏。宋官御史，坐行獄免，居林下，大搗威虐。是日亦上墓歸，見女豔之。問村人，知爲生配。料馮貧士，誘以重賂，冀可搖使家人風示之。生驟聞，怒形於色，既思勢不敵，斂怒爲笑。歸告翁，翁大怒，奔出，對其家人，指天畫地，詬罵萬端。家人鼠竄而去。宋氏亦怒，竟遣數人入生家，毆翁及子，洵若沸鼎。女聞之，棄兒於牀，披髮號救。羣簞舁之，闐然便去。父子傷殘，呻吟在地，兒呱呱啼室中。鄰人共憐之，扶置榻上。經日，生杖而能起，翁忿不食，嘔血尋斃。生大哭，抱子與詞，上至督撫，訟幾徧，卒不得直。後聞婦不屈死，益悲，冤塞胸吭，無路可伸。每思要路刺殺宋，而慮其扈從繁，兒又罔託。日夜哀思，雙睫爲之不交。忽一丈夫弔諸其室，虬髯闊領，曾與無素，挽坐。欲問邦族，客遽曰：「君有殺父之讎，奪妻之恨，而忘報乎？」生疑爲宋人之偵，姑僞應之。客怒眦欲裂，遽出曰：「僕以君人也，今乃知不足齒之倍。」生察其異，跪而挽之曰：「誠恐宋人誑我，今實佈心腹。僕之臥薪嘗膽者，固有日矣，但

憐此釋中物，恐墜宗祧，君義士能爲我杵臼否？」客曰：「此婦人女子之事，非君所能，君所欲託諸人者，請自任之；所欲自任者，願得而代庖焉。」生聞，崩角在地，客不顧而出。生追問姓字，曰：「不濟，不任受怨，濟亦不任受德。」遂去。生懼禍及，抱子亡去。至夜，宋家一門俱寢，有人越重垣入，殺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婢一媼。宋家具狀告官，官大駭。宋執謂相如，於是遣役捕生。生遁不知所之，於是情益真，宋僕同官役諸處冥搜，夜至南山，聞兒啼，跡得之，繫累而行。兒啼愈厲，羣奪兒拋棄之，生冤憤欲絕。見邑令，問何殺人，生曰：「冤哉！某以夜死，我以晝出，且抱呱呱者，何能踰垣殺人？」令曰：「不殺人，何逃乎？」生詞窮，不能置辯，乃收諸獄。生泣曰：「我死無足惜，孤兒何罪？」令曰：「汝殺人子多矣，殺汝子，何怨？」生既褫革，屢受拷慘，卒無詞。令是夜方臥，聞有物擊牀，震震有聲，大懼而號，舉家驚起，集而燭之，一短刀，鋒利如霜，剝牀入木者寸餘，牢不可拔。令睹之魂魄喪失，荷戈徧索，竟無蹤緒，心竊餒。又以宋人死，無可畏懼，乃詳諸憲，代生解免，竟釋生。生歸，妻無升斗，孤影對四壁。幸鄰人憐飢，食飲苟且自度。念大讎已報，則驟然喜，思慘酷之禍，幾於滅門，則淚潛潛墮，及思半生貧徹骨，宗支不續，則於無人處，大哭失聲，不復能自禁。如此半年，捕禁益懈，乃哀邑令，求判還衛氏之骨。既葬而歸，悲怛欲死，輾轉空牀，竟無生路。忽有款門者，疑神寂聽，聞一人在門外，讓讓與小兒語。生急起窺視，似一女子。扉初啓，便問：「大冤昭雪，可幸無恙？」其聲稔熟，而倉猝不能追憶，爇火燭之，則紅玉也，挽一小兒，嬉笑膝下。生不暇問，抱女嗚哭，女亦慘然。既而推兒曰：

「汝忘而父耶？」兒牽女衣，目灼灼視生。細審之，福兒也。大驚。詰問兒那得來？女曰：「實告君。昔言鄰女者，妄也。妾實狐。適宵行，見兒啼谷中，抱養於秦。聞大難既息，故攜來與君團聚耳。」生揮涕拜謝。兒在女懷，如依其母，竟不復能識父矣。天未明，女卽遽起。問之，答曰：「奴欲去。」生裸跪牀頭，涕不能仰。女笑曰：「妾誑君耳！今家道新創，非夙與夜寐不可。」乃剪莽擁髻，類男子操作。生憂貧乏，不能自給。女曰：「但請下帷讀，勿問盈歉，或當不殍餓死。」遂出金治織具，租田數十畝。僱傭耕作，荷錢誅茅，牽羅補屋，日以爲常。里黨聞婦賢，益樂資助之。約半年，人煙騰茂，類素封家。生曰：「灰燼之餘，卿白手再造矣！然一事未就安妥，如何？」詰之，答云：「試期已迫，巾服尙未復耳！」女笑曰：「妾前以四金寄廣文，已復名在案。未待君言，誤之已久。」生益神之。是科遂領鄉薦。時年三十六，腹田連阡，夏屋渠渠矣。女嫺娜如隨風飄去，而操作過農家婦。雖嚴冬自苦，而手膩如脂。自言三十八歲，人視之，常若二十許人。

異史氏曰：「其子賢，其父德，故其報之也俠；非特人俠，狐亦俠也。遇亦奇矣。然官宰悠悠，豎人毛髮，刀震震入木，何惜不略移牀上半尺許，哉！使蘇子美讀之，必浮白曰：「惜乎擊之不中！」

王漁洋曰：「程嬰杵臼，未嘗聞諸巾櫛，况狐耶？」

林四娘

「飄零身世感滄桑。淒絕當年林四娘。好句似合亡國恨。曼聲猶自度伊涼。」

青州道，陳公寶鑰，閩人，夜獨坐。有女子，率幃入，視之不識，而豔絕，長袖宮裝，笑云：「清宵兀坐，得勿寂耶？」公驚問何人。曰：「妾家不遠，近在西鄰。」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捉袂挽坐，談詞風雅，大悅。擁之，不甚抗拒。顧曰：「他無人耶？」公急闔戶，曰：「無。」促其綏裳，意殊羞怯，公代爲之殷勤。女曰：「妾年二十，猶處女也，狂將不堪。」狎褻既竟，流丹浹席。既而枕邊私語，自言林四娘。公詳詰之，曰：「一世堅貞，業爲君輕薄殆盡矣！有心愛妾，但圖永好可耳！絮絮何爲？」無何，雞鳴，遂起而去。由此夜夜必至，每與闔戶雅飲，談及音律，輒能剖悉宮商。公遂意其工於度曲，曰：「兒時之所習也。」公請一領雅奏。女曰：「久矣不託於音，節奏強半遺忘，恐爲知者笑耳。」再強之，乃俯首擊節，唱伊涼之詞，其聲哀婉，歌已泣下。公亦爲酸，倒抱而慰之，曰：「卿勿爲此亡國之音，使人於邑。」女曰：「聲以宣意，哀者不能使樂，亦猶樂者不能使哀。」兩人燕昵，過於琴瑟。既久，家人竊聽之，聞其歌者，無不流涕。夫人窺見其容，疑人世無此妖麗，非鬼必狐，懼爲魔蠱，勸公絕之。公不能聽，但固詰之。女愀然曰：「妾衡府宮人也，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義，託爲燕婉，然實不敢禍君，倘見畏疑，即從此辭。」公曰：「我不爲嫌，但燕好若此，不可不知其實耳。」乃問宮中事。女緬述，津津可聽。談及式微之際，則哽咽不能成語。女不甚睡，每夜輒起，誦準提金剛諸經咒。公問：「九原能自懺耶？」曰：「一也。妾思終身淪落，欲度來生耳。」又每與公評隲詩詞，瑕輒疵之，至

好句則曼聲嬌吟，意緒風流，使人忘倦。公問：「工詩乎？」曰：「生時亦偶爲之。」公索其贈，笑曰：「兒女之語，烏足爲高人道？」居三年，一夕，忽慘然告別。公驚問之，笑云：「冥王以妾生前無罪，猶不忘經咒，俾生王家，別在今宵，永無見期。」言已慘然，公亦淚墮，乃置酒相與痛飲，女慷慨而歌，爲哀曼之音，一字百轉，每至悲處，輒便哽咽，數停數起，而後終曲。飲不能暢，乃起，逡巡欲別。公固挽之，又坐少時。雞聲忽唱，乃曰：「必不可久留矣！然君每怪妾不肯獻醜，今將長別，當率成一章。」素筆搆成，曰：「心悲意亂，不能推敲，乘音結節，慎勿出以示人。」掩袂而去。公深詣門外，溼然而沒，公悵悼良久。視其詩，字態端好，珍而藏之。詩曰：「靜鎖深宮十七年，誰將故國問青天。閒看殿宇封喬木，泣望君王化杜鵑。海國波濤斜夕照，漢家簫鼓靜烽烟。紅顏力弱難爲厲，蕙質心悲只問禪。日誦香提千百句，閒看貝葉兩三篇。高唱梨園歌代哭，請君獨聽亦潸然。」詩中重複脫節，疑傳者錯誤。

按漁洋先生池北偶談，亦載此事，詩則作七律。德州盧雅雨先生，采入山左詩鈔附錄於此，以備參考。

閩陳寶鑰，字綠崖，觀察青州。一日燕坐齋中，忽有丫鬟，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舉簾入曰：「林四娘見。」陳驚愕，莫知所以，逡巡間，四娘已至前，萬福，鬢髻朱衣，繡半臂，鳳嘴靴，腰佩雙劍。陳疑其仙俠，不得已，揖就坐。四娘曰：「妾故衛府宮嬪也，生長金陵。衛王昔以千金聘妾入後宮，寵絕倫輩。」

不幸早死，殞於宮中。不數年，國破，遂北去。妾魂魄猶戀故墟。今宮殿荒蕪，聊欲假君亭館延客，固無益於君，亦無損於君，願無疑焉。」陳唯唯。自是日必一至。每張筵，初不見有賓客，但聞笑聲酬酢。久之，設具饌陳，及陳鄉人公車者，十數輩咸在坐。嘉肴旨酒，不異人世，然亦不知何從至也。酒酣，四娘敘述宮中舊事，悲不自勝。引節而歌，聲甚哀怨，舉坐沾衣罷酒。如是年餘。一日黯然有離別之色，告陳曰：「妾塵緣已盡，當往終南，以君情誼厚，一來敘別耳。」自後遂絕。有詩一卷，長山李五絃司寇有寫本。又程周量曾元，記其一詩云：「靜鎖深宮憶往年，樓臺簫鼓遍烽煙；紅顏力薄難爲厲，黑海心悲只學禪，細讀蓮花千百偈，閒看貝葉兩三篇；梨園高唱升平曲，君試聽之亦惘然。」

附林西仲雲銘林四娘記

晉江陳公寶，字綠崖。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僉事。夜輒聞傳桶中有敲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擾，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詈聲，已而推中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震駭，失槍仆地。陳急出，訶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魍，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刺，特來受槍耳。」陳怒，思撤兵格之。甫起念，鬼笑曰：「撤兵格我，計何疎也。」陳愈怒，遲明，調標兵二千名守門。抵夜，鬼卻從牆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有光，蹣跚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炮矢，炮火不燃，檢轍中矢，又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向

衆兵頭面掠過，亦不之傷。兵懼奔潰。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巫臥所，攫去衾氈衣褲。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爲哀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還所攫。次日，神巫慚懼辭去。自後署中飛輒擲瓦，晨昏不甯，或見牆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余有同年友劉望齡赴郡，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遣，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穉惡可畏，勸令改易頭面，鬼即辭入暗室中。少選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翹靚妝，嫋嫋婷婷而至。其衣皆絞綃霧縠，亦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爲林四娘，有一僕名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則與主人了無累相也。陳日與歡飲賦詩，親狎備至，惟不及亂而已。凡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則爲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衛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爲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衛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禍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麗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廬舍職業。」四娘曰：「廬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爲，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詠，所著詩多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國有訪陳者，皆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度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

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撩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然忽仆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周匝，衆爲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懼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畜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爲江甯府庫官，通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臥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補任江南傳驛道，爲余述其事，屬余記之。

魯公女

「石上三生事渺茫，癡情竟欲待張郎。紅顏白髮知多少，安得神仙換骨方。」

招遠張於且，性疎狂不羈，讀書蕭寺。時邑令魯公，三韓人，有女好獵。生適遇諸野，見其風姿娟秀，着錦貂裘，跨小驪駒，翩然若畫。歸憶容華，極意欽想。後聞女暴卒，悼歎欲絕。魯以家遠，寄柩寺中，卽生讀所。生敬禮如神明，朝必香，食必祭。每酬而祝曰：「睹卿半面，長繫夢魂，不圖玉人奄然物化。今近在咫尺，而遠若山河，恨如何也。然生有拘束，死無禁忌，九泉有靈，當珊珊而來，慰我傾慕。」日夜祝之，幾半年。一夕，挑燈夜讀，忽舉首，則女子含笑立燈下，生驚起致問。女曰：「感君之情，不能自已，遂不避私奔之嫌。生大喜，挽坐，遂共歡好，自此無虛夜。謂生曰：「妾生好弓馬，以射麋殺鹿爲快，罪孽深重，死無歸所。如誠心愛

妾，頰代誦金剛經一藏數，生在世世不忘也。」生敬受教，每夜起，卽柩前捻珠誦。偶值節序，欲與僧歸，女憂足弱，不能跋履，生請抱負以行，女笑從之。如抱嬰兒，殊不重累，遂以爲常。考試亦載，與俱，然行必以夜。生將赴秋闈，女曰：「君福薄，徒勞馳驅。」遂聽其言而止。積四五年，魯罷官，貧不能與其親，將就窆之，苦無葬地。生乃自陳，某有薄壤近寺，願葬女公子。魯大喜，生又力爲營葬。魯德之，而莫解其故。魯去，二人綢繆如平日。一夜側侍生，懷淚落如豆，曰：「五年之好，於今別矣！受君恩義，數世不足以酬。」生驚問之，曰：「蒙惠及泉下，經咒藏滿，今得生河北盧戶部家，如不忘今日，過此十五年，八月十六日，願一往會。」生泣下曰：「生三十餘年矣！又十五年，將就木焉！會將何爲？」女亦泣曰：「願爲奴婢以報。」少間曰：「君送妾六七里，此去多荆棘，妾衣裳難度。」乃抱生項，生送至通衢，見路旁車馬一簇，馬上或一人，或二人，車上或三人，四人，十數人，不等，獨一鈿車，繡帷未隱，僅一老媪在焉。見女至，呼曰：「來乎？」女應曰：「來矣！」乃回顧生云：「盡此且去，忽忘所言！」生諾。女子行近車，媪引手上之。展輪卽發，車馬闐咽而去。生悵悵而歸，誌時日於壁。因思經咒之效，持誦益虔。夢神人告曰：汝志良嘉，但須要到南海去。」問南海多遠？曰：「近在方寸地。」醒而會其旨，念切菩提，脩行倍潔。三年後，次子明，長子政，相繼擢高科。生雖暴貴，而善行不替。夜夢青衣人邀去，見宮殿中，坐一人，如菩薩狀，迎之曰：「子爲善可喜，惜無脩齡，幸得請於上帝矣！」生伏地稽首。喚起，賜坐，飲以茶，味芳如蘭。又令童子引去，使浴於池。池水清潔，游魚可數，入

之而溫，掬之有荷葉香。移時漸入深處，失足而陷，過涉滅頂。驚寤，異之。由此身益健，目益明，自捋其鬚，白者盡歛，黛落，又久之，黑者亦落，面紋亦漸舒。至數月後，領禿面童，宛如十五六時，兼好遊戲事，亦猶童。過失邊幅，二子輒匡救之。未幾，夫人以老病卒，子欲爲求繼室於朱門。生曰：「待吾至河北去而後娶。」屈指將及約期，遂命僕馬至河北，訪之，果有盧戶部。先是盧公生一女，生而能言，長益慧美，父母鍾愛之。貴家委禽，女輒不欲。怪問之，具述前生約。共計其年，大笑曰：「癡婢，張郎計今年已半百，人事變遷，其骨已朽，縱其尙在，髮童而齒豁矣！」女不聽。母見其志不搖，與盧公謀，戒閨人勿通客，過期以絕其望。未幾，生至，閨人拒之。退反旅舍，悵恨無所爲計。閒遊郊郭，因循而暗訪之。女謂生負約，涕不食。母言：「渠不來，必已殂謝，卽不然，背盟之罪，亦不在汝。」女不言，但終日臥。盧患之，亦思一見生之爲人，乃託遊遨，遇生於野。視之少年也，訝之。班荆略談，甚倜儻。公喜，邀其至家。方將探問，盧卽遽起，囑客暫獨坐。忽忽入內，告女，女喜，自力起，窺其狀不符，零涕而返，怨父欺罔。公力白其是，女無言，但泣不止。公出，意緒悞喪，對客殊不款曲。生問：「貴族有爲戶部者乎？」公漫應之，首他顧，似不屬客。生覺其慢，辭出。女涕數日，竟卒。生夜夢女來，曰：「下願者果君耶？年貌舛異，覲面遂致違隔。妾已憂憤死，頰向土地祠，速招我魂，可得活，遲則無及矣。」既醒，急探盧氏之門，果有女亡二日矣。生大慟，進而弔諸其室。已而以夢告盧，盧從其言，招魂而歸。啓其衾，撫其尸，呼而祝之。俄聞喉中，咯咯有聲。忽見朱嚶半啓，吐痰塊如冰，扶移榻上，漸復呻吟。盧公悅。

蕭客出，置酒宴會。細展官閥，知其巨家，益喜，擇吉成禮。居半月，攜女而歸。盧送至家，半年乃去。夫婦居室，儼然小耦。不知者，多誤以子婦爲姑嫜焉。盧公逾年卒，子最幼，爲豪強所中傷，家產幾盡。生迎養之，遂家焉。

道士

「也從塵世論交遊，鄙薄人情亦可羞；幻出石家雙姊妹，薰蕕氣味各相投。」

韓生，世家也，好客。同村徐氏，常飲於其座。會集，有道士託鉢門外。家人投錢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人怒，歸不顧。韓聞聲刺之，良久，詢家人，以情告。言未已，道人竟入，韓招之坐。道士向主客皆一舉手，卽坐。略致研詰，始知其初居村東破廟中。韓曰：「何日棲鶴東觀，竟不聞知，缺地主之禮。」答曰：「野人新至，無交遊，聞居士揮霍，深願求飲焉。」韓命舉觴，道士能豪飲。徐見其衣服垢敝，頗偃蹇，不甚爲禮。韓亦海客遇之。道士傾飲二十餘杯，乃辭而去。自是每宴會，道士輒至，遇食則食，遇飲則飲。韓亦稍厭其煩，飲次，徐嘲之曰：「道長日爲客，甯不一作主。」道士笑曰：「道士與居士等，惟雙肩承一啄耳。」徐慚不能對。道士曰：「雖然，道士懷誠久矣，會嘗竭力作杯水之酬。」飲畢，囑曰：「翌午幸賜光寵。」次日，相邀同往。疑其不設，道士已候於途。入門，則院落一新，連閣雲臺，大奇之。曰：「久不至此，創建何時？」道士答竣。

工未久。比入其室，陳設華麗，世家所無。二人肅然起敬。甫坐，行酒下食，皆二八孩童，錦衣朱履，酒饌芳美，備極豐滙。飯已，另有小進，珍果多不可名，貯以水晶玉石之器，光照几榻。酌以玻璃盞，圍尺許。道士曰：「喚石家姊妹來。」童去少時，二美人入。一細長如弱柳，一身短齒最稚，媚曼雙絕。道士使歌以侑酒。少者拍板而歌，長者和以洞簫，其聲清細。既闌，道士懸觥促醞，又命徧酌。顧問美人，久不舞，尙能之否。遂有僮僕展氈，鼔於筵下。兩女對舞，長衣亂拂，香塵四散，舞罷，斜倚畫屏。二人心曠神飛，不覺醺醉。道士亦不顧客，舉杯引盡。起謂客曰：「姑煩自酌，我少憩，卽復來。」遂去。屋南壁下，設一螺鈿之牀，女子爲施錦褥，扶道士臥。道士乃曳長者共枕，命少者立牀下，爲之爬搔。二人睹此狀，頗不平。徐乃大呼：「道士不得無禮，」往將撈之。道士急起而遁。見少女猶立牀下，乘醉拉向北榻，公然擁臥。視牀上美人，尙眠繡榻。顧韓曰：「君何太迂？」韓乃逕登南牀，欲與狎褻，而美人睡去。撥之不轉，因抱與俱寢。天明，酒夢俱醒，覺懷中冷物冰人，視之，則抱長石臥階下，急視徐，尙未醒。見其枕遺扇之石，酣寢敗廁中。蹴起，互相駭異。四顧，則一庭荒草，兩間破屋而已。

胡氏

「欲因西席附東床，秦晉婚姻幾戰場，片語轉移前卻釋，飛龍快婿在門牆。」

直隸有巨家，欲延師。忽一秀才，踵門自薦。主人延入，詞語開爽，遂相知悅。秀才自言胡氏，遂納贖館之。胡課業良勤，淹洽非下士等。然時出遊，輒昏夜始歸。肩閉儼然，不欸叩而已在室中矣。遂相驚以狐。然察胡意固不惡，優重之，不以怪異廢禮。胡知主人有女，求爲姻好。屢示意，主人僞不解。一日，胡假而去。次日，有穴來調，繫黑衛於門，主人迎而入。年五十餘，衣履辭潔，意甚恬雅。既坐，自達，始知爲胡氏作冰。主人默然良久，曰：「僕與胡先生，交已莫逆。何必婚姻？且息女已許字矣。煩代謝先生。」客曰：「確知令愛待聘，何拒之深？」再三言之，而主人不可。客有慚色，曰：「胡亦世族，何遽不如先生？」主人直告曰：「實無他意，但惡其類耳。」客聞之怒，主人亦怒，相侵益亟。客起抓主人，主人命家人杖逐之，客乃遁。遺其驢。視之，毛黑色，批耳修尾，大物也。牽之不動，驅之則隨手而蹶，嚶嚶然草蟲耳。主人以其言忿，知必相讎，戒備之。次日，果有狐兵大至。或騎或步，或戈或弩，馬嘶人沸，聲勢洶洶。主人不敢出。狐聲言火屋，主人益懼。有健者，率家人謀出，飛石施箭，兩相冲擊，互有夷傷。狐漸靡，紛紛引去。遺刀地上，亮如霜雪。近拾之，則高粱葉也。衆笑曰：「技止此耳！」然恐其復至，益備之。明日，衆方聚語，忽一巨人，自天而降。高丈餘，身橫數尺，揮大刀如門扇，逐人而殺。羣操矢石亂擊之，顛踣而斃，則芻靈耳。衆益易之。狐三日不復來，衆亦少懈。主人適登廁，俄見狐兵，張弓挾矢而至。亂射之，矢集於臂，大懼，急喊衆奔圍，狐方去。拔矢視之，皆蒿梗。如此月餘，去來不常，雖不甚害，而日戒嚴，主人患苦之。一日，胡生率師至，主人自出，胡望見避於衆中。主人呼

之，不得已乃出。主人曰：「僕自謂無失禮於先生，何故與戎？羣狐欲射，胡止之。主人近握其手，遂入故齋，置酒相款。從容曰：『先生達人，當相見諒。以我情好，甯不樂附婚姻。但先生車馬宮室，多不與人同，弱女相從，卽先生當知其不可。且諺云：『瓜果之生摘者，不適於口。』先生何取焉？』胡大慚。主人曰：『無傷，舊好固在，如不以塵濁見棄，在門牆之幼子，年十五矣，願得坦腹牀下。不知有相若者否？』胡喜曰：『僕有弱妹，少公子一歲，頗不陋劣，以奉箕帚，如何？』主人起拜，胡答拜。於是酬酢甚歡，前卻俱忘。命羅酒漿，徧犒從者，上下歡慰。乃詳問里居，將以奠鴈，胡辭之。日暮繼燭，醺醉乃去。由是遂安。年餘，胡不至，或疑其約妄，而主人堅待之。又半年，胡忽至。旣道溫涼，乃曰：『妹子長成矣，請卜良辰，遣事翁姑。』主人喜，卽同訂期而去。至夜，果有與馬，送新婦至。奩妝豐盛，設室中幾滿，新婦見姑嫜，溫麗異常，主人大喜。胡生與一弟來送女，談吐俱風雅，又善飲。天明乃去。新婦且能預知年歲豐凶，故謀生之計，皆取利焉。胡生兄弟以及胡媪，時來望女，人人皆見之。

王者

「懲警貪夫聊幻化，衣冠城郭迥非凡。餉銀消息何須問，一縷青絲附巨函。」

湖南巡撫某公，遣州佐，押解餉金六十萬赴京。途中被雨，日暮愆程，無所投宿。遠見古刹，因詣棲止。

天明，觀所解金，蕩然無存。衆駭怪，莫可取咎。回白撫公，公以爲妄，將寘之法。及詰衆役，無異詞。公責令仍反故處，緝察蹤緒。至廂前，見一警者，形貌奇異，自榜云：「能知心事。」因求卜筮。警曰：「是爲失金者。」州佐曰：「然。」因訴前苦。警者便索肩輿，云：「但從我去，當自知。」遂如其言。官役皆從之。警曰：「東。」東之曰：「北。」北之凡五日，入深山，忽睹城郭，居人輻輳。入城，走移時，警曰：「止。」因下輿，以手南指，見高門西向，可欺關自問之。」拱手去。州佐從其教，果見高門。漸入之，一人出，衣冠漢制，不言姓名。州佐訴所自來，其人云：「請留數日，當與君講當事者。」遂導去，令獨居一所，給以食飲。暇時，閒步至第後，見一園亭，入涉之，老松翳日，細草如氈，轉數廊榭，又一高亭。歷階而升，見壁上掛人皮數張，五官俱備，腥氣流薰，不覺毛髮森豎，疾退歸舍，自分留轡異域，已無生望，因念進退一死，亦姑聽之。」明日，衣冠者召之去，曰：「今日可見矣！」州佐唯唯。衣冠者乘怒馬其馱，州佐步馳從之，俄至一轅門，儼如制府衙署，皂衣人羅列左右，規模凜肅。衣冠者下馬導入，又一重門，見有王者，珠冠繡紱，南面坐。州佐趨上伏謁。王者問：「汝湖南解官耶？」州佐諾。王者曰：「銀具在此，是區區者，汝撫軍既慨然見贈，未爲不可。」州佐泣，限期已滿，歸卽就刑。稟白何所申證？王者曰：「此卽不難。」遂付以巨函云：「以此復之，可保無恙。」又遣力士送之。州佐懼息不敢辯，受函而返。山川道路，悉非來時所經。既出山，送者乃去。數日抵長沙，破白撫公。公益妄之，怒不容辯，命左右者，飛索以縲。州佐解縲出函，公拆視未竟，面如灰土，命釋其縲。但云：

「銀亦細事。汝姑出。」於是急檄屬官，設法補解訖。數日，公疾尋卒。先是公與愛姬共寢，既醒而姬髮盡失。闔署驚怪，莫測其由。蓋函中即其髮也。外有書云：「汝自起家守令，位極人臣，賂賂貪婪，不可悉數。前銀六十萬，業已驗收存庫。當自發食囊，補充舊額。解官無罪，不得妄加譴責。前取姬髮，略示微警。如復不遵教令，且晚取汝首領。姬髮附還，以作明信。」公卒後，家人始傳其書。後屬員遣人尋其處，則皆重巖絕壑，更無徑路矣。

異史氏曰：「紅絲金合，以儆貪婪，良亦快異。然桃源仙人不事規掠，即劍客所集，烏得有城郭衙署哉？嗚呼，是何神歟？苟得其地，恐天下之赴愬者，無已時矣！」

陳雲棲

「莫道鴛盟誤女冠，會看琴弈各承歡。焚香誓踐英皇約，猶記郎君說姓潘。」

原毓生，楚夷陵人，孝之廉子，能文。美風姿，弱冠知名。兒時，相者曰：「後當娶女道士爲妻。」父母共以爲笑，而爲之論婚，低昂苦不能就。生母臧夫人，祖居蕪生，以故詣外祖母。聞時人語曰：「黃州四雲，少者無倫。」蓋郡有呂祖菴，菴中女道士皆美，故云。菴去臧氏村，僅十餘里，生因竊往，扣其關。果有女道士四人，謙喜承迎，度皆雅潔。中一最少者，曠世真無其儔，心好而目注之。女以手支頤，但他顧。諸女冠覓盞

烹茶。生乘間問姓名。答云：「雲棲，姓陳。」生戲曰：「奇矣！小生適姓潘。」陳頰頰發頰，低頭不語，起而去。少間，淪茗進佳果，道姓字。一白雲深，年三十許，一盛雲眠，二十以來，一梁雲棟，約二十有四五，卻爲弟。而雲棲不至，生殊悵悵，因問之。白曰：「此婢懼生人。」生乃起別，自力挽之，不留而出。白曰：「如欲見雲棲，明日可復來。」生歸，思戀甚切。次日，又詣之，諸道士俱在，獨少雲棲，未便遽問。諸女冠治具留餐，生力辭不聽。白拆餅授箸，勸進良殷。既問雲棲何在，答：「自至。」久之，日勢已晚，生欲歸，白捉腕留之，曰：「姑止此，我促婢子來奉見。」生乃止。俄，挑燈具酒，雲眠亦去。酒數行，生辭以醉。白曰：「飲三觥，則雲棲出矣。」生果飲如數。梁亦以此挾勸之，生又盡之，覆瓿告醉。白顧梁曰：「吾等面薄，不能勸飲。汝往曳陳婢來，便道潘郎待妙常已久。」梁去，少時而返，具言雲棲不至。生欲去而夜已深，乃佯醉仰臥。兩人代裸之，迭就淫焉，終夜不堪其擾。天既明，不辭而別。數日不敢復往，而心念雲棲不忘也，但不時於近側探偵之。一日，既暮，白出門與少年去。生喜，不甚畏梁，急往款關。雲眠出應門，問之，則梁亦他適。因問雲棲，盛尊去。又入一院，呼曰：「雲棲客至矣。」但見室門閉然而合。盛笑曰：「閉扉矣！」生立廳外，似將有言，盛乃去。雲棲隔窗曰：「人皆以妾爲餌，釣君也！頻來則身命殆矣！妾不能終守清規，亦不敢遂乖靈軌，欲得如潘郎者而事之耳。」生乃以白頭相約。雲棲曰：「妾師撫養，即亦非易，果相見愛，當以二十金贖妾身。妾候君三季，如望爲桑中之約，所不能也。」生諾之，方欲自陳，而盛復至。從與俱出，遂別而歸。中心惆悵，思欲委曲。

貪緣再一親其孀。適有家人報父病，遂星夜而還。無何，孝廉卒。夫人庭訓最嚴，心事不敢使知，但刻減金費，日積之。有議婚者，輒以服闋爲辭，母不聽。生婉告曰：「曩在黃岡，外祖母欲以兒婚陳氏，誠心所願。今遭大故，音耗遂梗，久不如黃省問。且夕一往，如不果諧，從母所命。」夫人許之，乃攜所積而去。至黃，詣巷中，則院宇荒涼，大非疇昔。漸入之，惟一老尼炊爨下，因就問訊。尼曰：「前年老道士死，四雲星散矣！」問何之曰：「雲深雲棟，從惡少遁去，向聞雲棲寓居郡北，雲眠消息，不知也。」生聞之悲嘆，命駕即詣郡北。遇觀輒詢，並少蹤緒，悵悵而返。僞告母曰：「舅言陳翁如岳州，待其歸，當遣介來。」逾半年，夫人歸甯，以事問母，母殊茫然。夫人怒子誑，媿疑甥與舅謀，而未以聞也。幸舅遂出，莫從稽其妄。夫人以香愿登蓮峯齋宿山下。既臥，適旅主人扣扉，送一女道士，寄宿同舍，自言陳雲棲，聞夫人家夷陵，移坐就榻。告懇坎珂，詞旨悲惻。末言：「有表兄潘生，與夫人同籍，煩囑子姪輩，一傳口語。但道其暫寄棲鶴觀，師叔王道成所，朝夕厄苦，度日如歲，令早一臨存，恐過此以往，未或知也。」夫人審潘名字，却又不知，但云：「既在學宮，秀才輩想無不聞也。」未明，早別，慙慙再囑。夫人既歸，向生言及，生長跪曰：「實告母，所謂潘生，卽兒也。」夫人詰知其故，怒曰：「不肖兒，宣淫寺觀，以道士爲婦，何顏見親賓乎？」生垂頭不敢出詞。會生以赴試入謬，竊命舟訪王道成。至，則雲棲半月前，出遊不返。既歸，邑邑而病。適臧媪卒，夫人往奔喪。殯後，迷途至京氏家。問之，則族姝也，相便適入。見有少女在室，年可十八九，姿容曼妙，目所未睹。夫人每思得一

佳婦，俾子不盡；心動，因詰生平。妹云：「此王氏，京氏甥也。怙恃俱失，暫寄此耳。」問：「婿家誰？」曰：「無之。」把手與語，意致嬌婉。母大悅，爲之過宿，以己意告妹。妹曰：「良佳，但其人高自位置，不然，胡蹉跎至今也？容商之。」夫人招與同榻，談笑甚懽，自願母夫人。夫人悅，請同歸。荆州女益喜。次日同舟而還。既至，則生疾未起。母欲慰其沈疴，使婢陰告曰：「夫人爲公子戴麗人至矣。」生未信。伏牕窺之，較雲棲尤豔絕也。因念三年之約已過，出遊不返，則玉容必已有主，得此佳麗，心懷頗慰。於是輾然動色，病亦尋瘳。母乃招兩人相拜見。生出，夫人謂：「女亦知我同歸之意乎？」女微笑曰：「妾已知之。但妾所以同歸之初志，母不知也。妾少字夷陵潘氏，音耗闕絕，必已另有良匹。果爾，則爲母也婦，不爾，則終爲母也女。報母有日也。」夫人曰：「既有成約，卽亦不強，但前在五祖山時，有女冠問潘氏，今又潘氏，固知夷陵世族，無此姓也。」女驚曰：「臥蓮峯下者，卽母耶？詢潘氏者，卽我是也。母始恍然悟，笑曰：『若然，則潘生固在此矣！』」女問何在，夫人命婢導去問生。生驚曰：「聊雲棲耶？」女問何知，生言其情，始知以潘郎爲戲。女知爲生，羞與終談，急返告母。母問其何復姓，王答云：「妾本姓王，道師見愛，遂以爲女，故從其姓耳。」夫人亦喜，涓吉爲之成禮。先是女與雲眠俱依王道成。道成居愴雲眠，遂去之漢口。女嬌癡，不能作苦，又羞出操道士業，道成頗不善之。會舅京氏如黃岡，女遇之，流涕，因與俱去。俾改女子冠裝，將論婚士族，故諱其曾隸女冠籍。而問名者，女輒不願。舅及姪皆不知其意向，心頗嫌之。是日從夫人歸，得所託，如釋重負焉。合卺後，各述所

遭喜極而泣。女孝謹。夫人雅憐愛。而彈琴好弈。不知理家人生業。夫人頗以爲憂。積月餘。母遣兩人如京。留數日而歸。泛舟江流。歛一舟過。中一女冠。近之。則雲眠也。雲眠獨與女善。女喜。招與同舟。相對酸辛。期將何之。盛云：「久切懸念。遠至棲鶴觀。則聞依京舅矣。故將詣黃岡。一奉訪耳。竟不知意中人。已得相聚。今視之。如仙。贖此漂泊人。不知何時已矣！」因而歎。女設一謀。令易道裝。僞作姊。攜伴夫人。徐擇佳偶。盛從之。既歸。女先白夫人。盛乃入。舉止大家。談笑間。練達世故。母既寡。苦寂。得盛良權。惟恐其去。盛早起。代母劬勞。不自作客。母益喜。陰思納女姊。以掩女冠之名。而未敢言也。一日。忘某事未作。急問之。則盛代備已久。因謂女曰：「畫中人不能作家。亦復何爲。新婦若大姊者。吾無愛也。」不知女存心久。但懼母。願聞母言。笑對曰：「母既愛之。新婦欲效英皇。如何？」母不言。亦輟然笑。女退告生曰：「老母首肯矣。」乃另潔一室。告盛曰：「昔在觀中共枕時。姊言。但得一能知親愛之人。我兩人當共事之。」猶憶之否。盛不覺雙眸煢煢曰：「妾所謂親愛者。非他。如日日經營。曾無一人知其甘苦。數日來。略有微勞。即煩老母郵念。則心中冷暖頓殊矣。若不下逐客令。俾得長伴老母。於願已足。亦不望前言之踐也。」女告母。母令姊妹焚香。各矢無悔詞。乃使生與夫婦禮。將寢。告生曰：「妾乃二十三歲老處女也。」生猶不信。既而落紅殷褥。始奇之。盛曰：「妾所以樂得良人者。非不能甘岑寂也。誠以閨閣之身。覩然翻應如勾欄。所不堪耳。借此一度。挂名君籍。當爲君奉事老母。作內紀綱。若房閨之樂。請別與人探之。」三日之後。襖被

從母，遣之不去。女早之母所，占其牀寢，不得已，乃從生去。由是三兩日，輒一更代，習爲常。夫人故善弈，自寡居，不暇爲之。自得盛，經理井井。晝日無事，輒與女弈。挑燈淪茗，聽兩婦彈琴，夜分始散。每語人曰：「兒父在時，亦未能有此樂也。」盛司出納，每記籍報母。母疑曰：「兒輩嘗言幼孤，作字彈棋，誰教之？」女笑以實告。母亦笑曰：「我初不欲爲兒娶一道士，今竟得兩矣。忽憶童時所卜，始信數定，不可逃也。」生再試不第。夫人曰：「吾家雖不豐，薄田三百畝，幸得雲眠紀理，日益溫飽。兒但在膝下，率兩婦與老身共樂，不願汝求富貴也。」生從之。後雲眠生男女各一，雲棲生女一男三，母八十餘歲而終。孫皆入泮，長孫雲眠所出，已中鄉選矣。

織成

「下第歸來一舸行，醉中猶記賦閒情；水精界尺如符節，蓄足真成鬻臂盟。」

洞庭湖中，往往有水神借舟，遇有空船，纜忽自解，飄然遊行，但聞空中音樂並作，舟人踴伏一隅，瞑目聽之，莫敢仰視。任所往，遊畢，仍泊舊處。有柳生，落第歸，醉臥舟上，笙樂忽作，舟人搖生不得醒，急匿爐下。俄有人捧生，醉甚，隨手墮地，眠如故，即以置之。少間，鼓吹鳴聒，生微醒，聞蘭麝充盈，睨之，見滿船皆琵琶，心知其異，目若瞑。少間，傳呼織成，卽有侍兒來，立近頰際，翠襪紫綃，履細瘦如指，心好之，隱以齒齧。

其穢少間，女子移動，牽曳傾踏，座上問之，因白其故，座上者怒，命卽行誅，卽有武士入，捉縛而起，見南面一人，冠服類王者，因行且語曰：「聞洞庭君爲柳氏，臣亦柳氏，昔洞庭落第，今臣亦落第，洞庭得遇龍女而仙，今臣醉戲一姬而死，何幸不幸之懸殊也？」王者聞之，喚回問：「汝秀才下第若乎？」生諾，便授筆札，令賦風雲霧鬢，生固襄陽名士，而構思頗遲，捉筆良久，上誚讓曰：「名士何得爾？」生釋筆自白：「昔三都賦，十稔而成，以是知文貴工，不貴速也。」王者笑聽之，自辰至午，稿始脫，王者覽之，大悅曰：「真名士也！」遂賜以酒，頃刻，異饌紛紜，方問對間，一使捧籜進，曰：「溺籍告成矣。」問：「人數幾何？」曰：「一百二十八人。」問曰：「簽差何人？」答云：「毛南二尉。」生起拜辭，王者贈黃金十斤，又水晶界方一握，曰：「湖中小有劫數，持此可免。」忽見羽葆人馬，紛立水面，王者下舟登輿，遂不復見，久之寂然，舟人始自惶下出，蕩舟北渡，風逆不得前，忽見水中有鐵鑄浮出，舟人駭曰：「毛將軍出現矣！」各舟商客俱伏，又無何，湖中有一木直立，築築動搖，益懼曰：「南將軍又出矣！」少時，波浪大作，上翳天日，四顧湖舟，一時盡覆，生舉界方危坐舟中，萬丈洪濤，近舟頓滅，以是得全，生歸，每向人語其異，言舟中侍兒，雖未悉其容貌，而裙下雙鈎，亦人世所無，後以故至武昌，有崔媪賣女，千金不售，蓄一水晶界方，言有能配此者，嫁之，生異之，懷界方而往，媪忻然承接，呼女出見，年十五六以來，媚曼風流，更無倫比，略一展拜，反身入幃，生一見，魂魄動搖，曰：「小生亦蓄一物，不知與老姥家藏，顏相稱否？」因各出相較，長短不爽毫釐，媪喜。

便問寓所，請生即歸命與，界方留作信。生不肯留，媼笑曰：「官人亦太小心。老身豈以一界方抽身竄去耶？」生不得已，留之。出即賃輿急返，而媼室已空，大駭。徧問居人，迄無知者。日已向西，蹀躞若喪，邑邑而返。中途，值一輿過，忽攀籬曰：「柳郎何遲也？」視之，則崔媼喜問何之。媼笑曰：「必將疑老身賂騙者矣。別後，適有便輿，頓念官人亦僑寓，措辦亦艱，故遂送女歸舟耳。」生邀回車，媼必不可。生倉皇，不能確信，急奔入舟，女果及一婢在焉。見生入，談笑承迎。見翠襪朱履，與舟中侍兒妝飾，更無少別，心異之，徘徊凝注，女笑曰：「耿耿注目，生平所未見耶？」生益俯窺之，則襪後齒痕宛然。驚曰：「卿織成耶？」女掩口微哂。生長揖曰：「卿果神人，早請直告，以祛煩惑。」女曰：「實告君，前舟中所遇，即洞庭君也。仰慕鴻才，便欲以妾相贈。因妾過爲王妃所愛，故歸謀之。妾之來，從妃命也。」生喜，沐手焚香，望湖朝拜，乃歸。後詣武昌，女求同去，將便歸甯。既至洞庭，女拔釵擲水，忽見一小舟，自湖中出，女躍登，如鳥飛集，轉瞬已杳。生坐船頭，於沒處凝盼之，遙遙一樓船至，既近，牕開，忽如一彩禽翔過，則織成至矣。一人自牕中，遽擲金帛珍物甚多，皆妃賜也。由是歲一兩覲以爲常。故生家富有珠寶，每出一物，世家所不識焉。

竹青

「窮途無奈秀才饑，多謝吳王賜羽衣，分箇籬窻爲匹偶，從今雙宿永雙飛。」

魚容，湖南人，談者忘其郡邑，家甚貧，下第歸，資斧斷絕，羞於行乞，餓甚，暫憩吳王廟中，因以憤激之詞，拜禱神座，出臥廊下，忽一人引去，見吳王，跪曰：「黑衣隊尙缺一卒，可使補缺。」吳王可，即授黑衣，既着身，化爲鳥，振翼而飛。見鳥友羣集，相將俱去，分集帆船。舟上客旅，爭以肉餌拋擲，羣於空中接食之，因亦尤效。須臾果腹，翔棲樹杪，意亦甚得。踰二三日，吳王憐其無偶，配以雌，呼之竹青，雅相愛樂。魚每取食，輒馴無機。竹青恆勸諫之，卒不能聽。一日有兵過，彈之中胸，幸竹青銜之去，得不被擒。羣鳥怒，鼓翼擲波，波湧起，舟盡覆。竹青乃攝餌哺魚，魚傷甚，終日而斃。忽如夢醒，則身臥廟中。先是居人見魚死，不知誰何，撫之未冰，故不時以人遷察之，至是詢知其由，欲賞送歸。後三年，復過故所，參謁吳王，設食，喚鳥下集，啗乃祝曰：「竹青如在，當止。」食已，並飛去。後領薦歸，復謁吳王廟，薦以少牢，已乃大設以饗鳥友，又祝之。是夜宿湖村，秉燭方坐，忽几前如飛鳥飄落，視之，則二十許麗人，輾然曰：「別來無恙乎？」魚驚問之，曰：「君不識竹青耶？」魚喜，詰所來，曰：「妾今爲漢江神女，返故鄉時常少，前鳥使兩道君情，故來一相聚也。」魚益欣感，宛如夫妻之久別，不勝懽懽。生將偕與俱南，女欲與俱西，兩謀不決，寢初醒，則女已起。開目，見高堂中，巨燭發煌，竟非舟中，驚起，問此何所。女笑曰：「此漢陽也。妾家即君家，何必南？」天漸曉，婢媪紛集，酒彘已設，就廣牀上陳矮几，夫婦對酌。魚問僕之所在，答在舟上。生慮舟人不能久待，女言：「不妨，妾當助君報之。」於是日夜談讌，樂而忘歸。舟人夢醒，忽見漢陽，駭絕。僕訪主人，杳無信兆。舟人欲他

適而纜結不解，遂共守之。積兩月餘，生忽憶歸，謂女曰：「僕在此，親戚斷絕，且卿與僕，名爲琴瑟，而不一認家門，奈何？」女曰：「無論妾不能往，縱能之，君家自有婦，將何以處妾也？不如置妾於此，爲君別院可耳！」生恨道遠，不能時至。女出黑衣，曰：「君舊衣尚在，如念妾時，衣此可至。至時爲君解之。」乃大設肴珍，爲生祖餞，既醉而寢。醒則身在舟中，視之，洞庭舊泊處也。舟人及僕俱在，相視大駭。詰其所往，生故慙然自驚。枕邊一撲，檢視，則女贈新衣襪履，黑衣亦摺置其中。又有繡囊，雜繫腰際，探之，則金貲充牣焉。於是南發，達岸，厚酬舟人而去。歸家數月，苦憶漢水，因嚮出黑衣着之。兩脅生翼，翕然凌空。經兩時許，已達漢水。回翔下視，見孤嶼中有樓舍一簇，遂飛墜。有婢子已望見之，呼曰：「官人至矣！」無何，竹青出，命衆手爲之緩結，覺羽毛剴然盡脫。握手入舍，曰：「郎來恰好，妾旦夕臨蓐矣！」生戲問曰：「胎生乎？卵生乎？」女曰：「妾今爲神，則皮骨已更，應與曩異。」至數日，果產。胎衣厚裹，如巨卵然。破之，男也。生喜，名之漢產。三日後，漢水神女皆登堂，以服飾珍物相賀，並皆佳妙，無三十以上人，俱入室就榻，以拇指按兒鼻，名曰增壽。既去，生問：「皆誰何？」女曰：「此皆妾輩。其末後着藕白者，所謂漢皋解佩，即其人也。」居數月，女以舟送之。不用帆楫，飄然自行。抵陸，已有人繫馬道左，遂歸。由此往來不絕。積數年，漢產益秀美，生珍愛之。妻和氏，苦不育，每想一見漢產。生以情告女，女乃治裝，送兒從父歸。約以三月。既歸，和愛之，過於己出。逾十餘月，不忍令返。一日，暴病而殤。和氏悼痛欲死，生乃詣漢告女。入門，則漢產赤足臥牀上，喜以問女。

曰：「君久負約，妾思兒，故招之也。」生因述和氏愛兒之故。女曰：「待妾再育，放漢產歸。又年餘，女雙生，男女各一：男名漢生，女名玉佩。生遂攜漢產歸。然歲恆三四往，不以爲便，因移家漢陽。漢產十二歲入郡庠。女以人間無美質，招去爲之娶婦，始遣歸。婦名扈娘，亦神女產也。後和氏卒，漢生及妹皆來覓踊。葬畢，漢產遂留。生携漢生玉佩去，自此不返。」

樂仲

「至孝幾同不孝論，幸哉一索占初婚；破除常戒持心戒，兩朵蓮花現股痕。」

樂仲，西安人，父早喪，母遺腹，生仲。母好佛，不茹葷酒。仲既長，嗜飲善啖，竊腹非母。每以肥甘勸進，母輒出之。母病，彌留，苦思肉。仲急無所得，肉，封左股獻之，病稍瘥。悔破戒，不食而死。仲哀憤益切，以利刃益封右股見骨。家人共救之。裹布敷藥，尋愈。心念母苦節，又勵母愚，遂焚所供佛像，立祀主母。醉後，輒對哀哭。年二十始娶，身猶童子。娶三日，謂人曰：「男女居室，天下之至穢，我實不爲樂。」遂去妻。妻父願文淵，流戚求返，請之三四，仲必不可。遲之半年，願遂醮女。仲嫁居十年，行益不羈，奴隸優伶皆與飲。黑黨乞求不靳與。有言嫁女無益者，便即隨頭舉贈之。自乃從鄰借釜炊。諸無行者知其性，咸朝夕驅賺之。或以博賭無資，故對之秋獻言：「追呼急，將以鬻子。」仲自措稅金如千數，傾囊遺之。未幾，催租吏登門，始與

質營辦。以是故，家益落。先是仲殷饒，同堂子弟，爭奉事之；家中所有，任其取攜，亦莫之較。及仲蹇落，存問絕少。幸仲達，不爲意。值母忘辰，仲適病，不能上墓，將遣子弟代祀。僕造諸門，皆辭以故。仲乃辭諸室中，對主號痛。無嗣之戚，頗似縈懷，因而病益劇。替亂中，覺有人摩撫之目，微啓，則母也。驚問何來，曰：「綠家中無人上墓，故來就饗，卽視汝病。」問向居何所，答以南海。摩撫既已，四體生涼，開目四顧，渺無一人，而病良瘥。既起，思朝南海，苦無侶。會鄰村有結香社者，賣田十畝，挾貲投之，而社中人以其不清潔，共擯絕之。苦求，乃許之。及詣途，牛酒醴菲，熏騰滿屋，衆益惡之，乘其醉睡，不告而去。仲於是獨行。至閩界，遇友人邀飲，有名妓瓊華在座。適言南海之遊，瓊華願相附以行。仲喜，卽待趣裝，遂與俱發。寢食共之，而實一無所私。既至南海，社中人清醮方畢，見其載妓而至，益非笑之，鄙不與同事。仲與瓊華窺其意，俟其既拜而後拜之。衆拜已，恨無所現示，中有泣者。二人方投地，忽見徧海皆蓮花，花上瓔珞垂珠，瓊華見爲菩薩。仲視之，朵上皆其母，急奔呼母，躍入從之。衆見萬朵蓮花，悉變霞彩，障海如錦。少間，雲靜波澄，一切都杳。而仲猶身在岸，亦不自解其何以得出，衣履並無沾濡。望海大哭，聲震島嶼。瓊華挽勸之，慘然下剎，命舟北渡。途中有豪家，瓊華倚憩逆旅。有童子方八九歲，丐食肆中，貌不類乞兒。細詰之，則被逐於繼母，心憐之。兒依依左右，苦求被採，付途攜與俱歸。問其姓氏，自言阿辛，姓雍，母顧氏。嘗聞母言，適雍六月，遂生余。余本姓樂仲，大驚，自疑生年一歲，不應有子。因問樂居何鄉，答云：「不知；但母沒時，付一函書，囑勿遺。」

脫。仲急索書，辛啓荷囊取付仲。仲視之，則當年與顧家離婚書也。驚曰：「真吾兒也。」審其年月良確，頗慰心懷。然家計日疎，居二年，割飲漸盡，竟不能畜僮僕。一日，父子方自炊，忽有麗人入，視之，則瓊華也。驚問所自，笑曰：「業作假夫妻，何又問也？向不即從者，徒以有老嫗在。今嫗已死，顧念不從人，則無以自庇，從人，則無以自潔，計兩全，則無如從君者。是以不憚千里。」遂解粧代兒炊，仲良喜。至夜，父子同寢如故。另潔一舍，舍瓊華。瓊華亦善撫兒，戚黨聞之，皆饌仲，兩人皆樂受之。客至治具，瓊華悉爲營備，仲亦不問所自來。瓊華漸出金珠贖故產，因而婢僕馬牛，日益繁盛。仲每謂瓊華曰：「僕醉時，卿當避匿，勿使我見。」瓊華笑諾之。一日大醉，急喚瓊華，瓊華豔妝出，仲視之，良久，忽大喜，蹈舞若狂，曰：「吾悟矣。」酒頓醒，覺世界光明，所居廬舍，盡爲玉宇瓊樓。移時始已。由此不復飲市上，惟對瓊華飲。瓊華茹素，以茶茗侍。一日微醺，命瓊華爲之按股，見股上刮痕，化爲兩朵赤齒，隱起肉際，奇之。仲笑曰：「卿視此花放後，二十年假夫妻分手矣。瓊華亦信之。既爲阿辛完娶，瓊華漸以家事付新婦，與仲別院居。子及婦，日三朝，非疑難事，不以閒役二婢，一溫酒，一淪茗而已。一日，瓊華至兒所，新婦多所咨白，良久而返。辛亦從往朝父，入門，見仲白足坐榻上，聞聲，眸開微笑曰：「母子來大好。」即復眠。瓊華大驚曰：「君欲何爲？」視其股上，蓮花大放，試之，氣已絕。急以兩手捻合其花，且祝曰：「妾千里從君，大非容易，爲君教子訓婦，亦有微慰。即差二三年，尙不少待也。」一炊黍時，忽開眸笑曰：「卿自有卿事，何必又牽一人作伴也。」無已，始爲卿留。

瓊華釋手，則花已復合，於是居處言笑如初。積三年餘，瓊華年近四旬，獨窈窕如二十許人。忽謂仲曰：「凡人死後，被人捉頭昇足，殊不雅潔。」遂命工治雙槽。辛駭問之，答曰：「非汝所知。」工既竣，沐浴妝竟，謂子及婦曰：「我將死矣。」辛泣曰：「數年賴母經紀，始不凍餒，母尚未得一享安逸，何遂捨兒而去？」曰：「父種福而子享，奴婢牛馬，驅償者填貫汝父，我無功焉。我本散花天女，偶涉凡念，遂謫人間三十餘年。今限已滿。」遂登木自入。再呼之，雙目已合。辛哭告父，父不知何時已僵，衣冠儼然。號慟欲絕。入棺，並停堂中，數日未殮，冀其復返。光明生於股際，照徹四壁。瓊華棺內，則香霧噴溢，近舍皆聞。棺既闔，香光遂漸滅。既殮，樂氏諸子弟覬覦其有，共謀逐辛。訟諸官，官莫能辨，擬以田產半給諸樂。幸不服，以詞質郡，久不決。初，願嫁女於雍，經年餘，雍流寓於閩，音耗遂絕。願老無子，苦憶女，遂詣壻所，則女死而甥已逐。忿質公庭，雍懼，重賂之，願不受，必欲得甥。雍窮覓郡邑，半年不得，夫婦皆被刑辱。願偶於途中，見彩輿過，斜避道左。輿中一美人呼曰：「彼非願翁耶？」願諾。女子曰：「汝甥即吾子，現在樂家，勿訟也。甥方有難，宜急往。」願欲詳詰，輿去已遠，願乃受賂如西安。至，則訟方沸騰。願即自投至官，言女大歸日，再薰日，及生子年月，歷歷其悉。諸樂皆被杖逐，案遂結。既歸，言其見美人之日，即瓊華沒日，此時訟猶未興也。辛爲願移家來，授廬贈婢六十餘，生一子，辛亦願恤之。

異史氏曰：「斷葷戒酒，佛之似也；爛熳天真，佛之真也。樂仲對麗人，直視之爲香潔道伴，不作

溫柔鄉觀也。寢處三十年，若有情，若無情，此爲菩薩真面目。世中人烏得而測之哉！

香 玉

「花因情死花嘗哭，花爲情生花愈香。可惜愛花人去後，妬花風雨便猖狂！」

勞山下清宮，耐冬高二丈，大數十圍，牡丹高丈餘，花時璀璨如錦。膠州黃生，築舍其中而讀焉。一日，遙自牕中見女郎，素衣掩映花間。心疑觀中烏得有此，趨出已遁去。由此屢見，遂隱身叢樹中，以俟其至。無何，女郎又偕一紅裳者來。遙望之，豔麗雙絕。行漸近，紅裳者卻退，曰：「此處有人。」生乃暴起，二人驚奔，袖裙飄拂，香風流溢，追過短牆，寂然已杳。愛慕殷切，因題樹上云：「無限相思苦，含情對短牕，恐歸沙吒利，何處覓無雙？」歸齋冥想，女郎忽入，驚喜承迎。女笑曰：「君洵洵似強寇，使人恐怖，不知君竟騷士，無妨相親。」生略叩生平，曰：「姜小字香玉，隸籍平康巷，被道士閉置山中，實非所願。」生問道士何名，當爲卿一滌此垢。女曰：「不必，彼亦未敢相逼。借此與風流士，長作幽會，亦佳。」問紅衣者誰，曰：「此名絳雪，亦姜義姊。」遂相狎。既醒，曙色已紅。女急起，曰：「貪歡忘曉矣！」着衣易履，且曰：「姜酬君作口占，勿笑也！」良夜更易盡，朝暾已上牕，願如梁上燕，棲處自成雙。」生握腕曰：「卿秀外慧中，使人愛而忘死。願一日之去，如千里之別。卿乘間常來，勿待夜也。」女諾之。由此夙夜必偕。每使邀絳雪來，輒不至，生

以爲恨。女曰：「絳姊性殊落落，不似妾情癡也。當從容勸駕，不必過急。」一夕，女慘然入曰：「君臆不能守，尙望蜀耶？今長別矣！」問何之，以袖拭淚曰：「此有定數，難爲君言。昔日佳什，今成讖語矣！」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可爲妾賦。」詰之不言，但有嗚咽，竟夜不眠，早旦而去。生怪之。次日有卽墨藍氏入宮游鷗，見白牡丹，悅之，掘移還去。生始悟香玉乃花妖也，悵惋不已。過數日，聞藍氏移花至家，日就萎悴，恨極，作哭花詩五十首，日日臨穴，涕洟其處。一日，憑弔而返，遙見紅衣人，揮涕穴側。從容而近就之，女亦不避，生因把袂，相向汎濶。已而挽請入室，女亦從之，歎曰：「童稚之姊妹，一朝斷絕，聞君哀傷，彌觸妾慟，淚墮九泉，或當感誠再作。然死者神氣已散，倉猝何能與吾兩人共談笑也？」生曰：「小生薄命，妨害情人，當亦無福可消雙美。藝頻頻香玉，道達微忱，胡再不臨？」女曰：「妾以年少書生，什九薄倖，不知君固至情人也。然妾與君，交以情，不以淫；若晝夜狎暱，則妾所不能矣。」言已告別。生曰：「香玉長離，使人寢食俱廢，故賴卿少留，慰此懷思。何決絕如是？」女乃止，過宿而去。數日，不復至。冷雨幽牕，苦懷香玉，輾轉牀頭，淚凝枕簟，攬衣而起，挑燈命筆，踵前韻曰：「山院黃昏雨，垂簾坐小牕，相思人不見，中夜淚雙雙。」詩成自吟，忽牕外有人曰：「作者不可無和。」聽之，絳雪也，啓門內之。女視詩，卽續其後曰：「連袂人何處，孤燈照晚牕，空山人一個，對影自成雙。」生讀之，淚下，因怨相見之疎。女曰：「妾不能如香玉之熱，但可少慰君寂寞耳。」生欲與狎，曰：「相見之歡，何必在此？」於是至不聊時，女輒一至，至則宴飲。

酬唱。有時不寢遂去，生亦聽之。謂之曰：「香玉吾愛妻，絳雪吾良友也。」每欲相問，卿是園中第幾株，早以見示，僕將把植家中，免似香玉被惡人奪去，貽恨百年。」女曰：「故土難移，告君亦無益也。妻尚不能終從，况友乎？」生不聽，捉臂而出。每至牡丹下，輒問：「此爲卿否？」女不言，掩口笑之。適生以殘臘歸，過歲二月間，忽夢絳雪至，愀然曰：「妾有大難，君急往，尙得相見，遲無及矣。」醒而異之，急命僕馬，星馳至山。則道士將建屋，有一耐冬，礙其營造，工師方縱斤矣。生知所夢，即此，急止之。入夜，絳雪來謝。生笑曰：「尙不實告，宜遭此厄。今而後知卿矣。卿如不至，當以艾炷相灸。」女曰：「妾固知君如此，曩故不敢相告。」尙坐移時，生曰：「今對良友，益思曩妻，久不哭。香玉，卿能從我哭乎？」二人乃往，臨穴灑涕。至一更向盡，絳雪找淚勸止。乃還。又數夕，生方獨居悽惻，絳雪笑入曰：「喜信報君知，花神感君至情，俾香玉復降宮中。」生喜問何時，答云：「不知，要不遠耳。」天明下榻。生曰：「僕爲卿來，勿長使人孤寂。」女笑諾。兩夜不至，生往抱樹，搖動撫摩，頻喚絳雪，久之無聲，乃返，對燭圍艾，將以灼樹。女遽入，奪艾棄之曰：「君惡作劇，使人劇痛，當與君絕矣。」生笑擁之。坐方定，香玉盈盈而入。生望見，泣下流離，急起把握。香玉以一手捉絳雪，相對悲哽。已而坐道離苦。生覺把之而虛，如手自握，驚其不類。曩昔香玉泣然曰：「昔妾花之神，故疑今妾花之鬼，故散也。今雖相聚，君勿以爲真，但作夢寐觀可耳。」絳雪曰：「妹來大好。妾被汝家男子，糾纏死矣。」遂辭而去。香玉欸愛如生平，但僂傍之間，鬚髯以身就影。生邑邑不歡，香玉亦俯仰自恨，曰：

「君以白蘇屑，少雜硫黃，日酌羹一杯水，明年此日報君恩。」亦別而去。明日往觀，故處則牡丹萌生矣。從其言，日加培溉，又作雕闌以護之。香玉來，感激甚至。生謀移植其家，女不可。曰：「妾弱質不堪復戕，且物生各有定處。妾原來不擬生君家，違之反促年壽，但相憐愛，好合自有日耳。」生恨絳雪不至。香玉曰：「必欲強之使來，妾能致之。」乃與生挑燈出。至樹下，取草一莖，布裳作度，以度樹本，自下而上，至四尺六寸，按其處，使生以兩爪齊搔之。俄絳雪自背後出，罵曰：「婢子來，益助桀爲虐耶？」牽挽並入。香玉曰：「姊勿怪，暫煩陪侍郎君；一年後，不相擾矣。」自此遂以爲常。生視花芽，日益肥盛；春盡，盆二尺許。歸後，亦以金遺道士，使朝夕培養之。次年，四月至宮，則花一朶，含苞未放。方流連間，花搖搖欲折。少時已開，花大如盤，儼然有小美人坐蕊中，裁三四指。轉瞬間，飄然已下，則香玉也。笑曰：「妾忍風雨以待君。君來何遲也。」遂入室。絳雪已至，笑曰：「日日代人作婦，今幸退而爲友。」遂相談譚，廣和。至中夜，絳雪乃去。兩人同寢，款洽一如當年。後生妻卒，遂入山不復歸。是時，牡丹已大如臂。生每指之曰：「我他日寄魂於此，當生卿之左。」兩女笑曰：「君勿忘之。」後十年餘，忽病。其子至，對之而哀。笑曰：「此我生期，非死期也。何哀爲？」謂道士曰：「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一放五葉者，卽我也。」遂不復言。子輿擡而歸，至家，尋卒。次年，果有肥芽突出，葉如其數。道士以爲異，益灌溉之。三年，高數尺，大拱把，但不花。老道士死，其弟子不知愛惜，因其不花，斫去之。白牡丹亦憔悴，尋死。無何，耐冬亦死。

異史氏曰：「情之結者，鬼神可通，花以鬼從，而人以魂寄。非其結於情者深耶？一去而兩殉之，即非堅貞，亦爲情死矣。人不能貞，猶是情之不篤耳。仲尼讀唐隸而曰：「未思。」信矣哉。」

大男

「欄欄尋親萬里行，傍人門戶得功名。母賢子孝終團聚，悍婦捫心總不平。」

奚成列，成都士人也。先有一妻一妾。妾何氏，小字昭容，妻早歿。妾繼室申氏，不能相善，虐遇何，因並及奚；終日曉聒，恆不聊生。奚忿怒，亡去。去後，何生一子大男。奚久不返，申擯不與同炊，計日授粟。大男漸長，何不敢求益，惟紡績佐食。大男見塾中諸兒吟誦，羨之，告母欲讀。母以其太穉，姑送詣塾，試使讀以難之。而大男慧，所讀倍諸兒。師異之，願不索束贖。何乃使從師，薄相酬，積二三年，經書全通。一日歸，謂母曰：「塾中五、六人，皆從父乞錢買餅餌，我何無也？」母曰：「待汝長時，當告汝知。」大男曰：「我方七八歲，何時長也？」母曰：「汝往塾，路經關帝廟，當拜之，祐汝速長。」大男信之，每日兩過必拜。母知之，問：「所祝何事？」答云：「但祝明年使我如十五六歲。」母笑之。而大男學與軀長並速。至十歲，遂如十三四歲者，其所爲文，塾師不能竄易之。一日，謂母曰：「昔謂我壯大，當告父處，今可矣！」母曰：「尚未，尚未！」又年餘，居然成人，研詰益類，母乃緬述之。大男聞之，意不勝傷悲，欲往尋父。母曰：「兒太幼，汝父存亡未知，何遽可尋？」

大男無言而去，至午不歸。住詢諸師，則辰餐未復。母大驚，猶謂其逃塾。出食費備役，靡處不搜，竟杳無蹟。大男出門，不知何往之善，惟隨途奔去。遇一人將如夔州，自言錢姓，大男丐食相從。錢病其緩，爲賃代步，資斧皆耗之。至夔，同食，錢陰投毒其中。大男瞑不覺，錢載至大剎，託爲己子，偶病絕，貴賣諸僧。僧見其丰姿秀出，爭購之。錢得金而去。僧飲之，略醒，主僧始知之。詣視，奇其相，研詰，始得頭末。又益憐之，責僧贖貨使去。有瀘州蔣秀才，下第歸，途中問得故，嘉其孝，攜與同行。至瀘，主其家。月餘，無往不諮。或言閩商有奚姓者，於是辭蔣，將之閩。蔣贈遺衣履，其里黨皆歛貨助之。至途，有二布客欲詣福清，邀與同侶。行數程，客覓囊金，引至空所，繫手足解奪而去。適有永福陳翁過其傍，脫縛，載諸後車，遂至翁家。翁家富，諸路商賈，多出其門。翁囑南北客，代訪父耗，留大男伴諸兒讀。大男遂止，不復游矣。由是家益減，音益梗。何昭容孤居三四年，申氏減其費，抑勒令嫁，何自食其力，志不搖。申強賣於重慶，賈現取之去。至夜以刀自刎，賈不敢逼。俟創癒，又轉鬻於鹽亭。賈至鹽亭，自刺心頭，洞見臟腑。賈大懼，藥敷心，既平，但求作尼。賈告之曰：「我有商侶，身無淫具，每欲得一人縫紉，此與作尼無異，亦可少償吾債。」何諾之，賈輿送去。入門，主人趨出，則奚生也。蓋奚已棄儒爲商，賈以其無婦，故贈之也。相見悲感，各述苦况，始知有兒，尋父未歸。奚乃囑諸客旅，偵察大男，而昭容遂以妾爲妻矣。然自歷艱苦，痾痛多病，不能操作，勸奚納媵。奚鑒前禍，不從所請。何曰：「妾如爭牀第者，數年間，固已從人生子，尙得與君有今日之聚乎？且人加我者，隱痛在心。」

登及諸身而自蹈之。」奚乃囑客侶爲買三十餘老妾。踰半年，客果爲買妾歸。入門，則妻申氏，各相駭怪。先是申獨居年餘，兄苞勸令再適，申從之。惟田產爲子姓所沮，不得售。鬻諸所有，積數百金，攜歸兄家。有保甯買，聞其富有匪貲，以多金啗苞，賺娶之。而買老廢不能人，申懣兄，不安於室，梁縵井投，不搵其搵。買怒，搜括其貲，賸實作妾，面聞者嫌三十餘齒加長。買將適，遂載與俱去。遇奚同肆商，遂貨而去之。既見奚，慚愧不出一語。奚問同肆商，略知梗概，因曰：「使遇健男，則在保甯，無再見之期。此亦數也。然今日我買妾，非娶妻，可先拜昭容，修嫡庶禮。」申恥之，奚曰：「昔日汝作嫡，何如哉？」何勸止之，奚不可，操杖臨逼，申不得已，拜之，然終不屑承奉，但操作別室。而何悉優容之，亦不忍課其勤惰。奚每與談讌，輒呼給役其側。何更代以婢，不聽。會陳公嗣宗幸鹽亭，奚與里人有小爭，里人以逼妻作妾揭訟。陳公不准理，叱逐之。奚喜，與竊共頌德。一夕漏既盡，僮忽叩扉入白邑令公至。奚駭極，急覓衣履，則公已入寢門，益駭不知所爲。何審之，急出曰：「是吾兒也。」遂哭，公乃伏地悲哽。蓋大男從陳翁姓，業爲官矣。初，公至自郡，迂道過故里，始知兩母皆醮，伏膺哀痛。族中人知大男已貴，反其田廬。公留僕營造，冀父復返。既而授任鹽亭，又欲棄官尋父，陳翁苦勸之。會有卜者，使筮焉。卜人曰：「小者居大，少者爲長，求雄得雌，求一得兩，爲官吉。」公乃之任。爲不得親，居官不茹葷酒。是日，得里人狀，賭奚姓，疑之。陰遣內紀綱竊訪之，果父也。乘夜微行而出，見母，益信卜者之神。臨去，囑勿播，出金二百，令卽辦裝歸。至家，門戶已新。益畜僕馬，居然大

家矣。申見大男貴盛，益自斂。兄苞知之，告於官，爲妹爭嫡。官廉得其情，曰：「貧賈勸嫁，去矣。已更二夫，何顏爭昔年嫡庶耶？」重笞之。由此名益彰，而申妹何，何亦姊之衣服飲食，悉不自私。申初懼其復繼，至是益悔。奚亦忘其舊惡，俾內外皆呼以太母，但誥命不及耳。

異史氏曰：「顛倒衆生，不可思議，此造物之巧也。奚生不能自立於妻妾之間，一碌碌庸人耳。苟非孝子賢母，烏能有此奇合，坐享厚福以終身哉？」

石清虛

「異石玲瓏竟不頑，屢遭攘竊屢珠還；笑他海嶽菴中客，淚滴蟾蜍別研山。」

邢雲飛，隕天人，好石。見佳石，不斬重直。偶漁于河，有物挂網，沈而取之，則石徑尺，四面玲瓏，峯巒疊秀。喜極，如獲異珍，雕紫檀爲座，供諸案頭。每值天欲雨，則孔孔生雲，遙望如塞新絮。有勢豪某，踵門求觀。既見，舉付健僕，策馬竟去。邢無奈，頓足悲憤而已。僕負石至河濱，息肩橋上，忽失手，墮諸河。豪怒，鞭僕，卽田金，雇善泅者，百計冥搜，竟無可見，乃懸金畧約而去。由是尋石者日盈於河，迄無獲者。後邢至落石處，臨流於邑，但見河水清徹，則石固在水中。邢大喜，解衣入水，抱之出，檀座猶存。既歸，不肯設諸廳事，潔內室，供之。一日，有老叟款門而請，託言石失已久。叟笑曰：「客舍非耶？」邢便請入舍，以實其無。既入，則

石果陳几上，錯愕不能言。叟撫石曰：「此吾家故物，失去已久。今固在此耶？既見之，幸即賜還。」邢審甚，遂與爭作石主。叟曰：「既汝家物，有何驗證？」邢不能答。叟曰：「僕則故識之，前後九十二竅，孔中五字云：『清虛天石供。』」邢審視，孔中果有小字，細於粟米，竭目力，裁可辨認。又數其竅，果如所言。邢無以對，但執不與。叟笑曰：「誰家物，而憑君作主耶？」拱手而出。邢送至門外，既還，則石失所在，大驚。疑叟急追之，則叟緩步未遠，奔去，牽其袂而哀之。叟曰：「奇矣！徑尺之石，豈可以手握袂藏者耶？」邢知其神，強曳之歸，長跪請之。叟乃曰：「石果君家者耶？僕家者耶？」答曰：「誠屬君家，但求割愛耳。」叟曰：「既然則石固在是。」還入室，則石已在故處。叟曰：「天下之寶，當與愛惜之人。此石能自擇主，僕亦喜之。然彼急於自見，其出也早，則魔規未除，實將携去，待三年後，始以奉贈。既欲留之，當減三年壽數，始可與君相終始。君願之乎？」曰：「願。」叟乃以兩指捏一竅，竅裏如泥，隨手而閉。二三竅已曰：「石上竅數，即君壽也。」作別欲去。邢苦留之，辭甚堅。問其姓字，亦不言，遂去。積年餘，邢以故他出，夜有小偷入室，諸無所失，惟竊石而去。邢歸，悼喪欲死，訪察購求，全無蹤緒。積有數年，偶入報國寺，見賣石者，近視則其故物，將便認取，賣者不服，因負石至官。官問何所質驗，賣石者能言竅數。邢問其他，賣石者不能言。邢乃言竅中五字，及三指痕，理遂得伸。官欲杖責賣石者，賣石者自言以二十金買諸市，遂釋之。邢得石歸，裝以錦，藏檀中。時出一賞，先焚異香而後出之。有尙書某，購以百金，而邢意萬金不易也。某怒，陰以他事中傷之。邢被

收，典質田產。某託他人風示其子。子告邢，邢願以死殉石。妻竊與子謀，獻石尙書家。邢出獄始知，罵妻毆子，屢欲自經，皆以家人覺救，得不死。夜夢一丈夫來，自言「石清虛」，謂「邢勿戚，特與君年餘別耳。明年八月二十日昧爽時，可詣海岱門，以兩貫相贖。」邢得夢，喜，敬志其日。而石在尙書家，更無出雲之異。久亦不甚貴重之。明年，尙書以罪削職，尋死。邢如期詣海岱門，則其家人竊石出，將求售主，因以兩貫市歸。後邢至八十九歲，自治葬具，又囑子必以石殉。旣而果卒。子遵遺教，瘞石墓中。半年許，賊發墓，覘石去。子知之，莫可追詰。踰二三日，擗僕在道，忽見兩人奔躡汗流，望空自投，曰：「邢先生勿相逼，我二人將石去，不過賣四兩銀耳。」遂繫送諸官，一訊遂服。問石，則鬻諸官氏。取石至，官愛玩欲得之，命寄諸庫。吏舉石，石忽墮地，碎爲數十餘片，罔不失色。官乃重械兩盜而放之，邢子拾石出，仍瘞墓中。

異史氏曰：「物之尤者禍之府。至欲以身殉石，亦癡甚矣；而卒之石與人相終始，誰謂石無情哉？古人云：「士爲知己者死。」非過也！石猶如此，而况人乎！」

曾友于

「紛紛擾攘日尋仇，甘效延陵去國謀。待看秋風聯捷報，乃翁睚淚料應收。」

曾翁，昆陽故家也。翁初死未殮，兩眶中淚出如瀉。有子六人，莫解所以。次子梯，字友于，爲邑名士，以

爲不祥，戒諸兄弟各自惕，勿貽痛於先人。兄弟半迂笑之。先是翁嫡配生長子成，至七八歲，母子爲強寇擄去。娶繼室，生三子，曰孝，曰忠，曰信；妾生三子，曰悌，曰仁，曰義。孝以悌等出身賤，鄙不齒，因連結忠信而爲黨，卽與客飲。悌等過堂下，亦傲不加禮，仁義皆忿，與友于謀，欲相讎。友于百詞寬譬，不從所謀。而仁義年最少，因兄言，亦遂止。孝有女，適邑周氏，病死，糾悌等往撻其姑，悌不從。孝憤然，令忠信合族中無賴子，往捉周妻，榜掠無算，拋粟毀器，益孟無存。周告邑宰，宰怒，拘孝等，囚繫之。將行申黜，友于懼，見宰自投。友于品行，素爲宰所仰重，諸兄弟以是得無苦。友于乃詣周所，親負荆，周亦器重友于，訟遂息。孝歸，終不釋友于。無何，友于母張夫人卒，孝等皆不爲之服，宴飲如故。仁義益忿。友于曰：「此彼之無禮，於我何損焉？」及葬，把持墓門，不使合厝。友于乃殯母隧道中，未幾，孝妻亡，友于招仁義往奔其喪。二人皆曰：「期且不論，功于何有？」再勸之，闕然散去。友于乃自往，臨哭盡哀，隔牆聞仁義鼓且吹，孝怒，糾諸弟往毆之。友于操杖先從，入其家，仁覺而逃，義方踰垣，友于自後擊仆之。孝等拳杖交加，毆不止，友于橫身障沮之。孝怒，讓友于。友于曰：「責之者，以其無禮也，然罪固不至死。我不怙弟惡，亦不助兄暴，如怒不解，身代之。」孝遂反杖撻友于，忠信亦相助毆兄。聲勢震動，里黨羣象排解，乃散去。友于卽扶杖詣兄請罪，孝遂去之，不令居喪次。而義創甚，不復食飲。仁代具狀訟諸官，訴其不爲庶母行服。官簽牒拘孝忠信，而令友于陳狀。友于以面目損傷，不能詣署，但作詞稟白，哀求閱寢。幸遂銷案不行，義亦尋愈。由是讎怨益深。仁義皆幼

弱，輒被撻楚。對友于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友于曰：『此兩語我宜言之。兩弟何云？』因苦勸之，卒不聽。友于遂扃戶，攜妻子借寓他所，離家五十餘里，莫不相聞。友于在家，聽不助弟，而孝等猶稍稍顧忌之。既去，諸兄一不當，輒叫罵其門，辱侵母諱。仁義度不能抗，惟杜門，思乘間刺殺之；行則懷刃，一日，寇所掠長兄成，忽攜婦亡歸。諸兄弟以家久析，聚謀三日，竟無處可以置之。仁義竊喜，招去共養之，往告友于。友于亦喜，即歸，共出田宅居成。諸兄怒其市惠，登其門，窘辱之。而成久在寇中，習於威猛，聞之，大怒曰：『我歸，更無人肯置一屋；幸三弟念手足，又罪責之，是欲逐我耶？』以石投孝，孝仆；仁義各以杖出，捉忠及信，並撻無數。成不待其訟，先訟之。幸又使人請教友于，友于不得已，詣幸，俛首不言，但有流涕。亟問之，惟求公訊。幸乃判孝等，各出田產歸成，使七分相準。自此仁義與成倍益愛敬。談次，忽及葬母事，因並泣下。成恚曰：『如此不仁，是禽獸也。』遂欲啓墳，更爲改葬，仁義奔告友于。友于急歸，諫止之。成不聽，刻期發墓，作齋於塋，以刀削樹，謂諸弟曰：『所不衰麻相從者，有如此樹。』衆唯唯。於是一門皆哭臨，安厝盡禮。由此兄弟相安，而成性剛烈，輒批撻諸弟，而於孝等尤甚，惟重友于。盛怒時，友于至，一言可解。孝有所行，成往往不平之，因之孝無一日不至友于所，潛對友于詬詛。友于婉諫，卒不納；友于不堪其擾，又遷之於三泊，僦屋而居；去家益遠，音迹遂疎。踰二年，諸弟皆畏憚成，久遂相習，紛競絕少。而孝年四十六，生五子。長繼業，三繼德，皆嫡出；次繼功，四繼積，皆庶出；又婢出繼祖，皆成立。亦效父舊行，各爲黨，日相競，孝亦不能

呵止。惟祖無兄弟，年又最幼，諸兄弟得而詬厲之。岳家故近三泊，會詣岳，竊迂道詣叔，入門，見叔家兩兄弟，慈誦怡怡，樂之，久居不言歸。叔促之，哀求寄居。叔曰：「汝父母皆不之知，我豈惜甌飯瓢飲乎？」乃歸。過數月，夫妻往壽岳母，告父曰：「我此行不歸矣。」父詰之，因吐微隱。父慮與有夙卻，計難久居。祖曰：「父慮過矣！二叔，聖賢也。」遂去，攜妻之三泊。友于除舍居之，以齒兒行，使執卷從長子繼善。祖最慧，寄籍三泊。家中兄弟，益不相能。一日微反唇，業詬辱庶母，功怒，刺殺業。官收功，重械之，數日，死獄中。業妻馮氏，猶日以罵代哭。功妻劉，聞之，怒曰：「汝家男子死，誰家男子活耶？」操刀入，擊殺馮，自投井中亦死。馮父大立，悼女慘死，率諸子弟，藏兵衣底，往捉孝妻，裸擡上下以辱之。成怒曰：「我家死人如麻，馮氏何得復爾？」吼奔而出，諸會從之，諸馮盡靡。成首捉大立，割其兩耳。其子護救，繼續以鐵杖橫擊，折其兩股。諸馮各被夷傷，闕然盡散。惟馮子猶臥道周，衆等莫可方略。成夾以肘，置諸馮村而還，豸呼繼續，詣官自首。馮狀亦至。於是諸會皆被收。惟忠亡去，至三泊，徘徊門外，猶恐兄念舊惡。適友于率一子一姪入闈，歸望見，驚曰：「弟何來？」忠長跪道左，友于益駭，握手入，詰得其情。驚曰：「且爲奈何？一門乖戾，逆知其禍久矣！不然，胡以竄蹟如此？兄離家既久，與大令無聲氣之通。今卽匍伏而往，祇取辱耳！但得馮父子傷重不死，吾三人倖有捷者，則此禍可以少解。」乃留之。晝與同餐，夜與共寢，忠頗感愧。居十餘日，又見其叔姪如父子，兄弟皆如同胞，悽然下淚曰：「今始知曩日非人。」友于亦喜其悔悟，相與酸惻。俄報友于父子同

科，祖亦副榜，大喜。不赴鹿鳴，先歸展墓。明季甲第最重，諸馮皆爲敘息。友于乃託親友，賂以金粟，資其醫藥，訟乃息。舉家共泣，乞友于復歸。友于乃與兄弟焚香約誓，俾各滯慮自新，遂移家還。祖從叔不欲歸其家，孝乃譖友于曰：「我乏德，不應有亢宗之子，弟又善教，即從其志，俾姑寄名爲汝子後。有寸進時，可賜還也。」友于從之。後三年，祖果舉於鄉，使移家去，夫妻皆痛哭而去。居數日，祖有兒，方三歲，亡歸友于家，不復反，捉去輒逃。孝乃異其居，令與友于隣。祖啓戶於隔垣，通叔家，兩間定省如一焉。自此成亦漸老，一門事皆取決友于，因而門庭雍穆，稱孝友焉。

異史氏曰：「天下惟禽獸，止知母而不知父，奈何詩書之家，往往而蹈之也？夫門內之行，其漸漬子孫者，直入骨髓，故古云：『其父殺人報讎，其子必行規。』其流弊然也。孝雖不仁，其報已慘，而卒能自知乏德，託子於弟，宜其有操心慮患之子也。論果報迂矣。」

嘉平八公子

「冷雨凄風絕妙詞，商人端的是情癡，不期天上降魔法，偏是人間沒字碑。」

嘉平某公子，風儀秀美，年十七八，入郡赴童子試。偶過許娼之門，門內有一麗人，因目注之。女微笑，點其首，公子喜，近就與語。女便問寓居何所，具告之。問：「寓中有人否？」曰：「無。」女云：「妾夕間奉訪。」

勿使人知。」公子諾而歸。既暮，排去僮僕，女果至。自言小字溫姬，且云：「妾慕公子風流，遂背媼而至，區區之意，深願奉以終身。」公子亦喜，約以重金相贖。自此三兩夜輒一至。一夕冒雨而來，入門解去溼衣，冒諸櫺上，已乃脫足上小鞋，求公子代去泥塗，遂上牀以被自覆。公子視其鞋，乃五文新錦，沾濡殆盡，惜之。女曰：「妾非敢以賤務相役，欲使公子知妾之癡於情也。」聽牕外雨聲不止，遂吟曰：「淒風冷雨滿江城。」求公子續，公子辭以不解。女曰：「公子如此一人，何乃不知風雅，使妾情與消矣。」因勸令肄習，公子諾之。往來既頻，僕輩皆知。公子有姊夫宋氏，亦世家子，聞其事，竊求公子，一見溫姬。公子言之，女必不可。宋隱身僕舍，俟女至，伏牕窺之，顛倒欲狂，急排闥，女起，踰垣而去。宋嚮往殊殷，乃修贄詣媼，指名求之，則果有溫姬，而死已多年。宋愕然而退，以告公子。公子始知爲鬼，而心終愛好之。至夜，以宋言告女。女曰：「誠然，願君欲得美女子，妾亦欲得美丈夫，各遂所願足矣，人鬼何論焉？」公子以爲然，試畢而歸，女亦從之。他人不見，惟公子見之。至家，寄諸齋中，公子獨宿不歸，父母疑之。女歸甯，始隱以告母，父母大驚，戒公子絕之。公子不能聽，父母深以爲愛，百術驅遣不得去。一日，公子有諭僕帖，置案上，中多錯謬，椒訛菽，冀說江，可恨說可浪。女見之，書其後云：「何事可浪，花叢生江，有堦如此，不如爲媼。」遂告公子曰：「妾初以公子世家文人，故蒙羞自薦，不圖虛有其表。以貌取人，毋乃爲天下笑乎？」言已而沒。公子雖愧恨，猶不知所題，折帖示僕。聞者傳以爲笑。

異史氏曰：「溫姬可兒，翩翩公子，何乃中之一也。中之所有，識遂至悔不知媚，則妻妾羞泣矣。顧百計遣之不去，而見枯浩然，則花叢生江，何殊於杜甫之子章，獨發哉！」

苗生

「龍吟獅舞氣豪雄，俗子何堪溷乃公；滿座衣冠驚一吼，不須更試劍光紅。」

龔生，峽州人，赴試西安，憩於旅舍，沽酒自酌。一偉丈夫入，坐與拔談。生舉厓勸客，客亦不辭，自言苗姓，言劇粗豪。生以其不文，偃蹇遇之，尊既盡，不復喚沽。苗曰：「措大飲酒，使人悶損矣。」起向壺頭，出錢行沽，提一巨瓶而入。生辭不飲，苗捉臂勸，臂痛欲折。生不得已，爲盡數。苗以羹碗自吸，笑曰：「僕不喜勸客，行止惟君所便。」生卽治裝行，約數里許，馬病，臥於途，坐待路側，行李重累，無所方計。苗尋至，詰知其故，遂謝裝付僕，已乃以肩承馬腹而荷之，趨二十餘里，始至逆旅，釋馬就櫪。移時，生主僕方至。生乃驚爲神人，相待優渥，沽酒市飯，與共餐飲。苗曰：「僕善飯，非君所能飽，飲可也。」引盡一瓶，乃起而別曰：「君賢馬，尙須時日，余不能待，行矣。」遂去。後聞畢三四友人，邀登華山，藉地作筵，方共宴笑，苗忽至，左攜巨尊，右提豚肘，擲地曰：「聞諸君登臨，敬附驥尾。」衆起爲禮，相並雜坐，豪飲甚懽。衆欲聯句，苗爭曰：「縱飲甚樂，何必愁思。」衆不聽，設金谷之罰。苗曰：「不佳者，當以軍法從事。」衆笑曰：「其罪不至於」

此。」苗曰：「如不見誅，僕武夫亦能之也。」首座靳生曰：「絕慮憑臨眼界空。」苗信口而續之曰：「唾盡擊缺劍光紅。」下座沈吟既久，苗遂引壺自傾。移時以次屬句，漸涉鄙俚。苗呼曰：「只此已足，如救我者，勿作矣。」客弗之聽。苗不可復忍，遽作龍吟，山谷響應。又起俯仰爲獅子舞。詩思既亂，秦乃罷吟，因而飛觴再酌。時已半醉，客互誦闡中作，迭相贊賞。苗不欲聽，牽生豁拳。二人勝負屢分，而諸客誦贊未已，苗厲聲曰：「僕聽之已悉，此等文，只宜向牀頭對婆子讀耳。廣衆中刺刺者，可厭也。」乘有慚色，又更黑其粗莽，遂益高吟。苗怒甚，伏地大吼，立化爲虎，撲殺諸客，咆哮而去。所存者，惟生及靳。靳是科領薦。後三年，再經華陰，忽見稽生，亦在山上被噬者，大恐欲馳。稽捉鞭使不得行，靳乃下馬，問其何爲。答曰：「我今爲苗生之僕，從役良苦，必再殺一士人，始可相代。三日，應有儒服儒冠者，見噬於虎，然必在蒼龍嶺下，始是代某者，君於是日，多邀文士於此，卽爲故人謀也。」靳不敢辯，敬諾而別。至高所，籌思終夜，莫知爲謀，自拚背約，以聽鬼耳。適有表戚蔣生來，靳述其異。蔣名下士，邑尤生，考居其右，竊懷忌嫉。是日聞靳言，陰欲陷之，折簡邀尤，與共登臨。自乃着白衣而往，尤亦不解其意。至嶺下，肴酒並陳，敬禮備至。會郡守登嶺，欲守故與蔣爲通家，聞在下，遣人召之，蔣不敢以白衣往，遂與尤易冠服。交着未竟，虎驟至，銜蔣而去。

異史氏曰：「得意津津者，捉襟袖，強人聽聞；聞者欠伸屢作，欲睡欲遁，而誦者足蹈手舞，茫不自覺。知交者亦當從旁肘之躡之，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苗生也。然嫉忌易服而斃，則知苗亦無心者。」

耳。故厭怒者苗也，非苗也。

易 嫁

「掖縣傳聞事有無，大姨夫作小姨夫，集枯集苑尋常事，姊妹當時計較殊。」

掖縣相國毛公，家素微，其父常爲人牧牛。時邑世族張姓者，有新阡在東山之陽，或經其側，聞墓中叱咤聲曰：「若等速避去，勿久溷貴人宅。」張聞亦未深信。既又頻得夢警曰：「汝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何得久假此？」由是家數不利，客勸徙葬吉。張聽之，徙焉。一日，相國父牧出，張家故墓，奔遇雨，匿身廢壙中。已而雨益傾盆，潦水奔穴，崩洶灌注，遂溺以死。相國時尙孩童，母自詣張，願丐咫尺地，掩兒父。張徵知其姓氏，大異之，行視溺死所，儼然當置棺處，又益駭，乃使就故壙窆焉。且令攜若兒來，葬已，母偕兒詣張謝。張一見輒喜，即留其家，教讀之，以齒子弟行。又請以長女妻兒，母駭不敢應。張妻云：「既已有言，奈何中改？」卒許之。然此女甚薄毛家，怨慚之意，形於言色。有人或道及，輒掩其耳。每向人曰：「我死不從牧牛兒。」及親迎，新郎入宴，彩輿在門，而女掩袂向隅而哭，催之妝不妝，勸之亦不解。俄而新郎告行，鼓樂大作，女猶眼零雨而首飛蓬也。父止壻，自入勸女，女涕若罔聞，怒而逼之，益哭失聲。父無奈，又有家人傳白，新郎欲行，父急出，言衣妝未竟，乞郎少停待，即又奔入視女，往來者無停履。遷延少時，事愈急，女終無

同意。父無計，周張欲自死。其次女在側，頗非其姊，苦逼勸之。姊怒曰：「小妮子，亦學人喋聒，爾何不從他去？」妹曰：「阿爺原不曾以妹子屬毛郎，若以妹子屬毛郎，更何須姊勸駕也？」父以其言慷慨，因與伊母竊議，以次易長。母即向女曰：「逆逆婢，不違父母命，欲以兒代若姊，兒肯否？」女慨然曰：「父母教兒往也，即乞丐不敢辭。且何以見毛家郎便終餓死乎？」父母聞其言大喜，即以姊妝妝女，倉卒登車而去。入門，夫婦雅致好述。然女素病赤醯，稍稍介公意。久之，浸知易嫁之說，由是益以知己德女。居無何，公補博士弟子。應秋闈試，道經王舍人店。店主人先一夕夢神曰：「且日當有毛解元來，後且脫汝於厄。」以故晨起，專伺察東來客。及得公，甚喜，供具殊豐善，不索值，特以夢兆厚自託。公亦頗自負，私以細君髮髻，慮爲顯者笑。富貴後，念當易之，已而曉榜既揭，竟落孫山，咨嗟蹇步，懊惋喪志。心報舊主人，不敢復由王舍，以他道歸。後三年，再赴試，店主人延候如初。公曰：「爾言初不驗，殊慚祇奉。」主人曰：「秀才以陰欲易妻，故被冥司黜落。豈妖夢不足以踐？」公愕而問故，蓋別後復夢而云。公聞之，惕然悔懼，木立若偶。主人謂秀才宜自愛，終當作解首。未幾，果舉賢書第一人。夫人髮亦尋長，雲鬢委綠，轉更增媚。姊適里中富室，兒意氣頗自高，夫蕩惰，家漸陵夷，空舍無煙火。聞妹爲孝廉婦，彌增慚作，姊輒避路而行。又無何，良人卒，家落。頃之，公又擢進士。女聞，刻骨自恨，遂忿然廢身爲尼。及公以宰相歸，強遣女行者，詣府謁問，冀有所貽。比至，夫人餽以綺縠羅絹若干疋，以金納其中，而行者不知也。攜歸見師，師失所望，恚曰：

與我金錢，尚可作薪米費。此等儀物，我何須爾？」遂令將回。公及夫人疑之，及啓視而金具在，方悟見卻之意。發金笑曰：「汝師百餘金，尚不能任，焉有福澤從我老尙書也？」遂以五十金付尼去。曰：「將去作爾師用度，多恐福薄人難承荷也。」行者歸，具以告。師默然自歎，念平生所爲，輒自顛倒。美惡避就，曷豈由人耶？」後店主人以人命事逮繫囹圄，公爲力解釋罪。

異史氏曰：「張公故墓，毛氏佳城，斯已奇矣！余聞時人有大姨夫作小姨夫，前解元爲後解元之戲。此豈慧黠者所能計較耶？嗚呼！彼蒼者久不可問，何至毛公，其應如響。」

按文簡封翁諱敏，以孝廉任杭州府學教授。生五子，文簡最幼。封翁年八十餘，文簡官少宰，乃受封而卒。其塋地自趙宋時沿葬，歷有達者。至文簡卒，始卜西山新阡。乾隆壬戌，余與文簡裔人共脩掖縣志，會親至毛氏新舊兩塋，覽其碑表，徵事實焉。至文簡夫人一段，畢氏蟬雪集中所載，亦與此小異。夫人姓官氏，姊陋文簡，有文無貌，臨嫁而悔。妹承父母命，遂代姊歸文簡。文簡既貴，姊自恨出家爲女道士。妹餽遺之，都不肯受，清修登上壽。文簡林下廿餘年，頗與過從談道，相敬重云。任城孫擴圖識。

番信

「擲來一塔無偏倚，展出雙肱互屈伸，莫訝番僧多異術，喇嘛今亦有奇人。」
釋體空言在青州，見二番僧，象貌奇古，耳綴雙環，被黃布，鬚髮髯如，自言從西域來。聞太守重佛，謁之。太守遣二隸，送詣叢林。和尚靈巒，不甚禮之，執事者見其人異，私款之，止宿焉。或問西域多異人，羅漢得無有奇術否？其驥一然笑，出手於袖，掌中托小塔，高裁盈尺，玲瓏可愛。壁上最高處，有小龕，僧擲塔其中，轟然端立，無少偏倚。視塔上有舍利放光，照耀一室。少間，一手招之，仍落掌中。其一僧，乃相臂伸左肱，長可六七尺，而右肱縮無有矣。轉伸右肱，亦如左狀。

李司鑑

「自言罪惡日擗刀，天譴由來不可逃，爲借冥誅行顯戮，萬人叢裏戲臺高。」

李司鑑，永年舉人也，於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其妻李氏。地方報官，上憲行縣查獲。司鑑在府前，忽於肉架下，擡一屠刀，奔入城隍廟，登戲臺上，對神而跪。自言：「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在鄉黨頭倒是非，著我割耳。」遂將左耳割落，拋臺下。又言：「神責我不應騙人銀錢，著我割指。」遂將左指割去。又言：「神責我下當姦淫婦女，使我割腎。」遂自閤昏迷僵仆。時總督朱雲門，題參革褫究擬，已奉諭旨，而司鑑已伏冥誅矣。見邸抄。

保住

「捷似猿猴，迅似鴻。琵琶瞬息盜深宮，可憐具此好身手，誤落吳藩逆邸中。」

吳藩未叛時，嘗諭將士有獨力能擒一虎者，優以廩祿，號打虎將。將中一人名保住，健捷如猿。邸中建高樓，梁木初架，住沿樓角而登，頃刻至顛，立脊檣上，疾趨而行，凡三四返，已乃躡身躍下，直立挺然。王有愛姬善琵琶，所御琵琶，以煖玉爲牙柱，抱之一室生溫。姬寶藏，非王手諭，不出示人。一夕宴集，客請一觀其異，王適惰，期以翼日。時住在側，曰：「不奉王命，臣能取之。」王使人馳告府中，內外戒備，然後遣之。住蹠十數重垣，始達姬院。見燈輝室中，而門扃，不得入。廊下有鸚鵡宿架上，住乃作貓子叫，既而學鸚鵡鳴，疾呼貓來，擺撲之聲且急。聞姬云：「綠奴可急視，鸚鵡被撲殺矣。」住隱身暗處。俄一女子挑燈出，身甫離門，住已塞入。見姬守琵琶在几上，徑携趨出。姬愕呼寇至，防者盡起。見住抱琵琶走，逐之不及，攢矢如雨。住躍登樹上，牆下故有大槐三十餘章，住穿行樹杪，如鳥移枝，樹盡登屋，屋盡登樓。飛奔殿閣，不啻翹翎，瞥然間不知所在。客方飲，住抱琵琶飛落筵前，門扃如故，雞犬無聲。

水災

「暮見二牛山上門，朝看一屋水中存。天公阜白分明甚，呵護常臨孝子門。」

康熙二十一年苦旱，自春徂夏，赤地無青草。六月十三日小雨，始有種粟者。十八日大雨沾足，乃種豆。一日，石門莊有老叟，暮見二牛門山上，謂村人曰：「大水將至矣。」遂攜家播遷，村人共笑之。無何，雨暴注，撤夜不止，平地水深數尺，居廬盡沒。一農人，棄其兩兒，與妻扶老母，奔避高阜。下視村中，已爲澤國，並不復念及兒矣。水落歸家，見一村盡成墟墓，入門視之，則一屋僅存，兩兒並坐床頭，嬉笑無恙。或謂夫妻之孝報云。此六月二十日事。

康熙三十四年，平陽地震，人民死者十之七八。城郭盡墟，僅存一屋，則孝子某家也。茫茫大劫中，惟孝子嗣無恙，誰謂天公無阜白耶？

諸城某甲

「不死於刀死於笑，可知笑裏暗藏刀。旅交上九占多驗，先笑居然變後號。」

學師孫景夏先生，言其邑中某甲者，值流寇亂，被殺，首墮胸前。寇退，家人得尸，將昇瘞之，聞其氣纒纒然。審視之，咽不斷者，益指遂扶其頭，荷之以歸。經一晝夜，始呻，以匕箸稍稍哺飲食，半年竟愈。又十餘年，與二三人聚談，或作一解頰語，衆爲闕堂，甲亦鼓掌。一俯仰間，刀痕暴裂，頭墜血流。共視之，氣已絕矣。

父詛笑者，衆斂金賂之。父葬甲，乃解。

異史氏曰：「一笑頭落，此千古第一大笑也。頭連一綫而不死，直待十年後，成一笑獄。豈非生三鄰人負債前生者耶？」

戲縊

「抽簪解帶太無端，賺得紅顏一笑看。鑄錯料應心不悔，一魂猶喜傍鞍雕。」

邑人某，佻達無賴。偶遊村外，見少婦乘馬來，謂同游者，我能令其一笑。衆未深信，約賭作筵。某遽奔去。出馬前，連聲譁曰：「我要死。」因於牆頭抽梁簾一本，橫尺許，解帶挂其上，引頸作縊狀。婦果邀而囁之，衆亦粲然。婦去既遠，某猶不動，衆益笑之。近視，則舌出目瞑，而氣真絕矣。梁本自經，豈不奇哉？是可以爲儆薄之戒。

阿纖

「故劍飄零思不禁，重來應爲感恩深。分居不惜分金粟，猶諒區區愛弟心。」

奚山者，高密人，賈販爲業，往往客蒙沂之間。一日，途中阻雨，及至所常宿處，而夜已深。徧叩肆門，無

有應者，徘徊廡下，忽二扉豁開，一叟出，便納客入，山喜從之。繫筵登堂，堂上處無几榻。叟曰：「我憐客無歸，故相容納。我實非賣食沽飲者，家中無多手指，惟有老荆弱女，眠熟矣。雖有宿肴，苦少烹爨，勿嫌冷噤也。」言已，便入。少頃，以短足牀來，置地上，促客坐。又入，携一短足几至。我來報往，蹀躞甚勞。山起坐不自安，叟令暫息。少間，一女郎出行酒。叟曰：「我家阿織與矣。」視之，年十六七，窈窕弱，風致嫣然。山有少弟未婚，竊屬意焉，因詢叟清貫尊閥。答云：「士虛，姓古。子孫皆天折，賸有此女，適不恐擾其酣睡，想老荆嘆起矣。」問婿家誰？答言未字，山竊喜。既而品味雜陳，似所宿具。食已，致恭而言曰：「萍水之人，遂蒙寵惠，沒齒所不敢忘。緣翁盛德，乃敢遠陳朴魯。僕有幼弟三郎，十七歲矣，讀書肄業，頗不頑冥，欲求援繫，不嫌寒賤否？」叟喜曰：「老夫在此，亦是僑寓，倘得相託，便假一廬，移家而往，庶免懸念。」山都應之，遂起展謝。叟慰安置而去。雞既鳴，叟已出，呼客盥沐。束裝已，酬以飯金。固辭曰：「客留一飯，萬無受金之理，矧附爲婚姻乎？」既別，客月餘，乃返。去村里餘，遇老媪率一女郎，冠服素潔，既近，疑似阿織。女郎亦頻轉顧，因把媪袂，附耳不知何辭。媪便停步，向山曰：「君奚姓耶？」山唯唯。媪慘然曰：「不幸老翁壓於敗堵，今將上墓，家虛無人，請少待路側，行即還也。」遂入林去。移時始來，途已昏冥，遂與偕行，道其孤弱，不覺哀啼。山亦酸惻。媪曰：「此處人情大不善，孤孀難以過度。阿織既爲君家婦，過此恐遲時日，不如早夜同歸。」山可之。既至家，媪挑燈供客已，謂山曰：「意君將至，儲粟都已糶去，尙存廿餘石，遠莫致之北去，四五

里村中第一門，有談二泉者，是吾舊主。君勿憚勞，先以尊乘運一囊去，叩門而告之。但道南村古姥，有數石粟，糶作路用，煩驅啼噉一致之也。即以囊粟付山，山策蹇去。叩戶，一碩腹男子出，告以故，傾囊先歸。俄有兩夫以五騾至。媪引山至粟所，乃在窖中，山下爲操量執概。母放女收，頃刻盈裝，付之以去。凡四返而粟始盡。旣而以金授媪，媪留其一人二畜，治任遂東，行二十里，天始曙。至一市，市頭賃騎，談僕乃返。旣歸，山以情告父母，相見甚喜，即以別第館媪。卜吉爲三郎完姻，媪治匿妝甚備。阿織寡言少怒，或與語，但有微笑。晝夜績織，無停晷，以是上下悉憐悅之。囑三郎曰：「寄語大伯，再過西道，勿言吾母子也。」居三四年，奚家益富，三郎入泮矣。一日，山宿古之舊隣，偶及曩年無歸，投宿翁媪之事。主人曰：「客誤矣！東隣爲阿伯別第，三年前，居者輒睹怪異，故空廢甚久，有何翁相留？」山甚訝之，而未深言。主人又曰：「此宅向空十年，無敢入者。一日，第後牆傾，伯往視之，則石壓巨鼠如貓，尾在內猶搖，急歸呼衆共往，則已渺矣。羣疑是物爲妖。後十餘日，復入試驗，寂無形聲；又年餘，始有人居。」山益奇之，歸家私語，竊疑新婦非人，陰爲三郎慮；而三郎篤愛如常。久之，家中人紛相猜議，女微察之。夜中語三郎曰：「妾從君數載，未嘗少失德，今置之不以人齒。請賜離婚書，聽君自擇良耦。」因泣下。三郎曰：「區區寸心，宜所夙知，自卿入門，家日以豐，咸以福澤歸卿，烏得有異言？」女曰：「君無二心，妾豈不知？但衆口紛紜，恐不免秋扇之捐。」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撲之貓，以觀其意。女雖不懼，然盛感不快。一夕，謂媪小恙，辭三

郎省侍之。天明，三郎往訊，則室內已空，駭極。使人於四途蹤迹之，並無消息。中心營營，寢食都廢，而父兄皆以爲幸，交慰藉藉。將爲續婚，而三郎殊不憚。俟之年餘，音問以絕。父兄輒相誚責，不得已，以重金買妾，然思阿織不衰。又數年，奚家日漸貧，由是咸憶阿織。有叔弟嵐，以故至膠，迂道宿表戚陸生家，夜聞隣哭甚哀，未遑詰也。既返，復問之，因問主人。答云：「數年前，有寡母孤女，僦居於是，月前姥老，女獨處，無一綫之親，是以哀耳。問何姓，曰：『姓古，嘗閉戶不與里社過，故未悉其家世。』嵐驚曰：『是吾嫂也。』因往款扉，有人揮涕出，隔扉應曰：『客何人？我家故無男子。』嵐隙窺而遙審之，果嫂，便曰：『嫂啓關，我是叔家阿遂。』女聞之，披關納入，訴其孤苦，意悽慘悲懷。嵐曰：『三兄憶念頗苦，夫妻卽有乖迕，何遂遠遁至此？』卽欲賃輿同歸。女慘然曰：『我以人不齒數故，遂與母偕隱。今又返而依人，誰不加白眼？如欲復還，當與大兄分炊，不然，行乳藥求死耳。』旣歸，以告三郎，三郎星夜馳去，夫婦相見，各有涕淚。次日，告其屋主。屋主謝盛生，窺女美，陰欲圖致爲妾，數年不取其值。頻風示媼，媼絕之，媼死，藉幸可謀，而三郎忽至，通計房租以留難之。三郎家故不豐，聞金多頗有憂色。女言不妨，引三郎視倉儲，約粟三十餘石，償租有餘。三郎喜，乃告謝，謝不受粟，故索金。女歎曰：『此皆妾身之惡障也。』遂以其情告三郎。三郎怒，將訴於邑，陸氏止之，爲散粟於里黨，斂賞偵謝，以車送兩人歸。三郎實告父母，與兄析居。阿織出私金，日建倉廩，而家中尙無積石，共奇之。年餘驗視，則倉中盈矣，不數年家大富，而山苦貧。女移翁姑自養之，輒以金粟周兄，狃以爲

當。三郎喜曰：「卿可云不念舊惡矣。」女曰：「彼自愛弟耳，且非渠，妾何緣識君哉？」後亦無甚怪異。

瑞雲

「青衫紅袖兩多情，敢爲妍媸負舊盟；美滿姻緣成就日，心香一瓣謝和生。」

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雙。年十四，其母蔡媪，將使女應客。瑞雲告曰：「此奴終身發軔之始，不可草草。價由母定，客則聽女自擇。」媪曰：「諾。」乃定價十五金，遂日見客。客求見者，以贄費厚者接一奕，酬一畫，薄者留一茶而已。瑞雲名諱已久，自此富商貴介，日接於門。餘杭賀生，才名夙著，而家僅中貧，素仰瑞雲，固未敢擬鴛鴦夢，亦竭微贄，冀得一親芳澤，竊恐其閱人既多，不以寒酸在意。及至相見，一談而款接殊殷。坐語良久，眉目含情，作詩贈生曰：「何事求漿者，藍橋叩曉關；有心尋玉杵，端只在人間。」生得之狂喜，更欲有言，忽小鬟曰：「客來，」生倉卒遂別。既歸，吟玩詩詞，夢魂縈擾。過一二日，情不自己，修整復往。瑞雲接見，良懼，移坐近生，悄然謂：「能圖一宵之聚否？」生曰：「窮賤之士，惟有癡可欲知己，一絲之贄，已竭綿薄，得近芳容，意願已足。若飢膚之親，何敢作此夢想？」瑞雲聞之，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語。生久坐不出，媪頻喚瑞雲以促之，生乃歸。心甚邑邑，思欲罄家以博一歡，而更盡而別，此情復何可耐。籌思及此，熱念都消，由是音息遂絕。瑞雲擇婿數月，更不得一當。媪頗恚，將強奪之而未發也。一日，有秀才投贄，坐

語少時便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額上有指痕，黑如墨，濯之益真。過數日，黑痕漸闊。年餘，連頰徹華矣。見者輒笑，而車馬之迹以絕。媼斥去妝飾，使與婢輩伍。瑞雲又在弱不任驅使，日益憔悴。賀聞而過之，見蓬首廚下，醜狀類鬼，舉首見生，面壁自隱。賀憐之，與媼言，願贖，媼許之。賀貨田傾裝，買之而歸。入門，牽衣攬涕，且不敢以伉儷自居，願備妾媵，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知我，我豈以衰故忘卿乎？」遂不復娶。聞者共竊笑，而生情益篤。居年餘，偶至蘇，有和生與同主人，忽問：「杭有名妓瑞雲，近何如矣？」賀以適人對。又問何人，曰：「其相率與僕等。」和曰：「若能如君，可謂得人矣，不知價幾何？」賀曰：「緣有奇疾，始從賤售耳。不然，如僕者，何能勾欄中買佳麗哉？」又問：「其人果能如君否？」賀以其問之異，因反詰之。和笑曰：「實不相欺，昔曾一觀其芳儀，甚惜其絕世之姿，而流落不偶，故以小術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憐才者之真鑑耳。」賀急問曰：「君能點之，亦能滌之否？」和笑曰：「烏得不能，但須其人，一誠求耳。」賀起拜曰：「瑞雲之壻，即某是也。」和喜曰：「天下惟真才人爲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請從君歸，便贈一佳人。」遂與同歸。既至，賀將命酒，和止之曰：「先行吾法，當先令治具有歡心也。」即令以盥器貯水，載指而書之，曰：「濯之當愈，然須親出一謝醫人也。」賀笑捧而去，立俟瑞雲自贖之，隨手光潔，鬢龐一如當年。夫婦共德之，同出展謝，而客已渺。徧覓之不可得，意殆其仙與。

龍飛相公

「自命風流放誕身，盡皆黑獄道中人；戴生不勒懸崖馬，終向幽泉伴碧鱗。」

安慶戴生，少薄行，無檢幅。一日，自他醉歸，途中遇故表兄季生，醉後昏既，亦忘其死，問向在何所？季曰：「僕已異物，君忘之耶？」戴始恍然，而醉亦不權，問冥間何作答云：「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錄。」戴曰：「人世禍福，嘗必知之。」季曰：「此僕職也，烏得不知，但過煩，非甚關切，不盡記耳。三日，前偶稽冊，尙睹君名。」戴急問其何詞，季曰：「不敢相欺，尊名在黑暗獄中。」戴大懼，酒亦醒，苦求拯救。季曰：「此亦所能效力，惟善可以已之。然君惡籍盈指，非大善不可復挽。窮秀才有何大力，即日行一善，非年餘不能相準。今已晚矣！但從此砥行，則地獄中或有出時。」戴聞知泣下，伏地哀懇，及仰首而季已杳矣。悵悵而歸。由此洗心改行，不敢差跌。先是戴私其鄰婦，鄰人聞之而不肯發，思掩執之，而戴自改行，永與婦絕，鄰人伺之不得以爲恨。一日遇於田間，陽與語，給窺簪井，因而墮之，井深數丈，計必死，而戴中夜甦醒，坐井中大號，殊無知者。鄰人恐其復生，過宿往聽之，聞其聲，急投石，戴移閉洞中，不敢復作聲。鄰人知其不死，翻土填井，發滿之。洞中冥黑，真與地獄無少異者。空洞無所得食，計無生理，蒲伏漸入，則三步外皆水，無所履之，還坐故處。初覺腹餒，久竟忘之。因思重泉下無善可行，惟長宣佛號而已。既見燐火浮游，熒熒滿洞。

因而祝之，聞青燐悉爲冤鬼。我雖暫生，固亦難反，如可共話，亦慰寂寞，但見諸燐悉浮水來，燐中皆有一人，高約人身之半，詰所自來，答：「此古煤井，主人攻煤，震動古墓，被龍飛相公決地海之水，溺死四十三人，我等皆其鬼也。」問相公何人，曰：「不知也！但相公文學士，今爲城隍幕客，彼亦憐我無辜，三五日輒一施水粥，要我輩冷水浸骨，超拔無日。君倘再履人世，祈憐殘骨葬一義塚，則惠及泉下者多矣。」戴曰：「如有萬分，此即何難？但身在九泉，安望重睹天日乎？」因教諸鬼使念佛，捻魂代珠，記其藏數。不知時之昏曉，倦則眠，醒則坐而已。忽見深處有籠燈，衆喜曰：「龍飛相公施食矣。」邀戴同往，戴慮水沮，衆避扶曳以行，飄然履虛，曲折半里許，至一處，衆釋令自行，步益上，如升數仞之階，階盡賭房廊，堂上燒明燭一枝，大如臂，戴久不見火光，喜極趨上，上坐一叟，儒服儒巾，戴驟步不敢前，叟已睹之，訝問：「生人何來？」戴上伏地自陳，叟曰：「我耳孫也。」因令起，賜坐。自言：「戴潛，字龍飛，曩因不肖孫堂，連結匪類，近墓作井，使老夫不安於夜室，故以海水沒之。今其後續如何矣？」蓋戴近宗凡五支，堂居長，初邑中大姓，賭堂攻煤於其祖塋之側，諸弟長其強，莫敢爭，無何地水暴至，採煤人盡死井中，諸死者家，羣輿大訟，堂及大姓皆以此貧，堂子孫至無立錐，戴乃堂弟裔也。曾聞先人傳其事，因告翁，翁曰：「此等不肖，其後烏得昌？汝既來此，當毋廢讀。」因餉以酒饌，置卷案頭，皆成宏制藝，迫使研讀，又命題課文，如師授徒。堂上燭常明，不翦亦不滅，倦時輒眠，莫辨晨夕，翁時出，則以一僮給役，歷時若有數年之久，然幸無苦，但無別書。

可讀，惟制藝百首，首四千餘，遍耳。公一日謂曰：「汝孽報已滿，合還人世。余塚鄰煤洞，陰風刺骨，得志後遷我於東原。」戴敬諾。翁乃喚集羣鬼，仍送至舊坐處。羣鬼羅拜再囑，戴亦不知何計可出。先是家中失戴，搜訪既窮，母告官，繫累多人，並少踪緒。積三四年，官離任，緝察亦弛。戴妻不安於室，遣嫁去。會里中人復治舊井，入洞見戴，撫之未死，大駭，報諸其家，昇歸。經日始能言其底裏。自戴入井，鄰人毆殺其婦，爲婦翁所訟，駁審年餘，僅存皮骨而歸。聞戴復生，大懼亡去。宗人議究治之，戴不許，曰：「曩時實所自取，此冥中之譴，於彼何與焉？」鄰人察其意無他，始逡巡而歸。井水既涸，戴買人入洞拾骨，俾各爲具，市棺設地葬叢冢焉。又稽宗譜，名潛，字龍飛，先設品物祭諸其家。學使聞其異，又賞其文，是科以優等入闈，遂擢於鄉。既歸，營兆東原，遷龍飛厚葬之。春秋上墓，歲歲不衰。

異史氏曰：「余鄉有攻煤者，洞沒於水，十餘人沈溺其中，竭水求尸，兩月餘始得涸，而十餘人並無死者。蓋水大至時，共涸高處，得不溺。縋而上之，見風始絕，一晝夜乃漸甦。始知人在地下，如蛇鳥之蟄，急切未能死也。然未有至數年者，苟非至善，三年地獄中，烏得有生入哉！」

珊瑚

「篝燈課績意酸辛，勞怨相忘孝始真。試看于田號泣子，只將齋粟格頑民。」

安生大成，重慶人。父孝廉，早卒。第二成幼，生娶陳氏，少字珊瑚。生母沈，悍惡不仁，遇之虐。珊瑚無怨色，每早旦，親妝往朝。值生疾，母謂其誨淫，詆責之。珊瑚退，毀妝以進。母益怒，投繯自縊。生素孝，鞭婦。母始少解，自此益憎婦。婦雖奉事惟勤，終不與交一語。生知母怒，亦寄宿他所，示與婦絕。久之，母終不快，觸物類而罵之，意皆在珊瑚。生曰：「妾妻以奉姑，婢今若此，何以妻爲？」遂出珊瑚，使老嫗送諸其家。方出里門，珊瑚泣曰：「爲女子不能作婦，歸何以見雙親，不如死。」袖中出剪刀刺喉，急救之，血溢沾襟，扶歸生族嬖家。嬖王氏，寡居無耦，遂止焉。嫗歸，生矚隱其情，而心竊恐母知。過數日，探知珊瑚創漸平，登王氏門，使勿留珊瑚。王召之入，不入，但盛氣逐珊瑚。無何，珊瑚出，見生，便問：「珊瑚何罪？」生責其不能事母。珊瑚脈脈不作一言，惟俯首鳴泣，泪皆赤，素衫盡染。生慘惻，不能盡詞而退。又數日，母已聞之，怒詣王，惡言詆讓。王傲不相下，反數其惡，且言：「婦已出，尙屬安家何人？我自留陳氏女，非留安氏婦也！何煩強與他家事？」母怒甚而窮於詞，又見其意氣詢，慚沮大哭而返。珊瑚意不自安，思他適。先是生有母姨于媪，卽沈姊也，年六十餘，子死，止一幼孫，及寡媳，又嘗善視珊瑚。遂辭王，往投媪。媪詰得故，極道妹子昏暴，卽欲送之還。珊瑚力言其不可，兼囑勿言。於是與于媪居，類姑婦焉。珊瑚有兩兄，聞而憐之，欲移之歸而嫁之。珊瑚執不肯，惟從于媪紡績以自度。生自出婦，母多方爲子謀婚，而悍聲流播，遠近無與爲耦。積三四年，二成漸長，遂先爲畢姻。二成妻臧姑，驕悍戾，尤倍於母。母或怒以色，則臧姑怒以聲。二成又懦，不敢爲

左右袒。於是母威頓減，不敢撻，反望色笑而承迎之，猶不能得戚。姑懼，戚姑役母若婢，生不敢言，惟身代母操作，滌器灑掃之事皆與焉。母子恆於無人處，相對飲泣。無何，母以癯積病，委頓在牀，便溺轉側，皆須生。生晝夜不得寐，兩目盡赤，呼弟代役。甫入門，戚姑輒喚去之。生於是奔告于媪，媪臨存，入門，泣且訴。未畢，珊瑚自韓中出，生大慚，禁聲欲出，珊瑚以手叉扉。生窘急，自肘下冲出而歸，亦不敢以告母。無何，于媪至，母喜止之。由此媪家無日不以人來，來輒以甘旨餉媪。媪寄語寡媳，此處不餓，後勿復爾。而家中饋遺，卒無少間。媪不肯少嘗，輒留以進病者；母病亦漸瘳。媪幼孫，又以母命將佳餌來問疾。沈歎曰：「賢哉婦乎！姊何修者？」媪曰：「妹已去，婦何如？」沈曰：「噫！誠不至夫已氏之甚也！然烏如甥婦賢？」媪曰：「婦在，汝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惡乎弗如？」沈乃泣下，且告之悔，曰：「珊瑚嫁也未？」媪答云：「不知侯訪之。」又數日，病良已，媪欲別。沈泣曰：「恐姊去，我仍死耳。」媪乃與生謀，析二成居，二成告戚姑，戚姑不樂，語侵兄，兼及媪。生願以良田悉歸二成，戚姑乃喜。立析產，書已，媪始去。明日以車乘迎沈。沈至其家，先求見甥婦，極道甥婦德。媪曰：「小女子百善，何遂無一疵？余固能容之。子卽有婦如吾婦，恐亦不能享也。」沈曰：「嗚呼冤哉！謂我木石鹿豕耶？具有口鼻，豈有觸香臭而不知者？」媪曰：「被出如珊瑚，不知念子作何語？」曰：「罵之耳。」媪曰：「誠反躬無可罵，亦惡乎而罵之？」曰：「瑕疵人所時有，惟其不能賢，是以知其罵也。」媪曰：「當怨者不怨，則德焉者可知。當去者不去，則撫焉者可知。向之所饒遺

而奉事者固非予婦也。子婦也。」沈驚曰：「如何？」曰：「珊瑚寄此久矣，向之所供皆珊瑚夜續之所貽也。」沈聞之，泣數行下，曰：「我何以見吾婦矣！」媪乃呼珊瑚，珊瑚含涕而出，伏地下。母慚痛自搥，媪力勸始止。遂爲姑媳如初，十餘日偕歸。家中薄田數畝，不足自給，惟恃生以筆耕，婦以鍼黹。二成稱饒足，然兄不之求，弟亦不之顧也。臧姑以嫂之出也鄙之，嫂亦惡其悍，置不齒。兄弟隔院居，臧姑時有凌虐，一家盡掩其耳。臧姑無所用虐，虐夫及婢。婢一日自縊死，婢父誣臧姑。二成代婦實理，大受仆責，仍坐拘臧姑。生上下爲之營脫，卒不免。臧姑械十指，肉盡脫。官貪暴，索望良奢。二成質田貨費，如數納入，始釋歸。而債家責負日亟，不得已，悉以良田鬻於村中任翁。翁以田半屬大成，所讓要生署券。生往，翁忽自言：「我妾孝廉也，任某何人敢市吾業？」又顧生曰：「冥間感汝夫妻孝，故使我暫歸一面。」生出涕曰：「父有靈，急救吾弟。」曰：「逆子悍婦，不足惜也！歸家速辦金，贖吾血產。」生曰：「母子僅自存活，安得多金？」曰：「棠薇樹下有藏金，可以取用。」欲再問之，翁已不語。少時而醒，茫不自知。生歸告母，亦未深信。臧姑已率數人發窖，坎地四五尺，祇見磚石，而無所謂金者。生意而去。生聞其掘藏，戒母與妻勿往視。後知其無所獲，母竊往窺之，見磚石雜土中，遂返。珊瑚繼至，見土內悉白鏹，呼生往驗之，果然。生以先人所遺，不忍私召二成均分之。數適得揭取之二，各囊之而歸。二成與臧姑共驗之，啓囊則瓦礫滿中，大駭。疑二成爲兄所愚，使二成往窺兄。兄方陳金几上，與母相慶。因實告兄，生亦駭而心甚憐之，舉金而並賜之。二成乃

喜，往酬債訖，甚德兄。臧姑曰：「卽此益知兄詐。若非自愧於心，誰肯以瓜分者復讓入乎？」二成疑信半之。次日，債主遣僕來言，所償皆僞金，將執以首官。夫妻皆失色，臧姑曰：「如何哉？我固謂兄賢不至於此。是將以殺汝也。」二成懼，往哀債主，主怒不釋。二成乃券田於主，聽其自售，始得原金而歸。細視之，見斷金二錠，僅裹真金一韭葉許，中盡銅矣。臧姑因與二成謀，留其斷者，餘仍返諸兄以觀之，且教之言曰：「屢承讓德，實在不忍，薄留二錠，以見推施之義。所存物產，尙與兄等，余無庸多田也。業已棄之，贖否在兄。」生不知其意，固讓之。二成辭甚決，生乃受，秤之少五兩餘。命珊瑚質匿以滿其數，攜付債主。主疑似僞金，以剪刀斷驗之，紋色俱足，無少差謬，遂收金，與生易券。二成還金後，意其必有參差，既聞舊業已贖，大奇之。臧姑疑擄時，兄先隱其真金，忿詣兄所，責數詬厲，生乃悟反金之故。珊瑚迎而笑曰：「產固在耳，何怒焉？」使生出券付之。二成一夜夢父責之曰：「汝不孝不弟，冥限已迫，寸土皆非己有，占贖將以奚爲？」醒告臧姑，欲以田歸兄，臧嗤其愚。是時二成有兩男，長七歲，次三歲，無何，長男病痘死，臧姑懼，使二成退券於兄，言之再三，生不受。未幾，次男又死，臧姑益懼，自以券置嫂所。春將盡，田蕪穢不耕，生不得已，種治之。臧姑自此改行，定省如孝子，敬嫂亦至。未半年而母病卒，臧姑哭之慟，至食飲不入口，向人曰：「姑早死，使我不得事，是天不許我自贖也。」產十胎皆不育，遂以兄子爲子。生夫妻皆善終，生三子，暴雨進土，人以爲孝友之報云。

異史氏曰：「不遭跋扈之惡，不知靖猷之忠。家與國有同情哉！逆婦化而母死，蓋一堂孝順，無德以堪之也。臧始自克，謂天不許其自贖，非悟道者何能此言乎？然應迫死，而以壽終，天固已恕之矣！生於憂患，有以矣夫！」

五通

「流俗相傳奉鬼雄，公然桑濮恣淫風；萬生刀劍湯公奏，一樣威靈攝五通。」

南有五通，猶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祟，尚百計驅遣之。至於江浙五通，民家有美婦，輒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喘息，爲害尤烈。有邵弧者，吳之典商也。妻閻氏，頗風格。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按劍四顧，婢媼盡奔。閻欲出，丈夫橫阻之曰：「勿相畏，我五通神四郎也。我愛汝，不爲汝禍。」因抱腰，如舉嬰兒，置牀上，裙帶自脫，遂狎之。而偉岸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絕。四郎亦憐惜不盡其器。既而下牀，曰：「我五日當復來。」乃去。弧於門外設典肆，是夜婢奔告之。弧知其五通，不敢問質，視妻爐不起，心甚羞之，戒家人勿播。婦三四日始就平復，而懼其復至。婢媼不敢宿內室，悉避外舍，惟婦對燭含愁以俟之。無何，四郎偕兩人入，皆少年蘊藉，有僮列肴酒，與婦共飲。婦羞縮低頭，強之飲亦不飲，心惕惕然，恐更番爲淫，則命合盡矣。三人互相勸酬，或呼大兄，或呼三弟。飲至中夜，上座二客並起曰：「今日四郎以美人見招，會

嘗邀二郎五郎釀酒爲賀。遂辭而去。四郎挽婦入幃，婦哀矣。四郎合之，血液流離，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婦奄臥床榻，不勝羞憤，思欲自盡，而投繯則帶自絕，屢試皆然，苦不得死。四郎不常至，約婦痊可始一來。積兩三月，一家俱不聊生。有會稽萬生者，邵之表弟，剛猛善射。一日過邵，時日暮，邵以客舍爲家人所積，遂導客宿內院。萬久不寐，聞庭中有人行聲，伏窗窺之，見一男子入婦室，疑之，捉刀而潛視之，見男子與閻氏並肩坐，肴陳几上矣。忿火中騰，奔而入。男子驚起，急覓劍，刀已中，顛裂而踣。視之，則一小馬，大如驢，愕問婦，具道之，且曰：「諸神將至，爲之奈何？」萬搖手，禁勿聲，滅燭取弓矢，伏暗中。未幾，有四五人，自空飛墮。萬急發一矢，首者殪，三人吼怒，拔劍搜射者。萬握刀倚扉後，寂不少動。一人入，剝頸亦殪，仍倚扉後。久之無聲，乃出，叩關告邵，邵大驚，共燭之，一馬兩豕死室中，舉家相慶，猶恐二物復甦，留萬於家。忽豕烹馬而供之，味美，異於常饈。萬生之名，由是大譟。居月餘，其怪竟絕，乃辭欲去。有木商某，苦要之，先是某有女未嫁，忽五通晝降，是二十餘美丈夫，言：「將聘作婦。」委金百兩，約吉期而去。計期見迫，闔家惶懼。聞萬生名，堅請過諸其家，恐萬有難詞，隱其情不以告。盛筵既罷，妝女出拜客，年十六七，是好女子。萬錯愕不解其故，離坐偃僂。某捺坐而實告之。萬初聞而驚，而生平意氣自豪，故亦不辭。至日，某仍懸綵於門，使萬坐室中，日昃不至，竊喜新郎已在。誅數未幾，見簷間忽如鳥墮，則一少年盛服入，見萬反身而奔。萬追出，但見黑氣欲飛，以刀躍揮之，斷其一足，大嗥而去。則俯視巨爪大如手，不知何物，尋其血蹟，

入於江中。某大喜，聞萬無耦，是夕即以所備床寢，使與女合。吞焉。於是素患五通者，皆拜請一宿其家。居年餘，始攜妻而去。自是吳中止存一通，不敢公然爲害矣。

異氏史曰：「五通青蛙，惑俗已久，遂至任其淫亂，無人敢私議一語。萬生真天下之快人也！」

又

「五通神祇一通存，婢子南來妙斂魂，絕似阿難摩戒體，竟從淫席斷淫根。」

金生，字王孫，蘇州人，設帳於淮館縉紳園中，屋宇無多，花木叢雜。夜既深，僮僕散盡，孤影徬徨，意緒良苦。一夜，二漏將殘，忽有人以指彈扉，急問之，對以乞火，音類館僮。啓戶內之，則二人麗者，一婢從諸其後。生意妖魅，窮詰甚悉。女曰：「妾以君風雅之士，枯寂可憐，不畏多露，相與遣此良宵，恐言其故，妾不敢來，君亦不敢納也。」生又疑爲鄰之奔女，懼喪行檢，敬謝之。女橫波一顧，生覺魂魄都迷，忽顛倒不能自主。婢已知之，便云：「霞姑我且去。」女頷之，既而呵之曰：「去則去耳，怎得雲耶霞耶？」婢既去，女笑曰：「適室中無人，遂僭婢從來，無知如此，遂以小字令君聞矣。」生曰：「卿深細如此，故僕懼有禍機。」女曰：「久當自知，保不敗君行止，勿憂也。」上榻緩其裝束，見臂上腕釧，以條金貫火齊，銜雙明珠，燭既滅，光照一室，生益駭，終莫測其所自。至事甫畢，婢來叩窗。女起，以釧照徑，入叢樹而去。自此無夕不至，生於去

時遙尾之女似已覺，遂蔽其光，樹濃茂，昏不見掌而返。一日生詣河北，笠帶斷絕，風吹欲落，輒於馬上以手自按。至河，坐扁舟上，飄風墮笠，隨波竟去，意頗自失。既渡，見大風飄笠，圓轉空際，漸落，以手承之，則帶已續矣，異之。歸齋，向女細述。女不言，但微哂之。生疑女所爲，曰：「卿果神人，當明相告，以祛煩惑。」女曰：「岑寂之中，得此癡情人，爲君破悶，妾自謂不惡，縱令妾能爲此，亦相愛耳，苦致詰難，欲見絕耶？」生不敢復言。先是生養甥女，既嫁，爲五通所惑，心憂之，而未以告人。緣與女狎暱既久，肺高無不傾吐。女曰：「此等物事，家者難驅除之，願何敢以情人之私，告諸嚴君？」生苦哀求計。女沈思曰：「此亦易除，但須親往。若輩皆我家奴隸，若令一指得着肌膚，則此恥西江不能濯也。」生哀求無已。女曰：「當即圖之。」次夕至，告曰：「妾爲君遣婢南下矣！婢子弱，恐不能便誅卻耳。」次夜方寢，婢來叩戶，生急起內入。女問：「如何？」答云：「力不能擒，已宮之矣。」笑問其狀。曰：「初以爲郎家也！既到，始知其非，比至壻家，燈火已張，入見娘子坐燈下，隱几若寐，我斂魂覆甌中。少時物至，入室急退，曰：「何得寓生人？」審視無他，乃復入。我陽若迷，彼啓衾入，又驚曰：「何得有兵氣？」本不欲以穢物汚指，奈恐緩而生變，遂急捉而聞之，物驚墜遁去。乃起啓甌，娘子若醒，而婢子行矣。」生喜謝之，女與俱去。後半月餘，絕不復至，亦已絕望。歲暮，解館欲歸，女忽至。生喜逆之，曰：「卿久見棄，念必何處獲罪，幸不終絕耶！」女曰：「終歲之好，分手未有一言，終屬缺事，聞君捲帳，故竊來一告別耳！」生請偕歸。女嘆曰：「難言之矣！今將別，情不忍昧。妾屬金

龍大王之女。緣與君有宿分，故來相就。不合遣婢江南，至江湖流傳，言妾爲君閹割五通。家君聞之，以爲大恥，女欲賜死。幸婢以身自任，怒乃稍解，杖婢以百數。妾一跣步，皆以保姆從之。投隙一至，不能盡其衷曲，奈何！言已欲別，生挽之而泣。女曰：「君勿爾，後三十年可復相聚。」生曰：「僕已三十年矣，又三十年，皤然一老，何顏復見？」女曰：「不然，龍宮無白叟也。且人生壽夭，不在容貌，如徒求駐顏，固亦大易。」乃書一方於卷頭而去。生旋里，甥女始言其異，云：「嘗晚若夢，覺一人捉塞盎中，既醒，則血殷牀褥，而怪絕矣。」生曰：「我曩禱河伯耳。」羣疑始釋。後生六十餘，貌猶類三十許人。一日渡河，遙見上流浮蓮葉，大如席，一麗人坐其上。近視，則神女也。躍從之，人隨荷葉俱小，漸至如錢而滅。此事與邵弧一則俱明季事，不知孰前孰後。若在萬生用武之後，則吳下僅遺半通，宜其不足爲害也。

申氏

○「憂心竟詠北門篇，坐對牛衣淚欲漣。甯死不甘爲盜跖，宵行應動鬼神憐。」

涇河之側，有士人子申氏者，家窶貧，竟日恆不舉火。夫妻相對，無以爲計。妻曰：「無已，子其盜乎？」申曰：「士人子，不能亢宗，而辱門戶，羞先人，跖而生，不如夷而死。」妻忿曰：「子欲活而惡辱，耶世不出而食者，止有兩途。汝既不能盜，我無甯娼耳。」申怒，與妻語相侵，妻含憤而眠。申念爲男子，不能謀兩餐，

至使妻欲媼，固不如死。潛起，投繯庭樹間；但見父來，驚曰：「癡兒！何至於此？」斷其繯，囑曰：「盜可以爲，須擇禾黍深處伏之。此行可富，無庸再矣。」妻聞墮地聲，驚寤，呼夫不應，爇火覓之，見樹上繯絕，申死其下，大駭。撫捺之，移時而甦，扶臥牀上，妻忿氣少平。旣明，託夫病，乞鄰得稀醃餌申。申啜已，出而去，至午，負一囊米至。妻問所從來，曰：「余父執皆世家，向以搖尾爲羞，故不屑以相求也。古人云：『不遭者，可無不爲。』今日將爲盜，何顧焉？可速炊，我將從卿言，往行劫。」妻疑其未忘前言之忿，含忍之，因浙米作糜。申飽食訖，急尋堅木，斧作挺，持之欲去。妻察其意似真，曳而止之。申曰：「子教我爲，事敗相累，當無悔。」絕裾而去。日暮，抵鄰村，逢村里許，伏焉。忽暴雨，上下淋瀝，遙望濃樹，將以投止，而電光一照，已近村垣。遠處似有行人，恐爲所窺，見垣下禾黍叢密，疾趨而入，蹲避其中。無何，一男子來，軀甚壯偉，亦投禾中。申懼，不敢少動，幸男子斜行去。微窺之，入於垣中，默意垣內爲富室亢氏等，此必梁上君子，俟其重獲而出，當合有分。又念其人雄健，倘善取，不予，必至用武，自度力不敵，不如乘其無備而顛之。計已定，伏俟良時。將雞鳴，始越垣出，足未及地，申暴起，挺中腰臂，蹣然傾跌，則一巨龜，啄張如盆，大驚，又連擊之，遂斃。先是，亢翁有女，絕慧美，父母皆憐愛之。一夜有丈夫入室，狎逼爲懽，欲號，則舌已入口，昏不知人，聽其所爲而去。羞以告人，惟多集婢媪，嚴扃門戶而已。夜寢，更不知扉何自開，入室，則羣衆皆迷，婢媪徧淫之，於是相告各駭，以告翁。翁戒家人操刀，環繮闔室中人燭而坐。約近夜半，內外人一時都瞑，忽若夢醒，見女白身臥

狀類癡，良久始寤。翁甚恨之，而無如何。積數月，女樂瘠頰殆。每語人有能驅遣者，謝金三百。申平時亦悉聞之。是夜得龜，因悟祟翁女者，必是物也。遂叩門求賞。翁喜，延之上座，使人舁龜於庭，齧割之，留申過夜。其怪果絕，乃如數贈之，負金而歸。妻以其隔宿不還，方切愛盼，見申入，急問之。申不言，以金置榻上。妻視幾駭絕，曰：「子真爲盜耶？」申曰：「汝逼我爲此，又作是言。」妻泣曰：「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能受賊人累也，請先死。」乃奔。申遂出，笑曳而返之，具以實告。妻乃喜，自此謀生，產稱素封焉。

異史氏曰：「人不患貧，患無行耳。其行端者，雖餓不死，不爲人憐，亦有鬼祐也。世之貧者，利所在忘義，食所在忘恥，人且不敢以一文相託，而何以見諒於鬼神乎？」

恆娘

「小加大兮暗傷悲，昔日專房寵已衰。感激難忘文種德，一舉一笑教西施。」

洪大業，都中人，妻朱氏，姿致頗佳，兩相愛悅。後洪納婢寶帶爲妾，貌遠遜朱，而洪嬖之。朱不平，輒以此反目。洪雖不敢公然宿妾所，然益嬖寶帶，疎朱。後徙其居，與帛商狄姓者爲鄰。狄妻恆娘，先過院謁朱。恆娘三十許，姿僅中人，而言詞輕情。朱悅之，次日答拜，見其室亦有小妻，年二十來，甚娟好。鄰居幾半年，並不聞話辭一語，而狄獨鍾愛恆娘。副室則虛員而已。朱一日見恆娘而問之曰：「余向謂良人之愛妾，

爲其爲妾也，每欲易妻之名呼作妾，今乃知不然。夫人何術，如可授，願北面爲弟子。」恆娘曰：「嘻！子則自疎，而尤男子乎？朝夕而絮聒之，是爲囊驅雀，其離滋甚耳。其歸益縱之，即男子自來，勿納也。一月後，當再爲子謀之。」朱從其言，益飾寶帶，使從丈夫寢。洪一飲食，亦依寶帶共之。洪時一周旋，朱拒之益力，於是洪稱朱氏賢。如是月餘，朱往見恆娘。恆娘喜曰：「得之矣！子歸毀若妝，勿華服，勿脂澤，垢面敝履，雜家人操作。一月後，可復來。」朱從之，衣敝補衣，故不潔清，而紡績外無他問。洪憐之，使寶帶分其勞，朱不受。輒叱去之。如是者一月，又往見恆娘。恆娘曰：「孟子真可教也！後日爲上已節，欲招子踏春園。子當盡去敝衣，袍袴襪履，嶄然一新，早過我。」朱曰：「諾。」至日，攬鏡細勻鉛黃，一一如恆娘教。妝竟，過恆娘。恆娘喜曰：「可矣！」又代挽鳳髻，光可鑑人，袍袖不合時製，拆其綫，更作之，謂其履樣拙，更於筓中出業履，共成之。訖，即令易著。臨別飲以酒，囑曰：「歸去一見男子，即早閉戶寢，渠來叩關，勿聽也。三度呼，可一度納。口索舌，手索足，皆吝之。半月後，當復來。」朱歸，炫妝見洪，洪上下凝睇之，歎笑異於平時。朱少語游覽，使支頤作惰態，日未昏，即起入房，闔扉眠矣。未幾，洪果來叩關。朱堅臥不起，洪始去。次夕復然。明日，洪讓之。朱曰：「獨眠習慣，不堪復擾。」日既西，洪入閨坐守之，滅燭登牀，如調新婦，綢繆甚愜，更爲次夜之約。朱不可，長與洪約，以三日爲率。半月許，復詣恆娘。恆娘闔門與語曰：「從此可以擅專房矣！然子雖美，不媚也。子之姿，一媚可奪西施之寵，况下者乎！」於是試使脫，曰：「非也！病在外皆。」試使笑，又曰：「非也！病

在左頤。乃以秋波送嬌。又驪然瓠犀微露。使朱傲之。凡數十作。始略得其髣髴。恆娘曰：「子歸矣。攬鑑而嫻習之。術無餘矣。至於牀第之間。隨機而動之。因所好而投之。此非可以言傳者也。」朱歸。一如恆娘教。洪大悅。形神俱惑。惟恐見拒。日將暮。則相對調笑。跣步不離閨闥。日以爲常。竟不能推之使去。朱益善。遇寶帶。每房中之宴。輒呼與共榻坐。而洪視寶帶益醜。不終席。遣去之。朱賺夫入寶帶房。肩閉之。洪終夜無所沾染。於是寶帶恨洪。對人輒怨謗。洪益厭怒之。漸施鞭楚。寶帶恐不自修飾。敝衣垢履。頭類蓬葆。更不復可言人矣。恆娘一日謂朱曰：「我術如何矣？」曰：「道則至妙。然弟子能由之。而終不能知之也。縱之何也？」曰：「子不聞乎。人情厭故而喜新。重難而輕易。丈夫之愛妾。非必其美也。甘其所乍獲。而幸其所難遷也。縱而飽之。則珍錯亦厭。况藜藿乎？毀之而復炫之。何也？」曰：「置不留目。則似久別。忽視豔妝。則如新至。譬貧人驟得梁肉。則視脫粟非味矣。而又不易與之。則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難。此卽子易妻爲妾之法也。」朱大悅。遂爲閨中之密友。積數年。忽謂朱曰：「我兩人。情若一體。自當不昧生平。向欲言而恐疑之也。行將別。敢以實告。妾乃狐也。幼遭繼母之變。鬻妾郡中。良人遇我厚。故不忍違絕。戀戀以至於今。明日老父尸解。妾往省覲。不復還矣！」朱把手歔歔。早且往視。則舉家惶駭。恆娘已杳。

【異史氏曰：「買珠者。不貴珠而貴積。新舊難易之情。千古不能破其惑。而變憎爲愛之術。遂得以行乎其間矣。古佞臣事君。勿令見人。勿使窺書。乃知容身固寵。皆有心傳也。」

葛巾

「蘭香已是降雲車，何必仙源更泛槎。省識秋風團扇冷，不應留子只留花。」

常大用，洛人，癖好牡丹。聞曹州牡丹甲齊魯，心向往之。適以他事如曹，因假縉紳之園居焉。時方二月，牡丹未華，惟徘徊園中，目注句萌，以望其拆。作懷牡丹詩百絕。未幾花漸含苞，而資斧將匱，尋典春衣，流連忘反。一日，凌晨趨花所，則一女郎及老嫗在焉，疑是貴家宅眷，亦遂過返。暮而往，又見之，從容避去。微窺之，宮妝豔絕，眩迷之中，忽轉一想，此必仙人，世人豈有此女子乎？急反身而搜之。驟過假山，適與嫗遇，女郎方坐石上，相顧失驚。嫗以身障女，叱曰：「狂生何為？」生長跪曰：「娘子必是禪仙。」嫗咄之曰：「如此妄言，自當繫送令尹。」生大懼。女郎微笑曰：「去之。」過山而去。生返，不能徒步，意女郎歸告父兄，必有詬辱之來。偃臥空齋，自悔孟浪，竊幸女郎無怒容，或當不復置念。悔懼交集，終夜而病。日已向辰，喜無問罪之師，心漸甯帖，而同憶聲容，轉懼為想。如是三日，憔悴欲死。秉燭夜分，僕已熟眠，嫗入，持甌而進，曰：「吾家葛巾娘子，手合煖湯，其速飲。」生聞而駭，既而曰：「僕與娘子，夙無怨嫌，何至賜死？既為娘子手調，與其相思而病，不如仰藥而死。」遂引而進之。嫗笑，持甌而去。生覺藥氣香冷，似非毒者，俄覺肺竅寬舒，頭顱清爽，酣然睡去。既醒，紅日滿窗，試起，病若失，心益信其為仙。無可資緣，但於無人時，髣髴其

立處坐處，虔拜而默禱之。一日行去，忽於深樹內，覩而遇女郎，無他人，大喜投地。女郎近曳之，忽聞異香，竟盤即以手握玉腕而起，指膚輭膩，使人骨節欲酥。正欲有言，老嫗忽至。女令隱身石後，南指曰：「夜以花梯度牆，四面紅窗者，卽妾居也。」忽忽遂去。生悵然，魂魄飛散，莫能知其所往。至夜，移梯登垣，則垣下已有梯在，喜而下，果有紅窗。室中聞敲棋聲，佇立不敢復前，姑驗垣歸。少間再過，子聲猶繁。漸近窺之，則女郎與一素衣美人相對著，老嫗亦在坐，一婢侍焉。又返。凡三往復，三漏已催，生伏梯上，聞嫗出云：「梯也！誰置此？」呼婢共移去之。生登垣，欲下無階，惛惛而返。次夕復往，梯先設矣，幸寂無人，入則女郎兀坐，若有思者，見生驚起，斜立含羞。生揖曰：「自謂福薄，恐與天人無分，亦有今夕耶？」遂狎抱之，纖腰盈掬，吹氣如蘭。擇拒曰：「何遽爾？」生曰：「好事多磨，遲爲鬼妬。」言未及已，遙聞人語。女急曰：「玉版妹子來矣！君可姑伏牀下。」生從之。無何，一女子入，笑曰：「敗軍之將，尙可復言戰否？業已烹茗，敢邀爲長夜之歡。」女郎辭以困情。玉版固請之，女郎堅坐不行。玉版曰：「如此戀戀，豈藏有男子在室耶？」強拉之，出門而去。生膝行而出，恨絕，遂搜枕篋，冀一得其遺物，而室內並無香奩，祇牀頭有水精如意，上結紫巾，芳潔可愛，懷之。越垣歸，自理襟袖，體香猶凝，傾慕益切。然因伏牀之恐，遂有懷刑之懼，籌思不敢復往，但珍藏如意，以冀其尋。隔夕，女郎果至，笑曰：「妾向以君爲君子也，而不知寇盜也。」生曰：「良有之。所以偶不君子者，第望其如意耳。」乃攬體入懷，代解裙結，玉肌乍露，熱香四流，偎抱之間，覺鼻息汗薰，無

氣不馥，因曰：「僕固意卿爲仙人，今益知不妄。幸蒙垂盼，緣在三生。但恐杜蘭香之下嫁，終成離恨耳。」女笑曰：「君慮亦過，妾不過離魂之倩女，偶爲情動耳。此事要宜慎密，恐是非之口，捏造黑白。君不能生翼，妾不能乘風，則禍難更慘於好別矣。」生然之，而結疑爲仙，固詰姓氏。女曰：「既以爲仙，仙人何必姓名傳？」問姬何人？曰：「此桑姥姬。妾少時受其露覆，故不與婢輩同。」遂起欲去，曰：「妾處耳目多，不可久羈，蹈隙當復來。」臨別索如意，曰：「此非妾物，乃玉版所遺。問玉版爲誰？」妾叔妹也。」付鈎乃去。去後衾枕皆染異香。由此兩三夜輒一至，生惑之，不復思歸，而囊橐既空，欲賃馬。女知之，曰：「君以妾故，瀉囊質衣，情所不忍。又去代步，千餘里將何以歸？妾有私蓄，聊可助裝。」生辭曰：「感卿情好，撫臆誓肌，不足論報，而又貪鄙，以耗卿財，何以爲人矣？」女固強之，曰：「姑假君。」遂捉生臂，至一桑樹下，指一石曰：「轉之。」生從之。又拔頭上簪，刺土數十下，曰：「爬之。」生又從之，則壘口已見。女探之，出白鏹近五十兩許，生把臂止之，不聽，又出十餘錠，生強反其半，而後掩之。一夕謂生曰：「近日微有浮言，勢不可長，此不可不預謀也。」生驚曰：「且爲奈何？」小生素迂謹，今爲卿故，如寡婦之失守，不復能自主矣！一惟卿命。刀鋸斧鉞，亦所不遑顧耳。」女謀偕亡，命生先歸，約會於洛。生治任廡里，擬先歸而後逆之。比至，則女郎車適已至門，登堂朝家人。四鄰驚賀，而並不知其竊而逃也。生竊自危，女殊坦然，謂生曰：「無論千里外，非邏察所及，卽或知之，妾世家女，卓王孫當無如長卿何也。」生第大器，年十七，女顧之曰：「是有慧

根前程尤勝於君」完昏有期，妻忽天殞。女曰：「妾妹玉版，君固嘗窺見之，貌頗不惡，年亦相若，作夫婦可稱嘉耦。」生聞之而笑，戲請作伐。女曰：「必欲致之，事亦非難。」喜問何術？曰：「妹與妾最相善，兩馬駕輕車，費一嫗之往返耳。」生懼前情俱發，不敢從其謀。女固言不害，即命車遣桑嫗去。數日至曹，將近里門，嫗下車，使御者止而候於途，乘夜入里。良久，偕女子來，登車遂發，昏暮即宿車中。五更復行，女郎計其時日，使大器盛服而逆之，五十里許，乃相遇，御輪而歸，鼓吹花燭，起拜成禮。由此兄弟皆得美婦，而家又日以富。一日，有大盜數十騎，突入第。生知有變，舉家登樓。寇入圍樓，生俯問：「有讎否？」答言：「無讎。但有兩事相求：一則聞兩夫人世間所無，請賜一見；一則五十八人，各乞金五百。」聚薪樓下，爲縱火計以脅之。先允其索金之請，寇不滿志，欲焚樓，家人大恐。女欲與玉版下樓，止之一聽，炫妝而下。階未盡者三級，謂寇曰：「我姊妹皆仙媛，暫時一履塵世，何畏寇盜？欲賜汝萬金，恐汝不敢受也。」寇衆一齊仰拜，嗒聲不敢。姊妹欲退，一寇曰：「此詐也。」女聞之，反身佇立曰：「意欲何作，便早圖之，尙未晚也。」諸寇相顧，默無一言。姊妹從容上樓而去。寇仰望無迹，闕然始散。後二年，姊妹各舉一子，始漸自言魏姓，母封曹國夫人。生疑曹無魏姓世家，又且大姓失二女，何得一置不問？未敢窮詰，而心竊怪之，遂託故復詣曹。入境，語訪世族無魏姓，於是仍假館舊主人。忽見壁有贈曹國夫人詩，頗涉駭異，因詰主人。主人笑，即請在觀曹夫人。至則牡丹一本，高與簷等，問所由名，則以此花爲曹第一，故同人戲封之。問其何種？曰：「葛

巾紫也。」心益駭，遂疑女爲花妖。既歸，不敢質言，但述贈夫人詩以覘之。女感然變色，遽出，呼玉版抱兒至，謂生曰：「三年前，感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復聚？」因與玉版，皆舉兒遙擲之，兒墮地，並沒。坐方驚顧，則二女俱渺矣，恨悔不已。後數日，墮兒處，生牡丹二株，一夜經尺，當年而花，一紫一白，朶大如盤，較尋常之葛巾玉版，瓣尤繁碎。數年茂蔭成叢，移分他所，更變異種，莫能識其名。自此牡丹之盛，洛下無雙焉。

異史氏曰：「懷之專一，神鬼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謂無情也！少府寂寞，以花當夫人，况真能解語，何必力窮其源哉？惜常生之未逢也！」

黃英

「千里萍蹤下隱居，酒香花氣夢醒初，良緣應爲梅花妬，處士風流轉不如。」

馬子才順天人，世好菊，至才尤甚。聞有佳種，必購之，千里不憚。一日，有金陵客寓其家，自言其中表親，有一二種，爲北方所無。馬欣動，即刻治裝，從客至金陵。客多方爲之營求，得兩芽，裹藏如寶。歸至中途，遇一少年，跨蹇從油碧車，丰姿灑落，漸近與語。少年自言陶姓，談言騷雅，因問馬所自來，實告之。少年曰：「種無不佳，培溉在人。」因與論藝菊之法。馬不悅，問將何往，答云：「姊厭金陵，欲下居於河朔耳。」馬欣

然曰：「僕雖固貧，茅廬可以寄榻，不嫌荒陋，無煩他適。」陶趨車前，向姊諮稟，車中人推簾語，乃二十許絕世美人也。顧弟言：「屋不厭卑，而院宜得廣。」馬代諾之，遂與俱歸。第南有荒圃，僅小室三四椽，陶喜居之。日過北院，爲馬治菊，菊已枯，拔根再植之，無不活。然家清貧，陶日與馬共食飲，而察其家，似不舉火。馬妻呂，亦愛陶姊，不時以升斗餽卹之。陶姊，小字黃英，雅善談，輒過呂所，與共緝績。陶一日謂馬曰：「君家固不豐，僕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爲常？爲今計，賣菊亦足謀生。」馬素介，聞陶言，甚鄙之，曰：「僕以君風流高士，當能作貧，今作是論，則以東籬爲市井，有辱黃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爲貧，販花爲業，不爲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馬不語，陶起而出，自是馬所棄殘枝劣種，陶悉掇拾而去。由此不復就馬寢，食招之始一至。未幾菊開，聞其門露暄如市，怪之過而窺焉，見市人買花者，車載肩負，道相屬也。其花皆異種，目所未睹，心厭其貪，欲與絕，而又恨其私祕佳本，遂疑其靡。將就誚讓，陶出握手曳入，見荒庭半畝，皆菊畦，數椽之外，無曠土。剔去者，則折別枝插補之。其蓓蕾在畦者，罔不佳妙，而細臨之，皆向所拔棄也。陶入屋，出酒饌，設席畦側，曰：「僕貧不能守清戒，連朝幸得微賞，頗足供醉。」少間房中呼三郎，陶諾而去。俄獻佳肴，烹飪良精。因問曰：「貴姊胡以不字？」答云：「時未至。」問：「何時？」曰：「四十三月。」又詰何說，但笑不言，盡歡始散。過宿又詣之，新插者已盈尺矣，大奇之，苦求其術。陶曰：「此非可以言傳，且君不以謀生焉用此？」又數日，門庭路寂，陶乃以蒲席包菊，捆載數車而去。踰歲春將半，始載

南中異卉而歸。於郡中設花肆，十日盡售，復歸藝菊。聞之，去年買花者，留其根，次年盡變而劣，乃復購於陶。陶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厦屋，興作從心，更不謀諸主人，漸而舊日花畦，盡爲廊舍，更買田一區，築塘四周，悉種菊。至秋，載花去，春，無不歸。而馬妻病卒，意屬黃英，微使人風示之。黃英微笑，意似允許，惟專候陶歸而已。年餘，陶竟不至。黃英課僕種菊，一如陶。得金益合商賈，村外治膏田二十頃，甲第益壯。忽有客自來，粵來，寄陶函信，發之，則囑姊歸馬。考其寄書之日，即妻死之日，回憶園中之飲，適四十三月也。大奇之。以書示英，詰問致聘何所，英辭不受，采又以故居陋，欲使就南第居，若贊焉。馬不可，擇日行親迎禮。黃英既適馬，於轅間開扉，通南第，日過課其僕。馬恥以妻富，恆囑黃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亂。而家所須，黃英輒取諸南第。不半歲，家中觸類皆陶家物。馬立遣人一一齎還之，戒勿復取。未浹旬，又雜之。凡數更，馬不勝類。黃英笑曰：「陳仲子毋乃勞乎？」馬慚，不復稽，一切聽諸黃英。鳩工庀料，土木大作，馬不能禁。經數月，樓舍連互，兩第竟合爲一，不分疆界矣。然遵馬教，閉門不復業菊，而享用過於世家。馬不自安，曰：「僕三十年清德，爲卿所累，今視息人間，徒依裙帶而食，真無一毫丈夫氣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窮耳。」黃英曰：「妾非貪鄙，但不少致豐盈，遂令千載下人，謂淵明貧賤骨，百世不能發迹，故聊爲我家彭澤解嘲耳。然貧者願富爲難，富者求貧固亦甚易。牀頭金任君揮去之，妾不靳也。」馬曰：「捐他人之金，抑亦良醜。」黃英曰：「君不願富，妾亦不能貧也。無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何害？」乃於園中築茅茨，

擇美婢往侍馬，馬安之。然過數日，苦念黃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輒至，以爲常。黃英笑曰：「東食西宿，廉者當不如是。」馬亦自笑，無以對，遂復合居如初。會馬以事客金陵，適逢菊秋，早過花肆，見肆中盆列甚煩，款款佳勝，心動，疑類陶製。少間，主人出，果陶也，喜極，且道契闊，遂止宿。馬要之歸，陶曰：「金陵吾故土，將昏於是，積有薄資，願寄吾姊，我歲杪當暫去。」馬不聽，請之益苦，且曰：「家幸充盈，但可坐享，無須復賈。」坐肆中，使僕代論價，廉其直，數日盡售，逼促囊裝，賃舟遂北。入門，則姊已除舍，牀榻襪褥皆設，若預知弟也歸者。陶自歸，解裝課役，大修亭園，惟日與馬共棋酒，更不復結一客。爲之擇昏，辭不願，姊遣兩婢侍其寢處。居三四年，生一女。陶飲素豪，從不見其沈醉。有友人會生，釐亦無對，適過馬，馬使與陶相較飲。二人縱飲甚歡，恨相得晚，自辰以訖四漏，計各盡百壺。會爛醉如泥，沈睡坐間，陶起歸寢，出門踐菊畦，玉山傾倒，委衣於側，即地化爲菊，高如人，花十餘朵，皆大於拳。馬駭絕，告黃英，英急往，破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臥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愛敬之。而陶自露迹，飲益放，復自折柬招會，因與莫逆。值花朝，會來造訪，以兩僕昇藥浸白酒一壺，約與共盡。壺將竭，二人猶未甚醉。馬潛以酒續入之，二人又盡之。會醉已儘，諸僕負之以去，陶臥地又化爲菊。馬見憤不慈，如法拔之，守其旁以觀其變。久之，葉益憔悴，大懼，始告黃英。英問駭曰：「殺吾弟矣！」奔視之，根株已枯，痛絕，拊其梗，埋盆中，攜入閨中，日灌溉之。馬悔恨欲絕，甚惡會。越數日，聞會已醉死矣。盆中花漸萌。

九月既開，短幹粉未，嗅之有酒香，名之陶醉，澆以酒則茂。後女長成，嫁於世家。黃英終老，亦無他異。

異史氏曰：「青山白雲人，遂以醉死，世盡惜之，而未必不自以為快也。植此種子庭中，如見良友，如對麗人，不可不物色之也。」

書癡

「不信書中竟有魔，玉顏金屋兩無訛；祖龍一炬雖由數，也怪癡兒福未多。」

彭城郎玉柱，其先世官至太守，居官廉，得俸不治生產，積書盈屋。至玉柱尤癡，家苦貧，無物不鬻，惟父藏書一卷不忍賣。父在時，嘗書勸學篇，黏其座右。郎日諷誦，又籠以素紗，惟恐磨滅。非為干祿，實信書中真有金粟。晝夜研讀，無間寒暑。年二十餘，不求婚配，冀卷中麗人自至。見賓親，不知溫涼；三數語後，則誦聲大作。客遂巡自去。每文宗臨試，輒首拔之，而苦不得售。一日方讀，忽大風飄卷去。急逐之，踏地陷足，探之，穴有腐草，掘之，乃古人窖粟，朽敗已成糞土，雖不可食，而益信千鍾之說不妄。讀益力。一日，梯登高架，於亂卷中，得金葦徑尺，大喜，以為金屋之驗，出以示人，則鍍金而非真金，心竊怨古人之誑已也。居無何，有父同年，觀察是道，性好佛。或勸郎獻葦為佛龕，觀察大悅，贈金三百，馬二匹。郎喜，以為金屋車馬皆有驗，因益刻苦。然行年已三十矣，或勸之娶，曰：「書中自有顏如玉，我何憂無美妻乎？」又讀二三年，迄

無效。入咸椰揄之。時民間訛言天上織女私逃。或戲郎天孫竊奔。蓋爲君也。郎知其戲。置不辯。一夕讀漢書八卷。卷將半。見紗翦美人。夾藏其中。駭曰：「書中顏如玉。其以此應之耶？」心悵然自失。而細視美人。眉目如生。背隱隱有細字。云：「織女。」大異之。日置卷上。反覆瞻玩。至忘食寢。一日。方注目間。美人忽折腰起。坐卷上微笑。郎驚絕。伏拜案下。既起。已盈尺矣。益駭。又叩之。下几亭亭。宛然絕代之姝。拜問何神。美人笑曰：「妾顏氏。如玉。君固相知已久。日垂青盼。脫不一至。恐千載下。無復有篤信古人者。」郎喜。遂與寢處。然枕席間親愛倍至。而不知爲人。每讀。使女坐於其側。女戒勿讀。不聽。女曰：「君所以不能騰達者。徒以讀耳。試觀春秋榜上。讀如君者幾人。若不聽。妾行去矣。」郎暫從之。少頃。忘其教。吟誦復起。踰刻索女。不知所在。神志喪失。跪而禱之。殊無影迹。忽憶所隱處。取漢書細檢之。直至齋所。果得之。呼之不動。伏以哀祝。女乃下。曰：「君再不聽。常相永絕。」因使治棋枰樽蒲之具。日與遊戲。而郎意殊不屬。覷女不在。則輒卷流覽。恐爲女覺。陰取漢書第八卷。雜滷他所以迷之。一日讀酣。女至。竟不之覺。忽暗之。急掩卷而女已亡矣。大懼。冥搜諸卷。渺不可得。既仍於漢書八卷中得之。葉數不爽。因再拜祝。矢不復讀。女乃下。與之弈。曰：「三日不工。當復去。」至三日。忽一局贏女二子。女乃喜。授以絃索。限五日工一曲。郎手營目注。無暇他及。久之。隨指應節。不覺鼓舞。女乃日與飲博。郎遂樂而忘讀。女又縱之出門。使結客。由此僮儻之名暴著。女曰：「子可以出而仕矣。」郎一夜謂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則生子。今與卿居久。何不然也。」

女笑曰：「君日讀書，妾固謂無益。今卽夫婦一章，尙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郎驚問何工夫？女笑不言。少間，潛迎就之。郎樂極曰：「我不意夫婦之樂，有不可言傳者。」於是逢人輒道，無有不掩口者。女知而責之。郎曰：「竊穴踰牆者，始不可以告人。天倫之樂，人所皆有，何諱焉？」過八九月，女果舉一男，買媪撫字之。一日謂郎曰：「妾從君二年，業生子，可以別矣。久恐爲君禍，悔之已晚。」郎聞言，泣下，伏不起。曰：「卿不念呱呱者耶？」女亦悽然，良久曰：「必欲留，當舉架上盡散之。」郎曰：「此卿故鄉，乃僕性命，何出此言？」女不之強，曰：「妾亦知其有數，不得不預告耳。」先是親族或窺見女，無不駭絕，而又未聞其締姻何家，共詰之。郎不能僞語，但默不言。人益疑，郵傳幾徧，聞於邑宰史公。史，閩人，少年進士，聞聲傾動，欲一睹麗容，因而拘郎及女。女聞之，遁匿無迹，宰怒，收郎，斥革衣襟，梏械備加，務得女所自往。郎垂死，無一言械其婢，略能道其髮髻。幸以爲妖，命駕親臨其家，見書卷盈屋，多不勝搜，乃焚之。庭中烟結不散，暝若陰靈。郎既釋，遠求父門人書，得從辯復。是年秋捷，次年舉進士，而銜恨切於骨髓。爲顏如玉之位，朝夕而祝曰：「卿如有靈，當祐我官於閩。」後果以直指巡閩，居三月，訪史惡款，籍其家。時有中表爲司理，逼納愛妾，託言買婢寄署中。案既結，郎卽日自劾，娶妾而歸。

異史氏曰：「天下之物，積則招妒，好則生魔。女之妖，書之魔也。事近怪誕，治之未爲不可。而祖龍之虐，不已慘乎？其存心之私，更宜得怨毒之報也。嗚呼！何怪哉！」

齊天大聖

「寓言八九本邱翁。流俗相沿尋悟空，一回自生施法力，笑君剛直易初衷。」

許儔，竟人，從兄成，賈於閩。貨未居積，客言大聖靈著，將禱諸祠。盛未知大聖何神，與兄俱往。至則殿閣連蔓，窮極宏麗，入殿瞻仰，神猴首人身，蓋齊天大聖孫悟空云。諸客肅然起敬，無敢有惰容。盛素剛直，竊笑世俗之陋。衆焚香叩祝，盛潛去之。既歸，兄責其慢。盛曰：「孫悟空，乃邱翁之寓言，何遂誠信如此？如其有神，刀剗雷轟，吾自受之。」逆旅主人，聞呼大聖名，皆搖手失色，若恐大聖聞。盛見其狀，益譁辦之。聽者皆掩耳而走。至夜，盛果病，頭痛大作。或勸詣祠謝，盛不聽。未幾，頭小愈，股又痛，竟夜生巨疽，連足盡腫，寢食俱廢。兄代禱，迄無驗。或言神譴，須自祝，盛卒不信。月餘，瘡漸斂，而又一疽生，其痛倍苦。醫來，以刀割腐肉，血溢盈椀，恐人神有詞，故忍而不呻。又月餘，始就平復，而兄又大病。盛曰：「何如矣？敬神者亦復如是，足徵吾之疾，非由悟空也。」兄聞其言，益恚，謂神遷怒，責弟不為代禱。盛曰：「兄弟如手足，前日支體腐爛，而不之禱，今豈以手足之病，而易吾守乎？」但為延醫剗藥，而不從其禱。藥下，兄暴斃。盛慘痛結於心腹，買棺殮兄，已投祠楮而歎之曰：「兄病，謂汝遷怒，使我不能自白。倘爾有神，當令死者復生，余即北面稱弟子，不敢有異祠，不然，當以汝處三清之法，還處汝身，亦以破吾兄地下之惑。」至夜，夢一人招

之去。入大聖祠，仰見大聖有怒色，責之曰：「因汝無狀，以菩薩刀穿汝脛股，猶不自悔，曠有煩言，本宜送汝舌獄，念汝一生剛硬，姑置宥赦。汝兄病，乃汝以庸醫夭其壽數，於人何尤？今不少施法力，益令狂妄者引爲口實。」乃命青衣使請命於閻羅。青衣白三日後，鬼籍已報天庭，恐難爲力，神取方版，命筆不知何詞，使青衣執之而去。良久乃返，成與俱來，並跪堂上。神問：「何遲？」青衣白：「閻摩不敢擅專，又持大聖旨，上咨斗宿，是以來遲。」盛趨上拜謝神恩。神曰：「可速與兄俱去，若能向善，當爲汝福。」兄弟悲喜，相將俱歸。醒而異之，急起，啓棺視之，兄果已甦醒，扶出，極感大聖力。盛由此誠服信奉，更倍於流俗。而兄弟費本病中已耗其半，兄又未健，相對長愁。一日，偶遊郊郭，忽一褐衣人相之曰：「子何憂也？」盛方苦無所訴，因而備述其遺。褐衣人曰：「有一佳境，暫往瞻臨，亦足破悶。」問何所，但言不遠。從之，出郭半里許，褐衣人曰：「子有小術，頃刻可到。」因命以兩手抱腰，略一點首，遂覺雲生足下，騰蹕而上，不知幾百由旬。盛大懼，閉目不敢少啓。頃之曰：「至矣！」忽見琉璃世界，光明異色，訝問何處，曰：「天宮也。」信步而行，上下益高，遙見一叟，喜曰：「適遇此老，子之福也。」舉手相揖，叟邀過其所，烹茗獻客，止兩盞，殊不及盛。褐衣人曰：「此吾弟子，千里行賈，敬造仙署，求所贈餽。」叟命僅出白石一拌，狀類雀卵，瑩澈如冰，使盛自取之。盛念攜歸，可作酒枚，遂取其六。褐衣人以爲過廉，代取六枚，付盛並裹之，囑納腰裏。拱手曰：「足矣！」辭更出，仍令附體而下。俄頃及地，盛稽首請示仙號，笑曰：「適卽所謂觔斗雲也。」盛恍然悟爲

大聖，又求佑護。曰：「適所會財星，賜利十二分，何須他求？」盛又拜之。起視，已渺。既歸，喜而告兄。解取共視，則融入腰囊矣。後登貨而歸，其利倍蓰。自此屢至閩，必禱大聖。他人之禱，時不甚驗，盛所求無不應者。異史氏曰：「普士人過寺，畫琵琶於壁而去。比反，則其靈大著，香火相屬焉。天下事固不必實有其人，人靈之，則既靈焉矣。何以故？人心所聚，而物或託焉耳。若卒之方鎮，固宜得神明之佑。豈真耳內繡鍼，毫毛能變，足不筋斗，碧落可升哉？卒爲邪惑，亦其見之不真也。」

青蛙神

「不意青蛙亦號神，郎情儂薄妾情真，性誠善怒猶能解，差勝初終怙過人。」

江漢之間，俗事蛙神最虔。祠中蛙，不知幾百千萬，有大如籠者，或犯神怒，家中輒有異兆。蛙游几榻，甚或攀緣滑墜不得墮，其狀不一。此家當凶，人則大恐，斬牲禳禱之，神喜則已。楚有薛崑生者，幼慧，美姿容。六七歲時，有青衣媼至其家，自稱神使，坐致神意，願以女下嫁崑生。薛翁性朴拙，雅不欲，辭以兒幼。雖故却之，而亦未敢議昏他姓。遲數年，崑生漸長，媼于姜氏。告姜曰：「薛崑生，吾婿也，何得近禁衛？」姜懼，反其儀。薛翁愛之，潔性往禱，自言不敢與神相匹偶。祝已，見肴酒中皆有巨蛆浮出，蠢然擾動。傾棄，謝罪而歸。心益懼，亦姑聽之。一日，崑生在途，有使者迎宣神命，苦邀移趾，不得已，從與俱往。入一朱門，樓閣

華好。有叟坐堂上，額七八十歲人。崑生伏謁，叟命曳起之，賜坐案旁。少間，婢媼集視，紛紜滿側。叟顧曰：「入言薛郎至矣。」媼奔去。移時，一媼率女郎出，年十六七，麗絕無儔。叟指曰：「此小女十娘，自謂與君可稱佳偶，君家尊乃以異類見拒，此自百年事，父母止主其半，是在君耳。」崑生目注十娘，心愛好之，默然不言。媼曰：「我固知郎意良佳，請先歸，當即送十娘往也。」崑生曰：「諾。」趨告翁，翁倉遽，無所爲計，乃授之詞，使返謝之。崑生不肯行，方請讓間，與已在門，青衣成羣，而十娘入矣。上堂朝拜，翁姑見之皆喜。即夕合卺，琴瑟甚諧。由此神翁神媼，時降其家，視其衣，亦爲喜，白爲財，必驗。以故家日興，自昏於神，門堂藩溷皆蛙，人無敢詬蹴之。惟崑生少年任性，喜則忘，怒則踐斃，不甚愛惜。十娘雖謙馴，但善怒，頗不善崑生所爲。而崑生不以十娘故，斂抑之。十娘語侵崑生，崑生怒曰：「豈以汝家翁媼能禍人耶？丈夫何畏蛙也？」十娘甚諱言蛙，聞之甚甚曰：「自妾入門，爲汝家田增粟，買益價，亦復不少。今老幼皆已溫飽，遂如鴉鳥生翼，欲啄母睛耶？」崑生益憤曰：「吾正嫌所增污穢，不堪貽子孫，請不如早別。」遂逐十娘。翁媼既聞之，十娘已去，呵崑生使急往追復之。崑生盛氣不屈。至夜，母子俱病，饑悶不食。翁懼，負荊於祠，詞意殷切。過三日，病尋愈，十娘亦自至，夫妻懽好如初。十娘日輒凝妝坐，不操女紅。崑生衣履，一委諸母。母一日忿曰：「兒既娶，仍慕媼，人家婦事姑，吾家姑事婦。」十娘聞之，負氣登堂曰：「兒婦朝侍食，暮間寢，事姑者，其道如何？所短者，不能吝傭錢，自作苦耳。」母無言，慚沮自哭。崑生入，見母涕痕，詰得故，怒責十娘。

執辯不相屈。崑生曰：「娶妻不能承歡，不如勿有，便觸老蛙怒，不過橫災死耳。」復出十娘。十娘出門逕去。次日，居舍災，延燒數屋，几案牀榻悉爲煨燼。崑生怒詣祠責數曰：「養女不能奉翁姑，毫無庭訓，而曲護其短。神者至公，有教人畏婦者耶？且盃孟相敵，皆臣所爲，無所涉於父母，刀鎗斧鉞，卽加臣身。如其不然，我亦焚汝居室，聊以相報。」言已，負薪殿下，爇火欲舉，居人集而哀之，始憤而歸。父母聞之，大懼失色。至夜，神示夢於近村，使爲堵家營宅。及明，齋材鳩工，共爲崑生建造，辟之不止。日數百人相屬於道。不數日，第舍一新，牀幕器具悉備焉。修除甫竟，十娘已至。登堂謝過，言詞溫婉，轉身向崑生展笑，舉家變怨爲喜。自此十娘性益和，居二年，無間言。十娘最惡蛇，崑生戲函小蛇，給使啓之。十娘色變，詬崑生。崑生亦轉笑生曠，惡相抵。十娘曰：「今番不待相迫，遂請從此絕。」遂出門去。薛翁大恐，杖崑生，請罪於神，幸不禍之。亦寂無音。積有年餘，崑生念十娘，頗自悔，竊詣神所，哀十娘，迄無聲應。未幾，聞呷以十娘字袁氏，中心失望，因亦求昏他族，而歷相數家，並無如十娘者。於是益思十娘。往探袁氏，則已墜壁滌庭，候氣軒矣。心愧憤不能自已，廢食成疾。父母憂皇，不知所處。忽昏憤中有人撫之曰：「大丈夫類欲斷絕，又作此態。」開目，則十娘也。喜極躍起曰：「卿何來？」十娘曰：「以輕薄人相待之禮，止宜從父命，另醮而去。固久受袁家采芣，妾千思萬思而不忍也。卜吉已在今夕，父又無顏反壁，妾親攜而置之矣。適出門，父走送曰：『癡婢，不聽吾言，後受薛家凌虐，縱死亦勿歸也。』」崑生感其義，爲之流涕。家人皆喜，奔告翁媪。媪聞之，不

待往朝，奔入子舍，執手嗚泣。由此崑生亦老成，不作惡誕，於是情好益篤。十娘曰：「妾向以君優薄，未必遂能相白首，故不敢留孽根於人世。今已靡他，妾將生子。」居無何，神翁神媪著朱袍，降臨其家。次日，十娘臨蓐，一舉兩男，由此往來無間。居民或犯神怒，輒先求崑生，乃使婦女輩，盛妝入闈，朝奔十娘，十娘笑則解。薛氏苗裔甚繁，人名之薛娃子家。近人不敢呼，遠人呼之。

晚·震

「無端幻出空虛境，補得情天離恨多。畢竟龍宮何處是，居然選舞又徵歌。」

五月五日，吳越間有鬥龍舟之戲。剡木爲龍，繪鱗甲，飾以金碧。上爲雕莖朱檻，帆旌皆以錦繡。舟末爲龍尾，高丈餘，以布索引木板。下有童坐板上，顛倒滾跌，作諸巧劇。下臨江水，危險欲墮。故其購是童也，先以金啗其父母，預調馴之。墮水而死，勿悔也。吳門則載美妓，較不同耳。鎮江有蔣次童阿端，方七歲，使捷奇巧，莫能過，聲價益起。十六歲，猶用之。至金山下，墮水死。蔣媪止此子，哀鳴無已。阿端不自知死，有兩人導去，見水中別有天地。回視，則流波四繞，屹如壁立。俄現宮殿，見一人兜牟坐。兩人曰：「此龍宮君也。」便使拜伏。龍宮君顏色和霽，曰：「伎巧可入柳條部。」遂引至一所，廣殿四合。趨上東廊，有諸年少，出與爲禮。率十三四歲，卽有老嫗來，衆呼解姥，坐令獻技。已乃教以儂塘、雲之舞，洞庭和風之樂。復聞鼓鉦皇

既而諸院皆息。姥恐阿端不能即嫺，獨絮絮調按之，而阿端一過，殊已了了。姥喜曰：「得此兒，不讓晚霞矣。」明日，龍窩君按部，諸部畢集。首按夜叉部，鬼面魚服，鳴大鈺，圍四尺許，鼓可四人合抱之，聲如巨霆，叫噪不可復聞。舞起，則巨濤洶湧，橫流空際，時墮一點星光，及著地消滅。龍窩君急止之。命進乳爲部，皆二八姝麗，笙樂細作，一時清風嫋嫋，波聲俱靜。水漸凝如水晶世界，上下通明。按畢，俱退立西墀下。次按燕子部，皆垂髻人，內一女郎，年十四五已來，振袖傾鬟，作散花舞，翩翩翔起，襟袖襖履間，皆出五色花朵，隨風颺下。飄泊滿庭，舞畢，隨其部亦下西墀。阿端旁睨，雅愛好之，問之同部，卽晚霞也。無何，晚柳條部，龍窩君特試阿端，端作前舞，喜怒隨腔，俯仰中節。龍窩君嘉其慧悟，賜五文袴褶，魚鬢金束髮，上嵌夜光珠。阿端拜賜下，亦趨西墀，各守其伍。端於衆中遙注晚霞，晚霞亦遙注之。少間，端逡巡出部而北，晚霞亦漸入部而南，相去數武，而法嚴不敢亂部，相視神馳而已。既按蝶部，童男女皆雙舞，身長短，年大小，服色黃白，皆取諧同。諸部接已，魚貫而出。柳條在燕子部後，端疾出部前，而晚霞已緩滯在後。回首見端，故遺珊瑚釵，端急內袖中。旣歸，凝思成疾，眠餐頓廢。解姥輒進甘旨，日三四省，撫摩殷切，病不稍瘳。姥愛之，罔所爲計。曰：「吳江王壽期已迫，且爲奈何？」薄暮，一童子來，坐榻上與語，自言綠映蝶部。從容問曰：「君病爲晚霞否？」端驚問何知，笑曰：「晚霞亦如君耳。」端悽然起坐，便求方計。童問：「尙能步否？」答云：「勉強尙能爲力。」童挽出，南啓一戶，折而西，又開雙扉，見蓮花數十畝，皆生平地上。葉大

自如底花去如雲，落舞堆梗下盈尺。童引入其中，曰：「好坐此。」遂去。少時，一美人提蓮花而入，則曉霞也。相見驚喜，各道相思，略述生平。遂以石壓荷蓋合側，雅可儼蔽，又勻鋪蓮瓣而背之，掩與狹窺。既訂後約，日以夕陽爲候，乃別端歸，病亦愈然。由此兩人，日會於蓮畝。過數日，隨龍宮君往壽吳江主。親壽已語，部悉還，獨留曉霞，及乳鸞部二人，在宮中教舞。數月更無音耗，端恨望若失。惟解花日往來吳江岸，端記曉霞爲外妹，求獲去，冀一見之。望吳江門數日，宮裏森嚴，曉霞苦不得出，快快而返。積月餘，癡想欲絕。一日，解姥入，戚然相弔，曰：「惜乎！晚霞投江矣！」端大駭，涕下不能自止。因毀冠裂服，藏金珠而出，意欲相從俱死。但見江水若壁，以首力觸不得入。念欲復還，懼問冠服，罪將增重。意計窮途，汗流潸潸。忽睹壁下有太樹一章，乃從攀而上，漸至端杪，猛力躍墜，幸不沾濡，而竟已溼水上，不意之間，恍睹人世，遂飄然酒去。移時得岸，少步江濱，頓思老母，遂趁舟而去。抵里，四顧居廬，忽如隔世，次且至家。忽聞窗中有女子曰：「汝子來矣！」音聲甚似曉霞。俄與母俱出，果霞。斯時兩人喜勝於悲，而端則悲疑世喜，萬狀俱作矣。初晚霞在吳江，疊腹中震動，龍宮法禁嚴，恐旦夕身殉，橫遭撻楚，又不得一見阿端，但欲求死，遂潛投江。水身泛起，浮沈波中。有客舟探之，聞其居里，晚霞故吳名妓，溺水不得其尸，自念俯臨不可復獲，遂曰：「鎮江蔣氏，吾婿也。」客因代賃扁舟，送諸其家。將媼疑其錯誤，女自言不誤，因以情詳告媼。媼以其風格韻妙，頗愛悅之，第慮年木少，必非直終壽也者。而女孝謹，顧家中貧，便脫珍飾售數萬，媼察其志無他良

喜然無子，恐一旦臨磨，不見信於戚里，以謀女。女曰：「母但得真珠，何必求人知。」媼亦安之。會媼至，女喜不自已，媼亦疑兒不死。陰發兒塚，骸骨俱存，因此詰媼。媼始爽然自悟，然恐晚震怒其非人，囑毋勿復言，母然之。遂告同里，以為當日所得，非兒尸，然終慮其不能生子。未幾，竟舉一男，捉之，無異常兒，始脫。久之，女漸覺阿端非人，乃曰：「胡不早言？此鬼衣龍宮衣，七七魂魄墜，在人，人不殊矣。若得宮中龍角膠，可以續骨節而生肌膚，惜不早購之也。」端貨其珠，有賈胡出，實百萬，家由此巨富。值母壽，夫婦歌舞稱觴，遂傳聞淮王邸。王欲強奪，晚端懼，見王自陳，夫婦皆鬼。驗之，無影而信，遂不之奪，但遣宮人就別院，傳其技。女以龜溺毀容，而後見之。教三月，終不能盡其技而去。

白秋練

「鐵影鐘撞外邊，美人潘超轉吟哦。」楚江江冰堪為命，王建羅衣不及他。
直隸有某生，小字塘官，兩人妻小養之子，聰慧喜讀。年十六，翁以文業託，使去而學，縱父至楚。舟中無事，輒便吟誦。抵武昌，父留居逆旅，守其居積。生乘父出，執卷哦詩，音節鏗鏘。輒見翁影憧憧，似有人竊聽之，亦未之異也。一夕，翁赴飲，久不歸，生吟益苦。有人徘徊窗外，月映甚悉，怪之，遽出窺視，則五六縹緲之姝，望見生，急避去。又三三日，載貨北旋，暮泊湖濱。父適他出，有媼入曰：「郎君殺吾女矣。」

生驚問之。答云：「妾白姓，有息女秋練，頗解文字。言在那城，得聽清吟，於今結想，至絕眠餐。意欲附爲婚姻，不得復詎。」生心實愛好，第慮父嗔，因直以情告。媼不信，務要盟約。生不肯，媼怒曰：「人世姻好，有求委禽而不得者，今老身自媒，反不見內，恥熟甚焉。請勿想北渡矣！」遂去。少間，父歸，善其詞，以告之。隱冀望納，而父以涉遠，又薄女子之懷春也，笑置之。泊舟處，水深沒棹，夜忽沙磧擁起，舟滯不得動。湖中每歲客舟必有留住守洲者，至次年，桃花水溢，他貨未至，舟中物當百倍於原直也。以故翁未甚憂怪。獨計明歲南來，尙須揭費，於是留子自歸。生竊喜，恨不詰媼居里。日既暮，媼一婢扶女郎至，展衣臥諸榻上，向生曰：「人病至此，莫高枕作無事者。」遂去。生初聞而驚，移燈視女，則病態含嬌，秋波自流，略致訊詰，媼然微笑。生強其一語曰：「爲郎憔悴却羞郎，可爲妾詠。」生狂喜，欲近就之，而憐其荏弱，探手於懷，接唇爲戲。女不覺慳然展謔，乃曰：「君爲妾三吟王建羅衣葉葉之作，病當愈。」生從其言。甫兩過，女攬衣起坐曰：「妾愈矣！」再讀，則嬌顫聲相和。生神志益飛，遂滅燭共寢。女未曙已起，曰：「老母將至矣！」未幾，媼果至。見女凝妝惟坐，不覺欣慰。邀女去，女俛首不語。媼即自去，曰：「汝樂與郎君戲，亦自任也。」於是生始研問居止。女曰：「妾與君不過傾蓋之友，婚嫁尙不可必，何須令知家門，然兩人互相愛悅，要誓良堅。」女一夜早起挑燈，忽聞卷凄然淚發。生急起問之，女曰：「阿翁行且至，我兩人事，妾適以卷下展之，得李益江南曲詞，意非祥。」生慰解之曰：「首句嫁得瞿塘賈，卽已大吉，何不祥之與有？」女乃稍懼。起身作

別曰：「暫請分手，天明則千人指視矣。」生把臂哽咽問：「好事如諧，何處可以相報？」曰：「妾常使人偵探之，諧否無不聞也。」生將下舟送之，女力辭而去。無何，慕果至，生漸吐其情。父疑其招妓，怒加詬厲。細審舟中，則物並無虧損，譏訶乃已。一夕，翁不在舟，女忽至，相見依依，莫知決策。女曰：「低昂有數，且圖目前，姑留君兩月，再商行止。」臨別以吟詩爲相會之約。由此值翁他出，遂高吟，則女自至。四月行盡，物俱失時，諸賈無策，歛資禱河神之廟。端陽後，雨水大至，舟始通。生既歸，凝思成疾，慕憂之。巫醫並進。生私告母曰：「病非藥釀可痊，唯有秋練至耳。」翁初怒之，久之支離益憊，始懼。貨車載子，復如楚。泊舟故處，訪居人，並無知白媼者。會有媼操柁湖濱，即出自任。翁登其舟，窺見秋練，心竊喜，而審詰邦族，則浮家泛宅而已。因實告子病由，媼女登舟，始以解其沈疴。媼以婚無成約，弗許。女露半面，殷殷窺聽，聞兩人言，皆淚欲墮。媼視女面，因翁哀請，即亦許之。至夜，翁出，女果至，就榻鳴泣曰：「昔年妾狀，今到君耶？此中况味，要不可不使君知。然靡頓如此，急切何能使瘳？妾請爲君一吟。」生亦喜，女亦吟王建前作。生曰：「此卿心事，醫二人何得效？然聞卿聲，神已爽矣。試爲我吟楊柳千條盡向西。」女從之。生贊曰：「快哉！卿昔誦詩餘，有采蓮子云：『菡萏香蓮十傾波。』心向未忘，煩一曼聲度之。」女又從之。甫闌，生躍起曰：「小生何嘗病哉！」遂相狎抱，沈疴若失。旣而問：「父見媼何詞，事得諧否？」女已察知翁意，直對「不諧」。旣而女去，父來，見生已起，喜甚，但感勉之。因曰：「女子良佳，然自總角時，把柁樞歌，無論微賤，抑亦不真。」

不語。翁既出，女復來，生遂交意。女曰：「妾窺之審矣，天下事愈急則愈遠，愈迎則愈拒。當使君自轉，反相求。」生問計。女曰：「凡商賈志在利耳！妾有術知物價，適視舟中物，並無少慮。爲我告翁，居某物，刺三之，某物，十之。歸家妾言驗，則妾爲佳婦矣。再來時，君十八，妾十七，相歡有日，何憂爲？」生以所言物價告父，父頗不信，姑以餘貲半從其教。既歸，所自置貨，費本太虧，幸少從女言，得厚息，略相準。以是服款款之神，生益誇張之。謂女自言，能使已富。翁於是益竭貲而南。至湖，數日不見白媪。過叉數拍，始見其泊舟柳下，因委禽焉。媪悉不受，但滄言送女過舟。翁另賃一舟，爲子合卷。女乃使翁益南，所應居貨，悉籍付之。媪乃邀婿去，家於其舟。翁三月而返，物至楚，價以倍蓰。將歸，女求載湖水。既歸，每食必加沙許，如用醃醬焉。由是每南行，必爲致數隨而歸。後三四年，舉一子，一日，涕泣思歸。翁乃偕子及婦俱如楚。至湖，不知媪之所。在女扣舷呼母，神形喪失，促生沿湖問訊。會有釣鱖者，得白媪。生近視之，巨物也，形全類人，乳檉畢具，奇之，歸以告女。女大駭，謂夙有放生願，囑生贖放之。生往商釣者，釣者索直歸。女曰：「妾在君家，謀金不下巨萬，區區者何遂斬直也？如必不從，妾即投湖水死耳！」生懼，不敢告父，蓋盜贖放之。既返不見女，搜之不得，更盡始至。問何往？曰：「適至母所。」問母何在？慄然曰：「今不得不實告矣。適所贖，即妾母也。尚在洞庭，龍君命司行旅。近宮中欲選嬪妃，妾被浮言者所稱道，遂勸妾母坐相齋，妾母贊妾之。龍君不聽，放母於南濱，餓欲死，故羅前難，今難雖免，而罰未釋。君如愛妾，代禱真君可免，如以異類見憎，請以兒擲葦。」

君妾去，請宮之奉，未必不百倍君家也。」生大驚，慮異君，不可得見。女曰：「明日未刻，真君當至，見有跛道士急拜之，入水，亦從之。異君喜文字，必合憐允。」乃出魚腹，縷一方曰：「如問所求，即出此，求書一免字。」生如言候之，果有道士盤蹇而至，生伏拜之。道士急走，生從其後。道士以杖投水，躍登其上。生竟從之而登，則非杖也，舟也，又拜之。道士問何求，生出綬求書。道士展視曰：「此白驥翼也，子何遇之？」驥宮不敢隱，詳陳顛末。道士笑曰：「此物殊風雅，老龍何得荒淫？」遂出筆草書免字，如符形。返舟，令下，則見道士踏杖浮行，頃刻已渺。歸舟，女喜，但囑勿洩於父母。歸後二三年，翁再遊，數月不歸。湖水既霽，久待不至。女遂病，日夜喘，意囑曰：「如妾死，勿殮，當於卯午酉三時，一吟杜甫夢李白詩，死當不朽。候水至，傾注盆內，閉門綵姜衣，拖入浸之，宜得活。」囑意數日，奄然遂甦。後半月，慕翁至，生急如其教，浸一時，許，漸甦。自是每思謝旛，後翁死，生從其意，遷於楚。

金和尚

金和尚，諸城人。父無賴，以數百錢，隱於五蓮山寺。少頑鈍，不能建清業，故猶起市若爲傭。後本師死，稍有所遺，金卷懷隱寺，雜負販，飲辛茹苦，計贖王。歲年暴富，買田宅於水坡里。第宅宏敞，徒食指目于

許遠里千百畝，悉良沃，皆金無有之。里中甲第數十，皆僧無人，即有人亦其貧無業，攜妻子，僦屋佃田者也。類凡數百家。每一門內，四緣連屋，皆此輩列而居。僧舍其中，前有廳事，梁楹節枕，繪金碧，射人眼。堂上几屏，其光可鑑。又其後爲內寢，朱簾繡幕，蘭麝香充溢噴人，螺鈿雕檀爲牀，牀上錦綉褥，褶疊厚尺有咫。壁上美人山水諸名迹，懸黏幾無隙處。一聲長呼，門外數十人轟應如雷。細纓革鞞者，鳥而集，鵠而立。嘗事掩口語，側耳以聽。客舍猝至，十餘筵，咄嗟可辦。肥濃蒸薰，紛紛狼籍如霧霈。但不敢公然著歌妓。而狡童十數輩，皆慧黠能媚人，身紗縵頭，唱豔曲，聽賭亦頗不惡。金一出，前後數十騎，腰弓矢相摩戛。奴輩呼之皆以爺，即邑之人若民，或祖之，伯叔之，不以師，不以上人，不以禪號也。其徒出，稍稍殺於金，而風鬻雲鬻，亦略與貴公子等。金又廣結納，即千里外呼吸可通。以此數方面短長，偶氣觸之，輒惕自懼。而其爲人鄙不文，頂趾無雅骨，生平未嘗奉一經，持一咒，迹不近寺院。室中亦未嘗著鏡鼓。此等物，門人輩弗及見，並弗及聞。凡僦屋者，婦女浮麗如京都。脂澤金粉，皆取給於僧。僧亦不之靳。以故里中不田而農者以百數。時而佃戶決僧瘞牀下，亦不甚窮詰，但遂去之，其釐資然也。金又買異姓兒，子之，延儒師，教帖括業。兒慧能文，因令入邑庠。旋援例作太學生。未幾，赴北關，領鄉薦。由是金之名以太公諱，向之爺之者，太之，膝席者皆垂手執耳，孫禮。無何，太公僧薨，孝廉纒麻，寢室北，面稱孤。諸門人釋杖滿牀榻，而靈幃後，嚶嚶和泣，惟孝廉夫人一而已。士大夫婦咸華妝來，奉。蓋與馬塞道路。殯日，棚閣雲連，旛蓋翳天，且

殉葬。束草黏五色金紙作冥物，輿蓋數十事，馬千蹄，美人百袂，方相方弼，著阜帛，首摩雲，冥宅，樓閣房廊，亘數畝，萬戶千門，入者迷不可出，祭品象物，多不能指以名。會葬者蓋相摩，上自方面，皆偃僕入，起拜。凡八邑貢監及簿吏，以手據地，叩即行，不敢勞公子，勞諸師叔也。傾國來瞻仰，男攜婦，母攜兒，流汗相屬於道，人聲沸，百戲整轄，都不可聞。立者，自肩以下皆隱，惟見萬頭攢動而已。孕婦痛急欲產，諸女伴張裙爲幄，羅守之，但聞啼，不暇問雌雄，斷幅糊懷中，或扶之或曳之，盤蹙以去，奇觀哉。葬後，以金所遺贖產，瓜分而二之：子一，門人一也。孝廉得半而居，第之南之北之西東盡縮，然皆兄弟行，痛癢猶相關云。

異史氏曰：「此一派也，兩宗未有，六祖無傳，可謂獨門法門者矣。抑聞之，五蘊皆空，六塵不染，是爲和尚；口中說法，座上參禪，是爲和樣；鞋香楚地，笠重吳天，是爲和撞；鼓鉦鐘聒，笙管鼓曹，是爲和唱；狗苟鑽緣，蠅營淫賭，是爲和障。金也者，尙耶？樣耶？撞耶？唱耶？抑地獄之障耶？」

予聞之，荷耶先生云：「和尚蓋紹興某縣人，少時與姪某流寓青州，久之復與姪相失，遂祝髮爲僧。後其姪顯達，乃於諸城道中吻色得之，勸令改初服不可，因出資令有司創建刹宇，且爲營別業焉。一時服御華侈，聲勢炫赫，誠有如聊齋所云者，而其嗣孝廉某，實其族子也。」荷耶先生言其名字，爵里及其他瑣事甚悉，嘗以柳泉此傳未盡得實，付梓後，欲別爲小紀以正之，刻甫竣，而先生遽捐館舍，予述焉不詳，姑撫其大凡如此。丙戌六月二十七日，天都鮑廷博書於嚴陵舟次。

丐僧

「誦經略見焚修苦，刺刃無嫌解脫遲。莫怪老僧如此化，老人原不欲人知。」

濟南一僧，不知何許人，赤足衣百衲，日於芙蓉明湖諸館，誦經抄募，與以酒食錢粟，迄弗受，叩所需又不答，終日未嘗見其餐飲。或勸之曰：「師既不茹葷酒，當募山村僻巷中，何日日往來於羶鬪之場？」僧合掌諷誦，睫毛長指許，若不聞。少選，又語之，僧遽張目厲聲曰：「要如此化。」又誦不已，久之自出而去。或從其後，固詰其必如此化之故，走不應，叩之數四，又厲聲曰：「非汝所知！老僧要如此化。」積數日，忽出南城，臥道側，如僵，三日不動。居民恐其餓死，貽粟近郭，因集勸他徒，欲飯之，欲錢，錢之。僧嘿然不應，羣搖而語之。僧怒，於衲中出短刀，自剖其腹，以手入內，理腸於道，而氣遂絕。衆駭，告郡，藁葬之。異日爲犬所穴，席見踏之似空。發視之，席封如故，猶空爾然。

蟄龍

「不游海國困書城，豈是蛟龍蟄未驚。一旦出爲天下望，終教霖雨慰蒼生。」
於陸曲銀臺公讀書樓上。值陰雨晦冥，見一小物，有光如螢，蠕蠕登几，過處輒黑，如黝迹，漸盤卷上。

卷亦焦意爲龍，乃捧送之。至門外，持立良久，彎曲不少動。公曰：「將無謂我不恭？」執卷返，仍置案上。冠帶長揖，而後送之。方至簷下，但見昂首乍伸，離卷橫飛，其聲嘖然，光一道如縷。數步外，回首向公，則頭大於甕，身數十圍矣。又一折反，霹靂震驚，騰霄而去。回視所行處，蓋曲曲自書笥中出焉。

小警

「潞城穴社計求安，首鼠相逢竟脫冠。幾許頭顱空自擢，令人笑作沐猴觀。」

長山居民某，暇居，輒有短客來，入與扳談，素不識其生平，頗注念。客曰：「三數日，將便徙居比鄰矣。」過四五日，又曰：「今已同里，旦晚可以承教。」問僑居何所，亦不詳告，但以手北指。自是日，輒一來，時向人假器具，或吝不與，則自失之。羣疑其狐。村北有古冢，陷不可測，意必居此，其操兵杖往，伏聽之，久無少異。一更向盡，聞穴中戢戢然，似數十百人作耳語，衆寂不動。俄而尺許小人，連累而出，至不可數。衆噪起，並擊之，杖杖皆火，瞬息四散。惟遺一小警，如胡桃壳然，泮飾而金線，嗅之，腥臭不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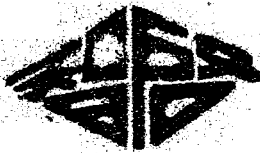
霍生

「才人結習好輕儇，况涉嫌疑禍易延。殷鑒不遙君省否，雙疣倒置在唇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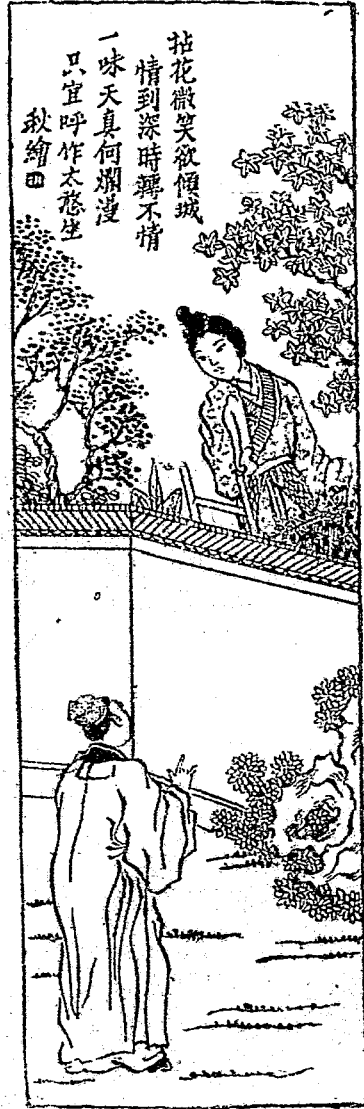
文登霍生與嚴生少相狎長相誼也口給交禦惟恐不工霍有鄰嫗嘗爲嚴生妻導產偶與霍婦語言其私處有兩贅疣婦以告霍霍與同黨者謀窺嚴將至故竊語云「其妻與我最昵」衆故不信霍因捏造端未且云「如不信其陰側有雙疣」嚴止窗外聽之既悉不入逕去至家苦掠其妻妻不服撈益殘妻不堪虐自經死霍始大悔然亦不敢向嚴而白其誣矣嚴妻既死其鬼夜哭舉家不得甯焉無何嚴暴卒鬼乃不哭霍婦夢女子披髮大叫曰「我死得良苦汝夫婦何得歡樂耶」既醒而病數日尋卒霍亦夢女子指數詬罵以掌批其吻驚而寤覺唇際隱痛捫之高起三日而成雙疣遂爲痼疾不敢大言笑啓吻太驟則痛不可忍

異史氏曰「死能爲厲其氣寃也私病加於唇吻神而近於戲矣邑王氏與同窗某狎其妻歸甯王知其驢善驚先伏叢莽中伺婦至暴出驢驚婦墮惟一僮從不能扶婦乘王乃殷勤抱控甚至婦亦不識誰何王揚揚以此得志謂僮逐驢去因遂私其婦於莽中褻服袴履甚悉某聞大慚而去少間自窗隙中見某一手握刃一手捉妻來意甚惡大懼踰垣而逃某亦從之追二三里不及始返王盡力極奔肺葉開張以是得吼疾數年不愈焉」

11/11/11



聊齋誌異



MG
I242
81
:2



聊齋誌異

狐詣

淄川

蒲留仙著述



『同是萍飄絮泊中，笑嬉怒罵各稱雄；談諧涉口皆成趣，可使齊髡拜下風。』

萬福字子祥，博與人，幼業儒。家少有而運殊蹇。行年二十有奇，尚不能撥一芹。鄉中澆俗，多報富戶役；長厚者至碎破其家。萬適報充役，懼而逃。如濟南，稅居逆旅。夜有奔女，顏色頗麗，萬悅而私之。請其姓氏，女自言：『實狐，但不爲君祟耳。』萬喜而不疑，女囑勿與客共。遂日至，與其臥處。凡日用所需，無不仰給於狐，居無何，二三相識，輒來造訪，恆信宿不去。萬厭之，而不忍拒，不得已，以實告客，客願一觀仙容。萬白於狐，狐謂客曰：『見我何爲哉？我亦猶人耳。』聞其聲，隱隱在目前，四顧，即不見。客有孫得言者，善俳諧，固請見，且謂：『得聽德音，魂魄飛越。何客容華，徒使人聞聲相思。』狐笑曰：『賢孫子，欲爲高曾母作行樂圖耶？』諸客俱笑。狐曰：『我爲狐，請與客言狐典，願聞之否？』衆唯唯。狐曰：『昔某村旅舍，故多狐，輒出巢行客。客知之，相戒不宿其舍。半年，門戶蕭索，主人大憂，甚諱言狐。忽有一遠方客，自言異國人，

聊齋誌異

望門休止，主人大悅。甫邀入門，即有途人陰告曰：「是家有狐。」客懼，白主人欲他徙。主人力白其妄，客乃止。入室方臥，見羣鼠出於牀下，客大駭，驟奔，急呼有狐。主人驚問，客怨曰：「狐巢於此，何誑我言無？」主人又問所見何狀，客曰：「我今所見，細細么麼，不是狐兒，必當是狐孫子。」言罷，座客爲之粲然。孫曰：「既不賜見，我輩留宿，宜勿去，阻其陽臺。」狐笑曰：「寄宿無妨，倘有小迂犯，幸勿滯懷。」客恐其惡作劇，乃共散去。然數日必一來，索狐笑罵。狐諧甚，每一語，即顛倒賓客，滑稽者不能屈也。卒戲呼爲狐娘子。一日，置酒高會，萬居主人位，孫與二客分左右座，下設一榻，屈狐。狐辭不善酒，咸請坐談，許之。酒數行，衆擲骰爲瓜蔓之令。客值瓜色，會嘗飲，戲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大清醒，暫借一觴。」狐笑曰：「我故不飲，願陳一典，以佐諸公飲。」孫掩耳不樂聞。客皆言曰：「罵人者當罰。」狐笑曰：「我罵狐何如？」衆曰：「可。」於是傾耳共聽。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紅毛國，著狐腋冠，見國王。王見而異之，問：『何皮毛，溫厚乃爾？』大臣以狐對。王言：『此物，生平未嘗得聞。狐字，字畫何等？』使臣書空而奏曰：『右邊是一大瓜，左邊是一小犬。』主客又復闕堂。二客，陳氏兄弟，一名所見，一名所聞，見孫大窘，乃曰：『雄狐何在，而縱雌狐流毒若此？』狐曰：『適一典，談猶未終，遂爲羣吠所亂，請終之。國王見使臣乘一騾，甚異之。使臣告曰：『此馬之所生。』又大異之。使臣曰：『中國馬生騾，騾生駒。』王細問其狀。使臣曰：『馬生騾，是臣所見，騾生駒，乃臣所聞。』舉座又大笑。衆知不敵，乃相約，後有開謔端者，韻作東道主。傾之，酒酣，孫戲謂萬

曰：「一聯請君屬之。」萬曰：「如何？」孫曰：「妓女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合座屬思不能對。狐笑曰：「我有之矣。」衆共聽之。曰：「龍王下詔求直諫，鼈也得言，龜也得言。」四座無不絕。孫大恚曰：「適與爾盟，何復犯戒？」狐笑曰：「罪誠在我，但非此，不成確對耳。明且當設席，以贖吾過。」相笑而罷。狐之談諧，不可殫述。居數月，與萬偕歸，及博與界，告萬曰：「我此處有葭葦，親往來久，梗不可不一訊。日且暮，與君同寄宿，待旦而行可也。」萬詢其處，指言不遠。萬疑前此故無村落，姑從之。二里許，果見一莊，生平所未歷。狐往叩關，一蒼頭出應門，入則重門疊閣，宛然世家。俄見主人，有翁與媪，揖萬而坐。列筵豐盛，待萬以姻媼，遂宿焉。狐早詣曰：「我遠偕君歸，恐駭聞聽，君宜先往，我將繼至。」萬從其言，先至預白於家人。未幾狐至，與萬言笑，人盡聞之，而不見其人。逾年，萬復事於濟，狐又與俱。忽有數人來，狐從與語，備極寒暄，乃語萬曰：「我本陝中人，與君有夙因，遂從爾許時。今我兄弟至，將從以歸，不能周事。」留之不可，竟去。

續黃梁

「初捷南宮意氣揚，况聞粵語更翱翔；僧寮不是邯鄲道，也作黃梁夢一場。」

福建會孝廉高捷南宮時，與二三新貴，遨遊鄰郭，偶聞毗盧禪院，寓一星者，因並騎往詰問，入室

而坐。星者見其意氣，佞諛之。會搖筆微笑，便問：「有麟玉分否？」星者正容許二十年太平宰相。會大悅，氣益高。值小雨，乃與遊侶，避雨竹台。台中一老僧，深目高鼻，坐蒲團上，偃蹇不爲禮。衆一舉手，登榻自話，羣以宰相相賀。會心氣殊高，指同遊曰：「某爲宰相時，推張年丈作南撫，家中表爲參游。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於願足矣。」一座大笑。俄聞門外雨益傾注，會倦伏榻間。忽見有二中使，賚天子手詔，召會太師決國計。會得意，疾趨入朝。天子前席，溫語良久，命三品而下，聽其黜陟。賜麟玉名馬。會被服稽首以出。入家，則非舊所居第，繪棟雕榭，窮極壯麗。自亦不解何以遽至如此。然揆髻微呼，則應諾雷動。俄照公卿贈海物，僮僕足恭者，疊出其門。六卿來，倒屣而迎。侍郎輩，揖與語。下此者，頷之而已。晉撫餽女樂十人，皆是好女子。其尤者，爲嬾嬾，爲仙仙。二人尤蒙寵，科頭休沐，日事聲歌。一日，念微時，嘗得邑紳王子良周濟我。今置身青雲，渠尙蹉跎仕路，何不一引手？早旦一疏，薦爲諫議，卽奉俞旨，立行擢用。又念郭太僕，曾睚眦我，卽傳呂給諫，及侍御陳昌等，授以意旨。越日，彈章交至，奉旨削職以去。恩怨了了，頗快心意。偶出郊衢，醉人適觸齒簿，卽遣人縛付京尹，立斃杖下。接第連阡者，皆長勢猷沃產，自此富可埒國。無何，而嬾嬾仙仙，以次歿。朝夕遐想，忽憶曩年見東家女絕美。每思購充騰御，輒以掃薄違夙願。今日幸可適志，乃使幹僕數輩，強納賞於其家。俄傾，簾與昇至，則較昔之望見時，尤豔絕也。自願生平，於願斯足。又逾年，朝士竊竊，似有腹非之者，然各爲立仗馬。會亦高情盛氣，不以置懷。有龍圖學士包上疏，其略曰：「竊以

曾某原一飲賭無賴市井小人一言之合榮膺聖眷。父紫兒朱。恩寵爲極。不思捐軀糜頂。以報萬一反恣胸臆。擅作威福。可死之罪。擢髮難數。朝廷名器。居爲奇貨。量缺肥瘠。爲價重輕。因而公卿將士。盡奔走於門下。估計資緣。儼如負販。仰息望塵。不可算數。或有傑士賢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閒散。重則褫以編氓。甚且一臂不袒。輒連鹿馬之奸。遠竄豺狼之地。朝士爲之寒心。朝廷因而孤立。且平民膏腴。任肆吞食。良家女子。強委禽妝。診氣冤氛。暗無天日。奴僕一到。則守令承顏。書函一投。則司院枉法。或有廝養之兒。瓜葛之親。出則乘傳。風行雷動。地方之供給稍遲。馬上之鞭撻立至。荼毒人民。奴隸官府。扈從所臨。野無青草。而某方炎炎赫赫。怙寵無悔。召對方承於闕下。萋菲輒進於君前。委蛇才退於自公。聲歌已起於後苑。聲色狗馬。晝夜荒淫。國計民生。罔存念慮。世上甯有此幸相乎。內外駭訛。人情洶洶。若不急加斧鑕之誅。勢必釀成操莽之禍。臣夙夜祗懼。不敢甯處。冒死列款。仰達宸聽。伏祈斷奸佞之頭。籍貪冒之產。上曰天怒。下快輿情。如果臣言虛謬。刀鋸鼎鑊。卽加臣身。……」疏上。會聞之。氣魄悚駭。如飲冰水。幸而皇上優容。留中不發。繼而科道道九卿。交章劾奏。卽昔之拜門牆。稱假父者。亦反顏相向。奉旨籍家。充雲南軍子任平陽太守。已差員前往提問。會方聞旨。驚惶。旋有武士數十人。帶劍操戈。直抵內寢。褫其衣冠。與妻並繫。俄見數夫運貲於庭。金銀錢鈔。以數百萬。珠翠瓊玉。數百斛。幄幕簾榻之屬。又數十車。以至兒襁女鳥。遺墜庭階。會一一視之。酸心刺目。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披髮嬌啼。玉容無主。悲火燒心。含憤不敢言。

俄而樓閣倉庫盡已封誌。立叱會出，監者牽挽羅曳而去。夫妻吞聲就道，求一下駟劣車，少作代步，亦不可得。十里外，妻足弱，欲傾跌，會時以一手相扳引。又十餘里，已亦困憊，欲見高山，直插霄漢，自愛不能登，時挽妻相對泣。而監者猶目來窺，不容稍停駐。又顧斜日已墜，無可投止，不得已，參差蹙蹙而行。比至山腰，妻力已盡，泣坐路隅。會亦憇止，任監者叱罵。忽聞百聲齊譟，有羣盜各操利刃，跳梁而前。監者大駭，逸去。會長跪言：「孤身遠謫，囊中無長物。」哀求宥免。羣盜裂眦宣言：「我輩皆被害冤民，祇乞得佞賊頭，他無索取。」會怒叱曰：「我雖待罪，乃朝廷命官，賊子何敢爾？」賊亦怒，以巨斧揮會項，覺頭墜地作聲。魂方駭疑，即有二鬼來，反接其手，驅之行。行踰數刻，入一都會，頃之，覩宮殿，殿上一醜形王者，憑几決罪福。會前匍伏請命。王者閱卷，纔數行，即震怒曰：「此欺君誤國之罪，宜置油鼎。」萬鬼羣和，聲如雷霆，即有巨鬼，掉至堦下。見鼎高七尺已來，四圍熾炭，鼎足盡紅。會發棘哀啼，竄躋無路。鬼以左手抓髮，右手握踝，拋置鼎中。覺塊然一身，隨油波而上下，皮肉焦灼，痛徹於心，沸油入口，煎烹肺腑。念欲速死，而萬計不能得死。約食時，鬼方以巨叉取會出，復至堂下。王又檢冊籍，怒曰：「倚勢凌人，合受刀山獄。」鬼又拯去。見一山，不甚廣闊，而峻削壁立，利刃縱橫，亂如密筍。先有數人，冒腸刺腹其上，呼號之聲，慘絕心目。鬼促會上，會大哭退縮。鬼以毒錐刺腦，會負痛乞憐。鬼怒，捉會起，望空力擲，覺身在雲霄之上。暈然一落，刃交於胸，痛苦不可言狀。又移時，身軀重贅，刀孔漸闊，忽焉脫落，四支變屈。鬼又逐以見王。王命會計生平，

賣爵鬻名，枉法霸產，所得金錢幾何。卽有鬻鬻人，持籌握算曰：「三百二十一萬。」王曰：「彼既積來，還令飲去。」俄取金錢堆階上，如邱陵，漸入鐵釜，鎔以烈火。鬼使數輩，更以杓灌其口。流頤則皮膚臭裂，入喉則臆腑騰沸。生時患此物之少，是時患此物之多矣。半日方盡。王者令押去甘州爲女。行數步，見架上鐵梁，圍可數尺，縮一大輪，其大不知幾百由旬，饑生五彩，光歌雲霄。鬼使使登輪，方合眼躍登，則輪隨足轉，似覺傾墜，逼體生涼。開眸自顧，身已嬰兒，而又女也。視其父母，則懸鶉敗絮，土室之中，瓢杖猶存，心知爲乞人子。日隨乞兒托鉢，腹饑餓然常不得一飽。著敗衣，風常刺骨。十四歲，鬻與顧秀才備賸妾，衣食粗足自給。而家室悍甚，日以鞭箠從事，輒以赤鐵烙胸乳。幸而良人頗憐愛，稍自寬慰。東鄰惡少年，忽踰垣來逼與私。乃自念前身惡孽，已被鬼責，今那得復爾！於是大聲疾呼。良人與嫡婦盡起，惡少年始竄去。居無何，秀才宿諸其室，枕上喋喋，方自訴冤苦。忽震厲一聲，室門大開。有兩賊持刀入，竟決秀才首，囊括衣物。圍伏被底，不敢復作聲。既而賊去，乃喊奔嫡室。嫡大驚，相與泣驗，遂疑妾以奸夫殺良人，因以狀白刺史。嚴鞫，竟以酷刑定罪案，依律凌遲處死。繫赴刑所，胸中冤氣扼塞，距踊聲屈，覺九幽十八獄，無此黑暗也。正悲號間，聞遊者呼曰：「兄夢壓耶？」豁然而悟，見老僧猶跏趺座上。同侶競相謂曰：「日暮腹枵，何久酣睡？」會乃慘淡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驗否？」會益驚異，拜而請教。僧曰：「修德行仁，火坑中有青蓮也。山僧何知焉？」會盛氣而來，不覺喪氣而返。臺閣之想，由此淡焉。入山，不知所終。

異史氏曰：「福善禍淫，天之常道。聞作宰相而憊然於中者，必非喜其鞠躬盡瘁可知矣。是時方寸，宮室妻妾，無所不有。然而夢回爲妄，想亦非真。彼以虛作，神以幻報。黃梁將熟，此夢在所必有。當以附之邯鄲之後。」

小獵犬

「紛紛野馬與醜雞，道是先生睡眠迷。蟻蝨既除遺細犬，寓言得免莫忘蹄。」

山右衛中堂，爲諸生時，厭冗擾，徙齋僧院。苦室中墨蟲蚊蚤甚多，竟夜不成寢。食後，偃息在牀，忽一小武士，首插雉尾，身高兩寸許，騎馬大如蝻，臂上青鞵，有鷹如蝻，自外而入，盤旋室中，行且馭。公方凝注，忽又一人入，裝亦如前，腰束小弓矢，牽獵犬如巨蠅。又俄頃，步者騎者，紛紛來以數百輩。鷹亦數百臂，犬亦數百頭。有蚊蠅飛起，縱鷹騰擊，盡撲殺之。獵犬登牀緣壁，搜噬蟲蚤，凡罅隙之所伏藏，嗅之無不出者。頃刻之間，決殺殆盡。公僞睡脫之，鷹集犬竄於其身。既而一黃衣人，著平天冠，如王者，登別榻，繫駟韋篋間。從騎皆下，獻飛獻走，紛集盈側，亦不知作何語。無何，王者登小輦，衛士倉皇，各命鞍馬，萬蹄攢奔，粉如撒菽，烟飛霧騰，斯須散盡。公歷歷在目，駭詫不知所由。躡履外窺，渺無蹟響。反身周視，都無所見，惟壁磚上遺一細犬。公急捉之，且馴。置硯匣中，反覆瞻玩，毛極細茸，項上有小環，飼以飯，一嗅輒棄去。躍登牀

榻尋衣縫，留殺蟻，旋復來伏臥。逾宿，公疑其已往，視之，則盤伏如故。公臥，則登牀簀，遇蟲輒擊，蚊蠅無敢落者。公愛之，甚於拱壁。一日晝寢，犬潛伏身畔。公醒轉側，壓於腰底，公覺有物，固疑是犬，急起視之，已匾而死，如紙翦成者然。然自是蜚蟲無唯類矣。

附錄池北偶談一則

八座某公未第時，夏日嘗晝臥。忽見一小人，騎而入。入馬皆可寸餘，腰弓矢，辟鷹鷹大如蠅。繼至一人亦如之，牽獵犬。犬如巨蠶。二人繞屋盤旋，久之，甲士數千，沓至，星旄雲罕，續紛絡繹，分左右。孟合圍，大獵室中，蚊蠅無唯類；其伏匿者，輒緣壁隙掘出之。一人朱衣下輦，坐別榻，衆次第獻俘獲已，遂上輦，蕭隊而出。甲士皆從，如烟霧而散。起視之一無所覩，惟一小獵犬，徬徨壁間，取置篋中，馴甚。飼之不食，臥則伏枕畔，見蠅蚋輒齧去之。

辛十四娘

「了却夫妻未了情，成功主婢好同行，
赦書驀地從天降，曾對天顏道姓名。」

廣平馮生，正德間人，少輕脫，縱酒，味爽偶行，遇一少女，著紅綾，容色娟好，從小奚奴，躡露奔波，履襪沾濡，心竊好之。薄暮，醉歸，道側，故有蘭若，久蕪廢。有女子自內出，則向麗人也，忽見生來，即轉身入。陰念

魔者，何得在禪院中，繁燼於門，往覘其異。入則斷垣零落，階上細草鋪毯。徬徨間，一斑白叟出，衣帽整潔，問客何來。生曰：「偶來古剎，欲一瞻仰，翁何至此？」叟曰：「老夫流寓無所，暫借此安頓細小。既承寵降，有山茶可以當酒。」乃肅賓入。見殿後一院，石路光明，無復蕪莽。入其室，則簾幌牀幃，香霧噴人。坐展姓字云：「蒙叟姓辛。」生乘醉問曰：「聞有女公子，未遭良匹，竊不自揣，願以鏡臺自獻。」辛笑曰：「容謀之荆人。」生卽牽筆爲詩曰：「千金覓玉杵，殷勤手自將；雲英如有意，親爲擣元霜。」主人笑付左右。少間，有婢與辛耳語。辛起，慰客耐坐。牽幕入，隱約三數語，卽趨出。生意必有佳報，而辛乃坐與唱噱，不復有他言。生不能忍，問曰：「未審意旨，幸釋疑抱。」辛曰：「君卓犖士，傾風已久，但有私衷，所不敢言耳！」生固請之。辛曰：「弱息十九人，嫁者十有二。醮命任之荆人，老天不與焉。」生曰：「小生祇要得今朝領小奚奴帶露行者。」辛不應，相對默然。聞房內嚶嚶風語，生乘醉攀簾曰：「伉儷旣不可得，當一見顏色，以消吾憾。」內聞鈎動，羣立愕顧。果有紅衣人，振袖傾鬢，亭亭拈帶，望見生入，逼室張望。辛怒，命數人捽生出。酒齋湧上，倒葉蕪中。瓦石亂落如雨，幸不著體。以移時，聽驢子猶駝草路側，乃起跨驢，踉蹌而行。夜色迷悶，誤入澗谷。狼奔鷗叫，豎毛寒心。脚躡四顧，並不知其何所。遙望蒼林中，燈火明滅，疑心村落，竟馳投之。仰見高閣，以策搥門。內有問者曰：「何處郎君，半夜來此？」生以失路告。問者曰：「待達主人。」生累足鵲埃。忽聞振管關扉，一健僕出，代客捉驢。生入，見室甚華好，堂上張燈火。少坐，有婦人出，問客姓氏。生

以告。踰刻，青衣數人，扶一老嫗出，曰：「郡君至。」生起立，肅身欲拜。嫗止之坐，謂生曰：「爾非馮雲子之孫耶？」曰：「然。」嫗曰：「子當是我彌甥。老身鐘漏並歇，殘年向盡，骨肉之間，殊所乖闕。」生曰：「兒亦失怙，與我祖父處者，十不識一焉。素未拜省，乞便指示。」嫗曰：「子自知之。」生不敢復問，坐對懸想。嫗曰：「甥深夜何得來此？」生以膽力自矜，遂一一歷陳所遇。嫗笑曰：「此大好事。況甥名士，殊不玷於姻婭。野狐精何得強自高甥，勿慮我能為婉致之。」生稱謝唯唯。嫗顧左右曰：「我不知辛家女兒，遂如此端好。」青衣人曰：「渠有十九女，都翩翩有風格，不知官人所聘行幾？」生曰：「年約十五餘矣。」青衣人曰：「此是十四娘。三日間，曾從阿母壽郡君，何忘却？」嫗笑曰：「是非刻蓮瓣為高履，實以香屑蒙紗而步者乎？」青衣曰：「是也。」嫗曰：「此婢大會作意，弄媚巧，然果窈窕。阿甥賞鑒不謬。」即謂青衣曰：「可遣小狸奴喚之來。」青衣應諾。去移時，入曰：「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旋見紅衣娘子，望嫗俯拜。嫗曳之曰：「後為我家甥婦，勿得修婢子禮。」女子起，娉婷而立，紅袖低垂。嫗理其鬢髮，塗其耳環，曰：「十四娘近在閨中作麼生？」女低應曰：「閒來只挑繡。」回首見生，羞縮不安。嫗曰：「此吾甥也，盛意與兒作姻好。何便教迷途，終夜竄轡谷？」女俛首無語。嫗曰：「我喚汝，非他欲為我甥作伐耳。」女默默而已。嫗命掃榻展綉褥，即為合卺。女靦然曰：「遠以告之父母。」嫗曰：「我為汝作水，有何舛謬？」女曰：「郡君之命，父母當不敢違。然如此草草，婢子即死，不敢奉命。」嫗笑曰：「小女子志不可奪，真吾甥婦。」

也。」乃拔女頭上金花一朵，付生收之。命歸家消息，以良辰爲定。乃使青衣送女去。聽遠雞已唱，遣人持驢送生出。數步外，歛一回頭顧，則村舍已失，但見松楸濃黑，蓬顆蔽塚而已。定想移時，乃悟其處，爲薛尚書墓。薛故生祖母弟，故相呼以甥。心知遇鬼，然亦不知十四娘何人。咨嗟而歸，漫消吉以待之，而心恐鬼約難恃。再往蘭若，則殿宇荒涼。問之居人，則寺中往往見狐狸云。陰念若得麗人，狐亦自佳。至日，除舍掃途，更僕眺望。夜半猶寂，生已無望。頃之，門外譁然。踰厓出窺，則繡轎已駐于庭，雙鬟扶女坐於青廬中。妝奩亦無長物，惟兩長鬢奴，扛一撲滿，大如甕，息肩置堂隅。生喜得麗偶，並不疑其異類。問女曰：「一死鬼，卿家何帖服之甚？」女曰：「薛尚書，今作五都巡環使，數百里鬼狐，皆備扈從。故歸墓時常少。」生不忘塞修。翌日，往祭其墓。歸見一青衣，持貝錦爲賀，竟委几上而去。生以告女。女視之曰：「此郡若物也。」邑有楚銀臺之公子，少與生共筆硯，頗相狎。聞生得狐婦，餽遺爲饌，即登堂稱觴。越數日，又折簡來招飲。女聞，謂生曰：「曩公子來，我穴壁窺之。其人猿睛而鷹準，不可與久居也，宜勿往。」生諾之。翼日，公子造門，問負約之罪，且獻新作。生評涉嘲笑，公子大慚。不懂而散。生歸，笑述於房。女慘然曰：「公子豺狼，不可狎也。子不聽吾言，將及於難。」生笑謝之。後與公子輒相諛，前却漸釋，會提學試，公子第一。公子沾沾自喜，走來伴邀生飲。生辭，頻招，乃往。至則知爲公子初度，客從滿堂，列筵甚盛。公子出試卷示生，親友疊肩歡賞。酒數行，樂奏作於堂，鼓吹僮停，賓主樂甚。公子忽謂生曰：「諺云：『異中莫論文。』此言今知其謬。」

小生所以忝出君上者，以起處數語，略高一籌耳。」公子言已，一座盡贊。生醉不能忍，大笑曰：「君到於今，尚以爲文章至是耶？」生言已，一座失色，公子慚忿氣結。客漸去，生亦遁，醒而悔之，因以告女。女不樂曰：「君誠鄉曲之儂子也，輕薄之態，施之君子，則喪吾德；施之小人，則殺吾身。君禍不遠矣！我不忍見君流落，請從此辭。」生懼而涕，且告之悔。女曰：「如欲我留，與君約，從今閉戶，絕交遊，勿浪飲。」生謹受教。十四娘爲人，勤儉灑脫，日以衽纒爲事。時自歸甯，未嘗踰夜。又時出金權作生計，日有贏餘，輒投撲滿。杜門戶，如有造訪者，輒囑蒼頭謝去。翼日，楚公子馳函來，女焚燬不以聞。翼日，出弔於城，遇公子于喪者之家。捉臂苦邀，生辭以故。公子使圉人挽轡，擁之以行。至家，立命洗腆，繼辭風退。公子要遮無已，出家姬彈箏爲樂。生素不羈，向閑置庭中，頗覺悶損。忽逢劇飲，興頓豪，無復縈念。因而酣醉，頽臥席間。公子妻阮氏，最悍妬，婢妾不敢施脂澤。日前，婢入齋中，爲阮掩執，以杖擊首，腦裂立斃。公子以生嘲慢，銜生，日思所報，遂謀醉以酒而誣之。乘生醉寐，扛尸牀間，合扉徑去。生五更醒解，始覺身臥几上。起尋枕榻，則有物膩然，繼紿步履，摸之，人也。意主人遣僮伴睡，又蹙之，不動而殯，大駭，出門怪呼。廝役盡起，燬之，見尸，執生怒鬧。公子出驗之，誣生這奸殺婢，執送廣平。隔日，十四娘始知，潛然曰：「早知今日矣。」因按日以金錢遺生。生見府尹，無理可伸，朝夕撈掠，皮肉盡脫。女自詣問，生見之，悲氣塞心，不能言說。女知陷阱已深，勸令誣服，以免刑憲。生泣聽命。女還往之間，人咫尺不相窺。歸家咨惋，遽遣婢子去。獨居數日，又託媒媼購

良家女，名祿兒，年已及笄，容華頗麗。與同寢食，撫愛異於羣小。生認誤殺擬絞，蒼頭得信歸，勸進不成聲。女聞，坦然若不介意。既而秋決有日，女始皇皇躁動。晝去夕來，無停履。每於寂所，於邑悲哀，至損眠食。一日，日晡，狐婢忽來，女頓起，相引屏語。出則笑色滿容，料理門戶如平時。翼日，蒼頭至獄。生寄語娘子，一往永訣。蒼頭復命，女漫應之，亦不愴惻，殊落落置之。家人竊議其忍。忽道路沸傳，楚銀囊革箭，半陽觀奉，特旨治馮生案。蒼頭聞之喜，告主母。女亦喜，即遣入府探視，則生已出獄，相見悲喜。俄捕公子至，一鞠盡得其情。生立釋甯家。歸見闔中人，泫然流涕。女亦相對愴楚，悲已而喜。然終不知何以得達上聽。女指婢笑曰：「此君之功臣也。」生愕問故。先是女遣婢起燕都，欲達宮闈，爲陳生冤。婢至，則宮中有神護，守徘徊御溝間，數月不得入。婢懼誤事，方欲歸謀，忽聞天子將幸大同。婢乃預往，僞作流妓。上至勾欄，極蒙寵眷。疑婢不似風塵人。婢乃垂泣，上問有何冤苦。婢對原籍廣平，生員馮某之女。父以冤獄將死，遂鬻妾勾蘭中。上慘然，賜金百兩，臨行，細問頭末，以紙筆記姓名，且言欲與共富貴。婢言：「但得父子團聚，不願華靡也。」上頷之，乃去。婢以此情告生。生急拜，淚皆雙燦。居無幾何，女忽謂生曰：「妾不爲情緣，何處得煩惱？君被逮時，妾奔走戚眷間，並無一人代一謀者。爾時酸衷，誠不可以告恕。今視塵俗益厭苦，我已爲君畜良偶，可從此別。」生聞泣伏不起，女及止。夜遣祿兒侍生寢，生拒不納。朝視十四娘，容光頓滅。又月餘，漸以衰老。半載，黯黑如村媪。生敬之，終不替。女忽復言別，且曰：「君自有佳侶，安用此鳩盤爲？」生哀泣如

前日又臘月，女暴疾，絕食欲，羸臥閨闈。生侍湯藥，如奉父母。巫醫無靈，竟以溘逝。生悲悼欲絕，即以婢之賜金，爲營齋葬。數日，婢亦去，遂以祿兒爲室。逾年舉一子。然比歲不登，家益落。夫妻無計，對影長愁。忽憶堂隙撲滿，常見十四娘投錢於中，不知尚存否。近臨之，則鼓具鹽盃，羅列殆滿。頭頭置去，箸探其中，堅不可入。撲而碎之，金錢溢出。由此頓大充裕。後蒼頭至太華，遇十四娘，乘青驃，婢子跨蹇以從。問：「馮郎安否？」且言：「致意主人，我已名列仙籍矣。」言訖不見。

異史氏曰：「輕薄之詞，多出於士類，此君子所悼惜也。余嘗冒不韙之名，言冤則已迂。然未嘗不刻苦自勵，以勉附於君子之林，而禍福之說不與焉。若馮生者，一言之微，幾至殺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脫囹圄，以再生於當世耶？可懼哉！」

白蓮教

「左道由來幻術多，一家械繫太行過。巨人吞罷從容去，竟得安然脫網羅。」

白蓮教某者，山西人，忘其姓名，大約徐鴻儒之徒。左道惑衆，慕其術者多師之。某一日，將他往，堂上置一盆，又一盆覆之。囑門人坐守，戒勿啓視。去後，門人啓之，視盆貯清水，水上編草爲舟，帆檣具焉。異而撥以指，隨手傾側，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怒責何違吾命，門人白其無。師曰：「適海中舟覆，何得

欺我。」又一夕，燒巨燭於堂上，戒恪守，勿以風滅。酒二鼓，師不至，儼然而殆，就牀暫寐。及醒，燭已竟滅，急起，爇之。既而師入，又責之。門人曰：「我固不會睡，燭何得息？」師怒曰：「適使我暗行十餘里，尙復云云耶？」門人大駭。如此奇行，種種不勝書。後有愛妾，與門人通，覺之，隱而不言，遣門人餉豕。門人入圈，立地化爲豕。某即呼屠人殺之，貨其肉，人無知者。門人父，以子不歸，過問之，辭以久弗至。門人父回家，諸處探訪，絕無消息。有同師者，陰知其事，洩諸門人父。門人父告之邑宰，宰恐其遁，不敢捕治。達於上官，請甲士千人，圍其第，妻子皆就執。閉置樊籠，將以解郡。途經太行山，山中出一巨人，高與樹等，目如盃，口如盆，牙長尺許。兵士愕立不敢行。某曰：「此妖也，吾妻可以卻之。」乃如其言，脫妻縛，妻荷戈往，巨人怒，吸吞之。衆愈駭。某曰：「既殺吾妻，是須吾子。」乃復出其子，又被吞如前狀。衆各對觀，莫知所爲。某泣且怒曰：「既殺吾妻，又殺吾子，情何以甘？然非某自往不可也。」衆果出諸籠，授之刃而遣之。巨人盛氣而逆，格鬪移時，巨人抓攫入口，伸頸咽下，從容竟去。

胡四相公

「贈金特重故人情，異類友朋勝弟兄；一面有緣難再見，神交亦足慰平生。」

萊蕪張虛一者，學使陟道一之仲兄也，性豪放自縱。聞邑中某氏宅，爲狐狸所居，敬懷刺往謁，冀一

見之。投刺牖中。移時，扉自闢，僕者大愕卻退。張齋衣敬入，見堂中几榻宛然，而闕寂無人。遂揖而祝曰：「小生齋宿而來。仙人既不以門外見斥，何不肯賜光霽？」忽聞虛室中有人言曰：「勞君枉駕，可謂蚩然足音矣！請座賜教。」卽見兩座自移相向。甫坐，卽有鑊漆硃盤，貯雙茗酸，懸目前。各取對飲，吸瀝有聲，而終不見其人。茶已，繼之以酒。細問官閥，曰：「弟姓胡氏，於行爲四，曰「相公」，從人所呼也。」於是酬酢議論，意氣頗洽。鼈羞鹿脯，雜以薺蓼。進酒行炙者，似小輩甚夥。酒後，頗思茶。意纔少動，香茗已實几上。凡有所思，無不應念而至。張大悅，盡醉始歸。自是三數日，必一訪胡。胡亦時至張家，並如主客往來禮。一日，張問胡曰：「南城中巫媪，日託狐神，漁病家利，不知其家狐，君識之否？」胡曰：「彼妄耳，實無狐。」張少聞，起溲溺，聞小語曰：「適所言南城狐巫，未知何如人？小人欲從先生往觀之，煩一言請於主人。」知爲張小狐，乃應曰：「諾。」卽席而請於狐曰：「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輩，往探狐巫，敬請君命。」狐固言不必。張言之再三，乃許之。旣而張出，馬自至。如有控者，旣騎而行，狐相語於途，謂張曰：「後先生于道途間，將有細沙散落衣襟上，便是吾輩從也。」語次，進城，至巫家，巫見張至，笑迎曰：「貴人何忽得臨？」張曰：「聞齊家狐子大靈應，果否？」巫正容曰：「若箇蹊蹠語，不宜貴人出得。何便言狐子，恐吾家花姊不懼。」言未已，空中發半磚來，中巫臂，踉蹌欲跌。驚謂張曰：「官人何得拋擊老身也？」張笑曰：「婆子盲也，幾曾見自己額顛破，冤誣袖手者？」巫錯愕不知所出。正回惑間，又一石子落，中巫顛蹶，穢泥亂墜，塗巫面。

如鬼，惟哀號乞命。張請恕之，乃止。巫急起奔遁房中，闔戶不敢出。張呼與語曰：「爾狐如我狐否？」巫惟謝過。張仰首望空中，戒勿復傷巫。巫始惕惕而出。張笑諭之乃還。由是每獨行於途，覺塵沙浙浙然，則呼狐語，輒應不訛。虎狼暴客，恃以無恐。如是年餘，愈與狐莫逆。嘗問其甲子，殊不自記憶，但言：「見黃巢反，猶如昨日。」一夕與語，忽牆頭森然作響，其聲甚厲。張異之。胡曰：「此必家兄。」張言：「何不邀來共坐？」曰：「伊道頗淺，祇好擺雞犬啖之而已。」張謂狐曰：「交情之好，如吾兩人，可云無憾。終未一見顏色，殊屬恨事。」胡曰：「但得交好足矣。見面何爲？」一日，置酒邀張，且告別。問將何往？曰：「弟陝中產，將歸去矣。君每以對面不覲爲恨，今請一識數年之友，他日可相認耳。」張四顧都無所見。胡曰：「君試開寢室門，則弟在焉。」張如其言，推扉一覷，則內有美少年，相視而笑。衣裳楚楚，眉目如畫。轉瞬之間，不復覩矣。張反身而行，卽有履聲，藉藉隨其後。曰：「今日釋君憾矣。」張依戀不忍別。胡曰：「離合自有數，何容介介？」乃以巨觥勸酒。飲至中夜，始以紗燭導張歸。及明往探，則空房冷落而已。後道一先生，爲西川學使。張清貧猶昔，因往視弟，願望頗奢。月餘而歸，甚違初意。咨嗟馬上，嗒若喪偶。忽一少年騎青駒，躡其後。張回顧，見裘馬甚麗，意甚騷雅，遂與閒語。少年察張不豫，詰之。張因欲獻而告以故，少年亦爲慰藉。同行里許，至歧路中，少年乃拱手別曰：「前途有一人，寄君故人一物，乞笑納也。」復欲詢之，馳馬逕去。張莫解所由。又二三里許，見一蒼頭持小篋子，獻於馬前曰：「胡四相公敬致先生。」張豁然頓悟，受而開視，則

白鬚滿中。及顧蒼頭，已不知所之矣。

仇大娘

「母家已落竟重興，阿父生還喜更增；析與田園辭不受，大娘豈但擅才能。」

仇仲，晉人，忘其郡邑。值大亂，爲寇俘去。二子福、祿，俱幼。繼室邵氏，撫雙孤，遺業幸能溫飽。而歲屢豪強者復凌藉之，遂至食息不保。仲叔尙廉，利其嫁，屢勸駕，而邵氏矢志不搖。廉陰券於大姓，欲強奪，關說已成，而他人不之知也。里人魏姓，夙狡獪，與仲家積不相能，事事思中傷之。因邵寡，僞造浮言，以敗辱大姓，聞之，惡其不德而止。久之，廉之陰謀，與外之飛語，邵漸聞知，寃結胸懷，朝夕隕涕，四體漸以不仁，委身牀榻。福甫十六歲，因縫紉無人，遂急爲畢婚。婦姜秀才，配瞻之女，頗稱賢能，百事賴以經紀。由此用漸裕，乃使祿從師讀。魏忌嫉之，而陽與善，頻邵福飲，福倚爲腹心之交。魏乘間告曰：「尊堂病廢，不能理家人生產，弟坐食，一無所操作。賢夫婦何爲作馬牛哉？且弟買婦，將大耗金錢，爲君計，不如早析，則舍在弟而富在君也。」福歸，謀諸婦，婦咄之。奈魏日以微言相漸漬，福惑焉。直以己意告母，母怒詬罵之。福益恚，輒視金粟爲他人之物也者，而委棄之。魏乘機誘與博賭，倉粟漸空。婦知而未敢言。既而糧絕，母駭問，始以實告。母憤怒而無如何，遂析之。幸姜女賢，且夕爲母執炊，奉事一如平日。福既析，益無顧忌，大肆

淫賭數月間，田產悉償戲債，而母與妻皆不及知。哺賞既罄，無所爲計，因券妻貸賞，而苦無受者。邑人趙閻羅，原漏網之巨盜，武斷一鄉，固不畏福言之食也，慨然假賞。福持去，數日一空，意踟躕，將背券盟。趙樞目相加，福大懼，賺妻付之。魏聞竊喜，急奔告姜，實將傾敗仇也。姜怒，訟與，福懼甚，亡去。姜女至趙家，始知爲壻所賣，大哭，但欲覓死。趙初慰諭之，不聽，既威逼之，益罵。大怒，鞭撻之，終不肯服，因拔笄自刺其喉。急救，已透食管，血溢出。趙急以帛束其項，猶冀從容而挫折焉。明日，牒已至，趙行行殊不置意。官驗女傷重，命笞之，隸相顧無敢用刑。官久聞其橫暴，至此益信。大怒，喚家人出立斃之。姜遂昇女歸。自姜之訟也，邵氏始知福不肖狀，一號幾絕，冥然大漸。祿時年十五，豎盞無以自主。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嫁於遠郡，性剛猛，每歸甯，餽贈不滿其意，輒笞父母，往往以憤去。仲以是怒惡之，又因道遠，遂數載不一存問。邵氏垂危，魏欲招之來，而啓其爭。適有買販者，與大娘同里，便託寄語大娘，且歡以家之可圖。數日，大娘果與少子至，入門，見幼弟侍病，母，景象慘澹，不覺愴惻。因問弟福，祿備告之。大娘聞之，忿氣塞吭，曰：「家無成人，遂任人蹂躪至此。吾家田產，諸賊何得賺去？」因入廚下，爇火炊糜，先供母，而後呼弟及子共啖之。啖已，忿出，詣邑投狀，訟諸博徒。衆懼，斂金賂大娘。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邑令拘甲乙等，各加杖責，田產殊置不問。大娘憤不已，率子赴郡。郡守最惡博者，大娘力陳孤苦，及諸惡局騙之狀，情詞慷慨。守爲之動，判令邑宰，追田給主，仍懲仇福，以儆不肖。既歸，邑宰奉令敵比，於是故產盡反。大娘時已久寡，乃遣少子歸，且

囑從兄務業，勿得復來。大娘由此止母家，養母教弟，內外有條。母大懣，病漸瘥，家務悉委大娘。里中豪強，少見凌暴，輒握刀登門，侃侃爭論，罔不屈服。居年餘，田產日增，時市藥餌珍肴，餽遺姜女。又見祿漸長成，類疇媒爲之覓姻。魏告人曰：「仇家產業，悉屬大娘，恐將來不可復返矣。」人咸信之，故無肯與論婚者。有范公子子文，家中名園，爲晉第一。園中名花夾路，直通內室。或不知而誤入之，值公子私宴，怒執爲盜，杖斃。會清明，祿自塾中歸，魏引與遊，遂至園所。魏故與園丁有舊，放令入，周歷亭榭。俄至一處，溪水洶洶，有畫橋朱楹，通一漆門，遙望門內，繁花如錦，蓋即公子內齋也。魏給之曰：「君請先入，我適欲私焉。」祿信步尋橋入戶。至一院落，聞女子笑聲。方停步間，一婢出窺見，旋踵即返。祿始駭奔，無何，公子出，叱家人縮索逐之。祿大窘，自投溪中。公子反怒爲笑，命諸僕引出。見其容裝都雅，便令易其衣履，曳入一亭，詰其姓氏，諷容溫語，意甚親暱。俄趨入內，旋出，笑握祿手。過橋，漸達壘所。祿不解其意，遂巡不敢入。公子強曳入之。見花籬內，隱隱有美人窺伺，旣坐，則羣婢行酒。祿辭曰：「童子無知，誤踐閨闈，得蒙赦宥，已出非望。但願釋令早歸，受恩非淺。」公子不聽。俄頃，肴炙紛紜，祿又起，辭以醉飽。公子捺坐，笑曰：「僕有一樂，拍名若能對之，即放君行。」祿唯唯請教。公子云：「拍名渾不似。」祿默思良久，對曰：「銀成沒奈何。」公子大笑曰：「真石崇也。」祿殊不解。蓋公子有女名蕙娘，美而知書，日擇良耦。夜夢一人告之曰：「石崇汝婿也。」問：「何在？」曰：「明日落水矣。」早告父，共以爲異。祿適符夢兆，故邀入內舍，使夫人女輩共燒之。

也。公子聞對而喜。乃曰：「拍名乃小女所擬，屢思而無其偶，今得屬對，亦有天緣。僕欲以息女奉箕帚，羞舍不乏第宅，更無煩親迎耳。」祿惶然遜謝，且以母病，不能入贅爲辭。公子姑令歸謀，遂遣園人負溼入送之以馬。既歸告母，母驚爲不祥，於是始知魏氏險。然因凶得吉，亦置不讎，但戒子遠絕而已。踰數日，公子又使人致意母，母終不敢應。大娘應之，卽倩雙媒納采焉。未幾，祿贅入公子家，年餘游泮，才名藉甚。妻弟長成，敬少弛，祿怒，携婦而歸。母已杖而能行，類歲賴大娘經紀，第宅頗亦完好。新婦既歸，婢僕如雲，宛然有大家風焉。魏又見絕，嫉妒益深，恨無瑕之可蹈。時有巨盜事發遠竄，乃誣祿寄賞。祿依令徙口外，范公子上下賄託，僅以蕙娘免行，田產盡沒入官。幸大娘執析產書，銳身告理，新增良沃如千頃，悉置福名，母女始得安居。祿自分不反，遂書離婚字付岳家，伶仃自去。行數日，至北都，飯於旅肆，有丐子，怔營戶外，貌絕類兄。近致訊詰，果兄。祿因自述，兄弟悲慘，祿解複衣分數金，囑令歸。福泣受而別。祿至關外，寄將軍轅下爲卒，因祿文弱，俾主文籍，與諸僕同棲止。僕輩研問家世，祿悉告之。內一人驚曰：「是吾兄也。」蓋仇仲初爲寇家牧馬，後寇逃竄，仲遂流徙關外，爲將軍僕。向祿頡述，始知眞爲父子。抱首悲哀，一室爲之酸辛。居無何，將軍獲巨盜數十，中有一人，卽曩時魏所誣祿之盜魁也。既具供狀，父子咸泣告將軍，將軍爲之昭雪。上聞，命地方官贖業歸仇，父子各喜。識細問家口，爲贖身計。乃知仲投將軍有年，兩易配而無所出，時方繇也。祿遂治任返。初福別弟歸，蒲伏自投。大娘奉母坐堂上，操杖問之：「汝願受撲責，便可姑

留，不然汝田產既盡，亦無汝噉飯之所，請仍去。」福涕泣伏地，願受笞。大娘投杖曰：「賈婦之人，亦不足懲。但宿案未消，再犯首官可耳。」即使人往告姜。姜罵曰：「我是仇氏何人，而相告也？」大娘頻連告福，而擲揄之，福慚愧不敢出氣。居半年，大娘雖給奉周備，而役同廝養。福操作無怨詞，託以金錢，輒不苟。大娘察其無他，乃白母，求姜女復歸。母意其不可復挽，大娘曰：「不然，渠如肯事二主，楚毒豈肯自權？要不能不有此忿耳。」遂率弟躬往負荆，岳父母請讓良切。大娘叱令長跪，然後請見姜女。請之再四，堅避不出。大娘搜捉以出。女乃指福唾罵，福慚汗無以自容。姜母始曳令起。大娘請問歸期，女曰：「向受姊惠甚多，今承尊命，豈復有異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賣也。且恩義已絕，更何顏與黑心無賴子共生活哉？請別營一室。姜往奉事老母，較勝披削足矣。」大娘代白其悔，為翼日之約而別。次朝，以乘輿取歸。母逆於門而跪拜之。女伏地大哭，大娘勸止，置酒為歡，命福坐案側，乃執爵而言曰：「我苦爭者，非自利也。今弟悔過，貞婦復還，請以簿籍交納。我以一身來，仍以一身去耳。」夫婦皆興席改容，羅拜哀泣。大娘乃止。居無何，昭雪之命下。不數日，田宅悉還故主。魏大駭，不知其故，自恨無術，可以復施。適西鄰有回祿之變，魏託救焚而往，暗以緇膏。祿第風又暴作，延燒幾盡，止餘福居兩三屋，舉家依聚其中。未幾，祿至相見，悲喜。初，范公子得離書，持商蕙娘遺骸，哭碎而投諸地。父從其志，不復強祿。歸聞其未嫁，喜如岳。所公子知其屋災，欲留之，祿不可，遂辭而退。大娘幸有藏金，出資敗堵，福負錘營築，掘見窖鏹。夜與弟共鑿之，石

池盈丈，滿中皆不動尊也。由是鳩工大作樓舍，起壯麗擬於世。胄祿感將軍義備丁金往贖父，福請行，因遣健僕輔之以去。祿乃迎蕙娘歸，未幾，父兄同歸，一門歡騰。大娘自居母家，禁子省視，恐人議其私也。父既歸，堅辭欲去，兄弟不忍，父乃析產而三之，子得二，女得一也。大娘固辭，兄弟泣告曰：「吾等非姊，烏有今日？」大娘乃安之，遣人招子，移家共居焉。或問大娘：「異母兄弟，何遂關切如此？」大娘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惟禽獸如此耳！豈以人而效之？」福祿聞之皆流涕，使工人治其第，皆與己等。魏自計十餘年，禍之而益以福之，深自愧悔，又仰其富，思交歡之，因以賀仲階，進備物而往。福欲卻之，仲不忍拂，受雞酒焉。雞以布縷縛足，逸入竈，竈火燃布，往棲積薪。僮婢見之而未顧也。俄而薪焚，災舍，一家惶駭。幸手指衆多，一時撲滅，而廚中百物俱空矣。兄弟皆謂其物不祥。後值父壽，魏復餽牽羊，卻之不得，繫羊庭樹。夜有僮被僕毆，忿趨樹下，解羊索自經死。兄弟歎曰：「其福之不如其禍之也。」自是魏雖殷勤，竟不敢取其寸縷，甯厚酬之而已。後魏老，貧而作丐，每周以布粟而德報之。

異史氏曰：「噫！噫！造物之殊不由人也！益讎之而益福之，彼機詐者，無謂甚矣。願受其愛敬，而以反得禍不更奇哉！此可知盜泉之水，一掬一污也！」

李伯言

「抗直無阿鬼使迎，一存私念火生極，從知陰律難寬假，不似人間可徇情。」

李生伯言，沂水人，抗直有肝膽，忽暴病。家人進藥，卻之曰：「吾病非藥餌可療。陰司閻羅缺，欲吾暫殫其篆耳。勿埋我，宜待之。」是日竟死，騶從導去。入一宮殿，進服冕。隸胥祇候甚肅，案上簿書叢沓。一宗江南某，稽生平所私良家女八十二人，鞠之，佐證不誣。按冥律，宜炮烙。堂下有銅柱，高八九尺，圍可一抱，空其中而熾炭焉。表裏通赤，羣鬼以鐵痰囊，撻驅使登，手移足盤而上。甫至頂，則煙氣飛騰，崩然一響，如爆竹，人乃墮。團伏移時，始復蘇。又撻之，爆墮如前。三墮，則匝地如煙而散，不能復成形矣。又一起，爲同邑王某，被婢父訟盜占生女。王卽生姻家。先是一人賣婢，王知其所來非道，而利其直廉，遂購之。至是，王暴卒。越日，其友周遇於途，知爲鬼，奔避齊中，王亦從入。周懼而祝，問所欲爲。王曰：「煩作見證於冥司耳。」驚問何事。曰：「余婢實價購之，今被誣控。此事君親見之，惟借季路一言，無他說也。」周固拒之。王出曰：「恐不由君耳。」未幾，周果死，同赴閻羅質審。李見王，隱存左袒意。忽見殿上火生，燄燒梁棟，李大駭，側足立。吏隱進曰：「陰曹不與人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急消他念，則火自熄。」李斂神寂慮，火頓滅。已而鞠狀，王與婢父反復相詰。問周，周以實告。王以故犯論答。答訖，遣人俱送回生。周與王皆三日而甦。李視事畢，與馬而返。中途見缺頭斷足者數百輩，伏地哀鳴，停車研詰，則異鄉之鬼，思踐故土，恐關險阻，乞求路引。李曰：「余攝任三日，已解任矣。何能爲力？」衆曰：「南村胡生，將建道場，代囑可致。」李諾之。至

家，騶從都去，李乃甦。胡生字水心，與李善。聞李再生，便詣探省。李遽問：「清醮何時？」胡訝曰：「兵燹之後，妻孥瓦全，向與室人作此願心，未向一人道也。何知之？」李具以告。胡歎曰：「閨房一語，遂播幽冥，可懼哉？」乃敬諾而去。次日如王所，王猶僊臥，見李，肅然起敬，申謝佑庇。李曰：「法律不能寬假，今幸無恙乎？」王云：「已無他症，但管創膿潰耳。」又二十餘日，始痊，臀肉腐落，癩痕如杖者。

異史氏曰：「陰司之刑，慘於陽世，責亦苛於陽世。然關說不行，則受殘酷者不怨也。誰謂夜臺無天日哉？第恨無火燒陰民之堂廡耳！」

黃九郎

「休說狐綏事未妨，何生色胆太猖狂，世間儘有分桃癖，盡使相逢黃九郎。」

何師參，字子蕭，齋於若溪之東，門臨曠野。薄暮偶出，見婦人跨驢來，少年從諸其後。婦約五十許，意至清越。轉視少年，年可十五六，丰采過於姝麗。何生素有斷袖之癖，睹之神出於舍，翹足目送，影滅方歸。次日，早伺之，落日冥濛，少年始過。生曲意承迎，笑問所來，答以外祖家。生請過齋少憩，辭以不暇。固曳之，乃入，略坐，與辭，堅不可挽。生握手送之，殷囑便道相過。少年唯唯而去。生由是凝思如渴，往來眺注，足無停趾。一日，日銜半規，少年款至，大喜，要入，命館僮行酒。問其姓字，答云：「黃姓，第九，童子無字。」問過往

何頻曰：『家慈在外祖家，常多病，故數省之。』酒數行，欲辭去。生捉臂遮留，下管鑰。九郎無如何，頽顏復坐。挑燈共語，溫若處子，而詞涉游戲，便含羞，面向壁。未幾，引與同衾。九郎不許，堅以睡惡爲辭。神之再三，乃解上下衣，著袴臥牀上。生滅燭，少時，移與同枕，曲肘加髀而狎抱之，苦求私暱。九郎怒曰：『以君風雅士，故與流連，乃此之爲，是禽處而獸愛之也。』未幾，晨星熒熒，九郎逕去。生恐其遂絕，復伺之，蹀躞凝盼，目穿北斗。過數日，九郎始至。逆謝過，強曳入齋，促坐笑語，竊幸其不念舊惡。無何，解履登牀，又撫哀之。九郎曰：『纏綿之意，已鑲肺高，然親愛何必在此。』生甘言糾纏，但求一親玉肌，九郎從之。生俟其睡寐，潛就輕薄。九郎醒，揜衣遽起，乘夜遁去。生邑邑若有所亡，忘啜廢枕，日漸委悴，惟日使齋僮邏偵焉。一日，九郎過門，卽欲逕去，僮牽衣入之。見生清濯，大駭，慰問。生實告以情，淚涔涔隨聲零落。九郎細語曰：『區區之意，實以相愛，無益於弟，而有害於君，故不爲也。君旣樂之，僕何惜焉。』生大悅。九郎去後，疾頓減。數日平復，九郎果至。遂相纏綿，曰：『今勉承君意，幸勿以此爲常。』旣而曰：『欲有所求，肯爲力乎。』問之，答曰：『母患心痛，惟太醫齊野王先天丹可療。君與善，嘗能求之。』生諾之。臨去，又囑生入城求藥，及暮付之。九郎喜，上手稱謝。又強與合。九郎曰：『勿相糾纏，請爲君圖一佳人，勝弟萬萬矣。』生問：『誰何。』曰：『有表妹，美無倫，倘能垂意，當執柯斧。』生微笑不答。九郎懷藥便去。三日，乃來，復求藥。生恨其遲，詞多諂讀。九郎曰：『本不忍禍君，故疎之，旣不蒙見諒，請勿悔焉。』由是燕會無虛夕。凡三日必一乞藥。齊

怪其類曰：「此藥未有過三服者，胡久不瘳？」因囊三劑並授之。又顧生曰：「君神色黯淡，病乎？」曰：「無。」脈之，驚曰：「君有鬼脈，病在少陰，不自慎者，殆矣。」歸語九郎，九郎歎曰：「良醫也！我實狐，恐不爲君福。」生疑其誑，藏其藥，不以盡予，慮其弗至也。居無何，果病延齊診視。曰：「彙不實言，今魂氣已遊墟莽。秦綏何能爲力。」九郎日來省視，曰：「不聽吾言，果至於此。」生尋卒，九郎痛哭而去。先是邑有某太史，少與生共筆硯，十七歲擢翰林。時秦藩貪暴而賂，朝士無有言者。公抗疏劾其惡，以越俎免。藩陞是省中丞，日伺公隙。公少有英稱，曾邀叛王青盼。因購得舊所往來札，脅公。公懼，自經，夫人亦投縊死。公越宿忽甦，曰：「我何子蕭也。」詰之，所言皆何家事，方悟其借軀返魂。留之不可，出奔舊舍。撫疑其詐，必欲排陷之，使人索千金於公。公僞諾而憂悶欲絕。忽通九郎至，喜共語言，悲歡交集。既欲復狎，九郎曰：「君有三命耶？」公曰：「余悔生勞，不如死逸。」因訴冤苦。九郎悠然以思，少間曰：「幸復生聚，君曠無偶，前言表妹，慧麗多謀，必能分君憂。」欲一見顏色。曰：「不難，明日將取伴老母，此道所經，君僞爲弟也。兄者，我假渴而求飲焉。君曰：『驢子亡。』則諾也。」計已而別。明日亭午，九郎果從女郎經門外過。公拱手絮與語，略睨女郎，娥媚秀鬢，誠仙人也。九郎索茶，公請入飲。九郎曰：「三妹勿訝，此兄盟好，不妨少休止。」扶之而下，繫驢於門而入。公自起淪茗。因曰：「君前言不足以盡，今得死所矣。」女似悟其言之爲已者，離榻起立，嚶嚶言曰：「去休。」公外顧曰：「驢子其亡。」九郎火急馳出。公擁女求合，女顏色紫

變，窘若囚拘，大呼九兄不應，曰：「君自有婦，何喪人廉恥也？」公自陳無辜，女曰：「能矢河山，勿令秋扇見捐，則惟命是聽。」公乃誓以儼日，女不復拒事，已九郎至，女色然怒讓之。九郎曰：「此何子蕭善之石士，今之太史，與兄最善，其人可依，即聞諸妣氏，當不相見罪。」日向晚，公要遮不聽去，女恐姑母駭怪，九郎銳身自任，跨躑逕去。居數日，有婦携婢過，年四十許，神情意致，雅似三娘，公呼女出窺，果母也。警暗女，怪問：「何得在此？」女慚，不能對。公邀入，拜而告之。母笑曰：「九郎雅氣，胡再不謀？」女自入廚下，設食供母，食已乃去。公得麗偶，頗快心期，而惡緒縈懷，恆蹇蹙有憂色。女問之，公緬述顛末。女笑曰：「此九兄一人可得解，若何憂？」公詰其故。女曰：「聞撫公溺聲歌而比頑童，此皆九兄所長也。投所好而獻之，怨可消，讎亦可復。」公慮九郎不肯，女曰：「但請哀之。」越日，公見九郎來，肘行而逆之。九郎驚曰：「兩世之交，似可自效，頂踵所不敢惜，何忽作此態向人？」公具以謀告。九郎有難色。女曰：「妾失身於郎，誰實爲之，脫令中途彫喪，焉置妾也？」九郎不得已，諾之。公陰與謀，馳書於所善之王太史，而至九郎焉。王會其意，大設招撫，公飲命九郎飾女裝，作天魔舞，宛然美女。撫惑之，亟請於王，欲以重金購九郎，惟恐不得。王故沈思，似難之，遲之又久，始將公命以進。撫喜，前卻頓釋。自得九郎，動息不相離，侍妾十餘，視同塵土。九郎飲食供具如王者，賜金萬計。半年，撫公病，九郎知其去冥路近也，遂置金帛，假歸公家。既而撫公薨，九郎出賞，起屋置器，畜婢僕，母子及於並家焉。九郎出，裘馬甚都，人不知其狐也。余有笑判，並志之。

男女居室，爲夫婦之大倫；燥溼互通，乃陰陽之正氣。迎風待月，尙有蕩檢之譏；斷袖分桃，難免掩鼻之醜。人必方士，鳥道方可生開；洞非桃源，漁筥甯容誤入。今某從下流而忘反，舍正路而不由。雲雨未興，輒爾上下其手；陰陽反背，居然表裏爲奸。華池置無用之鄉，謬說老僧入定；蠻洞乃不毛之地，遂使眇帥稱戈。擊赤兔於轅門，如將射戟；探大弓於國庫，直欲斬關。或是盤內黃鱸，訪知交於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鑽報於來生。彼黑松林戎馬頻來，固相安矣！設黃龍府潮水忽至，何以禦之？宜斷其鑽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

金陵女子

「泮水相從事已奇，豈知既合復思離；重來又作投梭態，似此行蹤大可疑。」

泮水居民趙某，以故自城中歸，見女子白衣哭路側，甚哀。睨之美，悅之，凝注不去。女垂涕曰：「夫夫也路不行而顧我。」趙曰：「我以曠野無人，而子哭之慟，實愴於心。」女曰：「夫死無歸，是以哀耳。」趙勸其復擇良匹。曰：「渺茲一身，其何能擇，如得所託，媵之可也。」趙忻然自薦，女從之。趙以去家遠，將覓代步。女言無庸，乃先行，飄忽若奔。至家，操井臼甚勤。積二年餘，謂趙曰：「感君戀戀，猥相從，忽已二年。今宜且去。」趙曰：「曩言無家，今焉往？」曰：「彼時漫爲是言耳！何得無家？身父貨藥金陵，倘欲再晤，可載

藥往，當助資斧。」趙經營爲貫輿馬，女辭之，出門逕去。追之不及，瞬息遂香。居久之，頗涉懷想。因市藥詣金陵，寄貨旅邸，詣衢市。忽藥肆一翁望見曰：「壻至矣。」延之入，女方浣裳庭中，見之，不言亦不笑，洗不輟。趙銜恨遽出。翁又曳之返。女不願如初。翁命治具作飲，謀厚贈之。女止之曰：「渠福薄，多將不任，宜少慰其苦辛。再檢十數醫方與之，便喫著不盡矣！」翁問所載藥，女云：「已售之矣，直在此。」翁乃出方付金，送趙歸，試其方，有奇驗。沂水尙有能知其方者。以蒜臼接茅簷雨水，洗疣贅，其方之一也，良效。

王漁洋云：「女子大笑兀。」

連瑣

「荒草垂楊夜色昏，吟懷悲楚月無痕，十年一覺泉臺夢，何必眞香始返魂。」

楊子畏，移居泗水之濱。齋臨曠野，牆外多古墓。夜聞白楊蕭蕭聲如濤湧。夜闌秉燭，方復悽斷。忽牆外有人吟曰：「元夜淒風卻倒吹，流螢惹草復沾幃。」反復吟誦，聲哀楚。聽之，細婉似女子，疑之。明日，視牆外，並無入迹，惟有紫帶一條，遺荆棘中。拾歸，置諸窗上。向夜，二更許，又吟如昨。楊移机登望，吟頓輟。悟其爲鬼，然心向慕之。次夜，伏伺牆頭。一更向盡，有女子婀娜自草中出，手扶小樹，低首哀吟。楊微嗽，女急入荒草而沒。楊由是伺諸牆下，聽其吟畢，乃隔牆而續之曰：「幽情苦緒何人見，翠袖單寒月上時。」

久之寂然，楊乃入室。方坐，忽見麗者自外來，欲衽曰：「君子固風雅士，妾乃多所畏避。」楊喜，拉坐。瘦怯凝寒，若不勝衣，問：「何里？久寄此間。」答曰：「妾隴西人，隨父流寓，十七暴疾殂謝，今二十餘年矣。九泉荒野，孤寂如鶩。所吟乃妾自作，以寄幽恨者，思久不屬。蒙君代續，慳生泉壤。」楊欲與權，蹙然曰：「夜台朽骨，不比生人，如有幽懼，促人壽數，妾不忍觸君子也。」楊乃止。戲以手探脾胃，則雞頭之肉，依然處子。又欲視其裙下雙鉤，女俯首笑曰：「狂生太囉囉矣！」楊把玩之，則見月色錦襪，約綵絲一縷。更視其一，則紫帶繫之。問：「何不俱帶？」曰：「昨宵畏君而避，不知遺落何所。」楊曰：「爲卿易之。」遂卽窗上取以授女。女驚問何來，因以實告。乃去線束帶。既翻案上書，忽見連昌宮詞，慨然曰：「妾生時最愛讀此，今視之，恍如夢寐。」與談詩文，慧黠可愛。剪燭西窗，如得良友。自此每夜，但聞微吟，少頃卽至，輒囁曰：「君祕勿宣，妾少膽怯，恐有惡客見侵。」楊諾之。兩人權同魚水，雖不至亂，而閨閣之中，誠有甚於畫眉者。女每於燈下爲楊寫書，字態端媚。又自選宮詞百首，錄誦之。使楊治棋枰，購琵琶，每夜教楊手談。不則挑弄絃索，作蕉窗零雨之曲。酸人胸臆，楊不忍卒聽。則爲曉如鶯聲之調，頓覺心懷暢適。挑燈作劇，樂輒忘曉。視窗上有曙色，則張皇遁去。一日，薛生造訪，值楊晝寢。視其室，琵琶棋局具在，知非所善。又翻書得宮辭，見字迹端好，益疑之。楊醉，薛問：「戲具何來？」答：「學之。」又問詩卷，託以假諸友人。薛反覆檢玩，見最後一葉，細字一行云：「某月日連瑣書。」笑曰：「此是女郎小字，何相欺之甚！」楊大窘，不知置詞。薛詰

之益苦。楊不以告。薛執卷挾之。楊益窘。遂告之。薛求一見。楊因述所囑。薛仰慕殷切。楊不得已。諾之。夜分女至。爲致意焉。女怒曰：「所言伊何？乃已喋喋向人。」楊以實情自白。女曰：「與君緣盡矣！」楊百辭慰解。終不懌。起而別去。曰：「妾暫避之。」明日薛來。楊代致其不可。薛疑支託。暮與窗友二人來。淹留不去。故撓之。恆終夜譁。大爲楊生白眼。而無如何。衆見數夜杳然。寔有去志。喧囂漸息。忽聞吟聲。共聽之。悽婉欲絕。薛方傾耳神注。內一武友王生。掇巨石投去。大呼曰：「作態不見容。甚得好句。嗚嗚惻惻。使人悶損。」吟頓止。衆甚怒之。楊恚憤見於詞色。次日始共去。楊獨宿空齋。冀女復來。而殊無影迹。踰二日。女忽至。泣曰：「君致惡賓。幾嚇煞妾。」楊謝過不遑。女遽出曰：「妾固謂緣分盡也。從此別矣。」挽之已渺。由是月餘。更不復至。楊思之。形銷骨立。莫可追挽。一夕。方獨酌。忽女子拳幃入。楊喜極曰：「卿見宥耶？」女涕垂膺。默不一言。亟問之。欲言復忍。曰：「負氣去。又急而求人。難免愧怍。」楊再三研詰。乃曰：「不知何處來一醜醜。逼充膝妾。願念清白裔。豈屈身與臺之鬼。然一綫弱質。烏能抗拒。君如齒妾在琴瑟之數。必不聽自爲生活。」楊大怒。憤將至死。但慮人鬼殊途。不能爲力。女曰：「來夜早眠。妾適君夢中耳。」於是復共傾談。坐以待曙。女臨去。囑令晝眠。留待夜約。楊諾之。因於午後薄飲。乘驢登榻。蒙衣偃臥。忽見女來。授以佩刀。引手去。至一院宇。方闔門語。聞有人拮石過門。女驚曰：「誰人至矣？」楊啓戶驟出。見一人赤帽青衣。蠟毛繞膝。怒咄之。赫橫目相讎。言詞兇讀。楊大怒。奔之。赫捉石以投。驟如急雨。中楊腕下。不能握刀。

方危急間，遙見一人，腰矢野射，審視之，王生也。大號乞救。王生張弓急至，射之中股，再射之，殪。楊喜感謝。王問故，具告之。王自喜前罪可贖，遂與共入女室。女戰惕羞縮，遙立不作一語。案上有小刀，長僅尺餘，而裝以金玉，出諸匣，光鑑毫芒。王齎歎不釋手，與楊略語，見女慚懼可憐，乃出分手去。楊亦自歸，赴牖而仆。於是驚寤，聽村雞已亂唱矣。覺腕中痛甚，墜而視之，則皮肉亦腫。亭午，王生來，便言夜夢之奇。楊曰：「未夢射否？」王怪其先知，楊出手示之，且告以故。王憶夢中顏色，恨不真見，自幸有功於女，復請先容。夜間，女來稱謝。楊歸功王生，遂達誠懇。女曰：「將伯之助，義不敢忘。然彼越越，妾實畏之。」既而曰：「彼愛妾佩刀，刀實妾父出粵中，百金購之。妾愛而有之，纏以金絲，辯以明珠。大人憐妾天亡，用以殉葬。今願割愛相贈，見刀如見妾也。」次日，楊申致此意，王大悅。至夜，女果攜刀來，曰：「囑伊珍重，此非中華物也。」由是往來如初。積數月，忽於燈下笑而向楊，似有所語，面紅而止者三。生抱問之，答曰：「久蒙眷愛，妾受生人氣，日食煙火，白骨頓有生意。但須生入精血，可以復活。」楊笑曰：「卿自不肯，豈我故惜之？」女曰：「妾接後，君必有甘餘日大病，然藥之可愈。」遂與爲懼。既而著衣起，又曰：「尚須生血一點，能拌痛以相愛乎？」楊取利刃刺臂出血。女臥榻上，使滴臍中。乃起曰：「妾不來矣！君記取百日之期，視妾墳前，有青鳥鳴於樹壠，卽速發塚。」楊謹受教。出門又囑曰：「慎記勿忘，遲速皆不可。」乃去。越十餘日，楊果病，腹脹欲死。醫師投藥，下惡物如泥，浹辰而愈。計至百日，使家人荷鍤以待。日既西，果見青鳥雙鳴。楊喜曰：「可

矣。』乃斬荆發塚。見棺木已朽，而女貌如生。塵之，微溫。蒙衣昇歸，置煖處，氣脉脉然，細於屬絲，漸進湯醢，半夜而蘇。每謂楊曰：『十餘年如一夢耳。』

王漁洋曰：『結盡而不盡，甚妙。』

白于玉

『偶然假館潤紅塵，旋跨青蟬返玉宸。預爲居停謀嗣續，尊前留得紫衣人。』

吳青菴，篤少知名。葛太史見其文，每嘉歎之。託相善者邀至其家，領其言論風采，曰：『焉有才如吳生，而長貧賤者乎？』因俾鄰好致之曰：『使青菴奮志雲霄，當以息女奉巾櫛。』時太史有女絕美，生聞入喜，確自信。既而秋闈被黜，使人謂太史：『富貴所固有，不可知者遲早耳。請待我三年，不成而後嫁。』於是刻志益苦。一夜，月明之下，有秀才造謁，白皙短鬚，細腰長爪，詰所來，自言白氏，字于玉，略與傾談，豁人心胸。悅之，留同止宿。遲明，欲去，生囑便道頻過。白感其情殷，願卽假館，約期而別。至日，先一蒼頭送款具來。少間，白至，乘駿馬如龍。生另舍舍之。白命奴牽馬去，遂共晨夕，忻然相得。視所讀書，並非常所見聞，亦絕無時藝，訝而問之。白笑曰：『士各有志，僕非功名中人也。』夜每招生飲，出一卷授生，皆吐納之術，多所不解，因以迂緩置之。他日謂生曰：『曩所授，乃黃庭之要道，仙人之梯航。』生笑曰：『僕所急不在

此。且求仙者必斷絕情緣，使萬念俱寂，僕病未能也。」白問何故。生以宗嗣爲慮。白曰：「胡久不娶？」笑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白亦笑曰：「王請無好小色，所好如何？」生具以情告。白疑未必真美。生曰：「此遐邇所共聞，非小生之目賤也。」白微哂而罷。次日，忽促裝言別。生悽然與語，刺刺不能休。白乃命童子先負裝行，兩相依戀。俄見一青蟬鳴落案間，白辭曰：「與已駕矣，請自此別。如相憶，拂我榻而臥之。」方再欲問，轉瞬間，白小如指，翩然跨蟬背上，嘲啞而飛，杳入雲中。生乃知其非常人，錯愕良久，悵悵自失。踰數日，細雨忽集，思白綦切。視所臥榻，鼠迹碎瑣，慨然掃除，設席卽寢。無何，見白家僮來相招，忻然從之。俄有桐鳳翔集，僮捉謂生曰：「黑徑難行，可乘此代步。」生慮細小不能勝任。僮曰：「試乘之。」生如所請，寬然殊有餘地，僮亦附其尾上。戛然一聲，凌空際。未幾，見一朱門，僮先下，扶生亦下。問：「此何所？」曰：「此天門也。」門邊有巨虎蹲伏，生駭懼，僮以身障之。見處處風景與世殊異。僮導入廣寒宮，內以水晶爲階，行人如在鏡中。桂樹兩章，參空合抱，花氣隨風，香無斷際。亭宇皆紅窗，時有美人出入，冶容秀骨，曠世並無其儔。僮言：「王母宮佳麗尤勝，然恐主人伺久，不暇留連。」導與出。移時，見白生已候於門，握手入。見簷外清水白沙，涓涓流溢，玉砌雕闌，殆擬桂闕。甫坐，卽有二八妖鬟，來薦香茗。少間，命酌，有四麗人，歛衽鳴璫，給事左右。纔覺背上微癢，麗人卽以纖指長甲，探衣代搔。生覺心神搖曳，罔所安頓。旣而微黠，漸不自持。笑顧麗人，兜搭與語，美人輒笑避。白令度曲侑觴。一衣絳綰者，引爵向客，更卽筵前，宛轉

清歌諸麗者笙管放曹，鳴鳴雜和。既闕，一衣翠裳者，亦酌亦歌。尙有一紫衣人，與一淡白輕綃者，吃吃笑，暗中互讓不肯前。白令一酌一唱。紫衣人便來把盞。生託接杯，戲擣纖腕。女笑失手，酒杯傾墮。白譙訶之。女拾杯含笑，俯首細語云：「冷如鬼手，擊強來捉人臂。」白大笑，罰令自歌自舞。舞已，衣淡白者又飛一觥。生辭不能酌，女捧酒有愧色，乃強飲之。細視四女，風致翩翩，無一非絕世者。遽謂主人曰：「人間尤物，僕求一而難之。君集羣芳，能令我真個銷魂否？」白笑曰：「足下意中自有佳人，此何足當巨眼之顧？」生曰：「吾今乃知所見之不廣也。」白乃盡招諸女，俾自擇。生顛倒不能自決。白以紫衣人有把臂之好，遂便撲被奉客。既而衾枕之愛，極盡綢繆。生索贈，女脫金腕釧付之。忽僮入曰：「仙凡路殊，君宜卽去。」女急起遁去。生問主人，僮曰：「早詣待漏，去時囑送客耳。」生悵然從之，復尋舊途。將及門，回視童子，不知何時已去。虎哮驟起，生驚竄而去。望之無底，而足已奔墮。一驚而寤，則朝曦已紅。方將振衣，有物颯然墮褥間，視之，釧也，心益異之。由是前念盡灰冷。每欲尋赤松遊，而尙以鬪績爲憂。過十餘月，晝寢方醒，夢紫衣姬自外至，懷中綳嬰兒曰：「此君骨血，天上難留此物，敬持送君。」乃寢諸牀，牽衣覆之，忽欲欲去，生強其爲懷。乃曰：「前一度爲合卺，今一度爲永訣，百年夫婦，盡於此矣！君倘有志，或有見期。」生醒見嬰兒臥襖袴間，翻以告母。母喜，備媪哺之，取名夢仙。生於是使人告太史，身已將隱，令別擇良匹。太史不肯，生固以爲辭。太史告女，女曰：「遠近無不知兒身已許吳郎矣！今改之，是二天也。」因以此意告生。

生曰：「我不但無志於功名，兼絕情於燕好，所以不卽入山者，徒以有老母在。」太史又以商女，女曰：「吳郎貧，我甘其藜藿，吳郎去，我事其姑嫜，定不他適。」使人三四返，迄無成謀，遂詎日備輿馬妝奩，殯於王家。生以其賢敬愛，至。女事姑孝，曲意承順，過貧家女。踰二年，母亡，女質奩作具，罔不盡禮。生曰：「得卿如此，吾何憂！願念一人得道，拔宅飛昇，余將遠逝，一切付於卿。」女坦然，殊不挽留，生遂去。女外理生計，內訓孤兒，井井有法。夢仙漸長，聰慧絕倫。十四歲，以神童領鄉薦，十五入翰林。每褒封，不知母姓氏，封葛母一人而已。值露霜之辰，輒問父所，母具告之。遂欲棄官往尋母。母曰：「汝父出家，今已十有餘年，想已仙去，何處可尋？」後奉旨祭南岳，中途遇寇，窘急中，一道人仗劍入，寇盡披靡，圍始破。德人餽以金，不受。出書一函，付囑曰：「余有故人與大人同里，煩一致寒暄。」問何姓名，答云：「王林。」因憶村中無此名。道士曰：「莫莖微賤，貴官自不識耳。」臨行出一金釧曰：「此閨閣物，道人拾此，無所可用，卽以奉報。」視之，嵌鏤精絕，懷歸以授夫人。夫人愛之，命良工依式配，終不及其精巧。徧問村中，並無王林其人者。私發其函，上云：「三年慈鳳，分拆各天，葬母教子，專賴卿賢，無以報德，奉藥一丸，剖而食之，可以成仙。」後書琳娘夫人妝次，讀畢，不解何人，持以告母。母執書以泣，曰：「此汝父家報也。琳我小字。」始恍然悟。王林之爲拆白謎也，悔恨不已。又以釧示母。母曰：「此汝母遺物，而翁在家時，嘗以相示。」又視丸，如豆大，喜曰：「我父仙人，嗟此必能長生。」母不遽吞，受而藏之。會太史來視甥女，誦吳生書，便進丹藥爲壽。太

史剖而分食之，頃刻精神煥發。太史時年七旬，龍鍾頗甚，忽覺筋力溢於膚革，遂乘輿而步，其行健速，家人坐息始能及焉。逾年，都城有回祿之災，火終日不熄，夜不敢寐，畢集庭中，見火勢拉雜，寢及隣舍，一家徊徨，不知所計。忽夫人臂上金釧，戛然有聲，脫臂飛去，望之大可駭，圍覆宅上，形如月闌，釧口向東南隅，歷歷可見，衆大愕。俄頃，火自西來，近闌則斜越而東，迨火勢既遠，竊意釧亡不可復得，忽見虹光乍斂，釧鏗然墮足下。都中延燒民舍數萬間，左右前後，並爲灰燼，獨吳第無恙，惟東南一小樓，化爲烏有，即釧口漏覆處也。葛母年五十餘，或見之，猶似二十許人。

夜叉國

『深山蒼莽，少人蹤，習俗幾疑類毒龍，不是徐生還故國，安知海外臥眉峯。』

交州徐姓，泛海爲賈，忽被大風吹去。開眼，至一處，深山蒼莽，冀有居人，遂覘船而登，負糗臘焉。方入，見兩岸皆洞口，密如蜂房，內隱有人聲。至洞外，佇足一窺，中有夜叉二，牙森列戟，目閃雙燈，爪劈生鹿而食，驚魂魄，急欲奔下，則夜叉已顧見之，輟食執入。二物相語，類鳥獸鳴，爭裂徐衣，似欲啗噉。徐大懼，取橐中糗糒，並牛脯進之，分啗甚美。復翻橐，徐搖手以示其無。夜叉怒，又執之。徐哀之曰：『釋我，我舟中有釜，可烹飪。』夜叉不解其語，仍怒。徐再與手語，夜叉似微解。從至舟，取具入洞，束薪燃火，煮其殘鹿。

熟而獻之。二物噉之喜，夜以巨石杜門，似恐徐遁。徐曲體遙臥，深懼不免。天明，二物出，又杜之。少頃，攜一鹿，付徐。徐剝革，於洞深處，取流水，汲煮數釜。餒，有數夜，又羣至，吞噉訖，共指釜似嫌其小。過三四日，一夜，又負一大釜來，似人所常用者。於是羣夜，又各致狼麋，既熟，呼徐同噉。居數日，夜又漸與徐熟，出亦不施禁錮，聚處如家人。徐漸能察聲知意，效其音，爲夜又語。夜又益悅，攜一雌來，妻徐。徐初畏懼，莫敢近。雌就徐，與交大喜。每留肉餌徐，若琴瑟之好。一日，諸物早起，項下各挂明珠一串，更番出門，若伺貴客。命徐多煮肉。徐以問雌，雌云：「此天壽節。」雌出謂衆夜，又曰：「徐郎無骨突子。」衆各摘其五，並付雌。雌又自解十枚，共得五十之數，以野苧爲繩，穿挂徐項。徐視之，一珠可值百十金。俄頃俱出。徐煮肉畢，雌來邀去。云：「接天王。」至一大洞，廣闊盈畝，中有石滑平如几，四圍俱有石座，上一座蒙以豹革，餘皆以鹿，夜又二三十輩，列坐洞中。少頃，大風揚塵，張皇都出。見一巨物來，亦類夜，又狀，竟奔入洞，踞坐鸚鵡。羣隨入，東西列立，悉仰其首，以雙臂作十字交。物按頭點視，問：「臥眉山衆，盡於此乎？」羣閃應之。顧徐曰：「此何來？」雌以指對。衆又贊其烹調，即有二三夜，又奔取熟肉陳几上。物掬啗盡飽，極贊嘉美，且責常供。又顧徐云：「骨突子何短？」衆曰：「初來未備。」物於項上摘取珠串，脫十枚付之，俱大如指，圓如彈丸。雌急接，付徐穿挂。徐亦交臂作夜，又語謝之。物乃去，躡風而行，其疾如飛。衆始享其餘食而散。居四年餘，雌忽產一胎而生二雄一雌，皆人形，不類其母。衆夜又皆喜其子，輒共拊弄。一日，皆出攫食，惟徐獨在。忽別

洞來一雌，欲與徐私，徐不肯。夜又怒，撲徐踏地上。徐妻自外至，暴怒相搏，斃斷其耳。少頃，其雌亦歸，解釋令去。自此雌每守徐，動息不相離。又三年，子女俱能行步。徐輒教以人言，漸能語。啾啾之中，有人氣焉。雖童也，而奔山如履坦途，與徐依依有父子意。一日，雌與一子一女出，半日不歸，而北風大作。徐惻然念故鄉，攜子至海岸，見故舟猶存。謀與歸，子欲告母，徐止之。父子登舟，一晝夜達交。至家，妻已醮。出珠二枚，售金盈兆，家頗豐。子取名彪，十四五歲，能舉百鈞粗莽好鬪。交帥見而奇之，以爲子總。值邊亂，所向有功，十八爲副將。時一商泛海，亦風飄至臥眉。方登岸，見一少年，視之而驚，知爲中國人，便問居里。商以告，少年乃曳入幽谷，一小石洞，洞外皆叢棘，且囑勿出。去移時，挾鹿肉來啖。商自言父亦交人。商問人，而知爲徐。商在客中嘗識之，因曰：「我故人也！今其子爲副總。」少年不解何名。商曰：「此中國之官名。」又問：「何以爲官？」曰：「出則與馬，入則高坐。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爲官。」少年甚歡。商曰：「既尊君在交，何久淹此？」少年以情告。商勸南旋。曰：「余亦常作是念，但母非中國人，言貌殊異。且同類覺之，必見殘害，用是輾轉。」乃出曰：「待北風起，我來送汝行。煩於父兄處，寄一耗問。」商伏洞中幾半年。時自棘中外窺，見山中輒有夜叉往還，大懼，不敢少動。一日，北風策策，少年忽至，引與急竄。囑曰：「所言忽忘卻。」商應之，乃歸。遙抵交，達副總府，備述所見。彪聞而悲，欲往尋之。父慮海濤妖藪，險惡難犯，力阻之。彪撫膺痛哭，父不能止，乃告交帥。攜兩兵入海，逆風飄舟，擺簸海中者半月。四望無涯，咫

尺迷悶，無從辨其南北，忽而湧波接漢，乘舟傾覆。彪落海中，透浪浮流。久之，被一物曳去。至一處，竟有舍宇。彪視之，一物如夜叉狀。彪乃作夜叉語。夜叉驚訊之，彪乃告以所往。夜叉喜曰：「臥眉我故里也，唐突可罪。君離故道已八千里，此去爲毒龍國，向臥眉非路。」乃覓舟來送。夜叉在水中，推行如矢，瞬息十里。過一宵，已達北岸。見一少年，臨流瞻望。彪知山無人類，疑是弟，近之，果弟。因執手哭。既而問母及妹，並云：「安健。」彪欲偕往，弟止之，倉忙便去。回謝夜叉，則已杳矣。未幾，母妹俱至，見彪俱哭。彪告其意曰：「恐去爲人所凌。」彪曰：「兒在中國甚榮貴，人不敢欺。歸計已決，苦風逆難渡。」母子方徊徨間，忽見布帆南動，其聲瑟瑟。彪喜曰：「天助吾也。」相繼登舟。波如箭激，三日抵岸，見者皆奔。彪向三人，脫分袍袴。抵家，母夜叉又見翁怒罵，恨其不謀。徐謝過不遑。家人拜見，主母無不戰慄。彪勸母學作華言，衣錦饜梁肉，乃大欣慰。母女皆男兒裝，數月稍辨語言。弟妹亦漸白皙。弟曰豹，妹曰夜兒，俱強有力。彪恥不知書，教弟讀。豹最慧，經史一過輒了。又不欲操儒業，仍使挽強弩，馳怒馬，登武進士第，聘阿游擊女。夜兒以異種，無與爲婚。會標下袁守備失偶，強妻之，夜兒能開百石弓，百餘步射小鳥，無虛落。袁每征，輒與妻俱。歷任同知將軍，奇勳半出於閨門。豹三十四歲掛印，母嘗從之南征。每臨巨敵，輒擐甲執銳，爲子接應，見者莫不辟易。詔封男爵，豹代母疏辭，封夫人。

異史氏曰：「夜叉夫人，亦所罕聞，然細思之而不罕也。家家牀頭，有個夜叉在。」

老 嫗

『老嫗真是綠林雄，卻敢從容鼓掌中；一發三矢無用處，更看絕技出奚僮。』

邢德，澤州人，綠林之傑也。能挽強，發連矢，稱一時絕技。而生平落拓，不利營謀，出門輒虧其貲。兩京大賈，往往喜與邢俱，途中恃以無恐。會冬初，有二三估客，薄假以貲，邀同販鬻。邢復自罄其囊，將共居貨。友有善卜，因詣之。友占曰：『此爻爲悔，所操之業，即不母而子亦有損焉。』邢不樂，欲中止，而諸客強速之行。至郡，果符所占。臘將半，匹馬出都門，自念新歲無貲，倍益快悶。時晨霧濛濛，暫趨臨路店，解裝覓飲。見一頭白叟，共兩少年，酌北牖下。一僮侍，黃髮蓬蓬然。邢於南座，對叟休止。僮行觴，誤翻杓，具汚叟衣。少年怒，立摘其耳，持巾捧碗，代叟揩拭。既見僮手拇俱有鐵箭鏤，厚半寸強，每一鏤，約重二兩餘。食已，叟命少年於革囊中，探出鐵物，堆疊几上，稱秤握算。可飲數杯時，始絨裹完好。少年於櫪下，牽一黑跛驢來，扶叟乘之。僮亦跨羸馬相從，出門去。兩少年各腰弓矢，捉馬俱出。邢窺多金，窮睛旁睨，饑餓若炙，驟飲，急尾之。視叟與僮猶欸段於前，乃下道斜馳出叟前，緊銜鬪弓，怒相向。叟俯脫左足鞢，微笑云：『而不識得老嫗耶？』邢滿引一矢去。叟仰臥鞍上，伸其足，開兩指如筍，夾矢住，笑曰：『技但止此，何須而翁手敵？』邢怒，出其絕技，一矢剛發，後矢繼至。僮手掇其一，似未防其連珠，後矢直貫其口，踣然而墮，銜矢僵眠。僮亦

下，邢臺謂其已斃，近臨之。叟吐矢躍起，鼓掌曰：「初會面，便作此惡劇！」邢大驚，馬亦駭逸，以此知叟異，不敢復返。走三四十里，值方面綱紀，囊物赴郡，要取之，略可千金，意氣始得揚。方疾驚聞，聞後有蹄聲，回首，則僮易跛驟來，駛若飛，叱曰：「男子勿行。獵取之貨，宜少瓜分。」邢曰：「汝識連珠箭，邢某否？」僮曰：「適已承教矣。」邢以僮貌不揚，又無弓矢，易之，一發三矢，連連不斷，如羣隼飛翔。僮殊不忙迫，手接二，口銜一，笑曰：「如此技藝，辱竄煞人。乃翁惚遽，未暇尋得弓來。此物亦無用處，請即擲還。」遂於指上脫鐵環，穿矢其中，以手力擲，鳴鳴風鳴。邢急撥以弓，弦適觸鉄環，鏗然斷絕，弓亦綻裂。邢驚絕，未及覲避，矢過貫耳，不覺翻墜。僮下騎，將便搜括，邢以弓臥撻之。僮怒，奪弓去，拘折爲兩，又復總折爲四，拋置之。已乃一手握邢兩臂，一足踏邢兩股，臂若縛，股若壓，極力不能少動。腰中束帶雙疊，四駢三指許，僮以一手捏之，隨手斷如灰燼，取金已，乃超乘，作一舉手，致聲孟浪，霍然逕去。邢歸，卒爲善士，每向人述往事不諱。此與劉東山蓋髻髯焉。

姬生

「自作穿窬自蓋愆，相夫賴有室人賢。休言狂藥能迷性，釀酒都應是盜泉。」
南陽鄂氏，患狐，金錢什物，輒被竊去。近之，巢益甚。鄂有甥，姬生，名士，素不羈，焚香代爲禱免，卒弗應。

又祝舍外祖，使臨己家，亦不應。衆笑之。生曰：「彼能幻變，必有人心。我固將引之，俾入正果。」三數日，輒一往祝之。雖固不驗，然生所至，狐遂不擾。以故，鄂常止生宿。生夜望空，請見，邀益堅。一日，生歸，獨坐齋中，忽房門緩緩自開。生起，致敬曰：「狐兄來耶？」殊寂無聲。一夜，門自開。生曰：「倘是狐兄降臨，固小生所禱祝而求者。何妨即賜光霽。」卽又寂然。而案頭錢二百，及明失之。生至夜，增以數百。中宵，聞布幄鏗然。生曰：「來耶？」敬具時銅數百，以備取用。僕雖不充裕，然非鄙吝者。若緩急有需用度，無妨質言，何必盜竊？」少間，視錢，脫去二百，生仍置故處。數夜，不復失。有鷄雞，欲供客而亡之。生至夕，又益以酒，而狐從此絕迹矣。鄂家崇如故。生又往祝曰：「僕設錢而子不取，設酒而子不飲。我外祖衰邁，無爲久祟之。僕備有不腆之物，夜當憑汝自取之。」乃以錢十千，酒一尊，兩雞皆聶切，陳几上。生臥其傍。終夜無聲，錢物亦如故。自此狐怪以絕。生一日，晚歸，啓齋門，見案上酒一壺，燴雞盈盤，錢四百，以赤繩貫之，卽前所失物也。知狐之爲，嗅酒而香，酌之色碧綠，飲之甚醇。壺盡半酣，覺心中貪念頓生，驀然欲作賊，便啓戶出，思村中一富室，遂往越其牆。牆雖高，一躍上下，如有翅翎。入其齋，竊取貂裘金鼎而出，歸置牀頭，始就枕眠。天明，攜入內室。妻驚問之，生囁嚅而告，有喜色。妻初以爲戲，既知其真，駭曰：「君素剛正，何忽作此？」生恬然不爲怪。因述狐之有情，妻恍然自悟，是必酒中之狐毒也。因念丹砂可以卻邪，遂覓研入酒，使飲之。少頃，忽失聲曰：「我奈何作賊？」妻代解其故，爽然自失。又聞富室被盜，譟傳里黨，生終日不食，莫知所處。妻爲之謀。

使乘夜拋其牆內，生從之。富室復得故物，其事遂寢。生歲試冠軍，又舉優，應受倍賞。及發落之期，道署梁上，黏一帖云：「姬某作賊，偷某家裘鼎，何爲行優？」梁最高，非跋足可黏。文宗疑之，執帖問生，生愕然，念此事除妻外無知者，况署中深密，何由而至，因悟曰：「此必狐爲之也。」遂緬述無諱。文宗賞禮有加焉。生每自念，無所取罪於狐，所以屢陷之者，亦小人之恥獨爲小人耳。

異史氏曰：「生欲引邪入正，而反爲邪惑，狐意未必大惡，或生以諧引之，狐以戲弄之耳。然非身有宿根，寧有賢助，幾何不如原涉所云：「家人寡婦，以盜污遂行淫」哉！吁！可懼也！」

吳木欣云：「康熙甲戌一鄉科令浙中，點稽凶犯，有竊盜，已刺字訖，例應逐釋。嫌竊字減筆從丙，非官板正字，使刮去之。候創平，依字彙中點畫形象，另刺之。盜口占一絕云：「手把菱花仔細看，淋漓鮮血舊痕斑；早知面上重爲苦，竊物先防識字官。」蔡卒笑之曰：「詩人不求功名，而乃爲盜。」盜又口占答之云：「少年學道志功名，只爲家貧誤一生；冀得賞財權子母，囊遊燕市博恩榮。」即此觀之，秀才爲盜，亦仕進之志也；狐授姬生以進取之資耳。」

大力將軍

「吹簫乞食歎沿門，末路英雄欲斷魂；富貴雖然吾自有，敢忘當日解推恩。」

查伊璜浙人清明飲野寺中見殿前有古鐘鐘大於兩石甕而上下土痕手迹滑然如新疑之俯窺其下有竹筐受八升許不知所貯何物使數人握耳力掀舉之無少動益駭乃坐飲以伺其人居無何有乞兒入攜所得糗糲堆壘鐘下乃以手起鐘一手掬餌置筐內往返數四始盡已復合之乃去移時復來探取食之食已復探輕啓覆積一座盡駭查問「若男兒胡行乞」答「以嗒噉多無備者」查以其難勸投行伍乞入愀然慮無階查遂攜歸餌之計其食略倍五六人為易衣履又以五十金贈之行後十餘年查猶子令於閩有吳將軍六奇者忽來通謁欸談間問「伊璜是君何人」答言「為從父行與將軍何處有素」曰「是我師也十年之別頗復憶念煩致先生一賜臨也」漫應之自念叔名賢何得武弟子會伊璜至因告之伊璜茫不記憶因其問訊之殷即命僕馬投刺於門將軍趨出逆諸大門之外視之殊昧生平竊疑將軍誤而將軍偃僂益恭肅客入深啓三四關忽見女子往來知為私廨屏足立將軍又揖之少間登堂則捲簾者移座者並皆少姬既坐方擬展問將軍頃少動一姬捧朝服至將軍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為衆姬捉袖整襟訖先命數人捺查座上不使動而後朝拜如覲君父查大愕真解所以拜已以便服侍坐笑曰「先生不憶舉鐘之乞人耶」查乃悟既而華筵高列家樂作於下酒闌牽姬列侍將軍入室請往何趾乃去查醉起遲將軍已於寢門外三問矣查不自安辭欲返將軍投轄下鑰錮閉之見將軍日無他作惟黠數姬婢廝養卒及驛馬服用器具督造記籍戒無虧漏查以將軍家政故未深叩

一日，執籍謂查曰：「不才得有今日，悉出高厚之賜。一婢一物，所不敢私，敢以半奉先生。」查愕然不受。將軍不聽，出藏鏹數萬，亦兩置之。按籍點照，古玩牀几，堂內外羅列已滿。查固止之，將軍不顧。稱婢僕姓名已，卽命男爲治裝，女爲歛器具，囑敬事先生，百聲悚應。又親視姬婢登輿，廐卒捉馬驟，闐闐並發，乃返別查。後查以修史一案株連被收，卒得免，皆將軍力也。

異史氏曰：「厚施而不問其名，真俠烈古丈夫哉！而將軍之報，其慷慨豪爽，尤千古所僅見。如蒙胸襟，自不應老於溝瀆。以是知兩賢之相遇，非偶然也！」

劉海石

「妖禍潛興幾莫逃，何期援手有同袍。姬姜倏忽成樵悴，猶是哀鳴惜一毛。」
劉海石，蒲臺人，避亂於濱州。時十四歲，與濱州生劉滄客同函丈，因相善，訂爲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喪而歸，音問珍闕。滄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吉，十七歲，爲邑名士；次子亦慧。滄客又納邑中倪氏女，大嬖之。後半年，長子患腦痛卒，夫妻大慘。無幾何，妻病又卒。踰數月，長媳又死。而婢僕之喪亡，且相繼也。滄客哀悼，殆不能堪。一日，方坐愁間，忽聞人通海石至。滄客喜，急出門迎以入。方欲展寒溫，海石忽驚曰：「兄有城門之禍，不知耶！」滄客愕然，莫解所以。海石曰：「久失聞問，竊意近况未必佳也。」滄

客泣然，因以狀對。海石欷歔，既而笑曰：「災殃未艾，余初爲兄弟也，然幸而遇僕，請爲兄賀。」滄客曰：「久不晤，豈近精越人術耶？」海石曰：「是非所長。陽宅風鑑，頗能習之。」滄客喜，便求相宅。海石入宅，內外徧觀之，已而請賭諸眷口。滄客從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見於堂。滄客一一指示。至倪，海石仰天而視，大笑不已。衆方驚疑，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暴縮短，僅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其首，作石雷聲。海石揪其髮，檢腦後，見白髮數莖，微拔之。女縮項跪啼，言卽去，但求勿拔。海石怒曰：「汝凶心尚未死耶？」就項後拔去之。女隨手而變，黑色如狸，衆大駭。海石撥納袖中，顧子婦曰：「媳受毒已深，背上當有異，請驗之。」婦羞不肯袒示，劉子固強之。見背上白毛，長四指許，海石以針挑出曰：「此毛已老，七日卽不可救。」又視劉子，亦有毛裁二指曰：「似此可月餘死耳。」滄客以及婢僕，並刺之曰：「僕適不來，一門無瞻類矣。」問此何物？曰：「亦狐屬，吸人神氣以爲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若，何能神異如何？無乃仙乎？」笑曰：「特從師習小技耳！何遽云仙？」問其師，答云：「山石道人，適此物我不能死之，將歸獻俘於師。」言已告別，疊袖中空，駭曰：「亡之矣！尾末有大毛未去，今已遁去。」衆俱駭然。海石曰：「領毛已盡，不能化人，止能化獸，適當不遠。」於是入室而相其貓，出門而嗾其犬，皆曰：「無之。」啓圈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一豕。聞海石笑，遂伏不敢少動。捉耳捉出，視尾上白毛一莖，硬如鍼，方將檢拔，而豕轉側哀鳴，不聽拔。海石曰：「汝造孽既多，拔一毛猶不肯耶？」執而拔之，隨手復化爲狸，納袖欲出，滄客苦留，乃

爲一飯。問後會。曰：「此難預定。我師立宏願，常使我等遨遊海上，拔救衆生。未必無再見時。」及別後，細思其名，始悟曰：「海石殆仙矣。山石合一岩字，蓋呂仙諱也。」

犬燈

「明燈一幻作韓盧，再幻遂成絕世姝。儻撰紅衫非主命，相逢肯諒薄情無。」

韓光祿大千之僕，夜宿廈間，見樓上有燈，如明星，未幾，熒熒飄落，及地化爲犬。脫之，轉舍後去，急起潛尾之。入園中，化爲女子。心知其狐，還臥故所。俄，女子自後來，僕陽寐以觀其變。女俯而瞰之，僕僞作醒狀，問其爲誰。女不答。僕曰：「樓上燈光，非子也耶？」女曰：「既知之，何問焉？」遂共宿止。晝別宵會，以爲常。主人知之，使二人夾僕臥。二人既醒，則身臥牀下，亦不知墮自何時。主人益怒，謂僕曰：「來時，當捉之來；不然，則有鞭楚。」僕不敢言，諾而退。因念捉之難，不捉，懼罪，展轉無策。忽憶女子一小紅衫，密著其體，不肯暫脫，必其要害，執此可以脅之。夜分女至，問：「主人囑汝捉我乎？」曰：「良有之。但我兩人情好，何肯爲此？」及寢，陰搗其衫。女急啼，力脫而去，從此遂絕。後僕自他方歸，遙見女子坐道周，至前，則舉袖障面。僕下騎，呼曰：「何作此態？」女乃起，握手曰：「我謂子已忘舊好矣！既戀戀有故人意，情尚可原。前事出於主命，亦不汝怪也。」但緣分已盡，今設小酌，請入爲別。時秋初，膏粱正茂。女攜與俱入，則中有巨第。

繫馬而入，廳堂中酒肴已列，甫坐，羣婢行炙，日將暮，僕有事，欲覆主命，遂別，既出，則依然田隴耳。

連城

『吟將新句獻妝臺，博得傾城笑靨開。膾肉區區何足惜，多情還肯殉身來。』

喬生，晉甯人，少負才名，年二十餘，有肝膽，與顧生善，顧卒，時卹其妻子，邑宰以文相契重，宰終於任，家口淹滯，不能歸，生破產扶柩，往返二千餘里，以故士林益重之，而家由此日替，史孝廉有女，字連城，工刺繡，知書，父嬌愛之，出所刺倦繡圖，徵少年題詠，意在擇婿，生獻詩云：『慵鬟高髻綠婆娑，早向蘭窗繡碧荷；刺到鴛鴦魂欲斷，暗停針線蹙雙蛾。』又贊挑繡之工云：『繡線挑來似寫生，幅中花鳥自天成；當年織錦非長技，伴把迴文感聖明。』女得詩喜，對父稱賞，父貧之，女逢人輒稱道，又遣媪嬌父命，贈金以助燈火，生歎曰：『連城，我知己也。』傾懷結想，如渴思啗，無何，女許字於離賈之子王化成，生始絕望，然夢中猶佩戴之也，未幾，女病瘵，沈痼不起，有西域頭陀自謂能療，但須男子膾肉一錢，搗合藥，屑史使人詣王家告婿，婿笑曰：『癯老翁，欲剗我心頭肉耶？』使返，史怒，言於人曰：『有能割肉者妻之。』生聞而往，自出白刃，刮膺授僧，血濡袍袴，僧敷藥始止，合藥三丸，三日服盡，疾若失，史將踐其言，時告王，王怒，忿欲訟官，史乃設筵招生，以千金列几上，曰：『重負大德，請以相報。』因具白背盟之由，生拂然曰：『僕

所以不愛膚肉者，聊以報知己耳。豈貨肉哉？」拂袖而歸。女聞之，意良不忍，託媪慰諭之。且云：「以彼才華，當不久落。天下何患無佳人？我夢不祥，三年必死。不必與人爭此泉下物也。」生告媪曰：「士爲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誠恐連城未必真知我，但得真知我，不諧何害？」媪代女郎矢誠自剖。生曰：「果爾，相逢時，當爲我一笑，死無憾。」媪既去，逾數日，生偶出，遇女自叔氏歸。睨之，女秋波轉顧，啓齒嫣然。生大喜曰：「連城真知我者。」會王氏來議吉期，女前症又作，數月尋卒。生往臨弔，一痛而絕。史昇送其家。生自知已死，亦無所戚，出村去，猶冀一見連城。遙望西北一道，行人連緒如蟻，因亦混身雜迹其中。俄頃，入一廡署，值顧生，驚問：「君何得來？」卽把手將送令歸。生太息言：「心事殊未了。」顧曰：「僕在此典牘，頗得委任，倘可效力，不惜也。」生問連城，顧卽導生歷多所。見連城與一白衣女郎，泪睫慘黛，藉坐廊隅。見生至，驟起似喜，略問所來。生曰：「卿死，僕何敢生？」連城泣曰：「如此負義之人，尙不吐棄之，身殉何爲？然已不能許君今生，願矢來世耳。」生告顧曰：「有華君自去，僕樂死不願生矣！但煩替連城，託生何里，行與俱去耳。」顧諾而去。白衣女郎問生何人，連城爲細述之。女郎聞之，若不勝悲。連城告生曰：「此妾同姓，小字賓娘，長沙史太守女，一路同來，遂相憐愛。」生睨之，意態憐人。方欲研問，而顧已返，向生賀曰：「我爲君平章已確。卽令娘子從君返魂，好否？」兩人皆喜。方將拜別，賓娘大哭曰：「姊去，我安歸？」乞垂憐救，我爲姊捧說耳。」連城悽然，無所爲計，轉謀生。生又哀顧，顧難之，媿辭以爲不可。生固強之，乃曰：「試

妄爲之。」去食頃而返，搖手曰：「何如，誠萬分不能爲力矣！」賓娘聲之，宛轉嬌啼，惟依連城肘下，恐其即去。慘怛無術，相對默默，而睹其愁顏戚容，使人肺腑酸柔。顧生憤然曰：「請攜賓娘去，脫有愆尤，小生拌身受之。」賓娘乃喜，從生出。生憂其道遠無侶，賓娘曰：「妾從君去，不願歸也。」生曰：「卿太癡矣！不歸，何以得活？他日至湖南，勿復走，爲幸多矣。」適有兩媪，擗牒赴長沙，生囑之，賓娘泣別而去。途中，連城行蹇緩，里餘輒一息，凡十餘息，始見里門。連城曰：「重生後，懼有翻覆，請索妾骸骨來，妾以君家生，當無悔也。」生然之，偕歸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佇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搖搖，似無所主，志恐不遂，尙宜審謀。不然，生復何能自由？」相將入側廂中，嘿定少時，連城笑曰：「君憎妾耶？」生驚問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諧，重負君矣！請先以魂報也！」生喜，極盡懽戀，內徘徊不敢遽出，寄廂中者三日。連城曰：「諺有之，醜婦終須見姑嫜，戚戚於此，終非久計。」乃促生入，纔至靈寢，豁然頓蘇。家人驚異，進以湯水，生乃使人要史來，請得連城之尸，自言能活之。史喜，從其言，方昇入室，視之已甦，告父曰：「兒已委身喬郎，更無歸理。如有變動，但仍一死。」史歸，遣婢役役給奉。王聞，具詞申理，官受賂，判歸王。生憤懣欲死，亦無奈之。連城至王家，忿不飲食，惟乞速死。宅無人，則帶懸梁上。越日，谷憊殆將奄逝。王懼，送歸史。史復昇歸生。王知之，亦無如何，送安焉。連城起，每念賓娘，欲遣信探之，以道遠而艱於往。一日，家人入白，門有車馬。夫婦出視，則賓娘已至庭中矣，相見悲喜。太守親詣送女，生延入。太守曰：「小女子賴君復生，誓不他適。」

今從其志。生叩謝如禮。孝廉亦至。宗好焉。生名年，字大年。

異史氏曰：「一笑之知，許之以身，世人或議其癡。彼田橫五百人，豈盡愚哉。此知希之貴，賢豪所以感結而不能自己也。願茫茫海內，遂使錦繡才人，僅傾心於蛾眉之一笑也。悲夫！」

王漁洋曰：「雅是情種。不意牡丹亭後，復有此人。」

汪士秀

「神勇能將石鼓投，喜攜阿父棹歸舟。蹋圓竟免江魚腹，莫怪人間愛擊球。」

汪士秀，廬州人，剛勇有力，能舉石春。父子善蹴鞠，父四十餘，過錢塘，溺焉。積八九年，汪以故詣湖南，夜泊洞庭，時望月東升，澄江如練。方眺矚間，忽有五人自滿中出，攜大席，平鋪水面，略可半畝。紛陳酒饌，僿器磨觸作響，然聲溫厚，不類陶瓦。已而三人踐席坐，二人侍飲。坐者一衣黃，二衣白，頭上巾，皆皂色，峨然下連肩背，制絕奇古，而月色微茫，不甚可析。侍者俱墨褐衣，其一似童，其一似叟也。但聞黃衣人曰：「今夜月色大佳，足供快飲。」白衣者曰：「此夕風景，大似廣利王宴梨花島時。」三人互勸，引醕浮白。但語略小，即不可聞。舟人隱伏，不敢動息。汪細審侍者叟，酷類父，而聽其言，非父聲。二漏將殘，忽一人曰：「趁此月明，宜一擊球爲樂。」即見童沒水中，取一圓出，大可盈抱，中如水銀滿貯，表裏通明。坐者盡起。

黃衣人呼叟共蹴之。蹴起丈餘，光搖搖射人眼。俄而確然遠起，飛墮舟中。汪技癢，極力踏去，覺異常輕軟，踏猛似破。騰尋丈，中有漏光，下射如虹，蚩然疾落，又如經天之彗，直投水中，滾滾作沸泡聲而滅。席中共怒曰：「何物生人，敗我清興？」叟笑曰：「不惡不惡，此吾家流星撈也。」白衣人瞋其語戲，怒曰：「都方厭惱，老奴何得作權？便同小鳥皮，捉得狂子來，不然，脛股當有椎喫也。」汪計無所逃，即亦不畏，捉刀立舟中。倏見憧叟操兵來，汪注視，真其父也！疾呼阿翁，兒在此。叟大駭，相顧悽斷，僅即反身去。叟曰：「兒急作匿，不然，都死矣。」言未已，三人忽已登舟，面皆漆黑，睛大於榴，攫叟出。汪力與奪，搖舟斷纜。汪以刀截其臂，臂落，黃衣者乃逃。一白衣人奔汪，汪剝其顛，墮水有聲，罔然俱沒。方謀夜渡，旋見巨隊出水面，深闊若井，四面湖水奔注，碎碎作響。俄一噴湧，則浪接星斗，高舟簸盪，湖人大恐。舟上有石鼓二，皆重百觔。汪舉一以投，激水雷鳴，浪漸消；又投其一，風波悉平。汪疑父爲鬼，叟曰：「我固未嘗死也。溺江中者十九人，皆爲妖物所食，我以踢圓得全。物得罪於錢塘君，故移避洞庭耳。三人魚精，所蹴魚胞也。」父子聚喜，中夜擊棹而去。天明，見舟中有魚翅，徑四五尺許，乃悟是夜間所斷臂也。

王漁洋曰：「此條亦恢詭。」

小二

【全憑片語指迷津，自是聰明絕世人；鄰里休驚多異術，白蓮花現女兒身。】

滕邑趙旺，夫妻奉佛，不茹葷血，鄉中有善人之目。家稱小有，一女小二，絕慧美，趙珍愛之。年六歲，使與兄長春，並從師誦，凡五年而熟五經焉。同窗丁生，字紫陌，長於女三歲，文采風流，頗相傾愛。私以意告母，求婚趙氏。趙期以女字大家，故弗許。未幾，趙惑於白蓮教。徐鴻儒既反，一家俱陷為賊。小二知書善解，凡紙兵豆馬之術，一見輒精。小女子師事徐者六人，惟二稱最，因得盡傳其術。趙以女故，大得委任。時丁年十八，游滕泮矣，而不肯論婚，意不忘小二也。潛亡去，投徐麾下。女見之喜，優禮逾於常格。女以徐高足主軍務，晝夜出入，父母不得聞。丁每宵見，嘗斥絕誘役，輒至三漏。丁私告曰：「小生此來，卿知區區之意乎？」女云：「不知。」丁曰：「我非妄意攀龍，所以故實為卿耳。左道無濟，止取滅亡。卿慧人，不念此乎？能從我亡，則寸心誠不負矣。女憮然為問，豁知夢覺。曰：「背親而行，不義，請告二人。」入陳利害，趙不怛。曰：「我師神人，豈有舛錯？」女知不可諫，乃易髻而髻，出二紙鸞，與丁各跨其一。肅肅振翼，似鷓鴣之鳥，比翼而飛。質明，抵萊蕪界，女以指撥薦項，忽即歛墮。遂收薦，更以雙衛，馳至山陰里，託為避亂者，傲屋而居。二人草草出，奮於裝。薪儲不給，丁甚憂之。假粟比舍，莫肯貸以升斗。女無愁容，但質簪珥，閉門靜對。猜燈謎，憶亡書。以是角低昂，負者，駢一指擊腕臂焉。西鄰翁姓，綠林之雄也，一日獵歸，女曰：「富以其鄰，我何憂？暫假千金，其與我乎？」丁以為難。女曰：「我將使彼樂輸也。」乃翦紙作判官狀，置地下，覆以雞籠。

然後握丁登榻，囊藏酒，檢周禮爲觴政，任言是某冊第幾頁第幾行，卽其翻閱；其人得食，傍水傍酒，傍者飲，得酒部者倍之。旣而女適得酒人，丁以巨觥引滿促釀，女乃祝曰：「若借得金來，君當得飲部。」丁翻卷得釀人，女大笑曰：「事已諧矣。」滴漉授爵，丁不服，女曰：「君是水卒，宜作釀飲。」方喧競時，聞籠中戛戛，女起曰：「至矣。」啓籠驗視，則在囊中，有巨金藥壘充溢，丁不勝愕喜。後翁家媪抱兒來戲，竊言：「主人初歸，篝燈夜坐，地忽爆裂，深不可底，一判官自內出，言：『我地府司隸也。』太上帝君會諸冥曹，造暴客惡錄，須銀燈千架，架計重十兩。施百架，則消滅罪愆。」主人駭懼，焚香叩禱，奉以千金。判官往，再而入，地亦遂合。」夫婦聽其言，故噴噴詫異之。而從此漸購牛馬，蓄廝婢，自營宅第。里無賴子窺其富，糾諸不逞，踰垣劫丁。丁夫婦始自夢中醒，則緇管執照，寇家滿屋。二人執丁，又一人探手女懷。女袒而起，戟指而呵曰：「止止。」盜十三人，皆吐舌呆立，癡若木偶。女始著袴下榻，呼集家人，一一反按其臂，逼令供吐明悉，乃責之曰：「遠方人埋頭澗谷，冀得相扶持，何不仁至此？緩急人所時有，窘急者不妨明告。我豈積殖自封者哉？豺狼之行，本合盡誅，但吾所不忍，姑釋去，再犯不宥。」諸盜叩謝而去。居無何，鴻儒就擒，趙夫婦妻子，俱被夷誅。牛賣金往贖長春之幼子以歸。兒時三歲，養爲己出，使從姓丁，名之承祚。於是里中人漸知爲白蓮威裔。適蝗害稼，女以紙鷂數百翼，放田中。蝗遠避，不入其壠，以是得無恙。里人共嫉之，舉首於官，以爲涖儒餘黨。官瞰其富，肉視之，收丁。丁以重賂昭令，始得免。女曰：「貨殖之來也苟，宜有散亡，然

蛇蝎之鄉，不可久居。」因賤售其業而去之，止於邑都之西鄙。女爲人靈巧，善居積，經紀過於男子。嘗開琉璃廠，每進工人而指點之。一切葦燈，其奇式幻米，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居數年，財益稱雄，而女督課婢僕，食指數百無完口。暇輒與丁烹茗著弈，或觀書史爲樂。錢穀出入，以及僕婢，凡五日一課。女自持籌，丁爲之點籍，唱名數焉。勤者賞資有差，惰者鞭撻罰膝立。是日給假不夜作，夫妻設肴酒，呼諸婢度俚曲爲笑。女明察若神，人無敢欺，而賞輒浮於勞，故事易辦。村中二百餘家，凡貧者俱量給資本，鄉以此無游惰。值大旱，女令村人設壇於野，乘與夜出，禹步作法，甘霖傾注，五里內悉獲霑足，人益神之。女出未嘗障面，村人皆見之。或少年羣居，私議其美，及覩而逢之，俱肅肅無敢仰視者。每秋日，村中童子不能耕作，授以錢，使采茶蘇。幾二十年，積滿樓屋，人竊非笑之。會山左大饑，人相食，女乃出菜，雜粟贖饑者。近村賴以全活，無逃亡焉。

異史氏曰：「二所爲，殆天授非人力也！然非一言之悟，駢死已久。由是觀之，世抱非常之才，而誤入匪僻以死者，當亦不少焉。知同學六人中，遂無其人乎？使人恨不遇丁生耳！」

庚娘

「風波忽地起同舟，
荏弱蛾眉竟復纒，
想見蒼蒼憐節烈，
三星重許賦綢繆。」

金大用，中州舊家子也。聘尤太守女，字庚娘，麗而賢，述好甚敦。以流寇之亂，家人離過，金歸家，甫返。途遇少年，亦偕妻以逃者，自言廣陵王十八，願爲前驅。金喜，行止與俱。至河上，女隱告金曰：「勿與少年同舟。彼屢顧我，目動而色變，中叵測也。」金諾之。王殷勤覓巨舟，代金運裝，劬勞臻至。金不忍却，又念其携有少婦，應亦無他。婦與庚娘同居，意度亦頗溫婉。王坐船頭上，與櫓人傾語，似其熟識戚好。未幾日，落水程迢遞，漫漫不辨南北。金四顧幽險，頗涉疑怪。頃之，皎月初升，見彌望皆蘆葦。既泊，王邀金父子出戶一豁，乃乘間擠金入水。金父見之，欲號。舟人以篙築之，亦溺。生母聞聲出窺，又築溺之。王始喊救。母出時，庚娘在後，已微窺之。既聞一家盡溺，即亦不驚，但哭曰：「翁姑俱沒，我安適歸？」王入勸：「妹子無憂，請從我至金陵。家中田廬，頗足贍給，保無虞也。」女收涕曰：「得如此，願亦足矣！」王大悅，給奉良殷。既暮，曳女求權，女託體婢，王乃就婦宿。初更既盡，夫婦喧競，不知何由，但聞婦曰：「若所爲，雷霆恐碎汝顛矣！」王乃絕婦，婦呼云：「便死休，誠不願爲殺人賊婦。」王吼怒，摔婦出，便聞骨董一聲，遂譁言婦溺矣。未幾，抵金陵，導庚娘至家，澄堂見媪，媪訝非故婦，王言：「婦墮水死，新娶此耳。」歸房，又欲犯之，庚娘笑曰：「三十許男子，尙未經人道也。市兒初合卷，亦須一杯薄漿酒。汝沃饒，當亦不難。清醒相對，是何體段？」王喜，具酒對酌。庚娘執觥，勸酬殷懇。王漸醉，辭不飲。庚娘引巨椀強媚勸之。王不忍拒，又飲之。於是酣醉，裸脫促寢。庚娘撤器滅燭，託言洩溺，出房。以刀入，暗中以手索王項。王猶捉臂作昵聲，庚娘力切之，不死，號

中有一媪及少婦，怪少婦頗類庚娘。舟疾過，婦自衙中窺金，神情益肖，驚疑不敢追問，急呼曰：「看羣鴨兒飛上天也。」少婦聞之，亦呼曰：「饑鴉兒欲喫貓子腥耶？」蓋當年閨中之隱諶也。金大驚，返棹近之，真庚娘也。青衣扶過舟，相抱哀哭，傷感行旅。唐氏以嫡證見庚娘，庚娘驚問。金始備述其由，庚娘執手曰：「同舟一語，心常不忘，不圖吳越一家矣！蒙代葬翁姑，所當首謝。何以此禮相向？」乃以齒序，唐少庚娘一歲，妹之。先是庚娘既葬，自不知幾歷春秋。忽一人呼曰：「庚娘！汝大不死，尙當重圓。」遂如夢醒。捫之，四面皆壁，始悟身死已葬，祇覺悶悶，亦無所苦。有惡少年，窺其葬具豐美，發冢破棺，方將搜括，見庚娘猶活，相共駭懼。庚娘恐其害已，哀之曰：「幸汝輩來，使我得臨天日。頭上簪珥悉將去，願鬻我爲尼，更可少得直，我亦不洩也。」盜釋首曰：「娘子貞烈，神人共欽。小人輩不過貧乏無計，作此不仁，但無漏言幸矣，何敢鬻作尼？」庚娘曰：「此我自樂之。」又一盜曰：「鎮江歌夫人，寡而無子，若見娘子，必大喜。」庚娘謝之，自拔珠飾，悉付盜，盜不敢受。固與之，乃共拜受，遂載去。至歌夫人家，託言船風所迷。歌夫人巨家，寡姐自庚娘見庚娘大喜，以爲己出。適卮子自金山歸也。庚娘細述其故，金乃登舟拜母。母款之若婿，邀至其家，留數日始歸。後往來不絕焉。

異史氏曰：「大變當前，淫者生之，貞者死焉。生者裂人皆，死者雪人涕耳。至如談笑不驚，手刃仇讎，千古烈丈夫中，豈多匹儔哉！誰謂女子，遂不可比蹤彥雲也？」

宮夢弼

「今日塵沙足濟貧，青年金玉等沙塵，平原好客成虛話，毛遂應推第一人。」

柳芳華，保定人，財雄一鄉，慷慨好客，座上常百人，急人之急，千金不靳，賓友假貸常不還，惟一客宮夢弼，陝人，生平無所乞請，每至，輒經歲，詞旨瀟灑，柳與寢處時最多。柳子名和，時總角，叔之，宮亦喜與和戲。每和自塾歸，輒與發貼地磚，埋石子，偽作藏金爲笑。屋五架，掘藏幾徧，衆笑其行稚，而和獨悅愛之，尤幹諸客昵。後十餘年，家漸虛，不能供多客之求，於是客漸稀。然十數人徹宵談讌，猶是常也。年既暮，日益落，尙割畝得直，以備雞黍，和亦揮霍，學父結小友，柳不加禁。無何，柳病卒，至無以治凶具。宮乃自出囊金爲柳經紀，和益德之，事無大小，悉委宮。叔。宮時自外入，必袖瓦礫，至室則拋擲階隙，更不解其何意。和每對宮憂貧，宮曰：「子不知作苦之難，無論無金，即授汝千金，可立盡也。男子患不自立，何患貧？」一日辭欲歸，和泣囑速返，宮諾之，遂去。和貧不自給，典質漸空，日望宮至，一爲紀埋，而宮滅迹匿影，去如黃鶴矣。先自柳生時，爲和論親於無極，黃氏素封也。後聞柳貧，陰有悔心。柳卒，訃告之，即亦不弔，猶以道遠曲原之，和服阼，母遣自詣岳所，訂昏期，冀黃憐顧。比至，黃聞其衣履傲穿，斥門者不納，寄語云：「歸謀百金，可復來，不然請自此絕。」和聞痛哭，對門剗媪，憐而進之食，贈錢三百，慰令歸。母亦哀憤無策，因念舊客負欠

者十常八九，俾擇富厚者求助焉。和曰：「昔之交我者，爲我財耳！使兒馴馬高車，假十金，卽亦匪難。如此景象，誰猶念囊欸，憶故好耶？且父子人金貴，曾無契保，責負亦難憑也。」母故強之，和從教。凡二十餘日，不能致一文。惟優人李四，舊受恩卹，聞其事，義贈一金。母子痛哭，自此絕望矣。黃女已及笄，聞父絕和，竊不直之。黃欲女別適，女泣曰：「柳郎非生而貧者也！使富倍他日，豈離我者所能奪乎？今貧而棄之，不仁。」黃不悅，曲諭百端，女終不搖。翁媪並怒，時唾罵之，女亦安焉。無何，夜遮寇劫，黃夫婦炮烙幾死，家中席捲一空。荏苒三載，家益零替。有西賈聞女美，願以五十金致聘。黃利而許之，將強奪其志。女察知其謀，毀裝塗面，乘夜遁去，丐食於途。閱兩月，始達保定，訪和居址，直造其家。母以爲乞人婦，故咄之。女嗚咽自陳。母把手泣下，曰：「兒何形骸至此耶？」女又慘然而告以故，母子俱哭。便爲盥沐，顏色光澤，眉目煥映，母子俱喜。然家三口，日僅一啗。母泣曰：「吾母子固應爾，所憐者負吾賢婦！」女笑頷之曰：「新婦在乞人中，稔其况味。今日視之，覺有天堂地獄之別。」母爲解頤。女一日入閒舍中，見斷草叢叢，無隙地。漸入內室，塵埃積中，暗隙有物堆積，蹴之迂足。拾視皆朱提，驚走告和。和同往驗視，則宮臺日所拋瓦礫，盡爲白金。因念兒時，嘗與瘞石室中，得毋皆金。而故第已典於東家，急贖歸。斷磚殘缺，所藏石子儼然露焉，頗覺失望。及發他磚，則粲粲白鏹也。頃刻間，數巨萬矣！由是贖田產，市奴僕，門庭華好過昔日。因自奮曰：「若不自立，負我宮叔。」刻志下帷，三年，中鄉選，乃躬齎百金，往酬劉媪。鮮衣射目，俊僕十餘輩，皆騎怒馬如龍。

僅一屋，和便坐榻上，人譁馬騰，充溢里巷。黃翁自女亡，西賈逼退聘財，業已耗去殆半，售居宅，始得償。以故困窘，如和曩日。聞舊壻熒熒，閉目自傷而已。媼沽酒備饌，款和，因述女賢，且惜女遁。問和娶否，和曰：「娶矣！」食已，強媼往視新婦，載與俱歸。至家，女華妝出，羣婢簇擁若仙，相見大駭。遂敘往舊，殷問父母起居。居數日，款洽優厚，製好衣，上下一新，始送令返。媼詣黃，詳報女耗，兼致存問，夫婦大驚。媼勸往投女，黃有難色。既而凍餒難堪，不得已如保定。既到門，見閉閤峻麗，闢者怒目，張終日不得通。一婦人出，黃溫色卑詞，告以姓氏，求暗達女知。少間，婦出，導入耳舍，曰：「娘子極欲一覲，然恐郎君知，尙候隙也。翁幾時來此，得勿餓否？」黃因訴所苦。婦人以酒一盞，饌二簋，出置黃前，又置五金，曰：「郎君寔房中，娘子恐不得來，明且宜早出，勿爲郎聞。」黃諾之，早起趨裝，則管鑰未逕，止於門中，坐襪囊以待。忽譁主人出，黃將欲避，和已睹之，怪問誰何，家人悉無以應。和怒曰：「是必奸宄，可執赴有司。」衆應聲出，短綆繫樹，樹間黃慚懼，不知置詞，未幾，昨夕婦出，跪曰：「是某舅氏。以前夕來晚，故未告主人。」和命釋縛，婦送出門，曰：「忘囑門者，遂致參差，娘子言：『相思時，可使老夫人僞爲賣花者，同劉媼來。』」黃諾，歸述於媼。媼念女急，以告劉媼。媼果與俱至和家，凡啓十餘闕，始達女所。女著戴頂髻，珠翠綺紈，香氣撲人，嚶嚶一聲，大婢媼，奔入滿側，移金椅牀，置雙夾膝，慧婢淪茗，各以隱語道寒暄，相視淚笑。至晚，除室安二媼，榻褥溫妥，並昔年富時所未經。居三五日，女意殷渥，媼輒引空處，泣白前非。女曰：「我子母有何過不忘，但郎忿

不解防他聞也。」每和至，便走匿。一日，方促膝坐，和遽入，見之，怒詆曰：「何物付嫗，敢引身與娘子接坐？宜撮髮毛令盡。」劉嫗急進曰：「此老身瓜葛，王嫂賣花者，幸勿罪責。」和乃上手謝過，即坐曰：「姥來數日，我大忙，未得展敘。黃家老畜產尙在否？」答曰：「都佳，但是貧不可過，官人大富貴，何不一念翁婿情也？」和擊桌曰：「蓬年非姪，憐賜一甌粥，更何得旋鄉土？今欲得而寢處之，何念焉。」言至忿際，輒頓足起罵。女恚曰：「彼卽不仁，是我父母，我迢迢遠來，手皴瘃，足趾皆穿，亦自謂無負君，何乃對子罵父，使人難堪？」和始斂怒，起身去。黃嫗懊喪無色，辭欲歸，女以廿金私付之。既歸，曠絕音問，女深以爲念，和乃遣人招之。夫妻至，慚作無以自容。和謝曰：「舊歲辱臨，又不明告，遂使開罪良多。」黃但唯唯。和爲更易衣履，留月餘，黃心終不自安，數告歸。和遣白金百兩曰：「西賈五十金，我今倍之。」黃汗顏受之。和以輿馬送歸。暮歲稱小封焉。

異史氏曰：「雍門泣後，朱履杳然，令人憤氣杜門，不欲復交一客。然良朋葬骨，化石成金，不可謂非慷慨好客之報也。閨中人坐享高奉，儼然如嬪嬙，非貞異如黃卿，孰克當此，而無愧者乎？造物之不妥降福澤也如是！」

鄉有富者，居積取盈，搜算人骨，窖鏹數百。惟恐人知，故衣敗絮，咯糝糝，以示貧。親友偶來，亦會無作雞黍之享。或言其家不貧，便自作勞，其醜如不戴天。暮年，日餐榆屑一升，臂上皮摺垂一寸長，

而所嘗終不肯。後漸尪羸，瀕死，兩子環問之，猶未遽告。道覺果危急，欲告子，子至，已舌蹇不能聲，惟爬抓心頭，呵呵而已。死後，子孫不能具棺，遂棄葬焉。嗚呼！若窖金而以爲富，則大幣數千萬，何不可指爲我有哉！愚已！

狐妾

『刀砧聲裏走廚奴，勝似當年絡秀無。一領羊裘原細事，夫人生性諱言狐。』

萊蕪劉洞九，官汾州，獨坐署中，聞庭外笑語漸近，入室，則四女子，一四十許，一可三十，一二十四五已來，末後一垂髻者，並立几前，相視而笑。劉固知官署多狐，置不顧。少間，垂髻者出一紅巾，戲拋面上。劉拾擲窗間，仍不顧，四女一笑而去。一日，年長者來謂劉曰：『舍妹與君有緣，願無棄封菲。』劉漫應之，女遂去。俄，偕一婢，擁垂髻兒來，俾與劉並肩坐，曰：『一對好鳳侶，今夜諧花燭，勉事劉郎，我去矣。』劉諦視，光豔無儔，遂與燕好。詰其行蹤，女曰：『妾固非人，而實亦人也。妾前官之女，盪於狐，奄忽以死，窆園內。衆狐以術生我，遂飄然若狐。』劉因以手探尻際，女覺之，笑曰：『君將無謂狐有尾耶？』轉身云：『請試捫之。』自此遂留不去。每行坐與小婢俱，家人俱尊以小君禮。婢媼參謁，賞賚甚豐。值劉壽辰，賓客頗多，共三十餘筵。須庖人甚衆，先期牒拘，僅一二到者，劉不勝恚。女知之，便言：『勿憂，庖人既不足用，不如並其

來者遣之。妾固短於才，然三十席亦不難辦。」劉喜，命以魚肉薑桂，悉移內署。家中人但聞刀砧聲，碎不絕。門內設一几，行炙者置杵其上，轉視則肴俎已滿。拓去復來，十餘人絡繹於道，取之不竭。末後，行炙人來索湯餅。內言曰：「主人未嘗預囑，咄嗟何以辦？」既而曰：「無已，其假之。」少頃，呼取湯餅，視之三十餘碗，蒸騰几上。客既去，乃謂劉曰：「可出金賞，償其家湯餅。」劉使人將直去，則其家失湯餅，方共驚異。使至，疑始解。一夕，夜酌，偶思山東苦醪，女請取之，遂出門去。移時返曰：「門外一罌，可供數日飲。」劉視之，果得酒，真家中饗頭春也。越數日，夫人遣二僕如汾。途中一僕曰：「聞狐夫人犒賞優厚，此去得賞金，可買一裘。」女在署已知之，向劉曰：「家中人將至，可恨僮奴無禮，必報之。」明日，僕甫入城，頭大痛，至署抱首號呼。共擬進醫藥，劉笑曰：「勿須療。時至，當自瘥。」衆疑其獲罪小君，僕自思初來，未解裝，罪何由得？無所告訴，漫陸行而哀之。籬中語曰：「爾謂夫人，則亦已耳！何狐謂也？」僕乃悟，叩不已。又曰：「既欲得裘，何得復無禮？」已而曰：「汝愈矣！」言已，僕病若失。僕拜欲出，忽自籬中擲一裹出曰：「此一羔羊裘也，可將去。」僕解視得五金。劉問家中消息，僕言都無事，惟夜失藏酒一罌。稽其時日，即取酒夜也。羣憚其神，呼之聖仙。劉爲繪小像。時張道一爲提學使，聞其異，以桑梓誼，詣劉，欲乞一面，女拒之。劉示以像，張強攜而去。歸懸左右，朝夕祝之云：「以卿麗質，何之不可？乃託身於鬻髮之老，下官殊不惡於洞九，何不一惠顧？」女在署忽謂劉曰：「張公無禮，當小懲之。」一日，張方祝，似有人以界方擊額，崩然甚。

痛大懼。反卷劉詰之，使隱其故而詭對之。劉笑曰：「主人額上得無痛否？」使不能欺，以實告。無何，壻元生來，請觀之。女固辭。元請之堅，劉曰：「壻非他人，何拒之深？」女曰：「壻相見，必當有以贈之。渠望我奢，自度不能滿其志，故適不欲見耳。」既固請之，乃許以十日見。及期，元入，隔簾揖之，少致存問。儀容隱約，不敢審諦。既退，數步之外，輒回眸注盼，但聞女言曰：「阿壻回首矣！」言已大笑，烈烈如鶉鳴。元聞之，脛股皆顫，搖搖然若喪魂魄。既出，坐移時，始稍定，乃曰：「適聞笑聲，如聽霹靂，竟不覺身爲已有。」少頃，婢以女命，贈元二十金。元受之，謂婢曰：「聖仙日與丈人居，甯不知我素性揮霍，不慣使小錢耶？」女聞之曰：「我固知其然。囊底適罄，向結伴至汴梁，其城爲河伯占據，庫藏皆沒水中，入水各得些須，何能飽無鑿之求？且我縱能厚餽，彼福薄亦不能任。」女凡事無先知之。遇有疑難，與議，無不剖。一日，並坐，忽仰天大驚曰：「大劫將至，爲之奈何？」劉驚問家口，曰：「餘悉無恙，獨二公子可慮。此處不久當爲戰場，若當求差遠去，庶免於難。」劉從之，乞於上官，得解餉雲貴間，道里遼遠，聞者弔之，而女獨賀。無何，姜瓖叛，汾州沒爲賊窟。劉仲子自山東來，適遭其變，遂被害。城陷，官僚皆罹於難，唯劉以公出得免。盜平，劉始歸。喜以大案呈誤，貧至饑殍不給，而當道者又多所需索，因而窘憂欲死。女曰：「勿憂，牀下三千金，可資用度。」劉大喜，問：「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之物，取之不盡，何庸竊乎？」劉營謀得脫歸，女從之。後數年，忽珙，祇裝數事留贈，中有喪家挂門之小旛，長二寸許，羣以爲不祥。劉尋卒。

雷曹

「踏波而出攀雲上，手摘星辰行雨回，神報皆由人事致，少微有耀發珠胎。」

樂雲鶴，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相交莫逆。夏少慧，十歲知名。樂虛心事之，夏亦相規不倦。樂文思日進，由是名並著，而潦倒場屋，戰輒北。無何，夏遘疫卒，家貧不能葬，樂銳身自任之。遺襦裸子，及未亡人，樂以時恤諸其家。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賴以活。於是士大夫益賢樂。樂恆產無多，又代夏生憂內顧，家計日蹙，乃嘆曰：「文如平子，尙碌碌以歿，而况於我。人生富貴須及時，戚戚終歲，恐先狗馬填溝壑，負此生矣！不如早自圖也。」於是去讀而賈，操業半年，家資小泰。一日，客金陵，休於旅舍，見一人頽然而長，筋骨隆起，傍得座側，色黯淡，有戚容。樂問：「欲得食也耶？」其人亦不語。樂推食食之，則以手掬啗，頃刻已盡。樂又益以兼人之饌，食復盡。遂命主人割豚肩，堆以蒸餠。又盡數人之餐，始果腹而謝曰：「三年以來，未嘗如此飲飽。」樂曰：「君固壯士，何飄泊如此？」曰：「罪嬰天譴，不可說也。」問其里居，曰：「陸無房，水無舟，朝村而暮郭耳。」樂整裝欲行，其人相從，戀戀不去。樂辭之，告曰：「君有大難，吾不忍忘一飯之德。」樂異之，遂與偕行。途中曳與同餐，辭曰：「我終歲僅數餐耳。」益奇之。次日，渡江，風濤暴作，估舟盡覆，樂與其人悉沒江中。俄，風定，其人負樂踏波出，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時，挽一船至，扶樂入，囑樂

臥守，復躍入江，以兩臂夾貨出，擲舟中，又入之。數入數出，列貨滿舟。樂謝曰：「君生我亦良足矣！敢瑣珠還哉？」檢視貨財，並無亡失，益喜，驚爲神人，放舟欲行，其人告退。樂苦留之，遂與共濟。樂笑云：「此一厄也，止失一金簪耳。」其人欲復尋之，樂方勸止，已投水中而沒。驚愕良久，忽見含笑而出，以簪授樂。曰：「幸不辱命。」江上人罔不駭異。樂與歸，寢處共之。每十數日，始一食，食則啖嚼無算。一日，又言別，樂固挽之。適晝晦欲雨，聞雷聲。樂曰：「雲間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寺得至天上視之，此疑乃可解。」其人笑曰：「君欲作雲中遊耶？」少時，樂倦甚，伏榻假寐。既醒，覺身搖搖然，不似榻上。開目，則在雲氣中，周身如翬，驚而起，暈如舟上，踏之杳無地。仰視星斗，在眉目間，遂疑是夢。細視星嵌天上，如蓮實之在蓬，大者如蠶，次如甌，小如盃，以手撼之，大者堅不可動，小者動搖，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揜雲下視，則銀海蒼茫，見城郭如豆，愕然自念，設一脫足，此身何可復問。俄見二龍天矯，駕幔車來，尾一掉，如鳴牛鞭。車上有器，圍皆數丈，貯水滿之。有數十人，以器掬水，徧灑雲間。忽見樂，共怪之。樂審所與，壯士在焉。語衆曰：「是吾友也。」因取一器授樂，令灑。時苦旱，樂接器，排雲約望故鄉，盡情傾注。未幾，謂樂曰：「我本雷曹前誤行雨，誦誦三載，今天限已滿，請從此別。」乃以駕車之繩萬尺，使握端繩下。樂危之，其人笑言不妨。樂如其言，飄飄然瞬息及地。視之，則墮立村外，繩漸收入雲中，不可見矣。時久旱，十里外，雨僅盈指，獨樂里溝澮皆滿。歸探袖中，摘星仍在。出置案上，黯黝如石，入夜，則光明煥發，映照四壁。益寶之，什襲而藏。每

有佳客，出以照飲，正視之，則條條射目。一夜，妻坐對握髮，忽見星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方怪咤，已入口中，略之不出，竟已下咽，愕奔告樂，樂亦奇之。既寢，夢夏平子來，曰：「我少微星也，君之惠好，在中不忘。又蒙自天上攜歸，可云有緣。今爲君嗣，以報大德。」樂三十無子，得夢甚喜，自是妻果娠，及墮，摩光耀滿室，如星天凡上時，因名星兒，機警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

異史曰：「樂子文章名一世，忽覺蒼蒼之位，置我者不在是，遂棄毛錐如脫屣。此與燕領投筆者，何以少異？至雷曹感一飯之德，少微酬良友之知，豈神人之私報恩施哉？乃造物之公報賢豪耳！」

賭符

「未了貪心博局開，此中勝負本難猜。靈符倘許相傳授，一擲何妨百萬來。」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齊廟，多幻術，共名之仙。先子與最善，適城輒造之。一日，與先叔赴邑，擬訪韓，適遇諸途。韓付諭曰：「請先往，啓門坐，少旋，我即至。」乃如其言，詣廟發扇，則韓已坐室中。諸如此類甚多。先是有敝族人嗜賭博，因先子亦識韓，值天佛寺來一僧，專事禱蒲，賭甚豪，族人見而悅之，罄貲往賭，大虧，心益熱，典質田產，復往，終夜盡喪。邑邑不得志，便道詣韓，精神慘淡，言語失次。韓問之，具以告。韓笑

云：「常賭無不輸之理，倘能戒賭，我爲汝復之。」族人曰：「倘得珠還合浦，花骨頭當鐵杵碎之。」韓乃以紙書符，授佩衣帶間，囑曰：「但得故物即已，勿得隨復望蜀也。」又付千錢，約贏而償之。族人大喜而往。僧驗其符，易之，不屑與賭。族人強之，請以一擲爲期。僧笑而從之，乃以千錢爲孤注。僧擲之，無勝負。族人接色，一擲成采。僧復以兩千爲注，又敗。漸增至十餘千，明明鼻色，呵之，皆成盧雉。計前所輸，頃刻盡復。陰念再贏數千亦佳，乃復博，則色漸劣。心怪之，起祀帶上，則符已亡矣。大驚而罷，載錢歸廟。除償韓外，追而計之，並未後所失，適符原數也。已乃愧謝失符之罪。韓笑曰：「已在此矣！固囑勿貪，而君不聽，故取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傾家者，莫速於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於博。入其中者，如沈迷海，將不知所底矣！夫商農之人，具有本業，詩書之士，尤惜分陰。負耒橫經，固成家之正路；清談薄飲，猶奇與之生涯。爾乃狎比淫朋，纏綿永夜，傾囊倒篋，懸金於嶮巖之天，呵雉呼盧，乞靈於淫昏之骨。盤旋五木，似走圓珠；手握多張，如擊團扇。左覷人而右顧己，望穿鬼子之睛；陽示弱而陰用強，費盡魍魎之技。門前賓客待，猶戀戀於場頭；舍上煙火生，尙耽耽於盆裏。忘餐廢寢，則久入成迷；舌敝唇焦，則相看似鬼。迨夫全軍盡沒，熱眼空窺。視局中叫號濃焉，技癢英雄之臆；顧囊底而貫索空矣，灰寒壯士之心。引頸徘徊，覺白手之無濟；垂頭蕭索，始元夜以方歸。幸交誦之人，眠恐驚犬吠；若久虛之腹餓，

敢怨羹殘。既而鬻子質田，冀還珠於合浦，不意火灼毛盡，終撈月於滄江。及遭敗後，我方思已作下流之物，試問賭中誰最善，羣推無袴之公。甚而枵腹難堪，遂棲身於暴客，搔頭莫度，自仰給於香奩。嗚呼！敗德喪行，傾產亡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

阿霞

「洞房料理別藏春，故劍看同陌上塵；試問廣寒瓊榜上，幾曾著箇負心人。」

文登景星者，少有重名，與陳生比鄰而居，齋隔一短垣。一日，陳暮過荒落之墟，聞女子啼松柏間，近臨，則樹橫枝有懸帶，若將自經。陳詰之，揮涕而對曰：「母遠去，託妾於外，不圖狼子野心，畜我不卒，伶仃如此，不如死。」言已復泣。陳解帶，勸令適人，女慮無可託者，陳請暫寄其家，女從之。既歸，挑燈審視，非韻殊絕，大悅，欲亂之。女厲色抗拒，紛紜之聲，達於間壁。景生踰牆來窺，陳乃釋女。女見景，凝眸停睇，久乃奔去。二人共逐之，不知去向。景歸，闔戶欲寢，則女子盈盈自房中出，驚問之，答曰：「彼德薄福淺，不可終託。」景大喜，詰其姓氏，曰：「妾祖居於齊，爲齊姓，小字阿霞。」入以游詞，笑不甚，拒遂與寢處。齋中多友人來往，女夜隱閉深房。過數日，曰：「妾姑去，此處繁雜，困人甚，請以夜下。」問家何所，曰：「不遠耳。」遂早去，夜果復來，慳愛甚篤。又數日，謂景曰：「我兩人情好雖佳，終屬苟合。家君宦遊西疆，明日將從母

去。容卽乘間稟命，而相從以終焉。」問幾日別約以旬終。既去，景思齋居不可常，移諸內，又慮妻妒，計不如出妻。志遂決。妻至輒詬厲，妻不堪其辱，涕欲死。景曰：「死恐見累，請蚤歸。」遂促妻行。妻啼曰：「從子十年，未嘗有失德，何決絕如此。」景不聽，遂急，妻乃出門去。自是堊壁清塵，引領翹待，不意信杳青鸞，如石沈海。妻歸後，數洩知交，請復於景，景不納。遂適夏侯氏，夏侯里居，與景接壤，以田畔之故，世有郤。景聞，益大恚恨。然猶冀阿霞復來，差足自慰。越年餘，並無蹤緒。會海神壽，祠內外士女雲集，景亦在。遙見一女，甚似阿霞，景近之，入於人中；從之，出於門外，又從之，飄然竟去。景追之不及，恨悒而返。後半載，適行於途，見一女郎，著朱衣，從蒼頭，鞞黑衛來，望之，霞也。因問從人：「娘子爲誰？」答：「南村鄭公子繼室。」又問：「喪讎時矣。」曰：「半月耳！」景思得毋誤耶？女郎聞語，回眸一睇，景視，真霞。見其已適他姓，憤填胸臆，大呼：「霞娘，何忘舊約？」從人聞呼，主婦欲奮老拳。女急止之，啓障紗謂景曰：「負心人何顏相見？」景曰：「卿自負僕，僕何嘗負卿？」女曰：「負夫人甚於負我。結髮者如是，而况其他。向以祖德厚，名列桂籍，故委身相從。今以棄妻故，冥中削爾祿。今科亞魁王昌，替汝名者也。我已歸鄭君，無勞復念。」景俯首帖耳，口不能道詞。視女子，策蹇去如飛，悵悵而已。是科，景落第，亞魁果王氏昌名，鄭亦捷。景以是得薄俸名，四十無偶，家益替，恆趨食於親友家。偶詣鄭，鄭款之，留宿焉。女窺客，見而憐之，問鄭曰：「堂上客，非某處雲耶？」問所自識。曰：「未適君時，曾避難其家，亦深得其參養。彼行雖賤，而祖德未斬，且與君爲故

人亦宜有締袍之義。」鄭然之，易其敗絮，留以數日。夜分欲寢，有婢持廿餘金贈景。女在窗外言曰：「此私貯，聊酬夙好。可將去，覓一良匹。幸祖德厚，尙足及子孫。無復喪檢，以促餘齡。」景感謝之。既歸，以十餘金買縉紳家婢，其醜悍。舉一子，後登兩榜。鄭官至吏部郎。既沒，女送葬歸，啓輿，則虛無人矣。始知其非人也。噫！人之無良，舍其舊而新是謀。卒之，巢覆而鳥亦飛，天之所報亦慘矣！

毛狐

「廣赤而毛記宋宮，仙人形幻竟相同；三金別爲謀新婦，不在尋常國色中。」

農子馬天榮，年二十餘，喪偶，貧不能娶。偶芸田間，見少婦，妝踏禾越陌而過。貌赤色，教亦風流。馬疑其迷途，顧四野無人，戲挑之，婦亦微笑。欲與野合。曰：「青天白日，甯宜爲此？子歸，掩門相候，昏夜我當至。」馬不信，婦矢之。馬乃以門戶向背具告之。婦乃去。夜分果至，遂相悅愛。覺其膚肌嫩甚，火之，膚亦薄如嬰兒，細手逼盤，異之。又窺其蹤，蹟無據，自念得非狐耶。遂歲相詰，婦亦自認不諱。馬曰：「既爲仙人，自當無求不得。既蒙纏綿，甯不以數金濟我貧？」婦諾之。次夜來，馬索金。婦故愕曰：「適忘之。」將去，馬又囑至，荷問：「所乞或又忘耶？」婦笑，請以異日。踰數日，馬復索，婦笑向袖中出白金二錠，約五六金，翹邊細紋，雅可愛玩。馬喜，深藏於積。積半歲，偶需金，因持示人。人曰：「是錫也。」以齒齧之，應口而落，馬大駭。

收藏而歸。至夜，婦至，憤致誚讓。婦笑曰：「子命薄，真金不能任也。」一笑而罷。馬曰：「聞狐仙皆國色，殊亦不然。」婦曰：「吾等皆隨人現化。子且無一金之福，落雁沉魚，何能消受。以我蠢陋，固不足以奉上流，然較之大足駝背者，即爲國色。」過數月，忽以三金贈馬，曰：「子屢相索，我以子命不應有藏金。今媒聘有期，請以一婦之資相餽，亦借以贈別。」馬自白無聘媒之說。婦曰：「一二日，自當有媒來。」馬問：「所言之姿貌何如？」曰：「子思國色，自當是國色。」馬曰：「此即不敢望，但三金何能賞婦？」婦曰：「此且老註定，非人力也。」馬問：「何違言別？」曰：「戴月披星，終非了局。使君自有婦，搪塞何爲？」天阴而歸，授黃末一刀圭，曰：「別後恐病，服此可療。」次日，果有媒來。先詰女貌，答：「在妍媸之間。」聘金幾何？「利四五數。」馬不難其價，而必欲一親見其人。媒恐良家子不肯銜露，既而約與俱去，相機因便。既至其家，媒先往，使馬待諸村外。久之，來曰：「諧矣。余表親與同院居，適往見女坐室中，請即僞爲謁表親者而迎之，咫尺可相窺也。」馬從之，果見女子坐堂中，伏體於床，倩人搔背。馬趨過，掠之以目，貌誠如媒言。及聘，並不爭直，但求得一二金，妝女出閣。馬益廉之，乃納金，並酬媒氏及書券者，計三兩已盡，亦未多費一文。擇吉迎女歸，入門，則胸背皆脫，項縮如龜，下視裙底，蓮船盈尺，乃悟狐言之有因也。

異史氏曰：「隨人現化，或狐女之自爲解嘲，然其言福澤，良可深信。余每謂：「非祖宗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者，必不以我言爲河漢也！」

青 梅

「何幸鷓鴣匹宰官，更欣舊主自團圓；甘居妾膝辭當夕，難得青梅味不酸。」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爲眇眇。一日，自外歸，緩其束帶，覺帶端沉沉，若有物墮，視之，無所見。宛轉間，有女子從衣後出，掠髮微笑，麗絕。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懼而況於狐。」遂與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每謂程：「勿娶，我且爲君生男。」程信之，遂不娶。戚友共誚嫫之。程志奪，聘湖東王氏。狐聞之，怒，就女乳之，委於程。曰：「此汝家賠錢貨，生之殺之，俱由爾。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出門，避去。青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既而程病卒，王再醮去，青梅寄食於堂叔。叔蕩無行，欲鬻以自肥。適有王進士者，方候銓於家，聞其慧，購以重金，使從女阿喜服役。喜年十四，容華絕代。見梅，忻悅，與同寢處。梅亦善候，能以目聽，以眉語，因一家俱憐愛之。邑有張生，字介受，家窶貧，無恆產，稅居王第。性純孝，制行不苟，又篤於學。青梅偶至其家，見生，據石啗糲粥，入室與生母絮語，見案上具豚蹄焉。時翁臥病，生入，抱父而私，便液污衣。翁覺之，而自恨。生掩其蹟，急出自濯，恐翁知。梅以此大異之，歸述所見，謂女曰：「吾家客非常人也！娘子不欲得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也。」女恐父厭其貧，梅曰：「不然，是在娘子。如以爲可，妾潛告，使求伐焉，夫人必召商之，但應之曰：『諾矣。』則諧矣。」女恐終貧爲天下笑，梅曰：

「妾自謂爲相天下士，必無謬誤。」明日，往告張媪。媪大驚，謂其言不祥。梅曰：「小姐聞公子而賢之也，妾故窺其產，以爲言。冰人往，我兩人袒焉，計合允遂。縱其否也，於公子何辱乎？」媪曰：「諾。」乃託侯氏賣花者往。夫人聞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喚女至，述侯氏意。女未及答，青梅極贊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汝百年事，如能啜糜覈粟也，卽爲汝允之。」女俯首久之，顧壁而答曰：「貧富命也！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而不貧者無窮期矣！或命之薄，彼錦繡王孫，其無立錫者豈少哉？是在父母。」初，王之商女也，將以博笑。及聞女言，心不樂，曰：「汝欲適張氏耶？」女不答，再問，再不答。怒曰：「賤骨了不長進，欲攜筐作乞人婦，甯不差死！」女漲紅氣，結含涕引去，媒亦遂奔。青梅見不諧，欲自媒。過數日，夜詣生。生方讀，驚問：「何來？」詞涉吞吐。生正色卻之。梅泣曰：「姜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以君賢，故願自託。」生曰：「卿愛我，謂我賢也。昏夜之行，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夫始亂之而終成之，君子猶曰：『不可。』况不能成，彼此何以自處？」梅曰：「萬一能成，肯賜援捨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如何者三，故不敢輕諾耳。」曰：「若何？」曰：「卿不能自主，則不可如何？卽能自主，我父母不樂，則不可如何？樂之，而卿之身直必重，我貧不能措，則尤不可如何？卿速退，瓜李之嫌，可畏也。」梅臨去，又囑曰：「君倘有意，乞共圖之。」生諾。梅歸，女詣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將施撲責。梅泣白無他，因而實告。女歎曰：「不苟合，禮也！必告父母，孝也！不輕諾，信也！有此三德，天必佑之。其無貧患也已。」旣而曰：「子將若

何？」曰：「嫁之。」女笑曰：「癡婢能自主耶？」曰：「不濟，則以死繼之。」女曰：「我必如所願。」梅稽首而拜之。又數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乎？抑果欲慈悲也？果爾，則尙有微情，並祈垂憐焉。」女聞之，答曰：「張生不能致聘，婢子又無力可以自贖，必取盈焉，嫁我猶不嫁也。」女沉吟曰：「是非我之能為力矣。我曰：『嫁汝。』且恐不得當，而曰：『必無取直焉。』是大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也。」青梅聞之，泣數行下，但求憐拯。女思良久，曰：「無已，我私蓄數金，當傾囊相助。」梅拜謝，因潛告張。張母大喜，多方乞貸，共得如干數，藏待好音。會王授曲沃宰，喜乘間告母曰：「青梅年已長，今將蒞任，不如遣之。」夫人固以青梅太黠，恐導女不義，每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聞女言，甚喜，踰兩日，有傭保婦白張氏意。王笑曰：「是只合耦婢子，前此何妄也？」然鬻腰高門，價當倍於昔。」女急進曰：「青梅侍我久，賣為妾，良不忍。」王乃傳語張氏，仍以原金署券，以青梅贖於生。入門，孝翁姑，曲折承順，尤過於生，而操作更勤，壓糶不為苦。由是家中無不愛敬。青梅又以刺繡作業，售且速，賈人候門以購，惟恐弗得，得貴稍可禦窮，且勸勿以內顧誤讀，經紀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往別阿喜，喜見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人之賜，而敢忘之？然以爲不如婢子，恐促婢子壽。」遂泣相別。王如晉，半載，夫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味免，罰贖萬計，漸貧不能自給，從者逃散。是時，疫大作，王染疾亦卒，惟一媼從女，未幾，媼亦卒，女伶仃益苦。有鄰媪勸之嫁。女曰：「能爲我葬雙親者，從之。」媪憐之，贈以斗米而去。半月復來，曰：「我爲娘

子極力事難合也！貧者不能爲葬，富者又嫌子爲淺夷嗣，奈何！尙有一策，但恐不能從也。」女曰：「若何？」曰：「此間有李郎，欲覓側室，倘見姿容，卽遣厚葬，必當不惜。」女大哭曰：「我籍紳裔，而爲人妾也耶？」媼無言，遂去。日僅一餐，延息待價。居半年，益不可支。一日，媼來，女泣告曰：「困頓如此，每欲自盡，猶戀戀而苟活者，徒以有兩柩在。已將轉溝壑，誰收親骨者？故思不如依汝所言也。」媼於是導李來。微窺女，大悅卽出金營葬，雙樁具舉。已乃載女去，入參家室。家室故悍妒，李初未敢言妾，但託買婢。及見女，暴發，杖逐而去，不聽入門。女披髮零涕，進退無所。有老尼過，邀與同居，女喜從之。至菴中，拜求祝髮，尼不可。曰：「我視娘子，非久臥風塵者。菴中陶器脫粟，粗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俟時至，子自去。」居無何，市中無賴窺女美，輒打門遊語爲戲。尼不能制止，女號泣欲自死。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惡少始稍斂迹。後有夜穴寺壁者，尼驚呼始去。因復告吏部，捉得首惡者，送郡答責，始漸安。又年餘，有貴公子過菴，見女驚絕，強尼通殷勤，又以厚賂略尼，尼婉語之曰：「渠簪纓胃，不甘腰御。公子且歸，遲遲當有以報命。」既去，女欲乳藥求死，夜夢父來，疾首曰：「我不從汝志，致汝至此，悔之已晚。但緩須臾勿死，夙願尙可復酬。」女異之。天明，盥已，尼望之而驚曰：「瞎子面，濁氣盡消，橫逆不足憂也！福且至，勿忘老身矣！」語未已，聞叩戶聲，女失色，意必貴家奴。尼啓扉，果然。奴驟問所謀，尼甘語承迎，但請緩以三日。奴述主言，事若無成，俾尼自復命。尼唯唯敬應，謝令去。女大悲，又欲自盡，尼止之。女慮三日復來，無詞可應。尼曰：「有老身

在斬殺自嘗之。」次日，方晡，暴雨翻盆，忽聞數人，踹戶大譁。女意變作，驚怯不知所爲。尼冒雨啓關，見有香輿停駐，女奴數輩，捧一麗人出，僕從煌赫，冠蓋甚都。驚問之，云：「是司理內眷，暫避風雨。」導入殿中，移榻肅坐。家人婦羣奔禪房，各尋休憩。入室，見女豔之，走告夫人。無何，雨息，夫人起，請覲禪舍。尼引入睹，女駭絕，疑眸不瞬；女亦顧盼良久。夫人非他，蓋青梅也。各失聲哭，因道行蹤。蓋張翁疾故，生起復後，連捷授司理。生奉母之任，後移諸眷口。女歎曰：「今日相看，何霄壤！」梅笑曰：「幸娘子挫折無偶，天正欲我兩人完聚耳！倘非阻雨，何以有此邂逅？此中具有鬼神，非人力也！」乃取珠冠錦衣，催女易妝。女俯首徘徊，尼從中贊勸之。女慮同居，其名不順。梅曰：「昔日自有定分，婢子敢忘大德？試思張郎，豈負義者？」強敷之，別尼而去。抵任，母子皆喜。女拜曰：「今無顏見母。」母笑慰之，因謀擇吉合卺。女曰：「菴中但有一絲生路，亦不肯從夫人至此。倘念舊好，得受一廬，可容蒲團足矣！」梅笑而不言。及期，抱豔妝來，女左右不知所可。俄聞鼓樂大作，女益無以自主。梅率婢媼強衣之，挽扶而出。見生朝服而拜，遂不覺盈盈而亦拜也。梅曳入洞房曰：「虛此位以待君久矣！」又顧生曰：「今夜得報恩，可好爲之。」返身欲去，女捉其裾。梅笑云：「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解指脫去，青梅事女謹，莫敢當夕，而女終慚沮不自安。於是母命相呼以夫人。然梅終執婢妾禮，罔敢懈。三年，張行取入都，過尼菴，以五百金爲尼壽，尼不受。固強之，乃受二百金，起大士祠，建王夫人碑。後張仕至侍郎，程夫人舉二子一女，王夫人四子一女。張上書陳情，俱封

夫人。

異史氏曰：「天生佳麗，固將以報名賢，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贈絃袴；此造物所必爭也。而離奇，致作合者費無限經營，化工亦良苦矣！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於塵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曾儼然而冠裳也者。願棄德行而求膏粱，何智出婢子下哉？」

王漁洋云：「天下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況在閨闈耶！青梅，張之知己也！乃王女者，又能知青梅事妙文妙，可以傳矣！」

田七郎

「重金方與脫羈囚，大德拚將一死酬。若得龍門傳刺客，軹深井里共千秋。」

武承休，遼陽人，喜交遊，所與皆知名士。夜夢一人告曰：「子交遊遍海內，皆濫交耳！惟一人可共患難，何反不識？」問之何人，曰：「田七郎，非與？」醒而異之。詰朝，見所與遊，輒問七郎。客或識爲東村業獵者，武敬謁諸家，以馬箠過門，未幾，一人出，年二十餘，羸目蜂腰，著膩袷衣，卓犢鼻，多白補綴，拱手於額而問所自。武展姓字，且託途中不快，借廬憩息。問七郎答曰：「卽我是也。」遂延客入，見破屋數椽，木歧支壁，入一小室，虎皮狼蛻，懸布楹間，更無杌榻可坐。七郎就地設桌，比焉。武與語，言詞樸實，大悅之，遽貽金

作生計，七郎不受。固予之，七郎受以白母。俄頃將還，固辭不受。武強之再四，母龍鍾而至，厲色曰：「老身止此兒，不欲令事貴客。」武慚而退。歸途輾轉，不解其意。適從人於舍後，聞母言，因以告武。先是七郎持金白母，母曰：「我適睹公子，有降紋，必罹其禍。聞之，受人知者，分人憂；受人恩者，念人難。富人報人以財，貧人報人以義。無故而得重賂，不祥；恐將取死報於子矣。」武聞之，深歎母賢，然益傾慕七郎。冀日設筵招之，辭不至。武登其堂，坐而索食。七郎自行酒，陳鹿脯，殊盡情禮。越日，武邀酬之，乃至。款洽甚懽，贈以金，卻不受。武託購虎皮，乃受之。歸視所蓄，計不足償，思再獵而後獻之。入山三日，無所獵獲。會妻病，守視湯藥，不遑操業。浹旬，妻奄忽以死。爲營齋葬，所受金稍稍耗去。武親臨唁送，禮儀優渥。既葬，負弩山林，益思所以報武，而迄無所得。武探得其故，輒勸勿急，切望七郎姑一臨存。而七郎終以負債爲憾，不肯至。武因先索舊藏，以速其來。七郎檢視故草，則蠹蝕殃敗，毛盡脫，懷喪益甚。武知之，馳行其庭，極意慰解之。入視敗革，曰：「此亦復佳。僕所欲得，原不以毛。」遂抽鞞出，兼邀同往。七郎不可，乃自歸。七郎終念不足以報武，囊糧入山。數夜得一虎，全而餽之。武喜，治具，請三日留。七郎辭。堅，武鍵庭戶，使不得出。賓客見七郎，深陋，竊謂公子妄交。而武周旋七郎，殊異諸客。爲易新服，卻不受，承其寒而潛易之，不得已而受之。既去，其子奉媪命，返新衣，索其蔽覆。武笑曰：「歸語老姥，故衣已拆作履襯矣！」自是七郎日以兔鹿相貽。招之，卽不復至。武一日詣七郎，值出獵未返。媪出，踏門語曰：「再勿引至吾兒，大不懷好意。」武敬禮之，慚

而退。半年許，家人忽曰：「七郎爲爭獵豹，毆死人命，捉將官裏去。」武大驚，馳視之，已械收在獄。見武無言，但云：「此後煩恤老母。」武慘然出，急以重金賂邑宰，又以百金賂縣主。月餘無事，釋七郎歸。母慨然曰：「子髮膚受之武公子，非老身所得而愛惜者矣！但祝公子終百年，無災患，卽兒福。」七郎欲詣謝武，母曰：「往則往耳，見公子，勿謝也！小恩可謝，大恩不可謝。」七郎見武，武溫言慰藉，七郎唯唯。家人咸怪其疎，武喜其誠篤，益厚遇之。由是恆數日留公子家，餽遺輒受，不復辭，亦不言報。會武初度，賓從繁多，夜舍騰滿。武偕七郎，臥斗室中，三僕卽床下藉芻藁，二更向盡，諸僕皆睡去，兩人猶刺刺語。七郎佩刀挂壁間，忽自騰出，匣數寸許，錚錚作響，光爛燦如電。武驚之，七郎亦起，問：「牀下臥者何人？」武答皆廝僕。七郎曰：「此中必有惡人。」武問故。七郎曰：「此刀購諸異國，殺人未嘗濡縷，迄今佩三世矣！決首至于千計，尙如新發於硯，見惡人則鳴躍，當去殺人不遠矣！公子宜親君子，遠小人，或萬一可免。」武頷之。七郎終不遷，輒轉牀席。武曰：「災祥數耳，何憂之深？」七郎曰：「我諸無恐怖，徒以有老母在。」武曰：「何遽至此？」七郎曰：「無則便佳。」蓋牀下三人，一爲林兒，是老孺子，能爲主人權；一僮僕，年十二三，武所常役者；一李應，最拗掘，每因細事，與公子裂眼爭，武恆怒之。當夜默念，疑必係此人。詰旦，喚至，善言遣令去。武長子紳，娶王氏。一日，武他出，留林兒居守。齋中菊花方燦，新婦意翁出，齋庭當寂，自詣摘菊。林兒突出勾戲，婦欲遁。材兒強挾入室，婦啼拒，色變聲嘶。紳奔入，林兒始釋手逃去。武歸聞之，怒覓林兒，竟已不知所之。過

二三日，始知其投身其御史家。某官都中，家務皆委決於弟。武以同袍義，致書索林兒，某弟竟置不發。武益恚，質詞邑宰。勾牒雖出，不捕，官亦不問。武方憤怒，適七郎至。武曰：「君言驗矣！」因與告懇。七郎顏色慘變，終無一語，即逕去。武囑幹僕邏察林兒。林兒夜歸，爲邏者所獲，執見武。武掠楚之，林兒語侵武。武叔恒，故長者，恐姪暴怒致禍，勸不如治以官法。武從之。繫赴公庭，而御史家刺書郵至。宰釋林兒，付紀網以去。林兒意益肆，倡言叢衆中，誣主人婦與私。武無奈之，忿塞欲死。他日登御史門，俯仰叫罵，里舍勸慰令歸。逾夜，忽有家人白林兒被人縛，拋之曠野間。武驚喜，意氣稍得伸。俄頃，御史家認其叔姪，遂偕叔赴質。宰不容辯，欲笞恒。武抗聲曰：「殺人莫須有。至辱嘗縉紳，則生實爲之，無與叔事。」宰置不問。武裂臂欲上，羣役禁掙之。操杖隸，皆紳家走狗，恒又老耄，籤數未半，奄然已死。宰見武叔垂斃，亦不復究。武號且罵，宰亦若弗聞也者。遂昇叔歸，哀憤無所爲計。思欲得七郎謀，而七郎更不弔問。竊自念待七郎不薄，何遽如行路人？亦疑殺林兒必七郎，轉念果爾，胡得不謀。於是遣人探諸其家，至則局鑄寂然，鄉人並不知耗。一日，某弟方在內廨，與宰關說，值晨進薪水。忽一樵人至前，釋擔抽利刃，直奔之。某惶急，以手格刃，刃落斷腕，又一刀，始決其首。宰大驚竄去，樵人猶張皇四顧。諸役吏急圍署門，操杖疾呼，樵人乃自刎死。紛紛集認，識者知爲田七郎也。宰驚定，始出覆驗，見七郎僵臥血泊中，手猶握刃，方停蓋審視，尸忽驟然躍起，竟決宰首，已而復踣。衛官捕其母，則亡去已數日矣。武聞七郎死，馳哭盡哀，咸謂其主使七郎，武

破產貧緣當路，始得免。七郎尸棄原野，三十餘日，禽犬邏守之，武取而厚葬之。其子流寓於登，變姓爲修，起行伍，以軍功至同知將軍。歸遠，武已八十餘，乃指示其父墓焉。

異史氏曰：「一錢不輕受，正其一飯不忘者也！賢哉！母乎！七郎者，憤未盡雪，死猶伸之，抑何其神！使荆軻能爾，則千載無遺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補天網之漏，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矣！」

羅刹海市

「妍媸倒置亦奇聞，海市遙開萬里雲；畢竟文章能富貴，水晶宮裏拜龍君。」

馬駿，字龍媒，賈人子，美丰姿，少儻倜，喜歌舞，輒從梨園子弟，以錦帕纏頭，美如好女，因復有倭人之號。十四歲，入郡庠，即知名。父衰老，罷買而居，謂生曰：「數卷書，饑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兒可仍繼父賈。」馬由是稍稍權子母，從人浮海，爲颶風引去。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見馬，至以爲妖，羣譁而走。馬初見其狀，大懼。迨知國人之駭已也，遂反以此欺國人。遇飲食者，則奔而往；人驚遁，則啜其餘。久之，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然襤褸如丐。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遙望之。久之，覺馬非噬人者，始稍稍近就之。馬笑與語，其言雖異，亦半可解。馬遂自陳所自。村人喜，徧告鄰里，客非能搏噬者。然奇醜者，望望即去，終不敢前。其來者，口鼻位置，尙能與中國同，共羅漿酒，奉馬。馬問其相駭之故，答曰：「嘗聞祖父言：」

西去二萬六千里，有中國，其人民形象，率詭異。」但耳食之，今始信。」問其何食，曰：「我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之極者，爲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邀貴人寵。故得鼎烹以養妻子，若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爲不祥，往往棄置之，其不忍遽棄者，皆爲宗嗣耳。」問：「此名何國？」曰：「大羅剎國。都城在北，去三十里。」馬請導往一觀。於是雞鳴而興，引與俱去。天明，始達都。都以黑石爲牆，色如墨。樓閣近百尺，然少瓦，覆以紅石。拾其殘垣，磨甲上，無以異丹砂。時值朝退，朝中有冠蓋出。村人指曰：「此相國也。」視之，雙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簾。又數騎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職，率獍獠怪異，然位漸卑，醜亦漸殺。無何，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諫奔跌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解說，市人始敢遙立。既歸，國中無大小，咸知村有異人。於是縉紳大夫，爭欲以廣見聞，遂令村人耍馬。然每至一家，閤人輒闔戶，丈夫女子，竊竊自門隙中窺語。終一日，無敢延見者。村人曰：「此間一執戟，曾爲先王出使異國，所閱人多，或不以子爲懼。」進郎門，郎果喜，揖爲上賓，視其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鬚卷如蠟。曰：「僕少奉王命，出使最多，獨未嘗至中華。今一百二十餘歲，又得睹上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於天子。然伏臥林下，十餘年不踐朝階。早且爲君勉一行。」乃具飲饌，修主客禮。酒數行，出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如夜叉，皆以白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扮唱不知何詞，腔拍快詭。主人願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擬其聲，遂擊桌爲度一曲。主人喜曰：「異哉！聲如鳳鳴龍嘯，得未曾聞。」翼日趨朝，薦諸國王。玉忻

然下詔。有二三大臣，言其怪狀，恐驚聖體，王乃止。即出告馬，深爲扼腕。居久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作張飛。主人以爲美，曰：「請客以張飛見宰相，宰相必樂用之。厚祿下難致。」馬曰：「嘻！遊戲猶可，何辭以面目圖榮顯？」主人固強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當路者飲，令馬繪面以待。未幾客至，呼馬出見客，客訝曰：「異哉！何前嫗而今妍也？」遂與共飲甚懽。馬婆娑歌弋陽曲，一座無不傾倒。明日，交章薦馬。王喜，召以旌節。既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委曲上陳，大蒙嘉歎，賜宴離宮。酒酣，王曰：「聞卿善雅樂，可使寡人得而聞之乎？」馬即起舞，亦效白錦纏頭，作靡靡之音。王大悅，即自拜下大夫。時與私宴，恩寵殊異。久而官僚百執事，頗覺其面目之假。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與款洽。馬至景孤立，惘然不自安，遂上疏乞休致，不許。又告休沐，乃給三月假。於是乘傳載金寶，復歸山村。村人膝行以迎。馬以金囊分給，膏所與交好者，懽聲雷動。村人曰：「吾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甯，當求珍玩，用報大夫。」問：「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海鮫人，集貨珠寶。四方十二國，均來貿易。中多神人游戲，雲霞障天，波濤間作。貴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帛付我輩，代購異珍。今其期不遠矣。問所自知曰：「每見海上朱鳥來往，七日即市。」馬問行期，欲同游騁，村人勸使自重。馬曰：「我顧海滄客，何畏風濤？」未幾，果有踵門寄賞者。遂與裝費入船。船容數十人，平底高欄，十人搖櫓，激水如箭。凡三日，遙見水雲晃漾之中，樓閣層疊，買遷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視牆上磚，皆長與人等。敵樓高接雲漢，維舟而入。見市上所陳，奇珍異寶，光明射眼，多人

世所無。一少年乘駿馬來，市人盡奔避。云：「是東陽三世子。」世子過，目生曰：「此非異域人。」卽有前馬者，來詰鄉籍。生揖道左，具展邦族。世子喜曰：「旣蒙辱臨，緣分不淺。」於是授生騎，請與連轡，乃出西城。方至島岸，所騎斷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見海水之中，屹如壁立。俄睹宮殿，玳瑁爲梁，魴鱗作瓦，四壁晶明，鑿影炫目。下馬揖入，仰見龍君在上。世子啓奏：「臣游市廛，得中華賢士，引見大王。」生前拜舞。龍君乃言：「先生文學士，必能衙官屈宋，欲煩椽筆，賦海市，幸無吝珠王。」生稽首受命。授以水精之硯，龍鬚之毫，紙光似雪，墨氣如蘭。生立成千餘言，獻殿上。龍君擊節曰：「先生雄才，有光水國多矣！」遂集諸龍族，譙集采霞宮。酒炙數行，龍君執爵而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生，先生倘有意乎？」生離席愧荷，唯唯而已。龍君顧左右語無何，宮人數輩，扶女郎出，珮環聲動，鼓吹暴作。拜竟，睨之，實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少時，酒罷，雙鬟挑畫燭，導生入副宮。女濃妝坐伺，珊瑚之牀，飾以八寶，帳外流蘇，綴明珠如斗大，衾褥皆香爽。天方曙，則雙女妖鬟，奔入滿側。生起，趨去朝謝，拜爲駙馬都尉。以其賦馳傳諸海。諸海龍君，皆專員來賀，爭折簡招駙馬飲。生衣繡裳，覆青虬，呵殿而出。武士數十騎，皆雕弧，荷白楛，晃耀填擁。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間，徧歷諸海，由是龍媒之名，諒於四海。宮中有玉樹一株，圍可合抱，盤澈樹，如白琉璃，中有心，淡黃色，梢細於臂，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碎有濃陰，嘗與女嘯詠其下。花開滿樹，狀類蒼菊，每一瓣落，鏦然作響。拾視之，如赤瑤雕鏤，光明可愛。時有異鳥來鳴，毛金碧色，尾長於身，聲等哀玉，側

人肺腑。生每聞輒念鄉土，因謂女曰：「亡母三年，恩慈間阻，每一念及，涕膺汗背。卿能從我歸乎？」女曰：「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奪膝下之歡。容徐謀之。」生聞之，泣不自禁，女亦歎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明日，生自外歸，龍君曰：「聞都尉有故土之思，詰且趣裝可乎？」生謝曰：「逆旅孤臣，過蒙優寵，銜報之誠，結於肺腑。容暫歸省，嘗圖復聚耳。」入暮，女置酒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矣！」生大悲。女曰：「歸養雙親，見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猶旦暮耳！何用作兒女哀泣？此後妾爲君貞，君爲妾義。兩地同心，卽仇儷也。何道旦夕相守，乃謂之偕老乎？若渝此盟，婚姻不吉。倘慮中饋乏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囑。自奉裳衣，似有佳朕，煩君命名。」生曰：「其女也耶？可名龍宮，男耶？可名福海。」女乞一物爲信，生在羅刹國所得赤玉蓮花一對，出以授女。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當泛舟南島，還君體嗣。」女以魚草爲囊，實以珠寶，授生曰：「珍藏之，數世喫著不盡也。」天微明，王設祖帳，饋遺甚豐。生拜別出宮，女乘白羊車，送至海埃。生上岸下馬，女致聲珍重，回車便去。少頃便遠，海水復合，不可復見。生乃歸。自浮海去，咸謂其已死。及至家，家人無不詫異。幸翁媪無恙，獨妻已他適。乃悟龍女守義之言，蓋已先知也。父欲爲生再婚，生不可，納婢焉。謹志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兩兒坐浮水面，拍流嬉笑，不動亦不沈。近引之，兒嗔然捉生臂，躍入懷中。其一大嘴，似噴生之不援己者，亦引上之。細審之，一男一女，貌皆婉秀，額上花冠綴玉，則赤蓮在焉。背有錦囊，拆視得書云：「翁姑計各無恙。忽忽三年，紅塵永隔，盈盈一

水，青鳥難通。結想爲夢，引領成勞，茫茫藍蔚有恨何如也！顧念奔月姮娥，且虛桂府；投梭織女，猶懷銀河。我何人斯，而能永好？與思及此，輒復破涕爲笑。別後兩月，竟得贖生。今已啁啾懷抱，頗解笑言。覓棗抓梨，不母可活，敬以還君。所貽赤玉蓮花，飾冠作信。膝頭抱兒時，猶妾在左右也！聞君克踐舊盟，意願斯慰。妾此生不二之死靡他。奩中珍物，不蓄蘭膏，鏡裏新妝，久辭粉黛。君似征人，妾作蕩婦。卽置而不御，亦何得謂非琴瑟哉？獨計翁姑，亦既抱孫，曾未一覲新婦。揆之情理，亦屬缺然。歲後阿姑奄窆，當往臨穴，一盡殯職。過此以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還之路。伏惟珍重，不盡欲言。」生反覆省書，攬涕。兩兒抱頭曰：「歸休乎？」益慟。撫之曰：「兒知家在何許？」兒泣啼，嘔啞言歸。生望海中茫茫，極天無際，霧鬣人渺，煙波路窮。抱兒返棹，悵然遂歸。生知母壽不永，周身物悉爲預具，墓上植松柏百餘。逾歲，媪果亡。靈臺至殯宮，有女子衰絰臨穴。衆方驚顧，忽而風激雷轟，繼以急雨，轉瞬間已失所在。松柏新植多枯，至是皆活。福海稍長，輒思其母，忽自投入海。數日始還。龍宮以女子不得往，時掩戶泣。一日，晝暝，龍女忽入，止之曰：「兒自成家，哭泣爲何？」乃賜八尺珊瑚一樹，龍腦香一帖，明珠百顆，八寶嵌金合一雙，作爲嫁資。生聞之，突入，執手啜泣。俄頃，疾雷破屋，女已無矣！

異史氏曰：「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痴之癖，舉世一轍。小慚小好，大慚大好。若公然帶鬢眉以游都市，其不駭而走者蓋幾希矣！彼陵陽癡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當於屢樓

海市中秋之耳！」

公孫九娘

『日落楓林路窈冥，水人轉自得娉婷，一雙羅襪臨歧贈，猶染當年碧血腥。』

于七一案，連坐被誅者，棲霞萊陽兩縣最多。一日，俘數百人，盡戮於演武場中，碧血滿地，白骨撐天。上官慈悲，捐給棺木。濟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東鬼，多葬南郊。甲寅間，有萊陽生至稷下，有親友三人，亦在誅數，因市楮帛，酌奠榛墟，就稅舍於下院之僧。明日，入城營幹，日暮未歸。忽一少年，造室來訪，見生不在，脫帽登牀，著履仰臥。僕人問其誰何，合眸不對。既而生歸，則暮色朦朧，不甚可辨，自詣牀下問之。瞳目曰：『我候汝主人。絮絮逼問，我豈暴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急起，著冠衣而坐，極道寒暄。聽其音，似曾相識。急呼燈至，則同邑朱生，亦死於于七之難者，大駭卻走。朱曳之云：『僕與君文字交，何寡於情？我雖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去心。今有所瀆，願無以異物，遂猜薄之。』生乃坐，請所命。曰：『令女甥寡居無耦，僕欲得主中饋。屢通媒妁，輒以無尊長之命爲辭。幸無惜齒牙餘惠。』先是生有甥女，早失恃，遺生鞠養，十五始歸其家。俘至濟南，聞父被刑，驚慟而絕。生曰：『渠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爲猶子啓槐去，今不在此。』問：『女甥向依阿誰？』曰：『與鄰媪同居。』生慮生人不能作鬼媒。朱曰：

「如蒙金諾，還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辭，問：「何之？」曰：「第行。」勉從與去。北行里許，有大村落，約數百家。至一第宅，朱叩扉。卽有媪出，豁開二扉，問朱何爲。曰：「蘋達娘子，阿舅至。」媪旋反，須臾復出，邀生入。顧朱曰：「兩椽茅舍子大隘，勞公子門外少坐候。」生從之入，見半畝荒庭，列小室二。甥女迎門，啜泣，室中燈火燦然。女貌秀潔如生時，凝眸含涕，徧問始末。生曰：「俱各無恙，但荆人物故矣。」女又嗚咽曰：「兒少受舅姑撫育，尙無寸報，不圖先葬溝瀆，殊爲恨恨。舊年伯伯家大哥，遷父去，置兒不一念。數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沈魂可棄，又蒙賜金帛，兒已得之矣。」生乃以朱言告，女俯首無語。媪曰：「公子囊託楊姥，三五返。老身謂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草草，得舅爲政，方此意慊。」言次，一十七八女郎，從一青衣，遽掩入。瞥見生，轉身欲遁。女牽其裾曰：「勿須爾，是阿舅，非他人。」生揖之，女郎亦敘衽。甥曰：「九娘，棲霞公孫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窮波斯，落落不稱意，且晚與兒遠往。」生睨之，笑彎秋月，羞暈朝霞。寶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蝸廬人那如此娟好？」甥笑曰：「且是女學士，詩詞俱大高。昨兒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無端敗壞人，教阿舅齒冷也。」甥又笑曰：「舅斷絃未續，若個小娘子，頗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顛瘋作也！」遂去。言雖近戲，而生殊愛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天下無雙，舅尙不以妾壤致猜，兒嘗請諸其母。」生大悅，然慮人鬼難匹。女曰：「無傷，彼與舅有夙分。」生乃出，女送之曰：「五日後，月明人靜，當遣人往相迓。」生至戶外，不見朱，翹首西望，月銜半規，黃昏中，

猶認舊徑。見南向一第，朱坐門石上，起逆曰：「相待已久，寒舍卽勞垂顧。」遂攜手入，殷殷展謝。出金簪一，香珠百枚，曰：「他無長物，聊代禽儀。」既而曰：「家有濁醪，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賓，奈何？」生搗謝而退。朱送至中途，始別。生歸，僮僕集問。生隱之曰：「言鬼者妄也！適赴友人飲耳。」後五日，果見朱來，整履搖筆，意甚忻適。纔至戶庭，望塵卽拜，少間笑曰：「君嘉禮既成，慶在今夕，便煩枉步。」生曰：「以無回音，尙未致聘，何遽成禮？」朱曰：「僕已代致之矣。」生深感荷，從與俱去，直達軌所，則甥女華妝迎笑。生問：「何時于歸？」朱云：「三日矣。」生乃出所贈珠，爲甥助妝。女三辭，乃受，謂生曰：「兒以舅意，白公孫老夫人，夫人作大歡喜，但言：『老毫無他骨肉，不欲九娘遠嫁。期今夜舅往贅諸其家。』伊家無男子，便可同郎拜也。」朱乃導去，村將盡，一第門開，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輿升階。生欲展拜，夫人云：「老朽龍鍾不能爲禮，當卽脫邊幅。」乃指畫青衣，置酒高會。朱乃喚家人，另出肴俎，列置生前。亦別設一壺，爲客行觴。筵中進饌，無異人世，然主人自舉，殊不勸進。旣而席罷，朱歸。青衣導生去，入室，則九娘華燭凝待。邂逅含情，極盡歡昵。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郡，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刎。執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占兩絕云：「昔日羅裳化作塵，空將業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楓林月，此夜初逢畫閣春。」「白楊風雨透孤墳，誰想陽臺更作雲；忽啓縷金箱裏看，血凝猶染舊羅裙。」天將明，促曰：「君宜且去，勿驚斷僕。」自此晝來宵往，變惑殊甚。一夕，問九娘：「此村何名？」曰：「萊霞里。里中多兩處新鬼，

因以爲名。生聞之歎歎。女悲曰：「千里柔魂，蓬游無底。母子零孤，言之愴惻。幸念一夕恩義，收兒骨，歸葬墓側，使百世得所依棲，死且不朽。」生諾之。女曰：「人鬼殊途，君亦不宜久滯。」乃以羅襪贈生，揮淚促別。生淒然而出，惻怛若喪，心悵悵不忍歸，因過扣朱氏門。朱白足出逆，甥亦起，雲鬢蓬鬆，驚來省問。生招悵移時，始述九娘語。女曰：「於氏不言，兒亦夙夜圖之。此非人世，久居誠非所宜。」於是相對汎瀾。生亦含涕而別，叩寓歸寢，輾轉申旦。欲覓九娘之墓，則忘問誌表。及夜復往，則千墳疊疊，竟迷村路，歎恨而返。展視羅襪，著風寸斷，腐如灰燼。遂治裝東旋，半載不能自釋。復如稷門，冀有所遇。及抵南郊，日勢已晚。息駕庭樹，趨詣叢葬所。但見墳兆萬宅，迷目榛荒；鬼火狐鳴，駭入心目，驚悼歸舍。失意遨遊，返轡遂東。行里許，遙見女郎，獨行邱墓間，神情意致，怪似九娘。揮鞭就視，果九娘。下騎欲語，女竟走，若不相識。再復近之，色作怒，舉袖自障。頓呼九娘，則溼然滅矣。

異史氏曰：「香草沈羅，血滿胸臆；東山佩玦，淚漬泥沙。古有忠臣孝子，至死不諒於君父者。公豈九娘，豈其負骸骨之託，而怨盡不釋於中耶！脾胃間物，不能掬以相示，冤乎哉！」

狐 聯

「來如飛燕去如鴻，雅謔成聯句絕工，屬對未能卿莫笑，而今名士懶雕蟲。」

焦生，章邱石虹先生之叔弟也。讀書園中，宵分有二美人來，顏色雙絕。一可十七八，一約十四五，撫几展笑。焦知其狐，正色拒之。身者曰：「君髻如戟，何無丈夫氣？」焦曰：「僕生平不敢二色。」女笑曰：「迂哉！子尚守魔局耶？下元鬼神，凡事皆以黑爲白，泥牀第問瑣事乎？」焦又咄之。女知不可動，乃曰：「君名下土，妾有一聯，請爲屬對。能對，我自去。戊戌同體，腹中只欠一點。」焦凝思不就。女笑曰：「名士固如此乎？」我代對之可矣！己已連蹤，足下何不雙挑。」一笑而去。長山李可寇言之。

翩翩

「瘡痍餘生竟遇儔，仙人風度信翩翩。他年鼓棹重相訪，洞在白雲何處邊。」

羅子浮，汾人。父母早世，八九歲，依叔大業。業爲國子左廂，富有金緡，而無子，愛羅若己出。十四歲，爲匪人誘去，作狹邪遊。會有金陵娼，僑寓郡中。生悅而惑之。娼返金陵，生竊從遁去。居娼家半年，牀頭金盡，大爲姊妹行齒冷，然猶未違絕之。無何，瘡創潰臭，沾染牀席，遂而出。丐於市，市人見輒遙避，自恐死異域，乞食西行。日三四十里，漸至汾界。又念敗絮濃穢，無顏入里門，尙趨近邑間。日既暮，欲趨山寺宿。遇一女子，容貌若仙，近問何適，生以實告。女曰：「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願不畏虎狼。」生喜，從往。入深山中，見一洞府，入則門橫溪水，石梁駕之。又數武，有石室二，光明徹照，無須燈燭。命生解懸褱，浴於溪。

洗曰：「濯之，創當愈。」又開幃拂褥促寢，曰：「請即眠，嘗爲郎作袴。」乃取大葉類芭蕉，剪綴作衣。生臥視之，製無幾時，摺疊牀頭，曰：「曉取著之。」乃與對榻寢，生浴後，覺創瘍無苦。既醒，摸之，則痴厚結矣。詰旦，將興，心疑蕉葉不可著，取而審視，綠錦滑絕。少間具餐，女取山葉，呼作餅，食之，果餅。又剪作雞魚烹之，皆如眞者。室隅一罌，貯佳釀，輒復取飲。少減，則以溪水灌益之。數日，創痂盡脫，就女求宿。女曰：「輕薄兒，甫能安身，便生妄想。」生云：「聊以報德。」遂同臥處，大相歡愛。一日，有少婦笑入，曰：「翩翩小鬼頭，快活死。辭姑子好夢，幾時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風緊，吹送來也。小哥哥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左審哉！那弗將來？」曰：「方鳴之，睡卻矣。」於是坐以款飲。又顧生曰：「小郎君焚好香也。」生視之，年廿有三四，綽有餘妍，心好之，剗果誤落案下，俯假拾果，陰捻翹風。花城他顧而笑，若不知者。生方恍然神奪，頓覺袍袴無溫，自顧所服，悉成秋葉，幾駭絕，危坐移時，漸變如故，竊幸二女之弗見也。少頃，酬酢間，又以指搔纖掌，城坦然笑謔，殊不覺知。突突怔忡間，衣已化移葉時，始復變。由是慚顏息慮，不敢妄想。城笑曰：「面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蘆娘子，恐跳迹人雲霄去。」女亦哂曰：「薄倖兒，便直得寒凍殺。」相與鼓掌。花城離席曰：「小婢醒，恐啼腸斷矣。」女亦起曰：「貧引他家男兒，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花城既去，懼貽誚責，女卒晤對如平時。居無何，秋老風寒，霜零木脫，女乃收拾落葉，蓋冒御冬。顧生蕭縮，乃持襖撥洞口白雲，爲絮複衣。著之，溫爽如舊，且輕

鬆常如新綿。逾年生一子，極慧美。日在洞中弄兒爲樂，然每念故里，乞與同歸。女曰：「妾不能從，不然，君自去。」因循二三年，兒漸長，遂與花城訂爲姻好。生每以叔老爲念，女曰：「阿叔臘故大高，幸復強健，無勞懸歌。待保兒婚後，去任由君。」女在洞中，輒以葉寫書教兒讀，兒過目即了。女白：「此兒福相，放教入塵寰，無愛不至壽閤。」未幾，兒年十四，花城親詣送女。女華妝至，容光照人。夫妻大悅，舉家譁集。翩翩扣釵而歌曰：「我有佳兒，不羨貴官；我有佳婦，不羨綺紈。今夕聚首，皆當喜歡；爲君行酒，勸君加餐。」既而花城去，與兒夫婦對室居。新婦孝，依依膝下，宛如所生。生又言歸，女曰：「子有俗骨，終非仙品。兒亦富貴中人，可攜去。我不誤兒生平。」新婦思別其母，花城已至，兒女戀戀，涕各滿眶。兩母慰之曰：「暫去可復來。」翩翩乃剪葉爲驢，令三人跨之以歸。大業已老歸林下，意姪已死，忽攜佳孫美婦歸，喜如獲寶。入門，各視所衣，悉芭蕉葉，破之，絮蒸蒸騰去，乃並易之。後生思翩翩，借兒往探之，則黃葉滿徑，洞口雲迷，零涕而返。

異史氏曰：「翩翩花城，殆仙者耶！餐葉衣雲，何其怪也！然幃幄誹謔，狎寢生雛，亦復何殊於人世？世山中十五載，雖無人民城郭之異，而雲迷洞口，無蹟可尋，睹其景况，真劉阮返棹時矣！」

促織

「莎雞遠貢九重天，
賁有常供例不蠲，
何物癡兒偏致富，
生生死死亦堪憐。」

宣德間，宮中尙促織之戲，歲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欲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鬪而才，因責常供，令以責之里正。市中游俠兒，得佳者籠養之，昂其直，居爲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邑有成名者，操子童業，久不售，爲人迂訥，遂爲猾胥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能脫。不終歲，薄產累盡。會征促織，成不敢斂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悶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覓，冀有萬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歸，提竹筒絲籠，於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即捕得兩三頭，又劣弱不中於款。宰嚴限追比，旬餘，杖至百，兩股間膿血流離，並蟲亦不能行捉矣。轉側牀頭，惟思自盡。時村中來一駝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賞詣問，見紅女白婆，填塞門戶。入其舍，則密室垂簾，簾外設香几。問者爇香於鼎，再拜。巫從傍望空代祝，唇吻翕開，不知何詞，各各竦立以聽。少間，簾內擲一紙出，卽道人意中事，無毫髮爽。成妻納錢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頃，簾動，片紙拋落，視之，非字而畫，中繪殿閣，類蘭若。後小山下怪石臥，鉞鉞叢棘，青麻頭伏焉。旁一蟻，若將躍舞，展玩不可曉；然睹促織，隱中胸懷。摺藏之，歸以示成。成反復自念，得無教我獵蟲所耶？細瞻景狀，與村東大佛閣逼似。乃強起，扶杖執圖，詣寺後，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見蹲石鱗鱗，儼然類畫。遂於蒿萊中側聽徐行，似尋鍼芥，而心目耳力俱窮，絕無蹤響。冥搜未已，一癩頭獍猝然躍去，成益愕。急逐趁之，墮入草間。躡躡披求，見有蟲伏棘根，遽撲之，入石穴中。搯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狀極俊健，逐而得之。審視，巨身修尾，青項金翅，大喜，籠歸，舉家慶賀。雖

運城拱壁不啻也。上於盆而養之。蟹曰粟黃，備極護愛，留待限期，以塞官責。成有子九歲，幾父不在，竊發盆。蟲躍躑逕出，迅不可捉，及撲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須就斃。兒懼啼告母，母聞之，面色灰死，大驚曰：「業根，死期至矣！而翁歸，自與汝覆算耳！」兒涕而去。未幾，而成歸，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兒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於井，因而化怒爲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煙，相對默然，不復聊賴。日將暮，取兒棄葬，近撫之，氣息悽然，喜冥榻上。半夜復甦，夫妻心稍慰。但兒神氣癡木，奄奄思睡。成顧蟋蟀籠虛，則氣斷聲吞，亦不復以兒爲念，自昏達曙，目不交睫。東曦既駕，僵臥長愁，忽聞門外蟲鳴，驚起覘視，蟲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鳴輒躍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虛若無物，手裁舉，則以超忽而躍。急趨之，折過牆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顧，見蟲伏壁上。審諦之，短小黑赤色，頃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傍徨瞻顧，尋所逐者。壁上小蟲忽躍落衿袖間。視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脰，意似良，喜而收之。將獻公堂，惴惴恐不當，思試之闢以覘之。村中少年好事者，馴養一蟲，自名蟹殼青，日與子弟角，無不勝，欲居之以爲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逕造廬訪成，視成所蓄，掩口胡盧而笑，因出己蟲，納比籠中。成視之，龐爲修偉，自增慚怍，不敢與較。少年固強之，顧念善劣物，終無所用，不如拌博一笑，因合納鬪盆。小蟲伏不動，蠢若木雞，少年又大笑。試以豬鬃撥鬚，仍不動。少年又笑，屢撩之，蟲暴怒直奔，遂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蟲躍起，張尾伸鬚，直齧敵頰。少年大駭，急解令休止。蟲翹然矜鳴，似報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雞瞥來，逕進以啄，成駭立愕。

呼。幸啄不中，蟲躍去尺有咫。雞健進，遂逼之，蟲已在爪下矣。成倉猝莫知所救，頓足失色，旋見雞伸頸擺撲，臨視，則蟲集冠上，力不可釋，成益驚喜，掇置籠中。翼日進宰，宰見其小，怒訶成，成述其異，宰不信，試與他蟲鬪，蟲盡靡。又試之鷄，果如成言，乃賞成。獻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細疏其能。既入宮中，舉天下所貢蝴蝶、螳螂、油利捷、青絲額，一切異狀，徧試之，無出其右者。每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撫臣名馬衣緞，撫軍不忘所自，無何，幸以卓異聞，幸悅，免成役，又囑學使，俾入邑庠。後歲餘，成子精神復舊，自言：「身化促織，輕捷善鬪，今始甦耳。」撫軍亦厚資成，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躉各千計。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焉。

異史氏曰：「成氏子以蠹貧，以促織富，裘馬揚揚，當其爲里正，受扑責時，豈意其至此哉？天將以酬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尹，並受促織恩蔭，聞之，一人飛昇，仙及鷄犬，信夫！」

王漁洋云：「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三楊塞夏諸老先生也。願以草蟲織物，殃民至此耶！抑傳聞異辭耶？」

又云：「狀小物，瑰異如此，是考工記之苗裔。」

向杲

「布袍著體發於菟，利鏃驚魂返故吾，南面宰官嗤誕妄，可曾知有使君無。」

向杲字初旦，太原人，與庶兄晟，友弟最敦。晟狎一妓，名波斯，有割臂之盟。以其母取直奢，所約不遂。適其母欲出籍爲良，願先遣波斯。有莊公子者，素善波斯，請贖爲妾。波斯謂母曰：「既願同離水火，是欲出地獄而登天堂也。若妾媵之，相去幾何矣？肯從奴志，向生其可。」母諾之，以意達晟。時晟與偶未婚，喜竭貲聘波斯以歸。莊聞，怒晟之奪所好也，途中偶逢，便大詬罵。晟不服，遂嗾從人折箠吾之，垂斃。乃去。杲聞奔視，則兄已死，不勝哀憤，且造赴郡。莊廣行賄賂，使其理不得伸。杲隱忿中結，莫可控訴，惟思要路刺殺莊，日懷利刃，伏於山徑之莽。久之，機漸洩。莊知其謀，出則戒備甚嚴。聞汾州有焦桐者，勇而善射，以多金聘爲衛。杲無所施其計，然猶日伺之。一日方伏，雨暴作，上下沾濡，寒戰頗苦。既而烈風四起，冰雹繼至，身忽忽然痛癢不能復覺。嶺上舊有山神祠，強奔赴，既入廟，則所識道士在焉。先是道士嘗行乞村中，杲輒飯之，道士以故識杲。見杲衣服濡濕，乃以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杲易衣，忍凍蹲若犬。自視則毛革頓生，身化爲虎，道士已失所在，心中驚悵，轉念得仇人而食其肉，計亦良得。下至舊伏處，見己尸臥叢莽中，始悟前身已死，猶恐葬於烏窰，時時遷守之。越日，莊適經此，虎暴出，於馬上撲莊落，斃其首，咽之。焦桐返而射中虎腹，蹶然遂斃。杲在錯楚中，恍若夢醒。又經宵，始能行步，厭厭以歸，家人以其連夕不返，方共駭疑，見之，喜相慰問。杲但臥，蹇蹇不能語。少間，聞莊信，爭即牀頭慶告之。杲乃自言：「虎卽我也。」遂述其

異由此播傳莊子痛父之死也慘聞而惡之因誣臯官以其事誕而無據置不理焉。

異史氏曰：「壯士志剛必不生返此千古所悼恨也！借人之殺以爲生，仙人之術何神哉！然天下事之指人髮者多矣！使怨者常爲人，恨不令暫作虎！」

鴿 異

「撮口何人作異聲，連翩雙鴿圍飛鳴，雁門食雁真堪笑，不惜珍禽村鼎烹。」

鴿類甚繁，晉有坤星，魯有鶴秀，黔有腋睫，梁有翻跳，越有諸尖，皆異種也。又有轉頭點子，大白，黑石，夫婦雀，花狗眼之類，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鄒平張公子功量癖好之。按經而求，務盡其養，其養之也，如保嬰兒，冷則療以粉草，熱則投以鹽顆，鴿善睡，睡太甚，有病麻痺而死者。張在廣陵，以十金購一鴿，體最小善走，置地上，盤旋無已時，不至於死不休也，故常須人把握之。夜置羣中，使驚諸鴿，可以免辨敗之病，是名夜遊。齊魯養鴿家，無如公子最，公子亦以鴿自翫。一夜坐齋中，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殊不相識。問之，答曰：「漂泊之人，姓名何足道！遙聞畜鴿最盛，此生平之所好也，願得寓目。」張乃盡出所有，五色俱備，燦若雲錦。少年笑曰：「人言果不虛。公子可謂盡養鴿之能事矣！僕亦攜有一兩頭，頗願觀之否？」張喜，從少年去。月色冥漠，野況蕭條，心竊疑懼。少年指曰：「請勉行，寓屋不遠矣！」又數武，見

一遊院，僅兩楹。少年握手入，味無燈火。少年立庭中，口中作鴿鳴，忽有兩鴿出，狀類常鴿，而毛純白，飛與鴿齊，且鳴且鬪，每一撲，必作劬斗。少年揮之以肱，連翼而去。復撮口作異聲，又有兩鴿出，大者如鷺，小者裁如拳。集階上，學鶴舞。大者延頸立，張翼作屏，宛轉鳴跳，若引之。小者上下飛鳴，時築其頂，翼翩翩如燕子，落蒲葉上，聲細碎，類發鼓。大者伸頸不敢動，鳴愈急，聲變如磬。兩兩相和，間雜中節。既而小者飛起，大者又顛倒引呼之。張嘉歎不已，自覺望洋可愧，遂揖少年，乞求外愛，少年不許。又固求之，少年乃叱鴿去。仍作前聲，招二白鴿來，以手把之，曰：「如不嫌憎，以此塞責。」接而玩之，睛映月，作琥珀色，兩目通透，若無隔闕，中黑珠圓於椒粒。啓其翼，脅肉晶瑩，臙腑可數。張甚奇之，而意猶未足，詭求不已。少年曰：「尚有兩種未獻，今不敢復請觀矣！」方競論間，家人燎麻炬，入尋主人。回視少年，化白鴿，大如鷄，冲霄而去。又目前院宇都渺，蓋一小墓，樹兩柏焉。與家人抱鴿，駭歎而歸。試使飛，馴異如初。雖非其尤，人世亦絕少矣！於是愛惜臻至。積二年，育雌雄各三，雖戚好求之不得也。有父執某公，爲貴官，一日見公子，問番鴿幾許？公子唯唯以退，疑某意愛好之也，思所以報，而割愛良難。又念長者之求，不可重拂，且不敢以常鴿應。選二白鴿，籠送之，自以千金之贈，不啻也。他日，見某公，頗有德色，而某殊無一申謝語。心不能忍，問：「前禽佳否？」答云：「亦肥美。」張驚曰：「烹之乎？」曰：「然！」張大驚曰：「此非常鴿，乃俗所言韜韞者也。」某回思曰：「味亦殊無異處。」張悼恨而返。至夜，夢白衣少年至，責之曰：「我以君能愛之，故遂託以子

孫。何乃以明珠暗投，致殘鼎鑊？今幸兒輩去矣！」言已，化爲鶴，所養白鶴，皆從之，飛鳴逕去。天明，視之，果俱亡矣。心甚恨之，遂以所畜，分贈知交，數日而盡。

異史氏曰：「物莫不聚於所好，誠然也！葉公之好龍，則真龍入室，而泥學士之於良友，賢君之於良臣乎！而獨阿堵之物，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見鬼神之怒貪，而不怒癡也！」

江城

「好姻緣是惡姻緣，鼠子相逢宿孽纏。一旦忽歌樛木句，始知佛力竟無邊。」

臨江高生，名蕃，少慧，儀容秀美，十四歲入邑庠，富室爭女之。生遠擇良苛，屢梗父命。父仲鴻，年六十，止此子，寵惜之，不忍少拂。初，東村有樊翁者，授童蒙於市肆，攜家僦生屋。翁有女，小字江城，與生同甲。時皆八九歲，兩小無猜，日共嬉戲。從翁徙去，積四五年，不復聞問。一日，生於隘巷中，見一女郎，豔美絕俗。從一小鬟，僅六七歲，不敢傾顧，但斜視之。女停睇，若欲有言，細視之，江城也，頓大驚喜，各無所言，相視呆立。移時，始別，兩情戀戀。生故以紅巾遺地而去。小鬟拾之，喜以授女。女亦袖中易以己巾，僞謂鬟曰：「高秀才非他人，勿得匿其遺物，可追還之。」小鬟果追付生，生得巾大喜，歸見母，請與論婚。母曰：「家無半間屋，南北流移，何足匹偶！」生言：「我自欲之，固當無悔。」母心中搃拒不自決，以商仲鴻，鴻執不可。生聞

之，悶然噙不容粒。母大愛之，謂高曰：「樊氏雖貧，亦非狙僮無賴者比。我請過於其家，倘其女可偶也，即亦何害？」高諾之。母託燒香黑帝祠，詣之。見女明眸秀齒，居然娟好，心大愛悅，遂以金帛厚贈之，實告以意。樊媼謙抑而後受盟。歸述其情，生始解顏爲笑。逾歲，擇吉迎女歸，夫妻相得甚懽。而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識，辭舌嘲啞，常常聒於耳。生以愛故，悉含忍之。翁媼稍有所聞，心不善也，潛責其子。爲女所聞，大恚，罵彌加。生稍稍反其惡聲，女益怒，撻逐出戶，闔其扉。生嚙嚙門外，不敢叩關，抱膝宿簷下。女自是視若仇。其初，長跪猶可以解，漸至屈膝無靈，而丈夫益苦矣。翁姑薄讓之，女抵牾不可言狀。翁姑忿怒，逼令大歸。樊慚懼，浼交好者，請於仲鴻，仲鴻不許。年餘，生出遇岳，岳把袂邀歸其家，謝罪不遑。妝女出見，夫婦相看，不覺惻楚。樊乃沽酒款壻，酬勸甚殷。無何，日暮，堅留止宿，掃別榻，使夫婦並寢。既曙，歸，不敢以情告父母，惟掩飾而彌縫之。由此三五日，輒一寄岳家宿，而父母不知也。樊一日自詣仲鴻，初不見，迫而後見之。樊膝行而請，高不承，諉諸其子。樊言壻昨夜宿僕家，不聞有異言。高驚問：「何時寄宿？」樊具以告。高報謝曰：「我固不之知耳！彼愛之，我獨何仇乎？」樊既去，高呼子而罵。生但俛首，不少出氣。言間，樊已送女至。高曰：「我不能爲兒女任過，不如各有門戶。即煩主折爨之盟，樊勸之。」不聽，遂別院居之。媼婢給役焉。月餘，頗相安，翁媼竊慰。未幾，女漸肆。生面上，時有指爪痕。父母明知之，亦忍置不問。一日，生不搯撻楚，奔避父所，芒芒然如鳥雀之被鷓鴣駁者。翁媼方怪問，女已橫撻追入，竟即翁側，捉而箠之。翁姑沸噪，路不

顧瞻。撻至數十，始悻悻以去。高遜子曰：「我惟避囂，故析爾。爾固樂此，又焉逃乎？」生被逐，徒倚殊無所歸。高恐其挫折行死，令獨居而給食之。又召樊來，使教其女。樊入室，開諭萬端，女終不聽。反以惡言相苦。樊拂衣而行，誓相絕。無何，樊翁憤，生病，與媼相繼而死。女恨之，亦不臨弔。惟日隔壁譟罵，故使翁姑聞。高悉置不校。生自獨居，若離湯火，但覺淒絕，暗以金啗媒媼李氏，納妓齋中，往來皆以夜。久之，女微聞，詣齋，媼罵。生力白其誣，矢以天日，女始歸。自此日伺生隙。李媼自齋中出，適爲所遭，爭呼之，媼神色變異。女益疑，謂媼曰：「明告所作，或可宥免。若猶隱秘，撮毛盡矣！」媼戰而告曰：「半月來，惟勾欄李雲娘，過此兩度耳。適公子言，曾於玉筍山，見陶家婦，愛其雙翹，囑招致之。渠雖不貞，亦未便作夜度娘。成否故未必也。」女以其言誠，姑從寬恕。媼欲行，又強止之。日既昏，呵之曰：「可先往滅其燭，便言。」陶家至矣。」媼如其言，女即遽入。生喜極，擁臂捉坐，具道飢渴，女嚙不語。生暗中索其足，曰：「自山上一覲仙容，介介獨戀是耳！」女終不語。生曰：「夙昔之願，今始得遂，何可覲面而不識也？」躬自捉火一照，則江城也。大懼失色，墮燭於地，長跪歛膝，若兵在頸。女摘耳提歸，以鍼刺兩股，殆徧，乃臥以下床。醒，則數罵之。生已畏若虎狼，即偶假以顏色，枕席之上，亦震懼不能爲人。女批頰而叱去之，益厭棄不以人齒。生日在蘭麝之鄉，如狂狴中人，仰獄吏之尊也。女有兩姊，俱適諸生。長姊平善，啞於口，常與女不相洽。二姊適葛氏，爲人狡黠善辯，顧影弄姿，貌不及江城，而妒悍與瑀，姊妹相逢，無他語，惟各以閨感自鳴得意，以故二人長善。

生適戚友，女輒嗔怒，惟適葛所知之不禁也。一日，飲葛所，既醉，葛嘲曰：「子何畏之甚？」生笑曰：「天下事，願多不解。我之畏，畏其美也。乃有美不及內人，而畏與僕等者，惑不滋甚哉！」葛大慚，不能對。婢聞以告二姊，二姊怒，操杖遽出。生察其狀，躡履欲走。杖起，已中腰脅，三杖三蹶，而不能起。誤中顛，血流如瀉。二姊去，蹣跚而歸。妻驚問之，初以逆姨故，不敢遽告。再三研詰，始具陳之。女以帛束生首，忿然曰：「人家男子，何煩他撻楚耶？」更短袖裳，懷木杵，攜婢逕去。抵葛家，二姊笑語承迎。女不語，以杵擊之，仆，裂袴而痛楚焉。齒落唇缺，遺矢洩便。女既返，二姊羞憤，遣夫赴懇於高。生趨出，極意溫卹。葛私語曰：「僕此來，不得不爾。悍婦不仁，幸假手懲創之。我兩人何嫌焉？」女已聞之，遽出，指罵曰：「醜醜賊，妻子虧苦，反竊竊與外人交好。此等男子，不宜打煞耶？」疾呼覓杖，葛大窘，奪門竄去。生由此往來，全無一所。同窗王子雅過之，宛轉留飲。飲間，以閨閣相譏，頗涉狎褻。女適窺客，伏聽盡悉，暗以巴豆投湯中而進之。未幾，吐利不能堪，奄奄氣息。女使婢問之曰：「再敢無禮否？」始悟病之所自來。呻吟而哀之，則藁豆湯已備以待矣。飲之乃止。從此同人相戒，莫敢飲於其家。王有醕肆，肆中多紅梅，設宴招其曹侶。生託文社，稟白而往。日暮，既醕，王生曰：「適有南昌名妓，流寓此間，可以呼來共飲。」衆大悅，惟生離席與辭。羣曳之曰：「閨中耳目雖長，亦聽睹不至於此。」因相矢絃口，生乃復坐。少間，妓果出，年十七八，玉佩丁東，雲鬢掠削，聞其姓。云：「謝氏，小字芳蘭。」出辭吐氣，備極風雅，舉坐若狂。而芳蘭尤屬意生，屢以色授，爲衆所覺，故曳兩

人連肩坐。芳蘭把生手，指書掌作宿字，生於此時，欲去不忍，欲留不敢，心如亂絲，不可言喻；而傾頭耳語，醉態益狂，榻上胭脂虎，亦並忘之。少選，聽更漏已動，肆中酒客愈稀，惟遙座一美少年，對燭獨酌，有小僮捧巾侍焉。衆竊議其高雅，無何，少年罷飲出門去。僮反身入，向生曰：「主人相候一語。」衆都不知誰何，惟生顏色慘變，不遑告別，慮息便去。蓋少年乃江城，僮即其家婢也。生從至家，伏受鞭扑。從此益禁錮之，弔憂皆絕。文宗下學，生以誤講降爲青。一日，與婢語，女疑與私，以酒罈囊婢首而撻之。已而縛生及婢，以繡翦翦腹間肉，互補之。釋縛令其自束。月餘，補處竟合爲一焉。女每以白足踏餅，拋塵土中，叱生搥食之。如是種種，毋以子故，偶至其家，見子柴瘠，旣歸，痛哭欲死，夜夢一叟告之，曰：「勿須憂煩，此是前世因。江城原靜業和尚所養長生鼠。公子前身爲士人，偶游其寺，誤斃之。今作惡報，不可以人力爲也。每早起，虔心誦觀音咒一百遍，必當有效。」醒而述於仲鴻，異之。夫妻咸遵其教。兩月餘，女積如故，益之狂縱，聞門外鉦鼓，輒苗髮出，憨態引眺。千人共指，不爲怪，翁姑共恥之，然不能禁，腹誹而已。忽有老僧在門外宣佛果，觀者如堵。僧吹鼓上草作牛鳴，女奔出。見人衆無隙，命婢移行牀，翹登其上。衆目集視之，女爲弗覺也者。踰時，僧敷衍將畢，索清水一盃，持向女而宣言曰：「莫要嘖！莫要嘖！前世也非假，今世也非真。咄！鼠子縮頭去，勿使貓兒尋。」宣已，吸水噴射女面，粉黛淫淫，下沾衿袖。衆大駭，慮女暴怒，女殊不語，拭面自歸。僧亦遂去。女入室，癡坐，嗒然若喪，終日不食，掃榻遵寢。中夜忽喚生醒。生疑其將遺，捧進溺盆。女卻之，暗

把生臂，曳入衾。生承命，四體驚懷，若奉丹詔。女慨然曰：「使君若此，何以爲人？」乃以手撫生體。每至刀杖痕，嚶嚶啜泣。輒以爪甲自摺，恨不卽死。生見其狀，意良不忍，所以慰藉之良厚。女曰：「妾思和尚，必是菩薩化身。清水一灑，若更肺腑。今回憶曩昔所爲，都如隔世。妾向時得勿非人耶？有夫妻而不能懽，有姑嫜而不能事。是誠何心？明日，可移冢去，仍與父母同居，庶便定省。」絮語終夜，如話十年之別。味爽，卽起，摺衣歛器。婢攜篋，躬撲被，促生前往叩扉。母出駭問，告以意。母遲回有難色。女已僮婢入。母從入，女伏地哀泣，但求免死。母察其意誠，亦泣曰：「吾兒何遠爲此？」生爲細述前狀，始悟曩昔之夢驗也。喜，喚廝僕爲除舊舍。女自是承顏順志，過於孝子。見人則覲如新婦。或戲述往事，則紅漲於頰。且勤儉，又善居積。三年，翁嫗不問家計，而富稱巨萬矣！生是歲鄉捷。女每謂生曰：「當日一見芳蘭，今猶憶之。」生以不受荼毒，願已至足，妄念所不敢萌，唯唯而已。會以應舉入都，數月乃返。入室，見芳蘭方與江城對弈，驚而問之。則女以數百金出其籍云。余於浙紹得晤王子雅，言之竟夜甚詳。

異史氏曰：「人生業果，飲啄必報；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慘。每見天下賢婦十之一，悍婦十之九，亦以見人世之能修善業者少也。觀自在願力宏大，何不將盂中水灑大千世界耶？」

八大王

「令尹如何喚大王，醉逢恩主更傾觴，能從規勸能酬德，多少衣冠愧酒狂。」

隋洮馮生，傳者忘其名，蓋貴介裔而凌夷矣。有漁鼈者，負其債，不能償，得鼈輒獻之。一日，獻巨鼈，類有白點，生以其狀異，放之。後自壻家歸，至恆河之側，日已就昏，見一醉者，後二三僮，顛跛而至。遙見生，便問：「何人？」生漫應：「行道者。」醉人怒曰：「甯無姓名，胡言行道者？」生馳驅心急，置不答，逕過之。醉人益怒，捉袂使不得行。酒臭熏人，生益不耐，力解莫能脫，問：「汝何名？」矍然而對曰：「我南都舊令尹也，將何爲？」生曰：「世間有此等令尹，辱莫世界矣！幸是舊令尹，假新令尹，將無殺盡途人耶？」醉人怒甚，勢將用武。生大言，我馮某非受人撻打者。醉人聞之，變怒爲懼，踉蹌下拜曰：「是我恩主，唐突勿罪。」喚起從人，先歸治具。生辭之不得，握手行數里，見一小村，既入，則廊舍華好，似貴人家。醉人醒少解，生始詢其姓字。曰：「言之勿驚，我洮水八大王也。適西山青童招飲，不覺過醉，有犯尊顏，實切愧悚。」生知其妖，以其情辭殷渥，遂不畏。俄而設筵豐盛，促坐權飲。八王最豪，連舉數觥。生恐其復醉，再作縈擾，僞醉求寢。八王已喻其意，笑曰：「君得無畏我狂耶？但請勿懼。凡醉人無行，謂隔夜不復記憶者，欺人耳。酒徒之不德，故犯者十九。僕雖不齒於儕偶，願未敢以無賴之行，施之長者。何遂見拒如此？」生乃復坐，正容而

諫曰：「既自知之，何勿改行？」八王曰：「老夫爲令尹時，沉湎尤過於今日。自觸帝怒，謫歸島嶼，力反前轍者十餘年矣！今老將就木，潦倒不能奮飛。故態復作，我自不解耳！茲敬聞命矣！」傾談間，遠鐘已動。八王起握臂曰：「相聚不久，蓄有一物，聊報厚德。此不可以久佩，如願後當見還也。」口中吐一小人，僅寸餘，因以爪掐生臂，痛若膚裂，急以小人按捺其上，釋手，已入革裏，甲痕尙在，而漫漫墳起，類痰核狀。驚聞之，笑而不答，但曰：「君宜行矣！」送生出，八王自返。回顧村舍全渺，惟一巨甕，蠢蠢入水而沒。錯愕久之，自念所獲，必鼈寶也。由此目最明。凡有珠寶之處，黃泉下皆可見。卽素所不知之物，亦隨口而知其名。於寢室中，掘得藏鏹數百，用度頗充。後有貨故宅者，生視其中有藏鏹無算，遂以重金購居之。由此與王公埒富，火齊木難之類皆蓄焉。得一鏡，背有鳳翎環，水雲湘妃之圖，光射里餘，鬢眉皆可數。佳入一照，則影留其中，磨之不能滅也。若改妝重照，或更一美人，則前影消矣。時肅府第三主絕美，雅慕其名。會主游陞，乃往伏山中，伺其下輿，照之而歸。設寢案上，審視之，見美人在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喜而藏之。年餘，爲妻所洩，聞之肅府，大怒，收之，追鏡去，擬斬。生大賂中貴人，使言於王曰：「王如見赦，天下之至寶，不難致也。不然，有死而已於王誠無所益。」王欲藉其家而徙之。三主曰：「彼已窺我，十死之不足解此玷，不如嫁之。」王不許，主閉戶不食。妃子大憂，力言於王，王乃釋生。因命中貴意示生。生辭曰：「糟糠之妻不下堂，痛死不敢承命。王如聽臣自贖，傾家可也。」王怒，復逮之。妃召生妻入宮，將鳩之。既見，妻以

珊瑚鏡臺納妃，辭意溫惻。妃悅之，使參主。主亦悅之，訂爲姊妹，轉使諭生。生告妻曰：「王侯之女，不可以先後論嫡庶也。」妻不聽，歸修聘幣納王邸，賈送者以千人。珍石寶玉之屬，王家不能知其名。王大喜，釋生歸，以主養焉。主仍懷鏡歸，生一夕獨寢，夢八王軒然入曰：「所贈之物，當見還也。佩之既久，耗人精血，損人壽命。」生諾之，即留宴飲。八王辭曰：「自聆藥石，戒杯中物，已三年矣！」乃以口嚙生臂，痛極而醒。視之，則核塊消矣。後此遂如常人。

異史氏曰：「醒則猶人，而醉則如鼈，此酒人之大都也！願鼈雖日習於酒狂，而不敢忘恩，不敢無禮於長者，鼈豈不過人遠哉？若夫己氏則醒不如人，而醉不如鼈矣！古人有龜鑑，蓋以爲鼈鑑乎？乃作酒人賦，賦曰：『有一物焉，陶情適口，飲之則醺醺騰騰，厥名爲酒。其名最多，爲功已久。以宴嘉賓，以速父舅，以促膝而爲歡，以合卷而成偶。或以爲釣詩鈞，又以爲掃愁帚。故麴生頻來，則騷容之金蘭友；醉鄉深處，則愁人之遁逃藪。糟邱之臺旣成，鴟夷之功不朽。齊臣遂能一石，學士亦稱五斗。則酒固以人傳，而人或以酒醜。若夫落帽之孟嘉，荷鍤之伯倫，山公之倒其接離，彭澤之漣以葛巾。酣眠乎美人之側也，或察其無心，濡首於墨汁之中也，自以爲有神。井底臥乘船之士，槽邊縛珥玉之臣，甚至效鼈囚而玩世，亦猶非害物而不仁。至如雨霽雪夜，月旦花晨，風定塵短，客舊妓新，履鳥交錯，蘭麝香沈，細批薄抹，低唱淺斟，忽清商兮一奏，則寂若兮無人。雅謔則飛花粲齒，高吟則戛玉

敲金總陶然而大醉，亦魂清而夢真。果爾，卽一朝一醉，當亦名教之所不贖。爾乃嘈雜不韻，但辭並進，坐起謹譁，毆毆成陣。涓滴忿爭，勢將投刃；伸頸攢眉，引杯若鳩。傾藩碎觥，拂燈滅燼；綠醕葡萄，狼籍不斫。病葉狂花，觴政所禁；如此情懷，不如勿飲。又有酒隔咽喉，間不盈寸；啞啞呢呢，猶譏主客。坐不言行，飲復不任；酒客無品，於斯爲甚。甚不有狂藥下，客氣粗；努石稜，磔聲；鬚袒兩背，躍雙跌；塵蒙蒙兮滿面，哇浪浪兮沾裾；口猶猶兮亂吠，髮蓬蓬兮若奴。其顛地而呼天也，如李郎之嘔其肝臟；其揚手而擲足也，如蘇相之裂於牛車。舌底生蓮者，不能窮其狀；燈前取影者，不能爲之圖。父母前而受忤，妻子弱而難扶。或以父執之良友，無端而受罵於灌夫。婉言以警，倍益眩暝。此名酒凶，不可救拯。唯有一術，可以解酩。厥術維何，祇須一槌；繫其手足，與斬豕等。止困其臂，勿傷其頂；捶至百餘，豁然頓醒。

邵女

「水剪雙瞳善相人，①垣窺六脈妙回春。從容談笑行無事，壞盡人間妒婦津。」

柴廷賓，太平人。妻金氏，不育，有奇妒。柴百金買妾，金暴遇之，經歲而死。柴忿出，獨宿數月，不踐閨闥。日，柴初度，金卑辭莊禮，爲丈夫壽。柴不忍拒，始通言笑。金設筵內寢，招柴，柴辭以醉。金華妝自詣柴所，

曰：「妾竭誠終日，君即醉，請一瓊而別。」柴乃入，酌酒話言，妻從容曰：「前日誤殺婢子，今甚悔之，何使
讎忌，遂無結髮情耶？後請納金釵十二，妾不汝瑕疵也。」柴益喜，燭盡見跋，遂止宿焉。由此敬愛如初。金
便呼媒媼來，囑爲物色佳媼，而陰使遷延勿報，已則故督促之。如是年餘，柴不能待，徧囑戚好，爲之購致
得林氏之養女。金一見，喜形於色，飲食共之，脂澤花釧，任其所取。然林故燕產，不習女紅，繡履之外，須人
而成。金曰：「我家素勤儉，非似王侯家，買作畫圖看者。」於是授美錦使學製，若嚴師誨弟子，初猶訶罵，
繼以鞭楚。柴痛切於心，不能爲地，而金之憐愛林，尤倍於昔，往往自爲妝束，勻鉛黃焉。但履跟稍有摺痕，
則以鐵杖擊變，髮少亂，則批兩頰，林不堪其虐，自經死。柴悲慘心目，頗致怨讎。妻怒曰：「我代汝教娘
子，有何罪過？」柴始悟其奸，因復反目，永絕琴瑟之好。陰於別業，修房闔，思購麗人而別居之。荏苒半載，
未得其人。偶會友之葬，見二八女郎，光豔溢目，停睇神馳。女怪其狂顧，秋波斜轉之，詢諸人，知爲邵氏。邵
貧士，止此女，少聰慧，教之讀，過目能了；尤喜讀內經，及冰鑑書。父愛溺之，有議昏者，輒令自擇，而富貴皆
少所可，故十七歲猶未字也。柴得其端末，知不可圖，然心低徊之。又冀其家貧，或可利動，謀之數媼，無敢
媒者，遂亦灰心，無所復望。忽有買媼者，以貨珠過柴，柴告所願，賂以重金，曰：「止求一通誠意，其成與否，
所勿責也。萬一可圖，千金不惜。」媼利其金，諾之，登門，故與邵妻絮語，賭女，驚贊曰：「好個美姑姑，假到昭
陽院，趙家姊妹，何足數得？」又問：「婿家阿誰？」邵妻答尙未，媼言：「若個娘子，何愁無王侯作貴客也？」

邵妻歎曰：「王侯家所不敢望，只要個讀書種子，便是佳耳！我家小孽冤，翻覆蓬蓬，十無一當，不解是何意向。」媼曰：「夫人勿須煩怨，恁個麗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澤，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於某家筵邊，望見顏色，願以千金爲聘。』此非餓鴟作天鵝想耶？早被老身訶斥去矣！」邵妻微哂未答。媼曰：「便是秀才家，難與計校，若在別個，失尺而得丈，宜若可爲矣。」邵妻復笑不言。媼撫掌曰：「果爾，則爲老身計亦左也！日蒙夫人愛，登堂便促膝賜漿酒。若得千金，出車馬，入樓閣，老身再到門，則聞者呵叱及之矣。」邵妻沈吟良久，起而去，與夫語。移時，喚其女。又移時，三人並出。邵妻笑曰：「婢子奇特，多少良匹，悉不就，開爲賤賤，則就之，但恐爲儒林笑也。」媼曰：「倘入門，得一小哥子，大夫人便如何耶？」言已，告以別居之謀。邵益喜，喚女曰：「試同賣姥言之。此汝自主張，勿後悔，致惹父母。」女颯然曰：「父母安享厚奉，則養女有濟矣。况自願命薄，若得嘉耦，必減壽數。少受折磨，未必非福。前見柴郎亦福相，一孫必有與者。」媼大喜，奔告。柴喜出非望，即置千金，備輿馬，娶女於別業，家人無敢言者。女謂柴曰：「君之計，所謂燕巢於幕，不謀朝夕者也。塞口防舌，以冀不漏，何可得乎？請不如早歸，猶速發而禍小。」柴慮摧殘。女曰：「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我苟無邊，怒由何起？」柴曰：「不然，此非常之悍，不可情理動者。」女曰：「身爲賤婢，摧折其分，不然，買日爲活，何可長也？」柴以爲是，終躊躇而不敢決。一日，柴他往，女青衣而出，命蒼頭控老牝馬，一媼攜襖從之，竟詣嫡所，伏地自陳。妻始而怒，既念其自首可原，又見容飾謙卑，氣

亦稍平，乃命婢子出錦衣，曰：「被薄倖人播惡於衆，使我橫破口語，其實皆男子不義，諸婢無行，有以激之。汝念背妻而立家室，無豈復是人矣！」女曰：「細察渠亦稍悔之，但不肯下氣耳。」諺云：「大者不伏下，」以禮論妻之於夫，猶子之於父，庶之於嫡也。夫人若肯假以辭色，則積怨可以盡捐。」妻云：「彼自不來，我何與焉？」即命婢媼爲之除舍，心雖不樂，亦暫安之。柴聞女歸，驚但不已，竊意羊入虎穴，狼等已不堪矣，疾奔而至，見家中寂然，心始穩貼。女迎門而勸，令詣媼所，柴有難色。女泣下，柴意少納。女往見妻曰：「郎適歸，自慚無以見夫人，乞夫人往一嫺笑之也。」妻不肯行。女曰：「妾已言之，夫之於妻，猶嫡之於庶。孟光舉案，而人不以爲詔，何哉？分在則然耳！」妻乃從之，見柴曰：「汝狡兔三窟，何歸爲？」柴僂不對。女肘之，柴始強顏爲笑，妻色稍霽。將返，女推柴從之，又囑庖人備酌。自是夫妻復和。女早起，青衣往朝盥已，授碗，執婢禮甚恭。柴入其室，苦辭之，十餘夕，始肯一納。妻亦心賢之，然自愧弗如，積慚成忌。但女奉侍謹，無可蹈瑕。或薄施詞譴，女惟順受。一夜，夫妻小有反唇，曉妝猶含盛怒。女捧鏡，鏡墮破之。妻益恚，握髮裂帛，女懼，長跽哀免。怒不解，鞭之至數十。柴不能忍，盛氣奔入，曳女出。妻毆逐擊之，柴奪鞭反扑，面膚綻裂，始退。由此夫妻若讎。柴禁女勿往，女弗聽，早起，膝行伺幕外。妻撻牀怒罵，叱去，不聽。前日夜切齒，將伺柴出而後洩憤於女。柴知之，謝絕人事，杜門不通弔慶。妻無如何，惟日撻婢，以奇其恨。下人皆不可堪，自夫妻絕好，女亦莫敢當夕。柴於是孤眠。妻聞之，意亦稍安。有大婢素狡黠，偶與柴語，妻疑其私，禁之。

尤苦。婢輒於無人處，疾首怨罵。一夕，輪婢直宿，女囑柴，禁勿往，曰：「婢而有殺機，叵測也！」柴聞其言，招之來，詐問：「何作奸？」婢驚懼無所措辭。柴益疑，檢其衣，得利刃焉。婢無言，惟伏地乞死。柴欲搥之，女止之曰：「恐夫人聽聞，此婢必無生理。彼罪固不赦，然不如醫之，既全其生，我亦得直焉。」柴然之。會有買妾者，急貨之。妻以其不謀故，罪柴，益遷怒女，詬罵益毒。柴念願女曰：「皆汝自取。前此殺卻，烏有今日？」言已而走。妻怪其言，徧詰左右，並無知者。問女，女亦不言，心益悶怒，捉裾浪罵。柴乃返，以實告。妻大驚，向女溫語，而心轉恨其言之不早。柴以爲嫌卻盡釋，不復作防。適遠出，妻乃召女而數之曰：「殺主者罪不赦，汝縱之何心？」女造次不能以辭自達。妻燒赤鐵烙女面，欲毀其容。婢媪皆爲之不平。每號痛一聲，則家人盡哭，願代受死。妻乃不烙，以鍼刺脅二十餘下，始揮去之。柴歸，見而創，大怒，欲往尋之。女捉襟曰：「妾明知火盆而故蹈之。嘗嫁君時，豈以君家爲天堂耶？亦自願命薄，聊以洩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尙有滿時；若再觸焉，是坎已填而復掘之也。」遂以藥糝患處。次日尋愈，忽攬鏡若喜曰：「君今日宜爲妾，智彼烙斷我晦紋矣！」朝夕事嫡，一如往日。金前見衆哭，自知身同獨夫，略有愧悔之情。時時呼女共事，辭色平善。月餘忽病，逆害飲食。柴恨其不死，略不顧問。數日，腹脹如鼓，日夜寢困。女侍伺不遑眠食，金益德之。女以醫理自陳，金自覺疇昔過慘，疑其怨報，故謝之。金爲人，持家嚴整，婢僕悉就約束。自病後，皆散誕無操作者。柴躬自紀理，劬勞甚苦，而家中糲米不食自盡。由是慨然與中饋之思，聘醫藥之。金對人，輒自

言爲氣盡，以故醫脈之，無不指爲氣鬱者。凡易數醫，卒罔效，亦瀕危矣。又將烹藥，女進曰：「此等藥，百毫無益，祇增劇耳。」金不信，女暗撮別劑易之。藥下，食頃三遺，病若失。遂益笑女言妄，呻而呼之曰：「女華陀，今何如也？」女及羣婢皆笑。金問故，始實告之。泣曰：「妾日受子之覆載而不知也！今而後，請離家政，聽子面行。」無何病痊，柴整設爲賀。女捧壺侍側，金自起奪壺，曳與連肩，愛異常情。更闌，女託故離席，金遣二媵曳遠之，強與連榻。自此事必商，食必偕，姊妹無其和也。無何，女產一男，產後多病。金親調視，若奉其母。後金患心痺，痛起則面目皆青，但欲覓死。女急市銀鍍數枚，比至，則氣息瀕盡。按穴刺之，晝然痛止。十餘日，復發，復刺，過六七日，又發。雖應手奏效，不至大苦，然心常惴惴，恐其復萌。夜夢至一處，似廟宇，殿中鬼神皆動。神問：「汝金氏耶？汝罪過多端，壽數合盡。念汝改悔，故僅降災，以示微譴。前殺兩姬，此其宿報。至邵氏何罪，而慘毒至此？鞭撻之刑，已有柴生代報，可以相準。所欠一烙二十三鍍，今三次，止償零數，便望病除根耶？明日又當作矣！」醒而大懼，猶冀爲妖夢之誣。然食後果病，其痛倍切。女至，刺之，隨手而瘥。疑曰：「技止此矣！病本何以不拔？請再灼之。此非爛燒不可，但恐夫人不能忍受。」金憶夢中語，以故無難色。然呻吟忍受之際，默思欠此十九針，不知作何變症，不如一朝受盡，庶免後苦。炷盡，求女再鍍。女笑曰：「鍍豈可以泛常施耶？」金曰：「不必論穴，但煩十九刺。」女大笑不可。金請益堅，起跪榻上，女終不忍。實以夢告，女乃約路經絡，刺之如數。自此平復，果不復病。彌自懺悔，臨下亦無戾色。子名曰俊，秀慧絕

儉女每曰：「此子翰苑相也。」八歲有神童之目。十五歲，以進士授翰林。是時夫婦年四十，如夫人三十，有三耳與馬歸甯，鄉里榮之。邵翁自鬻女後，家暴富，而士林羞與爲伍。至是，始有通往來者。

異史氏曰：「女子狡妒，天性然也，而爲妾媵者，又復炫戰美機，以增其怒。嗚呼！禍所由來矣！若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百折而不移其志，此豈挺刃所能加乎？乃至於再拯其死，而始有悔悟萌。嗚呼！豈人也哉！如數以償，而不增之息，亦造物之怨矣！願以仁術作惡報，不亦慎乎？每見愚夫婦抱河終日，卽招無知之巫，任其刺肌灼膚，而不敢呻，心嘗怪之，至此始悟。」

閩人有納妾者，夕入妻房，不敢便去，僞解屨作登榻狀。妻曰：「去休，勿作態。」夫尙徘徊，妻止色曰：「我非似他家妒忌者，何必爾爾？」夫乃去。妻獨臥，輾轉不得寐，遂起，往伏門外，潛聽之，僅聞妾聲隱約，不甚了了，惟「郎能」二字，略可辨識——「郎罷，閩人呼父也。妻聽聽刻，痰而踣，首觸扉作聲。夫驚起，啓戶，尸倒入，呼妾火之，則其妻也，急扶灌之。目略開，卽呻曰：「誰家郎罷被汝呼？」妒情可晒。

羣仙

「情裏乾坤大若何，曠夫怨女盡包羅，
遠君佳麗縣君祀，煞費儂心一片婆。」

鞏道人無名字，亦不知何里人。嘗求見魯王，閩人不爲通。有中貴人出揖求之。中貴見其鄙陋，遂去之。已而復來，中貴怒且逐，且扑。至無人處，道人笑出黃金百兩，煩逐者覆中貴，爲言：「我亦不要見王。但聞後苑花木樓臺，極人間佳景。若能導我一游，生平足矣。」又以白金賂逐者，其人喜，反命。中貴亦喜，引道人自後宰門入。諸景俱歷，又從登樓上。中貴方凭窗，道人一推，但覺身墮樓外，有細葛綳腰，懸於空際。下視之，則高深暈目，細葛隱隱作斷聲，懼極，大號。無何，數監至，駭極。見其去地絕遠，登樓共視，則端繁樓上。欲解援之，則葛細不堪用力，徧索道人已杳矣。束手無計，奏知魯王。王詣，大奇之，命樓下藉茅鋪絮，將因而斷之。甫畢，葛綳自絕，去地乃不咫耳。相與失笑。王命訪道士所在。聞館於尚秀才，往問之，則出游未復。既遇於途，遂引見王。王賜宴坐，便請作劇。道士曰：「臣草野之夫，無他庸能。既承優寵，敢獻女樂，爲大王壽。」遂探袖中出美人，置地上。向王稽首已。道士命扮瑤池宴本，祝王萬年。女子登場數語，道士又出一人，自白王母。少間，董雙成，許飛瓊，一切仙姬，次第俱出。未有織女來謁，獻天衣一襲，金采絢爛，光映一室。王意其僞，索觀之。道士急言不可。王不聽，卒觀之，果無縫之衣，非人工所能製也。道士不樂曰：「臣竭誠以奉大王，暫時假諸天孫。今爲濁氣所染，何以還故主乎？」王又意歌者，必皆仙姬，思欲留其一。二細視之，則皆宮中樂妓耳。轉疑此曲，非所夙諳。問之，果茫然不自知。道士以衣置火燒之，然後納諸袖中。再搜之，則已無矣。王於是深重道士，留居府內。道士曰：「野人之性，視宮殿如籬籠，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

每至夜中，必還其所。時而堅留，亦遂止宿。輒於庭間，顛倒四時花木爲戲。王問曰：「聞仙人亦不能忘情，果否？」對曰：「或仙人然耳！臣非仙人，故心如枯木矣！」一夜，宿府中，王遣少妓往視之。入其室，數呼不應。燭之，則隱坐榻上，搖之，眸一閃，卽復合。再搖之，斂聲作矣。推之，則應手而倒，酣臥如雷。彈其額，硬，逆指作鐵釜聲。返以白王，王使刺以鍼，鍼弗入，推之，重不可搖。加十餘人舉擲牀下，若千斤石墮地者，且而窺之，仍眠地上。醒而笑曰：「一場惡睡，墮牀不覺耶？」後女子輩，每於坐臥時，按之以爲戲。初按猶軟，再按則鐵石矣。道士舍尙秀才家，恆終夜不歸，尙鎖其戶。及旦啓扉，道士已臥室中。初尙與曲妓惠哥哥善，矢志嫁娶。惠雅善歌，絃索傾一時。魯王聞其名，召入供奉，遂絕情好。每繫念之，苦無由通。一夕，問道士：「見惠哥哥？」答言：「諸姬皆見，但不知其誰何？」尙述其貌，道其年，道士乃億之。尙求轉寄一語。道士笑曰：「我世外人，不能爲君塞鴻。」尙哀之不已。道士展其袖曰：「必欲一見，請入此。」尙窺之，中大如屋。伏身入，則光明洞徹，寬如廳堂。几案牀榻，無物不有。居其內，殊無悶苦。道士入府，與王對弈，望惠哥哥至，陽以袍袖拂塵，惠哥哥已納袖中，而他人不之睹也。尙方獨坐凝思，忽有美人自簷間墮，視之，惠哥哥也。兩相驚喜，綢繆臻至。尙曰：「今日奇緣，不可不誌，請與卿聯之。」書壁上曰：「侯門似海久無蹤。」惠續云：「誰識蕭郎今又逢？」尙曰：「袖裏乾坤真箇大。」惠曰：「離人思婦盡包容。」書甫畢，忽有五人入，角冠，淡紅衣，認之，都與無素。默然不言，捉惠哥哥去。尙驚駭，不知所由。道士既歸，呼之出，問其情事，隱諱不以盡言。道士微笑。

解衣反袂示之。尙審視，隱隱有字蹟，細裁如織，蓋即所題句也。後十數日，又求一入。前後凡三入。惠哥謂尙曰：「腹中震動，妾甚憂之，常以緊帛束腰際。府中耳目較多，倘一朝臨蓐，何處可容兒啼，頗與羣仙謀見妾三叉腰時，便一拯救。」尙諾之，歸見道士，伏地不起。道士曳之曰：「所言子已了了，但請勿憂。君宗祧賴此一線，何敢不竭綿薄，但自此不必復入。我所以報君者，原不在情私也。」後數月，道士自外入，笑曰：「播得公子至矣！可速把襁褓來。」尙妻最賢，年近三十，數胎而存一子，適生女，盈月而殤。聞尙言，驚喜自出。道士探袖出嬰兒，酣然若寐，臍梗尙未斷也。尙妻接抱，始呱呱而泣。道士解衣曰：「產血濺衣，道門最忌。今爲君故，二十年故物，一旦棄之。」尙爲易衣。道士囑曰：「舊物勿棄，卻燒錢許，可療難產，墮死胎。」尙從其言。居之又久，忽告尙曰：「所藏舊袍，當留少許自用。我死後亦勿忘也。」尙謂其言不祥。道士不言而去，入見王曰：「臣欲死。」王驚問之曰：「此有定數，亦復何言？」王不信，強留之。手談一局，急起，王又止之。請就外舍，從之。道士趨臥，視之已死。王具棺木禮葬之。尙臨哭盡哀，始悟彘言先告之也。遺袍用催產，應如響；求者踵接於門。始猶以汚袖與之，既而翦領襟，罔不效。及聞所殤，疑妻必有產厄，斷血布如掌，珍藏之。會魯王有愛妃，臨盆三日不下，醫窮於術。或有以尙告者，立召入。一劑而產。王大喜，贈白金綵緞良厚，尙悉辭不受。王問所欲，曰：「臣不敢言。」再請，頓首曰：「如推天惠，但賜舊妓惠哥足矣！」王召之來，問其年，曰：「妾十八入府，今十四年矣。」王以其齒加長，命徧呼羣妓，任尙自擇。尙一無所好。

王笑曰：「癡哉！書生十年前訂婚嫁耶？」尚以實對。乃盛備輿馬，仍以所辭綵緞，爲惠哥作妝，送之出。惠所生子，名之秀生——秀者，袖也，是時年十一矣。日念仙人之恩，清明則上其墓。有久客川中者，逢道人於途，出書一卷曰：「此府中物。來時倉猝，未暇璧返，煩寄去。」客歸，聞道人已死，不敢達王，尚代表之。王展視，果道士所借。疑之，發其冢，空棺耳。後尚子少孀，賴秀生承繼，益服鞏之先知焉。

異史氏曰：「袖裏乾坤，古人之寓言耳。豈真有之耶？抑何其奇也！中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無催科之苦。人事之煩，則芥中鱗鱗，何殊桃源雞犬哉！設容人常任，老於是鄉可耳！」

梅女

「枉法都因受盜錢，夜臺賞笑亦堪憐；傷心最是梅家女，幽魄沈淪十六年。」

封雲亭，大行人，偶至郡，晝臥寓室。時年少喪偶，岑寂之下，頗有所思。凝視間，見牆上有女子影，依稀如畫，念必意想所致。而久之不動，亦不滅，異之，起視，轉真。再近之，儼然少女，容蹙舌伸，索環秀領，驚顧未已，冉冉欲下。知爲絳鬼，然以白晝壯胆，不大畏怯，語曰：「娘子如奇冤，小生可以極力。」影居然下曰：「萍水之人，何敢遽以重務挽君子？但泉下檣骸，舌不得縮，索不得除，求斷屋梁而焚之，恩同山岳矣！」諾之，遂滅。呼主人前問狀。主人言：「此十年前梅氏故宅。夜有小偷入室，爲梅所執，送詣典史。典史受盜錢

三百，誣其女與私。將拘審驗，女聞自經。後梅夫妻相繼卒，宅歸於余。客往往見怪異，而無術可以靖之。封以鬼言告主人，計毀舍易楹，費不貲，故難之。封乃協力助作，既就而復居之。梅女夜至，展謝已，喜色充盈，姿態嫣然。封愛悅之，欲與歡。澹然而慚曰：「陰慘之氣，非但不爲君利；若此之爲，則生前之垢，西江不濯矣。會合有時，今日尙未。」問何時，但笑不言。封問：「飲乎？」答言：「不飲。」封曰：「坐對佳人，閱眼相看，亦復何味？」女曰：「妾生平戲技，惟諧打馬，但兩人寥落，夜深又苦無局。今長夜莫遣，聊與君爲交綵之戲。封從之。促膝載指，翻變良久，封迷亂不知所從。女輒口道而頤指之，愈出愈幻，不窮於術。封笑曰：「此閨房之絕技也！」女曰：「此妾自悟，但有雙綫，即可成文。人自不之察耳。」更闌頗怠，強使就寢。曰：「我陰人不寐，請君自休。妾解按摩之術，願盡技能，以侑清夢。」封從其請。女疊掌爲之輕按，自頂及踵，皆徧。手所經，骨若醉。旣而握指細播，如以團絮相觸狀，體暢舒不可言。播至腰，口目皆慵。至股，則沈沈睡去矣。及醒，日已向午，覺骨節輕和，殊於往日，心益愛慕。透屋而呼之，並無響應。日夕，女始至。封曰：「卿居何所，使我呼欲徧。」曰：「鬼無常所，要在地下。」問：「地下有隙，可容身乎？」曰：「鬼不見地，猶魚不見水也。」封握腕曰：「使卿而活，當破產購致之。」女笑云：「無須破產。」戲至半夜，封苦逼之。女曰：「君勿纏我。有浙娼愛卿者，新寓北鄰，頗極風致。明夕，招與俱來，聊以自代，若何？」封允之。次夕，與一少婦同至，年近三十已來，眉目流傳，隱含蕩意。三人狎坐，打馬爲戲。局終，女起曰：「嘉會方殷，我且去。」封欲挽

之，飄然已逝。兩人登榻，于飛甚樂。詰其世，則含糊不以盡遂，但曰：「郎如愛妾，當以指彈北壁，微呼曰：『壺盧子。』」卽至。三呼不應，可知不暇，勿更招也。」天曉，入北壁隙中而去。次日，女來，封問愛卿。女云：「被高公子招去，侑酒，以故不得來。」因而翦燭共語。女每欲有所言，吻已啓而輒止。固詰，終不肯言，歛歔而已。封強與爲戲，四漏始去。自此二女頻來，笑聲常徹宵旦，因而城社悉聞。典史某亦浙之世族，嫡室以私僕被黜，繼娶顧氏，深相愛好，期月天殂，心甚悼之。聞封有靈鬼，欲以問冥世緣，遂跨馬造封。封初不肯承，某力求不已，封設筵與坐，諾爲之招鬼妓。日既曛，叩壁而呼。三聲未已，愛卿驟至。舉頭見客，色變欲走，封以身橫阻之。某審視，大怒，投以巨椀，溘然而滅。封大驚，不解其故。方將致詰，俄暗室中一老嫗出，大罵曰：「貪鄙賊，壞我家錢樹子，三十貫索要債也。」以杖擊某，中顛。某抱首而哀曰：「此顧氏，我妻也，少年而殞，方切哀痛，不圖爲鬼不貞，於姥乎何與？」嫗怒曰：「汝本江浙一無賴賊，買得條烏角帶，鼻骨倒豎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錢，便而翁也，神怒人怨，死期已迫。汝父母代哀冥司，願以愛媳入青樓，代汝償貪債，不知也耶？」言已又擊，某宛轉哀鳴。方驚詫無從救解，旋見梅女自房中出，張目吐舌，顏色變異，近以長簪刺其耳。封驚極，以身障客。女憤不已，封勸曰：「某郎有罪，倘死於寓所，則咎在小生，請少存投鼠之忌。」女乃曳嫗曰：「暫假餘息，爲我願封郎也。」某張皇鼠竄而去。至署，思頭痛，中夜遂斃。次夜，女出笑曰：「痛快惡氣出矣！」問：「何難怨？」女曰：「曩已言之，受賄誣奸，銜恨已久，每欲澆君一爲昭雪。

自愧無纖毫之德，故將言而輒止。適聞紛拏，竊一何聽，不意其辭人也。封訝曰：「此卽誣卿者耶？」曰：「彼典史於此，十有八年，妾冤歿十六寒暑矣！」問：「嫗爲誰？」曰：「老娼也！」又問：「愛卿？」曰：「臥病耳！」因驟然曰：「妾昔謂會合有期，今真不遠矣！君嘗願破家相贖，猶記否？」對曰：「今日猶此心也。」女曰：「實告君，妾歿日，已投生延安展孝廉家。徒以大怨未伸，故遷延於是。請以新帛作鬼囊，俾妾得附君以往。就展氏求婚，計必允諧。」封慮勢分懸殊，恐將不遂。女曰：「但去勿憂。」封從其言。女囑曰：「途中慎勿相喚。待合卺之夕，以囊挂於新人首，急呼曰：『勿忘！勿忘！』封諾之。纔啓囊，女跳身已入，攜至延安。訪之，果有展孝廉，生一女，貌極端好，但病癡；又常以舌出唇外，類犬喘日。年十六歲，無問名者。父母憂念成瘵。封到門投刺，具通族閥。既退，倩媒致辭，展喜，贊封於家。女癡絕，不知爲禮，使兩婢扶曳歸室。羣婢既去，女解襟露乳，對封憨笑。封覆囊而呼之。女停眸審顧，似有疑思。封笑曰：「卿不識小生耶？」舉之囊而示之，女乃寤，急掩襟，喜其燕笑。詰旦，封入謁岳，展慰之曰：「癡女無知，既承青眷，君倘有意，家中慧婢不乏，僕不靳相贈。」封力辯其不癡，展疑之。無何，女至，舉止皆佳，因大驚異。女但嫣然微笑。展細詰之，女進退而慚於言。封爲賂逆梗概，展大喜，愛悅逾於平時。使子大成與塔同學，供給豐備。年餘，大成漸厭薄之。因而郎舅不相能，廝僕亦刻疵其短。展惑於浸潤，禮稍懈。女覺之，謂封曰：「岳家不可久居。凡久居者，盡鬪茸也。及今未大決裂，宜速歸。」封然之，告展。展欲留女，女不可。父兄盡怒，不給與馬，女自出奩資費。

馬焉歸後，展招令歸甯，女固辭不往。後封舉孝廉，始通慶好。

異史氏曰：「官卑愈貪，其當情然乎？三百誣殺，夜氣之桎亡盡矣！奪嘉耦，入青樓，卒用暴死。吁！可畏哉！」

康熙甲子，貝邱典史，最貪詐，民咸怨之。忽其妻，狡者誘與偕亡。或代懸招狀云：「某官因自己不慎，走失夫人一名，身無餘物，止有紅綾七尺，包裹元寶一枚，翹邊細紋，並無闕壞。」亦風流之小報也！

郭秀才

「烏語囑啾夜未央，月中豪飲快飛觴。踏肩作戲成修道，歸路何愁強半忘？」

重粵士人郭某，暮自友人歸，入山迷路，竄榛莽中。約更許，聞山頭笑語，急趨之，見十餘人藉地飲，望見郭，闕然曰：「座中正欠一客，大佳大佳！」郭既坐，見諸客半儒巾，便請指迷。一人笑曰：「君真酸腐，舍此明月不賞，何求道路？」即飛一觥來。郭飲之，芳香射鼻，一引遂盡。又一人持壺傾注，郭故善飲，又復奔馳吻燥，一舉一觥。衆大贊曰：「豪哉！真吾友也！」郭放達喜謔，能學禽言，無不酷肖。離座起搜，竊作燕子鳴。衆疑曰：「夜半何得此也耶？」又效杜鵑，衆益疑。郭坐，但笑不言。方紛議間，郭回首爲鸚鵡鳴曰：「郭

秀才醉矣！送他歸也！衆驚聽，寂不復聞。少頃，又作之。既而悟其爲郭，始大笑。皆撮口從學，無一能者。一人曰：「可惜青娘子未至。」又一人曰：「中秋還集於此，郭先生不可不來。」郭敬語。一人起曰：「客有絕技，我等亦獻踏肩之戲，若何？」於是譁然並起。前一人挺身矗立，即有一人飛登肩上，亦矗立。累至四人，高不可登，繼至者，攀肩踏臂，如緣梯狀。十餘人，頃刻都盡。望之，可接霄漢。方驚顧間，挺然倒地，化爲修道一線。郭駭立良久，遑道得歸。翼日，腹大痛，溺綠色，似銅青，著物能染，亦無溺氣。三日乃已。往驗故處，則肴骨狼藉，四圍叢莽，並無道路。至中秋，郭欲赴約，朋友諫止之。

阿英

「鸚鵡能言亦可人，阿翁早許結婚姻；一朝緣盡難重合，駭絕狸奴幾喪身。」

甘玉，字璧人，廬陵人，父母早喪。遺弟珏，字雙璧，始五歲，從兄鞠養。玉性友愛，撫弟如子。後珏漸長，奉委秀出，又慧能文。玉益愛之，每日：「吾弟表表，不可以無良匹。」然簡拔過刻，姻卒不就。適讀書匡山僧寺，夜初就枕，聞窗外有女子聲，窺之，見三四女郎，席地坐，數婢陳肴酒，皆殊色也。一女曰：「秦娘子秦娘子，阿英何不來？」下坐者曰：「昨日函谷來，被惡人傷其右臂，不能同游，方用恨恨。」一女曰：「前宵一夢，大惡今猶汗悸。」下座者搖手曰：「莫道莫道，今夕姊妹懽會，言之嚇人不快。」女笑曰：「婢子膽怯。」

爾爾，便有虎狼銜去耶？若雲勿言，須歌一曲，爲娘行侑酒。」女低吟曰：「閒階桃花取次開，昨日踏青小約未應乖，囑付東鄰女伴，少待雲相催，著得鳳頭鞋子卽當來。」吟罷，一座無不歎賞。談笑間，忽一偉丈夫，岸然自外入，鵠睛癡癡，其貌猶醜。衆譁曰：「妖至矣！」倉猝闐然，殆如鳥散。惟歌者婀娜不前，被執哀啼，強與支撐。丈夫吼怒，斫手指，就便嚼食。女卽踏地若死。玉憐不可復忍，乃急抽劍拔開出，揮之中股，股落，負痛逃去。扶女入室，面如塵土，血淋襟袖，驗其指，則右拇斷矣！裂帛代裹之。女始呻曰：「拯命之德，將何以報？」玉自初筵時，已隱爲弟謀，因告以意。女曰：「狼疾之人，不能操箕帚矣！當別爲賢仲圖之。」詰其姓氏，答言：「秦氏。」玉乃展衾，俾暫休養，自乃襍被他所聽而視之，則牀上已空，意其自歸。而訪察近村，殊少此姓。廣託戚朋，並無確耗。歸與弟言，悔恨若失。玉一日偶游塗野，遇一、二、八女郎，姿華娟媚，顧之微笑，似將有言。因以秋波四顧而後問曰：「君甘家二郎耶？」曰：「然！」曰：「君家尊曾與妾有婚姻之約，何今日欲背前盟，另訂秦家？」玉曰：「小生幼孤，夙好都不會聞。請言族閥，歸當問兄。」女曰：「無須細道，但得一言，妾當自至。」玉以未稟兄命爲辭。女笑曰：「驥郎君，遂如此怕哥子耶？既如此，妾陸氏，山東山望村。三日內，當候玉音。」乃別而去。玉歸，述諸兄嫂。兄曰：「大謬語。父歿時，我二十餘歲，倘有是說，那得不聞？」又以其獨行曠野，遂與男兒交語，愈益鄙之，因問其貌。玉紅徹面頰，不出一言。嫂笑曰：「想是佳人。」玉曰：「童子何辨妍媸？縱美，必不及秦。待秦氏不諧，圖之未晚。」玉默而退。踰數日，玉在途，

見一女子，零涕前行。垂鞭按轡而微睨之，人世殆無其匹，使僕詰焉。答曰：「我舊許甘家二郎，因家貧遠徙，遂絕耗問。近方歸，復聞郎家二三其德，背其前盟。往問伯甘壁人焉，置妾也。」玉驚喜曰：「甘壁人，卽我是也。先人夤約，實所不知。去家不遠，請卽歸謀。」乃下騎授轡，步御以歸。女自言：「小字阿英，家無昆季，惟外姊秦氏同居。」始悟麗者所言，卽其人也。玉欲告諸其家，女固止之。竊喜弟得佳婦，然恐其佻達招議。久之，女殊於莊，又嬌婉善言，毋事嫂。嫂亦雅愛慕之。值中秋，夫妻方狎宴，嫂苦招之。玉意悵惘，女遣招者先行，約以繼至，而端坐笑言，良久，殊無去意。玉恐嫂待，故促之。女但笑，卒不復去。質旦，晨妝甫竟，嫂自來撫問：「夜來相對，何爾快快？」女微哂之。玉覺有異，質對參差。嫂大駭：「苟非妖物，何得有分身術？」玉亦懼，隔籬而告之曰：「家世積德，曾無怨讎。如其妖也，請速行。幸勿殺吾弟。」女靦然曰：「妾本非人，祇以阿翁夙盟，故秦家姊以此勸駕。自分不能有男女，嘗欲辭去。所以戀戀爲兄嫂待，我不薄耳！今旣見疑，請從此訣。」轉眼化爲鸚鵡，翩然逝矣。初，甘翁在時，蓄一鸚鵡甚慧，嘗自投餌。玉時四五歲，問：「飼鳥何爲？」父戲曰：「將以爲汝婦。」聞慮鸚鵡乏食，則呼玉云：「不將餌去，餓死媳婦矣！」家人亦皆以此相戲。後斷鎖亡去。始悟舊約卽此也。然玉明知非人，而思之不置。嫂懸情尤切，且夕嗟泣。玉悔之而無如何。後二年，乃爲弟聘姜氏女，意終不自得。有表兄爲粵司李，玉往省之，久不歸。適土寇爲亂，近村里落，半爲邱墟。玉大懼，挈家避難山谷上。男女頗雜，都不知其誰何。忽聞女子小語，絕類英。嫂促玉近驗之。

果英，珏喜極，捉臂不釋。女乃謂同行者曰：「姊且去，我望嫂嫂來。」既至，嫂望見悲哽。女慰勸再三，又謂：「此非樂土。」因勸令歸。衆懼寇致，女固言不妨，乃相將俱歸。女撮土擱戶，囑：「安居勿出。」坐數語，反身欲去。嫂急握其腕，又令兩婢捉左右足。女不得已，止焉。然不甚歸私室。珏訂之三四，始爲之一往。嫂每謂新婦不能常叔意。女遂早起，爲姜理妝，梳竟，細勻鉛黃，入視之，豔增數倍。如此三日，居然麗人。嫂奇之，因言我又無子，欲購一妾，姑未遑暇。不知婢輩可塗澤否？」女曰：「無人不可轉移，但質美者易爲力耳！」遂徧相諸婢，惟一黑醜者，有宜男相，乃喚與洗濯，已而以濃粉雜藥末塗之。如是三日，面色漸黃，四七後，脂澤沁入肌理，居然可觀。日惟閉門作笑，並不計及兵火。一夜，噪聲四起，舉家不知所謀。俄，門外人馬鳴動，紛紛俱去。既明，始知村中焚掠殆盡。盜縱羣隊窮搜，凡伏匿巖穴者，悉被殺擄。遂益德女，目之以神女。忽謂嫂曰：「妾此來徒以嫂義難忘，聊分離亂之憂。阿伯行至，妾在此，如諺所云：『非李非秦，可笑人也。』」我姑去，當乘間一相望耳！」嫂問：「行人無恙乎？」曰：「途中有大難，此無與他人事。秦家姊受恩奢，意必報之，固當無妨。」嫂挽之過宿，未明已去。玉自東粵歸，聞亂，兼程進，途遇寇，主僕棄馬，各以金束腰間，潛身叢棘中。一秦吉了，飛集棘上，展翼覆之，視其足，缺一指，心異之。俄而羣盜四合，繞尋之，殆徧。二人氣不敢息。盜既散，鳥始翔去。既歸，各道所見，始知秦吉了，卽所救麗者也。後值玉他出不歸，英必慕至。計玉將歸，則蚤去。珏或會於嫂所，問邀之，則諾而不赴。一夕，玉他往，珏意英必至，潛伏候之。未幾，英果

來暴起，要進而歸於室。女曰：「妾與君情緣已盡，強合之，恐爲造物所忌。少留，時作一面之會，何如？」
珽不聽，卒與狎。天明，珽怪之。女笑云：「中途爲強寇所劫，勞嫂懸望矣！」數語趨出。居無何，有巨貓
銜鸚鵡，經寢門過。嫂駭絕，固疑是英。時方沐，驟洗急號，羣起謀擊，始得之。左翼沾血，奄存餘息。抱置膝頭，
撫摩良久，始漸醒，自以睪理其翼。少選，飛遠室中，呼曰：「嫂，嫂別矣！吾怨珽也！」振翼遂去，不復來。

牛成章

「游魂渺渺竟何之，千里經商似舊時；摘耳尙能懲醜婦，仔肩且喜付孤兒。」

牛成章，江西之布商也。娶鄭氏，生子女各一。牛三，三歲病死。子名忠，時方十二，女八九歲而已。母
不能負，貨產入囊，改醮而去。遺兩孤，難以存濟。有牛從嫂，年已六，衰貧無歸，遂與居處。數年，嫗死，家益
替。而忠漸長，思繼父業，而苦無資。妹適毛姓，毛富賈也，女哀壻，假數十金付兄。兄從人適金陵，途中遇寇，
資斧盡喪，飄蕩不能歸。偶趨典肆，見主肆者，絕類其父。出而潛察之，姓字皆符，駭異，不諭其故。惟日流連
其傍，以窺意旨。而其人亦略不顧問。如此三日，覘其言笑舉止，真父無訛。即又不敢拜識，乃自陳於羣小，
求以同鄉之故，進身爲傭。立券已，主人視其里居姓名，似有所動，問所從來。忠泣訴父名，主人悵然若失，
久之，問：「而母無恙乎？」忠又不敢謂父死，婉應曰：「我父六年前，經商不返，母醮而去，幸有伯母撫育，不

然，葬溝瀆久矣！主人慘然曰：「我卽是汝父也！」於是握手悲哀，又導入參其後母。後母姬，年三十餘，無出得忠喜，設宴寢門。牛終歎歎不樂，卽欲一歸故里。妻慮肆中乏人，故止之。牛乃率子經理肆務。居之三月，乃以諸籍委子，趨裝西歸。旣別，忠實以父死告母。姬乃大驚，言：「彼負販於此，曩所與交好者，留作當商，娶我已六年矣，何言死耶？」忠又細述之，相與疑念，不喻其由。踰一晝夜，而牛已返，攜一婦入，頭如蓬葆。忠視之，則其所生母也。牛摘耳頓罵：「何棄吾兒？」婦懾伏不敢少動。牛以口齧其項，婦呼忠曰：「兒救吾兒救吾！」忠大不忍，橫身蔽隔其間。牛猶忿怒，婦已不見。衆大驚，相譁以鬼。旋見牛，顏色慘變，委衣於地，化爲黑氣，亦尋滅矣。母子駭歎，舉衣冠而瘞之。忠席父業，富有萬金。後歸家問之，則嫁母於是日死，一家皆見牛成章焉。

青娥

「穴垣曾探繡房春，鑿石重聯洞府姻。道士贈錢如有意，度他孝子作仙人。」

霍桓，字匡九，晉人也。父官縣尉，早卒。遺生最幼，聰慧絕人。十一歲，以神童入泮。而母過於愛惜，禁不令出庭戶。年十三歲，尙不能辨伯叔甥舅焉。同里有武評事者，好道，入山不返。有女青娥，年十四，美異常。幼時竊讀父書，慕何仙姑之爲人。父旣隱，立志不嫁，母無奈之。一日，生於門外，瞥見之。童子雖無知，祇

覺愛之極，而不能言。直告母，使委禽焉。母知其不可，故難之。生鬱鬱不自得。母恐拂兒意，遂託往來者致意。武果不諧。生行思坐籌，無以爲計。會有一道士在門，手握小鏡，長裁尺許。生借閱一過，問：「將何用？」答云：「劊藥之具，物雖微，堅石可入。」生未深信，道士即以砥牆上石，應手落如腐。生大異之，把玩不釋於手。道士笑曰：「公子愛之，則以奉贈。」生大喜，酬之以錢，不受而去。持歸，歷試磚石，略無隔闕。頓念穴牆，則美人可見，而並不知其非法也。更定，踰垣而去，直至武第。几穴兩重垣，始達中庭。見小廂中，尚有燈火。伏窺之，則青娥卸晚妝矣！少頃燭滅，寂無聲。穿牖入，女已熟眠。輕解雙履，悄然登榻。又恐女郎驚覺，必遭訶逐，遂潛伏繡衾之側，略聞香息，心願竊慰。而半夜經營，疲殆頗甚，少一合眸。不覺睡去。女醒，聞鼻氣休休，開目，見穴隙亮入，大駭，急起，暗搖婢醒，拔關輕出。敲窗喚家人婦，共燭火操杖以往。見一總角書生，酣眠繡榻。細審視，爲霍生，推之始覺。遽起，目灼灼如流星，似亦不大畏懼，但覩然不作一語。衆指爲賊，恐呵之。姑山涕曰：「我非賊，實以愛娘子故，願一近芳澤耳！」衆又疑穴數重垣，非童子所能者。生出錢以言其異，共試之，駭絕，訝爲神授。將共告諸夫人。女俛首沈思，意似不以爲可。衆窺知女意，因曰：「此子聲名門地，殊不辱玷，不如縱之使去，俾復求媒焉。詰旦，假盜以告夫人，如何？」女不答，衆乃促生行。生索錢，共笑曰：「駭兒童，猶不忘凶器耶？」生覩枕邊，有鳳釵一股，陰納袖中。已爲婢子所窺，急白之。女不言，亦不怒。一媪拍頸曰：「莫道他駭，若小，意念乖絕也！」乃曳之，仍自竇中出。既歸，不敢實告母，但囑母復媒。

致之。母不忍顯拒，惟徧託媒氏，急爲別覓良姻。青娥知之，中情皇急，陰使腹心，風示媼。媼悅，託媒往。會小婢漏泄前事，武夫人辱之，不勝悲憤。媒至益觸其怒，以杖畫地，罵生及其母。媒懼竄歸，具述其狀。生母亦怒曰：「不肖兒所爲，我都懷恨，何遂以無禮相加？當交股時，何不將蕩兒淫婦，一併殺卻？」由是見其親屬，輒便披訴。女聞，愧欲死。武夫人大悔，而不能禁之，使勿言也。女陰使人婉致生母，且矢之以不他。其辭悲切，母感之，乃不復言。而論親之謀，亦遂釋矣。會秦中歐公宰是邑，見生文深器之，時召入內署，極意優寵。一日，問生：「婚乎？」答言：「未。」細詰之，對曰：「夙與故武評事小女有盟約，後以微嫌，遂致中寢。」問：「猶願之否？」生靦然不言。公笑曰：「我嘗爲子成之。」卽委縣尉教諭，納幣於武夫人。喜，婚乃定。踰歲，娶女歸。入門，乃以錢擲地曰：「此寇盜物，可將去。」生笑曰：「勿忘媒妁。」珍佩之，恆不去身。女爲人溫良寡默，一日三朝其母，餘惟閉門寂坐，不甚留心家務。母或以弔慶他往，則事事經紀，罔不井井。二年餘，女生一子，——孟仙。——一切委之乳保，似亦不甚顧惜。又四五年，忽謂生曰：「權愛之緣，於茲八載，今離長會短，可將奈何！」生驚問之，卽已默默。盛妝拜母，返身入室。追而詰之，則仰眠榻上，而氣絕矣。母子痛悼，購材而葬之。母已衰邁，每每抱子思母，如摧肺肝。由是遘疾，遂纏不起。逆害飲食，但思魚羹，而近地無魚，百里外始可購致。時廝騎皆被差遣，生性純孝，急不可待，懷貲獨往，晝夜無停趾。返至山中，日已沈冥，兩足跛躄，步不能咫。後一叟至，問曰：「足得毋抱乎？」生唯唯。叟使曳坐路隅，敲石取火，以紙

裹藥未，熏生兩足。訖。試使行，不惟痛止，兼益矯健，感極申謝。更問：「何事汲汲？」答：「以母病。」因歷道所由。更問：「何不另娶？」答云：「未得佳者。」更遙指山村曰：「此處有一佳人，倘能從我去，僕當爲君作伐。」生辭：「以母病待魚，姑不違暇。」更乃拱手，約以異日入村，但問老王，乃別而去。生歸，烹魚獻母，略進，數日尋瘳。乃命僕馬往尋更。至舊處，迷村所在。周章踰時，夕暝漸墜。山谷甚雜，又不可以極望。乃與僕分上山頭，以瞻里落。而山路崎嶇，不可復騎，跋履而上。昧色籠烟矣！蹀躞四望，更無村落。方將下山，而歸途已迷，心中燥火如燒。荒窟間，冥墮絕壁，幸數尺下有一綫荒臺，墜臥其上。闔僅容身，下視黑不見底。懼極，不敢少動。又幸崖邊皆生小樹，約體如欄。移時，見足傍有小洞口，心竊喜。以背著石，蟪行而入。意稍穩，冀天明可以呼救。少頃，深處有光如星點，漸近之，約二三里許，忽睹廊舍，並無釭燭，而光明若晝。一麗人自房中出，視之，青娥也。見生驚曰：「郎何能來？」生不暇陳，把手鳴慄。女勸止之，問母及兒。生悉述苦况，女亦慘然。生曰：「卿死年餘，此得毋冥間耶？」女曰：「非也！此乃仙府。曩實非死，所痊，一竹杖耳！郎今來，仙緣有分也！」因導令朝父。則一修髯丈夫，坐堂上。生趨拜，女白霍郎來。翁驚起，握手，略道平素曰：「婿來大好，分當留此。」生辭：「以母望，不能久留。」翁曰：「我亦知之。但遲三數日，即亦何傷？」乃餌以香酒，即令婢設榻於西堂，施錦綉焉。生既退，與女同寢。女卻之曰：「此何處，可容狎褻？」生促臂不捨。爾多婢子笑聲嗤然，女益慚。方爭拒間，翁入，叱曰：「俗骨汚吾洞府，宜即去。」生素負氣，愧不可忍，作色曰：

「見女之情，人所不免。長者何當窺伺我無難，即去；但令女須便將隨。」翁無辭，招女隨之，啓後戶送之。賺生離門，父女闔扉去。回頭，則峭壁巖巖，無少隙縫。隻影螢螢，尚所歸適。視天上斜月高揭，星斗已稀。悵悵良久，悲已而恨。面壁叫號，迄無應者。憤極，腰中出錢，鑿石攻進。且攻且罵，瞬息洞入三四尺許。隱隱聞人語曰：「孽障哉！」生奮力鑿益急。洞底豁然，二扉推，娥出曰：「可去，可去！」壁即復合。女怨曰：「既愛我爲婦，豈有待丈人如此者？是何處老道士，授汝凶器，將入纏混欲死？」生得女，意頗已慰，不復置辯，但憂路險難歸。女折兩枝，各跨其一，卽化爲馬。行且馳，俄頃至家。時失生已七日矣。初生之與僕相失也，寃之不得。歸而告母，母遣人窮搜山谷，並無踪緒。正憂惶無所，聞子歸，歡喜承迎。舉首見婦，幾駭絕。生略述之。母益忻慰。女以形蹟詭異，慮駭物聽，求母播遷。母從之。異郡有別業，刻期徙往，入莫之知。偕居十八年，生一女，適同邑李氏。後母壽終，女謂生曰：「吾家茅田中，有雉抱八卵，其地可葬，汝父子扶柩歸窆。兒已成立，宜卽留守廬墓，無庸復來。」生從其言，葬後自返。月餘，孟仙往省之，而父母俱香。聞之老奴，則云：「赴葬未遠。」心知其異，浩歎而已。孟仙文名甚諱，而困於場屋，四旬不售。後以拔貢入北闈，過同號生，年可十七八，神采俊逸，愛之。視其卷，註順天廩生霍仲仙，瞠目大駭，因自道姓名。仲仙亦異之，便問鄉貫。孟悉告之。仲仙喜曰：「弟赴都時，父囑：『文場中，如逢山右霍姓者，吾族也，宜與款接。』今果然矣！願何以名字相同如此？」孟仙因詰高會，並嚴慈姓諱，已而驚曰：「是我父母也！」仲仙疑年齒之不類。孟仙曰：

「我父母皆仙人，何可以貌信其年歲乎？」因述往蹟。仲仙始信。場後不暇休息，命駕同歸。纔到門，家人迎告：「是夜失太翁及夫人所在。」兩人大驚。仲仙入而詢諸婦。婦言：「昨夕尙共杯酒。母謂：『汝夫婦少不更事，明日大哥來，吾無慮矣！』」早旦入室，則闕無人矣。兄弟聞之，頓足悲哀。仲仙猶欲追覓孟仙，以爲無益，乃止。是科仲領鄉薦，以晉中祖墓所在，從兄而歸。猶冀父母尙居人間，隨在探訪，而終無踪跡矣！

異史氏曰：「鑽穴眠榻，其意則癡；鑿壁罵翁，其行則狂。仙人之撮合之者，惟欲以門生報其孝耳。然既混迹人間，狎生子女，則居而終焉，亦何不可？乃三十年而屢棄其子，抑獨何哉？異已！」

鴉頭

「宵遁匆匆到漢皋，平康樂籍厭同操。膝前有子推神武，洗髓還期更伐毛。」

諸生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遊於楚，過大河，休於旅舍，閒步門外。里戚趙東樓，大賈也，常數年不歸。見王，執手甚慳，便邀臨存。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愕怪卻步。趙曳之，又隔窗呼妮子去。王乃入，趙具酒饌，話溫涼。王問：「此何處所？」答云：「此是小勾欄。余久客，暫假牀寢。」話間，妮子頻來出入。王踟促不安，離席告別。趙強捉令坐。俄見一少女，經門外過。望見王，秋波頻顧，眉目含情，儀度嫵婉，實神仙也。王素方

直，至此惘然若失，便問：「麗者何人？」趙曰：「此媼次女，小字鴉頭，年十四矣！纏頭者屢以重金啗媼，女執不願，致母鞭楚，女以齒釋長兔，今尙待聘耳！」王聞言俯首，默然癡坐，酬應悉乖。趙戲之曰：「君倘垂意，當作冰斧。」王慍然曰：「此念所不敢存。」然日向夕，絕不言去。趙又戲請之，王曰：「雅意極所感佩，囊涇奈何？」趙知女性激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千金爲助。王拜謝趨出，罄貲而至，得五數，強趙致媼，媼果少之。鴉頭言於母曰：「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今請得如母所願，我初學作人，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故，卻財神去。」媼以女性拘，但得允從，卽甚權喜，遂諾之，使婢邀王郎。趙難中悔，加金付媼。王與女懽愛，甚至。既謂王曰：「妾烟花下流，不堪匹敵，旣蒙繾綣，義卽至重，若傾囊博此一宵歡，明日何如？」王茫然悲哽。女曰：「勿悲，妾委風塵，實非所願，願未有敦篤，可託如君者，請以膏遁。」王喜，遽起，女亦起，懸譙鼓已三下矣！女急易男裝，草草偕出，叩主人扉。王故從雙衛，託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符繫僕股，並驢耳上，縱轡極馳，目不容啓，耳後但聞風鳴。平明，至漢江口，稅屋而止。王驚其異，女曰：「言之得無懼乎？妾非人，狐耳，母貪淫，日遭虐遇，心所積懣，今幸脫苦海，百里外卽非所知，可幸無恙。」王略無疑貳，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恐終見棄置。」女曰：「何爲此慮？今市貨皆可居，三數口，淡薄亦可自給，可謂贖子作資本。」王如言，卽門前設小肆。王與僕人躬同操作，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獲贏餘，飲膳甚優，積年餘，漸能蓄婢媼。王自是不著儂鼻，但課督而已。女一日，悄然忽恚，曰：「今夜合有難作，奈何？」

王問之。女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憂，恐母自至耳！」夜已央，自慶曰：「不妨阿姊來矣！」居無何，妮子排闥入，女笑迎之。妮子罵曰：「婢子不差，隨人逃匿，老母令我縛去。」即出索子繫女頸，女怒曰：「從一者得何罪？」妮子益忿，碎女斷襟。家中婢媼皆集，妮子懼，奔出。女曰：「姊歸，母必自至。大禍不遠，可速作計。」乃急辦裝，將更播遷。媼忽掩入，怒容可掬，曰：「我故知婢子無禮，須自來也！」女迎跪哀啼，媼不言，揪髮提去。王徘徊愴惻，眠食都廢。急詣大河，冀得賄贖。至則門庭如故，人物已非。問之居人，俱不知其所徙，悼喪而返。於是俵散客旅，囊費東歸。後數年，偶入燕都，過育嬰堂，見一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主，反復凝注之。王問：「看兒何故？」僕笑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乏嗣，因其肖己，愛而贖之。詰其名，自稱王孜。王曰：「子棄之襁褓，何知姓氏？」曰：「本師嘗言，得我時，胸前有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我即王文，烏得有子？」念必同己姓名者，心竊喜，甚愛惜之。及歸，見者不問而知爲王生子。孜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不務生產，樂鬪好殺。王亦不能箝制之。又自言能見鬼狐，悉不之信。會里有患狐者，請孜往覘之。至則指狐隱處，令數人隨指處擊之，即聞狐鳴，毛血交落，自是遂安。由是人益異之。王一日游市廛，忽遇趙東樓，巾袍不整，形色枯蠹。驚問所來，趙慘然請問。王乃偕歸命酒。趙曰：「媼得鴉頭，橫施楚掠，既北徙，又欲奪其志，女矢死不二，因囚置之。生一子，棄諸曲巷，聞在育嬰堂，想已長成。此君遺體也！」王出涕曰：「天幸孽兒已歸。」因述本末，問：「君何落拓至此？」歎曰：「今

而知青樓之好，不可過認真也！夫何言！先是媼北徙，趙以負販從之。貨重難遷者，悉以賤售。途中脚直供億，繁費不貲，因大虧損。妮子索取尤奢，數年，萬金蕩然。媼見牀頭金盡，旦夕加白眼。妮子漸寄貴家宿，恆數夕不歸。趙憤激不可耐，然無奈之。適媼他出，鵲頭自窗中呼趙曰：「旬闌中原無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依戀不去，將撥奇禍。」趙懼，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女授書使達王。趙乃歸，因以情爲述之，即出鵲頭書。書云：「知汝兒已在膝下矣！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緬述。前世之孽，夫復何言？妾幽室之中，暗無天日，鞭創裂膚，飢火煎心，易一晨昏，如歷年歲。君如不忘漢上雪夜軍衾，迭互煖抱時，當與兒謀，必能脫妾於厄。母姊雖忍，要是骨肉，但囑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王讀之，泣不自禁，以金帛贈趙去。時政年十八矣，王爲述前後，因示母書。政怒皆欲裂，即日赴郡。詢吳媼居，則車馬方盈，政直入。妮子方與湖客飲，望見政，持刃變色。政驟進殺之，賓客大駭，以爲寇。及視女尸，已化爲狐。政持刃逕入，見媼督婢作羹。政奔近室門，媼忽不見。政四顧，急抽矢望屋梁射之，一狐貫心而死，遂決其首。尋得母所，投石破扇，母子各失聲。母問媼曰：「已誅之。」母怨曰：「兒何不聽吾言？」命持葬郊野。政僞諾之，剝其皮而藏之。檢媼箱篋，盡捲金貨，奉母而歸。夫婦重諧，悲喜交至。既問吳媼，政言在吾囊中。驚問之，出兩革以獻。母怒罵曰：「忤逆兒，何得爲此！」號慟自摠，轉側欲死。王極力撫慰，叱兒墜革。政忿曰：「今得安樂所，頓忘撻楚耶？」母益怒，啼不止。政葬皮反報，始稍釋。王自女歸，家益盛，心德趙，報以巨金。趙始知媼母子皆狐也。政承奉甚孝，終

誤觸之，則惡聲暴吼。女謂王曰：「兒有拘筋，不刺去之，終嘗殺人傾產。夜伺汝睡，潛繫其手足。汝醒曰：『我無罪。』」母曰：「將醫汝，其勿苦。」汝大叫，轉側不可開。女以巨鍼刺踝骨側，深三四分許，用刀掘斷，蔚然有聲。又於肘間腦際並如之。已乃釋縛，拍令安臥。天明，奔候父母，涕泣曰：「兒早夜憶昔所行，都非人類。」父母大喜。從此溫和如處女，鄉里賢之。

異史氏曰：「妓盡狐也！不謂有狐而妓者。至狐而鴉，則獸而禽矣！滅理傷倫，其何足怪？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類所難，而乃於狐也得之乎？唐君謂魏徵更饒媚媚，吾於鴉頭亦云。」

余德

「畫堂小酌報居停，蝶舞花飛醉不醒，留得龍宮著水器，好從殘石乞延齡。」

武昌尹園南，有別第，嘗爲一秀才稅居。半年來，亦未嘗過問。一日，遇諸其門，年最少，而容儀裘馬，翩翩甚都。趨與語，卽又蘊藉可愛，異之。歸語妻，妻遣婢，託遺問以窺其室。室有麗妹，美豔逾於仙人。一切花石服玩，俱非耳目所經。尹不測其何人，詣門投謁，適值他出。翼日，卽來答拜，展其刺呼，始知余姓。德名。語次，細審官伐，言殊隱約。固詰之，則曰：「欲相還往，僕不敢自絕，應知非寇竊遁逃者。何須通知來歷？」尹謝之，命酒款宴，言笑甚歡。向暮，有兩崑崙，當捉馬挑燈，迎導以去。明日，折簡報主人，尹至其家，見屋壁俱用明

光紙裱，潔如鏡。金猊猊燻異香。一碧玉瓶，插鳳尾孔雀羽各二，各長二尺餘。一水晶瓶，浸花粉一樹，不知何名，亦高二尺許，垂枝覆几外，葉疏花密，含苞未吐，花狀似溼蝶，欲翼，蒂乃如鬚。筵間不過八簋，而豐美異常。既，命童子擊鼓催花爲令。鼓聲既動，則瓶中花顛顛欲折。俄而蝶翅漸張，既而鼓歇，淵然一聲，蒂鬚頓落，卽爲一蝶，飛落尹身。余笑起，飛一巨觥，酒方引滿，蝶亦颺去。頃之，鼓又作，兩蝶飛集余冠。余笑云：「作法自斃矣？」亦引二觥。三鼓既終，花亂墮，翩翩而下，惹袖沾襟。鼓僮笑來指數，尹得九籌，余四籌。尹已薄醉，不能盡籌。強引三爵，離席亡去。由是益奇之。然其爲人寡交與，每闔門居，不與人通慶弔。尹則逢人輒宣播，聞其異者，爭交歡。余門外冠蓋常相望。金頗不耐，忽辭主人去。去後，尹入其家，空庭灑掃無纖塵，燭淚堆擲青階下。窗間零帛斷線，指印宛然。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可受石許。尹攜歸，貯水養朱魚。經年，水清如初貯。後爲傭保移石，誤碎，水蓄並不傾瀉。視之，缸宛在。捫之虛爽，手入其中，則水隨手瀉。出其手，則復合。冬月亦不冰。一夜，忽結爲晶，魚遊如故。尹畏人知，常置密室，非子壻不以示。久之漸播，索玩者紛紛於門。臘夜，忽解爲水，陰溼滿地，魚亦渺然。其舊缸殘石猶存。忽有道士踵門求之。尹出以示。道士曰：「此龍宮蓄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洩之異。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殷然乞得少許，問其何用。曰：「以屑合藥，可得永壽。」予一片，懽謝而去。

封二娘

「梅被情絲一縷牽，鳳釵嬌贈太纏綿。豈知色戒無端破，不復飛昇第一天？」

范十一娘，曠城祭酒之女，少豔美，風雅尤絕。父母鍾愛之，求聘者輒令自擇，女恆少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尼，作盂蘭盆會。是日，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喜間，一女子步趨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姝也！悅而好之，轉用盼注。女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乎？」答曰：「然！」女子曰：「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十一娘亦審里居。女答言：「妾封氏第三，近在鄰付。」把袂歡笑，辭致溫婉。遂大相愛悅，依戀不捨。十一娘問：「何無伴侶？」曰：「父母早世，家中止一老嫗，留守門戶，故不得來。」十一娘將歸，封凝眸欲涕。十一娘亦惘然，遂邀過從。封曰：「娘子朱門繡戶，妾素無葭李親，慮致讒嫌。」十一娘固邀之。答：「俟異日。」十一娘乃脫金釵一股贈之，封亦摘髻上綠簪爲報。十一娘既歸，傾想殊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不之識，甚異之。日望其來，悵然遂病。父母訊得故，使人於近村諮訪，並無知者。時值重九，十一娘羸頓無聊，倩侍兒強扶窺園，設褥東籬下。忽一女子攀垣來窺，覘之，則封女也！呼曰：「接我力。」侍兒從之，驀然遂下。十一娘驚喜，頓起，曳坐褥間，責其負約，且問所來。答云：「妾家去此尙遠，時來舅家作耍。前言近村者，緣舅家耳！別後懸思頗苦，然貧賤者與貴人交，足未登門，先懷慚怍，恐爲婢

僕下眠甌，是以不果來。適經牆外過，聞女子語，便一攀望，冀是娘子。今果如願。」十一娘因述病源。封泣下如雨，因曰：「妾來當須祕密。造言生事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十一娘諾，偕歸同榻，快與傾懷，病尋愈。訂爲姊妹。衣服履鳥，輒互易著。見人來，則隱匿夾幃間。積五六月，公及夫人頗聞之。一日，兩人方對弈，夫人掩入，諦視，驚曰：「真吾兒友也！」因謂十一娘：「閨中有良友，我兩人所歡，胡不早白？」十一娘因達封意。夫人頗謂三娘：「伴吾兒，極所忻慰，何味之？」封羞暈滿頰，默然拈帶而已。夫人去，封乃告別。十一娘苦留之，乃止。一夕，自門外忽倉皇奔入，泣曰：「我固謂不可留，今果遭此大辱。」驚問之曰：「適出更衣，一少年丈夫，橫來相干，幸而得逃。如此，復何面目？」十一娘細詰形貌，謝曰：「勿須怪，此妹癡兒，會告夫人杖責之。」封堅辭欲去。十一娘請待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以梯度我過牆耳。」十一娘知不可留，使兩婢逾垣送之。行半里許，辭謝自去。婢返，十一娘伏牀悲恸，如失伉儷。後數月，婢以故至東村暮歸，遇封女，從老嫗來。婢喜，拜問。封亦惻惻，訊十一娘起居。婢捉袂曰：「三姑過我，我家姑姑盼欲死。」封曰：「我亦思妹，但不樂使家人知。歸啓園門，我自至。」婢歸告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矣。相見各道間關，綿綿不寐。視婢子眠熟，乃起，移與十一娘同枕，私語曰：「妾固知妹子未字，以才色門地，何患無資介婿，然執繯兒，赦不足數。如欲得佳耦，請無以貧富論。」十一娘然之。封曰：「舊年邂逅處，今復作道場。明日再煩一往，當令見一如意郎者。妾少讀相人書，頗不參差。」味爽，封即去，約俟蘭若。

十一娘果往，封已先在。眺覽一周，十一娘便邀同車，攜手出門。見一秀才，年可十七八，布袍不飾，而容儀俊偉。封潛指曰：「此翰才苑也！」十一娘略睨之。封別曰：「妹子先歸，我即繼至。」入暮果至，曰：「我適物色甚詳，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十一娘知其貧，不以為可。封曰：「妹子何亦墮世情哉！此人苟長貧賤者，余當扶臍子，不復相天下士矣！」十一娘曰：「且為奈何？」曰：「願得一物，持與訂盟。」十一娘曰：「姊何草草！父母在，不遂如何？」封曰：「此為正恐其不遂耳！志若堅，生死何可奪也！」十一娘必不可。封曰：「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劫未消，所以故，來報前好耳！請卽別。當以所贈金鳳釵，矯命贈之。」十一娘方謀更商，封已出門去。時孟生貧而多才，意將擇耦，故十八猶未聘也。是日，忽睹兩豔，歸涉冥想。一更向盡，封三娘欺門而入。燭之，識為日中所見，喜致詰問。曰：「妾封氏，范十一娘之女伴也。」生大悅，不暇細語，遽前擁抱。封拒曰：「妾非毛遂，乃曹邱生也。十一娘願誦永好，請情冰人也。」生愕然不信。封乃以釵示生。生喜不自已，矢曰：「勞眷注若此，僕不得十一娘，甯終繆耳。」封遂去。生詰旦，浼鄰媪詣范夫人。夫人貧之，竟不商女，立便却去。十一娘知之，心失所望，深怨封之誤己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矢之。又數日，有某紳子求婚，恐不諧，浼邑宰作伐。時某方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問十一娘，不樂。母詰之，默默不言，但有涕淚。使人潛告夫人：「非孟生，死不嫁。」公聞益怒，竟許某紳家。且疑十一娘有私意於生，遂涓吉，遂成禮。十一娘忿不食，日惟歌臥。至親迎之前夕，忽起，攬鏡自妝。夫人竊喜，俄侍女奔曰：「小姐自經！」

舉宅驚涕，痛悔無及，三日遂葬。孟生自鄰媪反命，憤恨欲絕。然遙遙探訪，妄冀復挽。察知業有主，忿火中燒，萬慮俱斷矣！未幾聞玉葬香埋，慘然悲毀，恨不從麗人俱死。向晚出門，意將乘昏夜，一哭十一娘之墓。歎有一人來，近之，則封三娘，向生曰：「喜姻好可就矣！」生茫然曰：「卿不知十一娘亡耶？」封曰：「我所謂就者，正以其亡。可急喚家人發冢，我有異藥，能令蘇。」生從之，發墓破棺，復掩其穴。生自負尸，與三娘俱歸，置榻上。投以藥，齋時而蘇，願見三娘，問：「此何所？」封指生曰：「此孟安仁也！」因告以故，始如夢醒。封懼滯洩，相將去十五里，避匿山村。封欲辭去，十一娘泣留作伴，使別院居。因貨殉葬之飾，用爲資度，亦將小有。封每遇生來，輒走避。十一娘從容曰：「吾姊妹，骨肉不啻也，然終無百年聚，計不如效英皇。」封曰：「妾少得異訣，吐納可以長生，故不願嫁耳！」十一娘笑曰：「世傳養生術，汗牛充棟，行而效者誰也？」封曰：「妾所得，非世人所知，世所傳者，並非真訣，惟華陀五禽圖，差爲不妄。凡修煉家，無非欲血氣流通耳。若得厄逆症，作虎形立止，非其驗耶？」十一娘陰與生謀，使僞爲遠出者，入夜強勸以酒。既醉，生潛入污之。三娘醒曰：「妹子害我矣！倘色戒不破，道成當升第一天。今墮奸謀，命耳！」乃起告辭。十一娘告以誠意而哀謝之。封曰：「今實相告，我乃狐也，緣膽麗容，忽生愛慕，如繭自纏，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關人力。再留則魔更生，無底止矣！娘子福澤正遠，珍重自愛。」言已而逝。夫妻驚歎久之。逾年，生鄉會果捷，官翰林。投刺謁范公，公愧悔不見。固請之，乃見。生入，執子培禮，伏拜甚恭。公怒，疑生僞薄。生

階間，具道情事。公不深信，使人探諸其家，方大驚喜，陰戒勿宣，懼有禍變。又二年，某紳以關節發覺，父子充遼東海軍，十一娘始歸甯焉。

狐·夢

「記得瓊杯織手擎，夢中宴笑尙分明。也思筆墨傳千古，莫道仙人不愛名。」

余友畢怡庵，個儻不羣，豪縱自喜，貌豐肥，多髭，士林知名。嘗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別業，休憩樓上。傳言樓中故多狐。畢每讀青鳳傳，心輒向往，恨不一遇。因於樓上，攝思凝想。既而歸齋，日已寢暮。時暑月懷熱，當戶而寢。睡中有人搖之，醒而却視，則一婦人年逾不惑，而風韻猶存。畢驚起，問其誰何。笑曰：「我狐也。蒙君注念，心竊感納。」畢聞而喜，投以嘲謔。婦笑曰：「妾齒加長矣！縱人不見，恐先自慚沮。有小女及笄，可侍巾櫛。明宵，無寓人於室，當即來。」言已而去。至夜，焚香坐伺。婦果攜女至，態度嫵婉，曠世無匹。婦謂女曰：「畢郎與有宿分，即須留止。明旦早歸，勿貪睡也。」畢與握手入幃，款款戀備。至事已，笑曰：「肥郎癡重，使人不堪。」未明即去。既夕自來，曰：「姊妹輩將爲我賀新郎，明日即屈同去。」問何所？曰：「大姊作筵主，去此不遠也。」畢果候之，良久不至，身漸倦惰，總伏案頭。女忽入，曰：「勞君久伺矣！」乃握手而行。奄至一處，有大院落，直上中堂，則見燈燭煒燁，燦若星點。俄而主人出，年近二旬，淡妝絕美，歛衽稱賀。

已將麈尾，婢入曰：「二娘子至。」見一女子入，年可十八九，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矣！新郎頗如見否？」女以扇擊背，白眼視之。二娘曰：「記兒時，與妹相撲爲戲，妹畏人欺脅骨，遙呵手指，卽笑不可耐，便怒我，謂我當嫁儂僂國小王子。我謂：『婢子，他日嫁多髯郎，刺破小吻。』今果然矣！」大娘笑曰：「無怪三娘怒詛也。新郎在側，直爾驚跳。」頃之，合卺促坐，晏笑甚懽。忽一少女抱一貓至，年可十一二，雜髮未燥，而鬚媚入骨。大娘曰：「四妹妹亦要見姊丈耶？此無坐處。」因提抱膝頭，取肴果餌之。移時，轉置二娘懷中曰：「壓我脛股酸痛。」二姊曰：「婢子許大，身如百鈞重，我脆弱不堪。既欲見姊夫，姊夫故壯偉，肥腴耐坐。」乃捉置畢懷。入懷香爽，輕若無，入畢抱與同杯飲。大娘曰：「小婢勿過飲，醉失儀容，恐爲姊夫所笑。」少女孜孜展笑，以手弄貓，貓戛然鳴。大娘曰：「尙不拋卻，包招蚤蝨矣！」二娘曰：「請以貓奴爲令執箸交傳，鳴處則飲。」衆如其教，至畢輒鳴。畢故豪飲，連舉數觥。乃知小女，故捉令鳴也，因大噎笑。二姊曰：「小妹子歸休，歷煞郎君，恐三妹怨人。」小女郎乃抱貓去。大姊見畢善飲，乃摘鬢子貯酒以勸。視鬢僅容升許，然飲之，覺有數斗之多，比乾視之，則荷蓋也。二娘亦欲相酬，畢辭不勝酒。二娘出一口脂合子，大如彈丸，酌曰：「既不勝酒，聊以示意。」畢視之，一吸可盡。接吸百口，更無乾時。女在傍以小蓮杯易合，大去，曰：「勿爲奸人所弄。」置合案上，則一巨鉢。二娘曰：「何預汝事？」三日郎君便如許親愛耶？」畢持冰向口立盡，把之膩軟，審之非杯，乃羅襪一鉤，襯飾工絕。二娘奪罵曰：「猾婢，何時盜人履子去？怪道足

「冰冷也！」遂起，入室易烏。女酌畢，離席告別。女送出村，使畢自歸。瞥然醒寤，竟是夢景，而鼻口醺醺，酒氣猶濃，異之。至暮女來曰：「昨宵未醉死耶？」畢言：「方疑是夢。」女曰：「姊妹怖君狂謬，故託之夢，實非夢也。」女每與畢弈，畢輒負。女笑曰：「君日嗜此，我謂必大高著，今視之，只平平耳！」畢求指誨。女曰：「弈之爲術，在人自悟，我何能益君？朝夕漸染，或嘗有異。」居數月，畢覺稍進。女試之，笑曰：「尚未尚未！」畢出與所嘗共弈者游，則人覺其異，咸奇之。畢爲人坦直，胸無宿物，微洩之。女已知，責曰：「無惑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屢囑慎密，何尙爾爾？」怫然欲去。畢謝過不遑，女乃稍解，然由此來寢疎矣。積年餘，一夕來，兀座相向，與之弈不弈，與之寢不寢，悵然良久，曰：「君視我孰如青鳳？」曰：「殆過之。」曰：「我自慚弗如，然聊齋與君文字交，請煩作小傳，未必千載下，無愛憶如君者。」畢曰：「夙有此志，曩遵舊囑，故祕之。」女曰：「向爲是囑，今已將別，復何諱？」問：「何往？」曰：「妾爲四妹，爲西王母徵作花鳥使，不復得來。」畢求贈言，曰：「盛氣平，過自寡。」遂起，捉手曰：「君送我行。」至里許，灑涕分手，曰：「彼此有志，未必無會期也！」乃去。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子與余抵足綽然堂，細述其異。余曰：「有狐若此，則聊齋之筆墨有光矣！」遂志之。

章阿端

「一牀故鬼兼新鬼，縱使剛腸也自傷；頗有道場能懺悔，夢中曾說見端娘。」

衛輝戚生，少年蘊藉，有氣敢任。時大姓有巨第，白晝見鬼，死亡相繼，願以賤售。生廉其直，購居之。而第闔人稀，東陳樓亭，蒿艾成林，亦姑廢置。家人夜驚，輒相譁以鬼。兩月餘，喪一婢。無何，生妻以暮至樓亭，既歸，得疾，數日斃。家人益懼，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僚隸自傷。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聒。生怒，盛氣襖被，獨臥荒亭中，留燭以覘其異。久之無他，亦竟睡去。忽有人以手探被，反復捫搦。生醒視之，則一老大婢，擊耳蓬頭，擁腫無度。生知其鬼，捉臂推之，笑曰：「尊範不堪承教。」婢慚，斂手蹀躞而去。少頃，一女郎自西北隅出，神情婉妙，闐然至燈下，怒罵：「何處狂生，居然高臥？」生起笑曰：「小生，此間之第主，僕卿索討房稅耳！」遂起，裸而捉之，女急遁。生先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既窮，便坐牀上。近臨之，對燭如仙，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不畏鬼耶？將禍爾死。」生強解裙襦，則亦不甚抗拒。已而自白：「妾章氏，字阿端，誤適蕩子，剛復不仁，橫加折辱，憤悒天逝，瘞此二十餘年矣！此宅下皆墳冢也。」問：「老婢何人？」曰：「亦一故鬼，從妾服役。上有生人居，則鬼不安於夜室，適令驅君耳！」問：「捫搦何人？」笑曰：「此婢三十年未通人道，其情可憫，然亦太不自諒矣！要之餒怯者，鬼益侮弄之，剛腸者不敢犯也。」聽鄰鐘響，斷著衣下牀，曰：「如不見猜，夜當復至。」入夕果至，綢繆益歡。生曰：「室人不幸殂謝，感悼不釋於懷。卿能爲我致之否？」女聞之益戚，曰：「妾死二十年，誰一致念憶者？君誠多情，妾當竭力。然聞投生有地矣，不

知尙在冥司否？」逾夕告生曰：「娘子將生貴人家。以前生失耳環，撻婢，婢自縊死。此案未結，以故遲留。今尙寄藥王廊下。有監守者，妾使婢往行賄，或將來也。」生問：「卿何閒散？」曰：「凡枉死鬼，不自投見，閻摩天子不及知也。」二鼓向盡，老婢引生妻而至。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女別去，曰：「兩人可話契闊，另夜請相見也。」生慰問婢死事，妻曰：「無妨，結矣。」止牀俛抱，歎若生平之歡。由此遂以爲常。後五日，妻忽泣曰：「明日將赴山東，乖離苦長，奈何？」生聞言，揮涕流離，哀不自勝。女勸曰：「妾有一策，可得暫聚。」生收涕詢之。女請以錢紙十提，焚南堂杏樹下，持賄押生者，俾緩時日。」生從之。至夕，妻至曰：「幸賴端娘，今得十日聚。」生喜，禁女勿去，留與連牀。暮以盃曉，惟恐歡盡。過七八日，生以限期將滿，夫妻終夜哭，問計於女。女曰：「勢難再謀，然試爲之，非冥資百萬不可。」生焚之如數。女來喜曰：「妾使人與押生者關說，初甚難，既見多金，心始搖動。今已以他鬼代生矣。」自此白日，亦不復去。令生塞戶牖，燈燭不絕。如是年餘，女忽病，昏悶，懊懣恍惚，如見鬼狀。妻撫之曰：「此爲鬼病。」生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詭病？」妻曰：「不然，人死爲鬼，鬼死爲靈，鬼之畏靈，猶人之畏鬼也。」生欲爲聘巫醫，曰：「鬼何可以人療？鄰媪王氏，今行術於冥間，可往召之。然去此十餘里，妾足弱，不能行，煩君焚芻馬。」生從之。馬力驟，卽見女婢牽赤騮，授綬庭下，轉瞬已杳。少間與一老嫗，疊騎而來，繫馬廊柱。嫗入，切女十指。既而端坐，首僂悚作態。仆地移時，蹶而起曰：「我黑山大王也！娘子病大篤，幸遇小神，福澤不淺哉！此業鬼爲殃，不妨

不妨！但是病有瘳，須厚我供養，金百錠，錢百貫，盛筵一設，不得少缺。」妻一一嗷應，又仆而蘇，向病者呵叱，乃已。既而欲去，妻送諸庭外，贈之以馬，欣然而去。入視女郎，似稍清醒，夫妻大悅，撫問之。女忽言曰：「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合目輒見冤鬼，命也！」因泣下。越宿，病益沈殆，曲體戰慄，若有所睹。拉生同臥，以首投懷，似畏撲捉。生起，則驚叫不甯。如此六七日，夫妻無所爲計。會生他出，半日而歸，聞妻哭聲，驚問，則端娘已斃牀上，委蛻猶存。啓之，白骨儼然，大慟。以生人禮葬於祖墓之側。一夜，妻夢中嗚咽，搖而問之。答云：「適夢端娘來，言其夫爲孽鬼，怒其改節，泉下銜恨索命去。乞我作道場。」生早起，即將如教。妻止之曰：「疫鬼非君所可與力也！」乃起去。踰刻而來曰：「余已命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用度。」生從之。日方落，僧衆畢集，金饒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聒耳，生殊不聞。道場既畢，妻又夢端娘來，謝言：「冤已解矣，將生作城隍之女，煩爲轉致。」居三年，家人初聞而但，久之漸習。生不在，則隔窗啓稟。一夜，向生啼曰：「前拜生者，今情弊漏洩，按責甚急，恐不能久聚矣！」數日果疾，曰：「情之所鍾，本願長死，不樂生也！今將永訣，得非數乎？」生皇遽求策。曰：「是不可爲也！」問：「受責乎？」曰：「薄有所罰，然偷生罪大，偷死罪小。」言訖不動。細審之，面龐形質，漸就漸滅矣！生每獨宿亭中，冀有他遇，終亦寂然，人心遂安。

花姑子

「邂逅原無仇，儻緣花姑情意自纏綿。爲郎不惜殘生命，遲我飛昇一百年。」

安幼與陝之拔貢，爲人揮霍好義，喜放生，見獵者獲禽，輒不惜重直，買釋之。會舅家喪葬，往助執紼。暮歸，路經華嶽，迷竄山谷中，心大恐。一矢之外，忽見燈火，趨投之。數武中，歛見一叟，偃僕曳杖，斜徑疾行。安停足，方欲致問，叟先詰誰何。安以迷途告，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將以投止。叟曰：「此非安樂鄉，幸老夫來，可從去，茅廬可以下榻。」安大悅，從行里許，睹小村。叟扣荆扉，一嫗出啓關曰：「郎子來耶？」叟曰：「諾。」既入，則舍宇湫隘。叟挑燈促坐，便命隨事具食。又謂嫗曰：「此非他，是吾恩主。婆子不能行步，喚花姑子來釀酒。」俄，女郎以饌具入，立叟側，秋波斜眇。安視之，芳容韶齒，殆類天仙。叟顧令煨酒，房西隅有煤爐，女卽入房撥火。安問：「此女何人？」答云：「老夫章姓，七十歲，止有此女。家少婢僕，以君非他人，遂敢出妻見子，幸勿晒之。」安問：「婿家何里？」答云：「尙未。」安贊其慧麗，稱不容口。叟方謙挹，忽聞女郎驚號。叟奔入，則酒沸火騰，叟乃救止，訶曰：「老大婢，濡猛不知耶！」回首，見燼傍有竊心插紫姑未竟，又訶曰：「髮蓬蓬許，裁如嬰兒。」持向安曰：「貪此生涯，致酒沸騰，蒙君子獎譽，豈不差死？」安審諦之，眉目袍服，製甚精工。贊曰：「近兒戲，亦見慧心。」斟酌移時，女頻來行酒，嫣然含笑，殊不羞澀。安注目情動，忽聞嫗呼，叟便去。安覩無人，謂女曰：「睹仙容，使我魂失，欲通媒妁，恐其不遂，如何？」女把壺向火，默若不聞。屢問不對，生漸入室。女起厲色曰：「狂郎入闥，將何爲？」生長聽哀之，女奮門欲出。安暴起

要遮，狎按劇亟。女顛聲疾呼，更復遽入門，安釋手而出，殊切愧懼。女從容向父曰：「酒復湧沸，非郎君來，壺子融化矣！」安聞女言，心始安妥，益德之。魂魄顛倒，尤喪所懷。於是僞醉離席，女亦遂去。更設襖褥，闔扉乃出。安不寐，未曙呼別。至家，即挽交好者，造廬求聘，終日而返，竟莫得其里居。安遂命僕馬，尋途自往。至則絕壁巖巖，竟無村落。訪諸近里，則此姓絕少，失望而歸，並忘食寢。由此得昏瞶之疾，強啖湯粥，則噎噎欲吐。潰亂中，輒呼花姑子。家人不解，但終夜環伺之，氣勢岌危。一夜，守者困怠並寐，生藤腫中，覺有人搯而抗之。略開眸，則花姑子立牀下，不覺神氣清醒。熟視女郎，潛潛涕墮。女傾頭笑曰：「癡兒！何至此耶？」乃登榻，坐安股上，以兩手爲按太陽穴。安覺腦腑奇香，穿鼻沁骨。按數刻，忽覺汗滿天庭，漸蓬肢體。小語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日，當復相望。」又於繡衽中，出數蒸餅，置牀頭，悄然遂去。安至中夜，汗已思食，猶餅啗之，不知所包何料，甘美非常，遂盡三枚。又以衣覆餘餅，懼勝酣睡。辰分始醒，如釋重負。三日，餅盡，精神倍爽，乃遣散家人。又慮女來，不得其門而入，潛出齋庭，悉脫肩鍵。未幾，女果至，笑曰：「癡郎子，不謝巫耶？」安喜極，抱與綢繆，恩愛甚至。已而曰：「妾冒險蒙垢，所以故，來報重恩耳！實不能永諧琴瑟，幸早別圖。」安默默良久，問曰：「素昧生平，何處與卿家有舊？實所不憶。」女不言，但云：「君自思之。」生固求永好，女曰：「屢屢夜奔，固不可常諧伉儷，亦不能。」安聞言，邑邑而悲。女曰：「必欲相諧，明宵請臨妾家。」安乃收悲以忻。問曰：「道路遙遠，卿纖纖之步，何遂能來？」曰：「妾固未歸。東頭龔媪，我姨行。

爲君故，淹留至今。家中恐有所疑怪。」安與同寢，但覺氣息肌膚，無處不香，曰：「熏何臧澤，致侵膚骨？」女曰：「妾生來便爾，非由薰飾。」安益奇之。女早起言別，安慮迷途，女約相候於路。安抵暮馳去，女果伺待，偕至舊所。更姐歡逆，酒肴無佳品，雜具藜藿。既而請客安寢，女子殊不瞻顧，頗涉疑念。更既深，女始至，曰：「父母絮絮不寢，致勞久待。」泆洽終夜，謂安曰：「此宵之會，乃百年之別。」安驚問之，答曰：「父以小村孤瘵，故將遠徙，與君好合，盡此夜耳！」安不忍釋，俯仰悲愴。依戀之間，夜色漸曙，鬼忽闖然入，罵曰：「婢子玷我清門，使人愧怍欲死。」女失色，草草奔去。更亦出，且行且罵。安驚辱還怯，無以自容，潛奔而歸。數日徘徊，心景殆不可過。因思夜往踰牆，以觀其便。更固言有恩，卽令事洩，當無大譴。遂乘夜竄往，蹀躞山中，迷悶不知所在，大懼。方覓歸途，見谷中隱有舍宇，喜詣之，則閉閤高壯，似是世家，甬門尙未扃也。安向門者，詢章氏之居。有青衣人出，問：「昏夜何人詢章氏？」安曰：「是吾親好，偶迷居向。」青衣曰：「男子無問章也！此是渠姪家，花姑今在此，容傳白之。」入未幾，卽出邀安。纔登廊舍，花姑趨出迎，謂青衣曰：「安郎奔波中夜，想已困殆，可伺牀寢。」少間，攜手入幃。安問：「家何別無人？」女曰：「於他出，留妾代守。幸與郎遇，豈非夙緣？」然僂傍之際，覺甚羶腥，心疑有異。女抱安頸，遽以舌舐鼻孔，徹腦如刺。安駭絕，急欲逃脫，而身若巨繩之縛，少時，惛然不覺矣。安不歸，家中逐者窮人蹟。或言暮遇於山徑者，家人入山，則見裸尸危崖下。驚怪，莫察其由。昇歸，衆方聚哭，一女郎來弔，自門外嗽陶而入，撫尸捺鼻，涕泗滂沱。

呼曰：「天乎！天乎！何愚冥至此！」痛哭聲嘶，移時乃已，告家人曰：「停一七，勿殮也！」衆不知何人，方將啓聞，女傲不爲禮，含涕逕出，留之不顧。尾其後，轉眸已渺。羣疑爲神，謹遵所教。夜又來，哭如昨。至七夜，安忽甦，反側以呻，家人盡駭。女子入，相向嗚咽。安舉手，揮衆令去。女取山草一束，燂湯升許，卽牀頭進之。頃刻能言，歎曰：「再殺之惟卿，再生之亦惟卿矣！」因述所遇。女曰：「此蛇精，胃妾也。前迷道時，所見燈光，卽是物也。」安曰：「卿如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勿乃仙乎？」曰：「久欲言之，恐致驚怪。君五年前，曾於華山道上，買獵麝而放之否？」曰：「然！其有之。」曰：「是卽妾父也！前言大德，蓋以此故。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妾與父訟諸閻摩王。閻摩王弗善也，父願壞道代郎死。哀之七日，始得當今之邂逅，幸耳！然君雖生，必且瘵癯不仁，得蛇血合酒飲之，病乃可除。」生銜恨切齒，而慮其無術可以擒之。女曰：「不難，但多殘生命，累我百年，不得飛升。其穴在老崖中，可於晡時，聚茅焚之。外以強弩戒備，妖物可得。」言已，別曰：「妾不能終事，實所哀慘。然爲君故，業行已損其七，幸憫宥也！月來覺腹中微動，恐是孽根。男與女，歲後當相寄耳！」流涕而去。安經宿，覺腰下盡死，爬抓無所痛癢。乃以女言告家人。家人往，如其言，燂火穴中，有巨白蛇衝篋而出，數弩齊發，射殺之。火熄入洞，蛇大小數百頭，皆焦臭。家人歸，以蛇血進。安服三日，兩服漸能轉側，半年始起。後獨行谷中，遇老媪，以糊席抱嬰兒授之，曰：「吾女致意郎君。」方欲闕訊，瞥不復見。啓視視之，男也，抱歸，竟不復娶。

異史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非定論也。豪恩銜結，至於沒齒，則人有慚於禽獸者矣。至於花姑，始而寄慧於憨，終而寄情於忍，乃知憨者慧之極，忍者情之至也。仙乎！仙乎！」

西湖主

「一幅紅巾題好句，美人真個最憐才。酬恩合共長生訣，會向龍宮發迹來。」

陳生，字明允，燕人也。家貧，從副將軍賈緒作記室。泊舟洞庭，適猶婆龍浮水面，賈射之中背，有魚銜龍尾不去，並獲之，鎖置梳間，奄存氣息。而龍吻張翕，似求援拯。生惻然心動，請於賈而釋之。攜有金創藥，戲敷患處，縱之水中，浮沈踰刻而沒。後年餘，生北歸，復經洞庭，大風覆舟，幸扳一竹簷，漂泊終夜，挂木而止。援岸方升，有浮尸繼至，則其僮僕。力引出之，已就斃矣。慘怛無聊，對坐憩息。但見小山聳翠，細柳搖青，行人絕少，無可問途。自遲明以及辰後，悵悵靡之。忽僕僮之體微動，喜而捫之，無何，嘔水數斗，忽然頓蘇。相與曝衣石上，近午始燥可著。而梘復鞭，飢不可堪。於是越山疾行，冀有村落。纔至半山，聞鳴鏑聲。方凝聽間，有二女郎，乘駿馬來，聘如撒菽。各以紅綃抹額，髻插雉尾，著小袖紫衣，腰束綠錦。一挾彈，一臂青鞵。度過嶺南，則數十騎獵於榛莽，並皆姝麗，裝束若一。生不敢前，有男子步馳，似是馭卒，因就問之。答曰：「此西湖主獵首山也。」生述所來，且告之餒。馭卒解裘糧授之，囑曰：「宜即遠避，犯駕當死。」生

懼，疾趨下山。茂林中隱有殿閣，謂是蘭若。近臨之，紛垣圍沓，溪水橫流，朱門半啓，石橋通焉。攀扉一望，則臺榭環雲，擬於上苑。又疑是貴家園亭，逡巡而入。橫藤礙路，香花撲人。過數折曲欄，又是別一院宇，垂陽數十株，高拂朱簷。山鳥一鳴，則花片齊飛；深窈微風，則榆錢自落。怡目快心，殆非人世。穿過小亭，有鞦韆一架，上與雲齊。而罽索沈沈，杳無人蹟。因疑地近閨闈，惟怯未敢入。俄聞馬騰於門，似有女子笑語。生與僮潛伏叢花中。未幾，笑聲漸近，聞一女子曰：「今日獵興不佳，獲禽絕少。」又一女曰：「非是公主射得雁落，幾空勞僕馬也！」無何，紅裝數輩，擁一女郎至亭上坐。禿袖戎裝，年可十四五，鬢低斂霧，腰細驚風。玉蕊瓊英，未足方躡。諸女子獻茗薰香，燦如堆錦。移時，女起，歷階而下。一女曰：「公主鞍馬勞頓，尙能鞦韆否？」公主笑諾。遂有鸞肩者，捉臂者，褰裙者，持屐者，挽扶而上。公主舒皓腕，躡利屣，輕如飛燕，蹴入雲霄，已而扶下。羣曰：「公主真仙人也！」嘻笑而去。生脫良久，神魂飛揚。迨人聲既寂，出詣鞦韆架下，徘徊凝想。見籬下有紅巾，知爲羣美所遺，喜納袖中。登其亭，見案上設有文具，遂題巾曰：「雅戲何人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蓮，廣寒隊裏應相妒，莫信凌波便上天。」題已，吟誦而出。復尋故徑，則重門扃鎖矣！踟躕罔計。反而樓閣亭臺，涉歷既盡。一女掩入，驚問：「何得來此？」生揖之曰：「失路之人，幸垂救焉！」女問：「拾得紅巾否？」生曰：「有之，然已玷染，如何？」因出之。女大驚曰：「汝死無所矣！此公主所常御。塗鴉若此，何能爲地！」生失色，哀求脫免。女曰：「竊窺宮儀，罪已不赦。念汝儒冠蘊藉，欲以私意相全。今孽乃

自作，將何爲計？」遂皇皇持巾去。生心悸肌慄，恨無翅翎，惟延頸俟死。良久，女復來，潛賀曰：「子有望生矣！公主看巾三四徧，輒然無怒容，或當放君去。宜姑耐守，勿得攀樹鑽垣，發覺不宥矣！」日已投暮，凶祥不能自必，而饑餓中燒，憂煎欲死。無何，女子挑燈至，一婢提壺，出酒食餉生。生急問消息，女云：「適我乘間言：『園中秀才，可恕則放之，不然，餓且死。』」公主沈思云：「深夜教渠何之？」遂命餽君食，此非惡耗也！」生徬徨終夜，危不自安。辰刻向盡，女子又餉之。生哀求緩頰，女曰：「公主不言殺，亦不言放。我輩下人，何敢屑屑清告？」既而斜日西轉，盼望不已，忽女子岔息急奔而入曰：「殆矣！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妃展巾抵地，大罵狂僇，禍不遠矣！」生大驚，面如灰土，長聽請數。忽聞人語紛絮，女搖手避去。數人持索洵入戶，內一婢熟視曰：「將謂何人陳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來。」返身急去。少間來曰：「王妃請陳郎入。」生戰惕從之。經數十門，至一宮殿，碧箔銀鉤，即有美姬揭簾，唱陳郎至。上一麗者，袍衣炫冶，生伏地稽首曰：「萬里孤臣，幸恕生命。」妃急起，自曳之曰：「我非君子，無以有今日。婢輩無知，致迓佳客，罪何可贖！」即設華筵，酌以饌杯。生茫然不解其故。妃曰：「再遣之恩，恨無所報。息女蒙題巾之愛，當是天緣。今夕卽遣奉侍。」生意出非望，神恍恍而無著。日方暮，一婢前曰：「公主已嚴妝訖。」遂引生就帳。忽而笙管散曹，階上悉踐花麝，門堂藩溷，處處皆籠燭。數十妖姬，扶公主交拜，麝香之氣，充溢殿庭。旣而相將入幃，兩相傾愛。生曰：「羈旅之臣，生平不省拜侍。點污芳巾，得免斧鉞，幸矣！」

反賜烟好，實非所望。」公主曰：「妾母湖君妃子，乃江陽王女。舊歲歸甯，偶游湖上，爲流矢所中，蒙君脫免，又賜刀圭之藥，一門戴佩，常不去心。郎勿以非類見疑。妾從龍君，得長生訣，願與郎共之。」生乃悟爲神人，因問：「婢子何以相識？」曰：「爾日洞庭舟上，曾有小魚銜尾，卽此婢也。」又問：「既不見誅，何遲遲不賜縱脫？」笑曰：「實憐君才，但不自主，顛倒終夜，他人不及知也。」生歎曰：「卿我鮑叔也，饋食者誰？」曰：「阿念，亦妾心腹。」生曰：「何以報德？」笑曰：「待君有日。徐圖塞責，未晚耳。」問：「大王何在？」曰：「從關聖征蚩尤未歸，居數日，生慮家中無耗，懸念甚切，乃先以平安書，遣僕歸。家中聞洞庭舟覆，妻子纒經，已年餘矣！僕歸，始知不死，而音問梗塞，終恐漂泊難返。又半載，生忽至，裘馬甚都，囊中寶玉充盈，由此富有巨萬。聲色豪奢，世家所不能及。七八年間，生子五人，日日宴集賓客，宮室飲饌之奉，窮極豐盛。或問所遇之無少諱，有童稚之交，梁子俊者，宦遊南服，十餘年，歸過洞庭，見一畫舫，雕檻朱窗，笙歌幽細，緩蕩煙波。時有美人，推窗凭眺。梁目注舫中，見一少年丈夫，科頭疊股其上。傍有二八姝麗，採莎交摩，念必楚襄貴官，而鬪從殊少。凝眸審諦，則陳明允也，不覺潑欄酣叫。生聞呼，罷棹，出臨鷁首，邀梁過舟。見殘肴滿案，酒霧猶濃，生立命撤去。頃之，美婢三五，進酒烹茗，山海珍錯，目所未睹。梁驚曰：「十年不見，何富貴一至於此？」笑曰：「君小覷窮措大，不能發迹耶？」問：「適共飲何人？」曰：「山荆耳！」梁又異之。問：「攜家何往？」答：「將西渡。」梁欲再詰，生遽命歌以侑酒。一言甫畢，早雷聒耳，肉竹嘈雜，不復可聞。

言笑，梁見佳麗滿前，乘醉大言曰：「明介公能令我真個銷魂否？」生笑曰：「足下醉矣，然有一美妾之賞，可贈故人。」遂命侍兒進明珠一顆，曰：「綠珠不難購，明我非吝惜。」乃趣別曰：「小事忙迫，不及與故人久聚。」送梁歸舟，開纜逕去，梁歸探諸其家，則生方與客飲，益疑，因問昨在洞庭，何歸之速？答曰：「無之。」梁乃追述所見，一座驚駭。生笑曰：「君誤矣！僕豈有分身術耶？」衆異之，而究莫解其故。後八十一歲而終，迨殯，訝其棺輕，開之，則空棺耳！

異史氏曰：「竹簾不沈，紅巾題句，此其中具有鬼神，而要皆惻隱之一念所通也！迨宮室妻妾，一身而兩享其奉，即又不可解矣！昔有願孀妻美妾，貴子賢孫，而兼長生不死者，僅得其半耳！豈仙人中，亦有汾陽季倫耶？」

伍秋月

「片石留題易數精，埋香卅載竟重生；冥追特有靈符在，秋月於今十倍明。」

高郵王鼎，字仙湖，爲人慷慨有力，廣交遊。年十八，娶妻殞。每遠遊，恆經歲不返。兄鼎，江北名士，于友甚篤，勸弟勿遊，將爲擇偶。生不聽，命舟抵鎮江，訪友。友他出，因稅居於逆旅閣上。江水澄波，金山在目，心甚快之。次日，友人來，請生移居，辭不去。居半月餘，夜夢女郎，年可十四五，容華端妙，上牀與合。既寤而遺，

頗怪之，以爲偶。入夜，又夢之。如是三四夜，心不異，不敢息燭。身雖偃臥，惕然自驚。纔交睫，夢女復來，方狎忽自驚寤。急開目，則少女如仙，儼然猶在抱也！見生醒，頗自愧怯。生雖知非人，意亦甚得，無暇問訊，直與馳驟。女若不堪，曰：「狂暴如此，無怪人亦不敢明告也！」生始詰之。答云：「姜伍氏秋月。先父名備，遂於易數，常珍愛妾，但言不永壽，故不許字人。後十五歲，果天歿。即攢瘞閣東，令與地平，亦無家誌，惟立片石於棺側，曰：『女秋月，葬無家，三十年，嫁王鼎。』今已三十年，君適至，心喜，亟欲自薦，寸心羞怯，故假之夢寐耳！」王亦喜，復求訖事。曰：「妾少須陽氣，欲求復生，實不禁此風雨。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今宵？」遂起而去。次日，復至，對坐笑謔，懽若生平。滅燭登牀，無異生人。但女既起，則遺洩淋漓，沾染茵褥。一夕，明月盈澈，少步庭中，問女：「冥中亦有城郭否？」答曰：「等耳！冥間城府，不在此處，去此可三四里。但以夜爲晝。」問：「生人能見之否？」答云：「亦可。」生請往觀，女諾之。乘月去。女飄忽若風，王極力追隨。歛至一處，女言：「不遠矣！」王瞻望，殊罔所見。女以唾塗其兩眦，啓之，明倍於常，視夜色不殊白晝。頓見雉堞在杳靄中，路上行人，如趨墟市。俄，二皂繫三四人過。末一人，怪類其兄，趨近之，果兄，駭問：「兄那得來？」兄見生，潸然零涕，言：「自不知何事，強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秉禮君子，何至縲紲如此？」便請二皂，幸且寬釋。皂不肯，殊大傲睨。生悲欲與爭，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乏用度，索賄良苦。弟歸，宜措置。」生把兄臂哭失聲。皂怒，猛擊項索，兄頓顛蹶。生見之，忿火填胸，不能制止，卽解佩刀，立決皂首。一皂

賊嘶。生又決之。女大驚曰：「殺官使，罪不宥，遲則禍及，請即覓舟北發。歸家，勿摘提旒，杜門絕出入。七日，保無慮也。」王乃挽兄，夜買小舟，火急北渡。歸見弔客在門，知兄果死。閉門下鎗，始入，視兄已渺，入室，則亡者已蘇，便呼：「餓死矣！可急備湯餅。」時死已二日，家人盡駭。生乃備言其故，七日啓關，去喪旒，人始知其復甦。親友集問，但僞對之。轉思秋月，想念頗煩，遂復南下。至舊閣，秉燭久待，女竟不至。朦朧欲寢，見一婦人來，曰：「秋月娘子，致意郎君。前以公役被殺，凶犯逃亡，捉得娘子去，見在監押。押役遇之虐，日日盼郎君，嘗謀作經紀。」王悲憤，便從婦去。至一城郭，入西郭，指一門曰：「小娘子暫寄此間。」王入，見房舍頗煩，寄頓囚犯甚多，並無秋月。又進一小扉，斗室中有燈火，王近窗以窺，則秋月坐榻上，掩袖嗚泣。二役在側，撮頤捉履，引以嘲戲。女啼益急。一役挽頸曰：「既爲罪犯，尙守貞耶？」王怒，不暇語，持刀直入。一役一刀，摧斬如麻，篡取女郎而出，幸無驚者。裁至旅舍，驀然卽醒。方怪幻夢之凶，見秋月含睇而立。生驚起曳坐，告之以夢。女曰：「真也，非夢也！」生驚曰：「且爲奈何？」女歎曰：「此有定數。妾待月盡，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當速發瘞處，載妾同歸，日頻喚名妾，三日可活。但未滿時日，骨稟足弱，不能爲君任，并白耳！」言已，草草欲出，又返身曰：「妾幾忘之，冥追若何！生時，父傳我符書，言：『三十年後，可佩夫婦。』」乃素筆疾書兩符，曰：「一君自佩，一黏妾背。」送之出，志其沒處，掘尺許，卽見棺木，亦已敗腐。側有小碑，果如女言。發棺視之，女顏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隨風盡化。黏符已，以被褥嚴裹，負之江濱。呼擲泊

舟，僞言妹急病，將送歸其家。幸南風大競，甫離，已達里門。抱女安置，始告兄嫂，一家驚顧，亦莫敢直言其惑。生啓衾，長呼秋月，夜輒擁尸而寢。日漸溫暖，三日竟蘇，七日能步。更衣拜嫂，盈盈然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須人而行，不則隨風搖曳，屢欲傾側。見者以爲身有此病，轉更增媚。每勸生曰：「君罪孽太深，宜積德誦經以懺之，不然，春秋恐不永也！」生素不信佛，至此皈依甚虔，後亦無恙。

異史氏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蓋此輩無有不可殺者也！故能誅鋤盜役者，卽爲循良，卽稍苛之，不可謂虐。况冥中原無定法，倘有惡人，刀鋸鼎鑊，不以爲酷。若人心之所快，卽冥王之所善也！豈罪致冥追，遂可倖而逃哉？」

蓮花公主

「夢魂誰信逐蜂衙，淥水蓮開一朵花；倉卒愧無金屋在，誤人好事是長蛇。」

膠州竇旭，字曉暉，方晝寢，見一褐衣人，立榻前，逡巡惶顧，似欲有言。生問之，答云：「相公奉屈。」相公何人？」曰：「近在鄰境。」從之而出，轉過牆屋，導至一處，臺閣重樓，萬椽相接。曲折而行，覺萬戶千門，迥非人世。又見宮人女官，往來甚夥，都向褐衣人問曰：「竇郎來乎？」褐衣人諾。俄一貴官出，迎見甚恭。既登堂，生啓問曰：「素既不敝，遂疏參謁，過蒙愛接，頗注疑念。」貴官曰：「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傾風結慕，深

願思晤焉！」生益駭，問王係何人，答云：「少間自悉。」無何，二女官至，以雙旌導生行，入重門，見殿上一王者，見生入，降階而迎，執賓主禮。禮已，踐席，列筵豐盛，仰視殿上一扁，曰：「桂府。」生踞蹙不能致辭。王曰：「忝近芳鄰，緣卽至深，便當暢懷，勿致疑畏。」生唯唯。酒數行，笙歌雜作，鉦鼓不鳴，音聲幽細。稍間，王忽左右顧曰：「朕一言，煩卿等屬對？」才人登桂府，四坐方思，生卽應云：「君子愛蓮花。」王曰：「蓮花乃公主小字，何適合如此？甯非夙分？」傳語公主：「不可不出一晤君子。」移時，珮環聲近，蘭麝香濃，則公主至矣。年十六七，妙好無雙。王命向生展拜，曰：「此卽蓮花小女也。」拜已而去。生睹之，神情搖動，木坐凝思。王舉觴勸飲，目竟罔睹。王似微察其意，乃曰：「息女宜相匹敵，但自慚不類如何？」生悵然若癡，卽又不聞。近坐者躡之曰：「王揖，君未見耶？王言，君未聞耶？」生茫乎若失，懔懔自慚，離席曰：「臣蒙優渥，不覺過醉，儀節失次，幸能寬宥。然日旰君勤，卽告出也。」王起曰：「旣見君子，實懷心好，何倉卒而便言離也？卿旣不住，亦無敢相強。若煩縈念，更當再邀。」遂命內官導之出。途中內官語生曰：「適王謂一可匹敵，似欲附爲婚姻。何默不一言？」生頓足而悔，步步追恨，遂已至家。忽然醒寤，則返照已死。冥坐觀想，歷歷在目。晚齋滅燈，薰鴛夢可以復尋。而邯鄲路渺，悔歎而已！一夕，與友人共榻，忽見前內官來，傳王命相召。生喜，從去，見王伏謁。王曳起，延上隅坐，曰：「別來知勞思眷，認以小女子奉裳衣，想不過嫌也！」生卽拜謝。王命學士大臣，陪侍晏飲。酒闌，宮人前曰：「公主妝竟。」俄見數十宮女，擁公主出，以紅

錦覆首。淩波微步，挽上氍毹，與生交拜成禮。已而送歸館舍，洞房溫清，窮極芳膩。生曰：「有卿在目，真使人樂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夢耳！」公主掩口曰：「明明妾與君，那得是夢？」詰旦方起，戲爲公主勻鉛黃。已而以帶圍腰，布指度足。公主笑問：「君顛耶？」曰：「臣屢爲夢誤，故細志之。倘是夢時，亦足動懸想耳！」調笑未已，一宮女馳入曰：「妖入宮門，王避偏殿，凶禍不遠矣！」生大驚，趨見王。王執手泣曰：「君子不棄，方圖永好。詎期孽降自天，國祚將覆，且復奈何？」生驚問：「何說？」王以案上一章，投生啓讀。章云：「合香殿大學士臣黑翼，奏爲非常妖異，祈早遷都，以存國脈事。據黃門報稱：「自五月初六日，來一千丈巨蟒，盤踞宮外，吞食內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餘口。所過宮殿，盡成邱墟」等因。臣奮勇前窺，確見妖蟒，頭如山岳，目等江海。昂首則殿閣齊吞，伸腰則樓垣盡覆。真千古未見之凶，萬代不遭之禍。社稷宗廟，危在旦夕，乞皇上早率宮眷，速遷樂土……」生覽畢，面如灰土。即有宮人奔奏：「妖物至矣！」闔殿哀呼，慘無天日。王倉遯不知所爲，但泣顧曰：「小女已累先生。」生至息而返。公主方與左右抱首哀鳴，見生入，牽袂曰：「郎焉置妾？」生愴惻欲絕，乃捉腕思曰：「小生貧賤，慚無金屋。有茅廬三數間，姑同竄匿可乎？」公主含涕曰：「急何能擇，乞播速往。」生乃挽扶而出。未幾，至家，公主曰：「此大安宅，勝故國多矣！然妾從君來，父母將何依？請別築一舍，當舉國相從。」生難之。公主號咷曰：「不能急人之急，安用郎也？」生路慰解，卽已入室。公主伏牀悲啼，不可勸止。焦思無術，頓然而醒，始知夢也。而耳畔啼聲，

嚶嚶未絕，審聽之，殊非人聲，乃蜂子二三頭，飛鳴枕上，大叫：「怪事！」友人詰之，乃以夢告。友人亦詫爲異，共起視蜂，依依裳袂間，拂之不去。友人勸爲營巢。生如所請，督工構造。方豎兩堵，而羣蜂自牆外，絡絡如織。頂尖未合，飛集盈斗。迹所由來，則鄰翁之舊圃也。圃中蜂一房，三十餘年矣！生息頗繁。或以生事告翁，翁覘之，蜂戶寂然。發其壁，則蛇據其中，長丈許。捉而殺之。乃知巨蟒卽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焉。

綠衣女

「窺窗有女夜逡巡，一曲清歌妙入神，居處不勞君絮問，綠衣原是衛宮人。」

于生，名璟，字小宋，益都人，讀書醴泉寺。方夜披誦，忽一女子在窗外贊曰：「于相公勤讀者。」于驚起視之，綠衣長裙，婉妙無比。于知非人，固詰里居。女曰：「君視妾，當非能昨噓者，何勞窮問？」于心好之，遂與寢處。羅襦旣解，腰細殆不盈掬。更籌方盡，翩然遂去。由此無夕不至。一夕共酌，談吐間，妙解音律。于曰：「卿聲嬌細，倚度一曲，必能消魂。」女笑曰：「不敢度曲，恐消君魂耳！」于固請之曰：「妾非吝惜，恐爲他人所聞。君必欲之，請便獻醜，但只微聲示意可耳！」遂以蓮鉤輕點，倚牀歌云：「樹上烏白鳥，賺奴中夜散，不怨繡鞋溼，祇恐郎無伴。」聲細如絲，裁可辨認。而靜聽之，宛轉滑烈，動耳搖心。歌已，啓門窺曰：「防窗外有人。」透屋周視，乃入。生曰：「卿何疑懼之深？」笑曰：「諺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謂

矣！既而就寢，惕然不喜，曰：「生平之分，殆止此乎？」于急問之。女曰：「妾心動，心動，妾祿盡矣！」于慰之曰：「心動眼矜，蓋是常也，何遽云此？」女稍憚，復相綢繆。更漏既歇，披衣下榻。方將啓關，徘徊復返，曰：「不知何故，只是心怯，乞送我出門。」于果起，送諸門外。女曰：「君好望我，我踰垣去，君方歸。」于曰：「諾！」視女轉過房廊，寂不復見。方欲歸，忽聞女號救甚急。于奔往，四顧無蹟，聲在檐間。舉首細視，則一蛛大如彈，捕捉一物，哀鳴聲嘶。于破網挑下，去其縛纏，則一綠蜂，奄然將斃矣。捉歸室中，置案頭，停蘇移時，始能行步。徐登硯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謝字，頗展雙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絕。」

荷花二娘子

「爲謀良匹報深恩，荷蒂輕鎔蠟火溫；石太玲瓏花太豔，長留紗幘伴消魂。」

湖州宗浦若，士人也。秋日巡視田壠，見禾稼茂密處，振搖甚動。疑之，越陌往覘，則有男女野合，一笑將返。卽見男子靦然結帶，草草逕去；女子亦起。細審之，雅甚娟好，心悅之，欲就綢繆，實慚鄙惡。乃略近拂拭曰：「桑中之遊樂乎？」女笑不語。宗近身啓衣，膚膩如脂，於是接莎上下幾徧。女笑曰：「麝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爲？」詰其姓氏。曰：「春風一度，卽別東西，何勞審究？將留名字作貞坊耶？」宗曰：「野田草露中，乃村牧豬奴所爲，我不習慣。以卿麗質，卽私約亦當自重，何玉屑屑如此？」女開言，極意

嘉納。宗言：「荒齋不遠，諸過留連。」女曰：「出門已久，恐人見疑，夜分可耳。」問宗門戶物誌甚悉，乃趨斜徑疾行而去。更初，果至宗齋。霪雨尤雲，備極親愛。積有月日，密無知者。會一番僧卓錫村寺，見宗驚曰：「那氣，會可耳？」宗言：「無之。」數日，悄然忽病。女每夕攜佳果餽之，殷勤撫問，如夫妻之共非人，而亦無術絕使去。因曰：「曩和尚謂：『妖惑我。』今

俗變色。宗益疑之。次日，遣人以情告僧。僧曰：「此狐也！

歸以淨塚一事，置榻前，即以一符貼塚口，待狐竄入，急覆

家人歸如僧教。夜深，女始至，探袖出金橘。方將就榻問訊，忽

如符。方欲就養，宗見金橘散滿地上，追念情好，愴然感動，遽命

先稽首曰：「大道將成，一旦幾爲灰土。君仁人也，誓必相報。」遂

不途中遇一女子，問曰：「汝是宗湘若紀綱否？」答云：「是。」女曰：

有視。適有故不得去，靈藥一裹，勞寄致之。」家人受歸。宗念中表，迄無

日平復，心德之。禱諸虛空，願一再覲。一夜，閉戶獨酌，忽聞彈指敲窗，拔

延上共飲。女曰：「別來耿耿，思無以報高厚。今爲若覓一良匹，聊足塞

所知。明日晨刻，早赴南湖，如見有採菱女，著水縠，當急舟趁之。荷

蓮花隱葉底，便采歸，以蠟火燄其蒂，當得美婦，兼致修齡。」宗謹受教。既而告危劫，頓悟大道。即奈何以衾裯之愛，取人讎怨。厲色辭去。宗如言，至南湖，見衣冰縷，絕代也。促舟劇逼，忽迷所往。即撥荷叢，果有紅蓮一枝，幹不盈尺。折

將以燄火。一回頭，化為姝麗。宗驚喜伏拜。女曰：「癡生！我是妖狐，將為君

答曰：「小生自能識卿，何待教也！」捉臂牽之，隨手而下，化為怪石，高

拜而祝之。入夜，杜門塞竇，惟恐其去。平旦視之，即又非石。紗帳一襲，

之而臥。暮起挑燈，既返，則垂髻人在枕上，喜極。恐其復化，哀祝

百遂教風狂兒屑碎死。」乃不復拒。而款洽間，若不勝任，屢乞休

而罷。由是兩情甚諧，而金帛常盈箱篋，亦不知所自來。女見人

餘月，計日當產。入室，囑宗杜門，禁款者。自乃以刀剖臍，下取

宗曰：「夙業償滿，請告別也！」宗聞下泣曰：「卿歸我時，貧

苦不自立，賴卿小阜。何忍遽言離邊？且卿又無邦族，他日兒不知母，亦一恨事。」女亦悵悵曰：「聚必有

散，固是常也！兒福相，君亦期頤，更何求？妾本何氏，倘蒙恩眷，抱妾舊物而呼曰：「荷花三娘子。」當有見

耳！」言已，解脫曰：「我去矣！」驚顧間，飛去已高於頂。宗躍起，急曳之，捉得履，履脫及地，化為石燕。色紅

如朱丹，內外瑩澈，若水晶然，拾而藏之。檢視箱中，初來時所著冰縠，尚在。每一憶念，抱呼三娘子，則宛然女郎，懽容笑黛，並肖生平，但不語耳。

友人云：「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放翁佳句，可爲此寫照。」

金生色

「劍光躍躍怒如生，靜夜驚聽柝有聲；鬼若有靈能雪恨，前因後果最分明。」

金生色，晉甯人。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周歲，金忽病，自分必死，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妻聞之，甘辭厚誓，期以死守。金搖手呼母曰：「我死，勞看阿保，勿令守也！」母哭應之。既而金果死，木媪來弔，哭已，謂金母曰：「天降凶憂，壻遽遭夭折。女太幼弱，將何爲計？」母悲悼中聞媪言，不勝憤激，盛氣對曰：「必以守。」媪慚而罷。夜伴女寢，私謂曰：「人盡夫也，以兒好手足，何患無良匹？小兒女不早作人家，耽耽守此襁褓物，甯非癡乎？倘必令守，不宜以面目好相向。」金母過，頗聞餘語，益恚，明日謂媪曰：「亡人有遺囑，本不教婦守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必以守。」媪怒而去。母夜夢子來，涕泣相勸，心異之，使人言於木，約殘後，聽婦所適。而詢諸術家，本年墓向不利，婦思自衛，以售，纒經之中，不忘塗澤。居家猶素妝，一歸甯，則巖然新甕。母知之，心弗善也。以其將爲他人婦，亦隱忍之。於是婦益肆，村中有無賴子董貴者，

見而好之，以金啗鄰嫗，求通殷勤於婦。夜分，由嫗家踰垣以達婦所，乃與會合。往來積有旬日，醜聲四揚。所不知者，惟母耳。婦室內惟一小婢，婦腹心也。一夕，雨情方洽，聞棺木震響，聲如爆竹。婢在外榻，見亡者自帳後出，帶劍入寢室去。俄聞二人駭詫聲。少頃，董裸奔出。無何，金揜婦髮亦出。婦大嗥，母驚起，見婦赤體走去，方欲啓關，問之不答。出門追視，寂不聞聲，竟迷所往。入婦室，燈火猶亮，見男子履，呼婢，婢始戰戰而出，具言其異。相與駭怪而已。董竄過鄰家，圍伏牆隅。移時，聲入聲漸息，始起身，無寸縷，苦寒甚。戰將假衣於嫗，視院中一室，雙扉虛掩，因而暫入，暗摸榻上，觸女子足，知爲鄰子婦，頓生淫心，乘其寢，潛就私之。婦醒，問：「汝來乎？」應曰：「諾。」婦竟不疑，狎褻備至。先是鄰子以故赴北村，囑妻掩戶以待其歸。既返，聞室內有聲，疑而審聽，音態絕穢，大怒。操戈入室，董懼，竄於牀下，子就戮之。又欲殺妻，妻泣而告以誤，乃釋之。但不能解牀下何人。呼母起，共火之，僅能辨認。視之，奄有氣息，詰其所來，猶自供吐。而刀傷數處，血溢不止，少頃已絕。嫗倉皇失措，謂子曰：「捉奸而單戮之，子且奈何？」子不得已，遂又殺妻。是夜木翁方寢，聞戶外拉雜之聲，出窺，則火熾於簷，而縱火人猶徬徨未去。翁大呼，家人畢集。幸火初燃，尙易撲滅。命人操兵弩，逐搜縱火者。見一人趨捷如猿，竟越垣去。垣外乃翁家桃園，園中四繚，周墻皆峻固。數人梯登以望，踪蹟殊杳，惟牆下塊然微動。問之不應，射之而冥。啓扉往驗，則女子自身臥，矢貫胸膈，細燭之，則翁女而金婦也。駭告主人。翁媪驚但欲絕，不解其故。女合眸，面色灰敗，口氣細於屬絲，使人拔腦矢不可出。

足踏項頂，而後出之。女嚶然一呻，血暴注，氣亦遂絕。翁大懼，計無所出。既曙，以實情白金母，長跪哀乞。而金母殊不怨怒，但告以故，令自營葬。金有叔兄生光，怒登翁門，詎數前非。翁慚沮，賂令罷歸，而終不知婦所私者何名。俄，鄰子以執奸自首。既薄責，遂釋訖。而婦兄馬彪素健訟，具辭控妹冤，官拘嫗，嫗懼，悉供顛末。又喚金母，母託疾，遣生光代質，具陳底裏。於是前覆並發，牽木翁夫婦，盡出一切，廉得其情。木以誨女嫁，坐縱淫，管使自贖，家產蕩然。鄰嫗導淫，杖之斃。案乃結。

異史氏曰：「金氏子其神乎？諄囑醜婦，抑何明也！一人不殺，而諸恨並雪，可不謂神乎？鄰嫗誘人婦而反淫已婦，木媪愛女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因，當前作者是報更速於來生矣！」

彭海秋

「玉笛新翻薄倖郎，酒闌夢醒客還鄉。綾巾一幅分明在，莫把三年舊約忘。」

萊州彭好古，讀書別業，離家頗遠。中秋未歸，岑寂無偶，念村中無可共語。惟邱生者，是邑名士，而素有隱惡，彭常鄙之。月既上，倍益無聊，不得已折簡邀邱。飲次，有剝啄者，齋僮出應門，則一書生，將謁主人。彭離席肅客入，相揖環坐，便詢旅居。客曰：「小生廣陵人，與君同姓，字海秋。值此良夜，旅邸倍苦，聞君高雅，遂乃不介而見。」視其人，布衣潔整，談笑風流，彭大喜曰：「是我宗人，今夕何夕，遣此佳客。」即命酌。

款若夙好。察其意，似甚鄙。邱仰與攀談，輒傲不爲禮。彭代爲之慚，故攜亂其辭，請先以俚歌侑飲。乃佛天再咳，歌扶風豪士之曲，相與歡笑。客曰：「僕不能韻，莫報陽春，情代者可乎？」彭言：「如教。」客問：「萊城有名妓無也？」彭答云：「無。」客默然良久，謂齋僮曰：「適喚一人在門外，可導入之。」僮出，果見一女子，逡巡戶外，引之入。年二八已來，宛然若仙。彭驚絕，掖之坐。衣柳黃，膩香溢四座。客便慰問：「千里頗煩跋涉也！」女含笑唯唯。彭異之，便致研詰。客曰：「貴鄉苦無佳人，適於西湖舟中曉得來。」謂女曰：「適舟中所唱薄倖郎曲，大佳。請再反之。」女歌云：「薄倖郎，牽馬洗春沼。人聲遠，馬聲香。江天高山月小，掉頭去不歸。庭中生白曉。不怨別離多，但愁懽會少。眠何處，勿作隨風絮，便是不封侯，莫向臨邛去。」客於襟中出玉笛，隨聲便串，曲終笛止。彭驚歎不已，曰：「西湖至此，何止千里，咄嗟招來，得非仙乎？」客曰：「仙何敢言，但視萬里猶庭戶耳！今夕西湖風月，尤盛曩時，不可不一觀也。能從遊否？」彭留心欲覘其異，諾言：「幸甚！」客問：「舟乎？騎乎？」彭思舟坐爲逸，答言：「願舟。」客曰：「此處呼舟較遠，天河中嘗有渡者。」乃以手向空招曰：「船來！船來！我等要西湖去，不吝價也！」無何，彩船一隻，自空飄落，煙雲繞之。衆俱登，見一人持短棹，棹末密排修翎，形類羽扇。一搖則清風習習，舟漸上入雲霄。望南遊行，其駛如箭。踰刻，舟落水中，但聞絃管敲曹，鳴聲嗶聒。出舟一望，月印烟波，遊船成市，榜人罷棹，任其自流。細視真西湖也。客於艙後，取異肴佳釀，懽然對酌。少間，一樓船漸近，相傍而行。隔窗以窺，中有二三人圍棋，喧

笑客飛一舵向女曰：「引此送君行。」女飲聞，彭依戀徘徊，惟恐其去，蹴之以足。女斜波送盼，彭益動情。要後期。女曰：「如相見愛，但問娟娘名字，無不知者。客即以彭綾巾授女曰：『我爲若代訂三年之約。』」即起託女子於掌中曰：「仙乎！仙乎！」乃拔鄰窗，捉女入窗。窗眼數寸，女伏身蛇遊而進，殊不覺險。俄聞鄰船曰：「娟娘醒矣！」舟即盪去。遙見舟已就泊，舟中人紛紛並去。游興頓消，遂與客言：「欲一登岸，略同眺闕，纔作商榷。」舟已自擱，因而離舟翔步，覺有里餘。客後至，牽一馬來，令彭捉之，即復去曰：「待再假兩馬來。」久之不至。行人已稀，仰視斜月西轉，天色向曙。邱亦不知所往，捉馬營營，進退無主。振轡至泊舟所，則人船俱失。念腰囊空匱，倍益愛皇。天大明，見馬上有小錯囊，探之，得白金三四兩，買食凝待，不覺向午。計不如暫訪娟娘，可以徐察邱耗。比訊娟娘名字，並無知者。與轉蕭索，次日遂行。馬訓良，幸不蹇劣。半月始歸。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齋僮歸，白主人已仙去。舉家哀涕，謂其不返。彭繫馬而入，家人驚喜集問。彭始具白其異。因念獨還鄉井，恐邱家聞而致詰，戒家人勿播。語次，道馬所由來。衆以仙人所遺，便悉詣廢驗視。及至，則馬頓渺，但有邱生，以草屨繫樞邊。駭極，呼彭出視。見邱垂首棧下，面色灰死。問之不言，兩目啓閉而已。彭大不忍，解伏榻上，若喪魂魄。灌以湯醢，稍稍能咽。中夜少蘇，急欲登廁，扶掖而往。下馬齋數枚。又少飲啜，始能言。彭就榻研問之。邱云：「下船後，彼引我閒語。至空處，戲拍項領，遂迷悶顛踣。伏定少刻，自願已馬，心亦醒悟，但不能言耳。是大恥辱，誠不可以告妻子，乞勿洩也。」彭諾之，命僕馬馳送。

歸。彭自是不能忘情於娟娘。又三年，以姊文判揚州。因往省視。州有梁公子，與彭通家，開筵邀飲，卽席有歌姬數輩，俱來祇謁。公子問娟娘，家人白以病。公子怒曰：「婢子聲價自高，可將索子繫之來。」彭聞娟娘名，驚問其誰。公子云：「此倡女，廣陵第一人。緣有微名，遂倨而無禮。彭疑名字偶全，然突突自急，極欲一見之。無何，娟娘至，公子盛氣排數。彭諦視，真中秋所見者也。謂公子曰：『是與僕有舊，幸垂原恕。』娟娘向彭審顧，似亦錯愕。公子未遑深問，卽命行觴。彭問：『薄倖郎曲，猶記之否？』娟娘更駭，目注移時，始度舊曲。聽其聲，宛似當年中秋時。酒闌，公子命侍客寢。彭捉手曰：『三年之約，今始踐耶？』娟娘曰：『昔日從人泛西湖，飲不數卮，忽若醉。臆臆間，被一人攜去，置一村中。一僮引妾入，席中三客，君其一焉。後乘船至西湖，送妾自窗櫺歸。把手殷殷，每所疑念，謂是幻夢，而綾巾宛在，今猶什襲藏之。』彭告以故，相共歎咤。娟娘縱體入懷，哽咽而言曰：『仙人已作良媒，君勿以風塵可棄，遂捨念苦海人。』彭曰：『舟中之約，一日未嘗去心。卿儻有意，則瀉囊貨馬，所不惜也。』詰旦告公子，又稱貸於別駕，千金削其籍，携之以歸。偶至別業，猶能認當年食處焉。

異史氏曰：「馬而人，必其爲人而馬者也。使爲馬，正恨其不爲人耳。獅象鶴鵬，悉受鞭策，何可謂非神人之仁愛之乎？卽訂三年約，亦渡苦海也。」

新 郎

「歌吹青廬夜未闌，洞房豈料牘孤鸞！新郎意緒模糊甚，應作離魂倩女看。」

江南梅孝廉耦長，言其鄉孫公爲德州牧，鞠一奇案。初，村人有爲子娶婦者，新人入門，戚里畢賀。飲至更餘，新郎出，見新婦炫裝，趨轉舍後，疑而尾之。宅後有長溪，小橋通之。見新婦渡橋逕去，益疑，呼之不應。遙以手招婿，婿趨之。相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村落，婦止，謂婿曰：「君家寂寞，我不慣住。與郎暫居妾家數月，便同歸省。」言已，抽簪扣扉，軋然。有女僮出應門。婦先入，不得已從之。既入，則岳父母俱在堂上，謂婿曰：「我女少嬌慣，未嘗一刻離膝下。一旦去故里，心輒戚戚。今同郎來，甚慰係念。居數月，當送兩人歸。」乃爲除室，牀褥備具，遂居之。家中客見新郎久不至，共索之。室中惟新婦在，不知婿之所在。由此遐邇訪問，並無耗息。翁媪零涕，謂其必死。將半載，婦家悼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醮女。村人父益悲，曰：「骸骨衣裳，無可驗證，何知吾兒遂爲異物？縱其奄喪，周歲而嫁，當亦未晚。胡爲如是急也？」婦父益銜之，訟於庭。孫公怪疑，無所措力，斷令待以三年，存案遣去。村人子居女家，家人亦相折待。每與婦議歸，婦亦諾之，而因循不即行。積半年餘，中心徘徊，萬慮不安，欲獨歸，而婦固留之。一日，合家遑遑，似有急難，倉卒謂婿曰：「本擬二三日，遣夫婦偕歸。不意儀裝未備，忽遶閔，不得已。即先送郎還。」於是送

出門，旋踵急返，周旋言動，頗甚草草。方欲覓途行，回視院宇無存。但見高冢，大驚，尋路急歸。至家，歷言端末，因與投官陳訴。孫公拘婦父諭之，送女子歸，始合登焉。

仙人島

「輕薄漫矜才子氣，挪揄將奈美人何。」仙人島上歸來後，始把空花視甲科。」

王勉，字詭齋，靈山人，有才思，屢冠文場。心氣頗高，善諷罵，多所陵折。偶遇一道士，視之曰：「子相極貴，然被輕薄，孽折除幾盡矣！以子智慧，若反身修道，尚可登仙籍。」王嗤曰：「福澤誠不可知，然世上豈有仙人？」道士曰：「子何見之卑？無他求，卽我便是仙耳。」王益笑其誣。道士曰：「我何足異？能從我去，真仙數十，可立見之。」問：「在何處？」曰：「咫尺耳。」遂以杖夾股間，卽以一頭授王，令如己狀。囑合眼，呵曰：「起！」覺杖粗於五斗囊，凌空翕飛。潛捫之，鱗甲齒齒焉，駭懼不敢復動。移時，又呵曰：「止！」卽抽杖去。落巨宅中，重樓延閣，類帝王居。有臺高丈餘，臺上殿十一楹，宏麗無比。道士曳客上，卽命僮子設筵招賓。殿上列數十筵，鋪張炫目。道士易盛服以伺。少頃，諸客自空中來，所騎或龍或虎或鸞鳳，不一其類。又各攜樂器，有女子，有丈夫，皆赤其兩足。中獨一麗者，跨彩鳳，宮樣妝束。有侍兒代抱樂具，長約五尺，非琴非瑟，不知何名。酒旣行，珍肴雜錯，入口甘芳，並異常饜。王默然寂坐，惟目注麗者，心愛其人，而又欲聞其樂。

竊恐其終不一彈也。酒闌，一叟倡言曰：「蒙崔真人雅召，今日可云盛會，自宜盡懽。請以器之同者，共隊爲曲。於是各合肥旅，絲竹之聲，響徹雲漢。獨有跨鳳者，樂伎無偶，羣聲既歇，侍兒始啓繡囊，橫陳几上。女乃舒玉腕，如搗箏狀，其亮數倍於琴。烈足開胸，柔可蕩魄。彈半炊許，合殿寂然，無有欬者。既闌，鏗爾一聲，如擊清磬。共贊曰：『雲和夫人絕調哉！』大衆皆起告別。鶴唳龍吟，一時並散。道士設寶榻錦衾，備王寢處。王初睹麗人，心情已動；聞樂之後，設想尤勞。念己才調，自合芥拾青紫，富貴後，何求弗得。頃刻百緒，亂如蓬麻。道士似已知之，謂曰：『子前身與我同學，後緣意念不堅，遂墮塵網。僕不有他於君，實欲拔出惡濁。不料迷晦已深，夢夢不可提悟。今當送君行，未必無復見之期。然作天仙，須再劫矣！』遂指階下長石，令閉目坐，堅囑無視。已乃以鞭驅石，石飛起，風聲灌耳，不知所行幾許。忽念下方景界，未審何似，隱將兩眸微開一線，則見大海茫茫，渾無邊際，大懼，即復合。而身已隨石俱墮，砰然一聲，汨沒若鷗。幸夙近海，略諳泅浮，聞人鼓掌曰：『美哉跌乎！』危殆方急，一女子援登舟上，且曰：『吉利！吉利！秀才中溼矣。』視之，年可十七八，顏色豔麗。王出水寒慄，求火燎衣。女子言：『從我之家，當爲處置，苟適意，勿相忘。』王曰：『是何言哉？我中原才子，偶遭狼狽，過此圖以身報，何但不忘！』女子以棹催艇，疾如風雨。俄已近岸，於艙中攜所采蓮花一握，導與俱去。半里入村，見朱戶甫開，進歷數重門。女子先馳入。少間，一丈夫出，是四十許人，揖王升階，命侍者取冠袍襪履爲王更易，既詢那族，王曰：『某非相欺，才名略可聽聞。崔真人切切眷

愛招昇天闕。自分功名反掌，以故不願棲隱。」丈夫起敬曰：「此名仙人島，遠絕人世。文若姓桓，並居幽僻，何幸得覩名流？」因而殷勤置酒，又從容而言曰：「僕有二女，長者芳雲，年十六矣，祇今未遭良匹，欲以奉侍高人如何？」王意必采蓮人，離席稱謝。桓命於鄉黨中招二三齒德來，顧左右立喚女郎。無何，異香濃射，美姝十餘輩，擁芳雲出。光豔明媚，若芙蕖之映朝日。拜已，即坐。羣姝劍髻，麗人亦在焉。酒數行，一垂髻女自內出，僅十餘齡，而姿態秀曼，笑依芳雲肘下，秋波流動。桓曰：「女子不在此，出作何務？」乃顧客曰：「此綠雲，即僕幼女，頗慧，能記典墳矣。」因令對客吟詩。遂語竹枝詞三章，嬌婉可聽。便令傍姊隅坐。桓因謂：「王郎天才，宿構必富，可使鄙人得聞教否？」王慨然誦近體一作，願盼自雄。中二句云：「一身賸有鬢眉在，小飲能令塊磊消。」鄰叟再三誦之。芳雲低告曰：「上句是孫行者離火雲洞，下句是豬八戒過子母河也。」一座鼓掌大笑。桓請其他。王述水鳥詩云：「漣頭鳴格磔，」忽忘下句，甫一沈吟，芳雲向妹咕咕耳語，遂掩口而笑。綠雲告父曰：「渠爲姊夫續下句矣。」云：「狗脰響鬪巴。」合席粲然。王有慚色。桓顧芳雲，怒之以目。王色稍定。桓復請其文藝。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股業，乃炫其冠軍之作。題爲「孝哉閔子騫二句」。破云：「聖人贊大賢之孝。」綠雲顧父曰：「聖人無字門人者，孝哉一句，即是人言。」王聞之意與索然。桓笑曰：「童子何知不在此，只論文耳！」王乃復誦，每數句，姊妹必相耳語，似有月旦之詞，但嚙嚙不可辯。王誦至佳處，兼述文宗評語。有云：「字字痛切。」綠雲告父曰：「姊

云：「宜刪切字。」衆都不解。桓恐其語嫚，不取研詰。生誦畢，又述總評。有云：「羯鼓一搥，則萬花齊落。」芳雲又掩口語妹，兩人皆笑不可仰。綠雲又告曰：「姊云：『鼓當是四搥。』」衆又不解。綠雲啓口欲言，芳雲忍笑訶之曰：「婢子敢言，打煞矣！」衆大疑，互有猜論。綠雲不能忍，乃曰：「去切字，言痛則不通。鼓四搥，其云：『不通又不通也。』」衆大笑。桓怒訶之，因而自起泛卮，謝不遑。王初以才名自詡，目中實無千古，至此神氣沮喪，徒有汗淫。桓諛而慰之曰：「適有一言，請席中屬對焉。」王子身邊，無有一點不似玉。衆未措對，綠雲應聲曰：「隄翁頭上，再著半夕即成龜。」芳雲失笑，呵手扭脅肉數四。綠雲解脫而走，顧曰：「何預汝事？汝罵之頻頻，不以爲非。甯他人一句，便不許耶？」桓咄之，始笑而去。鄰叟辭別，諸婢導夫妻入內寢，燈燭屏榻，陳設精備。又視洞房中，牙籤滿架，靡書不有。略致問難，響答無窮。王至此始覺望洋堪羞。女喚明璫，則采蓮者趨應，由是始識其名。屢受諂辱，自恐不見重於閨門。幸芳雲語言雖虐，而房幃之內，猶相愛好。王安居無事，輒吟哦。女曰：「妾有良言，不知肯嘉納否？」問：「何言？」曰：「從此不作詩，亦藏拙之一道也！」王大慚，遂絕筆。久之，與明璫漸狎，告芳雲曰：「明璫與小生有拯命之德，願少假以辭色。」芳雲許之。每作房中之戲，招與共事。兩情益篤，時色授而手語之。芳雲微覺責訶疊加。王惟喋喋，強自解免。一夕對酌，生以爲寂，勸招明璫，芳雲不許。王曰：「卿無書不讀，何不記獨樂樂數語？」芳雲曰：「我言君不通，今益驗矣。句讀尙不知耶？獨要，乃樂於人要，問樂，孰要乎？」曰：「不！」一笑而罷。適

芳雲姊妹赴鄰女之約，王得閒，急引明璫，綢繆備至。當晚覺小腹微痛，痛已，而前陰盡縮，大懼，以告芳雲。雲笑曰：『必明璫之恩報矣！』王不敢隱，實供之。芳雲曰：『自作之殃，實無可以方略。既非痛癢，聽之可也。』數日不瘳，憂悶寡歡。芳雲知其意，亦不問訊，但凝視之。秋水盈盈，朗若曙星。王曰：『卿所謂胸中王則眸子瞭焉！』芳雲笑曰：『卿所謂胸中不正，則眸子眇焉！』蓋沒有之沒，俗讀似眇，故以此戲之也！王失笑，哀求方劑。曰：『君不聽良言，前此未必不疑妾爲妒。不知此婢原不可近。曩實相愛，而君若東風之吹馬耳，故唾棄不相憐。無已，爲君治之。然醫師必審患處。』乃探衣而咒曰：『黃鳥！黃鳥！無止于楚。』王不覺大笑，笑已而瘳。踰數月，王以親老子幼，每切懷思，以意告女。女曰：『歸卽不難，但會合無日耳！』王涕下交頤，哀與同歸。女籌思再三，始許之。桓翁張筵祖餞，綠雲提籃入曰：『姊妹遠別，莫可持贈。恐至海南，無以爲家。夙夜代營宮室，勿嫌草創。』芳雲拜而受之。近而諦視，則用細草製爲樓閣，大如櫛，小如橋，約二十餘座。每座梁棟椳題，歷歷可數。其中供帳牀榻，類麻粒焉！王兒戲視之，而心竊歎其工。芳雲曰：『實與君言，我等皆是地仙。因有宿分，遂得陪從。本不欲踐紅塵，徒以君有老父，故不忍違。待父天年，須復還也！』王敬諾。桓問：『陸耶舟耶？』王以風濤險，願陸。出則車馬已候於門。謝別言邁，行踪蹇蹇。俄至海岸，王心慮其無途。芳雲出素練一疋，望南拋去，化爲長堤，其闊數丈。瞬息馳過，堤亦漸收。至一處，潮水所經，四望遼遠，芳雲止勿行。下車，取籃中草具，借明璫數輩，布置如法，轉眼化爲巨第。並入解裝。與島中

居無少差殊；洞房內几榻宛然。時已昏暮，因止宿焉。早旦命王迎養，王命騎趨詣故里。至則居宅已屬他姓。問之里人，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惟老父尚存，子善博。田產並盡，祖孫莫可棲止，暫僦居於西村。王初歸時，尙有功名之念，不愜於懷。及聞此况，沈痛大悲，自念富貴縱可攝取，與空花何異！驅馬至西村，見父衣服洋敷，衰老堪憐。相見，哭各失聲。問不肯子，則賭未歸。王乃載父而還。芳雲朝拜已，煇湯請浴，進以錦裳，寢以香舍。又遙致故老，與之談讌，享奉過於世家。子一日尋至其處，王絕之，不聽入，但予以廿金，使人傳語曰：「可持此買婦，以圖生業。再來，則鞭撻立斃矣！」子泣而去。王自歸，不甚與人通禮。然故人偶至，必延接盤桓，攜抑過於平日。獨有黃子介，夙與同門學，亦名士之坎珂者。王留之甚久，時與密語，賂遺甚厚。居三四年，王翁卒。王萬錢卜兆，營葬盡禮。時子已娶婦，婦束男子嚴，子賭亦少間矣。是日臨喪，始得拜識姑嫜。芳雲一見，許其能家，賜三百金，爲田產之費。翼日，黃及子往省視，則舍宇全渺，不知所在。

異史氏曰：「佳麗所在，人且於地獄中求之，泥享壽無窮乎？地仙許攜姝麗，恐帝闕下虛無人矣！輕薄滅其祿籍，理固宜然。豈仙人遂不之思哉！彼婦之口，抑何其虐也！」

胡四娘

「閱盡炎涼一瞬中，四娘真有大家風；怪他婢子偏修怨，扶取雙眸血澀紅。」

程孝思，劍南人，少慧能文。父母俱早喪。家亦貧，無衣食業。求傭爲胡銀臺司筆札。胡公試使文，大悅之。曰：「此不長貧，可妻也！」銀臺有三子四女，皆襟中論親於大家，止有少女四娘，孽出，母早亡，笄年未字，遂贅程。或非笑之，以爲僥幸之亂命，而公弗之顧也。除館館生，供備豐隆。羣公子鄙不與同食，僕婢咸擲撥焉。生默默不較長短，研讀甚苦。衆從旁厭譏之，程讀弗輟。羣又以鳴鉦鉦聒其側，程攜卷去，讀於閨中。初，四娘之未字也，有神巫，知人貴賤，徧觀之，都無諛詞。惟四娘至，乃曰：「此真貴人也！」及贅程，諸姊妹皆呼之貴人，以嘲笑之。而四娘端重寡言，若罔聞知。漸至婢媼亦率相呼。四娘有婢名桂兒，意頗不平，大言曰：「何知吾家郎君，使不作貴官耶？」二姊聞而嗤之曰：「程郎如作貴官，當扶我眸子去。」桂兒怕而言曰：「到爾時，恐不捨得眸子也！」二姊有婢春香曰：「二娘食言，我以兩睛代之。」桂兒益恚，擊掌爲誓，曰：「管教兩丁盲也！」二姊忿其語侵，立批之。桂兒號譁，夫人聞知，亦無所可否，但微晒焉。桂兒誤訴四娘。四娘方積，不怒亦不言，積自若。會公初度，諸壻皆至，壽儀充庭，大婦嘲四娘曰：「汝家祝儀何物？」二姊曰：「兩肩荷一口。」四娘坦然，殊無慚作。人見其事事類癡，愈益狎之。獨有公愛妾李氏，三姊所自出也。恆禮重四娘，往往相顧恤。每謂三娘曰：「四娘內慧外樸，聰明渾而不露。諸婢子皆在其包羅中，而不自知。況程郎晝夜攻苦，夫豈久爲人下者。汝勿效尤，宜善之。他日好相見也。」故三娘每歸甯，輒加意相懼。是年，程以公力，得入邑庠。明年，學便科試士，而公適薨。程纒哀如子，未得與試。既離苦塊，四娘贈

以金，使趨入遺才籍，囑曰：「曩久居，所不被呵逐者，徒以有老父在。今萬分不可矣！倘能吐氣，庶回時尚有家耳。」臨別，李氏及三娘，賂遺優厚。程入闈，砥志研思，以求必售。無何放榜，竟被黜，願乖氣結，離於旋里。幸囊資小泰，攜囊入都。時妻黨多在京秩，恐見誚訕，乃易舊名，詭託里居，求潛身於大人之門。東海李蘭臺，見而器之，收諸幕中，資以膏火，爲之納貢，使應順天舉。連戰皆捷，授庶吉士。自乃實言其故。李公假千金，先使紀綱赴劍南，爲之治第。時胡大郎以父亡空匱，貨其沃墅，因購焉。既成後，遣與馬往迎四娘。先是程擢第後，有郵報者，舉宅皆惡聞之。又審其名字不符，叱去之。適三郎完婚，戚眷登堂爲饌，姊妹諸姑咸在，獨四娘不見招於兄嫂。忽一人馳入，呈程寄四娘函信。兄弟發視，相顧失色。筵中諸眷客請見四娘，姊妹惴惴，惟恐四娘銜恨不至。無何，翩然竟來。申賀者，捉坐者，寒暄者，喧雜滿屋。耳有聽，聽四娘，目有視，視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而四娘凝重如故。衆見其靡所短長，稍就安帖。於是爭把殘酌，四娘方宴笑間，門外啼號甚急，羣致怪問。俄見春香奔入，面血沾染。共詰之，哭不對。二娘訶之，始泣曰：「桂兒逼索眼睛，非解脫，幾扶去矣！」二娘大慚，汗粉交下。四娘漠然，合座寂無一語。客始告別。四娘盛妝，獨拜李夫人及三姊，出門登車而去。衆始知買墅者，卽程也。四娘初至墅，什物多闕。夫人及諸郎，各以婢僕器具相贈。遺四娘一無所受，唯李夫人贈一婢，受之。居無何，程歸展墓，車馬扈從如雲。諸岳家，詣公柩，次參李夫人。諸郎衣冠既竟，已升輿矣。胡公歿，羣公子日競資財，樞弗願。數年靈寢漏敗，漸將以華屋作山邱矣。程睹之

悲，竟不謀於諸郎，刻期營葬，事事盡禮。殯日，冠蓋相屬，里中咸嘉歎焉。程十餘年，歷秩清顯，凡遇鄉黨，厄急，罔不竭力。二郎適以人命被逮，直指巡方者，爲程同譜，風規甚烈。大郎浼婦翁王觀察函致之，殊無裁答，益懼。欲往求妹，其自覺無顏，乃持李夫人手書往。至都，不敢遽進，覲程入朝，而後詣之。冀四娘念手足之義，而忘睚眦之嫌，聞人既通，卽有舊媪出，導入廳事。具酒饌，亦頗草草。食畢，四娘出，顏色溫霽，問：「大哥哥事大忙，萬里何暇枉顧？」大郎五體投地，泣述所來。四娘扶而笑曰：「大哥哥好男子。此何大事，直復爾爾！妹子一女流，幾會見鳴鳴向人？」大郎乃出李夫人書。四娘曰：「諸兄家娘子，都是天人。各求父兄，卽亦可了。何至奔波到此？」大郎無詞，但固哀之。四娘作色曰：「我以爲跋涉來省妹子，乃以大訟來求貴人耶？」拂袖逕入。大郎慚憤而出，歸家詳述。大小罔不詬訾，李夫人亦謂其忍。逾數日，二郎釋放甯家。衆大喜，方笑四娘之徒取怨謗也。俄，白四娘遣价候李夫人。喚入，僕陳金幣，言：「夫人爲二舅事，遣發甚急，未遑字覆，聊寄微儀，以代函信。」衆始知二郎之歸，程力也。後三郎家漸貧，程施報逾於常格。又以李夫人無子，迎養若母焉。

僧術

「苞苴竟可達幽冥，白足何人術亦靈；可惜慳心猶未化，千錢祇許得明經。」

黃生，故家子，才情頗膽，夙志高齋。村外蘭若，有居僧某，素與分深。既而僧雲遊去，十餘年復歸。見黃歎曰：「謂君勝達久，今尙白紵耶？想福命固薄耳，請爲君賄冥中主者，能置十千否？」答言：「不能。」僧曰：「請勉辦其半，餘當代假之。」三日爲約。黃諾之，竭方典質如數。三日，僧果以五千來付黃。黃家舊有汲井，水深不竭，云「通河海」。僧命束置井邊，戒曰：「約我到寺，卽推墮水中。候半炊時，有一錢泛起，當拜之。」乃去。黃不解何術，輕念效否未定，而十千可惜，乃匿其九，而以一千投之。少間，巨泡突起，鏗然而破，卽有一錢浮出，大如車輪。黃大驚，既拜，又取四千投焉。落下擊觸有聲，無大錢所隔，不得沈。日暮僧至，讓之曰：「胡不盡投？」黃曰：「已盡投矣！」僧曰：「冥中使者，止將一千去，何以妄言？」黃實告之。僧歎曰：「鄙吝者必非大器。此子之命，合以明經終，不然科甲立致矣！」黃大悔，求再禳之。僧固辭而去。黃視井中錢猶浮，以綆釣上，大錢乃沈。是歲，黃以副榜准貢，卒如僧言。

異史氏曰：「豈冥中亦開捐納之科耶？十千而得一第，直亦廉矣！然一千准貢，猶昂貴耳！明經不第，何值一錢？」

柳生

「婚媾偏從匪寇來，充囊且喜富資財；人間怨耦知何限，惜少神通與挽回。」

周生，順天宦裔也，與柳生善。柳得異人傳相人之術，嘗謂周曰：「子功名無分，萬鍾之貴，尚可以人謀。然尊閭薄相，恐不能佐君成業。」未幾，婦果亡，家室蕭條，不可聊賴。因詣柳，將以卜姻。入客舍，坐良久，柳歸內不出，呼之再三，始出曰：「吾日爲君物色佳偶，今始得之。適在內作小術，求月老繫赤繩耳。」周喜，問之。答曰：「甫有一人攜囊出，遇之否？」曰：「遇之。襜褕若丐。」曰：「此君岳翁，宜敬禮之。」周曰：「緣相交好，遂謀隱密，何相戲之甚也！僕卽式微，猶是世裔，何至下昏於市儈？」柳曰：「不然，犂牛尚有子，何害？」周問會見其女耶？曰：「未也。我素與無舊，姓名亦問而知之。」周笑曰：「尙未知犂牛，何知其子？」柳曰：「我以數信之。其人兇而賤，然當生厚福之女。但強合之，必有大厄，容復禮之。」周旣歸，未肯以其言爲信，諸方覓之，迄無一成。一日，柳忽至曰：「有一客，我已代折簡矣。」問：「爲誰？」曰：「但無問，宜速作黍。」周不喻其故，如命治具。俄，客至。蓋傅姓營卒也，心內不合，陽浮道與之。而柳生承應甚恭。少間，酒餽旣陳，以雜惡草具進。柳起告客：「公子嚮慕已久，每託某代訪，曩昔始得悟。又聞不日遠征，立刻相邀，可謂倉卒主人矣。」飲間，傅憂馬病不可騎，柳亦俯首爲之籌思。旣而客去，柳讓周曰：「千金不能買此友，何以視之漠漠？」借馬騎歸。因假周命，登門持贈傅。周旣知，稍稍不快，已無如何。過歲將如江西，投臬司幕，請柳問卜。柳言大吉。周笑曰：「我意無他，但薄有所獲，當購佳婦，幾幸前言之不驗也。能否？」柳曰：「並如君願。」及至江西，值大寇叛亂，三年不得歸。後稍平，選日遵路，中途爲土寇所掠，同難七八人，皆劫其

金費，釋令去。惟周被擄至巢。盜首詰其家世，因曰：「我有息女，欲奉箕帚，當即勿辭。」周不答。盜怒，立命梟斬。周懼，思不如暫從其請，可從容而棄之，遂告曰：「小生所以踟躇者，以文弱不能從戎，恐益爲丈人累耳。如使夫婦得相將俱去，恩莫厚焉！」盜曰：「我方憂子女累人，此何不可從也？」引入內，妝女出見，年可十八九，蓋天人也。當夕合昏，深過所望。細審姓氏，乃知其父，即當年荷囊人也。因述柳言，爲之感歎。過三四日，將送之行。忽大軍掩至，全家皆執縛，有將官三員監視。已將婦公斬訖，尋次及周。周自分已無生理。一員審視曰：「此非周某某耶？蓋傳卒已，以軍功授副將軍矣！謂僚曰：『此吾鄉世家名士，安得爲賊？』解其縛，問所從來。周詭曰：『適江臬娶婦歸，不意途陷盜窟。幸豪拯救，德戴二天。但室人離散，求借洪威，更賜瓦全。』傳命列諸俘，令其自認，得之。餉以酒食，助以資斧，曰：『曩受脫驂之惠，且夕不忘。但捨攘間不遑修禮，請以馬二匹，金五十兩，助君北旋。』又遣二騎，持信矢護送之。途中女告周曰：『癡父不聽忠告。母氏死後，知有今日久矣！所以儉且暮者，以少時曾爲相者所許，冀他日能收親骨耳。某所窖藏巨金，可以發贖父骨，餘者攜歸，尙足謀生。』囑騎者候於路。兩人至舊處，廬舍已燼，遂於灰火中，取佩刀掘尺許，果得金，盡裝入囊，乃返。以百金賂騎者，使瘞翁屍，又引拜母冢，始行。至直隸界，厚賜騎者而去。周久不歸，家人謂其已死，姿意侵冒，粟帛器具，蕩無所存。及聞主人歸，大懼，闕然盡逃。有一嫗，一婢，一老奴，在焉。周以出死得生，不復追問。及訪柳，則不知所適矣！女持家逾於男子，擇醇篤者授以資本，而均其息。

每諸商會計於簷下，女垂簾聽之。盤中誤下一珠，輒指其訛，內外無敢欺。數年夥商盈百，家數十百萬矣。乃遣人移親骨，厚葬之。

異史氏曰：『月老可以賄囑，無怪媒妁之同於牙僧矣！乃盜也，有是女耶？培塿無松柏，此鄙人論耳！婦人女子猶失之，况以相天下士哉？』

聶政

『候門一入，懷分離，悲傷會無計可施。白刀凜然墓中出，神威想見刺韓時。』

懷慶潞王，有昏德，時行民間，窺見女子，輒奪之。有王生妻，爲王所賂，遣與馬直入其第。女子號涕不伏，強昇而出。王亡去，隱身聶政之墓，冀妻經過，此得一遙訣。無何，妻至，望見夫，大哭投地。王惻動心懷，不覺失聲。從人知其王生，執之，將加撈掠，忽墓中一丈夫出，手握白刀，氣甚威猛，厲聽曰：『我聶政也，良家子，豈容強占？念汝輩非所自由，姑且宥恕。寄語無道主，若不改行，不日將決其首。』衆大駭，棄車而走。丈夫亦入墓中而沒。夫妻叩墓歸，猶懼王命復聞。過十餘日，竟無消息，心始安。王自此淫威亦少殺矣。

異史氏曰：『余讀刺客傳，而獨服膺於軫深井里也！其銳身而報知己，有豫之義；白晝而殺卿相，有鍾之勇；皮面自刃，不累骨肉，有曹之智。至於剌軻，力不足以謀無道秦，遂使絕裾而去，自取滅。』

亡。輕借樊將軍之頭，何日可贖還也。此千古之所恨，而霸政之所嗤者矣。聞之野史，其墳見掘於羊左之鬼。果爾，則生不成名，死猶喪義，其視聶之抱義憤而懲荒淫者，爲人之賢不肖，何如噫聶之賢於此益信。」

二商

「兄弟怡樂孔懷，婦言偏使兩情乘，二商友愛鍾天性，長舌安能作厲階。」

莒人商姓者，兄富而弟貧，鄰垣而居。康熙間，歲大凶，弟朝夕不自給。一日，日向午，尙未舉火，枵腹蹀躞，無以爲計。妻令往告兄，商曰：「無益。脫兄憐我貧也，當早有以處此矣。」妻固強之，商使其子往。少頃，空手而返。商曰：「何如哉？」妻詳問：「阿伯云何？」子曰：「伯躊躇，目視伯母。伯母告我曰：『兄弟析居，有飯各食，誰復能相顧也？』」夫妻無言，暫以殘盃敗榻，少易糠粃而生。里中三四惡少，窺大商饑足，夜踰垣入。夫妻驚寤，鳴盥器而號。鄰人共嫉之，無援者，不得已，疾呼二商。商聞嫂鳴，欲趨救，妻止之，大聲對嫂曰：「兄弟析居，有禍各受，誰復能相顧也？」俄，盜破扉，執大商及婦，炮烙之，呼聲甚慘。二商曰：「彼固無情，焉有坐視兄死而不救者？」幸子越牆，大聲疾呼。二商父子故武勇，人所畏懼，又恐驚致他援，盜乃去。視兄嫂，兩股焦灼，扶榻上，招集婢僕，乃歸。大商雖被創，而金帛無所亡失。乃謂妻曰：「今所遺留，悉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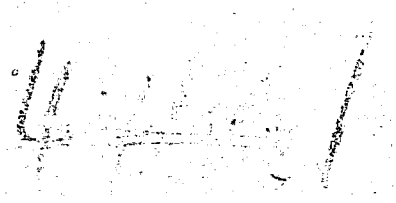
弟賜，宜分給之。」妻曰：「汝有好兄弟，不受此苦矣！」商乃不言。二商家絕食，諸兄必有以報。久之，寂不聞。婦不能待，使子捉囊往，從貸斗粟而返。婦怒其少，欲反之。二商止之。踰兩月，食餒愈不可支。二商曰：「今無術可以謀生，不如鬻宅於兄。兄恐我他去，或不受券而恤焉，未可知。縱或不然，得餘金亦可存活。」妻然之。遣子操券詣大商。大商告之婦，且曰：「弟即不仁，我手足也。彼去，則我獨立，不如反其券而周之。」妻曰：「不然。彼言去，挾我也。果爾，則適墮其謀。世間無兄弟者，便都死卻耶？我高嘗牆垣，亦足自固。不如受其券，從所適，亦可以廣吾宅。」計定，令二商押署券尾，付直而去。二商於是徙居鄰村。鄉中不逞之徒，聞二商去，又攻之。復執大商，榜楚並兼，楛毒慘至。所有金資，悉以贖命。盜臨去，開廬呼村中貧者，恣所取，頃刻都盡。次日，二商始聞，乃奔視。則兄已昏憤不能語，開目見弟，但以手抓廬而已。少頃遂死。二商忿訴邑宰。盜首逃竄，莫可緝獲。盜粟者百餘人，皆里中貧民。州守亦莫如何。大商遺幼子，纔五歲，家既貧，往往目投叔所，數日不歸。送之歸，則涕不止。二商婦，頗不加青眼。二商曰：「渠父母不義，其子何罪？」因市蒸餅數枚，自送之。過數日，又避妻子，陰負斗粟與嫂，使養兒。如此以爲常。又數年，大商賣其舊宅，嫂得直足自給。二商乃不復至。後歲大饑，道殣相望。二商食指益繁，不能他顧。姪年十五，荏弱不能操業，使攜籃從兄貨胡餅。一夜夢兄至，顏色慘戚，曰：「余惑於婦言，遂失手足之義。弟不念前嫌，增我汗羞。所賣故宅，今尙空閒，宜僦居之。屋後蓬影下，藏有窖金，發之，可以小阜。使醜兒相從，長吾孀，余甚憾之，勿顧也。」既

醒異之，以重直啗第主始得，果發得五百金。從此棄賤業，使兄弟設肆塵間，姪頗慧，記算無訛。又誠懇，凡出入，一錙銖必告。二商益愛之。一日，泣謂母請粟。商妻欲勿與，二商念其孝，按月廩給之。數年家益富。大商婦病死，二商亦老，乃析姪家賞割半與之。

異史氏曰：「聞大商一介不輕取予，亦狷潔自好者也。然婦言是聽，憤憤不置一辭，忍情骨肉，卒以吝死。嗚呼！亦何怪哉？二商以貧始，以素封終，爲人何所長，但不甚違閭教。嗚呼！一行不同，而人品遂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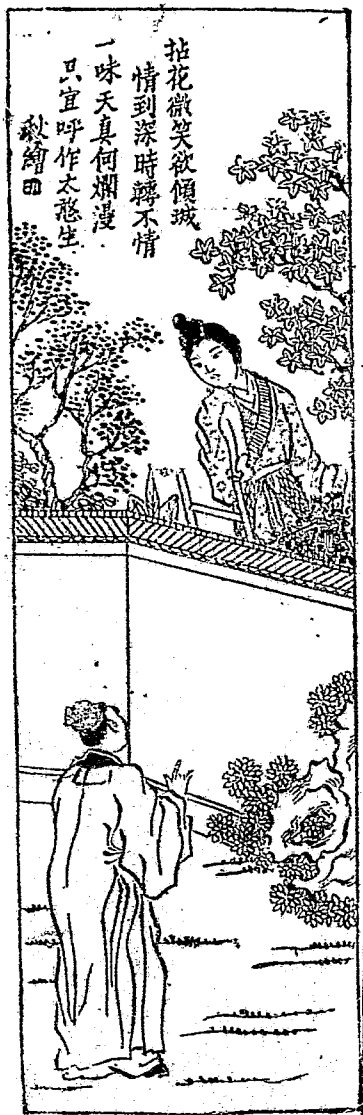
祿數

「由來祿命賦生初，命盡偏教祿有餘，留與來生應亦得，何緣一定爲消除。」
某顯者，多爲不道。夫人每以果報勸諫之，殊不聽信。適有方士，能知人祿數，詣之。方士熟視曰：「君再食米二十石，麵二十石，天祿乃終。」歸語夫人，計一人終年，僅食麵二石，尚有二十餘年天祿，豈「不善」所能絕耶？橫如故。逾年，忽病除中，食甚多而旋饑，一晝夜十餘餐，未及周歲，死矣！



聊齋誌異

3



聊齋誌異

雲蘿公主

淄川

蒲留仙著述



「土木為英莫漫嗟，六年琴瑟樂無涯；早為狼子謀深圈，始信仙人善作家。」

安大業，廬龍人，生而能言，母飲以犬血，始止，既長，韶秀，顧影無儔，又慧能讀。世家爭婚之。母夢曰：「兒當尙主。」信之，至十五六，迄無感，亦漸自悔。一日，安獨坐，忽聞異香。俄一美婢奔入曰：「公主至。」即以長氍毹貼地，自門外直至榻前。方駭疑間，一女即扶婢肩入，服色容光，映照四堵。婢即以繡墊設榻上，扶女郎坐。安倉皇不知所為，鞠躬，便問：「何處神仙，勞降玉趾？」女郎微笑，以袍袖掩口。婢曰：「此聖后府中雲蘿公主也。聖后屬意郎君，欲以公主下嫁，故使自來相宅。」安驚喜，不知置詞，女亦俯首相對寂然。安故好棋，楸枰管置坐側。一婢以紅巾拂塵，移諸案上曰：「主日耽此，不知與粉侯孰勝。」安移坐近案，主笑從之。甫三十餘著，婢竟亂之曰：「駙馬負矣！」斂子入奩曰：「駙馬當是俗間高手，主僅能讓六子。」乃以六黑子質局中，主亦從之。主坐次，輒使婢伏坐下，以背受足，左足踏地，則更一婢右伏，又兩小鬟

聊齋誌異



3 2173 2810 7

MG
I242.1
81
=3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來待之。每值安凝思時，輒曲一肘伏肩上。局闌未結，小鬟笑云：「駙馬負一子。」婢進曰：「主情宜且退。」女乃傾身與婢耳語。婢出，少頃而還，以千金置榻上，告生曰：「適主言居宅湫鄙，煩以此少致修飾，落成相會也。」婢曰：「此月犯天刑，不宜建造，月後吉。」女起，生遮止，閉門。婢出一物，狀類皮排，就地鼓之，雲氣突出，俄頃四合，莫不見物。素之已杳。母知疑以爲妖，而生神馳夢想，不能復捨。急於落成，無暇禁忌，刻日敦迫，廊舍一新。先是有灤州生袁大用，僑寓鄰坊，投刺於門。生素寡交，託他出，又窺亡而報之。後月餘，門外適相值，二十許少年也。宮絹單衣，絲帶烏履，意甚都雅。略與傾談，頗甚溫謹，悅之，揖而入。請與對弈，互有贏虧。已而設酒留連，談笑大懽。明日，邀生至其寓所。珍肴雜進，相待殷渥。有小童十二三許，拍板清歌，又蹴擲作劇。生大醉，不能行，便令負之。生以其纖弱，恐不能勝，袁強之。僮綽有餘力，荷送而歸。生奇之。次日，犒以金，再辭乃受。由此交情款密。三數日，輒一過從。袁爲人簡默，而慷慨好施。市有負債鬻女者，解囊代贖，無吝色。生以此益重之。過數日，詣生作別，贈象箸樽珠等十餘事，白金五百，用助興作。生反金受物，報以束帛。後月餘，樂亭有仕宦而歸者，囊費充物。盜夜入，執主人燒鐵鉗灼，劫掠一空。家人譴袁，行牒追捕。隣院屠氏，與生家積不相能，因其土木大興，陰懷疑忌。適有小僕竊象箸，賣諸其家，知袁所贈，因報大尹。尹以兵繞舍。值生主僕他出，執母而去。母衰邁受驚，僅存氣息。二三日不復飲食，尹釋之。生聞母耗，急奔而歸，則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斂甫畢，爲捕役執去。尹見其年少溫文，竊疑誣枉，故恐喝之。生實

述其交往之由。尹問：「何以暴富？」生曰：「母有藏鏹，因欲親迎，故治昏室耳。」尹信之，具牒解郡。鄰人知其無事，以重金賂監者，使殺諸途。路經深山，被曳近削壁，將推墮之。計逼情危，時方急難，忽一虎自叢莽中出，嚼二役皆死，銜生去。至一處，重樓疊閣，虎入置之。見雲蘿扶婢出，凄然慰弔曰：「妾欲留君，奈母喪未卜窀穸，可懷膝到郡自投，保無恙也。」因取生胸前帶，連結十餘扣，囑云：「見官時，拈此結而解之，可以弭禍。」生如其教，詣郡自投。太守喜其誠信，又稽牒知其冤，銷名令歸。至中途，遇袁，下騎執手，備言情況。袁憤然作色，默不一語。生曰：「以君風采，何自污也？」袁曰：「某所殺皆不義之人，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即遺於路者，不拾也！君教我固自佳，然如君家鄉，豈可留在人間耶？」言已，超乘而去。生歸，殮母已，柴門謝客。忽一夜，盜入鄰家，父子十餘口，盡行殺戮，止留一婢。席捲賁物，與僮分攜之，臨去，執燈謂：「婢，汝認之，殺人者我也，與人無涉。」並不啓關，飛簷越壁而去。明日告官，疑生知情，又捉生去。邑宰辭色甚厲，生上堂，握帶且辨，且解。宰不能詰，又釋之。既歸，益自韜晦，讀書不出。一跛媪執炊而已。服既闋，日掃階庭，以待好音。一日，異香滿院，登閣視之，內外陳設煥然矣。悄揭畫簾，則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手曰：「君不信數，遂使土木爲炭，又以苦塊之戚，遲我三年琴瑟。是急之而反以得緩，天下事大抵然也。」生將出，賞治具。女曰：「勿復須。」婢探櫥，看羹熟，如新出於鼎，酒亦芳冽。酌移時，日已投暮，足下踏婢，漸都亡去。女四肢嬌惰，足股曲伸，似無所著。生狎抱之。女曰：「君暫釋手，今有兩道，請君擇之。」生攬項問故。

F 若爲棋酒之交，可得三十年聚首，若作牀第之歡，可六年諧合耳！君焉取？」生曰：「六年後，再商之。」女乃默然，遂相燕好。女曰：「妾固知君，不免俗道，此亦數也。」因使生蓄婢媼，別居南院，炊爨紡織，以作生計。北院中，並無烟火，惟棋枰酒具而已。戶常闔，生推之則自開，他人不得入也。然南院人作事勤惰，女輒知之。每使生往譴責，無不具服。女無繁言，無嚶笑，與有所談，但俯首微哂。每並肩坐，喜斜倚人。生舉而加諸膝，輕如抱嬰。生曰：「卿輕若此，可作掌上舞。」曰：「此何難？但婢子之所爲，不屑耳！」飛燕原九姊侍兒，屢以輕佻獲罪，怒譴塵間，又不守女子之貞，今已幽之閣上，以錦韉布滿，冬未嘗熱，夏未嘗熱。女嚴冬皆著輕縠，生爲製鮮衣，強使著之。逾時，解去，曰：「塵濁之物，幾於壓骨成癆。」一日，抱諸膝上，忽覺沉倍，尋異之。笑指腹曰：「此中有俗種矣！」過數日，嬰黛不食。曰：「近病惡阻，頗思烟火之味。」生乃爲具甘旨。從此飲食，遂不異於常人。一日，曰：「妾質單弱，不任生產。婢子樊英，頗健，可使代之。」乃脫衷服衣英，閉諸室。少頃，聞兒啼，啓扉視之，男也。喜曰：「此兒福相，大器也。」因名大器。綳納生懷，俾付乳媼。養諸南院。女自免身，腰細如初，不食烟火矣。忽辭生，欲暫歸甯。問返期，答以三日。鼓皮排如前狀，遂不見。至期不來。積年餘，音信全渺，亦已絕望。生鍵戶下幃，遂傾鄉薦，終不肯娶。每獨宿北院，沐其餘芳。一夜，輾轉在榻，忽見燈火射窗，門亦自開，羣婢擁公主入。生喜，起問爽約之罪。女曰：「妾未愆期，天上二日半耳！」生得意自詡，告以秋捷。意女必喜。女愀然曰：「鳥用是？儻來者爲，無足榮辱！止折人壽數耳，三日不見，

入俗障又深一層矣。』生由是不復進取。過數月，又欲歸甯，生殊淒戀。女曰：『此去定早還，無煩穿望。且生人離合，皆有定數，擗節之則長，恣縱之則短也。』既去，月餘即返。從此一年半歲輒一行，往往數月始還。生習爲常，亦不之怪。又生一子，女譽之曰：『豺狼也。』立命棄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棄。甫周歲，急爲卜婚。諸媒接踵，問其甲子，皆謂不合。曰：『吾欲爲狼子治一深圈，竟不可得。當令傾敗六七年，亦數也。』囑生曰：『記取四年後，侯氏生女，左脅有小贅疣，乃此兒婦。當婚之，勿較其門地也。』卽令書而誌之。後又歸甯不復返。生每以所囑告親友，果有侯氏女，生有疣贅，侯賤而行惡，衆咸不齒，生竟媒定焉。大器十七歲及第，娶雲氏。夫妻皆孝友，父鍾愛之。可棄漸長，不喜讀，輒偷與無賴博賭，恆盜物償戲債。父怒撻之，卒不改。相戒隄防，無所得。遂夜出，小爲穿窬，爲主所覺，縛送邑宰。宰審其姓氏，以名刺送之歸。父兄共繫之，楚掠慘棘，幾於絕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忿恚得疾，食銳減，乃爲二子立析產書。樓閣沃田，悉歸大器。可棄怨怒，夜持刀入室，將殺兄，誤中嫂。先是主有遺袴，絕輕爽，雲拾作寢衣。可棄斫之，火星四射，大懼奔去。父知，病益劇，數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善視之，而可棄益肆。年餘，所分財產略盡，赴郡訟兄。官審知其人，斥逐之，兄弟之好遂絕。又踰年，可棄二十有三，侯女十五矣。兄憶母言，欲急爲完婚，召至家，徐佳宅與居。迎婦入門，以父遺良田，悉登籍，交之，曰：『數頃薄產，爲若蒙死守之，令悉相付。吾弟無行，寸草與之，皆棄也。此後成敗，在於新婦，若能令改行，無愛凍餓。不然，兄亦不能填無底壑也。』侯雖小家女，然固

慧麗。可棄雅畏愛之，所言無敢違。每出，限以晷刻，過期，則詬厲不與飲食。可棄以此少斂，年餘，生一子。婦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腹數頃，母子何患不溫飽，無夫亦可也。」會可棄盜粟出賂，婦知之，彎弓於門以拒之。大懼，避去。甕婦入，遂巡亦入。婦操刀起，可棄返奔。婦逐砍之，斷幅傷臂，血沾襟履。忿極，往訴兄，兄不禮焉。窺而去。過宿，復至，跪嫂哀泣，求先容於婦。婦決絕不納。可棄怒，將往殺婦。兄不語，可棄忿起，操戈直出。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彼故作此態，實不敢歸也。」使人覘之，已入家門，兄始色動，將奔赴之，而可棄已屏息出。蓋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之，擲兒牀上，覓得廚刀，可棄懼，曳戈反走。婦逐出門外，始返。兄已得其情，故詰之。可棄不言，惟向隅泣，目盡腫。兄憐之，親牽之去。婦乃納之，俟兄出，罰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盆賜之食。自此改行爲善。婦持籌握算，日致豐盈，可棄仰成而已。後年七旬，子孫滿前，婦猶時捋白鬚，使膝行焉。

異史氏曰：「悍妻妒婦，遭之者如疽附於骨，死而後已，豈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眩眩大瘳，非參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見臙脂，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

甄后

「當年平視可分明，修到重逢又發生；不信洛川舊神女，陳思而外更鍾情。」

洛城劉中堪，少鈍而淫於典籍，恆杜門攻苦，不與世通。一日，方讀，忽聞異香滿室，少間，飄聲甚繁。驚顧之，有美人入，簪珥光采，從者皆宮妝，劉驚伏地下。美人扶之曰：「子何前倨而後恭也？」劉益惶恐曰：「何處天仙？未曾拜識。前此幾時有侮？」美人笑曰：「相別幾何，遂爾懣懣。危坐磨磚者，非子耶？」乃展錦幃，設瑤漿，促坐對飲，與論古今之事，博洽非常。劉茫茫不知所對。美人曰：「我只赴瑤池同一宴耳。子歷幾生，聰明頓盡矣！」遂命侍者，以湯沃水晶膏進之。劉受飲訖，忽覺心神發澈，既而墮暮，從者盡去。息燭解襪，曲盡歡好。未曙，諸姬已復集。美人起，妝容如故，鬢髮修整，不再理也。劉依依苦詰姓名。答曰：「告即不妨，恐益君疑耳。妾甄氏，君公幹後身。當日以妾故罹罪，心實不忍，今日之會，亦聊以報癡情也。」問：「魏文安在？」曰：「不，不過賊父之庸子耳！妾偶從富貴者遊戲數載，過即不置念慮。彼曩以阿臆故，久滯幽冥，今未聞知。反是陳思爲帝典籍，時一見之。」旋見龍輿止於庭中，乃以玉指合贈劉，作別登車，雲推霧覆而去。劉自是文思大進。然追念美人，凝想若癡。歷數月，漸近羸殆。母不知其故，憂之。家一老嫗，忽謂劉曰：「郎君意頗有所思否？」劉以其言微中，不能隱。曰：「唯唯！」嫗言：「郎作一尺書，我能郵致之。」劉驚喜曰：「子有異術，向日昧於物色，果能之，不敢忘也。」折簡爲函，付嫗便去。半夜而返曰：「幸不誤事。初登其門，門者以我爲妖，欲加繫繫。我出郎君書，彼乃將去。少頃喚入，夫人亦歛歔，自言不能復會。」便欲裁答。我言：「郎君羸瘵，非一字所能瘳也。」夫人少沉思，乃釋筆云：「願先報劉郎，當即送一

佳婦去。臨行，又囑：「適所言，乃百年之計；但無妄傳，便能永久。」劉喜伺之。明日，果有老嫗率一女，詣母所，容色絕世。自言陳氏，語其所出，名可香，願求作婦。母愛之，議聘。更不索資，坐待成禮而去。惟劉心知其異，陰問：「女係夫人何人？」答云：「妾銅雀故妓也。」劉疑其爲鬼。女曰：「非也！妾與夫人俱隸仙籍，偶以罪過，謫墮人間。夫人已復舊位，妾請限未滿。夫人請之天曹，暫使給役，去留皆在夫人，故得常侍牀簀耳。」一日，有瞽媪牽黃犬丐食其家，拍板俚歌。女出窺，立未定，犬斷牽咋女。女駭走，羅襪已斷。劉以杖逐擊之，犬猶怒，齧斷幅，頃刻碎嚼如糜。瞽媪捉領毛，縛之去。劉入視女，驚顏未定，曰：「卿仙人，何乃畏犬？」曰：「君自不知，犬乃老瞽所化，蓋怒妾不守分香之戒也。」劉聞之，欲買而杖斃之。女曰：「不可！上帝所罰，可得擅誅。」居二年，見者皆驚其艷，而審所從來，殊涉恍惚，於是共疑爲妖。母詰劉，劉亦微道其異。母大懼，戒使絕之，劉不聽。母陰覓術士來，作法於庭。方規地爲壇，女慘然曰：「本期自首，今老母見疑，自分義絕矣！要我，去亦復匪難。而豈禁呪所能遣耶？」乃束薪篝火，拋置階下。瞬息，烟蔽房屋，對面相失，有聲震擊如雷。既而烟滅，則術士七竅流血而死。入室，則女已渺。呼媪問之，媪亦不知所之矣。劉始告母，媪蓋狐也！

異史氏曰：「始於袁，終於曹，而後注意於公幹，仙人不應若是。然平心而論，奸瞞之篡子，何必有貞婦哉！犬賭故妓，應大悟分香賣履之癡，固猶然妒之耶！嗚呼！奸雄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矣！」

宦娘

「願聆雅奏拜門牆，暗裏良緣撮合忙；
亂闌焚香操縵候，分明一曲鳳求凰。」

溫如春，秦之世家也，少癖嗜琴，雖逆旅未嘗暫舍。客嘗經由古寺，繫馬門外，將暫憩止。入則有布袍道人，跌坐廊間，筠杖倚壁，花布囊琴。溫觸所好，因問：「亦善此耶？」道人云：「願不能工，願就善者學之耳。」遂脫囊授溫。溫視之，紋理佳妙，略一句撥，清越異常，喜爲撫一短曲。道人微笑，似未許可。溫乃竭盡所長。道人哂曰：「亦佳，亦佳，但未足爲貧道師也。」溫以其言夸，轉請之。道人接置膝上，裁撥動，覺和風自來；又頃之，百鳥羣集，庭樹爲滿，溫驚極，拜請受業。道人三復之，溫側耳傾心，稍稍會其節奏。道人試使彈，點正疏節曰：「此塵間已無對矣！」溫由是精心刻畫，遂稱絕技。後歸秦，離家數十里，日已暮，暴雨莫可投止。路旁有小村，趨之，不遑審擇，見一門，恩恩遽入。登其堂，闌若無人。俄一女郎出，年十七八，貌類神仙，舉首見容，慙而走入。溫時未耦，繫情殊深。俄一老媪出問客。溫道姓名，兼求寄宿。媪言：「宿當不妨，但少牀榻，不嫌屈體，可藉藁。」少選，以燭來，展草鋪地，意良殷。問其姓氏，答云：「趙姓。」又問：「女郎何人？」曰：「此宦娘，老身之猶子也。」溫曰：「不揣寒陋，欲求援繫如何？」媪盛曰：「此即不敢應命。」溫詰其故，但云：「難言。」悵然遂罷。媪既去，溫視藉草腐溼，不堪臥處，因危坐鼓琴，以消永夜。雨既歇，肩

雨遂歸。邑有林下部郎葛公，喜文士。溫偶詣之，受命彈琴。籬內隱約，有睿客窺聽。忽風動籬開，見一及笄人，麗絕一世。蓋公有女，小字良工，善詞賦，有艷名。溫心動，歸與母言。媒道之，而葛以溫勢式微，不許。然女自聞琴後，心竊傾慕，每冀再聆雅奏。而溫以烟事不諧，志乖意阻，絕迹於葛氏之門矣。一日，女於園中，拾得舊箋一折，上書惜餘春詞，云：「因恨成癡，轉思作想，日日爲郎顛倒。海棠帶醉，楊柳傷春，同是一般懷抱。甚得新愁舊愁，刻盡還生，便如青草。自別離，只在奈何天裏，度將昏曉。今日箇，感損春山，望穿秋水，道棄已，拌棄了。芳衾妒夢，玉漏驚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說長宵似年，儂視一年，比更猶少。過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女吟詠數四，心好之。懷歸，出錦箋，莊書一通，置案間。踰時索之，不可得，竊意爲風飄去。適葛經園門過，拾之，謂良工作。惡其詞蕩，火之而未忍言，欲急離之。臨邑劉方伯之公子，適來問名，心善之，而猶欲一睹其人。公子盛服而至，儀容秀美，葛大悅，款延優渥。既而告別，坐下遺女烏一鉤，心頓惡其儂薄，因呼媒而告以故，公子亟辨其誣。葛弗聽，卒絕之。先是葛有綠菊種，吝不傳，良工以植園中。溫庭菊忽有一二株化爲綠。同人聞之，輒造虛觀賞，溫亦賞之。凌晨趨視，於畦畦得箋，寫惜餘春詞。反覆披讀，不知其所自至。以春爲己名，益惑之。卽案頭細加丹黃，評語褻嫵。適葛聞溫菊變綠，訝之，躬詣其齋，見詞便取展讀。溫以其評藝，奪而按涉之。葛僅睹一兩句，蓋卽園門所拾者也。大疑，並綠菊之種，亦猜爲良工所贈。歸告夫人，使逼詰良工。良工涕欲死，而事無驗見，莫可取實。夫人恐其迹益彰，計不如以女歸溫，葛然

之。遙致溫，溫喜極。是日招客爲綠菊之宴，焚香彈琴，良夜方罷。既歸寢，齋僮聞琴自作聲，初以爲僚僕之戲也，既知其非人，始白溫。溫自詣之，果不妄。其聲梗澀，似將效已而未能者。爇火暴入，杳無所見。溫攜琴去，則終夜寂然，因意爲狐。固知其願拜門牆也者，遂每夕爲奏一曲，而設絃任操，若爲師，夜夜潛伏聽之。至六七夜，居然成曲，雅足聽聞。溫既親迎，各述彞詞，始知締好之由，而終不知所由來。良工聞琴鳴之異，往聽焉，曰：「此非狐也，調悽楚，有鬼聲。」溫未深信。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可鑑魍魎。翌日，遣人取至，伺琴聲既作，握鏡遽入。火之，果有女子在，倉皇室隅，莫能復隱。細視之，趙氏之官娘也，大駭。窮詰之，泣然曰：「代作琴修，不爲無德。何相逼之甚也？」溫請去鏡，約勿避，諾之，乃囊鏡。女遙坐曰：「妾太守之女，死百年矣！少喜琴，箏已頗能譜之。獨此技未有嫡傳，重泉猶以爲憾。惠顧時，得聆雅奏，傾心向往。又恨以異物，不能奉衣裳。陰爲君臚合佳偶，以報眷顧之情。劉公子之女鳥，惜餘春之俚詞，皆妾爲之也。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夫妻咸拜謝之。官娘曰：「君之業，妾思過半矣！但未盡其神理，請爲妾再鼓之。」溫如其請，又曲陳其法。官娘大悅曰：「妾已盡得之矣！」乃起辭欲去。良工故善箏，聞其所長，願一披聆。官娘不辭。其調其譜，並非塵世所能。良工擊節，轉請受業。女命筆爲繪譜十八章，又起告別。夫妻挽之良苦。官娘悽然曰：「君琴瑟之好，自相知音，薄命人烏有此福？如有緣，再世可相聚耳！」因以一卷授溫曰：「此妾小像，如不忘媒灼，當懸之臥室。快意時，焚香一炷，對鼓一曲，則兒身受之矣！」出門遂沒。

阿繡

「知君自有意中人，賈鼎如何認不真？他日重來較優劣，尙疑幻術現雙身。」

海州劉子固，十五歲時，至蓋省其舅，見雜貨肆中一女子，姣麗無雙，心愛好之。潛至其肆，託言買扇，女子便呼其父。父出，劉意沮，故折閱之而退。遙覩其父他往，又趨之。女將覓父，劉止之曰：「無須！但言其價，我不靳直耳。」女如言，故昂之。劉不忍爭，脫貫逕去。明日復往，又如之，行數武，女追呼曰：「反來！適僞言耳！價奢過當。」因以半價返之。劉益感其誠，蹈隙輒往，由是日熟。女問：「郎君何所？」以實對。轉詰之，自言姚氏。臨行所市物，女以紙代裹完好，已而以舌舐黏之。劉懷歸不敢復動，恐亂其舌痕。積半月，爲僕所窺，陰與舅力要之歸。意惓惓不自得，以所市香帕脂粉等類，密置一篋。無人時，輒闔戶，自檢一過，觸類凝思。次年，復至蓋，囊裝甫解，即趨女所。至則四字闔焉，失望而返。猶意暫出未復，蚤起，又赴之，扃如故。問諸隣，居始知姚原廣甯人，以貿易無重息，故暫歸去。又不審何時可以復來，神志乖喪。居數日，怏怏而歸。爲之下婚，屢梗母議，母怪怒之。僕私以囊情告母，母益防閑之。蓋之途，由是遂絕。劉忽不樂，減食廢學。母憂思無計，念不如從其志。於是刻日辦裝，使如蓋，轉寄語舅，媒合之。舅承命詣姚，踰時而返。謂劉曰：「事不諧矣！阿繡已字廣甯人。」劉低頭喪志，心灰望絕。既歸，捧篋啜泣，而徘徊癡念，冀天下有似之者。適

媒來豔稱復州黃氏女。劉恐不確，命駕至復。入西門，見北向一家，兩扉半開，內一女，怪似阿繡。再燭目之，且行且盼而入，直是無訛。劉大動疑，因僦居東隣，細詰其家爲李氏。反復凝念，天下甯有如此相似者耶？居之數日，莫可蚤緣，惟日耽耽伺候於其門，以冀女郎復出。一日，日方夕，女果出，忽見劉，即反身掩扉，以手指其後，又復掌及額，乃入。劉喜極，但不能解。凝想移時，信步詣舍後，見荒園寥廓，西有短垣，略可及肩，豁然頓悟。遂躡伏露草中。久之，有人自牆上露其首，小語曰：「來乎！」劉諾而起，細視，真阿繡也。因而大慟，涕墮如綆。女隔堵探身，以巾拭其淚，所以慰藉之良殷。劉曰：「百計不遂，自謂今生已矣，何意復有今夕？願卿何至此？」曰：「李氏，妾表叔也。」劉請驗垣，曰：「君先歸，遣從人他宿，妾當自至。」劉如其教，坐伺之。少間，女悄然入，妝飾不甚炫麗，袍袴猶昔。劉挽坐，備道艱苦，因問：「聞卿已字，何未醮也？」女曰：「言妾受聘者妄也。家君以道里賒遠，不願附公子爲婚姻。此或舅氏託言，以絕君望耳。」既就枕席，款接之歡，不可言喻。四更，遽起，過牆而去。劉自是如常，初念悉忘，而旅居半月，絕不言歸。一夜，僕起飼馬，見室中燈燭猶明，窺之，望見阿繡，大駭，不敢詰主。且訪市肆，始反而詰劉，曰：「夜與往還者，何人也？」劉初諱之。僕曰：「此第岑寂，鬼狐之藪，公子亦宜自愛。彼姚家女郎，何爲而至於此？」劉始覲然曰：「西隣其表叔，有何疑沮？」僕曰：「我已訪之最審，東隣止一狐媪，西家一子尙幼，別無密戚。所遇當是鬼魅，不然焉有致年之衣，尙未易者。且其面色過白，兩頰少瘦，笑處無微渦，不如阿繡美。」劉反覆回思，乃大懼曰：

「且爲奈何？」僕謀俟其來，操兵入擊之。至暮，女至，謂劉曰：「知君見疑，然妾亦無他，不過了此夙分耳。」言未已，僕排闥驟入。女呵曰：「可棄而兵，速具酒，與主人言別。」僕自投其刃，若或奪焉。劉益恐，設酒饌。女談笑如常，謂劉曰：「悉君心事，方且圖效綿薄，何勞伏戎？妾雖非阿繡，頗自謂不亞之。君視之猶否耶？」劉身毛俱豎，默不得語。女聽瀟三催，把棖一呷，起曰：「我且去，待花燭後，再與君家美人較優劣也。」轉身遂杳。劉信狐言，逕如蓋，怨舅之誑已也，亦不舍於其家。寓近姚氏，託媒自通，啗以重賂。姚妻言：「小郎爲覓壻於廣甯，阿翁以是故去。就否良不可知，須彼旋時，方可作計較。」劉聞之，徬徨無以自主，惟堅守以伺其歸。踰十餘日，忽聞兵警，猶以訛傳自解。又久之，信益急，乃趣裝行。中途遇亂，主僕相失，爲偵者所擄。以劉文弱，疎其防，盜馬亡去。至海州界，見一女子，蓬髮垢耳，步履蹉跎。劉馳過之，女子呼曰：「馬上劉郎非乎？」劉停鞭審視，蓋阿繡也。心仍訝其爲狐，曰：「汝真阿繡耶？」女問：「何出此言？」劉述所遇。女曰：「妾真阿繡，非臆者。父攜妾自廣甯歸，遭變被虜，授馬屢墮。忽一女子，握腕趨遁，荒竄軍中，亦無詰者。女子健步若馳，苦不能從，百步而履屢襪焉。久之，聞號嘶漸遠，乃釋手曰：「別矣！」前皆坦途，可緩行。愛汝者將至，宜與同歸。」劉知是狐，感之。因述其留蓋之故。女言：「我叔擇壻於方氏，未委禽而亂適作。」劉始知舅言非妄。攜女馬上，疊騎歸。入門則老母無恙，大喜，繫馬而入。述所自來，母亦喜，爲之盥濯，妝竟，容光煥發，益喜曰：「無怪癡兒魂夢不忘也！」遂設裙褥，使從已宿。又遣人赴蓋，寓書於姚。

不數日，姚夫婦俱至，卜吉成禮，乃去。劉藏篋，舊封儼然，有粉一函，啓之，化爲赤土，異之。女掩口曰：「數年之盜，今始發覺矣！爾日見郎任妾包裹，更不審及真僞，故以此相戲耳！」方笑嬉間，一人拳簾入曰：「快意如此，當謝奉修矣！」劉視之，又一阿繡也，急呼母。母及家人悉集，無有能辨識者。劉回首亦迷，注目移時，始揮而謝之。女子索鏡自照，赧然趨出，尋之已渺矣。夫婦感其義，爲位於室而祀之。一夕，劉醉歸，室暗無人，方自挑燈，而阿繡至。劉挽問何之，笑曰：「酒臭薰人，使人不耐。如此盤詰，誰作桑中逃耶？」劉笑捧其頰。女曰：「郎視妾與狐姊孰勝？」劉曰：「卿過之，然皮相者不能辨也。」已而闔扉相狎，俄有叩關者。女起笑曰：「君亦相皮者也。」劉不解，趨啓門，則阿繡入，大愕，始悟適與語者狐也。暗中猶聞笑聲。夫妻望空而禱，祈求現相。狐曰：「我不願見阿繡。」問：「何不另化一貌？」曰：「我不能。」問：「何故不能？」曰：「阿繡吾妹也，前世不幸夭殂。生時，生時與余從母至，天宮見西王母，心竊愛慕，歸卽刻意效之。妹子較我慧，一月神似。我學三年而後成，然終不及也。今已隔世，自謂過之，不意猶昔耳！我感汝二人誠意，故時一相過。今且去矣！」遂不復言。自此三五日輒一來，一切疑難悉決之。值阿繡歸甯，來常數日不去。家人皆懼避之。有亡失，則華妝端坐，插玳瑁簪數寸長，朝家人而莊語之：「所竊物，夜當送之某所，不然，頭痛大作，勿悔！」天明，果於某所得之。三年後，絕不復來。偶失金帛，阿繡效其裝束，以嚇家人，亦屢效焉。

小翠

「惟怪奇謀運不窮，癡兒顛倒戲聞中；功成便爾將身退，留取餘情補化工。」

王太常，越人，總角時，晝臥榻上，忽陰晦，巨霆暴作，一物大於貓，來伏身下，展轉不離。移時晴霽，物即逕去。視之非貓，始怖，隔房呼兄。兄聞，喜曰：「弟必大貴。此狐來避雷霆劫也。」後果少年登進士，以縣令入爲侍御。生一子元豐，絕癡，十六歲，不能知牝牡。因而鄉黨無與爲婚，王愛之。適有婦人，率少女登門，自請爲婦。視其女，嫣然展笑，真仙品也。喜問姓名，自言虞氏女小翠，年二八矣。與議聘金，曰：「是從我糠覈不得飽。一旦置身廣廈，役婢僕，壓膏粱，彼意適我，願慰矣。豈賣菜也而索直乎？」夫人悅，優厚之。婦卽命女拜王及夫人，囑曰：「此爾翁姑，奉事宜謹。我大忙，此去三數日，當復來。」王命僕馬送之。婦言：「鄉里不遠，無煩多事。」遂出門去。小翠殊不悲戀，便卽匿中，翻取花樣。夫人亦愛樂之。數日婦不至，以居里間。女亦憨然，不能言其道，遂治別院，使夫婦成禮。諸戚聞，拾得貧賤家兒作新婦，其笑嫻之，見女皆驚。羣議始息。女又甚慧，能窺翁姑喜怒。王公夫婦，寵惜過於常情，然惕惕焉，惟恐其憎子癡。而女殊歡笑，不爲嫌。第善謔，刺布作圓，踢蹴爲笑。著小皮靴，蹴去數十步，給公子奔拾之。公子及婢恆流汗相屬。一日，王偶過，圓確然來，直中面目。女與婢俱斂迹去，公子猶踴躍奔逐之。王怒，投之以石，始伏而啼。王以狀告夫

人夫人往責女，女唯俯首微笑，以手扞牀，既退，懸跳如故，以脂粉塗公子，作花面如鬼。夫人見之，怒甚，呼女詬罵。女倚几弄帶，不懼，亦不言。夫人無奈之，因杖其子。元豐大號，女始色變，屈膝乞宥。夫人怒頓解，釋杖去。女笑拉公子入室，代撲衣上塵，拭眼淚，摩抄杖痕，餌以棗栗。公子乃收涕以忻。女闔戶，復裝公子作霸王，作沙漠人，已乃飽服，束細腰，扮虞美人，婆娑作帳下舞。或髻插雉尾，撥琵琶，丁丁縷縷然，喧笑一室，日以爲常。王公以子癡，不忍過責，婦亦若置之。同巷有王給諫者，相隔十餘戶，然素不能。時值三年大計，史忌公握河南道篆，思中傷之。公知其謀，憂慮無爲計。一夕，早寢，女冠帶，飾家宰狀，翦素絲作濃髭，又以青衣飾兩婢爲虞侯，竊跨廢馬而出。戲云：『將謁王先生。』馳至給諫之門，卽又以鞭撻從人，言曰：『我謁侍御王，甯謁給諫王耶？』回轡而歸。比至家門，門者誤以爲真，奔白王公。急起承迎，方知爲子婦之戲，怒甚，謂夫人曰：『人方蹈我之瑕，反以閨閣之醜，登門而告之。余禍不遠矣！』夫人怒，奔女室，詬讓之。女惟憨笑，並不置詞。撻之不忍，出之則無家。夫妻懊怨，終夜不寢。時家宰某公赫甚，其儀采服從，與女僞裝無少殊別，王給諫亦誤爲真，屢偵公門，中夜而客未出，疑家宰與公有陰謀。次日早朝，見而問曰：『昨夜相公至君家耶？』公疑其相譏，慚顏唯唯，不甚響答。給諫愈疑，謀遂寢。由此益交驩。公探知其情，竊喜，而陰囑夫人，勸女改行。女笑應之。逾歲，首相免，適有以私函致公者，誤投給諫。給諫大喜，先託善公者，往假萬金，公拒之。給諫自詣公所，公覓巾袍，並不可得。給諫伺候久，怒公慢，憤將行。

忽見公子衰衣旒冕，有女子自門內推之以出，大駭，已笑撫之，脫其服冕，襪之而去。公急出，則客去已遠，聞其故，驚顏如土，大哭曰：「此禍水也！指日赤吾族矣！」與夫人操杖往，女已知之，闔扉任其詬厲。公怒，斧其門。女在內含笑而告：「翁無怒，有新婦在。刀鋸斧鉞，婦自受之，必不令貽害雙親。翁若此，是欲殺婦以滅口耶？」公乃止。給諫歸，果抗疏揭王不軌，袞冕作據。上驚駭之，其旒冕乃梁黠心所製，袍則敗布黃紬也。上怒其誣，又召元豐至，見其慙狀可掬，笑曰：「此可以作天子耶？」乃下之法司。給諫又訟公家有妖人，法司嚴詰，賊獲，並言無他，惟顛婦癡兒，日事戲笑。鄰里亦無異詞，案乃定。以給諫充雲南軍。王由是奇女。又以母久不至，意其非人，使夫人探詰之。女但笑不言。再復窮問，則掩口曰：「兒玉皇女，母不知耶！」無何，公擢京卿。五十餘，每患無孫。女居三年，夜夜與公子異寢，似未嘗有所私。夫人昇榻去，囑公子與婦同寢。過數日，公子告母曰：「借榻去，憚不還。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喘氣不得，又慣搯人股裏。」婢嫗無不粲然，夫人訶拍令去。一日，女浴於室，公子見之，欲與偕，笑止之，諭使姑待。既出，乃更瀉熱湯於甕，解其袍袴，與婢扶入之。公子覺蒸悶，大呼欲出，女不聽，以衾蒙之。少時，無聲，啓視，已死。女坦笑不驚，曳置牀上，拭體乾潔，加複被焉。夫人聞之，哭而入，罵曰：「狂婢何殺吾兒？」女輟然曰：「如此癡兒，不如無有。」夫人益恚，以首觸女。婢輩爭曳勸之。方紛噪間，一婢告曰：「公子呻矣！」夫人輟涕撫之，則氣息休休，而大汗浸淫，沾淡裯褥。食頃，汗已，忽開目四顧，徧視家人，似不相識，曰：「我今回憶往昔，都如夢寐，何也！」

夫人以其言不癡，大異之，搆參其父，屢試之，果不癡，大喜，如獲異寶。乃還榻故處，更設衾枕以覘之。公子入室，盡遣婢去。早窺之，則榻虛設。自此癡頭皆不復作，而琴瑟靜好，如形影焉。年餘，公爲給諫之黨，奏劾免官，小有罣誤。奮有廣西中丞所贈玉瓶，價累千金，將出以賄當路。女愛而把玩之，失手墮碎，慚而自投。公夫婦方以冤官不快，聞之怒，交口呵罵。女忿而出，謂公子曰：「我在汝家，所保全者，不止一瓶。何遂不少存面目，實告君言，我非人也。以母遭雷霆之劫，深受而翁庇翼，又以我兩人有五年夙分，故以我來報。竊思了宿願耳。身受唾罵，擻髮不足以報，所以不卽行者，五年之愛未盈，今何以暫止乎？」盛氣而出。追之已杳。公爽然自失，而悔無及矣。公子入室，覩其脂粉遺釵，慟哭欲死，寢食不甘，日就羸悴。公大憂，急爲膠續以解，而公子不樂，惟求良工畫小翠像，日夜澆禱其下。幾二年，偶以故自他里歸，明月已皎，村外有公家亭園，騎馬經牆外過，聞笑聲，停轡，使廢卒捉轡，登鞍以望，則二女郎遊戲其中，雲月昏濛，不甚可辨，但聞一翠衣者曰：「婢子當逐出門。」一紅衣者曰：「汝在吾家園亭，反逐阿誰？」翠衣人曰：「婢子不差，不能作婦，被人驅遣，猶冒認物產耶！」紅衣者曰：「索勝老大婢無主顧者。」聽其言，酷類小翠，疾呼之。翠衣人去曰：「姑不與若爭，汝漢子來。」旣而紅衣人來，果翠也，喜極。女令登垣，承接而下之曰：「二年不見，瘦骨一把矣！」公子握手泣下，具道相思。女言：「妾亦知之，但無顏復見家門。今與大姊遊戲，又相邂逅，足知前因不可逃也。」請與同歸，不可。請止園中，許之。遣僕奔白夫人，夫人驚起，駕肩輿而往。

啓歸入亭。女趨下迎拜。夫人捉臂流涕，力白前過，遂不自容，曰：「若不少記榛梗，請偕歸，慰我遲暮。」女
峻辭不可。夫人慮野亭荒廢，謀以多人服役。女曰：「我諸人悉不願見，惟前兩婢朝夕相從，不能無眷注
耳！外惟一老僕應門，餘都無所復須。」悉如其言。託公子養疴園中，日供食用而已。女每勸公子別婚，公
子不從。後年餘，女眉目音聲，漸與曩異。出像質之，迥若兩人，大怪之。女曰：「視妾今日，何如曩昔矣？」公
子曰：「今日美則美，然較昔則似不如。」女曰：「意妾老矣？」公子曰：「二十餘歲人，何得速老？」女笑
而焚圖。救之已燼。一日，謂公子曰：「昔在家時，阿姑謂妾抵死不作繭。今親老若孤，妾實不能產育，恐誤
君宗嗣。請娶婦於家，旦晚奉翁姑。君往來於兩間，亦無所不便。」公子然之，約幣於鍾太史之家。吉期將
至，女爲新人製衣履，齎送母所。及新人入門，則言貌舉止，與小翠無毫髮之異，大奇之。往至園亭，則女已
不知所在。問婢，婢出紅巾，曰：「娘子暫歸甯，留此貽公子。」展巾，則結玉珥一枚。心已知其不返，遂攜婢俱
歸。雖頃刻不忘小翠，幸而對新人，如覲故好焉。始悟鍾氏之姻，女預知之，故先化其貌，以慰他日之思云。

異史氏曰：「一狐也，以無心之德，而猶思所報，而身受再進之福者，願失聲於破甑，何其鄙哉！
月缺重圓，從容而去。始知仙人之精，亦更深於流俗也！」

細柳

「太息高郎壽不高，苦殫心力爲兒曹；恩威並用無歧視，富貴毋忘母氏勞。」

細柳娘，中都之士人女也，或以其腰娘可愛，戲呼之細柳。云：柳少慧，解文字，喜讀相人書。生平簡默，未嘗言人臧否。但有聞名者，必求一親窺其人。閱人甚多，但言未可，而年十九矣。父母怒之曰：「天下迄無良匹，汝將以丫角老耶？」女曰：「我實欲以人勝，天願久而不就，亦吾命也！今而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時有高生者，世家名士，聞細柳之名，委禽焉。既醮，夫妻甚得。生前室有遺孤，小字長福，時五歲，女撫養周至。女或歸甯，福輒號啼從之，呵遣所不能止。年餘，女產一子，名之長怙。生問命名之義，答言：「無他，但望其長依膝下耳！」女於女紅疎略，常不留意。而於畝之東南，稅之多寡，按籍而問，惟恐不詳，久之謂生曰：「家中事請皆無顧，待妾自爲之。不知可當家否？」生如言，半載而家無廢事。生亦賢之。一日，生赴鄰村飲，適有追逋賊者，打門而醉，遣奴慰之，弗去，乃趣僮召生歸。隸既去，生笑曰：「細柳，今始知慧，女不若癡男耶？」女聞之，俯首而哭。生驚挽而勸之，女終不樂。生不忍，遂以政累之，仍欲自任。女又不肯，晨興夜寐，經紀彌勤。每先一年，即儲來歲之賦，以故終歲，未嘗見催租者。一至其門，又以此法計衣食，由此用度益紓。於是生乃大喜，嘗戲之曰：「細柳何細哉！眉細腰細，凌波細，且喜心思更細。」女對曰：「高郎誠高矣，品高志高，文字高，但願壽數尤高。」村中有貨美材者，女不惜重直致之，價不能足，又多方乞貸於戚里。生以其不急之物，固止之，卒弗聽。蓄之年餘，里有喪者，以倍貲贖諸其門。生利而謀諸女，女不可。問

其故，不語。再問之，發發欲涕。心異之，然不忍重拂焉。乃罷。又踰歲，生年二十有五，女禁不令遠遊，歸稍晚。僮僕招請者，相屬於道，於是同人或戲謗之。一日，生如友人飲，覺體不快而歸。至中途墮馬，遂卒。時方溽暑，幸衣衾皆所昔備。里中始共服細娘智。福年十歲，始學爲文。父既歿，嬌惰不肯讀，輒亡去。從牧兒遊，誰訶不改，繼以夏楚，而頑冥如故。母無奈之，因呼而諭之曰：「既不願讀，亦復何能相強？但貧家無冗人，可更若衣，便與僮僕共操作。不然，鞭打勿悔。」於是衣以敗絮，使牧豕。歸則自掇陶器，與諸奴啖餽粥。數日苦之，泣跪庭下，願仍讀。母返身向壁，置不聞。不得已，執鞭掇泣而去。殘秋向盡，體無衣，足無履，冷雨沾濡，縮短如丐。里人見而憐之。納繼室者，皆引細娘爲戒，曠有煩言。女亦稍稍聞之，而漠不爲意。福不堪其苦，棄豕逃去。女亦任之，殊不追問。積數月，衣食無所，憔悴自歸，不敢遽入，哀隣嫗往白母。女曰：「若能受百杖，可來見；不然，早復去。」福聞之，驟入，痛哭願受杖。母問：「今知悔乎？」曰：「悔矣！」曰：「既知悔，無須撻楚。可安分牧豕，再犯不宥。」福大哭曰：「願受百杖，請復讀。」女不聽。隣嫗憐之，始納焉。濯膚授衣，令與弟怙同師。勤身銳慮，大異往昔。昔，三年遊泮，中丞楊公見其文而器之，月給常廩，以助燈火。怙最鈍，讀數年不能記姓名，母令棄卷而農。怙遊閒憚於作苦，母怒曰：「四民各有本業，既不能讀，又不欲耕，甯不溝瘠死耶？」立杖之。由是率奴輩耕作。一朝憂起，則詬罵從之。而衣服飲食，母輒以美者歸兄。怙雖不敢言，而心竊不能平。農工既畢，母出費使學負販。怙淫賭，入手喪敗，詭託盜賊運數，以欺其母。母覺之，杖

責類死。福長跪哀乞，願以身代，怒始解。自是一出門，母輒深察之，怙行稍斂，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一日，請母將從諸賈入洛，實借遠遊，以快所欲，而中心惕惕，惟恐不遂所請。母聞之，殊無疑慮，即出碎金三十兩，爲之具裝。末又以銚金一枚，付之曰：「此乃祖宦囊之遺，不可用去，聊以壓裝，備急可耳。且汝初學跋涉，亦不敢望重息，只此三十金，得無虧負足矣。」臨行又囑之，怙諾而出，忻忻得意自得。至洛，謝絕客侶，宿名娼李姬之家。凡十餘夕，散金漸盡，自以巨金在囊，初不以空匱爲慮。及取而研之，則僞金耳！大駭失色。李姬見其狀，冷語侵客，怙心不自安，然囊空無所向，猶冀姬念夙好，不即絕之。俄有二人握索入，驟整項領，驚懼不知所爲，哀問其故。則姬已竊僞金，去首公庭矣。至官，不容置詞，枯掠幾死。收獄中，又無資斧，大爲獄吏所虐，乞食於囚，苟延餘息。初，怙之行也，母謂福曰：「記取廿日後，當遣汝至洛。我事煩，恐忽忘之。」福請所謂，鬻然欲悲，不復請而退。廿日而問之，嘆曰：「汝弟今日之浮蕩，猶汝昔日之廢學也。我不冒惡名，汝何以有今日？人皆謂我忍，但淚浮枕簟，而人不知耳。」因泣下。福侍立敬聽，不敢研詰。泣已，乃曰：「汝弟蕩心不死，故授之僞金以挫折之。今度已在縲絏矣！中丞待汝厚，汝往求焉，可以脫其死難，而生其愧悔也。」福立刻而發。比入洛，則弟被逮已三日矣，即獄中而望之。怙奄然而目如鬼，見兄涕不敢仰。福亦哭。時福爲中丞所契異，故遐邇皆知其名。邑宰知爲怙兄，急釋怙。至家，猶恐母怒，膝行而前。母顧曰：「汝願遂耶？」怙零涕不敢復作聲。福亦同跪，母始叱之起。由是痛自悔，家中諸務，經理惟勤。即偶惰，

母亦不呵問之。凡數月，並不與言商賈。意欲自請而不敢，以意告兄。母聞而喜，並力質貸而付之，半載而息倍焉。是年福秋捷，又三年登第。弟貨殖累巨萬矣。邑有客洛者，窺見太夫人，年四旬，猶若三十許人，而衣妝樸素，類常家也。

異史氏曰：『黑心符出，蘆花變生，古與今如一邱之貉，良可哀也！或有避其誘者，又每矯枉過正。至坐視兒女之放縱，而不一置問，其視虐遇者幾何哉！獨是日撻所生，而人不以為暴，施之異腹兒，則指摘盡之矣！夫細柳固非獨忍於前子也，然使所出而賢，亦何能出此心，以自白於天下？乃不引嫌，不辭謗，卒使二子，一貴一富，表表於世。此無論閨闈，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

鍾生

『北堂壽字慶重開，桂子香分兩袖回；夙孽消除佳耦協，都從純孝性中來。』

鍾慶餘，遼東名士也。應南鄉舉，開藩邸有道士，知人休咎，心向往之。二場後，至對突泉，適相值。年六十餘，鬚長過胸，矍然道人也。集問災祥者如堵。道士悉以微詞授之。於衆中見生，忻與握手，曰：『君心術德行，可敬也。』挽登閣上，屏人語，因問：『莫欲知將來否？』曰：『唯唯。』曰：『子福命至薄，然今科鄉舉可望。但榮歸後，恐不復見尊堂矣。』鍾性至孝，聞之涕下，遂欲不試而歸。道士曰：『若過此以往，一榜亦

不可得矣！生云：『母死不見，且不可復爲人，貴爲卿相，何加焉？』道士曰：『某夙世與君有緣，今日必合盡力。』乃以丸授之，曰：『可遣人夙夜將去，服之，可延七日。場畢而行，母子猶及見也。』生藏之，恩惠而去，神志喪失。因計終天有期，早歸一日，則多得一日之奉養。攜僕貫驢，卽刻東邁。里許，驢忽反奔，鞭之不馴，控之則蹶。生無計，蹙汗如雨，僕勸止之，不聽。生又貫他驢，亦如之。日已銜山，莫知爲計。僕又勸曰：『明日卽完場矣，何爭此一朝夕乎？請先主而行，計亦良得。』不得已，從之。次日，草草竣事，立時遂發，不遑覈息。星馳而歸，則母病綿惓，下丹藥，漸就痊可。入視之，就榻泣泣。母搖手止之，執手喜曰：『適夢之陰司，見王者顏色和霽，謂：「稽爾生平，無大罪惡。今念汝子純孝，賜壽一紀。」』生亦喜。數日，果平健如故。未幾，聞捷，辭母如濟，因賂內監，致意道士。道士忻然出，生便伏謁。道士曰：『君旣高捷，太夫人又增壽數，此皆盛德所致。道人何力焉？』生又訝其預知，因而拜問終身。道士云：『君無大貴，但得毫釐足矣。君前身與我爲僧侶，以石投犬，誤斃一蛙，今已投生爲驢。論前定數，君當橫折。今孝德感神，已有解星入命，固當無恙。但夫人前世爲婦不貞，數應少寡。今君以德延壽，非其所偶，恐歲後瑤臺傾也。』生惻然，良久，問繼室所在。答曰：『在中州。今十四歲矣。』臨別囑曰：『倘遇危急，宜奔東南。』後年餘，妻病果死。鍾鼻令於西江，母遣往省，卽以便途過中州，將應繼室之讖。偶適一村，值臨河優戲，女士甚雜。方欲整轡趨過，有一失勒牡驢，隨之而行，致驟蹄跌。生回手，以鞭擊驢耳。驢驚，大奔。時有王世子方六七歲，乳媪抱坐隄上。驢沖

過，扈從皆不及防，擠墮河中。衆大譁，欲執之，生縱蹶絕馳，頓憶道士言，極力趨東南，約二十餘里，入一山村。有叟在門，下騎揖之。叟邀入，自言方姓，便詰所來。生叩伏在地，具以情告。曰：「不妨，請即居此間，當使微者去。」至晚得耗，始知爲世子。叟大駭曰：「他家可以爲力，此真愛莫助之矣！」生哀不已。叟竊思曰：「不可爲也！請過宵，聽其緩急，尙可再謀。」生愁怖，終夜不枕。次日，偵聽，則已行譟議察，收藏者棄市。叟有難色，無言而入。生疑懼，無以自安。中夜，叟來叩扉入，少坐，便問：「夫人年幾何矣？」生收線對。叟喜曰：「吾謀濟矣。」問之，答云：「姊夫墓道，挂錫南山。姊又謝世，遺有孤女，從僕鞠養，亦頗慧。以奉箕帚，如何？」生喜符道士之言，而又冀親戚密邇，可以得其周謀。曰：「小生誠幸矣！但遠方罪人，深恐貽累丈人。」叟曰：「卽此爲君謀也！姊夫道術頗神，但久不與人事矣。合卷後，自與甥女籌之，必合有計。」生益喜，贊焉。女十六歲，豔絕無雙，生每對之，款戲。女云：「妾卽陋，何遂遽見嫌惡？」生謝曰：「娘子仙人，相耦爲幸。但有禍患，恐致乖違，因以實告。」女怨舅，乃人非。此彌天之禍，不可爲謀，乃不明言，而陷彼於坎窞。生長聽曰：「此小生以死命哀舅，舅慈悲而窮於術，知卿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某誠不足稱好逑，然家門幸不辱舅，倘得再生，香花供養有日耳！」女嘆曰：「事已至此，復何辭？然父自削髮招提，兒女之愛已絕。無已，同往哀之，恐擔掛辱不淺也。」乃一夜不寐，以氈綿厚作蔽膝，各以隱著衣底，然後暖肩與。入南山十餘里，山遙拗折絕險，不復可乘，下輿。女陞步甚艱，生挽臂良扶，竭蹶始得上達。不遠，卽見山門，共坐

少憩，女喘汗淫淫，粉黛交下，生見之情不可忍，曰：「爲某故，遂使卿罹此苦。」女愀然曰：「恐此尙未是苦。」因少蘇，相將入蘭若，禮佛前進，曲折入禪堂，見老僧趺坐，目若瞑，一僮執拂侍之。方丈中，掃除光潔，而坐前悉布沙磧，密如星宿。女不敢擇，入跪其上，生亦從諸其後。僧開目一瞻，卽復合去。女參曰：「久不定省，今女已嫁，故偕堵來。」僧久之，啓視曰：「妮子大累人。」卽不復言。夫妻跪良久，筋力俱殆，沙石將壓入骨，痛不可支。又移時，乃言曰：「將驟來未？」女答言：「未。」曰：「夫妻卽去，可速將來！」二人拜而起，狼狽而行。旣歸，謹如其命，不解其意，但伏聽之。過數日，相傳罪人已得，伏誅訖，夫妻相慶，無何，山中遣僮來，以斷杖付生，云：「代死者此君也！」更囑瘞祭，以解竹木之冤。生視之，斷處有血痕焉，乃祝而葬之。夫妻不敢久居，星夜歸遼陽。

夢 狼

「夢回無計破愁顏，賀客盈門淚獨潛；省識官場真面目，虎狼不必在深山。」

白翁，直隸人。長子甲筮仕南服，三年，道遠苦無耗。適有瓜葛丁姓造謁，翁以其久不至，款之。丁素走無常，談次，翁輒問以冥事。丁對語涉幻，翁不深信，但微哂之。旣別後，數日，翁方臥，見丁復來，邀與同遊。從之去，入一城闕。移時，丁指一門曰：「此間君家甥也。」時翁有姊子爲晉令，訝曰：「烏在此？」丁曰：「倘

不爲信，入便知之。」翁入，果見髡，蟬冠多繡，坐堂上。戟幢行列，無人可通。丁曳之出，曰：「公子衙署，去此不遠，得無亦願視之否？」翁詰少間，至一第。丁曰：「入之！」窺其門，見一巨狼當道，大懼，不敢進。丁又曰：「入之！」又入一門，見堂上堂下坐者臥者，皆狼也。又視墀中，白骨如山，益懼。丁乃以身翼翁而進。公子甲方自內出，見父及丁，良喜。少坐，喚侍者治肴饌。忽一巨狼，銜一人入。翁戰惕而起，曰：「此胡爲者？」甲曰：「聊充庖厨。」翁急止之，心怔忡不甯，辭欲出，而羣狼阻道，進退方無所主。忽見諸狼紛然嚙避，或竄牀下，或伏几底，錯愕不解其故。俄有兩金甲猛士，怒目入，出黑索索甲。甲撲地化爲虎，牙齒巉巖。一人出利劍，欲梟其首。一人曰：「且勿！且勿！此明年四月間事，不如姑敲齒去。」乃出巨錘錘齒，齒零落墮地。虎大吼，聲震山岳。翁大懼，忽醒，乃知其夢。心異之，遣人招丁，丁辭不至。翁乃誌其夢，使次子詣甲，函戒哀切。既至，見兄門齒盡豁，駭而問之，則醉中墜馬所折。考其時，則父夢之日也。益駭。出父書，甲讀之，變色爲問曰：「此幻夢之遺符耳，何足怪？」時方賂管路者，得首薦，故不以妖夢爲意。弟居數日，見其靈役滿堂，納賄關說者，中夜不絕，流涕諫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關竅耳！黜陟之權，在上臺不在百姓。上臺喜，便是好官，愛百姓，何術復令上臺喜也？」弟知不可勸止，遂歸，悉以告翁。翁聞之，大哭，無可如何。惟捐家濟貧，日禱於神，但求逆子之報，不累妻孥。次年，報甲以薦舉作吏部，賀者盈門。翁惟歛衽，伏枕託疾，不見一客。未幾，聞子歸途遇寇，主僕殞命。翁乃起，謂人曰：「鬼神之怒，止及其身。祐我家者，不可謂不

厚也。」因焚香而報謝之。慰藉翁者，咸以爲道路之訛，而翁殊深信不疑，刻日爲之營兆。但甲固未死，先是四月間，甲解任甫離境，卽過寇，甲傾裝以獻之。諸寇曰：「我等之來，爲一邑之民，洩冤憤耳，甯專爲此哉？」遂扶其首。又問家人：「有司大成者誰是？」司故甲腹心，助桀爲虐者，家人共指之，賊亦扶之。更有盜役四人，甲娶歛臣也，將攜入都，並搜扶訖，始分賞入囊，奮馳而去。甲魂伏道旁，見一宰官過，問：「殺者何人？」前驅者報曰：「某縣白知縣也。宰官曰：『此白某之子，不宜使老後見此兇慘，宜續其頭。』卽有一人掇頭置腔上曰：『邪人不宜使正，以肩承領可也。』遂去，移時復甦。妻子往收其屍，見有餘息，載之以行。從容灌之，亦受飲。但寄旅邸，貧不能歸。半年許，翁始得確耗，遣次子致之而歸。甲雖復生，而目能自顧其背，不復齒人數矣。翁姊子有政聞，是年行取爲御史，悉符所夢。

異史氏曰：「竊嘆天下之官虎而吏狠者，比比也！卽官不爲虎而吏且將爲狼，况有猛於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顧其後耳，甦而使之自顧，鬼神之教，微矣哉！」

天官

「更從何處認天宮，
來去無端醉夢中，
春色滿園關不住，
幾人酣臥小樓東。」
郭生，京都人，年二十餘，儀容修美。一日薄暮，有老嫗貽尊酒，怪其無因，嫗笑曰：「無須問，但飲之，自

有佳境。」遂逕去。揭尊微嗅，列香四射，遂飲之。忽大醉，冥然不覺。及醒，則與一人並枕臥。撫之，膚膩如脂，麝蘭噴溢，蓋女子也。問之不答，遂與交。交已，以手捫壁，壁皆石，陰陽有土氣，酷類墳冢，太驚。疑爲鬼迷，因問女子：「卿何神也？」女曰：「我非神，乃仙耳！此是洞府，與有夙緣，勿相訝，但耐居之。再入一重門，有漏光處，可以搜便。」旣而女起，閉戶而去。久之，腹餓，遂有女僮來，餉以麪餅鴨臠，便捫索而啖之。黑漆不知昏曉。無何，女子來寢，始知夜矣。郭曰：「晝無天日，夜無燈火，食炙不知口處，常常如此，則姮娥何殊於羅刹，天堂何別於地獄哉？」女笑曰：「爲爾俗中人，多言喜泄，故不欲形色相見。且暗摸索，妍媸亦當有別，何必燈燭？」居數日，幽悶異常，屢請暫歸。女曰：「來夕與君一遊天宮，便卽爲別。」次日，忽有小囊籠燈入曰：「娘子伺郎久矣。」從之出。星斗光中，但見樓閣無數。經幾曲畫廊，始至一處。堂上垂珠簾，燒巨燭如晝。入則美人華妝南向坐，年約二十許，錦袍炫目，頭上明珠，翹顛四垂。地下皆設短燭，裙底皆照。誠天人也。郭迷亂矢次，不覺曲膝。女令婢扶曳入坐。俄頃，八珍羅列。女行酒曰：「飲此以送君行。」郭鞠躬曰：「向覲面不識仙人，實所惶愧。如容自贖，願收爲沒齒不二之臣。」女顧婢微笑，便命移席臥室。室中流蘇繡帳，衾褥香軟。使郭就榻坐。飲次，女屢言：「君離家久，暫歸亦無所妨。」更盡一籌，郭不言別。女喚婢籠燭送之。郭不言，僞醉眠榻上，推之不動。女使婢扶裸之。一婢排私處，曰：「箇男子容貌溫雅，此物何不文也。」舉盃牀上，大笑而去。女亦寢，郭乃轉側。女問：「醉乎？」曰：「小生何醉？甫見仙人，神志顛倒耳！」女

曰：「此是天宮。未明宜早去。如嫌洞府快悶，不如早別。」郭曰：「今有人夜得花，聞香捫幹，而苦無燈燭。此情何以能堪？」女笑，允給燈火。漏下四點，呼婢籠燈，抱衣而送之。入洞，見丹堊精工，寢處褥草樓氈，尺許厚。郭解履擁衾，婢徘徊不去。郭凝視之，風致娟好，戲曰：「謂我不文者，卿耶？」婢笑，以足蹴枕曰：「子宜偃矣！勿復多言！」視履端嵌珠如巨菽，捉而曳之。婢仆於懷，遂相狎，而呻楚不勝。郭問：「年幾何矣？」答云十七。問：「處子亦知情乎？」曰：「妾非處子，然荒疎已三年矣。」郭研詰仙人姓氏，及其清賞尊行。婢曰：「勿問，即非天上，亦異人間。若必知其確耗，恐無地矣。」郭遂不敢復問。次夕，女果以燭來，相就寢食，以此爲常。一夜，女入曰：「期以永好，不意人情乖阻。今將棄除天宮，不與復相容矣！請以卮酒爲別。」郭泣下，請得脂澤爲愛。女不許，贈黃金一斤，珠百顆，三瓊既盡，忽亦昏醉。既醒，覺四體如縛，糾纏甚密。股不得伸，首亦不得出。極力轉側，暈墮牀下，出手摸之，則錦被囊裏，細繩束焉。起坐凝思，略見牀櫺，始知爲己齋中。時離家已三月，家人謂其已死。郭初不敢明言，懼被仙譴。然心疑怪之，竊間以告知交，莫有知其故者。被置牀頭，香盈一室。拆視，則湖綿雜香屑爲之，因珍藏焉。後某達官，聞而詰之，笑曰：「此賈后之故智也，仙人烏得如此？」雖然，此事亦宜慎密，洩之族矣！」有巫嘗出入貴家，言其樓閣形狀，絕似嚴東樓家。郭聞之，大懼，攜家亡去。未幾，嚴伏誅，始歸。

異史氏曰：「高閣迷離，香盈繡帳，誰奴蹀躞，履綴明珠。非權奸之淫縱，豪勢之驕奢，烏有此哉？」

願淫籌一擲，金尾變而長門；唾壺未乾，情田鞠爲茂草。空牀傷意，暗燭銷魂。含釵玉臺之前，凝眸寶幄之內，遂使藉邱臺上，路入天宮。溫柔鄉中，人疑仙子。儉楚之帷薄，固不足羞；而廣田自荒者，亦足戒已。」

冤獄

「一時謔語疑相述，據作爰書駭聽聞；太息臨民都憤憤，沈冤何處訴將軍。」

朱生，陽穀人，少年佻達，喜快謔。因喪耦，往求媒媪，遇其隣人之妻。睨之美，戲謂媪曰：「適睹尊隣，風雅妙麗。若我求鳳，渠可也。」媪亦戲曰：「請殺其男子，我爲君圖之。」朱笑曰：「諾！」夏月餘，鄰人出責負，被殺於野。邑令拘鄰保，血膚取實，究無端緒；惟媒媪述相謔之辭，以此疑朱。捕至，百口不承。令又疑鄰婦與私，撈掠之。五毒慘至，婦不能堪，誣伏。又訊朱，朱曰：「細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既使冤死，而又加以不節之名，縱鬼神無知，予心何忍乎？我實供之可矣！欲殺夫而娶其婦，皆我之爲。婦實不之知也。」問：「何憑？」答言血衣可證，及使人搜諸其家，竟不可得。又掠之，死而復蘇者再。朱乃云：「此母不忍出據死我耳，待自取之。」因押歸，告母曰：「予我衣死也！卽不與，亦死也！均之死，故遲也不如其速也！」母泣，入室移時，取衣出，付之。令審其迹確，擬斬。再駁再審，無異詞。經年餘，決有日矣。令方慮囚，忽一人直上公堂，

怒目視令而大罵曰：「如此憤憤，何足臨民？」隸役數十輩，將其執之。其人振臂一揮，頽然並仆。令懼，欲逃。其人大言曰：「我關帝前周將軍也。昏官若動，即便誅却。」令戰懼悚聽。其人曰：「殺人者乃宮標也。於朱某何與？」言已，倒地，氣若絕。少頃，而醒，面無人色。及問其人，則宮標也。榜之，盡服其罪。蓋宮素不逞，知其討負而歸，意腰囊必富。及殺之，竟無所得。聞朱誣服，竊自幸。是日身入公門，殊不自知。令問朱，血衣所自來，朱亦不之知。喚其母，鞠之，則割臂所染，驗其左臂，刀痕猶未平也。令亦愕然。後以此被參，揭免官，罰贖羈留而死。年餘，隣母欲嫁其婦，婦感朱義，遂嫁之。

異史氏曰：「訟獄乃居官之首務，培陰隲，滅天理，皆在於此，不可不慎也。躁急汚暴，固乖天和，淹滯因循，亦傷民命。一入輿訟，則數農失時；一案既成，則十家蕩產，豈故之細哉。余嘗謂爲官者，不濫受詞訟，即是盛德。且非重大之情，不必羈候。若無疑難之事，何用徘徊？卽或隣里愚民，山村豪氣，偶因鵝鴨之爭，致起雀鼠之忿。此不過借宰官之一言，以爲憑定而已。無用全人，祇須兩造，笞杖立加，葛藤悉斷。所謂神明之宰，非耶？每見今之聽訟者矣！一票既出，若或忘之。攝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之牌。朦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盡矣。而儼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牀，漠若無事。甯知水火獄中，有無數冤魂，伸頸延息，以望拯救耶？然在奸民之凶頑，固無足惜；而在良民之株累，亦復何堪。况且無辜而被干連，往往奸民少而良民

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於奸民。何以故？奸民難虐，而良民易欺也。阜隸之所毆罵，胥徒之所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暴。身入公門，如陷湯火。早結一日之案，則早安一日之生，有何大事。而顧奄奄堂上若死人，似恐籍壑之不遑飽，而放假之以歲時也者。雖非酷暴，而其實厥罪惟均矣！嘗見一詞之中，其急要不可少者，不過三數人。其餘皆無辜之赤子，妄被羅織者也。或平昔以睚眦開嫌，或當前以懷璧致罪。故與訟者以其全刁謀正案，而以其餘毒復小讎。帶一名於紙尾，遂成附骨之疽。受萬罪於公門，竟屬切膚之痛。人跪亦跪，狀若鳥集；人出亦出，還同猿繫。驚而究之，官問不及，吏詰不至。其實一無所用，祇足以破產傾家，飽蠹役之貪囊；鬻子典妻，洩小人之私憤而已。深願爲官者，每投到時，略一審詰，當逐逐之，不當逐逐之。不過一滯毫一動腕之間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養多少元氣。從政者曾不一念及此，又何必拮据刀鋸，能殺人哉？」

劉夫人

「藏金莫笑祗區區，利市從知禍命殊。地下苦無營運處，邠來人世覓陶朱。」

廉生者，彰德人，少篤學，然早孤，家甚貧。一日，他出，暮歸失途，入一村，有媪與謂曰：「廉公子何之夜得毋深乎？」生方皇懼，更不暇問其誰何，便求假榻。媪引去，入一大第。有雙鬟籠燈，導一婦人出，年四十

餘，舉止大家。媼迎曰：「廉公子至。」生趨拜。婦喜曰：「公子秀發，何但作富家翁子？」即設席於坐側，勸酒甚殷，而自己舉杯未嘗飲，舉箸亦未嘗食。生惶惑，屢審閱，笑曰：「再盡三爵，告君知。」生如命已，婦曰：「亡夫劉氏，客江右，遭變遽殞。未亡人獨居荒僻，日就零落。雖有兩孫，非鴟鵂，即鴛鴦耳。」公子雖異姓，亦前生骨肉也！且至性純篤，故遂覩然相見。無他煩，薄藏窖金，欲倩公子持泛江湖，分其贏餘，亦勝案螢枯死。」廉生辭以少年書癡，恐負重託。婦曰：「讀書之計，先於謀生。公子聰明，何之不可？」遣婢運賞出，交兌八百餘兩，生惶恐固辭。婦曰：「固知公子未慣懋遷，但試爲之，當無不利。」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謀合商侶。婦云：「勿須，但覓一樸慤諳練之僕，爲公子服役足矣。」遂輪織指以下之曰：「伍姓者吉。」命僕馬囊金送生出，曰：「臘盡滌瓊，候洗寶裝矣！」又顧僕曰：「此馬調良，可以乘御，即贈公子。勿須將回。」生歸，夜纔四鼓，僕繫馬自去。明日，多方免役，果得伍姓，因厚價招之。伍老於行旅，又爲人懇拙不苟，費財悉倚付之。往涉荆襄，歲杪始得歸，計利三倍。生以得伍力多，於常格外，另有酬賞，謀同飛灑，不令主知。甫抵家，婦已遣人將迎，遂與俱去，見堂上華筵已設。婦出，備極慰勞。生納賞訖，即呈簿籍，婦置不顧。少頃，即席歌舞鞦韆，伍亦賜筵外舍，盡醉方歸。因生無家室，留守新歲。次日，又求稽盤。婦笑曰：「後無須爾！妾會計久矣！」乃出冊示生，登誌甚悉，並給僕者，亦載其上。生愕然曰：「夫人真神人也！」過數日，館穀豐盛，待若子姪。一日堂上設席，一東面，一南面，堂下一筵西向，謂生曰：「明日財星臨照，宜可遠行。」

今爲主价，粗設祖帳，以壯行色。少間，伍亦呼至，賜坐堂下。一時鼓鉦鳴聒，女優進呈曲目，生命唱陶朱富。婦笑曰：「此先兆也，當得西施作內助矣！」宴罷，仍以全金付生，曰：「此不可以歲月計。非獲巨萬勿歸也。妾與公子，所憑者在福命，所信者在心腹，勿勞計算。遠方之盈絀，妾自知之。」生唯唯而退，往客淮上。進身爲鹽賈。踰年，利又數倍。然生嗜讀，操籌不忘書卷。所與遊，皆文士。所獲既盈，隱思止足，漸謝任於伍。桃源薛生與最善。適過訪之，薛一門俱適別業，昏暮無所復之。闈人延生入，掃榻作炊。細詰主人起居。蓋是時方訛傳朝廷欲選良家女，犒邊庭，民間騷動。聞有少年無婦者，不通媒灼，竟以女送諸其家。至有一夕而得兩婦者。薛亦新婚於大姓，猶恐與馬喧動，爲大令所聞，故暫遷於鄉。初更向盡，方將拂榻就寢，忽聞數人排闥入。闈人不知何語。但聞一人云：「官人既不在家，秉燭者何人？」闈人答：「是廉公子，遠客也。」俄而問者已入，袍帽光潔，略一舉手，卽詰邦族。生告之。喜曰：「吾同鄉也。岳家誰氏？」答云：「無之。」益喜，趨出，急招一少年同入，敬與爲禮。卒然曰：「實告公子，某慕姓，今夕此來，將送舍妹於薛官人。至此方無策，進退維谷之際，適逢公子，甯非斂乎？」生以未悉其人，故躊躇久不敢應。慕竟不聽其致詞，急呼送女者。少間，二媪扶女郎入，坐生榻上。睨之，年十五六，佳妙無雙。生喜，始整巾向慕謝，又囑闈人行沽，略盡款洽。慕言先世彰德人，母族亦世家，今凌夷矣。聞外祖遺有兩孫，不知家况何似。生問其姓。曰：「外祖劉，字暉若，聞在郡北三十里。」生曰：「僕郡城東南人。去北里頗遠，年又最少，無多交知。郡中此姓最繁。」

止知郡北有劉荆卿，亦文學士。未審是否，然貧矣！」慕曰：「某祖慕尙在彭郡，每欲兩楸歸葬故里，以資斧未辦，姑猶遲遲。今妹從去，歸計益決矣！」生聞之，銳然自任，二慕俱喜。酒數行，辭去。生卻僕移燈，琴瑟之愛不勝言。次日，辭已知之，趨入城，除別院館生。生詣淮，交盤已，留伍居肆。裝賞返桃源，同二慕啓岳父母骸骨。兩家細小，載與俱歸。入門安置已，囊金詣主。前僕已候於途，從去。婦逆見，色喜曰：「陶朱公載得西子來矣！前日爲客，今日爲吾甥壻也！」置酒迎慶，倍益親愛。生服其先知，因問：「夫人與岳母遠近？」婦云：「勿問！久自知之。」乃堆金案上，瓜分爲五，自取其二，曰：「吾無用處，聊貽長孫。」生以過多，辭不受。悽然曰：「吾家零落，宅中喬木，被人伐作薪，孫子去此頗遠，門戶蕭條，煩公一營辦之。」生諾，而金止受其半，婦強內之，送生出，揮涕而返。生疑，怪問，回視第宅，則爲墟墓。始悟婦，卽妻之外祖母也。既歸，贖墓田一頃，封殖偉麗。劉有二孫，長卽荆卿，次玉卿，飲博無賴，皆貧。兄弟詣生申謝，生悉厚贈之。由此來往最稔。生頗道其經兩之由。玉卿乃意冢中多金，夜合博徒數輩，發墓搜之，剖棺露齒，竟無少獲，失望而散。生知墓被發，以告荆卿。荆卿倍生同險之。入塋，見案上纍纍，前所分金具在，荆卿欲與生共取之。生曰：「夫入原留此以待兄也。」荆卿乃囊運而歸，告諸邑，宰訪緝甚嚴。後一人賣墳中玉簪，獲之。窮訊其黨，始知玉卿爲首，因將治以極刑。荆卿代哀，僅得賒死。墓內外，兩家並力營繕，較前益堅美。由此廉劉皆富，惟玉卿如故。生及荆卿常河潤之，而終不足供其博賭。一夜，盜入生家，執索金賞。生所藏金，皆以千五百爲簡。

發示之，盜取其二，止有鬼馬在廐，用以運之而去。使生送諸野，乃釋之。村衆望盜火未遠，噪逐之，賊驚遁。共至其處，則金秀路側，馬已倒爲灰燼。始知馬亦鬼。是夜只失金劍一枚而已。先是盜執生妻，悅其美，將就淫之！一盜帶面具，力訶止之，聲似玉卿。盜釋生妻，脫腕劍而去。以是疑玉卿，然心竊德之。後盜以劍質賭，爲捕役所獲。詰其黨，果有玉卿。宰怒，備極五毒。兄與生謀，欲以重賂脫之，謀未成而玉卿已死。生猶時恤其妻子。生後登賢書，數世皆素封焉。嗚呼！貪字之點畫形象，甚近乎貧。如玉卿者，可以鑒矣！

神女

「樸陋衣冠，餽介身，車中感贈亦前因，爲卿夙夜蒙霜露，不惜珠花持與人。」

米生者，閩人，傳者忘其名字郡邑。偶入郡，醉過市廛，聞高門中，簫鼓如雷，問之居人。云：「是開壽筵者。」然門庭亦殊清寂。聽之，笙歌繁囂，醉中雅愛樂之，並不問其何家，即街頭市祝儀，投晚生刺焉。或見其衣冠樸陋，便問：「君係此翁何親？」答言：「無之。」或言：「此流寓者，僑居於此。不審何官，甚貴倨也！既非親屬，將何求？」生聞而悔之，而刺已入矣！無何，兩少年出迎客，華裳炫目，丰采都雅，揖生入。見二叟南向坐，東西列數筵，客六七人，皆以貴胄。見生至，盡起爲禮，叟亦杖而起。生久立，待與周旋，而叟殊不離席。兩少年致詞曰：「家君衰邁，起拜良艱。予兄弟代謝高賢之見枉也。」生遜謝而罷。遂增一筵於上，與

更接席未幾，女樂作於下，座後設琉璃屏，以障內眷。鼓吹大作，座客不復可以傾談。筵將終，兩少年起，各以巨杯勸客，杯可容三斗。生有難色，然見客受亦受。頃刻四顧，主客盡醺。生不得已，亦強盡之。少年復斟，生覺憊甚，起而告退。少年強挽其裾，生大醉趨地，但覺有人以冷水灑面，恍然若寐。起視賓客盡散，惟一少年捉臂送之，送別而歸。後再過其門，則已遷去矣！自郡歸，偶適市，一人自肆中出，招之飲，視之，不識，姑從之入，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問其人，乃諸姓，市中磨鏡者也。問：「何相識？」曰：「前日上壽者，君識之否？」生言：「不識！」諸言：「予出入其門最稔，翁傅姓，但不知何籍何官。先生上壽時，我方在幄下，故識之也。」日暮飲散，鮑莊夜死於途。鮑父不識諸，執名訟生，檢得鮑莊體有重傷，生以謀殺論死，體歷械梏，以諸未獲，罪無申證，訟繫之。年餘，直指巡方，廉知其冤，出之，家中田產蕩盡，而衣巾草襦，冀其可以辯復，於是携囊入郡。日將暮，步履頗殆，休於路側，遙見小車來，二青衣夾隨之。既過，忽命停輿，車中不如何言。俄，一青衣問生：「君非米姓乎？」生驚起詰之，問：「何貧窶若此？」生告以故。又問：「安之？」又告之。青衣去向車中語。復返，請生至車前。車中以纖手摹簾，微睨之，絕代佳人也。謂生曰：「君不幸得無妄之禍，聞之太息。今日學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入者。途中無可解贈。」乃於簾上摘珠花一朵，授生曰：「此物可以鬻白金，請緘藏之。」生下拜，欲問官閣。車行甚疾，其去已遠，不解何人。執花諦視，上綴明珠，非凡物也，珍藏而行。至郡投狀，上下勒索甚苦。出花展視，不忍置去，遂歸。歸而無家，依於兄嫂。幸兄賢，為經

紀貧不廢讀。過歲，赴郡應童子試，誤入深山。會清明節，游人甚衆。有數女騎來，內一女郎，卽曩時車中人也。見生，停驂問其所往。生具以對。女驚曰：「君衣頂尙未復耶？」生慚然，於衣下出珠花曰：「不忍棄此，故猶童子也。」女郎暈紅上頰，旣囑坐待路隅，款段而去。久之，一婢馳馬來，以裹物授生，曰：「娘子言：『今日學使之門如市，贈白金二百，爲進取之資。』」生辭曰：「娘子惠我多矣，自分撥芹非難，重金所不敢受。但告以姓名，繪以小像，焚香供之足矣。」婢不顧，委地下而去。生由此用度頗充，然終不屑簞食。後入邑庠第一，以金授兄，兄善居積，三年，舊業盡復。適岡中巡撫，爲生祖門人，優恤甚厚，兄弟稱巨家矣。然生素骨骸，雖屬大僚通家，而未嘗有所干謁。一日，有客裘馬至門，都無識者。出視，則傅公子也。揖而入，各道間關，治具相款。客辭以充，然亦不竟言去。已而肴酒旣陳，公子起而請問，相將入內，拜伏於地。生驚問：「何事？」悽然曰：「家君適罹大禍，欲有求於撫臺，非兄不可。」生辭曰：「渠雖世誼，而以私干人，生平所不爲也。」公子伏地哀泣。生厲色曰：「小生與公子，一飲之知交耳！何遂以喪節強人？」公子大慚，起而別去。越日，方獨坐，有青衣人入，視之，卽山中贈金者。生乃驚起。青衣曰：「君忘珠花否？」生曰：「唯唯！不敢忘。」曰：「昨公子卽娘子胞兄也！」生聞之，竊喜，僞曰：「此難相信。若得娘子親見一言，則油鼎可蹈耳！不然，不敢奉命。」青衣出，馳馬而去。更盡復返，扣扉入曰：「娘子來矣！」言未已，女人慘然入，向壁而哭，不作一語。生拜曰：「小生非卿，無以有今日。但有驅策，敢不惟命。」女曰：「受人求者常驕人，求人者常

畏人。中夜奔波，生平何解此苦。祇以畏人故耳，亦復何言？」生慰之曰：「小生所以不違諾者，恐過此，一見爲難耳！使卿夙夜蒙露，吾知罪矣！」因挽其袂，隱柳搔之。女曰：「子誠敝人也，不念疇昔之義，而欲乘人之危，予過矣！予過矣！」忿然欲出，登車欲去。生追出謝過，長跪而要遮之，青衣亦爲緩頰。女意稍解，就車中謂生曰：「實告君，妾非人，乃神女也！家君爲南岳都理司，偶失禮於地官，將達帝聽，非本地都人官印信，不可解也。君如不克舊義，以黃紙一幅，爲妾求之。」言已，車發遂去。生歸，悚懼不已，乃假驅祟，言於巡撫。巡撫謂其事近巫蠱，不許。生以厚金賂其心腹，諾之，而未得其便也。既歸，青衣候門，生具告之，默然遂去，意似怨其不忠。生追送之，曰：「歸語娘子，如事不諧，我以身命殉之。」既歸，終夜輾轉，不知計之所出。適院署有寵姬，購珠，乃以珠花獻之。姬大悅，竊印爲之鈐之，懷歸，青衣適至，笑曰：「幸不辱命。然數年貧賤，乞食所不忍鬻者，今還爲主人棄之矣！」因告以情，且曰：「黃金拋置，我都不惜。寄語娘子，珠花須要價也！」踰數日，傅公子登堂申謝，納黃金百兩。生作色曰：「所以然者，爲令妹之惠我無私耳！不然，卽萬金豈足以易名節哉？」再強之，聲色益厲。公子慚而去，曰：「此事殊未了。」翌日，青衣奉女郎命，進明珠百顆，曰：「此足以償珠花耶？」生曰：「重花者，非貴珠也。設當日贈我萬鎰之寶，直須賣作富家翁耳！什襲而甘貧賤，何爲乎？娘子神人，小子何敢他望，幸得報洪恩於萬一，死無憾矣！」青衣置珠案上，生朝拜而後却之。越數日，公子又至，生命治酒肴。公子使從人入廚下，自行烹調，相對縱飲，歡若一家。有客餽

苦糲，公子飲而美之，飲盡百瓊，面頰微頰，乃謂生曰：「君貞介士，愚兄弟不能早知君，有愧裙釵多矣！家君感大德，無以相報，欲以妹子附爲婚姻，恐以幽明見嫌也。」生喜懼非常，不知所對。公子辭而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鉤辰，天孫有少女下嫁，吉期也。可備青廬。」次夕，果送女郎至，一切無異常人。三日後，女自兄嫂以及婢僕，大小皆有餽賞。又最賢，事嫂如姑。數年不育，勸納副室，生不肯。適兄賈於江淮，爲買少姬而歸。姬願姓，小字博士，貌亦清婉，夫婦皆喜。見髻上插珠花，甚似當年故物。摘視，果然，異而詰之。答云：「昔有巡撫妾死，其婢盜出鬻於市。先人廉其直，買而歸，妾愛之。先人無子，生妾一人，故所求無不得。後父死家落，妾寄養於顧媪之家。顧妾孀行，見珠屢欲售去。妾投井覓死，故至今猶存也。」夫婦歎曰：「十年之物，復歸故主，豈非數哉？」女另出珠花一朵，曰：「此物久無偶矣！」因並賜之，親爲簪於髻上。姬退，問女郎家世甚悉，家人皆諱言之，陰語生曰：「妾視娘子，非人間人也，其眉目間有神氣。昨簪花時，得近視，其美麗出於肌裏，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見長耳！」生笑之。姬曰：「君勿言，妾將試之。如其神，但有所須，無人處，焚香以求，彼當自知。」女郎續續精工，博士愛之而未敢言，乃即閨中焚香祝之。女早起，忽檢篋中，出襪，遣婢贈博士，生見之而笑。女問故，以實告。女曰：「黠哉婢乎！」因其慧，益憐愛之。然博士益恭，味爽時，必薰沐以朝。後博士一舉兩男，兩人分字之。生年八十，女貌猶如處子。生抱病，女鳩匠爲材，令寬大倍於尋常。既死，女不哭。男女他適，則女已入材中死矣！因並葬之，至今傳爲大材家云。

異史氏曰：『女則神矣！博士而能知之，是遵何術歟？乃知人之慧，因有靈於神者矣！』

湘裙

『弟兄握手聚泉臺，斗酒盃羹夜饋來；私試血痕留玉腕，早知有意向喬才。』

晏仲，陝西延安人，與兄伯同居，友愛敦篤。伯三十而卒，無嗣，妻亦繼亡。仲痛悼之，每思生二子，則以子爲兄後。甫舉一男，而仲妻又死。仲恐繼室不卹其子，將購一妾。鄰村有貨婢者，仲往相之，略不稱意，情緒無聊，被友人留酌，醺醉而歸。途中遇故窗友梁生，握手殷殷，邀過其家。醉中忘其已死，從之而去。入其門，並非舊第，疑而問之。答云：『新移此耳。』入而謀酒，則家釀已竭。囑仲坐待，挈瓶往沽。仲出立門外俟之，見一婦人控驢而過。有童子隨之，年可八九歲，面目神色，絕類其兄。心惻然動，急尾綴之，便問：『童子何姓？』答言：『姓晏。』仲益驚，又問：『汝父何名？』笑言：『不知。』言次，已至其門，婦人下驢入。仲執童手曰：『汝父在家否？』童子諾而入。頃之一媪出窺，真其嫂也，訝：『叔何來？』仲大悲，隨之而入，見廬落亦復整頓。因問：『兄何在？』曰：『責負未歸。』問：『跨驢何人？』曰：『此汝兄妾甘氏，生兩男矣！長阿大，赴市未返，汝所見者阿小。』坐久，酒漸解，始悟所見皆鬼。以兄弟情切，即亦不懼。媪溫酒治具。仲急欲見兄，促阿小覓之。良久哭而歸，曰：『李家負欠不還，反與父鬪。』仲聞之，與阿小奔而去。見有兩人，方捧足

地上，仲怒，奮拳直上，當者盡踣。急救兄起，敵已俱奔。追捉一人，捶楚無算。始起執兄手，頓足哀泣，兄亦泣。既歸，舉家慰問。乃具酒食，兄弟相慶。居無何，一少年入，年約十六七，伯呼阿大，令拜叔。仲挽之，哭向兄曰：『大哥地下有兩男子，而墳墓不掃。弟又子少而鰥，奈何？』伯亦悽惻。嫂謂伯曰：『遣阿小從叔去，亦得。』阿小聞之，依叔肘下，眷戀不去。仲撫之，倍益酸辛，問：『汝樂從否？』答云：『樂從。』仲念鬼雖非人，恩情亦勝無也，因為解顏。伯曰：『從去，但勿嬌慣。宜啖以血肉，驅向日中曝之，午過乃已。六七歲兒，歷春及夏，骨肉更生，可以娶妻育子。但恐不壽耳。』言訖，門外有少女窺聽，意致溫婉。仲疑為兄女，便以問兄。兄曰：『此名湘裙，吾姜妹也。孤而無歸，寄養十年矣。』問：『已字否？』伯云：『尚未，近有媒，議東村田家。』女在窗外小語曰：『我不嫁田家牧牛子。』仲頗有動於中，而未便明言。既而伯起，設榻於齋，止弟宿。仲雅不欲留，而意戀湘裙，將設法以窺兄意，遂別兄就榻。時方初春，氣候猶寒，齋中夙無烟火，森然起粟，對燭冷坐，思得小飲。俄而阿小推扉入，以杯羹斗酒置案上。仲喜極，問：『誰之爲？』答云：『湘姨。』酒將盡，又以灰覆盆火，擲牀下。仲問：『爺娘寢乎？』曰：『睡已久矣。』『汝寢何所？』曰：『與湘姨共榻耳。』阿小候叔眠，乃掩門去。仲念湘裙慧而解意，益愛慕之，又以其能撫阿小，欲得之心益堅。輾轉牀頭，終夜不寢。早起告兄曰：『弟子然無偶，煩大哥留意也。』伯曰：『吾家非一瓢一擔者，物色當自有人。地下即有佳麗，恐於弟無所利益。』仲曰：『古人亦有鬼妻，何害？』伯似會意，便言：『湘裙亦佳。但以巨針刺入，迎血出不

止者，乃可爲生人妻。何得草草？」仲曰：「得湘裙，撫阿小亦得。」伯但搖首。仲求之不已，嫂曰：「試捉湘裙，強刺驗之。不可，乃已。」遂握針出門。外遇湘裙，急捉其腕，則血痕猶溼，蓋聞伯言，早自試之矣。嫂釋手而笑，反告伯曰：「渠作有意喬才久矣！尙爲代慮耶？」妾聞之怒，趨近湘裙，以指刺眶而罵曰：「淫婢不羞，欲從阿叔奔去耶？我定不如其願。」湘裙愧憤，哭欲覓死，舉家騰沸。仲乃大慚，別兄嫂，率阿小而出。兄曰：「弟姑去，阿小勿使復來，恐損其生氣也。」仲諾之。既歸，僞增其年，託言兄賣婢之遺腹子。衆以其貌醜類，亦信爲伯遺體。仲致之讀，輒遣抱一卷，就日中誦之。初以爲苦，久而漸安。六月中，几案灼人，而兄戲且讀，殊無少怨。兄甚慧，日盡半卷，夜與叔抵足，恆背誦之。仲甚感，又以不忘湘裙，故不復作燕樓想矣。一日，雙媒來爲阿小議婚，中饋無人，心甚躑躅。忽甘嫂自外入曰：「阿叔勿怪，吾送湘裙至矣！緣婢子不識羞，我故挫辱之。奴如此表表，而不相從，更欲從何人者？」見湘裙立其後，心甚歡悅。肅嫂坐，具述有客在堂，乃趨出。少間，復入，則甘氏已去。湘裙卸妝入廚下，刀砧盈耳矣。俄而肴載羅列，烹飪得宜。客去，仲入，見湘裙凝妝坐室中，遂與交拜成禮。至晚，女仍欲與阿小共宿。仲曰：「我以陽氣溫之，不可離也。」因置女別室，惟晚間杯酒，一往歡會而已。湘裙撫前子如己出，仲益賢之。一夕，夫婦款洽，仲戲問：「陰世有佳人否？」女思良久，乃答曰：「未見，惟鄰女威靈仙，羣以爲美。顧貌亦猶人，要善修飾耳。與妾往還最久，心中竊鄙其蕩也。如欲見，頃刻可致。但此等人，未可招惹。」仲急欲一見，女把筆似欲作書，旣而擲管曰：「不

「不可！」強之再四，乃曰：「勿爲所惑！」仲諾之。遂紙作數畫，若符，於門外焚之。少時，籊動鈞鳴，吃吃作笑聲。女起，曳入。高髻雲鬢，殆類畫圖。扶坐牀頭，酌酒相敘，閒闌。初見仲，猶以紅袖掩口，不甚縱談。數後，嬉狎無忌，漸伸一足壓仲衣。仲心迷亂，不知魂之所舍。目前惟礙湘裙。湘裙又故防之，頃刻不離於側。葳靈仙忽起，蹇蹇而出。湘裙從之，仲亦從之。葳靈仙握仲，趨入他室。湘裙甚恨，而無如何，憤無歸室，聽其所爲而已。既而仲入，湘裙責之曰：「不聽我言，恐後却之不得耳！」仲疑其妒，不樂而散。次夕，葳靈仙不招自來。湘裙甚厭見之，傲不爲禮。仙竟與仲相將而去。如此數夕，女見其來，則詬辱之，而亦不能卻也。月餘，仲病不起，始大悔，喚湘裙與共寢處，冀可避之。晝夜防稍懈，則人鬼已在陽臺矣。湘裙操杖逐之，鬼忿與爭。湘裙荏弱，手足皆爲所傷。仲寢以沉困，湘裙泣曰：「吾何以見吾姊乎？」又教日，仲冥然遂死。初見二隸執牒入，不覺從去。至途，患無資斧，邀隸便道過兄所。兄見之，驚駭失色，問：「弟近何作？」仲曰：「無他，但有鬼病耳！」實告之。兄曰：「是矣！」乃出白金一裹，謂隸曰：「姑笑納之。吾弟罪不應死，請釋歸。我使豚兒從去，或無不諧。」便喚阿大陪隸飲，反身入家。徧告以故，乃令甘氏，隔壁喚葳靈仙。俄至，見仲欲遁。伯揪髮罵曰：「淫婢！生爲蕩婦，死爲賤鬼，不齒羣衆久矣！又祟吾弟耶！」立批之，雲鬢蓬飛，妙容頓滅。久之，一嫗來，伏地哀懇。伯又責嫗，縱女宣淫。詞訖移時，始令與女俱去。伯乃送仲出。飄忽間，已抵家門，直抵臥室，豁然若寤，始知適間之已死也。伯責湘裙曰：「他與若姊，謂汝賢能，故使從吾弟。反欲促吾弟死耶？」

設非名分之嫌，伊當撻楚。」湘裙慚懼，淚望伯伏謝。伯願阿小喜曰：「兒居然生入矣。」湘裙欲出作
黍，伯辭曰：「弟事未辦，我不遑暇。」阿小年十三，漸知戀父，見父出，零涕從之。父曰：「從叔最樂，我行復
來耳。」轉盼遂逝。自此不復通聞問矣。後阿小娶婦，生一子，亦年三十而卒。仲撫其孤，如姪生時。仲年八
十，其子二十餘矣，乃析之。湘裙無所出。一日，謂仲曰：「我先驅狐狸於地下可乎？」盛敷上牀而歿。仲亦
不哀，半年亦歿。

異史氏曰：「天下之友愛如仲，幾人哉？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也！陽絕陰嗣，此皆不忍死兄之
誠心所格。在人無此理，在天甯有此錢乎？地下生子，願承前業者，想亦不少。恐承絕產之賢兄賢弟，
不肯收恤耳！」

羅祖

「妻孥久別幸平安，決絕如何一旦拌。檀越能將刀放下，做成佛祖亦非難。」

羅祖，即墨人也，少貧，喜豪縱。族中應出一丁戍北邊，即以羅往。羅居邊數年，生一子。駐防守備，雅厚
遇之。會守備遷陝西參將，欲攜與俱去。羅乃託妻子於其友李某者，遂西。自此三年不得反。適參將欲致
書北塞，羅乃自陳，請以便道省妻子，參將從之。羅至家，妻子無恙，良慰。然牀下有男子遺鳥，心疑之。既而

詣李申謝。李致酒殷勤。妻又道李恩義，羅感激不勝。明日，謂妻曰：「我往致主命，暮不能歸，勿伺也！」出門跨馬去，匿身近處，更定却歸。聞妻與李臥語，大怒破扉，二入懼，膝行乞死。羅抽刃出，已復韜之曰：「我始以汝爲人也！今若此，殺之污吾刃耳！」與汝約，妻子而受之，籍名亦而充之。馬匹器械具在，我逝矣！」遂去。鄉人共聞於官。官笞李，以實告。而事無驗，見，莫可質憑。遠近搜羅，則絕匿名跡。官疑其因奸致殺，益械李及妻。逾年，並桎梏以死。乃驛送其子歸，卽墨。後石匣營，有樵入山，見一道士，坐洞中，未嘗求食。衆以爲異，齋糧供之。或有識者，蓋卽羅也。遺餽滿洞，羅終不食。意似厭羶，以故來者漸寡。積數年，洞外蓬蒿成林。或潛窺之，則坐處不會少移。又久之，見其出遊山上，就之已香。往瞰洞中，則衣上塵蒙如故，益奇之。更數日而往，則玉柱下垂，坐化已久。土人爲之建廟。每三月間，香楮相屬於道。其子往，人皆呼以小羅祖。香稅悉歸之。今其後人，猶歲一往，收稅金焉。沂水劉宗玉向予言甚詳。予笑曰：「今世諸穢越，不求爲聖賢，但望成佛祖。請遍告之，若要立地成佛，須放下刀子去。」

橘樹

「魚軒重蒞樹先知，及屆瓜期感別離。橘蔭倘將棠蔭比，後先冰玉繫人思。」

陝西劉公，爲興化令，有道士來獻盆樹。視之，則小橘細栽如指，擯弗受。劉有幼女，時六七歲，適值初

度。道士云：「此不足供大人清玩，聊祝女公子福壽耳！」乃受之。女一見，不勝愛悅，寔諸閨闈，朝夕護之，唯恐傷。劉任滿，橘盈把矣，是年初結實，簡裝將行，以橘重贅，謀棄去。女抱樹嬌啼，家人給之曰：「暫去，且將復來。」女信之，涕始止，又恐爲大力者負之而去，立視家人，移栽墀下，乃行。女歸，受莊氏聘，莊丙戌登進士，釋褐爲興化令。夫人大喜，竊意十餘年，橘不復存，及至，則樹已十圍，實纍纍以千計。問之，故役，皆云：「劉公去後，橘甚茂而不實，此其初結也！」更奇之。莊任三年，繁實不改，第四年，憔悴無少華。夫人曰：「君任此不久矣！」至秋果解任。

異史氏曰：「橘其有夙緣於女歟？何遇之巧也？其實也似感恩，其不華也似傷離，物猶如此，而况於人乎！」

木雕美人

「分明傀儡也登場，如見明妃塞上妝。金罇錦韉人叱逐，羊裘雉尾犬蹄忙。」

商人白有功，言：「在灤口河上，見一人荷竹簾，牽巨犬二，於簾中出木雕美人，高尺餘，手目轉動，蹙妝如生，又以小錦韉被犬身，便令跨坐。安置已，叱犬疾奔。美人自起，學解馬作諸劇。鎧而腹藏，腰而尾贅，跪拜起立，靈變不訛。又作昭君出塞，別取一木雕兒，插雉尾，披羊裘，跨犬從之。昭君頻頻回顧，羊裘兒揚

鞭追逐，真如生也。

金永年

「幻夢幾疑妄想來，誰知老蚌竟含胎。蕭條喜景憑誰慰？玉樹還從心地培。」
利津金永年，八十二歲無子，媪七十二歲，自分絕望。忽夢神告曰：「本應絕嗣，念汝買販平準，賜予一子。」醒以告媪。媪曰：「此真妄想！兩人皆將就木，何由生子？」無何，媪腹震動，十月，竟舉一男。

孝子

「遺體原難稍毀傷，奈何母氏病膏肓。煎將膏肉親敷貼，好爲瘍科續異方。」
青州東香山之前，有周順亭者，事母至孝。母股生大疽，痛不可忍，晝夜嘔呻。周撫飢進藥，至忘寢食。數月不痊，周憂煎無以爲計。夢父告曰：「母疾賴汝孝，然此創非人膏塗之不能愈，徒勞焦側也。」醒而異之，乃起以利刀割膏肉，肉脫落，覺不甚苦。急以布纏腰際，血亦不注。於是烹肉作膏，敷母患處，痛截然頓止。母喜，問：「何藥而靈效如此？」周詭對之。母創尋愈。周每掩護割處，即妻子亦不知也。既痊，有巨痕如掌。妻詰之，始得其情。

異史氏曰：「割股爲傷生之事，君子不貴。然愚夫婦何知傷生之爲不孝哉？亦行其心之所不
自己者而已！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猶在天壤。司風教者，重務良多，無暇彰表，則闢幽明微，賴茲芻
蕘。」

獅子

「狻猊未見但聞名，貢自暹羅萬里程。能使雞毛吹盡落，此中物理信難明。」
暹羅貢獅，每止處，觀者如堵。其形狀，與世傳繡畫者迥異。毛黑黃色，長數寸。或投以鷄，先以爪搏而
吹之。一吹，則毛盡落如掃，亦理之奇也。

梓潼令

「蕉鹿當年笑鄭人，迷離恍惚境非真。梓潼再任先幾兆，夢到雷同夢更神。」
常進士大忠，太原人，候選在都。前一夜，夢文昌投刺拔籤，得梓潼令，奇之。後丁艱歸，服闋候補，又夢
如前。默思豈復任梓潼乎？已而果然。

賈奉雉

「一枕游仙夢乍回，榮華轉眼賸寒灰。少年盛氣消磨盡，自有樓船接引來。」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自言郎姓，風格灑然，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課藝就正。郎讀罷，不甚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一則有餘，闈場取榜尾則不足。」賈曰：「奈何？」郎曰：「天下事，仰而跋之則難，俯而就之甚易。此何須鄙人言哉？」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爲標準，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聞之，笑曰：「學者立言，貴乎不朽。即珠列八珍，當使天下不以爲泰耳！如此獵取功名，雖登臺閣，猶爲賤也！」郎曰：「不然！文章雖美，賤則弗傳。君欲抱卷以終也，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賈終嘿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鬱抑不得志，頗思郎言，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讀之，未至終篇，昏昏欲睡，心惶惑，無以自主。又三年，闈場將近，郎忽至，相見甚慚。因出所擬七題，使賈作之。越日，索文而閱，不以爲可，又令復作。作已，又嘗之。賈戲於落卷中，集其蕪冗泛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俟其來而示之。郎喜曰：「得之矣！」因使熟記，堅囑勿忘。賈笑曰：「實相告，此言不由中，轉瞬即去，便受夏楚，不能復憶之也。」郎坐案頭，強令自誦一過。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只此已足，可以束閣羣書矣！」驗其符，濯之不下，深入

肌理。至場中，七題無一遺者。回思諸作，茫不記憶；惟戲綴之文，歷歷在心，然把筆終以爲羞。欲少寬易，而顛倒苦思，竟不能復更一字。日已西墜，直錄而去。郎候之已久，問：「何暮也？」賈以實告，即求拭符。視之，已漫滅矣！再憶場中文，遂如隔世，大奇之。因問：「何不自謀？」笑曰：「某惟不作此等想，故不能讀此等文也！」遂約明日過諸寓，賈諾之。郎既去，賈取文稿自閱之，大非本懷，怏怏不自得，不復訪郎，嗒喪而歸。未幾榜發，竟中經魁。又閱舊稿，一讀一汗，讀竟，重衣盡濕，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乎？」方慚作間，郎忽至，曰：「求中既中矣！何其悶也？」曰：「僕適自念，以金盆玉碗貯狗矢，真無顏出見同人。行將遁迹山邱，與世長絕矣！」郎曰：「此亦大高，但恐不能耳！果能之，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並千載之名，亦不足戀，况儻來之富貴乎！」賈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郎曰：「予志決矣！」不告妻子，飄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府，其中別有天地，有叟坐堂上。郎使參之，呼以師。叟曰：「來何早也？」郎曰：「此人道念已堅，望加收齒。」叟曰：「汝既來，須將此身，並置度外，始得。」賈唯唯聽命。郎送至一院，安其寢處，又投以餌，始去。房亦精潔，但戶無扉，窗無樞，內惟一几一榻。賈解屨登榻，月明穿射矣，覺微饑，取餌啖之，甘而易飽。竊意郎當復來，坐久寂然，杳無聲響，但覺清香滿室，臙腑空明，脈絡皆可指數。忽聞有聲甚厲，似貓抓搔。自牖視之，則虎踰檐下，乍見甚驚。因憶師言，即復收神凝坐。虎似知其有人，尋入近榻，氣咻咻，齧嗅足股。少頃，聞庭中嘩動，如鷄受縛，虎即趨出。又坐少時，一美人入，蘭麝撲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

曰：「我來矣！」一言之間，口脂散覆，賈渺然不少動。又低聲曰：「匪乎？」聲音頗類其妻，心微動。又念曰：「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瞑如故。美人笑曰：「鼠子動矣！」初，夫妻與婢同室，狎褻惟恐婢聞。私約一謎曰：「鼠子動，則相歡好。」忽聞是語，不覺大動。開目凝視，真其妻也。問：「何能來？」答云：「郎生恐君岑寂思歸，遣一嫗導我來。」言次，因賈出門不相告語，俛傍之際，頗有怨懟。賈慰藉良久，始得嬉笑爲歡。既畢，夜已向晨。聞更譙訶聲，漸近庭院，妻急起，無地自匿，遂越短牆而去。俄頃，郎從更入，更對賈杖郎，便令逐客。郎亦引賈自短牆出，曰：「僕望君奢，不免蹊淮。不圖情緣未斷，累受撲責。從此暫去，相見行有日也。」指示歸途，拱手遂別。賈俯視故村，故在目中。意妻弱步，必滯途間。疾趨里餘，已至家門，但見房垣零落，舊景全非。村中老幼，竟無一相識者，心始駭異。忽念劉阮返自天台，情景真似，不敢入門，於對戶聽坐。良久，有老翁曳杖出，賈揖之，問：「賈某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卽是也！得無欲問奇事耶？僕悉知之。相傳此公開捷，卽遁。遁時，其子纔七八歲。後至十四五歲，母忽大睡不醒。子在時，寒暑爲之易衣。迨歿，兩孫窮蹶，房舍拆毀，惟以木架苫覆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百餘年矣！遠近聞其異，皆來訪視，近日稍稀矣。」賈豁然頓悟，曰：「翁不知賈奉雉卽某是也！」翁大駭，走報其家。時長孫已死，次孫祥，至五十餘矣。以賈少年，疑爲詐僞。少間，夫人出，始識之。雙涕霑霑，呼與俱去。苦無屋宇，暫入孫舍。大小男婦，奔入盈側，皆其曾元，率陋劣少文。長孫婦吳氏，沽酒具藜藿，又使少子果及婦，與己共室，除舍舍祖翁姑。賈入舍，煙

埃兒溺，雜氣薰人。居數日，懊惋殊不可耐。兩孫家分供餐飲，調飪尤乖，里中以賈新歸，日日招飲，而夫人恆不得一飽。吳氏故士人女，頗嫻閨訓，承顏不衰。祥家給奉漸疎，或曠而與之。賈怒，攜夫人去，設帳東里。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無及矣！不得已，復理故業，若心無愧恥，富貴不難致也。」居年餘，吳氏猶時餽餉，而祥父子絕迹矣。是歲，試入邑庠，邑令重其文，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稍稍來近就之。賈喚入，計爨所耗費，出金償之，斥絕令去。遂買新第，移吳氏共居之。吳二子，長者留守舊業，次果頗慧，使與門人輩共筆硯。賈自山中歸，心思益明徹，無何，連捷登進士第。又數年，以侍御出巡兩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稱盛。賈爲人諷誦，不避權貴。朝中大僚，思中傷之。賈屢疏悟退，未蒙俞旨。未幾，而禍作矣。先是祥六子，皆無賴。賈雖擯斥不齒，然皆竊餘勢以作威福，橫占田宅，鄉人共患之。有某乙，娶新婦，祥次子篡取爲妾。乙故狙詐，鄉人歛金助訟，以此聞於都。於是當道者，交章攻賈，賈殊無以自剖。被收經年，祥及次子皆瘦死。賈奉旨充遼陽軍。時果入泮已久，爲人頗仁厚，有賢聲。夫人生一子，年十六，遂以囑果，夫婦攜一僕一媪而去。賈曰：「十餘年富貴，曾不如一夢之久。今始知榮華之場，皆地獄境界。悔比劉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耳。」數日，抵海岸。遙見巨舟來，鼓樂殷作，虞侯皆如天神。既近，舟中一人出，笑請侍御過舟小憩。賈見驚喜，躡身而過，押隸不敢禁。夫人急欲相從，而相去已遠，遂憤投海中。漂泊數步，見一人垂練於水，引救而去。隸命篙師盪舟，且追且號。但聞鼓聲如雷，與轟濤相間，瞬間遂香。僕識其人，蓋郎生也！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閩中，書藝既成，吟誦數四，嘆曰：「亦復誰人做得？」遂棄去更作，以故闕墨不及諸稿。賈生羞而遁去，此蓋有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貶，貧賤之中人甚矣哉！』

三生

『三載研鑽一日爭，何堪贖掌文衡！仇尋累世難消釋，不扶雙睛怨不平。』

湖南某，能記前生三世。一世爲令尹，闈場入籠。有名士與於唐，被黜落，憤懣而卒；至陰司，執卷訟之。此狀一投，其同病死者，以千萬計，推與爲首，聚散成羣。某被擄去，相與對質。閻羅便問：『某旣衡文，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某辯言：『上有總裁，某不過奉行之耳！』閻羅即發一籤，往拘主司。久之，主司至。閻羅卽述某言。主司曰：『某不過總其大成，雖有佳章，而房官不薦，吾何由而見之也？』閻羅曰：『此不得相讓。其失職均也，例合笞。』方將施刑，與不滿志，晏然大號。兩墀諸鬼，萬聲鳴和。閻羅問故，與抗言：『罪太輕，是必扶其雙睛，以爲不識文之報。閻羅不肯，衆呼益厲。閻羅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見鄙耳！」衆人又諷剖其心。閻羅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白刃剗胸，兩人瀝血鳴嘶。衆人大快，皆曰：「吾輩抑鬱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氣者。今得與先生，怨氣都消矣！」闈然遂散。某受剖已，押投陝西爲庶人子，年二十

餘值土寇大作，陷入賊中。有巡兵道往平賊，俘擄甚衆。某亦在其中，心猶自揣非賊，冀可辯釋。及見堂上官，亦年二十餘，細視，乃與士也。驚曰：『吾合盡矣！』既而俘者盡釋，惟某後至，不容置辯，竟斬之。某至陰，投狀訟與。閻羅不卽拘，待其祿盡，遲之三十年後，與至，面質之。與以草菅人命，罰作畜。稽某所爲，曾撻其父母，其罪維均。某恐來生再報，請爲大畜。閻羅判爲大犬，與爲小犬。某生於北順天府肆市中，一日，臥街頭，有客自南中來，攜金毛犬，大如狸。某視之，與也。心易其小，訖之。小犬戲其喉下，繫綴如鈴。大犬擺撲嗅，市人解之不得。俄頃，俱斃，並至冥司，互有爭論。閻羅曰：『冤冤相報，何時可已？今爲若解之。』乃判與來世爲某壻。某生慶雲，二十八舉於鄉，生一女，嫻靜娟好。世族爭委禽焉，某皆弗許。偶過隣郡，值學使發落諸生，其第一卷，李姓，實與也。遂挽至旅舍，優厚之。聞其家，適無偶，遂訂姻好。人皆謂憐才，而不知其有夙因也。既而娶女去，相得甚歡。然壻恃才，輒侮翁，恆隔歲不一至其門。翁亦耐之。後壻中歲偃蹇，苦不得售。翁百計爲之營謀，始得志於名場。由此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閻羅之調停固善，然墮下千萬衆，如此紛紛，亦天下之愛壻，皆冥中之悲鳴號慟者耶！』

長亭

『驅鬼新傳一卷書，得逢佳麗信非虛，芳名早作分離讖，冰玉偏難積怨除。』

石太璞，泰山人，好厭禳之術。有道士遇之，賞其慧，納爲弟子。啓牙籤，出二卷：上卷驅狐，下卷驅鬼。乃以下卷授之，曰：『虔奉此書，衣食佳麗，皆有之。』問其姓名，曰：『吾汴城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留數日，盡傳其訣。石於是精於符籙，委贖者踵接於門。一日，有叟來，自稱翁姓，炫陳幣帛，謂其女鬼病已殆，必求親詣。石問病危，辭不受贖，姑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至其家，廊屋華好。入室，見少女臥穀帳中，婢以鈎挂帳。望之年十四五許，支綴於床，形容已槁。近臨之，忽開目云：『良醫至矣！』舉家皆喜，謂其不語已數日矣。石乃出，因詰病狀。叟言：『白晝見少年來，與共寢處。捉之已杳，少間復至。疑其爲鬼。』石曰：『其鬼也，驅之非難。恐其是狐，則非余所敢知矣。』叟曰：『必非！必非！』石授以符。是夕，宿於其家。夜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是主人眷屬，起而問之。曰：『我鬼也！翁家盡狐。偶悅其女紅亭，姑止焉。鬼爲狐祟，陰隲無傷。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女之姊長亭，光豔尤絕。敬留全璧，以待高賢。彼如許字，方可爲之施治。爾時我當自去。』石諾之。是夜，少年不復至，女頓醒。天明，叟起，以告石，請石入視。石焚舊符，乃坐診之。見繡幕有女郎，麗若天人，心知其長亭也。診已，索水灑帳，女郎急以梳水付之。蹀躞之間，意動神流，石生此際，心殊不在鬼矣！出辭叟，託製藥去。數日不返，鬼益肆。除長亭外，子婦婢女，俱被淫惑。又以僕馬逆石，石託疾不赴。明日，叟自至，石故作病股狀，扶杖而出。叟拜已，問故。曰：『此錄之難也。曩夜婢子登榻，傾跌，墮湯夫

人泡兩足耳！」叟問：「何久不續？」石曰：「恨不得清門如翁者。」叟默而出。石走送曰：「病瘥，當自至，無煩玉趾也！」又數日，叟復來，石披而見之。叟慰問三數語，便曰：「頃與荆人言，君如驅鬼去，使舉家安枕，小女長亭，年十七矣，願遣奉事君子。」石喜，頓首於地，乃謂曰：「雅意若此，病軀何敢復愛矣！」立刻出門，並騎而去。入視舉者，既畢，石恐背約，請與媪盟。媪遠出曰：「先生何見疑也？」即以長亭所插金簪，投石爲信。石朝拜之，已乃逼集家人，悉爲祓除，惟長亭深匿無迹，遂寫一佩符，使人持贈之。是夜寂然，鬼影盡滅，惟紅亭呻吟未已。投以法水，所患若失。石欲辭去，叟挽止殷懇。至晚，肴核羅列，勸酬殊切。漏三下，主人乃辭客去。石方就枕，聞叩扉甚急。起視，則長亭掩入，辭氣倉皇，言：「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可急遁！」言已，逕返身去。石戰懼無色，越垣急竄。遙見火光，疾奔而往，則里人夜獵者也。喜待獵畢，乃與俱歸。心懷怨憤，無計可伸。思欲之汙，尋赤城，而家有老父，病廢已久。日夜籌思，莫決進止。忽一日，雙輿至門，則翁媪送長亭至，謂石曰：「夔夜之歸，胡再不謀？」石見長亭，怨恨都消，故亦隱而不發。媪促兩人庭拜訖，石將設筵，辭曰：「我非閒人，不能坐享甘旨。我家老子昏聩，倘有不悉，郎肯爲長亭一念老身，爲幸多矣！」登車遂去。蓋殺婿之謀，媪不之聞；及追之不得而返，媪始知之，頗不能平，與叟日相詬誶，長亭亦飲泣不食。媪強送女來，非翁意也。長亭入門，詰之，始知其故。過兩三月，翁家趣女歸甯。石料其不返，禁止之。自此時一涕零。年餘，生一子，名慧兒，買乳媪哺之。然兒善啼，夜必歸母。一日，翁家又以輿來，言媪思女甚。長亭爲

悲，石不忍復留之。欲抱子去，石不可，長亭乃自歸。別時，以一月爲期。既而半載無耗，遣人往探之，則向所僦宅久空。又二年餘，望想都絕，而兒啼終夜，寸心如割。既而石父病卒，倍益哀傷。因而病，億苦次彌留，不能受賓朋之弔。方昏憤間，忽聞婦人哭入，視之，則纒經者長亭也。石大悲，一慟遂絕。婢驚呼，女始驟泣。撫之良久，始漸甦。自疑已死，謂相聚於冥中。女曰：「非也！妾不孝，不能得嚴父心。尼歸三載，誠所負心。適家由海東經此，得翁凶問。妾遵嚴命而絕兒女之情，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孀之禮。妾來時，母知而父不知也！」言間，兒投懷中。言已，始撫之，泣曰：「我有父，兒無母矣！」兒亦嗷嗷，一室掩泣。女起，經理家政，樞前牲盛潔備。石乃大感，而病久急切不能起。女乃請石外兄，款治弔客。喪既閉，石始杖而能起。相與營謀，葬已，女欲辭歸，以受背父之譴。夫挽兒號，隱忍而止。未幾，有人來告母病，乃謂石曰：「妾爲父來。君不爲妾母放令去耶？」石許之。女使乳媪抱兒他適，涕淚出門而去。去後，數年不返，石父子漸亦忘之。一日，昧爽啓扉，則長亭飄忽而入。石方駭問，女戚然坐榻上，嘆曰：「生長閩閩，視一里爲遙。今一日夜而奔千里，殆矣！」細詰之，女欲言復止。請之不已，哭曰：「今爲君言，恐妾之所悲，而君之所快也！邇年徙居晉界，僦居趙搢紳之第。主客交最善，以紅亭妻其公子。公子素連蕩，家庭積不相安。妹歸告父，父留之。半年不令還，公子忿恨，不知何處聘一惡人來，遣神緡鎖，縛老父去，一門大駭，頃刻四散矣！」石聞之，笑不自禁。女怒曰：「彼雖不仁，妾之父也。妾與君琴瑟數年，止有相好而無相尤。今日人亡家敗，百口流離，卽不爲父

傷甯不爲妾乎！聞之忤舞，更無片言相慰藉，何不義也！拂袖而出。石追謝之，亦已渺矣！悵然自悔，拚已決絕。過二三日，媼與女俱來，石喜慰問。母女俱伏地，驚而詢之。母女俱哭。女曰：「妾負氣而去，今不能自堅，又欲求人，復何顏矣？」石曰：「岳固非人，母之惠，卿之情，所不忘也！然聞禍而樂，亦猶人情。卿何不能暫忍？」女曰：「頃於途中遇母，始知繫吾父者，蓋君師也！」石曰：「果爾，亦大易。然翁不歸，則卿之父子離散，恐翁歸，則卿之夫泣兒悲也！」媼矢以自明，女亦誓以相報。石乃即刻治任如許，詢至元帝觀，則赤城歸未久，入而參之，便問：「何來？」石視廚下一老狐，扎前股而繫之。笑曰：「弟子之來，爲此老魅。」赤城詰之曰：「是吾岳也！」因以實告。道士謂其狡詐，不肯輕釋，固請，乃許之。石因備述其詳。狐聞之，塞身入甕，似有慚狀。道士笑曰：「彼羞惡之心，未盡忘也！」石起，牽之而去，以刀斷索抽之。狐痛極，齒齜齜然。石不遽抽，而頓挫之，笑問曰：「翁痛之勿抽可耶？」狐睛睜爛，似有愠色，既釋，搖尾出觀而去。石辭歸。三日前，已有人報叟信。媼先去，留女待石。石至，女逆而伏。石挽之曰：「卿如不忘琴瑟之情，不在感激也。」女曰：「今復遷故居矣！村舍隣邇，音問可以不梗。妾欲歸省，三日可旋。君信之否？」曰：「兒生而無母，未便殘折。我日日鰥居，習已成慣。今不似趙公子，而反德報之。所以爲卿者盡矣！如其不還，在卿爲負義。道理雖近，當亦不復過問。何不信之與有？」女次日去，二日即返。問：「何速？」曰：「父以君在汴，曾相戲弄，未能忘懷，言之絮絮。妾不欲復聞，故早來也！」自此閨中之往來無間，而翁婿間，尙不通慶弔也。

異史氏曰：「狐情反覆，譎詐已甚。悔婚之事，兩女而一轍，詭可知矣。然要而婚之，是啓其悔者已在初也。且壻既愛女而救其父，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乃復狎弄於危急之中，何怪其沒齒不忘也。天下有冰玉之不相能者，類如此。」

席方平

「一心戀父竟離魂，紅日何由照覆盆。不遇二郎神訊決，九幽呼籲恐無門。」

席方平，東安人，其父名廉，性戀拙，因與里中富室羊姓有卻。羊先死，數年，廉病垂危，謂人曰：「羊某今賄囑冥使撈我矣！」俄而身亦腫，號呼逾死。席慘怛不食，曰：「我父樸訥，今見陵於強鬼，我將赴地下代伸冤氣耳！」自此不復言。時坐時立，狀類癡，蓋魂已離舍矣。席覺初出門，莫知所往，但見路有行人，便問城邑。少選，入城，其父已收獄中。至獄門，遙見父臥簷下，似甚狼狽。舉目見子，潛然涕流，便謂：「獄吏悉受賄囑，日夜撈掠，脛股殘甚矣。」席怒，大罵獄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豈汝等死魅所能操耶？」遂出，抽筆爲詞，值城隍早衙，喊冤以投。羊懼，內外賄通，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據，頗不直席。席忿氣無所復伸，冥行百餘里，至郡，以官役私狀，告之郡司。遲之半月，始得質理。郡司撲席，仍批城隍覆案。席至邑，備受械梏，慘冤不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訟，遣役押送家門。役至門而去。席不肯入，遁赴冥府，訴郡邑之酷貪。冥

王立拘質對，二宮密遣心腹，與席關說，許以千金，席不聽。過數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負氣已甚，官府求合而執不從。今聞於王前，各有函進，恐事殆矣。」席以道路之口，猶未深信。俄有皂衣人喚入，升堂，見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詞，命笞二十。席厲聲問：「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聞。席受笞，喊曰：「受笞允當，誰教我無錢耶？」冥王益怒，命置火牀，掉席下。見東墀有鐵牀，熾火其下，牀面通赤。鬼脫席衣，擲置其上，反覆揉捺之。痛極，骨肉焦黑，苦不得死。約一時許，鬼曰：「可矣。」遂扶起，捉使下牀著衣。猶幸跛而能行，復至堂上。冥王問：「敢再訟乎？」席曰：「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訟，是欺王也。必訟。」又問：「訟何詞？」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又怒，命以鋸解其體。二鬼拉去。見立木，高八九尺許，有木板二，仰置其下，上下凝血糊模。方將就縛，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復押回。冥王又問：「尙敢訟否？」答曰：「必訟。」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夾席，縛木上。鋸方下，覺腦頂漸開，痛不可禁，願亦忍受不復言。鬼曰：「壯哉此漢！」鋸隆隆然尋至胸下，又聞一鬼云：「此人大孝無辜，鋸令稍偏，勿損其心。」遂覺鋸鋒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頃，半身闕矣。板解，兩身俱仆。鬼上堂，大聲以報。堂上傳呼，令合身來見。二鬼即推復，忽然身合。猶覺鋸鋒一道，痛欲復裂，半步而踣。一鬼於腰間出絲帶授之，曰：「贈此以報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頓健，殊無少苦。遂升堂而伏。冥王復問如前。席恐再罹酷毒，便答：「不訟矣！」冥王立命送還陽界。隸率出北門，指示歸途，反身遂去。席念陰曹之暗昧，尤甚於陽間，奈無路可達帝聽，世傳灌口二郎，爲

帝動戚；其神聰明正直，訴之當有靈異。竊喜兩隸已去，遂轉身南向奔馳，間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歸，今果然矣！」捧回復見冥王，竊意冥王益怒，禍必更慘。而王殊無厲容，謂席曰：「汝志誠孝，但汝父冤我已爲若雪之矣！今已往生富貴家，何用汝嗚呼爲？今送汝歸，予以千金之產，期頤之壽，於願足乎？」乃註籍中，嵌以巨印，使親視之。席謝而下，鬼與俱出。至途，驅而罵曰：「奸猾賊，頻頻翻覆，使人奔波欲死。再犯，當捉入大磨中，細細研之。」席張目叱曰：「鬼子胡爲者？我性耐刀鋸，不耐撻楚，請反見王。王如令我自歸，亦復何勞相送？」乃返奔。二鬼懼，溫語勸回。席故蹇緩，行數步，輒憩路側。鬼含怒，不敢復言。約半日，至一村，一門半闢，鬼引與共坐，席便據門闖。二鬼乘其不備，推入門中。驚定自視，身已生爲嬰兒，憤啼不乳，三日遂殤，魂搖搖不忘灌口。約奔數千里，忽見羽葆來，旛戟橫路，越道避之。因犯鹵簿，爲前馬所執，繫送車前。仰見車中一少年，丰儀瑰瑋，問席何人。席冤憤正無所出，且意是必巨官，或當能作威福，因頡訴毒痛。車中人命釋其縛，使隨車行。俄至一處，官府十餘員，迎謁道左。車中人各有問訊。已而指席謂一官曰：「此下方人，正欲往愬，宜卽爲之剖決。」席詢之從者，始知車中卽上帝殿下九王，所囑卽二郎也。席視二郎，修軀多髯，不類世間所傳。九王既去，席從二郎至一官廡，則其父與羊姓並銜隸俱在。少頃，檻車中有囚人出，則冥王及郡司城隍也。堂堂對勘，席所言皆不妄。三官戰慄，狀若伏鼠。二郎援筆立判。頃之，傳下判語，令案中入共視之。判云：「勘得冥王者，職膺王爵，身受帝恩，自應貞潔，以率臣僚，不當貪墨以

速官謗。而乃繁纓柴戟，徒誇品秩之尊；羊狼狼貪，竟玷人臣之節。斧敲斤斲，婦子之皮骨皆空；魚食鯨吞，螻蟻之微生可憫。當擲西江之水，爲爾瀚腸；卽燒東壁之牀，請君入甕。城隍郡司，爲小民父母之官，司上帝牛羊之牧。雖則職居下列，而盡瘁者不辭折腰；卽或勢逼大僚，而有志者亦應強項。乃上下其騰鷲之手，旣罔念夫民貧；且飛揚其沮滄之奸，更不嫌乎鬼瘦。惟受賊而枉法，真人面而獸心。是宜剔髓伐毛，暫罰冥死；所當脫皮換革，仍令胎生。隸役者，旣在鬼曹，便非人類。祇宜公門修行，庶還落蓍之身。何得苦海生波，益造彌天之孽？飛揚跋扈，狗臉生六月之霜；獠突叫號，虎威斷九衢之路。肆淫威於冥界，咸知獄吏爲尊；助酷虐於昏官，共以屠伯是懼。當於法場之內，剝其四肢；更向湯鑊之中，撈其筋骨。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詐。金光蓋地，遂使閻羅殿上，盡是陰霾；銅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無日月。餘腥猶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宜籍羊氏之家，以賞席生之孝；卽押赴東岳施行。又謂席廉曰：「念汝子孝義，汝性良懦，可再賜陽壽三紀。」因使兩人送之歸里。席乃鈔其判詞，途中父子共讀之。旣至，席先蘇，令其家人啓棺視父。僵尸猶冰。俟之終日，漸溫而活。及索鈔詞，則已無矣！自此家日益豐。三年間，良沃遍野。而羊氏子孫微矣！樓閣田產，盡爲席有。里人或買其田者，夜夢神人叱之曰：「此席家物。汝烏得有之？」初未深信。旣而種作，則終年升斗無所獲。於是復鬻歸席。席父九十餘歲而卒。

異史氏曰：「人人言淨土，而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且不知其所以來，又烏知其所以去，而

况死而又死，生而復生者乎？忠孝志定，萬劫不移。異哉！席生，何其偉也！

素秋

「阿兄脈望已成仙，阿妹依人劇可憐。控衛恩恩留祕術，蓬萊遠望只雲烟。」

俞慎，字謹菴，順天舊家子，赴試入都，舍於郊郭。時見對戶一少年，美如冠玉，心好之。漸近與語，風雅尤絕，大悅。捉臂邀至寓，便相款宴。審其姓氏，自言：「金陵人，姓俞，名士忱，字恂九。公子聞與同姓，愈益親洽，因訂爲昆仲。少年遂以名減字爲忱。明日，過其家，書舍光潔，然門庭踈落，更無廝僕。引公子入內，呼妹出拜。年十三四已來，肌膚瑩澈，粉玉無其白也。少頃，託茗獻客，似家中亦無婢媪。公子異之，數語遂出。由是友愛如胞，恂九無日不來寓所。或留共宿，則以弱妹無伴爲辭。公子曰：「吾弟流寓千里，曾無應門之童。兄妹纖弱，何以爲生矣？計不如從我去，有斗舍，可共棲止，如何？」恂九喜，約以闌後。試畢，恂九邀公子去，曰：「中秋月明如晝。妹子素秋，具有蔬酒，勿違其意。」竟挽入內。素秋出，略道溫涼，便入複室，下簾治具。少間，自出行炙。公子起曰：「妹子奔波，情何以忍？」素秋笑入。頃之，奉簾出，則一青衣婢，捧盞；又一媪，託盤進烹魚。公子訝曰：「此輩何來？不早從事，而煩妹子？」恂九微哂曰：「素秋又弄怪矣！」但聞簾內吃吃作笑聲。公子不解其故。既而筵終，婢媪徹器。公子適嗽，誤墜婢衣，婢隨唾而倒，碎梳流豸。視婢，則帛翦小人，

僅四寸許。恂九大笑。素秋笑出，拾之而去。俄而婢復出，奔走如故。公子大異之。恂九曰：「此不過妹子幼時卜紫姑之小技耳。」公子因問：「弟妹都已長成，何未昏姻？」答云：「先人卽世，去留尙無定所，故此遲遲。」遂與商定行期。鬻宅，攜妹與公子俱西。既歸，除舍舍之，又遣一婢爲之服役。公子妻韓侍郎之猶女也，尤憐愛素秋，飲食共之。公子與恂九亦然。而恂九又最慧，目下十行，試作一藝，老宿不能及之。公子勸赴童子試。恂九曰：「姑爲此業者，聊與君分苦耳！自審福薄，不堪仕進。且一入此途，遂不能戚戚於得失，故不爲也。」居三年，公子又不第。恂九大爲扼腕，奮然曰：「榜上一名，何遂艱難若此？我初不欲爲成敗所惑，故甯寂寂耳！今見大哥，不能自發舒，不覺中熱。十九歲老童，當效驅馳也。」公子喜。試期，遂入場。邑郡道皆第一。益與公子下帷攻苦。踰年科試，並爲郡邑冠軍。恂九名大謬。遠近爭婚之。恂九悉卻去。公子力勸之，乃以場後爲解。無何試畢，傾慕者爭錄其文，相與傳誦。恂九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榜既放，兄弟皆黜。時方對酌，公子尙強作曠，恂九失色，酒盞傾墮，身仆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急呼妹至，張目謂公子曰：「吾兩人情雖如胞，實非同族。弟自分已登鬼錄。素秋已長成，旣蒙嫂氏撫愛，媵之可也。」公子作色曰：「是真吾弟之亂命耳！其將謂我人頭畜鳴者耶？」恂九泣下。公子卽以重金爲購良材。恂九命舁至，力疾而入。囑妹曰：「我歿後，當闔棺，無令一人開視。」公子尙欲有言，而目已瞑矣。公子哀傷，如喪手足。然竊疑其囑異，使素秋他出。啓而視之，則棺中袍服如蛻。揭之，有蠶魚徑尺，僵臥其中。駭疑間，

素秋促入，慘然曰：「兄弟何所隔閡？所以然者，非避兄也！但恐傳布飛揚，妾亦不能久居耳！」公子曰：「禮緣情制，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妹甯不知我心乎？即中饋當不漏言，請勿慮。」遂速卜吉期，厚葬之初，公子欲以素秋論昏於世家，恂九不欲。既歿，公子以商素秋，素秋不應。公子曰：「妹年已二十矣，長而不嫁，人其謂我何？」對曰：「若然，但惟兄命。然自願無福相，不願入侯門寒士而可。」公子曰：「諾！」不數日，冰媒相風，率無所可。先是公子之妻弟韓荃來弔，得窺素秋，心愛悅之，欲購作小妻。謀之姊，姊急戒勿言，恐公子知。韓去，終不能釋，託媒風示公子，許爲買鄉場關節。公子聞之，大怒詬罵，將致意者，批逐出。自此交往遂絕。適有故尙書之孫某甲，將娶，而婦忽卒，亦遣冰來。某甲第雲連，公子之素識。然欲一見其人，因與媒約，使甲躬謁。及期，垂簾於內，令素秋自相之。甲至，裘馬驕從，炫耀閭里。又視其人，秀雅如處女，公子大悅。見者咸贊美之，而素秋殊不樂。公子不聽，竟許之，盛備匿裝，計費不貲。素秋固止之，但討一老大婢，供給使而已。公子亦不之聽，卒厚贈焉。既嫁，琴瑟甚敦，然兄嫂常繫念之，每月輒一歸甯。來時，匿中珠繡，必攜數事，付嫂收貯。嫂未知其意，亦姑從之。甲少孤，止有寡母，溺愛過於尋常。日近匪人，漸誘淫賭。家傳書畫鼎彝，皆以鬻償戲債。而韓荃與有瓜葛，因招飲而竊探之，願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甲初不肯。韓固求之，甲意似搖，然恐公子不甘。韓曰：「我與彼至戚，此又非其支系。若事已成，則彼亦無如何。萬一有他，我身任之。有家君在，何畏一命謹菴哉？」遂盛妝兩姬出行，且曰：「果如所約，此即君家人矣。」甲

惑之，約期而去。至日，甲慮韓詐設，夜候於途，果有與來。啓籠，照驗不虛，乃導去，姑置齋中。韓僕以五百金交兌俱明。甲奔入，僞告素秋，言公子暴病相呼。素秋未遑理妝，草草遂去。輿既發，夜迷不知何所。連行良遠，殊不可到。忽有二巨燭來，衆竊喜其可以問途。無何，至前，則巨鱗兩目如燈。衆大駭，火馬俱竄，委輿路側。將曙，復集，則空輿存焉，意必葬於蛇腹。歸告主人，垂首喪氣而已。數日後，公子遣人詣妹，始知爲惡人賺去。初，不疑其壻之僞也，取婢歸，細詰情迹，微窺其變，忿甚，徧懇郡邑。某申懼，求救於韓。韓以金妾兩亡，正復懊喪，斥絕不爲力。甲呆愁，無所復計。各處勾牒，至但以賂囑免行。月餘，金珠服飾，典貸一空。公子於憲府究理甚急，邑官嘗奉嚴令。甲知不可復匿，始出，至公堂，實情盡吐。蒙憲票拘韓對質。韓懼，以情告父。父時休致，怒其所爲不法，執付獄。既見諸官府，言及遇鱗之變，悉謂其文詞。家人撈掠殆徧，甲亦屢被敲楚。幸母日鬻田產，上下營救，刑輕得不死，而韓僕已瘦弊矣。韓久困囹圄，願助甲贖公子千金，哀求罷訟。公子不許。甲母又請益以二姬，但求姑存疑案，以待尋訪。妻又承叔母命，朝夕祈解免。公子乃許之。甲家甚貧，貨宅辦金，而急切不能得售。因先送姬來，乞其延緩。踰數日，公子夜坐齋頭，素秋偕一媼，孳然忽入。公子駭問：「妹固無恙耶？」答曰：「鱗變乃妹之小術耳。當夜，置入一秀才家，依於其母。彼自言識兄。今在門外，請入之也。」公子倒屣而出，燭之非他，乃周生，宛平之名士也。素以聲氣相善，把臂入齋，款洽臻至。傾談既久，始知顛末。初，素秋味爽款生門，母納入，詰之，知爲公子妹，將便馳報。素秋止之，因與母居。羣

能解意，母悅之。以子無婦，竊屬意素秋。微言之，素秋以未奉兄命爲辭。生亦以公子交契，故不肯作無媒之合，但頻頻偵聽。知訟事已有關說，素秋乃告母欲歸。母遣生率一媪送之，卽囑媪媒焉。公子以素秋居生家久，竊有心而未言也。及聞媪言，大喜，卽與生面訂爲好。先是素秋夜歸，將使公子得金而後宣之。公子不可曰：「向憤無所洩，故索金以敗之耳！今復見妹，萬銓豈能易哉！」卽遣人告諸兩家，頓罷之。又念生故不甚豐，道賒遠，親迎殊艱。因移生母來，居以恂九舊第。生亦備幣帛鼓樂，昏嫁成禮。一日，媪戲素秋曰：「今得新婿，曩年枕席之愛，猶憶之否？」素秋微笑，因顧婢曰：「憶之否？」媪不解，研問之，蓋三年牀第，皆以婢代。每夕，以筆畫其兩眉，驅之去，卽對燭而坐。婿亦不之知也。益奇之，求其術，俱笑不言。次年，大比，生將與公子偕往，素秋以爲不必。公子強挽之而去。是科，公子薦於鄉，生落第歸，隱有退志。蹶歲，母卒，遂不復言進取矣。一日，素秋告媪曰：「向問我術，固未肯以此駭聽也！今遠別，行有日矣！請祕授之，亦可以避兵燹。」驚而問之。答云：「三年後，此處當無人烟。妾在弱不堪驚恐，將蹈海濱而隱。大哥富貴中人，不可以偕，故言別也。」乃以術悉授媪。數日，又告公子，留之不得，至於泣下。問：「往何所？」卽亦不言。鷄鳴早起，攜一白鬚奴，控雙衛而去。公子陰使人尾送之。至膠萊之界，塵霧障天。旣晴，已迷所往。三年後，闖寇犯順，村舍爲墟。韓夫人剪帛置門內。寇至，見雲繞韋馱高丈餘，遂駭走，以是得無恙焉。後村中有賈客至海上，遇一叟甚似老奴，而髭髮盡黑，猝不敢認。叟停足而笑曰：「我家公子尙健耶！借口寄語，秋姑亦甚

安樂」問其居何里。曰：「遠矣！遠矣！」匆匆而去。公子聞之，使人於所在徧訪之，竟無蹤迹。

異史氏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其來賻矣！初念甚明，而乃持之不堅。甯知糊眼主司，衝命不衛文耶？一擊不中，奮然遂死。蠹魚之癡，一何可憐！傷哉雄飛！不知雌伏！」

喬女

「阿承醜女竟知名，何意傾心有孟生；禦侮存孤報知己，居然節義一身并。」

平原喬生，有女黑醜，壑一鼻，跛一足。年二十五六，無間名者。邑有穆生，年四十餘，妻死，貧不能續，因聘焉。三年，生一子。未幾，穆生卒。家益索，大困，則乞憐其母。母頗不耐之。女亦憤不復返，惟以紡織自給。有孟生喪偶，遺一子烏頭，裁周歲。以乳哺乏人，急於求配，然媒數言，輒不當意。忽見女，大悅之，陰使人風示女。女辭焉。曰：「飢凍若此，從官人得溫飽，夫甯不願。然殘醜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孟益賢之，向慕尤殷，使媒者函金加幣，而說其母。母悅，自詣女所，固要之，女矢志不奪。母慚，願以少女字孟，家人皆喜，而孟殊不願。居無何，孟暴疾卒，女往臨哭盡哀。孟故無戚黨，死後，村中無賴，悉憑陵之，家具攜取一空。方謀瓜分其田產，家人亦各草竊以去。惟一嫗抱兒哭，帷中女問得故，大不平。聞林生與孟善，乃踵門而告曰：「夫婦朋友，人之大倫也。妾以奇醜，爲世不齒，獨孟生能知我。前雖固拒之，然固

已心許之矣。今身死子幼，自當有以報知己。然存孤易，禦侮難。若無兄弟父母，遂坐視其子死家滅，而不救，則五倫中，可以無朋友矣！妾無所多須於君，但以片紙告邑宰。撫孤則妾不敢辭。」林曰：「諾。」女別而歸。林將如其所教，無賴輩怒，咸欲以白刃相仇。林大懼，閉戶不敢復出。女聽之數日，寂無音。及聞之，則孟氏田產已盡矣。女忿甚，銳身自詣官。官詰女：「屬孟何人？」女曰：「公幸一邑，所憑者理耳。如其言妄，雖至戚無所逃罪。如非妄，即道路之人可聽也。」官怒其言戀，詞逐而出。女憤冤無以自伸，哭訴於縉紳之門。某先生聞而義之，代剖於宰。宰按之，果真。窮治諸無賴，盡反所取。或議留女居孟第，撫其孤。女不肯，肩其戶，使嫗抱鳥頭，從與俱歸。另舍之。凡鳥頭日用所需，輒同嫗啓戶出粟，爲之營辦。已錙銖無所沾染。抱子食貧，一如曩日。積數年，鳥頭漸長，爲延師教讀。已子則使學操作。嫗勸使並讀，女曰：「鳥頭之費，其所自有。我耗人之財，以教己子，此心何以自明？」又數年，爲鳥頭積粟數百石，乃聘於名族，治其第宅，析令歸。鳥頭泣要同居，女乃從之。然紡織如故。鳥頭夫婦奪其具，女曰：「我母子坐食，心何安矣。」遂早暮爲之紀理，使其子巡行阡陌，若爲傭然。鳥頭夫婦有小過，輒斥譴不少貸。稍不悛，則佛然欲去。夫婦跪道悔詞，始止。未幾，鳥頭入泮，又辭欲歸。鳥頭不可，捐聘幣，爲穆子完昏。女乃析子令歸。鳥頭留之不得，陰使人於近村，爲市恆產百畝，而後遣之。後女疾求歸，鳥頭不聽。益篤，囑曰：「必以我歸葬。」鳥頭諾。既卒，陰以金啗穆子俾合葬於孟。及期，棺重，三十人不能舉。穆子忽仆，七竅血出，自言曰：「不肯兒！何得遂賣汝母？」

烏頭懼，拜祝之，始愈。乃復停數日，修治穩墓已，始合厝之。

異史氏曰：「知己之感，許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爲也！彼女何知，而奇偉如是。若遇九方皋，直壯之矣！」

馬介甫

「乾綱不振自貽羞，此病難將藥力廖；贏得仙人勤佈置，宗嗣一線賴長留。」

楊萬石，太名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懼。妻尹氏，奇悍，少廷之，輒以鞭撻從事。楊父年六十餘而鰥，尹以齒奴隸數。楊與弟萬鍾，常竊餌翁，不敢令婦知。頽然衣敗絮，恐貽訕笑，不令見客。萬石四十無子，納妾王氏，旦夕不敢通一語。兄弟候試郡中，見一少年，容服都雅，與語悅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姓馬。由此交日密，焚香爲昆季之盟。既別，約半載，馬忽携僮僕過楊。值楊翁在門外，驟陽捫蝨，疑爲傭僕，通姓氏，使避主人。翁披絮去，或告馬，此卽其翁也！馬方驚訝，楊兄弟岸幘出迎。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以偶恙，捉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頃，引盡，坐伺良久。萬石頓起催呼，頰頰間熱汗蒸騰。俄而瘦奴以饌具出，脫粟失飪，殊不甘旨。食，萬石草草便去。萬鍾撲被來伴客寢。馬責之曰：「曩以伯仲高義，遂同盟好。今老父實不溫飽，行道者羞之。」萬鍾泣然曰：「在

心之情，卒難申致。家門不吉，蹇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摧殘。非瀝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馬駭嘆移時，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得此異聞，不可不一目見之。請假閒舍，就便自炊。』萬鍾從其教，即除室爲馬安頓。至夜深竊蔬稻，惟恐婦知。馬會其意，力卻之。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市布帛，爲易袍袴。父子兄弟皆感泣。萬鍾有子喜兒，方七歲，夜從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於其父。但少年孤苦耳！』婦聞老翁安飽，大怒，輒罵，謂馬強預人家事。初惡聲尙在閨闈，漸近馬居，以示惡歌之意。楊兄弟汗體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也者。姜王體在五月，婦始知之，褻衣慘掠。已乃喚萬石跪受巾幘，操轡逐出。值馬在外，慚愧不前。又追逼之，始出。婦亦遂出，叉手頓足，觀者填溢。馬指婦叱曰：『去去！』婦即反奔，若被鬼逐，袴履俱脫，足纏縈繞於道上，徒跣而歸，面色灰死。少定，婢進襪履。著已，噉啣大哭，家人無敢問者。馬曳萬石爲解巾幘。萬石聳身定息，如恐脫落，馬強脫之，而坐立不甯，猶懼以私脫加罪。探婦哭已，乃敢入，趨起而前。婦殊不發一語，遽起，入房自寢。萬石意始舒，與弟竊奇焉。家人皆以爲異，相聚偶語。婦微有聞，益羞怒，徧撻奴婢。呼妾，妾創劇不能起，婦以爲僞，就榻撈之，崩注墮胎。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有饌，更籌再唱，不放萬石歸。婦在閨房，恨夫不歸，方大恚忿，聞擗扉聲，急呼婢，則室門已闔。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猙猶如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刃。婦駭絕欲號。巨人以刃刺頸，曰：『號使殺卻。』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婦心。』婦益懼，自投敗額。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

曰：「如某事謂可殺否？」卽一畫。凡一切凶悍之事，責數殆盡。刃畫膚革，不啻數十。未乃曰：「妾生子，亦爾宗緒，何忍打墮？此事必不可宥。」乃令數人反接其手，剖視悍婦心腸。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聞中門啓閉，曰：「楊萬石來矣！既已悔過，姑留餘生。」紛然盡散。無何，萬石入，見婦赤身綳繫，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解而問之，得其故，大駭，竊疑焉。明日，向馬述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斂，經數月，不敢出一惡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實告君，幸勿宣洩，前以小術懼之，既得合好，請暫別也。」遂去。婦每日暮，挽留萬石作侶，懽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此樂，遽遭之，覺坐立皆無所可。婦一夜，憶巨人狀，綵縮搖戰。萬石思婦意，微露其假。婦遽起，苦致窮詰。萬石自覺失言，而不可悔，遂實告之。婦勃怒，大罵萬石懼，長跪牀下，婦不顧。哀懇至漏三下，婦曰：「欲得我恕，須以刀畫汝心頭如千數，此恨始消。」乃起捉廚刀，萬石大懼而奔。婦逐之，犬吠雞騰，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翼兒。婦方詬詈，忽見翁來，睹袍服，倍益烈，怒卽就翁身，條條割裂，批頰而摘翁髮。萬鍾見之，怒以石擊婦，中顛，頭蹶而斃。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婦蘇，聞萬鍾死，怒亦遂解。既殮，弟婦戀兒，矢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醮去之，遺孤兒，朝夕受鞭楚。候家人食訖，始略以冷塊積半歲，兒危羸，僅存氣息。一日，馬忽至，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馬見翁襁褓如故，大駭。又聞萬鍾殞，頓足悲。兒聞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叔。馬不能識，審顧始辨，驚曰：「兒何憔悴至此？」翁乃囑備具道情事。馬忿然謂萬石曰：「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兩人止

此線，殺之，將奈何？」萬石不言，惟伏首帖耳而泣。坐語數刻，婦已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萬石入，批使絕馬。含涕而出，批痕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威，獨不能斷出耶？毆父殺弟，安然忍受，何以爲人？」萬石欠伸，似有動容。馬又激之曰：「如若不去，理須威劫，便殺卻勿懼，僕有二三知交，都居要地，必合極力保無虞也。」萬石諾，負氣疾行。奔入，適與婦遇。叱問何爲，萬石遑遽失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余出婦。」婦益恚，顧尋刀杖，萬石懼而卻走。馬唾之曰：「兄真不可教也已！」遂開篋，出刀圭藥，合水授萬石，飲曰：「此丈夫再造散，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下，少頃，萬石覺忿氣填胸，如烈焰中燒，刻不容忍，直抵閨闥，叫喊雷動。婦未及話，萬石以足騰起，婦顛去，數尺有咫。即復握石成拳，播擊無算。婦體幾無完膚，嘲啞猶罵。萬石於腰中出佩刀，婦罵曰：「出刀子敢殺我耶？」萬石不語，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上。方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聽，又割之。家人見萬石凶狂，相集，死力掖出。馬迎去，捉臂相用勞感。萬石餘怒未息，屢欲奔尋，馬止之。少間，藥力漸消，塔然若喪。馬囑曰：「兄勿餒！乾綱之振，在此一舉。夫人之所以懼者，非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譬昨死而今生，須從此滌故更新。再一餒，則不可爲矣！」遣萬石入探之，婦股慄心懼，倩婢扶起，將以膝行止之，乃已。出語馬生，父子交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馬曰：「我適有東海之行，故便道相過。還時可復會耳！」月餘，婦起，資事良人。久覺黔驢無技，漸狎，漸嘲，漸罵，居無何，舊態全作矣！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隸道士籍，萬石亦不敢尋。年餘，馬至，知其狀，佛然。

責數；立呼兒至，置甌子上，驅策逕去。由此鄉人皆不齒萬石。學使案臨，以劣黜名。又四五年，遭回祿，居室財物，悉爲灰燼。延燒鄰舍，村人執以告郡，罰鍰煩苛。於是家產漸盡，至無居廬。近村戒無以舍舍萬石。尹氏兄弟怒婦所爲，亦拒絕之。萬石既窮，質妾於貴家，僭妻南渡。至河南界，資斧已絕。婦不肯從，聒夫再嫁。適有屠而饒者，以錢三百貨去。萬石一身，丐食於遠村近郭間。至一朱門，閽人呵拒，不聽前。少間，一官人出，萬石伏地啜泣。官人熟視久之，略詰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以貧至此？」萬石細審，知爲喜兒，不覺大哭。從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所遭。初，馬攜喜兒至此，數日，卽出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庠，次年領鄉薦，始爲完昏。乃別欲去，祖孫泣留之。馬曰：「我非人，實狐仙耳！道侶相候已久。」遂去。孝廉言之，不覺惻楚。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遂以與馬，齋金贖王氏歸。年餘，生一子，因以爲嫡。尹從屠半載，狂悖猶昔。夫怒，以屠刀扎其股，穿以毛綆，懸梁上，荷肉竟出。號極聲嘶，鄰人始知。解縛抽綆，一抽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來，則毛髮皆豎。後脛創雖愈，而斷芒遺肉內，終不良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少懈。屠既橫暴，每醉歸，則撻詈不情。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一日，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材農婦，並來參謁。尹在中，悵立不前。王氏故問：「此伊誰？」家人進白張屠之妻，便訶使前，與太夫人稽首。王笑曰：「此婦從屠，當不之肉食。何羸瘠乃爾？」尹愧恨，歸欲自經，綆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途遇萬石，遙望之，以膝行，淚下如糜。萬石破

僕未通一言歸告姪，欲謀珠還。姪固不肯。婦爲里人所唾棄，久無所歸，依羣乞以食。萬石猶時就尹，待寺中。姪以爲玷，陰教羣乞窘辱之，乃絕。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數行，乃畢公權撰成之。

異史氏曰：『此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間，乃有楊郎，甯非變異。余嘗作妙音經之續言，謹附錄以博一噱。竊以天道化生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內助。同甘饑苦，勞爾十月呻吟，就溼推乾，苦矣三年。曠笑此顧宗祧而動念，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瞻井臼而懷思，古人所以有魚水之愛也。始而不遜之聲，或大施而小報，繼則如賓之敬，竟有往而無來。祇緣兒女深情，遂使英雄短氣。牀上夜叉坐，任金剛亦須低眉；釜底毒烟生，卽鐵漢無能強項。秋砧之杵可掬，不擣月夜之衣；麻姑之爪能搔，輕試蓮花之面。小受大走，直將代孟母投梭；婦唱夫隨，翻欲起周婆制禮。婆娑跳擲，停觀滿道行人，嘲啻鳴嘶，撲落一羣嬌鳥。惡乎哉！呼天籲地，忽爾披髮向銀牀，醜矣！轉目搖頭，猥欲投緘廷玉頸。當是時也，地下已多碎膽，天外更有驚魂。北宮黜未必不逃，孟施舍焉能無懼。將軍氣同雷電，一入中庭，頓歸無何有之鄉；大人面若冰霜，比到寢門，遂有不可問之處。豈果脂粉之氣，不勞而威；胡乃骯髒之身，不寒而慄。猶可解者，魔女翹鬢來月下，何妨俯伏飯依；最冤枉者，鳩盤荼首到人間，也要香花供養。聞怒獅之吼，則雙孔撩天；聽牝雞之鳴，則五體投地。登徒子淫而忘醜，迴波詞憐而成嘲，設爲汾陽之壻，立致尊榮，媚卿卿良有故，若贅外黃之家，不免奴役，拜僕僕將何求？』

彼窮鬼自覺無顏，任其斫樹摧花，止求包荒於怨婦。如錢神可云有勢，乃亦櫻鱗犯制，不能借助於方兄。豈縛游子之心，惟茲烏道，抑消霸王之氣，恃此鴻溝。然死同穴，生同衾，何嘗教吟白首，而朝行雲，暮行雨，輒欲獨占巫山。恨煞池水清，空按紅牙玉板，憐爾妾命薄，獨支永夜寒更。蟬聲驚灘，喜驪龍之方睡，憤車塵尾，恨驚馬之不奔。榻上共臥之人，撻去方知爲舅，牀前久繫之客，牽來已化爲羊。雷之殷者僅俄頃，毒之流者無盡藏。買笑纏頭，而成自作之孽，太甲必曰難違，俯首帖耳，而受無妄之刑，李陽亦謂不可。酸風凜冽，吹殘綺閣之春，醋海汪洋，淹斷藍橋之月。又或盛會忽逢，良朋卽坐，斗酒藏而不設，且由房出逐客之書，故人疎而不來，遂自我廣絕交之論。甚而雁影分飛，涕空沾於荆樹，鸞膠再覓，變遂起於蘆花。故飲酒陽城，一堂中惟有兄弟，吹竽商子，七旬餘並無室家。古人爲此，有隱痛矣！嗚呼！百年鴛偶，竟成附骨之疽；五兩鹿皮，或買劍牀之痛。髻如戟者如是，膽似斗者何人？固不敢於馬棧下，斷絕禍胎；又誰能向蠶室中，斬除孽本？娘子軍肆其橫暴，苦療妒之無方；胭脂虎噉盡生靈，幸渡迷之有楫。天香夜墜，全澄湯鑊之波；花雨晨飛，盡滅劍輪之火。極樂之境，彩翼雙棲；長舌之端，青蓮並蒂。披苦惱於優婆之國，立道場於愛河之濱。噫！願此幾章貝葉文，瀉爲一滴楊枝水。

章邱李孝廉善選，少侷儻不羈。絲竹詞曲之屬，皆精之。兩兄皆登甲榜，而孝廉益佻脫。娶夫人

謝，稍稍禁制之，遂亡去。三年不返，徧覓不得。後得之臨清勾欄中。家人入，見其南向坐。少姬數十，左右侍，蓋皆學音藝而拜門牆者也。臨行，積衣累笥，悉諸妓所貽。既歸，夫人閉置一室，投書滿案。以長繩繫榻足，引其端自櫃內出，貫以巨鈴，繫諸廚下。凡有需，則躡繩，繩動鈴響，則應之。夫人躬設典肆，垂簾納物而估其值。左持籌，右握管，老僕供奔走而已。由此居積致富。每恥不及諸矧貴，錮閉三年，而孝廉掩喜曰：「三卯兩成，晉以汝爲臞矣！今亦爾耶？」

耿進士，崧生，亦章邱人。夫人每以積火佐讀。積者不輟，讀者不敢息也。或朋舊相詣，輒竊聽之。論文則淪茗作黍，若恣諧謔，則惡聲逐客矣。每試，得平等，不敢入室門。超等，始笑迎之。設帳得金，悉納獻，絲毫不敢隱匿。故東主餽遺，恆面較錙銖，人或非笑之，而不知銷算良難也。後爲婦翁延教內弟。是年遊泮，翁謝儀十金。耿受楮返金。夫人知之曰：「彼雖至親，然舌耕謂何也？」追之返而受之。耿不敢爭，而終心歎焉。思暗償之。於是每歲館金，皆短其數以報夫人。積二年，得如千數，忽夢一人告之曰：「明日登高，金數卽滿。」次日試一臨眺，果拾遺金，恰符缺數，遂償岳。後成進士，夫人猶訶譴之。耿曰：「今一行作吏，何得復爾？」夫人曰：「諺云：『水長則船亦高。』卽爲宰相，甯便大耶？」

雲翠仙

「名花高占一枝春，忍聽簧言別贈人；留得黃金無用處，分明阿母誤兒身。」

梁有才，故晉人，流寓於濟，作小負販，無妻子田產。從村人登岱，岱四月交，香侶雜沓。又有優婆夷塞，率衆男子以百十，雜跪神座下，視香炷爲度。名曰：「跪香。」才視衆中有女郎，年十七八而美，悅之。詐爲香客，近女郎。又僞爲膝困無力狀，故以手據女郎足。女回首似瞋，膝行而遠之。才又膝行近之，少間，又據之。女郎覺，遽起，不跪出門去。才亦起，出履其迹，不知其往，心無望，快快而行。途中見女郎從媪，似爲女也。母者，才趨之。媪女行且語。媪云：「汝能參禮娘娘，大好事。汝又無弟妹，但獲娘娘冥加護，護汝得快婿。但能相孝順，都不必貴子弟，富王孫也。」才竊喜，漸演詰媪。媪自言爲雲氏，女名翠仙，其出也。家西山四十里。才曰：「山路灣，母如此踰踰，妹如此纖纖，何能便至？」曰：「日已晚，將寄舊家宿耳。」才曰：「適言相婿，不以貧嫌，不以賤鄙，我又未昏，頗當母意否？」媪以問女，女不應。媪數問，女曰：「渠寡福，又蕩無行，輕薄之心，還易翻覆，兒不能爲邊伎兒作婦。」才聞，樸誠自表，切矢曠日。媪喜，電諾之。女不樂，勃然而已。母又強拍膝之。才殷勤，手於囊，覓山兜二，昇媪及女。已步從，若爲僕。過隘，輒呵兜夫不得顛搖動，良殷。俄抵村舍，便邀才同入舅家。舅出翁，始出媪也。雲兄之嫂之，謂：「才吾婿，日適良，不須別擇，便取今夕。」舅亦喜，出酒肴餽才。既嚴妝翠仙出，拂榻促眠，女曰：「我固知郎不義，追母命，漫相隨。郎若人也，當不須愛借活。」才唯唯聽受。明日早起，母謂才：「宜先去，我以女繼室。」才歸，掃戶闔。媪果送女至，入視室中，虛無有便。

云：似此何能給？老身速歸，當小助汝辛苦。」遂去。次日，有男女數輩，各携服食器具，布一室滿之，不飯俱去，但留一婢。才由此坐溫飽，惟日引無賴子，朋飲競賭，漸盜女郎簪珥佐博。女勸之不聽，頗不耐之，惟嚴守箱篋，如防寇。一日，博黨款門訪才，窺見女，適適驚，戲謂才曰：「子大富貴，何憂貧耶？」才問故。答曰：「曩見夫人，實仙人也，適與子家道不相稱。貨爲賤，金可得百，爲妓，可得千。千金在室，而慮飲博無費耶？」才不言，而心然之。歸輒向女歛歎，時時言貧不可度，女不顧。才頻頻擊桌，拋七箸，罵婢作諸態。一夕，女沽酒與飲，忽曰：「郎以貧故，日焦心，我又不能御窮，分郎憂，中豈不愧作，但無長物，止有此婢，鬻之，可稍稍有經營。」才搖首曰：「其直幾許？」又飲少時，女曰：「妾於郎，有何不相承，但力竭耳，念一貧如此，便死相從，不過均此百年苦，有何發迹？不如以妾鬻貴家，兩所便益，得直或較婢多。」才故愕言：「何得至此？」女固言之，色作莊。才喜曰：「容再計之。」遂緣中貴人，貨隸樂籍。中貴人親詣才，見女大悅，恐不能即得，立券八百緡，事濱就矣。女曰：「母以壻家貧，常常縈念，今義斷矣！我將暫歸省且，郎與妾絕，何得不告母？」才慮母阻，女曰：「我自自樂之，保無差忒。」才從之。夜將半，始抵母家，趨闥入，見樓舍華好，僕輩往來，撞撞。才日與女居，每請詣母，女輒止之，故爲甥館年餘，曾未一臨岳家。至此大駭，以其家巨，恐媵妓所不甘也。女引才登樓上，媪驚問：「夫妻何來？」女怨曰：「我固道渠不義，今果然！」乃於衣底出黃金二錠，置几上，曰：「幸不爲小人賺脫，今仍以還母。」母駭問故，女曰：「渠將鬻我，藏金無用處。」乃指才罵曰：「

豺鼠子，爨日肩負擔，面沾塵如鬼。初近我，熏熏作汗腥，膚垢欲傾塌，手足皴一寸厚，使人終夜惡，自我歸汝家，安坐餐飯，鬼皮始脫。母在前，我豈誣耶？」才垂首，不敢少出氣。女又曰：「自願無傾城姿，不堪奉貴人。似若輩男子，我自謂猶相匹。有何虧負，遂無一念香火情。我豈不能起樓宇，買良沃，念汝儂薄骨，乞丐相終，不是白頭侶。」言次，婢媪連袂，旋旋圍遶之。聞女責數，便都唾罵，共言：「不如殺卻，何須復云云。」才大懼，慄地自投，但言知悔。女又盛氣曰：「鬻妻子已大惡，猶未便是劇。何忍以同衾人，賺作娼。」言未已，衆皆烈，悉以銳簪，剪刀股，攢刺脅。才號悲乞命。女止之，曰：「可暫釋卻，渠便無仁，我不忍其殺。」乃率衆下樓去。才坐聽移時，人語俱寂，思欲潛遁。忽仰視，見星漢，東方已白，野色蒼莽，燈亦盡滅，並無屋宇。身坐削壁上，俯瞰絕壑，深無底，駭絕，懼墮，身稍移，塌然一聲，坐石崩墮。壁半有枯橫焉，身不得墮。以枯受腹，手足無着。下視茫茫，不知幾何尋丈，不敢轉側，嗥怖聲嘶。一身盡腫，眼耳鼻舌身力俱竭。日漸高，始有樵人望見之，尋纜來，縋而下。取置崖上，奄將溘斃，昇歸其家。至則門洞敞，家荒荒如敗寺。牀簾什器俱香，惟有繡牀敗案，是已家舊物，零落猶存。嗒然自臥。飢時，日一乞食於鄰。既而腫潰爲癩，里黨薄其行，悉唾棄之。才無計，背屋而穴居。行乞於道，以刀自隨。或勸以刀易餌，才不肯，曰：「野居防虎狼，用自衛耳！」後遇向勸鬻妻者於途，近而哀語，遂出刀，擊而殺之，遂被收。官廉得其情，亦未忍酷虐之，繫獄中，尋瘦死。

異史氏曰：「得遶山芙蓉，與共四壁，與以南面王，豈易哉！已則非人，而怨逢惡之友，故爲友者，

不可不知戒也。凡狹邪子誘人淫博，爲諸不義，其事不敗，雖則不怨，亦不德，迨於身無孑，婦無袴，千人所指，無無疾死。窮敗之念，無時不縈於心；窮敗之恨，無時不切於齒。清夜牛衣中，輾轉不寐，夫然後歷歷想未落時，歷歷想將落時，又歷歷想致落之故，而因以及發端致落之人。至於此，弱者起，擁絮坐，詎強者忍凍裸行，篝火索刀，霍霍磨之，不待終夜矣！故以善規人，如贈橄欖，以惡誘人，如飢漏脯也。聽者固當省言者，可勿懼哉！」

顏氏

「翩翩玉貌，惜無才，巾幗偏能及第來。想見閨中姬妾笑，威稜可是舊西臺。」

順天某生，家貧，值歲饑，從父之洛。性鈍，年十七，裁能成幅，而非儀秀美，能雅諛，善尺牘。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也。無何，父母繼歿，孑然一身，授童蒙於洛。時村中顏氏有孤女，名士齋也，少慧。父在時，嘗教之讀。一過，輒記不忘。十數歲，學父吟詠。父曰：「吾家有女學士，惜不棄耳！」鍾愛之，期擇貴壻。父卒，母執此志。三年不遂，而母又卒。或勸適佳士，女然之，而未就也。適鄰婦踰垣來，就與攀談，一字紙裏繡線。女啓視，則某手翰，寄鄰生者，反復之而好焉。鄰婦窺其意，私語曰：「此翩翩一美少年，孤與卿等，年相若也，倘能垂意，妾願渠儂脂合之。」女脈脈不語。婦歸，以意授夫。鄰生故與生善，告之，大悅。有母遺金鴉鏡，託委

致焉。刻日成禮，魚水甚懽。及睹生文，笑曰：「文與卿似是兩人，如此何日可成？」朝夕勸生研讀，嚴如師友。歛昏，先挑燭據案自哦，爲丈夫率聽漏三下，乃已。如是年餘，生制藝頗通，而再試再黜，身名蹉落。廩不給，撫情寂寞，嗷嗷悲泣。女訶之曰：「君非丈夫，負此弁耳。使我易髻而冠，青素直芥視之。」生方懊喪，聞妻言，睨而怒曰：「聞中人身不到塲屋，便以功名富貴，似汝在廚下汲水炊白粥。若冠加於頂，恐亦猶人耳。」女笑曰：「君勿怒！俟試期，美請易裝相代。倘落拓如君，當不敢復藐天下士矣！」生亦笑曰：「卿自不知艱苦，請嘗試之。但恐綻露，爲鄉鄰笑耳！」女曰：「妾非戲語。君嘗言燕有故廬，請男裝從君歸，僞爲弟，君以襤褸出，誰得辨其非？」生從之。女入房，巾服而出，曰：「視妾可作男兒否？」生視之，儼然一顧影少年也。生喜，偏辭里社，交好者，薄有餽遺，買一羸褰，御妻而歸。生叔兄尙在，見兩弟如冠玉，甚喜，晨夕顧之。又見宵旰攻苦，倍益愛敬。僱一翦髮雛奴，爲供給使。暮後，輒遣去之。鄉中弔慶，兄自出周旋，弟惟下帷讀。居半年，罕有睹其面者。客或請見，兄輒代辭，讀其文，驕然駭異。或排闥而迫之，一揖，便亡去。客賭半采，又俱傾幕。由此名大謬，世家爭願贅焉。叔兄商之，惟駭然笑。再強之，則言：「矢志青雲，不及第，不昏也。」會學使案臨，兩人並出，兄又落，弟以冠軍應試，中順天第四。明年，成進士，授桐城令。有吏治，尋遷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因託疾乞骸骨，賜歸田里。賓客填門，迄謝不納。又自諸生以多顯貴，並不言娶，人無不怪之者。歸後，漸置婢，或疑其私。嫂察之，殊無苟且。無何，明鼎革，天下大亂，乃謂嫂曰：「實相告。」

我小郎婦也。以男子蕞茸，不能自立，負氣自爲之。深恐播揚，致天子召問，貽笑海內耳。嫂不信，脫鞵而示之足，始愕。視鞵中，則敗絮滿焉。於是使生承其銜，仍閉門而雌伏矣。而生平不孕，遂出費購妾，謂生曰：「凡人置身通顯，則買姬媵以自奉。我宦迹十年，猶一身耳。君何福澤，坐享佳麗？」生曰：「面首三十人，請卿自置耳。」相傳爲笑。是時生父母，屢受尊恩矣。搢紳拜往，尊生以待御禮。生羞襲聞銜，惟以諸生自安，終身未嘗與蓋云。

異史氏曰：「翁姑受封於新婦，可謂奇矣！然侍御而夫人也者，何時無之？但夫人侍御者少耳！天下冠儒冠稱丈夫者，皆愧死矣！」

小謝

「患難相乘幸脫離，尹邢妒念已潛移。返魂香蕙雙珠合，道士何來術亦奇。」
涓南姜部郎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留蒼頭門之而死，數易皆死，遂廢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偶儻，好狎妓，酒闌輒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內不拒，而實終夜無所沾染。嘗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堅拒不亂。部郎以是契重之。家甚貧，又有鼓盆之戚。茅屋數椽，溽暑不堪其熱。因請部郎，假廢第。部郎以其凶故，卻之。生因作續無鬼論，獻部郎，且曰：「鬼何能爲？」部郎以其請之堅，諾之。生往除廳事，薄暮置

書其中。返取他物，則書已亡。怪之，仰臥榻上，靜息以伺其變。食頃，聞步履聲。睨之，見二女自房中出，所亡書，送還案上。一約二十，一可十七八，並皆姝麗。逡巡立榻下，相視而笑。生寂不動。長者翹一足，踞生腹，少者掩口匿笑。生覺心搖搖若不自持，即急肅然端念，卒不顧。女遂以左手埽髮，右手輕批頤頰，作小響。少者益笑。生驟起，叱曰：「鬼物敢爾！」二女駭奔而散。生恐夜爲所苦，欲移歸。又恥其言不掩，乃挑燈讀。暗中鬼影幢幢，略不顧瞻。夜將半，燭而寢。始交睫，覺人以細物穿鼻，奇癢，大嚏。但聞暗處隱隱作笑聲。生不語，假寐以候之。俄見少女以紙條擦細股，鶴行鶯伏而至。生暴起，訶之，飄竄而去。既寢，又穿其耳，終夜不堪其擾。鷄既鳴，乃寂無聲。生始酣眠。終日無所睹聞。日既下，恍惚出現。生遂夜炊，將以達旦。長者漸曲肱几上，觀生讀，既而掩生卷。生怒捉之，即已飄散。少間，又撫之。生以手按卷讀。少者潛於腦後，交兩手掩生目。瞥然去，遠立以哂。生指罵曰：「小鬼頭！捉得便都殺却。」女子卽又不懼，因戲之曰：「房中縱送，我都不解。趨我無益。」二女微笑，轉身向竈，析薪搜米，爲生執爨。生顧而獎曰：「兩卿此爲不勝懸跳耶？」俄頃，粥熟，爭以七箸陶盤置几上。生曰：「感卿服役，何以報德？」女笑曰：「飯中搜合砒毒矣。」生曰：「與卿夙無嫌怨，何至以此相加？」噉已，復盛，爭爲奔走。生樂之，習以爲常。日漸稔，接坐傾語，審其姓名。長者云：「妾秋容，喬氏，彼阮家小謝也。」又研問所由來。小謝笑曰：「癡郎，尙不敢一呈身，誰要汝問門第作嫁娶耶？」生正容曰：「栢對麗質，豈獨無情？但陰冥之氣，中人必死。不樂與居者，行可耳。樂與居者，安可耳。如

不見愛，何必玷兩佳人？如果見愛，何必死一狂生？二女相顧動容，自此不甚虐弄之。然時而探手於懷，拊袴於地，亦置不爲怪。一日，錄書未卒業而出，返則小謝伏案頭，操管代錄。見生，擲筆腕笑。近視之，雖劣不成事，而行列疎整。生贊曰：「卿雅人也，苟樂此，僕教卿爲之。」擁諸懷，把腕而教之書。秋容自外入，色乍變，意似妒。小謝笑曰：「童時嘗從父學書，久不作，遂如夢寐。」秋容不語。生喻其意，僞爲不覺者，遂抱而授以筆曰：「我視卿，詎此否？」作數字而起。曰：「秋娘大好筆力。」秋容乃喜。於是折兩紙爲範，俾其臨摹。生另一燈讀，竊喜其各有所事，不相侵擾。傲畢，祇立几前，聽生月旦。秋容素不解讀，塗鴉不可辨認。花判已，自顧不如小謝，有慚色。生璇慰之，顏始霽。二女由此師事生，坐爲抓背，臥爲按股，不惟不敬侮，爭媚之。踰日，小謝書，居然端好。生偶贊之，秋容大慚，粉黛淫淫，淚痕如線。生百端慰解之，乃已。因教之讀，穎悟非常。指示一過，無再問者。與生競讀，常至終夜。小謝又引其弟三郎來，拜生門下。年十五六，姿容秀美，以金如意一鈎爲贄。生令與秋容執一經。滿堂呼晤，生於此設鬼帳，馮部郎聞之喜，以時給其薪水。積數月，秋容與三郎皆能詩，時相酬唱。小謝陰囑勿教秋容，生諾之。秋容囑勿教小謝，生亦諾之。一日，生將赴試，二女涕淚持別。三郎曰：「此行可以託疾免，不然，恐履不吉。」生以告疾爲辱，遂行。先是生好以詩詞譏切時事，獲罪於邑貴介，日思中傷之。陰賂學使，誣以行檢，淹蔡獄中。資斧絕，乞食於囚人，自分已無生理。忽一人飄忽而入，則秋容也。以饌具餽生，相向悲咽。曰：「三郎慮君不吉，今果不謬。三郎與妾同來，赴

院申理矣！」數語而出，人不之賭。越日，部院出，三郎遮道聲屈，收之。秋容入獄，報生返身往偵之，三日不返。生愁餓無聊，度一日如年歲。忽小謝至，愴惋欲絕，言：「秋容歸，經由城隍祠，被西廊黑判強擄去，逼充媵御。秋容不屈，今亦幽囚，妾馳百里，奔波顛殆。至北郭，被老棘刺吾足心，痛徹骨髓，恐不能再至矣！」因示之足，血殷淡波焉。出金三兩，跛跨而沒。部院勘三郎，素非瓜葛，無端代控，將杖之，撲地遂滅。異之，覽其狀，情詞悲惻，提生而鞠。問：「三郎何人？」生僞爲不知。部院悟其冤，釋之。既歸，竟夕無一人。更闌，小謝始至，慘然曰：「三郎在部院，被麻神押赴冥司。冥王以三郎義，今託生富貴家。秋容久錮，妾以狀投城隍，又被接閱，不得入，且復奈何？」生忿曰：「黑老魅，何敢如此？明日仆其像，踐踏爲泥，數城隍而責之。案下吏橫暴如此，渠在醉夢中耶？」悲憤相對，不覺四漏將殘。秋容飄然忽至，兩人驚喜。急問秋容泣下曰：「今爲郎萬苦矣！判日以刀杖相逼。今夕忽放妾歸，曰：『我無他，原以愛故。既不願，固亦不汚玷。煩告陶秋曹，勿見譴責。』」生聞少歡，欲與同寢，曰：「今日願爲卿死。」二女戚曰：「向受開導，頗知義理，何忍以愛君者殺君乎？」執不可。然挽頸傾頭，情均伉儷。二女以遭難故，妒念全消。會一道士，途遇生，願謂身有鬼氣，生以其言異，具告之。道士曰：「此鬼大好，不宜負他。」因書二符付生，曰：「歸授二鬼，任其福命。如聞門外有哭女者，吞符急出，先到者可活。」生拜受，歸囑二女。後月餘，果聞有哭女者，二女爭奔而去。小謝忙急，忘吞其符。見有輿與過，秋容直出，入棺而沒。小謝不得入，痛哭而返。生出視，則富室郝氏殯其女。共

見一女子入棺而去，方共驚疑。俄聞棺中有聲，息肩發驗，女已頓齏。因暫寄生齋外，羅守之。忽開目問陶生，郝氏研詰之。答云：『我非汝女也！』遂以情告。郝未深信，欲昇歸。女不從，逕入生齋，偃臥不起。郝乃識婿而去。生就視之，面龐雖異，而光豔不減秋容，喜愜過望，殷絃生平。忽聞烏鳥鬼泣，則小謝哭於暗陬。心甚憐之。即移燈往，寘臂哀情。而衿袖淋漓，痛不可解，近曉始去。天明，郝以婢媪齎送香匳，居然翁婿矣。暮入帷房，則小謝又哭。如此六七日，夫婦俱爲慘慟，不能成合卺之禮。生憂思無策。秋容曰：『道士仙人也！再往求，倘得憐救。』生然之。迹道士所在，叩伏自陳。道士力言無術，生哀無已。道士笑曰：『癡生好纏人，合與有緣，請竭吾術。』乃從生來，索靜室，掩扉坐，戒勿相問。凡十餘日，不飲不食，潛窺之，瞶若睡。一日，晨興，有少女率簾入，明眸而皓齒，光豔照人，微笑曰：『跋履終夜，憊極矣。被汝糾纏不了，奔馳百里外，始得一好廬舍。道人載與俱來矣！』待其入，便相交付耳。欽昏，小謝至，女遽起迎抱之，翕然合爲一體，仆地而僵。道士自空中出，拱手逕去。拜而送之。及返，則女已甦。扶置牀上，氣體漸舒，但把足呶言，趾股酸痛。數日始能起。後生應試得通籍，有蔡子經者，與同譜，以事過生。留數日，小謝自鄰舍歸，蔡望見之，疾趨相躡。小謝側身斂避，心竊怒其輕薄。蔡告生曰：『一事深駭，物聽可相告否？』詰之。答曰：『三年前，少妹天殞。經兩夜而失其尸，至今疑念適見夫人，何相似之深也？』生笑曰：『山荆陋劣，何足以方君妹？然既係同譜，義卽至切，何妨以獻妻孥？』乃入內，使小謝衣殯裝出。蔡大驚曰：『真吾妹也！』因而泣下。生乃具述本

末。蔡喜曰：「妹子未死，吾將速歸，用慰嚴慈。」遂去。過數日，舉家皆至。後往來如郝焉。

異史氏曰：「絕世佳人，求一而難之，何遽得兩哉？事千古而一見，惟不私奔女者，能違之也。道士其仙耶！何術之神也？苟有其術，醜鬼可交耳！」

蕙芳

「麴蘗生涯口僅餬，何期中饋有仙姝。相離莫謂難相見，記取唐宮乞巧圖。」

馬二混，居青州東門內，以貨麴爲業。家貧，無婦，與母共作苦。一日，媼獨居，忽有美人來，年可十六七，椎布甚樸，而光華照人。媼驚顧窮詰，女笑曰：「我以賢郎誠篤，願委身母家。」媼益驚曰：「娘子天人，有此一言，則折我母子數年壽。」女固請之，意必爲侯門亡人，拒益力，女乃去。越三日復來，留連不去。問其姓氏，曰：「母肯納我，我乃言，不然，固無庸問。」媼曰：「貧賤傭骨，得婦如此，不稱亦不祥。」女笑坐牀頭，戀戀殊殷。媼辭之，言：「娘子速去，勿相禍！」女乃出門。媼視之，西去。又數日，西巷中，呂媼來，謂馬曰：「鄰女董蕙芳，孤而無依，自願爲賢郎婦，胡弗納？」馬以疑慮具白之。呂曰：「烏有此耶？如有乖謬，咎在老身。」馬大喜，諾之。呂既去，媼掃室布席，將待子歸，往娶之。日將暮，女飄然自至，入室參母，起拜盡禮，告媼曰：「妾有兩婢，未得母命，不敢召也。」媼曰：「我母子守窮廬，不解役婢僕，日得蠅頭利，僅足自給。今增

新婦一人，嬌嫩坐食，尙恐不充飽。益之二婢，豈吸風所能活耶？女笑曰：「婢亦來，不費母事。皆能自得食。」問：「婢何在？」女乃呼：「秋月，秋松。」聲未及已，忽如飛鳥墮。二婢已立於前，即令伏地叩母。既而馬歸，母迎告之。馬喜，入室，見翠棟雕梁，侔於宮殿。中之几屏簾幙，光耀奪目，驚極不敢入。女下牀迎笑，睹之若仙，益駭。卻退，女挽之，坐與媪語。馬喜出，非分，形神若不相屬。即起，欲出行。女止曰：「勿須！」因命二婢治具。秋月出一革袋，執向扉後，拈拈搯搯之。已而以手探入，壺盛酒，拌盛炙，觸類熏騰。飲已而寢，則花鬪錦裯，溫膩非常。天明出門，則茅廬依舊，母子共奇之。媪詣呂，所將迹所由。入門，先謝其媒合之德。呂訝云：「人不拜訪，何鄰女之會託耶？」媪益疑，具言端委。呂大駭，即同媪來視新婦。女笑迎之，極道作合之義。呂見其慧麗，愕眙良久，即亦不辨，唯唯而已。女贈白木搔具一事，曰：「無以報德，姑奉此爲媵。媵爬曾耳！」呂受以歸，審視，則化爲白金。馬自得婦，頓更奮業，門戶一新。笥中貂錦無數，任馬取著。而出室門，則爲布素。但輕煖耳。女所自衣亦然。積四五年，忽曰：「我謫降人間十餘載，因與子有緣，遂暫留止。今別矣！」馬苦留之。女曰：「請別擇良偶，以承廬墓。我歲月當一至。」已忽不見。馬乃娶秦氏。後三年，七夕，夫妻方共語。文忽入，笑曰：「新偶良，不念故人耶？」馬驚起，愴然曳坐，便道衷曲。女曰：「我適送織女渡河，乘間一相望耳！」兩相依依，語無休止。忽空際有人呼董芳。女急起作別。馬問其誰，曰：「適余同雙成姊來，彼不耐久伺矣！」馬送之。女曰：「子壽八旬。至期，我來收爾骨。」言已遂逝。今馬六十餘矣，其人但

樸訥，無他長。

異史氏曰：「馬生其名混，其業藝，慧芳奚取哉？於此見仙人之貴樸訥誠篤也！余嘗謂友人：『若我與爾，鬼狐且棄之矣！』所差不愧於仙人者，惟混耳！」

蕭七

「粉膩脂香集綺筵，溫柔鄉亦有前緣。蕭郎未飲心先醉，袖得綾巾竟杳然。」

徐繼長，臨淄人，居城東之磨房莊，業儒未成，去而爲吏。偶適姻家，道出于氏殯宮。薄暮醉歸，過其處樓閣繁麗，一叟當戶坐。徐酒渴思飲，揖叟求漿。叟起，邀客入，升堂，授飲。飲已，叟曰：「墮暮難行，姑留宿，早旦而發，何如？」徐亦疲殆，樂遵所請。叟命家人具酒奉客，即謂徐曰：「老夫一言，勿嫌孟浪。郎君清門令望，可附昏姻。有幼女未字，欲充下陳。幸垂援拾。」徐踉蹌不知所對。叟即遣伴告其親族，又傳語令女郎妝束。頃之，峨冠博帶者四五車，先後並至。女郎亦炫妝出，姿容絕俗。於是交坐宴會。徐神魂眩亂，但欲速寢。酒數行，堅辭不任。乃使小鬟引夫婦入幃，維同爰止。徐問其族姓，女自言蕭姓，行七。又復細審門閥。女曰：「身雖賤陋，配吏胥，當不辱。何苦研窮？」徐溺其色，款暱備至，不復他疑。女曰：「此處不可爲家。審知汝家姊姊甚平善，或不拗阻，歸除一舍，行將自至耳。」徐應之，既而加臂於身，奄忽就寐。既覺，則抱中

已空。天色大明，松陰翳曉，身下藉忝穢尺許厚，駭歎而歸，告妻。妻戲爲除館，設榻其中，闔門出曰：「新娘子今夜至矣。」因與共笑。日既暮，妻戲曳徐啓門曰：「新人得無已在室耶？」既入，則美人華妝坐榻上，見二人入，起逆之。夫妻大愕。女掩口局局而笑，參拜恭謹。妻乃治具，爲之合歡。女早起操作，不待驅使。一日謂徐：「姉娘輩俱欲來吾家一望。」徐慮倉卒無以應客。女曰：「都知吾家不饒，將先資饌具來。但煩吾家姊烹飪而已。」告妻，妻諾之。晨炊後，果有人荷酒馘來，釋擔而去。妻爲職庖人之役。晡後，六七女郎至，長者不過四十以來，圍坐並飲，喧笑盈室。徐妻伏牕以窺，惟見夫及七姐相向坐，他客皆不可睹。北斗挂屋角，譴然始去。女送客未返，妻入視案上，杯泔俱空，笑曰：「諸婢想俱餓，遂如狗舐砧。」少間，女還，殷殷相勞，奪器自滌，促嫡安眠。妻曰：「客隨吾家，使自備飲饌，亦大笑話。明日合另邀致。」逾數日，徐從妻言，使女復召客。客至，妾意飲噉，惟留四盞，不加匕箸。徐問之，羣笑曰：「夫人謂，吾輩惡故留以待調人。」座間一女，年十八九，素烏綺裳，云是新寡，女呼爲六姊，情態妖艷，善笑能言。與徐漸洽，輒以諧語嘲徐。行觴政，徐爲錄事，禁笑謔。六姊頻犯，連引十餘爵，醜然逕醉。芳體嬌懶，荏弱難持，無何，亡去。徐燭而覓之，則酣寢暗幃中。近接其吻，亦不覺，以手探袴，私處墳起，心旌方搖。席中紛喚徐郎，乃急理其衣，見袖中有綾巾，竊之而出。迨於夜央，衆客離席。六姊未醒，七姊入搖之，始呵欠而起，繫裙理髮。從衆去。徐拳拳懷念，不釋於心。將於空處，展玩遺巾，而覓之已渺。疑送客時遺落途間，執燈細照階除，都復烏有，意瑣瑣不

自得。女問之，徐漫應之。女笑曰：「勿誑語！巾子人已將去，徒勞心目。」徐驚，以實告，且言懷思。女曰：「彼與君無宿分，緣止此耳。」問其故，曰：「彼前身曲中女，君爲士人，見而悅之，爲兩親所阻，志不得遂，感疾殆危，使人語之曰：『我已不起，但得若名，獲一捫其肌膚，死無憾。』此女諾如所請。適以充羈未遽往，過夕而至，則病者已殞。是前世與君有一捫之緣也。過此即非望。」後設筵再招諸女，推六姊不至。徐疑女妒，頗有怨懟。女一日謂徐曰：「若以六姊之故，妄相見罪，彼實不肯至，於我何尤？今八年之好，行將別矣。請爲君極力一謀，用解從前之感。彼雖不來，甯禁我不往。登門就之，或人定勝天，不可知。」徐喜從之。女握手，飄若履虛。頃刻至其家，黃壁廣堂，門戶曲折，與初見時無少異。岳父母並出，曰：「拙女久蒙溫煦，老身以殘年衰慵，有疎省問，或當不怪耶！」卽張筵作會。女便問諸姊妹。母云：「各歸其家，惟六姊在耳。」卽喚婢，請六娘子來。久之不出，女入曳之。既至，俯首稍嘿，不似前此之諧。俄，嫂媪辭去。女謂六姊曰：「姊姊高自重，使人怨我。」六姊微哂曰：「輕薄兒何以相近？」女執兩人殘卮，強使易飲，曰：「叻已接矣！作態何爲？」少時，七姊亦去，室中止餘二人。徐遽起相逼，六姊宛轉撐拒。徐牽衣長跪而哀之，色漸和。相攜入室，裁緩襦結，忽聞噦嘶動地，火光射闥。六姊大驚，推徐起曰：「禍事忽臨，奈何？」徐忙迫不知所爲，而女郎已竄避無迹矣。徐悵然少坐，屋宇並失。獵者十餘人，按鷹操刃而至，驚問：「何人夜伏於此？」徐託言迷途，因告姓字。一人曰：「適逐一狐，見之否？」答云：「不見。」細認其處，乃于氏殯宮也，快快而歸。猶冀七

姊復至，晨占雀喜，夕卜燈花，而竟無消息矣！董玉珪談。

顧生

「早識流年似擲梭，豈知幻境夢中多；嬰兒倏忽成齡背，數十春秋已剝那。」

江南顧生，客稷下，眼暴腫，晝夜呻吟，罔所醫藥。十餘日，痛少減。而合眼時，輒睹巨宅，凡四五進，門皆洞開，最深處，有人往來，但遙睹不可細認。一日，方凝神注之，忽覺入宅中，三歷門戶，絕無人跡。有南北廳事，內以紅氈貼地，略窺之，見滿屋嬰兒，坐者，臥者，膝行者，不可數計。愕疑間，一人自舍後出，見之，曰：「小王子，謂有遠客在門，果然！」便邀之，顧不敢入，強之，乃入，問：「此何所？」曰：「九王世子居。世子瘡病新瘥，今日親賓作賀。先生有緣也！」言未已，有奔至者，督促速行。俄至一處，雕榭朱欄，一殿北向，凡有九楹。歷階而升，則容滿座。見一少年北面坐，知是王子，便伏堂下。滿堂盡起，王子曳顧東嚮坐。酒既行，鼓樂轟作，諸妓升堂，演華封祝。纔過三折，逆旅主人及僕，喚進午餐，就牀頭頻呼之，耳聞甚真。心恐王子知，然並無知者，遂託更衣而出。仰視日之中夕，則見僕立牀前，始悟未離旅邸，心悵，猶欲急反，因遣僕攜屨去。甫交牀，見宮舍依然，急循故道而入。路經前嬰兒處，並無嬰兒，有數十蓬首船背，坐臥其中，望見顧，出惡聲曰：「誰家無賴子，來此窺伺？」顧驚懼，不敢置辯，疾趨後庭，升殿即坐，見王子領下添髻尺餘矣。見顧，

笑問：「何往？」劇本過七折矣！因以巨觥示罰。移時，曲終，又呈勗目。顧點彭祖娶婦。妓即以椰飄行酒，可容五寸許。顧離席辭飲，言：「臣目疾，不敢過醉。」王子曰：「君患目，有太醫在此，便合診視。」東座一客，即離席來，兩指啓雙眸，以玉簪點白膏如脂，囑合目少睡。王子命侍兒道入複室，令臥。臥片時，覺牀帳香，因而熟眠。居無何，忽聞鳴鉦鎗鎗，即復驚醒，疑是優戲未畢。開目視之，則旅舍中狗涎油鎗也。然目病若失，再閉之，一無所睹矣！

周克昌

「掌上明珠去復回，幻形真是費疑猜；文場科第閨幃福，竟使庸奴坐享來。」

淮上貢士周天儀，年五旬，止一子，名克昌，愛暱之。至十三四歲，丰姿甚秀，而性不喜讀，輒逃塾；從羣兒喜，恆終日不返。周亦聽之。一日，既暮不歸，始尋之。殊竟烏有。夫妻號咷，幾不欲生。年餘，昌忽自至，言：「爲道士迷去，幸不見害。值其他出，得逃歸。」周喜極，亦不追問。及教以讀，慧悟倍於疇曩。踰年，文思大進，既入郡庠，試遂知名。世族爭昏，昌頗不願。趨進士女有姿，周強爲娶之。既入門，夫妻調笑甚懽，而昌恆獨宿，若無所私。逾年，秋戰而捷，周益慰。然年漸暮，日望抱孫，故嘗隱諷昌。昌漠若不解，母不能忍，朝夕多絮語。昌變色，出曰：「我久欲亡去，所不違捨者，顧復之情耳。實不能探討房帷，以慰所望，請仍去。彼願志者。」

且復來矣！媼追曳之，已踣，衣冠如蛻，大駭。疑昌已死，是必其鬼也，悲歎而已。次日，昌忽僕馬而至，舉家惶駭。近而詰之，亦言為惡人掠賣於富商之家。商無子，子焉，得昌後，忽生一子。昌思家，遂送之歸。問所學，則頑鈍如昔，乃知此為昌。其入泮鄉捷者，鬼之假也。然竊喜其事未泄，即使襲孝廉之名，入房。婦甚狎熟，而昌覲然有愧色，似新昏者。甫周年，生子矣！

異史氏曰：「古言庸福人，必鼻口眉目間，具有少庸，而後福隨之。其精光陸離者，鬼所棄也！庸之所在，桂籍可以不入闈而通，佳麗可以不親迎而致。而况少有憑藉，益之以鑽窺者乎？」

鄱陽神

「本偶非將坐位爭，同宗避逅豈無情？鄱陽湖裏風濤急，小艇如飛破浪迎。」

翟湛持司理饒州，道經鄱陽湖。湖上有神祠，停蓋遊瞻。內雕丁普郎死節臣像。翟姓一神，最居末座。翟曰：「吾家宗人，何得在下？」遂於上易一座。既而登舟，大風斷帆，桅檣傾側，一家哀號，俄一小舟，破浪而來。既近官舟，急挽翟登小舟，於是家人盡登。審視其人，與翟姓神無少異。無何，浪息，尋之已杳。

錢流

「苔陰偃臥笑奚僮，阿堵居然滿握中；始信錢文原白水，世間無處不流通。」
沂水劉宗玉，其僕杜和，偶在園中，見錢流如水，深廣二三尺許。杜驚喜，以兩手滿掬，復偃臥其上。既而起視，則錢已盡去，惟握於手者尙存。

楊疤眼

「晦紋現處蹈危機，偶語山阿人迹稀；可笑世多風鑑客，不如異類早知幾。」
一獵人，夜伏山中，見有小人，長二尺已來，蹢蹢行澗底。少間，又一人來，高亦如之。適相值，交問何之？前者曰：「我將往望楊疤眼。前見其氣色晦黯，多懼不吉。」後人曰：「我亦爲此，汝言不謬。」獵者知其非人，厲聲大叱，二人並無有矣。夜獵一狐，左目上有癩痕，大如錢。

龍戲蛛

「慘聞塗哭萬民哀，循吏凶權无妄災；象得蜘蛛如象虎，一家斷送一聲雷。」
徐公爲齊東令，署中有樓，用藏肴餌，往往被物竊食，狼籍於地。家人數受譴責，因伏伺之。見一蜘蛛，大如斗，駭走白公。公以爲異，日遣婢輩投餌焉。蛛益馴，飢輒出依人，飽而後去。積年餘，公偶閱案牘，蛛忽

來伏几下。疑其飢，方呼家人取餌。旋見兩蛇夾蛛臥，細裁如箸。蛛爪蹙腹縮，若不勝懼。轉瞬間，蛇暴長，粗於卵。大駭，欲走。巨霆大作，闔家震斃。移時，公甦。夫人及婢僕，擊死者七人。公病月餘，尋卒。公爲人廉正，愛民。極發之日，民歛錢以送，哭聲滿野。

異史氏曰：『龍戲蛛，每意是里巷之訛言耳！乃真有之乎？聞雷霆之擊，必於凶人。奈何循良之吏，罹此慘毒？天公之憤憤，不已多乎！』

役鬼

『黎邱能伺主人翁，竟與尋常僕隸同。今日尙傳搬運法，可知鬼亦易牢籠。』

山西楊醫，善鍼灸之術，又能役鬼。一出門，則捉驢操轆者，皆鬼物也。嘗夜自他歸，與友人同行。途中見二人來，修偉異常，友人大駭。楊便問：『何人？』答云：『長脚王，大頭李，敬迓主人。』楊曰：『爲前驅！』二人旋踵而行，蹇緩則立候之，若奴隸然。

三朝元老

『笑罵由他笑罵加，老人長樂信堪誇；堂開畫錦標楹帖，此是三朝宰相家。』

某中堂者，故明相也。曾降流寇，士論非之。老歸林下，享堂落成，數人直宿其中。天明，見堂上一扁云：「三朝元老。」一聯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不知何時所懸，怪之，不解其義。或測之云：「首句隱忘八，次句隱無恥也。」似之。

洪經略南征，凱旋至金陵，醮薦陣亡將士。有舊門人謁見，拜已，即呈文藝。洪久厭文事，辭以昏眊。其人云：「但煩坐聽，容某頌達上聞。」遂探袖出文，抗聲朗讀。乃故明思宗御製祭洪遼陽死難文也。讀畢，大哭而去。

夜明

「一棹翩然海上過，宵深怪物放光多。倘逢寰宇昇平日，士庶應廣復旦歌。」
有賈客，泛於南海。三更時，舟中大亮似曉。起視，見一巨物，半身出水上，儼若山岳，目如兩日初升，光四射，大地皆明。駭問舟人，並無知者，共伏瞻之。移時，漸縮入水，乃復晦。後至閩中，俱言某夜明而復昏，相傳爲異。計其時，則舟中見怪之夜也。

鳥語

「鳥語啾啾未易知，何來道士爲通詞；銀珠蠟燭貧無厭，待至拋官悔已遲。」

中州境，有道士，募食鄉村。食已，聞鷓鴣鳴，因告主人使慎火。問故，答曰：「鳥云：『大火難救。』可怕！」衆笑之，竟不備。明日果火，延燒數家，始驚其神。好事者追及之，稱爲仙。道士曰：「我不過知鳥語耳！何仙也？」適有皂花雀鳴樹上，衆問何語，曰：「雀言：『初六養之，十四十六殤之。』」想此家孳生矣！今日爲初十。不出五六日，當俱死也！」詢之，果二子，無何並死，其日悉符。邑令聞其奇，招之，延爲客。時羣鴨過，因問之。對曰：「明公內室，必相爭也！」鴨云：「罷罷！偏向他！偏向他！」令大服。蓋妻妾反唇，令適被喧聒而出也。因留居署中，優禮之。時辨鳥語，多奇中。而道士樸野，肆言輒無所忌。令最貪，一切供用諸物，皆折爲錢以入之。一日，方坐，羣鴨復來，令又詰之。答曰：「今日所言，不與前同。乃爲明公會計耳！」問何計，曰：「彼云：『蠟燭一百八，銀硃一千八。』令慚，疑其相譏。道士求去，令不許。踰數日，宴客。忽聞杜宇，客問之。曰：『云：『丟官去。』』衆愕然失色。令大怒，立逐之去。未幾，令果以墨敗。嗚呼！此仙人儆戒之，而惜乎危厲熏心者，不之悟也！」

齊俗呼蟬曰：「稍遷。」其綠色者，曰：「都了。」邑有父子，俱青社生。將赴歲試，忽有蟬集襟上。父喜曰：「稍遷吉兆也！」一僮視之，曰：「何物稍遷，都了而已！」父子不悅。已而果俱被黜。

菱角

「滿地兵戈，悵別離，終朝瞻祀，誦風詩，夫妻同感慈悲力，新婦歡迎阿母時。」

胡大成，楚人，其母素奉佛。成從塾師讀道，由觀音祠，母囑過必入叩。一日至祠，有少女挽兒遨戲其中，髮掩頸而風致娟然。時成年十四，心好之，問其姓氏。女笑云：「我祠西焦畫工女，菱角也。問將何爲？」成又問：「有婿家無？」女醜然曰：「無也！」成言：「我爲若婿好否？」女慚云：「我不能自主。」而眉目澄澄，上下睨成，意似欣屬焉。成乃出，女追而遙告曰：「崔爾成，吾父所善，用爲媒，無不諧。」成曰：「諾！」因念其慧而多情，益傾慕之。歸向母，實白心願。母止此兒，常恐拂之，卽挽崔作冰。焦責聘財，事已不就。崔極言成清族美才，焦始許之。成有伯父，老而無子，授教職於湖北。妻卒任所，母遣成往奔其喪。數月將歸，伯父亦病卒。淹留既久，適大寇據湖南，家耗遂隔。成竄民間，弔影孤惶而已。一日，有媪年四十八九，縈迴村中，日昃不去。自言：「離亂罔歸，將以自鬻。」成問其價。言：「不屑爲人奴，亦不願爲人婦，但有母我者，則從之，不較直。」聞者皆笑。成往視之，面目間，有二三頗肖其母，觸於懷而大悲。自念隻身，無縫紉者，遂迎歸，執子禮焉。媪喜，便爲炊飯，織履，劬勞若母，拂意輒譴之，而少有疾苦，則濡煦過於所生。忽謂曰：「此處太平，幸無可虞。然兒長矣，雖在羈旅，天倫不可廢。三兩日，當爲兒娶婦。」成泣曰：「兒自有婦，但問

阻南北耳。」媼曰：「大亂時，人事翻覆，何可株待？」成又泣曰：「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且誰以嬌女付萍梗？」媼不答，但爲治簾幌衾枕，甚周備，亦不識所自來。一日，日既夕，戒成曰：「燭坐勿寐，我往視新婦來也未。」遂出門去。三更既盡，媼不返，心大疑。俄，聞門外譁，出視，則一女子坐庭中，蓬首啜泣。驚問：「何人？」亦不語。良久，乃言曰：「娶我來，即亦非福，但有死耳！」成大驚，不知其故。女曰：「我少受聘於胡大成，不意湖北去，音信斷絕。叔母強以我歸汝家，身可致，志不可奪也！」成聞而哭曰：「我卽是胡某，卿菱角耶？」女收涕而駭，不信，相將入室，即燈審，願曰：「得無夢耶？」于是轉悲爲喜，相道離苦。先是亂後，湖南百里，滌地無類。焦攜家，竄長沙之東，又受周生聘，亂中不能成禮，期是夕送至其家。女泣不置，櫛家人強置車中。至途次，女顛墜車，遂有四人荷肩輿至，云是周家迎女者，即扶升輿，疾行若飛，至是始停。一老姥曳入，曰：「此汝夫家，但入，勿哭。汝家婆婆，旦晚將至矣！」乃去。成詰知情事，始悟媼神人也。夫妻焚香共禱，願得母子復聚，母自戎馬戒嚴，同儕人婦，奔伏澗谷。一夜，姥言寇至，即並張皇四匿。有童子以騎授母，母急不暇問，扶肩而上。輕迅剽遶，瞬息至湖上。馬踏水奔騰，蹄下不波。無何，扶下一戶，云：「此中可居。」母將啓謝，回視其馬，化爲金毛犴，高丈餘，童子超乘而去。母以手搥門，豁然啓扉，有人出問，怪其音熟，視之，成也。母子抱哭，婦亦驚起，一門燈懸。疑媼爲大士現身。由此持觀音經咒益虔，遂流寓湖北，給田廬焉。

邢子儀

「雙豔忽從天上落，千金依舊窖中藏。非關相術如神驗，禍福由人自主張。」

滕有楊某，從白蓮教黨，得左道之術。徐鴻儒誅後，楊幸漏脫，遂挾術以邀家中田園樓閣，頗稱富有。至泗上某紳家，幻法爲戲。婦女出窺，楊睨其女美，旣歸，謀攝取之。其繼室朱氏，亦風韻，飾以華妝，僞作仙姬。又授木鳥，教之作用，乃自樓頭推墮之。朱覺身輕如葉，飄然凌雲而行。無何，至一處，雲止不前，知已至矣。是夜，月明清潔，俯視甚了，取木鳥殺之。鳥振翼飛去，直達女室。女見采禽翔入，喚婢撲之。鳥已沖簾出，女追之，鳥墮地，作鼓翼聲。近逼之，撲入裙底。展轉間，負女飛騰，直冲霄漢，婢大號。朱在雲中言曰：「下界人，勿須驚怖！我月府姮娥也。渠是王母第九女，偶謫塵世。王母日切懷思，暫招去，一相聚會，卽送還耳。」遂與結襟而行。方及泗水之界，適有放飛爆者，斜觸鳥翼。鳥驚墮，牽朱亦墮，落一秀才家。秀才邢子儀，家赤貧，而性方饒。曾有隣婦夜奔，拒不納，婦銜憤去，讀諸其夫，誣其挑引。夫固無賴，晨夕登門詬罵之。邢因貨產僦居別村，聞相者顧某，善決人福壽，踵門叩之。顧望見，笑曰：「君當足千鍾，何著敗絮見人？豈謂某無贖耶？」邢嗤妄之。顧細審曰：「是矣。雖固蕭索乎！然金穴不遠矣。」邢又妄之。顧曰：「不惟暴富，且得麗人。」邢終不以爲信。顧推之出曰：「且去！且去！驗後方索謝耳！」是夜，獨坐月下，忽二女自天降，視之。

皆麗姝，詭爲妖，因致詰問。初不肯言。邢將號召鄰里，朱懼，始以實告；且囑勿洩，願終從焉。邢思世家女，不與妖人婦等，遂遣人告諸其家，其父母自女飛升，零涕惶惑，忽得報書，驚喜過望，立刻命輿馬，星馳而去。報邢百金，携女歸。邢得豔妻，方愛四壁，得金甚慰，往謝願。願又審曰：「尙未尙未，泰運已交，百金何足言？」遂不受謝。先是，紳歸，請于上官捕楊，楊預遁，不知所之，遂籍其家，發牒追朱，朱懼，牽邢飲泣。邢亦計窘，始賂承牒者，賃車騎，携朱詣紳，哀求解脫。紳感其義，爲極力營謀，得贖免。留夫妻於別館，懼如戚好。紳女幼受劉聘，劉一時顯秩也，聞女寄邢家信宿，以爲辱，反姻書，與女絕婚。紳將議姻他族，女告父母，誓從邢。邢聞之喜，朱亦喜，自願下之。紳憂邢無家，時楊居宅從官貨，因購之。夫妻遂歸，出囊金，粗治器具，善婢僕。旬日間，耗費已盡，但冀女來，當復得其資助。一夕，朱謂邢曰：「孽夫楊某，曾以千金埋樓下，惟妾知之。適視其處，磚石依然，或窖藏無恙，未可知。」往共發之，果得金。因信願術之神，厚報之。後女子歸，妝貲豐盈，不數年，富甲一郡矣！

異史氏曰：「蓮穢滅而楊獨不死，又附益之。幾疑恢復者，疎而近於漏矣！而熟知天之留之，蓋爲邢也不然，邢雖否極而泰，亦烏能倉卒起樓閣，累巨金哉？不愛一色，而天輒報之以兩。嗚呼！造物無言，而意可知矣！」

陸押官

「仙人猶自作書僮，年少偏能擇主從；十載依劉作王粲，度將阿鴨去無蹤。」

趙公湖廣武陵人，官宮詹。致仕歸，有少年伺門下，求司筆札。公召入，見其人秀雅如書生，詰其姓名。自言陸押官，不索僱價，公留之。慧過凡僕，往來騰奏，輒任意裁答，無不工妙。又主人與客弈，陸睨之，指點輒勝。趙由是益優寵之。諸僚僕見其得主人青願，咸相戲索，俾作筵。押官諾，因問：「僚屬幾何？」會別業主計者皆至，約三十餘人，衆悉告之，數以難之。押官曰：「此大易！但客多，倉卒不能遽辦。肆中可也！」遂徧邀諸侶，赴臨街店。既坐，酒甫行，有按壺起者，曰：「諸君姑勿酌，請問今日東道誰主？宜先出賞爲質，始可放情飲噉。不然，一舉數千，闕然都散，於何取償焉？」衆悉目押官。押官笑曰：「得毋謂我無錢耶？我固有錢。」乃起向盆中，揀溼麵如拳，碎搯置几上。隨擲，隨化爲鼠，竄動滿案。押官任捉一頭，裂之，噉然腹破，得小金，再捉亦如之。頃刻鼠盡，碎金滿前。乃告衆曰：「是不足吾飲耶？」衆異之，乃共恣飲。既畢，會直三兩餘。衆秤金，適符其數。衆思白其異於主人，遂索一枚，懷之。既歸，告趙。趙命取金，搜之已亡。返質肆主，則償資悉化痰藜。僕遠白趙。趙詰之，押官曰：「朋輩索逼酒食，囊空實無賞。少年學作小劇，故試之耳！」衆復責償。押官曰：「我非賺酒食者。某村麥穰中，再一簸揚，可得麥二石，足償酒價有餘也。」因澆一人同

去。某村主計者將歸，遂與偕往。至則淨麥數斛，已堆場中矣。乘以此盆奇押官。一日，趙赴友筵，堂中有盆蘭甚茂，愛之，既歸，又贊歎之。押官曰：「誠愛此蘭，無難致者。」趙猶未信。凌晨至齋，忽聞異香蓬勃，則有蘭花一盆，箭葉多寡，宛如所見。因疑其竊，故審之。押官曰：「臣家所蓄，不下千百，何須竊爲？」趙妄之。適某友至，見蘭驚曰：「何酷肖寒家物也？」趙曰：「余適購之，亦不識所自來。但君出門時，見蘭花尚在否？」某曰：「我實不曾至齋，有無固不可知，然何以至此？」趙視押官，押官曰：「此無難辨。公家盆破，有補綴處，此盆無也。」驗之，始信。夜告主人曰：「向言君家花卉頗多，都疑妄謬。今屈玉趾，乘月往觀，但諸人皆不可從，惟阿鵬無害。」鵬，宮詹之僮僕也。遂如所請。既既出，已有四人荷肩輿，伏候道左。趙乘之，疾於奔馬。俄頃入山，但聞奇香沁骨，無何，至一洞府，見舍宇華耀，迥異人間，隨處皆設花石，精盆佳卉，流光散馥。卽蘭花一種，約有數十餘盆，無不茂美，觀已如前命駕歸。押官從趙十餘年，後趙無疾終，遂與阿鵬俱出，不知所往。

陳錫九

「夢裏圓圓事有無，佳城鬱鬱植雙榆，由來至孝神能格，豈爲炎涼計較殊。」

陳錫九，邳人，父子言爲邑名士。富室周某，仰其聲望，訂爲婚姻。陳累舉不第，而家蕭索，遊學于秦，數

年無耗，陰有悔心，以少女適王孝廉爲繼室。王聘儀豐盈，僕馬甚都，以此益憎錫九貧，堅意絕婚。聞女不從，怒以惡服飾遣歸錫九。日不舉火，周亦不甚顧恤。一日，使傭媪以饘楹餉女。入門，向母曰：「主人使某視小姑姑餓死否？」女恐母慚，強笑以亂其詞，因出楹中肴餌，列母前。媪止之曰：「無須爾！自小姑娘入人家，何曾交換出一盃溫涼水，吾家物料，姥姥亦無顏啗啖得。」母大恚，聲色俱變。媪不服，惡語相侵。紛紜間，錫九自外入，訊知大怒，撮毛批頰，趕逐出門而去。次日，周來迎女，女不肯歸。明日復來，增其人數，衆口嗷嗷，如將尋鬥。母強勸女去。女潛然拜母，登車而去。過數日，又使人來逼索離婚書。母強錫九與之，惟望子言歸，以圖別處。周家有人自西安來，久知子言已死。陳母哀憤成病，尋卒。哀迫之中，猶冀妻臨，久之渺然，悲憤益切。薄田數畝，鬻治葬具，葬已，乞食赴秦，以尋父骨。至西安，徧訪居人，或言數年前有書生死於逆旅，葬之東郊。今家已沒。錫九無策，惟朝丐市廛，暮宿野寺，冀有知者。會晚，經叢葬處，有數人遮道，逼索飯價。錫九曰：「我異鄉人，乞食城郭，何處少人飯價？」共怒，捽之仆地，以埋兒敗絮塞其口。力盡聲微，漸就危殆。忽共驚曰：「何處官府至矣！」釋手寂然。俄有車馬至，便問：「臥者何人？」卽有數人扶至車下。車中人曰：「是吾兒也！孽鬼何敢爾？可悉縛來，勿致漏脫。」錫九覺有人去其塞，少定，細認真其父也。大哭曰：「我爲父骨良苦，今固尙在人間耶？」父曰：「我非人，太行總管也！此來亦爲吾兒。」錫九哭益哀，父稍稍慰諭之。錫九泣述岳家離婚。父曰：「無愛！今新婦亦在母所。母念兒甚，可暫一往。」遂與同車。

馳如風雨。移時，至一官署。下車，入重門，則母在焉。錫九噉泣聽命。見妻在母側，問母曰：「兒婦在此，得無泉下物耶？」母曰：「非也。是汝父接將來。待汝歸後，當便送去。」錫九泣曰：「兒待父母，不願歸矣！」母曰：「辛苦跋涉而來，爲父骨耳。汝不歸，初志云何也？且汝孝行，已達天帝。賜汝金萬觔，夫妻享受正遠。何言不歸？」錫九垂泣。父數數促行，錫九哭失聲。父怒曰：「汝不行耶？」錫九懼，收聲，始詢葬所。父挽之曰：「子行我告之。去叢葬處百餘步，有子母白榆，是也！」挽之甚急，竟不遑別母。門外有健僕，捉馬待之。既超乘，父囑曰：「日所宿處，有少資斧，可速辦裝歸，向岳索婦，不得婦，勿休也！」錫九諾而行，馬絕駛。雞鳴至西安。僕扶下，方將拜致父母，而人馬已杳。尋至舊宿處，倚壁假寐，以待天明。坐處有拳石碍股，曉而視之，白金也。市棺賃輿，尋雙榆，得父骨而歸。合厝既畢，家無四壁。幸里中憐其孝，共飯之。將往索婦，自度不能武，與族兄十九往。及門，門者絕之。十九素無賴，出詞穢褻。周使人勸錫九歸，願即送女去。錫九乃還。初，女之歸也，周對之罵，壻及母，女不語，但向壁零涕。陳母死，亦不使聞。得離書，擲向女曰：「陳家出汝矣！」女曰：「我不曾悍逆，出我爲何也？」欲歸質其故，又禁閉之。後錫九如西安，遂造凶計，以絕女志。此事一播，遂有杜中翰來議，姻竟許之。親迎有日，女始知，遂泣不食。以被韜面，氣如游絲。周正無所方計，忽聞錫九至，發語不遜。意料女必死，遂昇歸錫九，意將待女死，以洩其憤。錫九歸，而送女者已至。猶恐錫九見其病而不內，甫入門，委之而去。鄰里代憂，共謀昇還。錫九不聽，扶至榻上，而氣已絕，始大恐，正皇迫聞，周

子率數十人持械入，門窗盡毀。錫九逃匿，苦搜之。鄉人盡爲不平，十九糾十餘人，銳身急難。周子兄弟皆被夷傷，始鼠竄而去。周益怒，訟於官，捕錫九十九等，錫九將行，以女尸囑鄰嫗。忽聞榻上若息，近視之，秋波微動矣。少時，已能轉側，大喜，詣官自陳。宰怒，周誣訟。周懼，啗以重賂，始得免。錫九歸，夫妻相見，悲喜交并。先是女絕食，奄臥，自矢必死。忽有人捉起曰：「我陳家人也，速從余去，夫妻可相見。不然，無及矣。」不覺身已出門，兩人扶登肩輿。頃刻至官廨，見公姑具在。問：「此何所？」母言：「不必問，容當送汝歸。」一日，見錫九至，竊喜；一見遽別，心頗疑怪。公不知何事，恆數日不歸。昨夕忽歸，曰：「我在武夷，遲歸二日，難爲保兒矣！可速送兒歸去。」遂以輿馬送女。忽見家門，遂如夢醒。女與錫九共述曩事，相與驚喜。由此夫妻相聚，但朝夕無以自給。錫九於村中，設董豪帳，衆自攻苦，每私語曰：「父言天賜黃金，今四塔空空，豈訓讀所能發蹟耶？」一日，自塾中歸，遇二人，問之曰：「君陳某耶？」錫九然之。二人即出鐵索繫之，錫九不解其故。少間，村人畢集，共詰之，始知郡盜所牽。衆憐其冤，贖錢賂役，以是途中得無苦。至郡，見太守，歷述家世。太守愕然曰：「此名士之子，溫文爾雅，烏能作賊？」命脫繯，取盜嚴稽之，始供爲周某賄囑。錫九又訴翁婿反面之由。太守益怒，立刻拘提。即延錫九至署，與論世好。蓋太守舊邵辛韓公之子，故子言受業門人也。贈燈火之費百金，又以二驪代步，使不時趨郡，以課文藝，轉於各上官游揚其孝。自總制而下，皆有餽遺。錫九裘馬而歸，夫妻感甚。一日，妻母哭至，見女伏地不起。女駭問之，始知周已被械在獄矣。女

哀哭自咎，但欲覓死。錫九不得已，詣郡爲之緩頰。太守釋令自贖，罰穀一百石，批賜孝子陳錫九。既歸，出倉粟，雜糠粃而糞之。錫九謂女曰：「而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矣！烏知我必受之，而瑣瑣雜糠粃耶？」因笑卻之。錫九家雖小有，而垣牆陋敝。一夜，羣盜入，僕覺大驚，止竊兩騾而去。後半年餘，錫九夜讀，聞牆門聲，問之，寂然。呼僕起，共視之，門一啓，兩騾躍入，則向所亡也。直奔櫪下，淋漓汗喘。燭之，各負革囊，解視則白鏹滿中，大異，不知所自來。後聞是夜，大寇劫周，盈裝出。適防兵追急，委其捆載而去。驟認故主，遂奔至也。周自獄中歸，刑創猶劇，又遭盜劫，大病尋卒。女夜夢父囚繫而至，曰：「吾生平所爲，悔之不及。今受冥譴，非若翁無能解脫。爲我求壻，致一函焉。」醒而鳴泣，詰之，具以告。錫九久欲一詣太行，即日遂發。既至，備牲物酬祝之。即露宿其處，冀有所見。終夜無異，遂歸。周死，母子益貧，仰給於女壻。王孝廉考補縣尹，以墨敗，舉家徙瀋陽，益無所歸。錫九時顧卹之。

異史氏曰：「善莫大於孝。鬼神通之，理當宜然。使尙德之達人，即終貧，猶將取之，烏論後此之必昌哉？或以膝下之嬌女，付諸頽白之叟，而揚揚曰：「某貴官，吾東牀也！」嗚呼！宛宛嬰嬰者，如故，而金龜壻以諭葬歸，其慘已甚矣。而况以少婦從宦者乎！」

于去惡

「文場翻覆仗巡環，旅邸相逢往復還；無限牢騷歌當哭，箇中滋味問孫山。」

北平陶聖俞，名下士。順治間，赴鄉試，寓居郭郊。偶出戶，見一人，負笈佻儻，似下居未就者。略詰之，遂釋負於道，相與傾語。言論有名士風，陶大悅之，請與同居。客喜，攜囊入，遂同棲止。客自言，順大人，姓于，字去惡，以陶差長，兄之。于性不喜游囑，常獨坐一室，而案頭無書卷。陶不與談，則默臥而已。陶疑之，搜其囊，篋筆硯之外，更無長物，怪而同之。笑曰：「吾輩讀書，豈臨渴始掘井耶？」一日，就陶借書去，閉戶，鈔甚疾，終日五十餘紙，亦不見其摺疊成卷，竊窺之，則每一稿脫，輒燒灰吞之，益益怪焉。詰其故，曰：「我以此代讀耳。」便誦所鈔書，頃刻數篇，一字無訛。陶悅，欲傳其術，于以爲不可。陶疑其吝，詞涉誚讓，于曰：「兄誠不諒我之深矣！欲不言，則此心無以自剖，驟言之，又恐驚爲異物，奈何！」陶固謂不妨，于曰：「我非人，實鬼耳！今冥中以科目授官。七月十四日，奉詔考籙官。十五日，士子入闈，月盡榜放矣！」陶問：「考籙官何爲？」曰：「此上帝慎重之意，無論烏吏鰥官，皆考之。能文者以內籙用，不通者不與焉。蓋陰之有諸神，猶陽之有守令也。得志諸公，目不視墳典，不過少年持敲門磚，獵取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餘年，卽文學士。胸中尚有字耶？陽世所以陋劣倖進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耳！」陶深然之，由是益加敬畏。一日，自外來，有愛色，歎曰：「僕生而貧賤，自謂死後可免，不謂速相相從地下矣！」陶請其故，曰：「文昌奉命都羅國封王，籙官之考遂罷。數十年游神，耗鬼，雜入衡文，吾輩備有望耶？」陶問：「此輩皆誰何？」

人」曰：「即言之，君亦不識。略舉一二人，大概可知。樂正師曠，司庫和嶠，是也。僕自念，命不可憑，文不可恃，不如休耳。」言已，快快，遂將治任。陶挽而慰之，乃止。至中元之夕，謂陶曰：「我將入闈，煩於味爽時，持香注於東野。三呼去惡，我便至。」乃出門去。陶沽酒烹鮮以待之。東方既白，敬如所囑。無何，于偕一少年來。問其姓字，于曰：「此方子晉，是我良友。適於場中相邂逅，聞兄盛名，深欲拜識。」同至寓，秉燭為禮。少年亭亭似玉，意度謙婉。陶甚愛之，便問：「子晉佳作，當大快意。」于曰：「言之可笑。闈中七題，作過半矣。細審主司姓名，裹具徑出，奇人也。」陶煽爐進酒，因問：「闈中何題去惡魁解否？」于曰：「書藝經論各一，夫人而能之。策問：『自古邪僻固多，而世風至今日，奸情醜態，愈不可名。不惟十八獄所不得盡，抑非十八獄所能容。是果何術而可？或謂宜量加一二獄。然殊失上帝好住之心。其宜增與否與？或別有道以清其源，爾多士其悉言勿隱。』」弟策雖不佳，頗為痛快。表擬天魔殄滅，賜羣臣龍馬天衣有差。次則瑤臺應制詩，西池桃花賦。此三種，自謂場中無兩矣。」言已，鼓掌方笑曰：「此時快心，放兄獨步矣。數辰後不痛哭，始為男子也。」天明，方欲罷去，陶留與同寓。方不可，但期暮至。三日，竟不復來。陶使于往尋之。于曰：「無須子晉拳拳，非無意者。」日既西，方果至，出一卷授陶，曰：「三日失約，敬錄舊藝百餘作，求一品題。」陶捧讀大喜，一句一贊。略盡一二首，遂藏諸笥。談至更深，方遂留，與于共榻寢。自此為常。方無夕不至，陶亦無方不惟也。一夕，倉皇而入，向陶曰：「地榜已揭，于五兄落第矣。」于方臥，聞言驚起，泫然流涕。二人極

意感藉涕始止。然相對默默，殊不可堪。方曰：「適聞大巡環張桓侯將至，恐失志者之造言也。不然，文場尚有翻覆。」于聞之，色喜。陶尋其故，曰：「桓侯翼德，三十年一巡陽世，兩間之不平，待此老而一消也。」乃起，扯方俱去，兩夜始返。方謂陶曰：「君不賀五兄耶？」桓侯前夕至，裂碎地榜，榜上名字，止存三之一。徧閱遺卷，得五兄甚喜，薦作交南巡海使。旦晚，與馬可到。陶大喜，置酒稱賀。酒數行，于問陶曰：「君家有閒舍否？」問：「將何爲？」曰：「子晉孤無鄉土，又不忍認然於兄弟，意欲假館相依。」陶喜曰：「如此爲幸多矣！即無多屋宇，同榻何碍。但有嚴君，須先關白。」于曰：「審知尊大人，慈厚可依。兄場闈有日，子晉如不能待，先歸如何？」陶留伴逆旅，以待同歸。次日，方暮，有車馬至門，接于蒞任。于起握手曰：「從此別矣！一言欲告，又恐阻銳進之志。」問：「何言？」曰：「君命偃蹇，生非其時。此科亦十分之一，後科桓侯臨世，公道初彰，十之三，三科，始可望也。」陶聞，欲中止于曰：「不然，此皆天數。即明知不可，而註定之艱苦，亦要歷盡耳！」又顧方曰：「勿淹滯！今朝年月日時皆良，即以與蓋送君歸。僕馳馬自去。」方忻然拜別。陶中心迷亂，不知所囑，但揮涕送之。見與馬分途，頃刻都散。始悔子晉北旋，未致一字而已。無及矣！三場畢，不甚滿志，奔波而歸。入門，問子晉，家中並無知者，因爲父述之。父喜曰：「若然，則客至久矣！」先是陶翁晝臥，夢與蓋止於其門，一美少年自車中出，登堂展拜。訝問：「所來？」答云：「大哥許假一舍，以入闈不得偕來，我先至矣！」言已，請入拜母。翁方謙卻，適家媪出，曰：「夫人產公子矣！」

恍然而醒，大奇之。是日陶言，適與夢符，乃知兒即子晉後身也。父子各喜，名之小晉。兒初生，善夜啼。母苦之。陶曰：「倘是子晉，我見之，啼當止。」俗忌客忤，故不令陶見。母患啼不可耐，乃呼陶入。陶呼之曰：「子晉勿爾，我來矣！」兒啼正急，聞聲輒止，停睇不瞬，如審顧狀。陶摩頂而出。自是竟不復啼。數月後，陶不敢見之，一見則折腰索抱。走去則啼不可止。陶亦狎愛之。四歲離母，輒就兄眠。兄他出，則假寐以俟其歸。兄於枕上教毛詩，誦聲呢喃，夜盡四十餘行。以子晉遺文授之，欣然樂讀，過口成誦。試之他文，不能也。八九歲，眉目朗徹，宛然一子晉矣。陶兩入闈，皆不第。丁酉，場事發，籛官多遭誅譴，貢舉之途一肅，乃張巡環力也。陶下科中副軍，尋貢，遂灰志前途，隱居教弟。常語人曰：「吾有此樂，翰苑不易也！」

異史氏曰：「余每至張夫子廟堂，瞻其鬚眉，凜凜有生氣。又其生平嗜啞如霹靂，矛馬所至，無不大快，出人意表。世以將軍好武，遂置與絳灌伍。甯知文昌事繁，須侯固多，哉嗚呼！三十五年，來何暮也。」

鳳仙

「僚婿身家有富貴，先鞭宜著莫因循。郎君及郎歸來日，第一先酬鏡裏人。」
劉赤水，平樂人，少穎秀，十五入縣庠。父母早亡，遂以游蕩自廢。家雖不中貲，而性好修飾，衾榻皆精

美一夕，被人招飲，忘滅燭而去。酒數行，始憶之，急返，聞室中小語，伏窺之，見少年擁麗者眠榻上，宅臨貴家廢第，恆多怪異。心知其狐，即亦不恐，入而叱曰：「臥榻豈容斯睡？」二人惶遽，抱衣赤身遁去。遺紫紵袴一，帶上繫銀囊。大悅，恐竊去，藏衾中而抱之。俄，一蓬頭婢，自門罅入，向劉索取。劉笑要償。婢請遺以酒，不應，贈以金，又不應。婢笑而去。旋反曰：「大姑言：『如賜還，當以佳耦爲報。』」劉問：「伊誰？」曰：「吾家皮姓。大姑小字八仙，共臥者胡郎也。二姑水仙，適富川丁官人。三姑鳳仙，較兩姑尤美，自無不當意者。」劉恐失信，請坐待好音。婢去久之，復返曰：「大姑寄語官人，好事豈能猝合？適與之言，方遭詬厲。但緩時日以待之。吾家非輕諾寡信者。」劉付之。過數日，渺無信息。薄暮，自外歸，閉門甫坐，忽雙扉自啓。兩人以被承女郎，手捉四角而入，曰：「送新人至矣。」笑置榻上而去。近視之，酣睡未醒，酒氣猶芳，頰頰醉態，傾絕人寰。喜極爲之捉足解襪，抱體緩裳。而女已微醒，開目見劉，四肢不能自主，但恨曰：「八仙淫婢賣我矣！」劉狎抱冰。女嫌膚冰，微笑曰：「今夕何夕？見此涼人。」劉曰：「子今子今，如此涼人何？」遂相歡愛。既而曰：「婢子無恥，玷人牀寢，而以妾換袴，耶必小報之！」從此靡夕不至，綢繆甚殷。袖中出金釧一枚，曰：「此八仙物也。」又數日，懷繡履一雙來，珠嵌錦繡，工巧殊絕，且囑劉，暴揚之。劉出誇示親賓。來觀者，皆以費酒爲費。由此奇貨居之。女夜來，忽作別語。怪問之，答云：「姊以履故恨妾，欲攜家遠去，隔絕我好。」劉懼，願還之。女云：「不必，彼方以此挾妾，如還之，中其機矣！」劉問：「何不獨留？」曰：「父母遠去，

一家十餘口，俱託胡郎經紀。若不從去，恐長舌婦造黑白也。」從此不復至。踰二年，思念甚切，偶在途遇女郎，騎款段馬，老僕牽之，摩肩過，及啓障紗相窺，丰姿絕。頃一少年後至，曰：「女子何人，似頗佳麗。」劉極贊之。少年拱手笑曰：「太過獎矣！此卽山荆也。」劉惶愧謝過。少年曰：「此何妨？但南陽三葛，君得其龍，區區者又何足道？」劉疑其言。少年曰：「君不認竊眠臥榻者耶？」劉始悟爲胡。彼僚壻之誼，嘲諷甚歡。少年曰：「岳新歸，將一省觀，可同行否？」劉喜，從入縈山。山上故有邑人避難之宅，女下馬入。少間，轍人出望，曰：「劉官人亦來矣！」入門，謁見翁媪。又一少年先在，韉袍炫美。翁曰：「此富川丁壻。」並揖卽坐。少時，酒炙紛綸，談笑頗洽。翁曰：「今日三壻並臨，可稱佳集。又無他人，可喚兒輩來，作一團圍之會。」俄，姊妹俱出。翁命設坐，各傍其壻。八仙見劉，惟掩口而笑。鳳仙輒與嘲弄。水仙貌少亞，而沈重溫克。滿座傾談，惟把酒含笑而已。於是履舄交錯，蘭麝熏人，飲酒樂甚。劉視牀頭樂具畢備，遂取玉笛，請爲翁壽。翁喜，命善者各執一藝，因而合坐爭取。惟丁與鳳仙不取。八仙曰：「丁郎不諳可也，汝甯屈指不伸者？」因以拍板擲鳳仙懷中，便串繁響。翁悅曰：「家人之樂極矣！兒輩俱能歌舞，何不各進所長？」八仙起，捉水仙曰：「鳳仙從來金玉其音，不敢相勞。我兩人可歌洛妃一曲。」二人歌舞方已，適婢以金盤進果，都不知其何名。翁曰：「此自眞臘攜來，所謂田婆羅也。」因掬數枚，送丁前。鳳仙不悅，曰：「壻豈以貧富爲愛憎耶？」翁微哂未言。八仙曰：「阿爹以丁郎異縣，故是客耳。若論長幼，豈獨鳳仙妹有拳大酸壻

也。」鳳仙終不快，解華粧，以鼓拍授婢，唱破簪一折，聲淚俱下。既闌，拂袖逕出，一座爲之不懌。八仙曰：「婢子喬性猶昔。」乃追之，不知所往。劉無顏亦辭而歸。至半路，見鳳仙坐路旁，呼與並坐。曰：「君一丈夫，不能爲牀頭人吐氣耶？黃金屋自在書中，願好爲之。」舉足云：「出門勿遽，棘刺破履矣。」所贈物，在身邊否？」劉出之。女取而易之，劉乞其敝者，驕然曰：「君亦無賴矣！幾見自己衾枕之物，亦要護藏者。如相見愛，一物可以相贈。」出一鏡，付之，曰：「妾嘗於書卷中覓之，不然，相見無期矣！」言已不見，悵自歸。視鏡，則鳳仙背立其中，如望去人於百步之外者。因念所囑，謝客下帷。一日，見鏡中人忽現正面，盈盈欲笑，益愛重之。無人時，輒以共對。月餘，銳志漸衰，游愒忘返，歸見鏡影，慘然若涕。隔日再視，則背立如初矣。始悟爲己之廢學也！乃閉戶研讀，晝夜不輟。月餘，則影復向外。自此驗之，每有事荒廢，則其容戚，數日攻苦，則其容笑。如是，朝夕懸之，如對師保。如此二年，一舉而捷，喜曰：「今可以對我鳳仙矣！」攬鏡視之，見畫黛壽長，瓠犀微露，喜容可掬，宛然在目前。愛極，停睇不已。忽鏡中人笑曰：「影裏情郎，畫中愛寵，今之謂矣！」驚喜四顧，則鳳仙已在座後，握手問翁媪起居。曰：「妾別後，不曾歸家，伏處巖穴，聊與君分苦耳。」劉赴宴郡中，女請與俱，共乘而往，人對面不相窺。既而將歸，陰與劉謀，僞爲娶於郡也者。女既歸，始出見客，經理家政。人皆驚其美，而不知其狐也。劉屬富川令門人往謁之。遇丁殷，殷邀至其家，款禮優渥。言：「岳父母近又他徙，內人歸甯，將復當寄信往，並請申賀。」劉初疑丁亦狐，及細審邦族，始知富川大

賈子也！初，丁自別業暮歸，遇水仙獨步，見其美，微睨之。女請附驥以行，丁喜，載至齋。與同寢處，櫺牕可入，始知爲狐。言：「郎無見疑，妾以君誠篤，故願託之。」丁嬖之，竟不復娶。劉歸，假貴家廣宅，備客燕寢，記掃光潔，而苦無供帳。隔夜，視之，則陳設煥然矣！過數日，果有三十餘人，齋旂采酒醴而至，與馬績紛，填溢街巷。劉揖翁，及丁胡，入客舍。鳳仙逆，及兩姨，入內寢。八仙曰：「婢子今貴，不怨冰人矣！劍履猶存否？」女搜付之，曰：「履則猶是也，而被千人看破矣！」八仙以履擊背，曰：「撻汝寄於劉郎。」乃投諸火，祝曰：「新時如花開，舊時如花謝，珍重不會著，姮娥來相惜。」水仙亦代祝曰：「曾經籠玉笋，著出萬人稱；若使姮娥見，應憐太瘦生。」鳳仙撥灰，曰：「夜夜上青天，一朝去所懼；留得纖纖影，徧與世人看。」遂以灰捻杵中，堆作十餘分，望見劉來，托贈之，但見繡履滿杵，悉如故款。八仙急出，推杵墮地，地上猶有一二隻存者；又伏吹之，其蹤始滅。次日，丁以道遠，夫婦先歸。八仙貪與妹戲，翁及胡屢督促之。亭午始出，與衆俱去。初來，儀從過盛，觀者如市。有兩寇窺見麗人，魂魄喪失，因謀劫諸途。偵其離村，尾之而去。相隔不盈一矢，馬極奔，不能及。至一處，兩崖夾道，輿行稍緩，追及之。持刀吼啞，人衆都奔，下馬啓簾，則老嫗坐焉，方疑誤掠其母。纔他顧，而兵傷右臂，頃已被縛。凝視之，崖並非崖，乃平樂城門也。與中人，則李進士母，自鄉中歸耳！一寇後至，亦斷馬足而繫之門。李執送太守，一訊而伏。時有大盜未獲，詰之，卽其人也。明春，劉及第，鳳仙亦恐招禍，故悉辭內戚之賀。劉亦更不他娶。及爲郎官，納妾，生二子。

異史氏曰：「嗟乎！冷煖之態，仙凡固殊哉！少不努力，老大徒傷。惜無好勝佳人，作鏡影悲笑耳！吾願恆河沙數仙人，並遣嬌女婚嫁人間，則貧窮海中，少苦衆生矣！」

佟客

「慷慨襟懷負半生，如何家室頓縈情；異人別有知人術，忠孝關頭辨得清。」

董生，徐州人，好擊劍，每慷慨自負。偶在途中，遇一客，跨蹇同行。與之語，談吐豪邁，詰其姓字。云：「遼陽佟姓。」問：「何往？」曰：「余出門二十年，適自海外歸耳。」董曰：「君遨遊四海，閱人綦多，曾見異人否？」佟問：「異人何等？」董乃自述所好，恨不得異人所傳。佟曰：「異人何處無之？要必忠臣孝子，始得傳其術也。」董又奮然自許，即出佩劍，彈之而歌；又斬路側小樹，以矜其利。佟掀髯微笑，因便借觀。董授之。展玩二過，曰：「此甲鐵所鑄，爲汗臭所蒸，最爲下品。僕雖未聞劍術，然有一劍，頗可用。遂於衣底，出短刃尺許，以削董劍，盡如瓜瓠，應手斜斷，如馬蹄。董駭極，亦請過手。再三拂拭，而後反之。邀佟過諸其家，堅留信宿。即以劍法，謝不知。董按膝雄談，惟敬聽而已。更既深，忽聞隔院紛擊。隔院爲生父居，心驚疑，近壁凝聽。但聞人作怒聲，曰：「教汝子速出，即刑，便赦汝。」少頃，似加撈掠。呻吟不絕者，真其父也。生提戈欲往。佟止之曰：「此去恐無生理，宜審萬全。」生皇然請教。佟曰：「盜坐名相索，必將甘心焉。君無他骨肉，

宜囑後事於妻子。我啓戶爲君驚廝僕。生諾，入告其妻，妻牽衣泣。生壯念頓消，遂共登樓上，尋戶覓矢，以備盜攻。倉皇未已，聞修在樓簷上笑曰：「賊幸去矣！」燭之已香，遂巡出，則見翁赴鄰，飲籠燭始歸。惟庭前多編管遺灰焉，乃知修異人也！

異史氏曰：「忠孝人之血性。古來臣子而不能死君父者，其初豈遂無提戈壯往時哉？要皆一轉念誤之耳。昔解大紳與方孝孺相約以死，而卒食其言。安知矢約歸家後，不聽牀頭人鳴泣哉？邑有快役某，每數日不歸，妻遂與里中無賴通。一日歸，適值少年自房中出，大疑，苦詰其妻，妻堅不服。既於牀頭得少年遺物，妻羞無詞，惟長跪哀乞。某怒甚，擲以繩，逼令自縊。妻請妝服而死，許之。妻乃入室理妝。某自酌以待之，呵叱頻催。俄妻炫服出，含涕拜曰：「君果忍令奴死耶？」某以盛氣咄之。妻反走入房，方將結帶。某執瓊鏘然呼曰：「哈！返矣！一頂綠頭巾，或不能壓人死耳！」遂爲夫婦如初，此亦大紳者類也！一笑！」

愛奴

「歲闌執贄在門牆，一月薰陶十載強。他日相逢聊報德，贈將詩婢伴帷房。」
河間徐生，設教於恩。臘初歸，途遇一叟。審視曰：「徐先生撤帳矣！明歲授徒何所？」笑應曰：「仍舊！」

叟曰：「敬業姓施，有舍甥，延求明師。適託某至東曠，聘呂子廉，渠已受贊稷門，君如苟就，束儀請倍於恩。」徐乃以成約爲辭。叟曰：「信行君子也，然去新歲尙遠，敬以黃金一金爲贊，暫留教之。明歲另議若何？」徐可之。叟下騎，呈禮函，且曰：「敝廬不遠矣！宅隘陋，飼畜爲艱，請即遣僕馬去。散步亦佳。」徐從之，以行李寄叟馬上。行三四里許，日既暮，始抵其宅。漚釘獸鑲，宛然世家。呼甥出拜，十三四歲童子也。叟曰：「妹夫蔣南川，舊爲指揮使，止遣此兒，頗不鈍，但嬌慣耳！得先生一月善誘，當勝十年。」未幾，設筵，備極豐美。而行酒下食，皆以婢媪。一婢執壺侍立，年十五六以來，風致韻絕。心竊動之。席既終，叟命安置牀寢，始辭而去。天未明，兒出就學。徐方起，卽有婢來捧巾待盥，卽執壺人也。日給三餐，悉此婢。至夕，又來掃榻。徐問：「何無僮僕？」婢但笑不言，佈衾徑去。次日，復至。入以游語，婢笑不拒，遂與狎。因告曰：「吾家並無男子。外事則託施舅。妾名愛奴。夫人雅敬先生，恐諸婢不潔，故以妾來。今日但須緘密，恐發覺，爾無顏也。」一夜，共寢忘曉，爲公子所遭，徐慚作不自安。至夕，婢來曰：「幸夫人重君，不然敗矣！公子入告，夫人急掩其口，若恐君聞，但戒妾勿得久留齋館而已！」言已，遂去。徐甚德之。然公子不善諧，訶責之，則夫人輒爲緩頰。初猶遣婢言，漸親出，隔戶與先生語，往往零涕，願每晚必問公子日課。徐頗不耐，作色曰：「旣縱兒懶，又責兒工。此等師我不慣作，請辭。」夫人遣婢謝過，徐乃止。自入館以來，每欲一出登眺，輒綰閉之一日，醉中快悶，呼婢問故。婢言：「無他，恐廢學耳！如必欲出，但請以夜。」徐怒曰：「受人數金，便當淹

禁死耶？教我夜竄，何之乎？久以素食爲恥，贊固猶在囊耳！」遂出金，置几上，治裝欲行。夫人出，默默不語，惟掩袂哽咽，使婢反金，啓鑰送之。徐覺門戶偃側，走數步，日光射入，則身自陷冢中出。四望荒涼，一古墓也。大駭，而心感其義，乃賣所賜金，封堆植樹，而後去之。過歲，復經其處，展拜而行。遙見施叟，笑致溫涼，邀之甚切。心知其鬼，而欲一問夫人起居，遂相將入村。沽酒共酌，不覺日暮。叟起傾酒，便言：「寒舍不遠，舍妹亦適歸甯。望移玉趾，爲老夫祓除不祥。」出村數武，又一里落，叩扉人，秉燭向客。俄，蔣夫人自內出，始審視之，蓋四十許麗人也，拜謝曰：「式微之族，門戶零落，先生澤及枯骨，真無計可以償之。」言已，泣下。既而呼愛奴，向徐曰：「此婢妾所憐愛，今以相贈，聊慰客中寂寞。凡有所須，渠亦略能解意。」徐唯唯。少間，兄妹俱出，婢留侍寢。雞初鳴，叟卽來促裝速行。夫人亦出，囑婢善事先生，又爲徐曰：「從此尤宜謹秘。彼此遭逢詭異，恐好事者造言也。」徐諾而別，與婢共騎。至館，獨處一室，與同棲止。或客至，婢不避，人亦不之窺也。偶有所欲，意一萌，而婢已致之。又善巫，一按掌而疴立愈。清明歸，至暮所，婢辭而下。囑代謝夫人，諾之，遂沒。數日，返方擬展墓，見婢華妝坐樹下。因與俱發，終歲往返，如此爲常。欲攜同歸，執不可。歲杪，辭館歸，相訂後期。婢送至前坐處，指石堆曰：「此妾墓也。夫人未出閣，便從服役，天殂瘞此。如再過，一炷香相吊，當得復會。」既別而歸，懷思頗苦。敬往祝之，殊無影響。乃市櫬發塚，意將載骨歸葬，以寄戀慕。穴開自入，則見顏色如生。然膚雖未朽，而衣敗若灰。頭上玉飾金釧，都如新製。又視腰間，裹黃金數錠。

卷懷之，始解袍覆尸，抱入材木，負輿載歸。停諸別第，飾以繡裳。獨宿其旁，冀有靈應。忽愛奴自外入，笑曰：「劫墳賊在此耶？」徐驚喜慰問。婢曰：「向從夫人往東昌，三日既歸，則舍宇已空。頻蒙相邀，所以不肯相從者，以少受夫人重恩，不忍離邊耳。今既劫我來，即速瘞葬，便見厚德。」徐問：「古人有百年復生者，今芳體如故，何不效之？」歎曰：「此有定數。世傳靈迹，半涉幻妄。要欲復起動履，亦復何難？但不能遂類生人，故不必也！」乃啓棺入尸，即自起，亭亭可愛。探其懷，冷若冰雪。遂將入棺復臥。徐強止之。婢曰：「妾過蒙夫人寵眷，主人自異域來，得金數萬，妾竊取之，亦不甚追問。後頽危，又無戚屬，遂藏以自殉。夫人痛妾天謝，又以寶飾入斂。身所以不朽者，不過得金寶之餘氣耳。若在人世，豈能久乎？必欲如此，切勿強以飲食。若使靈氣一散，則游魂亦消矣！」徐乃構精舍，與其寢處，笑語亦如常人。但不食不息，不見生人。年餘，徐飲薄醉，執殘瀝強灌之。立刻倒地，口中血水流溢，終日而尸已變。哀悔無及，厚葬之。

異史氏曰：「夫人教子，無異人世。而所以待師者，何厚也？豈不亦賢乎？余謂豔尸不如雅鬼。乃以措大之俗葬，致靈物不享其年，惜哉！」

章邱朱生，素剛領，設帳於某貢士家。每禮弟子，內輒遣婢媼出爲乞免，頗不聽之。一日，親詣窗外，與朱鬪說。朱怒，操界方大罵而出。婦懼而奔。朱追之，自後橫擊臀股，鏘然作皮肉聲。一何可笑？

長山某翁，每歲延師，必以一年束金，合終之歲虛盈，計每日得如千數。又以師離齋歸齋之日，

詳記籍。歲終，則公同按日而乘除之。馬生館其家，初見操珠盤來，得故甚駭。既暗生一術，反瞋爲喜。聽其覆算，不少校。翁於是大悅，堅訂來歲之約。馬假辭以故。有某生號乖謬，馬因薦以自代。既就館，動輒詬罵。翁無奈，悉含忍之。歲杪，攜珠盤至。生勃然，忿不可支，姑聽其算。翁又以途中日盡歸於西。生不受，撥珠歸東。兩爭不決，操戈相向。兩人破頭爛額，而赴公庭焉。

小梅

「來去飄然渺不同，感恩圖報計何工。藐孤無恙歸來日，始信佳名喚喜紅。」

蒙陰王慕貞，世家子也。偶游江浙，見媼哭於途，詰之。言：「先夫止遺一子，今犯死刑，誰有能出之者？」王素慷慨，誌其姓名，出囊中金，爲之斡旋，竟釋其罪。其人出，聞王之救已也，而茫然不解其故，訪詣旅邸，感泣謝問。王言：「無他，卽憐汝老母耳！」其人大駭，自言母故已久，王亦異之。抵暮，媼來申謝。王咎其謬誣。媼曰：「實相告，我東山老狐也。二十年前，曾與鬼父有一夕之好，故不忍其鬼之餒也。」王悚然起敬，再欲詰之，已失所在。先是王妻賢好佛，不茹葷酒。治潔室，懸觀音像，以無子嗣，日日焚禱其中。而神又最靈，輒示夢，教人趨避。以故家中事，皆取決焉。後有疾，葦篤，移榻其中。又別設錦裯於內室，而扃其戶。若有所伺。王以爲惑，而以其疾勢昏瞶，不忍傷之。臨病二年，惡霧常屏人獨寢。潛聽之，以與人語。啓門視

之，則寂然矣！病中他無所慮，有女子十四歲，惟日催治裝遣嫁。既醮，呼王至榻前，執手曰：「今訣矣！初病時，菩薩告我，命當速死。念不了者，幼女未嫁，因賜少藥，俾延息以待。去歲，菩薩將回南海，留案前侍女小梅，爲妾服役，今將死，薄命人又無所出，保兒，妾所憐愛，恐娶妒婦，令其子母失所。小梅姿容秀美，又溫淑，即以爲繼室，可也！」蓋王有一妾，生一子，名保兒。王以其言荒唐，曰：「卿素敬者神，今出此言，不已褻乎？」答云：「小梅事我年餘，相忘形骸，我已婉求之矣！」問：「小梅何處？」曰：「室中非耶？」方欲再詰，聞眼已逝。王夜守靈幃，聞室中隱隱啜泣，大駭，疑爲鬼。喚諸婢妾，啓鑰視之，則二八麗者，縷服在室。衆以爲神，共羅拜之。女斂涕扶掖，王凝注之，俛首而已。王曰：「如果亡室之言非妄，請卽上堂，受兒女朝謁。如其不可，僕亦不敢妄想，以取罪過。」女靦然出，竟登北堂。王使婢爲設席南嚮。王先拜，女亦答拜。下而長幼卑賤，以次伏叩。女莊容坐受。惟妾至，則挽之。自夫人臥病，婢情奴儉，家久替，衆參已，肅肅列侍。女曰：「我感夫人誠意，羈留人間。又以大事相委，汝輩宜各洗心，爲主效力。從前愆尤，悉不校計。不然，莫謂室無人也！」共視座上，真如懸觀音圖像，時被微風吹動者。聞言悚懼，闐然並諾。女乃排撥喪務，一切井井。由是大小無敢懈者。女終日經紀內外。王將有作，亦稟白而行。然雖一夕數見，並不交一私語。既殯，王欲申前約，不敢徑告，囑妾微示意。女曰：「妾受夫人諄囑，義不容辭。但匹配大禮，不得草草。年伯黃先生，位尊德重，求使主秦晉之盟，則惟命是聽。」時沂水黃太僕，致仕閒居，於王爲父執，往來最善。王卽親詣，以實告。

黃奇之，卽與同來。女聞卽出展拜。黃一見，驚爲天人，遜謝不敢當禮。旣而助妝優厚，成禮乃去。女餽遺枕履，若奉舅姑。由此交益親。合卺後，王終以神故，囊中帶蕭。時研詰菩薩起居。女笑曰：「君亦大愚。焉有正直之神，而下婚塵世者？」王力審所自。女曰：「不必研窮。旣以爲神，朝夕供養，自無殃咎。」女御下常寬，非笑不語。然婢漸戲狎時，遙見之，則默默無聲。女笑諭曰：「豈爾輩尙以我爲神耶？我何神哉？實爲夫人姨妹，少相交好。姊病見思，陰使南村王姥招我來。第以日近姊夫，有男女之嫌，故託爲神道，閉內室中。其實何神？」衆猶不深信。而日侍其傍，見其舉動，不少異於常人。浮言漸息。然卽頑鈍之婢，王素楚楚所不能化者，女一言無不樂於奉命者。皆云：「並不自知，實非畏之，但睹其貌，則心自柔，故不忍拂其意耳。」以此百廢具舉。數年中田地連阡，倉廩萬石矣。又數年，妾產一女，女舉一子。子生，右臂有朱點，因字小紅。彌月，女使王脣筵招黃。黃賀儀豐渥，但辭以毫，不能遠涉。女遣兩媪，強邀之。黃始至，抱兒出，袒其右臂，以示命名之意。又再三問其吉凶。黃笑曰：「此喜紅也可增一字，名喜紅。女大悅，更出展叩。是日鼓樂充庭，貴戚如市。黃留三日始去，忽門外有輿馬來，迎女歸甯。向十餘年，並無瓜葛，共議之。而女若不聞，理妝竟抱子於懷，要王相送，王從之。至二三十里許，寂無行人。女停輿，呼王下騎，屏人與語曰：「王郎！王郎！會短離長，謂可悲否？」驚問其故。女曰：「君以妾何人也？」答以不知。女曰：「江南拯一死罪，有之乎？」曰：「有。」曰：「哭於路者，吾母也，感義而思所報。乃因夫人好佛，附爲神道。實將以妾報君也。今幸生此襁褓。」

物，此願已慰。妾視君晦運將來，此兒在家，恐不能育，故借歸甯，解兒厄難。君記取家有死口時，於當晨鷄初唱時，詣西河柳堤上，見有桃葵把燈來者，遮道苦求，可免災難。」王諾之，因訊歸期。女云：「不可預定。要當牢記吾言，後會亦不遠也。」臨別執手，愴然交涕。俄登輿，疾若風。王望之不見，始返。經六七年，絕無音問。忽四鄉瘟疫流行，死者甚衆。一婢病三日死。王念曩囑，頗以關心。是日與客飲，大醉而睡。既醒，聞鷄鳴，急起。至堤頭，見燈火爛爍，適已過去。急追之，止隔百步許。益追益遠，漸不可見，懊恨而返。數日暴病，尋卒。王族多無賴，共憑陵其孤寡。田禾樹木，公然伐取，家日陵替。踰歲，保兒又孀，一家更無所主。族人益橫，割裂田產，廩中牛馬俱空。又欲瓜分第宅，以妾居故，遂將數人來，強奪鬻之。妾戀幼女，母子環泣，慘動鄰里。方危難間，俄聞門外有肩輿入。共視之，則女引小郎自車中出，四顧人紛如市。問：「此何人？」妾哭訴其由。女顏色慘變，便喚從來僕役，關門下鎗。衆欲抗拒，而手中若痿。女令一一受縛，繫諸廊柱，日與薄粥三甌。即遣老僕奔告黃公，然後入堂哀泣。已謂妾曰：「此天數也！已期前月來，適以母病耽延，遂至於今。不謂轉盼間，已成邱墟。」問舊時婢媪，則皆被族人掠去，又益歛歔。越日，婢僕聞女至，悉自遁歸。相見無不流涕。所繫族人，共譟兒非慕貞遺體，女亦不置辯。既而黃公至，女引兒出迎。黃握兒臂，便捋右袂，見朱記宛然，因袒示衆人，以證其確。乃細審失物，登簿記名，親詣邑令，令拘無賴輩，各笞四十，械禁嚴追。不數日，田地馬牛，並歸故主。黃將歸，女引兒泣拜曰：「妾非世間人，叔父所知也。今以此子委叔父矣！」黃

曰：「老夫一息尚在，無不爲區處。」黃去。女盤查就緒，託兒於姜，乃具饌爲夫祭掃，不半日返，視之，則杯饌猶存，而人杳矣！

異史氏曰：「不絕人嗣者，人亦不絕其嗣。此人也！而實天也！至座有良朋，車裘可共，迨宿莽既滋，妻子凌夷，則車中人望望然去之矣！死友而不忍忘，感恩而思所報，獨何人哉？狐乎？倘爾多財，吾爲爾幸。」

績女

「翠黛朱櫻想玉容，銀河迢隔嘆重重。青天碧海飄然去，贏得新詞唱懊儂。」

紹興有寡婦夜績，忽一少女推扉入，笑曰：「老姥無乃勞乎？」視之年十八九，儀容秀美，袍服炫麗，媼驚問：「何來？」女曰：「憐媼獨居，故來相伴。」媼疑爲侯門亡人，苦相詰。女曰：「媼勿懼！妾之孤，亦猶媼也。我愛媼潔，故相就。兩兔岑寂，固不佳耶？」媼又疑爲狐，默然猶豫。女竟升牀代績，曰：「媼無憂！此等生活，妾優爲之。定不以口腹相累。」媼見其媼婉可愛，遂安之。夜深，謂媼曰：「攜來衾枕，尙在門外，出搜時，煩代捉入。」媼出，果得衣一襲。女解陳榻上。不知是何錦繡，香滑無比。媼亦設布被，與之共榻。羅裙甫解，異香滿室。既寢，媼私念遇此佳人，可惜身非男子。女於枕上笑曰：「姥七旬，猶妄想耶？」媼曰：「無之！」

女曰：「既不妄想，奈何欲作男子？」媼益知爲狐，大懼。女又笑曰：「願作男子，何心而又懼我耶？」媼益恐，股戰搖牀。女曰：「膽如此大，還欲作男子，實相告，我真仙人，然非禍汝者，但須謹言，衣食自足。」媼早起，拜於牀下。女出臂挽之，臂膩如脂，熱香噴溢。肌一著人，覺皮膚鬆快。媼心動，復涉遐想。女哂曰：「婆子戰慄裁止，心又何處去矣？使作丈夫，當爲情死。」媼曰：「使是丈夫，今夜那得不死？」由是兩心淡洽，日同操作。視所績，勻細生光，織爲布，晶瑩如錦，價較常三倍。媼出，則扃其戶。有訪媼者，輒於他室應之。居半載，無知者。後媼漸洩於親里中，姊妹行託媼以求見。女讓曰：「汝言不慎，我將不能久居矣！」媼悔失言，深自責。而人之求見者益衆，至有以勢迫媼者。媼涕泣自陳。女曰：「若諸女伴，見亦無妨，恐有輕薄兒，將見狎侮。」媼復哀懇，始許之。越日，老媼少女，香烟相屬於道。女厭其煩，無貴賤，悉不交語，惟默然端坐，以聽朝參而已。鄉中少年聞其美，神魂傾動，媼悉絕之。有費生者，邑之名士，傾其產，以重金啗媼。媼諾爲之請。女已知之，責曰：「汝賣我耶？」媼伏地自投。女曰：「汝貪其賂，我感其癡，可以一見。然而緣分盡矣！」媼又復叩。女約以明日。生聞之，喜，具香燭而往。入門，長揖。女簾內與語，問：「君破產相見，將何以教妾也？」生曰：「實不敢他有所干，祇以毛嫵西子，徒得傳聞，如不以冥頑見棄，俾得一闔眼界，下願已足。若休咎自有定數，非所樂聞。」忽見布幕之中，容光射露，翠黛朱櫻，無不畢見，似無簾幕隔者。生意眩神馳，不覺傾拜。拜已而起，則厚幙沈沈，聞聲不見矣！悵悵間，竊恨未親下體。俄見簾下繡履雙翹，瘦不盈指。生

又拜。簾中女曰：「君歸休，妾體惰矣！」媼延生別室，烹茶爲供。生題南鄉子一調於壁，云：「隱約畫簾前，三寸浚波玉筍尖，點地分明，蓮瓣落纖地，再著重臺更可憐。花襯鳳頭彎，入握應知軟似綿；但願化爲蝴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亦甜。」題畢而去。女覽題，不快，謂媼曰：「我言緣分已盡，今不妄矣！」媼伏地請罪。女曰：「罪不盡在汝，我偶墮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詞污褻，此皆自取，於汝何尤？若不速遷，恐陷身情窟，轉劫難出矣！」遂撲被出，媼追挽之，轉瞬已失。

張鴻漸

「料得書生事不成，逃亡張祿姓名更，只因夢境迷離後，夜半敲門總吃驚。」

張鴻漸，永平人，年十八，爲郡名士。時盧龍令趙某，貪暴，人民共苦之。有范生被杖斃，同學忿其冤，將鳴部院，求張爲刀筆之詞，約其共事，張許之。妻方氏，美而賢，聞其謀，諫曰：「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勝，而不可以共敗。勝則人人俱貪天功，一敗則紛紛瓦解，不能成聚。今勢力世界，曲直難以理定，君又孤，脫有翻覆，急難者誰也？」張服其言，悔之。乃婉謝諸生，但爲劄詞而去。質審一過，無所可否。趙以巨金納大僚，諸生坐結黨被收。又追捉刀人，張懼，亡去。至鳳翔界，資斧斷絕。日既暮，踟躕曠野，無所歸宿。欲覩小村，趨之。老媪方出閭扉，見之，問所欲爲。張以實告。媪曰：「飲食牀榻，此都細事，但家無男子，不便留客。」張曰：

「僕亦不敢過望，但容寄宿門內，得避虎狼足矣！」嫗乃令入，閉門，授以草薦，囑曰：「我憐客無歸，私容止宿，未明，宜早去，恐吾家小娘子聞知，將便怪罪。」嫗去，張倚壁假寐，忽有籠燈晃耀，見嫗導一女郎出，張急避暗處，微窺之，二十許麗人也。及門，覩草薦，詰嫗，嫗實告之。女怒曰：「一門細弱，何得容納罪人？」即問：「其人焉往？」張懼，出伏階下。女審詰邦族，色稍霽，曰：「幸是風雅士，不妨相留。然老奴竟不關白，此等草薦，豈所以待君子？」命嫗引客入舍，俄頃，羅酒漿，品物精潔。既而設錦褥於榻，張甚德之，因私詢其姓氏。嫗言：「吾家施氏，太翁夫人俱謝世，止遺三女，適所見，長姑舜華也。」嫗既去，張視几上有南華經，因取就枕上，伏榻翻閱。忽舜華推扉入，張釋卷，搜覓冠履。女即榻上撫生，曰：「無須！無須！」因近榻坐，觀颯然曰：「妾以君風流才士，欲以門戶相託，遂犯瓜李之嫌，得不相遐棄否？」張皇然不知所對，但云：「不敢相誑。小生家中，固有妻耳！」女笑曰：「此亦見君誠篤，顧亦不妨。既不嫌憎，明日當煩媒灼。」言已欲去。張探身挽之，女亦遂止。未曙，即起，以金贈張，曰：「君持作臨眺之資。向暮宜晚來，恐為傍人所覩。」張如其言，早出夜歸，半年以為常。一日，歸頗早，至其處，村舍全無，不勝驚怪。方徘徊，忽聞嫗云：「來何早也？」一轉盼，則院落如故，身固已在室中矣！益異之。舜華自內出，笑曰：「君疑妾耶？實對君言，妾狐仙也，與君固有夙緣。如必見怪，請即別。」張戀其美，亦安之，夜謂女曰：「卿既仙人，當千里一息耳！小生離家三年，念妻孥不去心，能攜我一歸乎？」女似不悅，謂：「琴瑟之情，妾自分於君為篤。君守此念彼，是相

對綢繆者，皆妄也！張謝曰：「卿何出此言？諺云：『一日夫妻，百日恩義。』」後日歸而念卿，猶今日之念彼也！設得新忘故，卿何取焉？」女乃笑曰：「妾有褊心，於妾，願君之不忘；於人，願君之忘之也！然欲暫歸，此復何難？君家固咫尺耳！」遂把袂出門。見道路昏暗，張逡巡不前。女曳之走。無幾時，曰：「至矣！君歸，妾且去。」張停足細認，果見家門。踰牆垣入，見室中燈火猶熒，近以兩指彈扉。內問阿誰，張具道所來。內秉燭啓關，真方氏也。兩相驚喜，握手入帷。見兒臥牀上，慨然曰：「我去時，兒裁及膝，今身長如許矣！」夫婦偃倚，恍如夢寐。張歷述所遭，問及訟獄始末，知諸生有瘦死者，有遠徙者，益服妻之遠見。方縱體人懷曰：「君有佳耦，想不復念孤衾中有零涕人矣！」張曰：「不念，胡以來也。我與彼雖云情死，終非同類。獨其恩義難忘耳！」方曰：「君以我何人也？」張審視，竟非方氏，乃舜華也。以手探兒，一竹夫人耳。大慚無語。女曰：「君心可知矣！分當自此絕交。猶幸未忘恩義，差足自贖。過二三日，忽曰：『妾思癡情憐人，終無意味。君日怨我不相送，今適欲至都，便道可以同去。』」乃向牀頭取竹夫人，共跨之。令閉兩眸，覺離地不遠，風聲颼颼。移時，尋落。女曰：「從此別矣！」方將叮囑，女去已渺。悵立少時，聞村犬鳴吠。蒼茫中見樹木屋廬，皆故里景物，循途而歸。踰垣叩戶，宛如前狀。方氏驚起，不信。夫婦詰證確實，始挑燈鳴咽而出。既相見，涕不可仰。張猶疑舜華之幻弄也，又見牀頭兒臥，一如昨夕，因笑曰：「竹夫人又攜入耶？」方氏不解，變色曰：「妾望君如歲。枕上啼痕固在也，甫能相見，全無悲憐之情，何以爲心矣！」張察其情，始執臂歛歔。具言

其詳。問訟案所結，並如舜華言。方感慨，聞門外有履聲，問之，不應。蓋里有惡少，久窺方豔。是夜自別村歸，遙見一人入垣去，謂必赴淫約者，尾之而入。甲故不甚識張，但伏聽之。及方氏亟問，乃曰：「室中何人也？」方諱言：「無之。」甲言：「竊聽已久，敬將執姦耳！」方不得已，以實告。甲曰：「張鴻漸大案未消，即使歸家，亦當縛送官府。」方苦哀之，甲詞益狎逼。張忿火中燒，不可制止，把刀直出，刺甲中顛。甲踣猶號，又連刺之，遂斃。方曰：「事已至此，罪益加重。君遠逃，妾請任其辜。」張曰：「丈夫死則死耳，焉能辱妻累子，以求活耶？卿無顧慮，但令此子勿斷書香，目即瞑矣！」天漸明，赴縣自首。趙以欽件中人，姑薄懲之。尋由郡解都，械禁頗苦。途中遇女子跨馬過，以老嫗捉鞍，蓋舜華也。張呼嫗欲語，淚隨聲墮。女返轡，手啓障紗，訝曰：「表兄也！何至此？」張略述之。女曰：「依兄平昔，便當掉頭不顧。然予不忍也！寒舍不遠，即邀公役同臨，亦可少助資斧。」從去二三里，見一山村，樓閣高整。女下馬入，令嫗啓舍延客。既而酒炙豐美，似所夙備。又使嫗出，曰：「家中適無男子，張官人即向公役多勸數觴，前途倚賴多矣！已遣人措齎數十金，爲官人使費，兼酬兩客，尙未至也！」二役竊喜，縱飲，不復言。日漸暮，二役徑醉矣。女出，以手指械，械立脫。曳張共跨一馬，駛如飛。少時促下，曰：「君止此！妾與妹有青海之約。又爲君逗遛一晌，久勞盼注矣！」張問：「後會何時？」女不答。再問之，推墮馬下而去。既曉，問其地，太原也。遂至郡，賃屋授徒焉。託名宮子遷。居十年，訪知捕亡寢怠，乃復逡巡東向。既近里門，不敢遽入，俟夜深而後入。及門，則牆垣高固，不復可

越，只得以懸過門。久之，妻始出問。張低語之，喜極，納入，作呵叱聲，曰：「都中少用度，卽當早歸。何得遣汝半夜來？」入室，各道情事，始知二役逃亡未反。言次，簾外一少婦頻來。張問：「伊誰？」曰：「兒婦耳！」兒安全曰：「赴都大比未歸。」張涕下曰：「流離數年，兒已成立。不謂能繼書香，卿心血殆盡矣！」話未已，子婦已溫酒炊飯，羅列滿几。張喜慰過望。居數日，隱匿房樞，惟恐人知。一夜方臥，忽聞人語騰沸，捶門甚厲，大懼，並起。聞人言曰：「有後門否？」益懼，急以門扉代梯，送張度垣而出。然後詣門問故，乃報新貴者也。方大喜，深悔張遁，不可追挽。是夜張越莽穿榛，急不擇途。及明，因殆已極。初念本欲向西，問之途人，則去京都通衢不遠矣。遂入鄉村，意將賃衣而食。見一高門，有報條黏壁間。近視，知爲許姓，新孝廉也。頃之，一翁自內出，張迎揖而告以情。翁見儀貌都雅，知非賺食者，延入相款。因詰所往，張託言設帳都門，歸途遇寇，翁留誨其少子。張略問官閥，乃京堂林下者，孝廉，其猶子也。月餘，孝廉偕一同榜歸。云是永平張姓，十八九少年也。張以鄉譜俱同，暗中疑是其子。然邑中此姓良多，姑默之。至晚解裝，出齒鏡，急借披讀，真子也不覺淚下。共驚問之，乃指名曰：「張鴻漸，卽我也。」備言其由。張孝廉抱父大哭。許叔姪慰勸，始收悲以喜。許卽以金帛函字，致各憲臺。父子乃同歸。方自聞報，日以張在亡爲悲。聞孝廉歸，感傷益痛。少時，父子並入，駭如天降。詢知其故，始共悲喜。甲父見其子貴，禍心不敢復萌。張益厚遇之，又歷述當年情狀。甲父感愧，遂相交好。

婦娥

「離離合合事離奇，再合何妨永不離；嘗盡人間離別苦，神仙也是感情癡。」

太原宗子美，從父遊學，流寓廣陵。父與紅橋下林嫗有素。一日，父子過紅橋，遇之。因請過諸其家，論茗共話。有女在旁，殊色也，翁亟贊之。嫗顧宗曰：「大郎溫婉如處子，福相也。若不鄙棄，便奉箕箒，如何？」翁促子離席，使拜嫗，曰：「一言千金矣！」先是，嫗獨居。女忽自至，告訴孤苦。問其小字，則名婦娥。嫗愛而留之，實將寄貨居之也。是時宗年十四，睨女竊喜。意翁必謀定之，而翁婦若忘。心灼熱，隱以白母。翁聞而笑，曰：「曩與食婆子戲耳，彼不知將賣黃金幾何矣。此何可易言？」踰年，翁媪並卒。子美不能忘情婦娥，服將闋，託人示意林嫗。嫗初不承。宗忿曰：「我生平不能輕折腰，何媪視之不直一錢？若負前盟，須見還也！」嫗乃云：「曩或與而翁戲約，容有之，但無成言，即都忘卻。今既云云，我豈留嫁天王耶？要日日裝束，實望易千金。今請半焉，可乎？」宗自度難辦，亦遂置之。適有寡媪，僦居西鄰，有女及笄，小名顛當。偶窺之，雅麗不減婦娥，向慕之，每以餽遺階進。久之漸熟，往往送情以目，而欲語無間。一夕，踰垣乞火，宗喜挽之，遂相燕好。約爲嫁娶，辭以兄負販未歸。由此蹈隙往來，形跡周密。一日，偶經紅橋，見婦娥適在門內，疾趨過之。婦娥望見，招之以手，宗駐足。女又招之，遂入。女以背約讓宗，宗述其故，便入室，取黃金一錠，付之。宗不

受，辭曰：『自分永與卿絕，遂他有所要。受金而爲卿謀，是負人也。受金而不爲卿謀，是負卿也。誠不敢有所負。』女默良久曰：『君所約，妾頗知之，其事必無成也。即令成之，妾不怨君之負心也。其速行，媼將至矣。』宗倉卒無以自主，受之而歸。心緒勃亂，進退罔知所從。隔夜以告顛當，顛當深然其言，但勸宗尊意。婦娥宗不語。願下之，宗乃悅。卽遣媒納金林媼，媼無辭，以婦娥歸宗。入門後，悉述顛當言。婦娥微笑，陽慈惠之。宗喜，急欲一白顛當，而顛當跡久絕。婦娥知其爲已，因暫歸甯，故予之間。囑宗竊其佩囊。已而顛當果至。與甯所謀，但言勿急。旣而解衣狎笑，脅下有紫荷囊，將便摘取。女覺之，變色起曰：『君與人一心，而與妾二。負心郎，請從此絕。』宗屈意挽解，不聽竟去。一日，過門探察之，已另有吳儺居其中。蓋顛當子母徒去已久，影滅跡絕，莫可問訊，怨歎而已。宗自娶婦娥，家暴富，連閣長廊，彌亘街路。婦娥善諧謔，適見美人畫卷，宗曰：『吾自謂如卿天下無雨。但不曾見飛燕楊妃耳。』女笑曰：『若欲見之，卽亦不難。』乃執卷細審一過，便趨入室，對鏡修裝，效飛燕舞風，旣又學楊妃帶醉長短肥瘦，隨時變更，風情意態，對卷逼眞。方作態時，有婢自外至，不復能識，驚問其僚，旣而審注，恍然始笑。宗喜曰：『吾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皆在牀闥矣。』一夜，方熟寢，數人擔扉而入，火光射壁。女急起，驚言：『盜入。』宗初醒，卽欲嗚呼，一人以白刃加頸，懼不敢喘。又一人掠婦娥負背上，閃然而去。宗始號，家役畢集。室中珍玩，無少亡者。宗大悲，惘然失圖，無復情地。告官追捕，殊無音息。荏苒三四年，鬱鬱常不聊賴，因假赴試入郡，居半載，占驗詢察，

靡計不施。偶過姚巷，值一女子，垢面敝衣，偃偻如丐。停趾相之，顛當也。駭曰：「卿何憔悴至此？」答：「別後南遷，老母即世。爲惡人掠賣富室，撻辱凍餒，所不忍言。」宗泣下，問：「可贖否？」曰：「難矣。恐耗費頗多，不能爲力。」宗曰：「實告卿，年來頗稱小有，惜客中資斧有限，傾裝貨馬，所不敢辭。如所需過奢，當歸家營辦之。」約明日出西城，相會叢柳下。囑獨往，勿以人從，宗諾之。次日，早往，則女先在，挂衣鮮明，大非前狀。驚問之。笑曰：「曩試君心耳！幸締袍之意猶存，請至敝廬，宜必得當以報。」北行數武，即至其家。遂出肴酒，相與談讌。宗約與俱歸，女曰：「妾多俗累，不能從。嫦娥消息，固頗聞之。」宗急詢其何所，女曰：「其行蹤縹渺，妾亦不能深悉。西山有老尼，一目眇，問之，當自知。」遂止宿其家。天明，示以徑。宗至其處，有古寺，周塲盡頽。叢竹內，有茅屋半間，老尼綴袂其中。睹客至，漫不爲禮。宗揖之，尼始舉頭致問。因告姓氏，即白所求。尼曰：「八十老瞽，與世際絕，何處知佳人消息？」宗固求之，氣益下。乃曰：「我實不知。有二三戚屬，來夕相過。或小女子輩識之，未可知。汝明夕可來。」宗乃出，次日，再至，則尼他出，敗屣扉焉。伺之既久，更漏已催，明月高揭，夜烏悲啼，惓惓無所復之。方徘徊際，遙見二女郎自外入，則嫦娥在焉。宗喜極，突起，急攬其袂。嫦娥曰：「莽郎君，嚇煞妾矣！可恨顛當饒舌，乃教情欲纏人。」宗曳坐，執手款曲，歷訴艱難，不覺惻楚。女曰：「實相告，妾實嫦娥，被謫浮沈俗間，其限已滿，託爲寇劫，所以絕君望耳！尼亦王母守府者。妾初謫時，蒙其收恤，故暇時常一臨存。君如釋妾，當爲代致顛當。」宗不聽，垂首隕涕。女遙顧曰：「姊

妹輩來矣！宗方四顧，而嫦娥已杳。宗大哭失聲，不欲復活，因解帶自縊，恍惚覺魂已出舍，悵悵靡適。俄見嫦娥來，捉而提之，足離於地。入寺，取樹上戶，推擠之，喚曰：『癡郎！癡郎！嫦娥在此。』忽若夢醒。少定，女恚曰：『顛當賤婢，害妾而殺郎君，我不能恕之也？』下山賃輿而歸。既命家人治裝，乃返身出西城。詣謝顛當。至則舍宇全非，愕嘆而返。竊幸嫦娥不知入門，嫦娥迎笑曰：『君見顛當耶？』宗愕然不能答。女曰：『君背嫦娥，烏得顛當請坐待之，管自至。』未幾，顛當果至，倉皇伏榻下。嫦娥疊指彈之曰：『小鬼頭陷人不淺哉！』顛當叩頭，但求除死。嫦娥曰：『推人坑中，而欲脫身天外耶？廣寒十一姑，不日下嫁，須繡枕百幅，履百雙。可從我去，相共操作。』顛當恭曰：但求分工，按時齋送。女不許，謂宗曰：『君若緩頰，卽便放卻。』顛當目宗，宗笑不語。顛當目怒之，乃乞還告家人許之，遂去。宗聞其生平，乃知其西山狐也，買輿待之。次日，果至，遂俱歸。或有問者，宗詭對之。然嫦娥重來，恆持重不輕諧笑。宗強使狎戲，惟密教顛當爲之。顛當慧絕，工媚。嫦娥樂獨宿，每辭不當夕。一夜，漏三下，猶聞顛當房中，吃吃不絕，使婢竊聽之。婢還，不以告，但請夫人自往。伏窗一窺，則見顛當疑妝作己狀。宗擁抱，呼以嫦娥。女哂而退。未幾，顛當心暴痛，急披衣，曳宗詣嫦娥所，入門便伏。嫦娥曰：『我豈醫巫厭勝者耶？汝自欲捧心傲西子耳！』顛當頓首，但言知罪。女曰：『愈矣！』遂起，失笑而去。顛當私謂宗，吾能使娘子學觀音。宗不信，因戲相賭。嫦娥每跌坐，眸合若瞑。顛當悄以玉瓶插桃，置几上，自乃垂髮合掌，侍立其側，櫻唇半啓，瓠犀微露，睛不少瞬。宗笑之。嫦娥

開眸詰問。顛當曰：『我學龍女侍觀音耳！』婦娥笑置之。罰使學童子拜。顛當束髮，四面朝參之。伏地翻轉，達諸變態。左右側折，襖能磨耳。婦娥解頤，坐而戲之。顛當仰首，口銜鳳鉤，微觸以齒。婦娥方嬉笑間，忽覺媚情一縷，自足趾而上，直達心舍。意蕩思淫，若不自主。乃急斂神，呵曰：『狐奴當死！不擇人而惑之耶？』顛當懼，釋口，投地。婦娥又厲責之，衆都不解。婦娥謂宗曰：『顛當狐性不改。適間幾爲其所惑。若非夙根深者，墮落何難矣？』自是見顛當，每嚴御之。顛當漸懼，告宗曰：『妾於娘子一肢一體，無不親愛之極，不覺媚之甚。不惟不敢，抑不忍。』宗因以告婦娥。婦娥遇之如初，然以嬉戲無節，致戒宗，宗不能聽。因而大小婢婦，競相狎戲。一日，二人扶一婢，傲作楊妃。二人以目會意，賺婢懈骨作酣態，兩手遽釋。婢暴顛墜下，聲如傾堵，衆方大譁。近撫之，而妃子已作馬鬼，莫矣！衆懼，急白主人。婦娥驚曰：『禍作矣！我言如何哉？』往驗之，已不可救，使人告諸其父。父某甲，素無行，號奔而至，負尸入廳事，叫罵萬端。宗閉戶，惴恐，莫知所措。婦娥自出責之，曰：『主郎虐婢至死，律無償法。且避迓暴殂，焉知其不再甦？』甲諫言：『西支已冰，焉有生理？』婦娥曰：『勿諱！縱不活，自有官在。』乃入廳事，撫尸，而婢已蘇，隨手而起。婦娥反身怒曰：『婢幸不死，賊奴何得無狀？可以草索繫送官府。』甲無詞，長跪哀免。婦娥言：『汝既知罪，暫免究處。小人無賴，反復何常？留汝女，終可禍胎，宜卽將去。原價若干，當速爲措置。』遣人押出，俾洗二三村老，券證署尾已，乃喚婢至前，使甲自問曰：『無恙乎？』答云：『無恙。』而後付之以去。已乃集諸婢，數責徧扑。又

呼顛當爲之厲禁。謂宗曰：「今而知無人上者，一笑顛亦不可輕。謹端開之自妾，而流弊遂不可止。凡哀者屬陰，樂者屬陽。陽極陰生，此循環之定數。婢子之禍，是鬼神告之以漸也。荒迷不悟，則傾覆及之矣！」宗敬聽之。顛當泣求拔脫。婦娥乃摺其耳，逾刻，釋手。顛當慄然爲問，忽若夢醒，據地自投，歡喜歌舞。由此聞閭清肅，無敢譁者。婢至其家，無疾暴死，甲以贖金浼村老代求憐恕，許之。又以服役之情，施以材木而去。宗常患無子。婦娥腹中忽聞兒啼，遂以刀破左脅，出之，果男。無何，復有身，又破右脅，而出一女。男酷類父，女酷類母，皆論昏於世家。

異史氏曰：陽極生陰，至言哉！然室有仙人，幸能極我之樂，消我之災，長我之生，而不我之死。是鄉樂老焉可矣！而仙人願憂之耶？天運循環之數，理固宜然。而世之長困而不一享者，又何以爲解哉？昔宋人有求仙不得者，每曰：「作一日仙人，而死亦無憾。」我不復能笑之也！」

褚生

師門風義感平生，好學仙才兩用情；自是斯文同骨肉，報恩原不問幽明。」

順天陳孝廉，十六七歲時，嘗從塾師讀於僧寺。寺徒侶甚繁，內有褚生，自言東山人，攻苦講求，略不暇息。且寄宿齋中，未嘗一見其歸。陳與最善，因詰之。答曰：「僕家貧，辦束金不易，即不能惜寸陰，而加以

夜半，則我之二日，可當人三日。陳感其言，欲攜榻來與共寢。褚止之曰：「且勿！且勿！我視先生，非吾師也。阜城門有呂先生年雖耄，可師。請與俱遷之。」蓋都中設帳者，多以月計。月終束金完，任其留止。於是兩生同詣呂。呂越之宿儒，落魄不能歸，因授童蒙，實非其志也。得兩生甚喜。而褚又與慧，過自輒了，故尤器重之。兩人情好款密，晝同几，夜亦共榻。月既終，褚忽假歸，十餘日不復至，共疑之。一日，陳以故至天甯寺，遇褚廊下，劈碎礎作火具焉。見陳，忸怩不自安。陳問：「何遽廢讀？」褚握手請問。戚然曰：「家貧無以遺先生，必半月販，始能一月讀。」陳感慨良久，曰：「但往讀，自合拯力代籌。」褚感其言，同歸塾，戒陳勿洩，但託故以告先生。陳父固肆賈，居然致富。陳輒竊父金，代褚遺師。父以亡金責陳，陳實告之。父以爲癡，遂使廢學。褚大慚，別師欲去。呂知其故，讓之曰：「子既貧，胡不早告？」乃悉以金反陳父。止褚讀如故，與共饘殮若子焉。陳雖不入館，然每邀褚過酒家飲。褚固以避嫌不往，而陳要之彌堅，往往泣下。褚不忍絕，遂使往來無間。逾二年，陳父死，復求受業。呂感其誠，內之。而廢學既久，較褚懸絕矣。居半年，呂長子自越來，丐食尋父。門人輩斂金助裝，褚惟灑涕依戀而已。呂臨別，囑陳師事褚。陳從之，館褚於家。未幾，入邑庠，卽以遺才應試。陳慮不能終幅，褚請代之。至期，褚偕一人來，云：「是表兄劉天若。」囑陳隨從去。陳方出，忽自後曳之，身欲踣。劉急挽之而去。覽眺一過，相攜宿於其家。家無婦女，卽館客於內舍。居數日，忽已中秋。劉曰：「今日李皇親園中，游人甚夥，當往一豁積悶。相便，送君歸。」使人荷茶鼎酒具而往。但見水

肆梅亭，喧嗽不得入。過水關，則老柳之下，橫一畫檣，相將登舟，酒數行，苦寂，劉願僮曰：「梅花館，近有新姬，不知在家否？」僮去少時，與姬俱至，蓋句欄李遏雲也。李，都中名妓，工詩善歌。陳曾與友人一飲其家，故識之。相見，略致溫涼。姬感戚有憂容。劉命之歌，為歌嵩里。陳不悅，曰：「主客即不當卿意，何至對生人歌死曲。」姬起，強顏為笑，乃歌豔曲。陳喜，捉腕，曰：「卿向日浣溪紗，讀之數遍，今並忘之。」姬吟曰：「淚眼盈盈對鏡臺，開簾忽見小姑來。低頭轉側看弓，鞋強解綠絲開笑。頻將紅袖拭香腮，小心猶恐被人猜。」陳反復數四，已而泊舟。過長廊，見壁上題詠甚多，即命筆記詞其上。日已薄暮，劉曰：「聞中人將出矣。」遂送陳歸，入門，即別去。陳見室暗無人，俄延間，褚生已入。細審之，卻非褚生，方自驚疑，客遽近身而仆。家人曰：「公子體矣！」共扶曳之，轉覺仆者非他，即己也。既起，見褚生在旁，恍惚若夢，屏人而研究之。褚曰：「告之，勿驚。我實鬼也！久當投生，所以因循於此者，高誼所不能忘。故附君體，以代捉刀。三場畢，此願了矣！」陳復求赴春闈，曰：「君先世福簿，墜客之骨，誥贈所不堪也！」問：「將何適？」曰：「呂先生與僕有父子之分，繫念常不能置。表兄為冥司典籍，求白地府主者，或當有說。」遂別而去。陳異之。天明，訪李姬，將以問泛舟之事，則姬死數日矣！又至皇親園，見題句猶存，而淡墨依稀，若將磨滅。始悟題者為魂作者為鬼。至夕，褚喜而至，曰：「所謀幸成，敬與君別。」遂伸兩掌，命陳書褚字於上，以誌之。陳將置酒為餞，搖手曰：「勿須！君若不忘舊好，放榜後勿憚修阻。」陳揮涕送之。見一人伺候於門，褚方依依。其人以

手按其頂，隨手而扁，擲入囊，負之而去。過數日，陳果捷，於是治裝如越，呂妻斷育十年，五旬餘，忽生一子，兩手握固不可開。陳至，請見兒，便謂：「掌中當有文。」褚曰：「不深信。」兒見陳，十指自開，視之，果然。驚問其故，具告之，共相嘆異。陳厚貽之，乃返。後呂以歲貢，廷試入都，舍於陳，則兒十三歲，已入泮矣！

異史氏曰：「呂老教門人，而不知即自教其子。嗚呼！作善於人，而降祥於己，一間也哉！褚任者，未以身報師，而先以魂報友。其志其行，可貫日月。豈以其鬼故奇之與？」

霍女

「來去無端三易主，慳囊傾盡費仙才；自歸南海无消息，束腕金釧何處來。」

朱大興，彰德人，家富有而吝嗇已甚。非兒女婚嫁，坐無賓，廚無肉。然佻達喜漁色，色所在，冗費不惜。每夜，踰垣過村，從蕩婦眠。一夜，遇少婦獨行，知爲亡者，強脅之，引與俱歸。燭之美絕，自言霍氏。細致研詰，女不悅曰：「既加收齒，何必復盤察？如恐相累，不如早去。」朱不敢問，留與寢處。顧女不能安粗糲，又厭見肉膾，必燕窩，或雞心，魚肚白，作羹湯，始能壓飽。朱無奈，竭力奉之。又善病，自言日須參湯一盃。朱初不肯。女呻吟垂絕，不得已，投之，病若失，遂以爲常。女衣必錦繡。數日，卽厭其故。如是月餘，因用費不貲，朱漸不供，女啜泣不食，但求復去。朱懼，又委曲順承之。每苦悶，輒令十數日，一招優伶爲戲。戲時，朱設筵簾外，

抱兒坐，以無客，數相請罵，朱亦不甚分解。居二年，家漸落，向女婉言，求少貶，女許之。用度皆損其半。久之，仍不給，女不得已，以肉糜相安，又漸而不珍，亦御矣。朱竊喜。忽一夜，啓後閣亡去。朱悵若失，徧訪之，乃知在鄰村何氏家。何大姓，世胄也，豪縱好客，燈火達旦。忽有麗人，半夜入閨，詰之，則朱家之逃妾也。朱爲人，何素藐之，又悅女美，遂竟納焉。綢繆數日，益惑之，窮極奢欲，供奉一如朱。朱得耗，坐索之，何殊不爲意。朱質於官，官以其姓名來歷，都不分曉，置不理。朱貨產行賕，乃准拘質。女謂何曰：「妾在朱家，亦非采禮媒定者，胡畏之？」何喜，將與質成。坐客願生，獨云不可，謂：「收納逋逃，已干國紀。况此女入門，日費無度，即千金之家，何能久也？」何大悟，罷訟，以女歸朱。過一二日，女又逃。有黃生者，故貧士，無偶。女叩扉入，自言所來。黃懷刑自愛，豔麗忽投，驚懼不知所爲，乃固卻之。女不去，應對間，婉婉無那。黃心動，留之，而慮其不能安貧。女早起，躬操家苦，劬勞過舊宰，黃爲人，蘊藉瀟灑，工於內媚，因恨相得晚，止恐風聲露洩，爲歎不久，而朱自訟後，家益貧，又度女終不能安，遂置不究。女從黃數歲，親愛甚篤。一日，忽欲歸甯，要黃御送之。黃曰：「向言無家，何前後之舛？」曰：「曩漫言之。妾鎮江人，昔從蕩子，流落江湖，遂至於此。妾家亦頗裕，君婚貴而往，必無相虧。」黃從其言，賃輿同去。至揚州境，泊舟江際，女適凭窗，有巨商子過，驚其豔，反舟綴之，而黃不知也。女忽曰：「君家甚貧，今有一療貧之方，不知能從否？」黃詰之。女曰：「妾相從數年，未能爲君育男女，亦一不了事。妾雖陋，幸未老耄，有能以千金相贈者，便鬻妾去。此中妻室田廬

皆備焉。此計何如也？」黃失色，不知何因。女笑曰：「君勿急！天下固多佳人，誰肯以千金買妾者？其戲言於外，以覘其有無。賣不賣，固自在君耳！」女自與榜人婦言之，婦目黃，黃漫應焉。婦去無幾，返言：「鄰舟有商人子，願出八百。」黃故搖手以難之。未幾，復來，便言：「如命。」即請過船交兌，黃微哂。女曰：「教渠姑待。我囑黃郎，即令去。」女謂黃曰：「妾日以千金之軀事君，今始知也。」黃問：「以何詞遣之？」女曰：「即請往署券，去不去固自在我耳！」黃不可，女逼促之。黃不得已，詣焉。立刻兌付。黃令封誌之，曰：「遂以貧故，遂相割捨。倘室人必不肯從，仍以原金璧趙。」方運金至舟，則見女從榜人婦，從船尾已登兩舟。遙顧作別，並無悽戀。黃驚魂離舍，噙不能言。俄，商舟解纜，去如箭激。黃大號，欲追傍之。榜人不從，開舟南渡矣。瞬息達鎮江，運貨上岸，榜人急解舟去。黃守裝悶坐，無所適歸，望江水之滔滔，如萬鏑之叢體。方掩泣間，忽聞嬌聲呼黃郎，愕然四顧，則女已在前途，喜極，負裝從之。問：「卿何遽得來？」女笑曰：「再遲數刻，則君有疑心矣！」黃乃疑其非常，固詰其情。女笑曰：「妾生平，於吝者則破之，於邪者則誑之也。若實與君謀，君必不肯，何處可致千金者？借囊充物，而合浦珠還。君幸足矣！窮問何爲？」乃僱役荷裝，相將俱去。至水門內，一宅南向，逕入。俄而翁媪男婦，紛出相迎，皆曰：「黃郎來也！」黃入，參公姥。有兩少年，揖坐與語，是女兄弟，大郎三郎也。筵間味無多品，玉拌四枚，方几已滿。雞蟹鵝魚，皆齏切爲箇。少年以巨椀行酒，談吐豪放。已而導入別院，俾夫婦同處。衾枕滑爽，而牀則以熟革代棕簾焉。日有婢媪，饋致三餐。女感

時竟日不至。黃獨居，頗覺悶苦，屢言歸，女固止之。一日謂黃曰：「今爲君謀，請買一人，爲子嗣計。然買婢，賤則價奢，當僞爲妾也。兄若使父與論昏，良家子不難致。黃不可，女弗聽。有張貢士之女新寡，議聘金百緡，女強爲娶之。新婦小名阿美，亦頗婉妙，女嫂呼之。黃踟躕不自安，而女殊坦坦。他日謂黃曰：「妾將與大姊至南海，一省阿姨。月餘可返，請夫婦安居。」遂去。夫妻獨居一院，按時給食飲，亦甚隆備。然自入門後，曾無一人復至其室。每晨，阿美入覲，一兩言輒退。嫌似在旁，惟相視一笑，即留連久坐，亦不款曲。黃見翁亦如之。偶值諸郎聚語，黃至，即都寂然。黃疑悶莫可告語。阿美覺之，詰曰：「君旣與諸郎伯仲，何以月來都如生客？」黃倉猝不能致對，吃吃而言曰：「我十年於外，今始歸耳！」美又細審翁姑闕閱，及妯娌里居。黃大窘，不能復隱，底裏盡露。女泣曰：「妾家雖貧，無作賤賤者。無怪諸宛若，鄙不齒數矣！」黃惶怖失守，莫知籌計，惟長跪而前，一一聽命。美收涕挽之，號請所處。黃曰：「僕何敢他謀，計惟子身自去耳！」女曰：「旣嫁復歸，於情何忍？渠雖先從，私也。妾雖後至，公也。不如姑俟其歸，問彼旣出此謀，將何以置妾也？」居數月，女竟不返。一夜，聞客舍喧飲，黃潛往窺之，見二客戎裝上坐，一人裹豹皮巾，凜若天神，東首一人，以虎頭韋作兜牟，虎口銜額，鼻耳悉具焉。驚異而返，以告阿美，竟莫測霍。父子何人。夫妻疑懼。謀欲僞爲他所，又恐生其猜度。黃曰：「實告卿，即南海人還，折證已定，僕亦不能家此也。今欲攜卿去，又恐尊大人別有異言，不如姑別，二年中當復至。卿能待之，如他適者，亦自任也。」阿美欲告父母而從之。

黃不可。阿美流涕，要以信誓，乃別而歸。黃入辭翁媪。時諸郎皆他出，翁挽留以待其歸。黃不聽而行。登舟淒然，形神喪失。至瓜州，忽回首見片帆來，馳如飛。漸近，則船頭按劍而坐者，霍大郎也。遙謂曰：「君欲過返，胡再不謀遣夫人去二三年，誰復能相待也？」言次，舟已逼近。阿美自舟中出，大郎挽登黃舟，跳身逕去。先是阿美既歸，方向父母泣訴。忽大郎將與登門，按劍相脅，逼女風走。一家習息，莫敢遮問。女述其狀，黃不解何意，而得美良喜，開舟遂發。至家，出賃營業，頗稱富有。阿美懸念父母，欲黃一往探之，又恐以霍女來，嫡庶復有參差。居無何，張翁訪至，見屋宇修整，心頗慰。謂女曰：「汝出門後，遂詣霍家探問，見門戶已扃。第主亦不之知。半年竟無消息，汝母日夜零涕，謂被奸人賺去，不知流離何所。今幸無恙耶？」黃實告以情，因猜爲神。後阿美生子，取名仙賜。至十餘歲，母遣詣鎮江。至揚州界，休於旅店，從者皆出。有女子來，挽兒入他室。下簾，抱諸膝上，笑問：「何名？」兒告之。問：「取名何義？」答云：「不知。」女言：「歸問汝父當自知。」乃爲挽髻，自摘髻上花代簪之。出金釧束腕上。又以黃金內袖，曰：「將去買書讀。」兒問其誰曰：「兒不知更有一母耶？歸告汝父，朱大與死無棺木，當助之。勿忘也！」老僕歸舍，失少主。尋至他室，聞與人語，窺之，則故去母。簾外微嗽，將有容白。女推兒榻上，悻悻已杳。問之舍主，並無知者。數日，自鎮江歸，語黃，又出所贈。黃感歎不已。及詢朱，則死裁三日，露尸未葬。厚恤之。

異史氏曰：「女其仙耶？三易其主，不爲貞。然爲客者破其慳，爲淫者速其蕩，女非無心者也。然

破之，則不必其憐之矣！貪淫鄙吝之骨，溝壑何惜焉？」

布商

「銖鑿難盈禿子心，借將佛面乞多金。若非菩薩慈悲力，防海將軍何處尋？」

布商某，至青州境，偶入廢寺，見其院宇零落，歎悼不已。僧在側曰：「今如善信，暫起山門，亦佛面之光。」客慨然自任。僧喜，邀入方丈，款待殷勤。既而舉內外殿閣，並請裝修，客辭以不能。僧固強之，詞色悍怒。客懼，請即傾囊。於是倒裝而出，悉授僧。將行，僧止之，曰：「君竭賞實非所願，得毋甘心於我乎？不如先之。」遂握刀。客哀之切，弗聽。請自經，許之，逼置暗室，而迫促之。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遙自缺牆外，望見一紅裳女子入僧舍，疑之，下馬入寺，前後冥搜，竟不得。至暗室所，嚴扃雙扉。僧不肯開，託以妖異。將軍怒，斬關入，則見客縊梁上。救之，片時復甦。詰得其情，又械問女子所在。實則烏有，蓋神佛現化也！殺僧，財物仍以歸客。客益募修廟宇，由此香火大盛。趙孝廉豐原言之最悉。

彭一掙

「只知策蹇後塵隨，碌碌庸庸亦可悲；問爾何年堪脫穎，笑君常作處囊籬。」

禹城韓公甫，自言與邑人彭二擗並行於途，忽回首不見之。惟空蹇隨行，但聞號甚急。細聽則在襖囊中。近視囊內，纒然雖則偏重，亦不得墮。欲出之，則囊口縫緝甚密。以刀斷線，始見彭犬臥其中。既出，問何以入，亦茫不自知。蓋其家有狐爲祟，事如此類甚多云。

跳神

「酒肉羅陳，鼓抑揚，婆婆作態類顛狂，老巫縱屬畸邪術，也賺閨中歌泣忙。」

濟俗民間有病者，閨中以神卜，倩老巫擊鐵環單面鼓，婆婆作態名「跳神」。而此俗都中尤盛，良家少婦，時自爲之。堂中肉於架，酒於盆，盛設几上。燒巨燭，明於晝。婦束短幅裙，屈一足，作商羊舞。兩人捉臂，左右扶掖之。婦刺刺瑣絮，似歌，又似祝。字多寡參差，無律帶腔。室數鼓亂，趨如雷，逢逢聒人耳。婦吻關翁，雜鼓聲，不甚辨了。既首垂，目斜睨，立全須人失扶，則仆旋。忽伸頸巨躍，離地尺有咫。室中諸女子，凜然愕顧，曰：「祖宗來喫食矣！」便一噓，吹燈滅，內外冥黑，人憐息立暗中，無敢交一語。語亦不得聞，聲亂也。食頃，聞婦厲聲呼翁姑及夫嫂小字，始共齋燭，偃僕問休咎。視尊中，盎中，案中，都復空空。望顏色，察頰喜。肅肅羅問之，答若響。中有腹誹者，神已知，便指：「某媼笑我，大不敬，將褫汝袴。」誹者自顧，瑩然已裸，輒於門外樹頭覓得之。滿洲婦女，奉事尤虔。小有疑，必以決。時嚴妝，騎假虎馬，執長兵，舞楊上，名曰「跳虎」。

神。」馬虎勢作威怒，尸者聲僮僮，或言關張元壇，不一號。赫氣慘凜，尤能畏怖人。有丈夫穴窗來窺，輒被長兵破窗刺帽，挑入去。一家媪媳姊妹，森森踣踣，雁行立，無歧念，無懈骨。

鐵布衫法

「駢指刺牛推健漢，此君神力信非凡；當時爭識沙回子，曾得真傳鐵布衫。」

沙回子得鐵布衫大力法。駢其指，力砥之，可斷牛項；橫拗之，可洞牛腹。曾在仇公子彭三家，懸木於空，遣兩健僕，極力擽去，猛反之。沙裸腹受木，碰然一聲，木去遠矣！又出其勢，即石上，以木椎力擊之，無少損，但畏刀耳？

美人首

「昔日相思半化灰，桃花人面費疑猜；想從海外飛頭國，一夕無端飛得來。」

諸商寓居京舍，舍與鄰屋相連，中隔板壁。板有杉節脫處，穴如瓊，忽女子探首入，挽鳳髻，絕美。旋伸一臂，潔白如玉。衆駭其妖，欲捉，已縮去。少頃，又至，但隔壁不見其身。奔之，則又去之。一商操刀伏壁下，俄首出，暴決之，應手而落，血濺塵土。衆驚告主人，主人懼，以其首首焉。遠諸商鞠之，殊荒唐。淹繫半年，迄無

情詞亦未有以人命訟者。乃釋爵，瘞女首。

山神

「良宵歡敘各銜杯，賺得老饕入座來。不是山神驚各散，箇中禍福尙難猜。」

益都李會斗，偶山行，值數人藉地飲。見李至，謹然並起，曳入座，競觴之。視其杯盤，雜陳珍錯。移時，飲甚懽，但酒味薄澹，忽逕有一人來，面狹長，可二尺許，冠之高細稱是。衆驚曰：「山神至矣！」都紛紛四去。李亦伏匿坎窞。既而起視，則肴酒一無所有。惟有破陶器，貯溲溲，瓦片上，盛蜥蜴數枚而已！

庫將軍

「助逆會居貌虎行，忽然反噬舊恩忘。將軍儻不遭冥譴，幾使中山復產狼。」

庫大有，字君實，漢中洋縣人。以武舉，隸祖述舜麾下。祖厚遇之，屢蒙拔擢，遷爲周總戎。後覺大勢既去，潛以兵乘祖。祖格拒傷手，因就縛之，納歛於總督蔡。至都，夢至冥司。冥王怒其不義，命鬼以沸油澆其足。既醒，足痛不可忍，後腫潰，指盡墮，又益之瘡，輒呼曰：「我誠負義！我誠負義！」遂死。

翼史氏曰：「事僞朝固不足言忠。然國士庸人，因知爲報。賢豪之自命宜爾，也是誠可以惕天。」

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

司文郎

「水角訂交談藝日，半生淪落誤儒冠；
龔僮攝篆悲文運，盲目何須怨試官。」

平陽王平子，赴試北闈，賃居報國寺。寺中有餘杭生先在，王以比屋投刺焉。生不之答。朝夕遇之，多無狀。王怒其狂悖，交往遂絕。一日，有少年遊寺中，白服裙帽，望之魄然。近與接談，言語諧妙，心愛敬之，展問邦族。云：「登州宋姓。」因命蒼頭設座，相對談。餘杭生適過，共起遜坐。生居然上坐，更不撓挹。卒然問宋：「爾亦入闈者耶？」答云：「非也！鶩駘之才，無志騰驪久矣！」又問：「何省？」宋告之。生曰：「竟不進取，足知高明。山左右並無一字通者。」宋曰：「北人固少通者，然不通者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言已，鼓掌。王和之，因而闈堂。生慚忿，軒眉攘腕而大言曰：「敢當前命題，一校文藝乎？」宋他顧而哂曰：「有何不敢？」便趨寓所，出經授王。王隨手一翻，指曰：「闈黨童子將命。」生起求筆札。宋曳之曰：「口占可也。我破已成。於賓客往來之地，而見一無所知之人焉！」王捧腹大笑。生怒曰：「全不成文。徒事譏罵，何以爲人？」王力爲排難，請另命佳題。又翻曰：「殷有三仁焉。」宋立應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生遂不作，起而曰：「

其爲人也小有才。」遂去。王以此益重宋，邀入寓室。款言移晷，盡出所作，質宋，宋流覽絕矣，踰刻已盡。首曰：「君亦沈深於此道者。然命筆時，無求必得之念，而尙有冀倖得之心，卽此已落下乘。」遂取閱過者，一一詮說。王大悅，師事之，使庖人以蔗糖作水角。宋啗而甘之，曰：「生平未解此味，頗異日更一作也！」由此相得甚懽。宋三五日輒一至，王必爲之設水角焉。餘杭生時一遇之，雖不甚傾談，而傲睨之氣頓滅。一日，以窗藝示宋。宋見諸友圈贊已濃，目一過，推置案頭，不作一語。生疑其未閱，復請之。答已覽竟。生又疑其不解，宋曰：「有何難解，但不佳耳。」生曰：「一覽丹黃，何知不佳？」宋便誦其文，如夙讀者，且誦且營。生踞踏汗流，不言而去。移時，宋去，生入，堅請王作，王拒之。生強搜得，見文多圈點，笑曰：「此大似水角子。」王故樸訥，覲然而已。次日，宋至，王具以告。宋怒曰：「我謂南人不復反矣！儉楚何敢乃爾？必嘗有以報之。」王力陳輕薄之戒以規之，宋深感佩。旣而場後，以文示宋，朱頗相許。偶與涉歷殿閣，見一書僧坐廊下，設藥賣醫。宋訝曰：「此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不一請教。」因命歸寓取文。遇餘杭生，遂與俱來。王呼師而參之。僧疑其問醫者，便詰症候。王具白請教之意。僧笑曰：「是誰多口？無目何以論文？」王請以耳代目。僧曰：「三作兩千餘言，誰耐久聽？不如焚之，我視以鼻可也！」王從之。每焚一作，僧嗅而頷之，曰：「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適受之以脾。」問：「可中否？」曰：「亦中得。」餘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焚試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歸胡何解辦此？」生大駭，始焚已作。僧

曰：「適領一藝，未窺全豹。何忽另易一人來也？」生託言：「朋友之作，止彼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嗅其餘灰，咳逆數聲，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強受之以高，再焚，則作惡矣！」生慚而退。數日榜放。生竟領薦，王下第。宋與王走告僧。僧歎曰：「僕雖盲於目，而不盲於鼻。簾中人並鼻盲矣！」俄餘杭生至，意氣發舒，曰：「盲和尚，汝亦啖人水角耶？今竟何如？」僧笑曰：「我所論者文耳！不謀與君論命。君試尋諸試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爲爾師。」生與王並搜之，止得八九人。生曰：「如有舛錯，以何爲罰？」僧憤曰：「剋我盲瞎去。」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六篇，忽向壁大嘔，下氣如雷。衆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師也！初不知而驟嗅之，刺於鼻，棘於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見，勿悔！勿悔！越二三日，竟不至視之，已移去矣！乃知即某門生也。」宋慰王曰：「凡吾輩讀書人，不當尤人，但當克己。不尤人，則德益宏；能克己，則學益進。當前跋落，固是數之不偶。平心而論，文亦未便登岸。其由此砥礪，天下自有不肯之人。」王肅然起敬。又聞次年再行鄉試，遂不歸，止而受教。宋曰：「郡中新桂米珠，勿憂資斧。舍後有窖，可以發用。」卽示之處。王謝曰：「昔資范貧而能廉，今某幸能自給，敢自污乎？」王一日醉眠，僕及庖人竊發之。王忽覺，聞舍後有聲，竊出，則金堆地上。情見事露，並相偈伏。方詞責問，見有金爵，類多鑄款。審視，皆大父字諱。蓋王祖曾爲南部郎，入都寓此，暴病而卒。金其所遺。王乃喜，秤得金八百餘兩。明日告宋，且示之爵，欲與瓜分，固辭乃已。以百金往贖瞽僧，僧已去。積數月，數

習益苦。及試，宋曰：「此戰不捷，殆真是命矣！」俄以犯規被黜，王尙無言，宋大哭，不能自止。王反慰解之。宋曰：「僕爲造物所忌，困頓至於終身。今又累及良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王曰：「萬事固有數在。如先生乃無志進取，非命也！」宋拭淚曰：「久欲有言，恐相驚怪。某非生人，乃飄泊之游魂也。少負才名，不得志於場屋，佯狂至都，冀得知我者，傳諸著作。甲申之年，竟罹於難，歲歲飄蓬。幸相知愛，故極力爲他山之攻。生平未酬之願，實欲借良朋一快之耳。今文字之厄若此，誰能漠然哉！」王亦感泣，問：「何淹滯？」曰：「去年上帝有命，委宣聖及閻羅王核查劫鬼。上者備諸曹任用，餘者卽俾轉輪。賤名已錄，所未投到者，欲一見飛黃之快耳。今請別矣！」王問：「所考何職？」曰：「梓潼府中，缺一司文郎，暫令龔僮署篆，文運所以顛倒。萬一倖得此秩，當使聖教昌明。」明日，忻忻而至，曰：「我願遂矣！宣聖命作性道論，視之，喜色，謂可司文。閻羅稽籙，欲以口孽見棄。宣聖爭之，乃得就。某伏謝已，又呼近案下，囑云：「今以憐才，拔充清要，宜洗心供職，勿蹈前愆。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於文學也。君必修行未至，但積善勿懈可耳！」主曰：「果爾，餘杭其德行何在？」曰：「此卽不知。要冥司賞罰，皆無少爽。卽前日警僧，亦一鬼也。是前朝名家。生前拋棄字紙過多，罰作警。彼自欲醫人疾苦，以贖前愆，故託游塵肆耳！」王命置酒。宋曰：「無須終歲之擾，盡此一刻，再爲我設水角足矣！」王悲愴不食，坐令自噉。頃刻已過三盛，捧腹曰：「此餐可飽三日，吾以志君德耳。向所食，都在舍後，已生齒矣！藏作藥餌，可益兒慧。」王問後會，曰：「既有官責，當引

嫌也。」又問：「梓潼洞中，一相酢祝，可能達否？」曰：「此都無益，九天甚遠。但潔身力行，自有地司牒報，則某必與知之。」言已，作別而沒。王視舍後，果生紫菌，采而藏之。旁有新土墳起，則水角宛然在焉。王歸，彌自刻厲。一夜，夢宋與蓋而至，曰：「君向以小忿，誤殺一婢，削去祿籍。今篤行已折除矣。然命薄不足任仕進也。」是年，捷於鄉。明年，春闈又勝，遂不復仕。生二子，其一絕鈍。啖以菌，遂大慧。後以故詣金陵，遇餘杭生於旅次，極道契闊，深自降抑，然鬢毛斑矣。

異史氏曰：「餘杭生公然自詡，意其爲文，未必盡無可觀，而驕詐之意態顏色，遂使人頃刻不復忍。天人之厭棄已久，故鬼神皆玩弄之。脫能增修厥德，則籬內之刺鼻棘心者，遇之正易，何所遭之僅也。」

呂無病

「萬里間關，遞消息，存孤今見鬼程嬰，可憐悍婦空貽悔，覆水收時不見卿。」

洛陽孫公子，名麒，娶蔣太史女，甚相得。二十天殂，悲不自勝。離家，居山中別業。適陰雨，晝臥，室無人，忽見復室簾下，露婦人足，疑而問之。有女子，年約十八九，衣服樸潔，而微黑多麻，類貧家女。意必村中僦屋者，呵曰：「所須宜白家人，何得輕入？」女微笑曰：「妾非村中人。祖籍山東，呂姓，父文學士。妾

小字無病，從父客遷，早離顧復。慕公子世家名士，願爲康成文婢。孫笑曰：「卿意良佳，然僕輩雜居，實所不便。容旋里後，當與聘之。」女笑，且曰：「自揣陋劣，何敢遂望敵體？聊備案前驅使，當不至倒捧冊卷。」孫曰：「納婢亦須吉日。」乃指架上，使取通書第四卷，蓋試之也。女檢得之，先自涉覽，而後進之，笑曰：「今日河魁不在房。」孫意少動，留匿室中。女閒居無事，爲之拂几整書，焚香拭鼎，滿室光潔。孫悅之，至夕遣僕他宿。女俛眉承睫，殷勤臻至。命之寢，始持燭去。中夜睡醒，則牀頭似有臥人，手探之，知爲女，捉而掖焉。女驚寤，起立榻下。孫曰：「何不別寢牀頭，豈汝臥處？」女曰：「妾善懼。」孫憐之，俾移枕牀內。忽聞氣息之來，清如蓮蕊，異之，呼與共枕，不覺心蕩，漸與同衾，大悅之。念避匿非策，又恐同歸招議，孫有母姨，近隔十餘門，謀令遁諸其家，而後與致之。女稱善，便言：「阿姨，妾熟識之，無容先達，請即去。」孫送之，踰垣而去。孫母姨，寡姐也，凌晨啓戶，女掩入。媼詰之，答云：「若甥遣問阿姨，公子欲歸，路賒乏騎，留奴暫寄此耳！」媼信之，遂止焉。孫歸，矯謂姨家有婢，欲相贈，遣人舁之而還。坐臥以從，久益嬖之，納爲小妻。世家論婚，皆勿許，殆有終焉之志。女知之，苦勸令娶，乃娶於許，而終嬖愛無病。許甚賢，略不爭夕，而無病事許益恭。以此嫡庶偕好。許舉一子，阿堅，無病愛抱如己出。兒甫三歲，輒離乳媪，從無病宿，許喚之不去也。無何，許病尋卒。臨訣，屬孫曰：「無病最愛兒，即令子之可也！即正位焉亦可也。」既葬，孫將踐其言，告諸宗黨，僉謂不可。女亦固辭，遂止。邑有王天官女，新寡，來求姻。孫雅不欲娶，王再請之，媒道其美，宗族仰其

勢共慈戀之。孫感焉，又娶之。色果黠，而驕已甚；衣服器用，多厭嫌，輒加毀棄。孫以愛敬故，不忍有所拂。入門數月，擅寵專房，而無病至，笑啼皆非，時遷怒夫婿，數相鬪鬪。孫患苦之，以故多獨宿。婦又怒，孫不能堪，託故之郡，逃婦難也。婦又以遠遊咎無病，無病鞠躬屏氣，承望顏色，而婦終不快，夜使直宿牀下。兒奔與俱，每喚起給使。兒輒啼，婦厭罵之。無病急呼乳媪來，抱之不去，強之益號。婦怒起，毒撻無算，始從乳媪去。兒以是病悸，不食。婦禁無病，不令見之。兒終日啼，婦叱媪，使棄諸地。兒氣竭聲嘶，呼而求飲，婦戒勿與。日既暮，無病窺婦不在，潛飲兒見之，棄水捉襟，嚔啣不止。婦聞之，意氣洶洶而出。兒聞聲輟涕，一躍遂絕。無病大哭。婦怒曰：「賤婢醜態，豈以兒死脅我耶？無論孫家襁褓物，即殺王世子，王天官女，亦能任之。」無病乃屏息忍涕，請爲葬具。婦不許，立命棄之。婦既去，竊撫兒，四體猶溫，隱語媪曰：「可速將去！少待於野，我當繼至。其死也，共棄之；活也，共撫之。」媪曰：「諾。」無病入室，攜簪珥出，追及之。共視兒，已蘇，二人喜，謀趨別業，往衣媵。媪慮其纖步爲累，無病乃先趨以示之，疾若飄風，媪力奔始能及。約二更許，兒病危，不可復前，遂斜行入村，至田叟家，倚門待曉，扣扉借室。出簪珥易貴，巫醫並至，病卒不瘳。女掩泣曰：「媪好視兒，我往尋其父也！」媪方驚其謬妄，而女已杳矣。駭詫不已。是日，孫在郡，方憩息牀上，女悄然入。孫驚起曰：「纔眠已入夢耶？」女握手，哽咽，頓足不能出聲。久之，久之，方失聲言曰：「妾歷千辛萬苦，與兒逃於楊。」句未終，縱聲大哭，倒地而滅。孫駭絕，猶疑爲夢。喚從人，共視之，衣履宛然。大異不解，即刻趣裝，星馳

而歸。既聞兒死，妾遁，撫膺大悲。語侵婦，婦反唇相稽。孫忿，出白刃，婢媼遮救，不得近。遙擲之，刀脊中頰，頰破，血流。披髮嗥叫而出，將以奔告其家。孫捉還，杖撻無數，衣皆若縷，傷痛不可轉側。孫命昇諸房中，護養之，將待其瘥而後出之。婦兄弟聞之，怒，率多騎登門。孫亦集健僕械禦之。兩相叫罵，竟日始散。王未快意，訟之。孫捍衛入城，自詣質審，訴婦惡狀。幸不能屈，送廣文懲戒，以悅王。廣文朱先生，世家子，剛正不阿，廉得情，怒曰：「堂上公以我爲天下之齷齪教官，勒索傷天害理之錢，以吮人癰痔者耶？此等乞丐相，我所不能。」竟不受命。孫公然歸。王無奈之，乃示意朋好，爲之調停，欲生一謝過其家。孫不肯，才返不能決。婦創漸平，欲出之，而又恐王氏不受，因循而安之。妾亡子死，夙夜傷心，思得乳媪，一悉其情。因憶無病言逃於楊。近村有楊家疇，疑其在，是往問之，並無知者。或言五十里外有楊谷。遣騎詣訊，果得之。兒漸平復，相見各喜，載與俱歸。兒望見父，噉然大啼，孫亦淚下。婦聞兒尙存，盛氣奔出，將致詰罵。兒方啼，開目見婦，驚投父懷，若求藏匿。抱而視之，氣已絕矣。急呼之，移時方甦。孫恚曰：「不知如何酷虐，遂使吾兒至此。」乃立離昏書，送婦歸。王果不受，又昇還孫。孫不得已，父子別居一院，不與婦通。乳媪乃備述無病情狀，孫始悟其爲鬼，感其義，葬其衣履，題碑曰：「鬼妻呂無病之墓。」無何，婦產一男，交手於項而死之。孫益忿，復出婦。王又昇還之。孫無所爲計，具狀控諸上臺。皆以天官故，置不理。後天官卒，孫控不已，乃判令大歸。孫由此不復娶，納婢焉。婦既歸，悍名譟甚。居三四年，無聞名者，婦頓悔，而已不可復挽。有孫家舊媼，適至其

家婦優待之，對之流涕，揣其情，似念故夫。媼歸告孫，孫笑置之。又年餘，婦母又卒，孤無所依，諸娣姒頗厭嫉之，婦益失所，日輒涕零。一貧士喪偶，兄議厚其奩妝而遣之，婦不肯，每陰託往來者致意孫，泣告以悔，孫不聽，終置之。一日，婦率一婢，竊躡跨之，竟奔孫。孫方自內出，迎跪階下，泣不可止。孫欲去之，婦牽衣復跪之。孫固辭曰：「如復相聚，常無閒言則已耳！一朝有他，汝兄弟如虎狼，再求離邊，豈可復得？」婦曰：「妾竊奔而來，萬無還理。留則留之，否則死之。」且言：「妾自二十一歲從君，二十三歲被出，誠有十分惡，甯無一分情。」乃脫一腕釧，並兩足而束之，袖覆其上，曰：「此時香火之誓，君甯不憶之耶？」孫乃焚香，欲淚，使人挽扶入室，而猶疑王氏詐設，欲得其兄弟一言爲證據。婦曰：「妾私出，何顏復求兄弟？如不相信，妾藏有死具在此，請斷指以自明。」遂於腰中出利刃，就牀邊，伸左手一指，斷之，血溢如湧。孫大駭，急爲束裹，婦容色痛變，而更不呻吟，笑曰：「妾今日黃梁之夢已醒，特借斗室，爲出家計。何用相猜？」孫乃使子及妾，另居一所，而已朝夕往來於兩間，又日求良藥醫指創，月餘，尋愈。婦由此不茹葷酒，閉戶誦佛而已。居久，見家政廢弛，謂孫曰：「妾此來，本欲置他事於不問，今見如此用度，恐子孫有餓等者矣。無已，再覲顏一經紀之。」乃集婢媼，按日責其績織，家人以其自投也，慢之。無人時，竊相誚訕，而婦若不聞知。既而課工，惰者鞭撻不貸，衆始懼之。又垂簾課主計僕，綜理微密。孫乃大喜，使兒及妾，皆朝見之。阿堅已九歲，婦每加意溫恤，朝入塾，常留甘餌以待其歸。兒亦漸親愛之。一日，兒以石投雀，婦適過，中顧而仆，踰

刻不語。孫大怒，撻兒。婦蘇，力止之，且喜曰：「妾昔虐兒，心中每不自釋。今幸消一罪案矣！」孫益嬖愛之。婦每拒使就妾宿。居數年，屢產屢廢，曰：「此昔日殺兒之報也！」阿壘既娶，遂以外事委兒，內事委媳。一日，曰：「妾某日當死。」孫不信，婦自理葬具。至日，更衣入棺而卒，顏色如生，異香滿室。既殮，香始漸滅。

異史氏曰：「心之所好，原不在妍媸也。毛嬙西施，焉知非自愛之者美之乎？然不遭悍妒，其賢不彰，幾令人與嗜痴者並笑矣！至錦屏之人，其夙根原厚，故豁然一悟，立證菩提。若地獄道中，皆富貴而不經艱難者也！」

崔 猛

「排難解紛郭解流，運籌帷幄出奇謀。兩人倘幸登壇命，良信勳名可匹儔。」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蒙稍有所犯，輒奮拳毆擊。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強武絕倫，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稟白者，盈階滿室。崔抑強扶弱，不避怨嫌。稍進之，石杖交加，支體為殘。每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崔唯唯聽命。出門輒忘。比鄰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啖之。婦知，詬厲萬端，聲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鼻耳唇舌盡割之，立斃。母聞之，大駭。呼鄰子，極意溫卹，配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懼，跪請

受杖，且告以悔，母泣不顧。崔妻周，亦與並跪，母乃杖子，而又以鍼刺其臂，作十字紋，朱塗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母喜飯僧道，往往腰飽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之，曰：「郎君多凶橫之氣，恐難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念之，但一見不平，若不自禁，力改之，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之一，我告君一解死之術。」崔生平不信厭禳，但笑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即其不效，亦不至有所妨。」崔請之，乃曰：「適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之。既犯死罪，此子能活之也！」呼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稔饑，僑寓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館於其家，供給優厚。僧哥年十二，堂登拜母，約爲昆弟。踰歲東作，趙攜家去，音問遂絕。崔母自鄰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擯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挈一男子，呵罵促步，加以捶扑。觀者塞途，與不得進。崔聞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鄉，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貨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於券。費盡復給，終夜負債數千。積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竄取其妻。申哭諸其門。某怒，拉繫樹上，榜笞剝削，逼立無悔狀。崔聞之，氣涌如山，鞭馬向前，意將用武。母寧簾而呼曰：「嗚！又欲爾耶？」崔乃止。既弔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噴。妻詰之，不答。至夜，合衣臥榻上，輾轉達旦。次夜，復然。啓戶出，輒又還臥。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習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

靡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甲於牀上，剝腹流腸，申妻亦裸尸牀下。官疑申，捕治之，橫被殘酷，髀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能堪，誣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裾而去，自首於庭。官愕然，械送獄，釋申。申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屬皆誚讓申。申曰：「公子所爲，是我欲爲而不能者也。彼代我爲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即謂公子未出也可。」執不異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強出之，以崔抵罪，濱就決矣。會卹刑官趙部郎案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喚。崔入，仰視堂上，僧哥也，悲喜實訴。趙徘徊良久，仍令下獄，囑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罪，充雲南軍，申爲服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既歸，申終從不去，代爲紀理生業。予之賞，不受。緣權技擊之術，頗關懷。崔厚遇之，買婦授田焉。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上刺痕，泣然流涕。以故鄉鄰有鬪，申輒矯命排解，不相承稟。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無賴不仁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殷實者，多被劫掠。或迂之，輒遣盜殺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孀，父子俱蒸之。妻仇氏，賤沮王，王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隲囑，以告者坐誣。兄弟冤憤莫伸，詣崔求訴。申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淪茗。申默而出，告人曰：「我與崔猛朋友耳，從徙萬里，不可謂不至矣。會無廩給，而役同廝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崔訝其改節，而亦未之奇也。申忽訟於公堂，謂崔三年不給傭價。崔大異之，親與口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責逐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王家，將其父子孀婦並殺。

之，黏紙於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則亡命無蹤。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此之詛，蓋恐殺人之累已也。關行附近州邑，追捕甚急。會闖賊犯順，其事遂寢。無何，明鼎革，申攜家歸，復與崔善如初。時土寇嘯聚，王有從子得仁，集叔所招無賴，據山爲盜，焚掠村墟。一夜，傾巢而至，以復讎爲名。崔適他出，申破扉始覺，越牆伏暗中。賊搜崔不得，搯崔妻，括財物而去。申歸，止有一僕，忿急不能爲地，乃斷繩數十段，以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嚙僕越賊巢，登半山，以火蒸繩，散挂諸荆棘，卽返勿顧。僕諾而去。申窺賊皆腰束紅帶，帽繫紅絹，遂倣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棄諸門外。申乃縛駒跨馬，銜枚而出，直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申繫馬村外，踰垣入。見賊衆紛紜，操戈未釋。申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王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轟然噉應。忽一人報東山有火，衆賊共望之。初，猶一二點，既而多類星宿。申至，息急呼：「東營有警。」王大驚，束裝率衆而出。申乘間漏出其後，反身入內。見兩賊守帳，給之曰：「王將軍遺佩刀。」兩賊競覓，申自後砍之。一賊踣。其一回顧，申又斬之，竟負崔妻，越垣而出。解馬授轡，曰：「娘子不知途，縱馬可也。」馬戀駒奔駛，申從之。出一隘口，申灼火於繩，徧懸之，乃歸。次日，崔還，以爲大辱，形神跳躁，欲單騎往平賊。申諫止之，集村人而謀之。衆懼，莫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適於得仁族姓家，獲奸細二。崔欲殺之，申不可。命二十人各持白槌，具列於前，乃割其耳而縱之。衆怒曰：「此等兵旅，方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闖村不保矣。」申曰：「吾正欲其來也！執盜者誅之。」遣人四出，各假弓矢火銃，又詣邑

借巨礮二日暮率壯士至隘口置礮當其衝使二人匿火而伏囑見賊乃發又至谷口東伐樹置崖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一更向盡遙聞馬嘶暗覘之賊果大至繼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墮樹木以斷歸途俄而砲發喧騰號叫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隙地兩岸銃矢夾攻勢如風雨斷頭折足者枕藉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乃遣人繫送以歸乘勝直抵其巢守巢者聞風奔竄搜其輜重而還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於東恐其西追也欲其速盡恐偵知其無人也既而設於谷口口甚隘一夫可以斷之彼即追來見火必懼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取賊鞫之果追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盡剗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得土團三百餘人各處強寇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異史氏曰：「快牛必能被車，崔之謂哉！志意慷慨，蓋鮮儷矣！然欲使天下無不平之事，甯非意過其通者與？李申者，一介細民，遂能濟美。綠檀飛入，翦禽獸於深閨；斷路夾攻，蕩么麼於隘谷。使得假五丈之旗，爲國效命，烏在不南面而王哉？」

安期島

「安期島裏放舟遊，得見仙人願已酬；一瓊瓊槩寒不咽，笑君仙福未曾修。」

長山劉中堂鴻訓，同武弁某，使朝鮮。聞安期島神仙所居，欲命舟往遊。國中臣僚，僉謂不可，令待小張。蓋安期不與世通，惟有弟子小張，歲輒一兩至。欲至島者，須先自白。如以爲可，則一航可至；否則颶風覆舟。踰一二日，國王召見入朝，見一人，佩劍冠棕笠，坐殿上，年三十許，儀容脩潔。問之，即小張也。劉因自述嚮往之意。小張許之，但言副使不可行。又出，徧視從人，惟二人可以從遊。遂命舟導劉俱往。水程不知遠近，但覺微風習習，如駕雲霧。移時，已抵其境。時方嚴寒，既至，則氣溫煦，山花徧巖谷。導入洞府，見三更跌坐。東西者視客入，漠若罔知。惟中坐者起逆客，相爲禮。既坐，呼茶。有僮將盤去。洞外石壁上有鐵錐，銳洩石中。僮拔錐，水卽溢射，以瓊承之。滯，復塞之。既而拓至，其色淡碧。試之，其涼震齒。劉畏寒不飲，叟顧僮，頤示之。僮取瓊去，呷其殘者，仍於故處拔錐，溢取而返。則芳烈蒸騰，如初出於鼎。竊異之，問以休咎。笑曰：「世外人歲月不知，何解人事？」問以卻老術。曰：「此非富貴人所能爲者。劉與辭，小張仍送之歸。既至朝鮮，備述其異。國王歎曰：『惜未飲其冷者！是先天之王液。一瓊可延百齡。』劉將歸，王贈一物，紙帛重裹，囑：『近海，勿開視！』既離海，急取拆視，去盡數百重，始見一鏡。審之，則蛟宮龍族，歷歷在目。方凝注間，忽見潮頭高於樓閣，洶洶已近。大駭，極馳。潮從之，疾若風雨。大懼，以鏡投之，潮乃頓落。

薛慰娘

「返魂香燕踐鴛盟，掌上遺珠喜再擎，一局樽蒲沈恨雪，彼蒼此際有權衡。」

豐玉桂，聊城儒士也，貧無生業。崇正間，歲大稔，子然遠遁，年餘將歸。至沂，而病，力疾行數里。至城南叢蔀處，益憊，因傍塚臥。少間，如夢。至一村，有叟自門中出，邀生入。屋兩楹，亦殊草草。室一女子，年十六七，儀容慧雅。叟使淪柏枝湯，以陶器供客，便向生詰里居年齒。既已，乃曰：「洪郡李姓，平陽族。流寓此間，今三十二年矣。君志此門戶。余家子孫，如見探訪，即煩一指示之。老夫不敢忘義。義女慰娘，頗不醜，可配君子。三豚兒到日，即遣主盟。」生喜，拜曰：「犬馬齒二十有二，尙少良配。惠以卷好，固佳；但何處得翁家人而訴之也？」叟曰：「君但住此村中，相待月餘，自有來者。止求無憚煩耳。」生恐其不信，要之曰：「實告翁，僕故家四壁耳！恐後日不如所望。中道之棄，人所難堪。即無姻好，亦不敢不守季路之諾。即何妨質言之也？」叟笑曰：「君欲老夫且且耶？我稔知君貧。此訂非專爲君。慰娘孤而無依，相託已久。不忍聽其流落，故以奉君子耳！何見疑？」即捉臂送生，拱手闔扉而去。生忽似夢覺，則身臥塚邊，日已將午。漸起，次且入村。村人見之皆驚，謂其死道旁已經日矣！頓悟叟即墳中人也，隱而不言，但求寄寓。村人恐其復死，莫敢留。村有秀才與同姓，聞之，趨詰家世，蓋生總服叔也。喜道至家，餌治之，數日尋愈。因述所遇，叔亦驚怪，遂坐待以覘其變。居無何，果有官人至村，訪父墓址，自言平陽進士李叔向。先是，其父李洪都，與同鄉某甲遠行賈，死於沂。某因瘞諸叢蔀處。既歸，某亦尋死。是時翁三子皆幼。長伯仁，後舉進士，令淮南，數遣人詢

父墓，迄無知者。次仲道，尋舉孝廉。叔向最少，亦登第，於是親求父骨，至沂，無處不諳。是日，問村人，皆莫之識。生乃引至葬處，指示之。叔向以其年少，未敢信。生具陳所遭，叔向奇之。審視有兩墳，近相接。或言三年前有仕宦者，葬少妾於此。叔向恐誤發他塚，生遂以所臥處示之。叔向命舁材於側，始發塚。塚開，則見女尸，服妝黯敗，而粉黛如生。叔向知其誤，駭極，莫知所爲。而女已頓起，四顧曰：「三哥來耶？」叔向驚，就問之，則慰娘也。乃解衣蔽覆，舁歸逆旅。急發旁塚，冀父復活。既發，則腐革猶存，而撫之僵燥。悲哀不已。裝入材，清醮七日。女亦纒絳若女。忽告叔向曰：「曩阿翁有黃金二錠，曾分一爲妾作奩。妾以孤弱無藏所，故僅以采線繫腰，而未將去。兄得之否？」叔向不知，乃使生反求諸壙，果得之，一如女言。叔向仍以綫誌者，分贈慰娘。暇乃審其家世。先是，女父辭寅侯，無子，止生慰娘，深鍾愛之。女一日自金陵舅氏歸，將媼問渡，操舟者，乃金陵媒也。適有仕宦者，任滿赴都，遣覓美妾。凡歷數家，無當意者，故將爲扁舟詣廣陵。忽遇女，隱生詭謀，急招附渡。媼素識之，遂與其濟。中途，投毒食中，女嫗皆迷。推媼墮江，載女而返，以重金賣諸仕宦者。入門，媼始知，怒甚。女又惘然，莫知爲禮。遂撻楚囚禁之。女乃父事翁。翁曰：「汝命不合死，當爲於沂，自縊死，乃瘞諸亂塚中。女至墓，爲羣鬼所陵，李翁時呵護之。女乃父事翁。翁曰：「汝命不合死，當爲擇一快婿。」一日，生既見而出，反謂女曰：「此生品誰可託。待汝三兄至，爲汝主婚。」一日，曰：「汝可歸候，汝三兄將來矣。」蓋即發墓之日也。女於喪次，爲叔向緬述之。叔向歎息良久，即以慰娘爲妹，俾從李

姓賂買衣服，遣歸生，曰：「資斧無多，不能爲妹子辦妝。意將偕歸，以慰母心，如何？」女亦欣然。於是夫妻從叔向，輦柩並發。既歸，母詰得其故，愛逾所生，館諸別院。喪次，女哀悼過於兒孫。母益憐之，不令東歸。囑諸子爲之買第。適有馮氏賣宅，值六百金，倉猝未能取盈，暫收契券，約日交兌。及期，馮早至，適女亦自別院入省母，突見之，絕似當年操舟人。馮亦似驚。女趨過之，兩兄亦以母小恙，俱集母所。女問：「廳前踉蹌者誰也？」仲道曰：「幾忘卻。此必前日賣宅者也！」即起欲出。女止之，告以所疑，使詰難之。仲道諾而出，則馮已去，而巷南塾師薛先生在焉，因問：「何來？」曰：「昨夕馮某，挽早登堂，一署券保。適途遇之，云：『偶有所忘，暫歸便反。』使僕一坐待之也。」少間，生及叔向皆至，遂相扳談。慰娘以馮故，潛自屏後來窺客，細審之，則其父也！突出，抱持大哭。翁驚涕曰：「吾兒何來？」衆始知薛即寅侯也。仲道雖於街頭屢遇之初，未悉其名字，至是共喜。爲述前因，設酒相慶，因留信宿。自道行蹤，蓋自失女後，妻以悲傷而死，繆無所依，故遊學至此也。生約買宅後，迎與同居。次日往探，則馮舉家遁去。始知殺媪賣女，即其人也。馮初至平陽，貿易成家。比年博賭，漸就消乏，故貨居宅。賣女之貲，亦瀕盡矣。慰娘所得，即亦不甚難之，但擇日徙居，更不追其何往。李母賂遺不絕，一切日用之需，皆給之。生遂家於平陽，但歸赴歲試，深以爲苦。幸是科舉孝廉。慰娘富貴，每念媪爲己死，思有以報其子。媪夫姓殷氏，一子名富，善博，貧無立錐。一日，以賭局爲爭注，毆殺人命，亡歸平陽。雖不識生，然以慰娘故，遠相投。生喜，留之門下。研詰之，道其所殺姓名，蓋即馮

某也。駭歎久之，因爲道破。富始知馮，卽殺母之讎，益喜。遂備爲生家服役，亦家於西。薛寅侯就養於壻，壻爲買婦，生子女各一焉。

田子成

「曠野無人月自明，何來茅屋苦吟聲？思親滴盡千行泪，不識同鄉盧十兄。」

江甯田子成，過洞庭，覆舟而沒。子良，相，明季進士，時在抱中。妻杜氏，聞訃，仰藥而死。良相受庶祖母撫育，得以成立。後筮仕，湖北年餘，奉憲命營務湖南。良相至洞庭，痛哭而返，自告才力不足。降縣丞，隸漢陽，甚非所樂，辭不就。諸院司強督促之，乃就。輒放浪江湖間，不以官職自守。一夕，艤舟江岸，聞洞簫聲，抑揚可聽。乘月步去，約半里許，見曠野中，茅屋數椽，熒熒燈火。近窺之，則三人對酌其中。上座一秀才，年三十許，下座一叟，側座吹簫者，年最少。吹竟，叟擊節贊佳。秀才面壁吟詩，若罔聽聞。叟曰：「盧十兄必有佳句，請長吟，俾得共賞之。」秀才乃吟曰：「滿江風月冷淒淒，瘦草零花化作泥；千里雲山飛不到，夢魂夜夜竹橋西。」吟聲槍側。叟笑曰：「盧十兄故態作矣！」因酌以巨觥，曰：「老夫不能屬和，請歌以侑酒。」乃歌蘭陵美酒之什。歌已，一座解頤。少年起曰：「我視月斜何度矣？」突出，見客拍手，曰：「窗外有人，我等狂態盡露也！」遂挽客入，共一舉手。叟使與少年對坐。試其杯，皆冷酒，辭不飲。少年知其意，卽起

以葦炬燎而進之。良耜亦命從者出錢行沽，固止之。因訊邦族，良耜具道生平。叟致敬曰：「吾鄉父母也。少君姓江，此間士著。指少年曰：『此江西杜野侯。』又指秀才曰：『盧十兄與公同鄉。』盧目視良耜，殊偃蹇不甚爲禮。良耜因問：『家居何里，如此清才，殊早不聞。』答曰：『流寓已久，親族恆不相識，可歎人也。』言之哀楚。叟搖手亂之，曰：『好客相逢，不理觴政。聒絮如此，厭人聽聞。』遂把杯自飲，曰：『一令，請共行之。不能者，罰每擲三骰，以相逢爲率。須一古典相合。』乃擲得么二三，唱曰：『三加么二點相同，雞黍三年約范公；朋友喜相逢。』次少年，擲得雙二單四，曰：『不讀書人，但俚典，勿以爲笑。四加雙二點相同，四人聚義古城中；兄弟喜相逢。』盧得雙么單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呂向兩手抱老翁；父子喜相逢。』良耜擲，復與盧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茅容二籃欸林宗；主客喜相逢。』令畢，良耜與辭。盧始起，曰：『故鄉之誼，未遑傾吐，何別之遽？將有所問，願少留也。』良耜復坐，問：『何言？』曰：『僕有老友某，沒於洞庭，亦與君同族否？』良耜曰：『是先君也，何以相識？』曰：『少時相善，沒日惟僕見之，因收其骨葬江邊耳。』良耜出涕下拜，求指墓所。盧曰：『明日來此，當指示之，要亦易辨。去此數武，但見墳上有叢蘆十莖者，是也。』良耜灑涕，與衆拱別。至舟，終夜不寢。頓念盧情詞，似皆有因，不能待旦。味爽而往，則舍宇全空，益駭。因遵所指處，往尋墓，果得之。叢蘆其上，數之，適符其數。恍然悟盧十兄之稱，皆其寓言。所遇，乃其父之鬼也。細問土人，則二十年前，有高翁富而好善，水溺者皆拯其戶而埋之，故有數墓在焉。遂發塚

負骨棄官而返。歸告祖母，質其狀貌皆確。江西杜野侯，乃其表兄，年十九，溺於江。後其父流寓江西。又悟杜夫人沒後，葬竹橋之西，故詩中憶中之也。但不知更何人耳！

王桂菴

「馬纓花下竹籬斜，夢境尋來路不差；載得美人江上去，舊停橈處浪如花。」

王穉字桂菴，大名世家子，適南遊，泊舟江岸。鄰舟有榜人女，繡履其中，風姿韻絕。王窺瞻既久，女若不覺。王朗吟洛陽女兒對門居，故使女聞。女似解其爲己者，略舉首以斜睇之，俛首繡如故。王神志益馳，以金錠一枚遙投之，墮襟上。女拾棄之，若不知爲金也者。金落岸邊，王拾歸。已又以金釧擲之，墮足下。女操業不顧。無何，榜人自他歸。王恐其見釧研詰，心甚急。女從容以雙鉤覆蔽之。榜人解纜，順流逕去。王心情喪惘，痴坐凝思。時王方娶而喪其偶，悔不卽媒定之。乃詢諸舟人，並不識其何姓，乃返舟急追之。目力既窮，杳不知其何往。不得已返舟而南，務畢北旋。又沿江細訪，並無音耗。至家，寢食皆縈念之。踰年復南，買舟江際，若家焉。日日細數行舟，往來者帆楫皆熟，而纍舟殊渺。居半年，賞罄而歸。行思坐想，不能少置。一夜，夢至江村，過數門，見一家柴扉南向，門內疎竹爲籬，意是亭園，逕入之，有夜合一株，紅絲滿樹，隱念詩中，門前一樹馬纓花，此其是矣！過數武，華色光潔。又入，見北舍三楹，雙扉闔焉。南有小舍，紅蕉蔽窗。探

身一窺，則樵架當窗，書畫裙其上。知爲女子閨閣，愕然卻退。而內已覺之。有奔出瞰客者，粉黛微呈，則舟中人也。喜出非望，曰：「亦有相逢之期乎？」方將狎就，女父適歸。倏然驚覺，始知爲夢。景物歷歷，如在目前，祕之。恐與人言，破此佳夢。後年餘，再適鎮江。郡南有徐太僕，與有世誼，招之飲。信馬而去，誤入小村。道途景色，髣髴平生所歷。一門內，馬纏一樹，景象宛然，駭極，投鞭逕入。種種物色，與夢無別。再入，則房舍一如其數。夢既驗，不復疑慮，直趨南舍。舟中人果在其中，遙見王，驚起，以扇自障，叱問：「何處男子？」王逡巡間，猶疑是夢。女見步履漸近，闔然扃戶。王曰：「卿不憶擲劍者耶？」備述相思之苦，且言夢徵。女隔扉審其家世，王具道之。女曰：「既屬宦裔，中饋必有佳人焉。用妾？」王曰：「非以卿故，婚娶固已久矣。」女曰：「果如所云，足知君心。妾此情難告父母，然亦方命而絕數家。金釧猶在，料鍾情者必有耗問耳。父母偶適外戚，行且至，君姑退。情冰委禽，計無不遂。若望以非禮成耦，則用心左矣。」王倉卒欲出，女遙呼：「王郎，妾芸娘，姓孟氏，父字江離。」王諾，記而出。罷筵早返，謁江離。翁逆入，設坐籬下。王自道家閨，即致來意，兼納百金爲聘。翁曰：「息女已字矣。」王曰：「訊之甚確，固待聘耳。何見絕之深？」翁曰：「適間所諾，不敢爲証。」王神情俱失，拱別而返，不知其信否。當夜，輾轉無人可以媒之。向欲以情告太僕，恐妻榜人女爲先生笑。今情急，無可爲媒，質明，詣太僕，質告之。太僕曰：「此翁與有瓜葛，是祖母嫡孫，何不早言？」王始吐隱情。太僕疑曰：「江離固貧，素不以操舟爲業，得毋誤乎？」乃遣子大郎詣孟。孟曰：「僕雖空廬，

非賣婚者。選公子以金自媒，諒僕必爲利動。故不敢附爲婚姻。既承先生命，必無錯謬。但頑女頗恃嬌愛，好門戶，輒便拗卻，不得不與商推，免他日怨遠婚也。」遂起，少入而返，拱手一如尊命，約期乃別。大郎復命。王乃盛備禽獸，納采於孟。假館太僕之家，親迎成禮。居三日，辭岳北歸。夜宿舟中，問芸娘曰：「向於此處遇卿，固疑不類舟人子。當日泛舟何之？」答云：「妾叔家江北，偶借扁舟一省覲耳。妾家僅可自給，然儻來物，頗不貴視之。笑君雙瞳如豆，屢以金貲動人。初聞音聲，知爲風雅士，又疑爲僂薄子，作蕩婦挑之也。使父見金釧，君死無地矣。妾憐才心切否？」王笑曰：「卿固黠甚，然亦墮吾術矣。」問：「何事？」王止而不言。又固詰之，乃曰：「家門日近，此亦不能終秘。實告卿，我家中固有妻在。吳尚書女也。」芸娘不信。王故莊其詞以質之。芸娘色驟變，默移時，遽起奔出。王躡履追之，則已投江中矣。王大呼，諸船驚鬧。夜色昏濛，惟有滿江星點而已。王悼痛終夜，沿江而下，以重價覓其骸骨，亦無見者。邑邑而歸，憂慟交集。又恐翁來視女，無詞可對。有姊婿宦河南，遂命駕造之。年餘始歸。途中遇雨，休裝民舍。見房廊清潔，有老嫗弄兒。廋間，兒睹王入，即求援抱。王怪之，又視兒秀婉可愛，攬置膝頭。嫗喚之不去。少頃，雨霽，王舉兒付嫗，下堂趨裝。兒涕曰：「阿爹去矣！」嫗恥之，呵之不止，強抱而去。王坐待治任，忽有麗者自屏後抱兒出，則芸娘也。方詫異間，芸娘罵曰：「負心郎！遺此一塊肉，焉置之？」王乃知爲己子，酸來刺心，不暇問其往迹，先以前言之戲，矢日自白。芸娘始反怒爲悲，相向涕零。先是第主莫翁，六旬無子，攜嫗往朝南海，歸途泊江。

際。芸娘隨波下，適觸翁舟。翁命從人拯出之，療救終夜，始漸蘇。翁媪視之，是好女子，甚喜。以爲己女，攜之而歸。居數月，欲爲擇壻，女不可。踰十月，舉一子，名之寄生。王避雨其家，寄生方周歲也。王於是解裝，入拜翁媪，遂爲岳壻。居數日，始舉家歸。至，則孟翁坐待，已兩月矣。翁初至，見僕輩情詞恍惚，心頗疑怪。既見，始共懽慰。歷述所遭，乃知其枝梧者有由也！

寄生

『父既鍾情子更痴，夢魂顛倒繫相思。畫屏開處雙鵬射，得意吟成卻扇詩。』

寄生字王孫，郡中名士。父母以其襁褓認父，謂有夙慧，鍾愛之。長益秀美。八九歲，能文十四，入郡庠。每自擇偶。父桂菴有妹二娘，適鄭秀才子僑。生女閨秀，慧豔絕倫。王孫見之，心竊愛好，思慕良切。積久，寢食俱廢，父母大憂。苦研詰之，遂以實告。父遣冰於鄭，鄭性方謹，以中表爲嫌，卻之。而王孫益病。母計無所出，陰婉致二娘，但求閨秀一臨存之。鄭聞益怒，出惡聲焉。父母既絕望，聽之而已。郡有大姓張氏，五女皆美。幼者小名五可，尤冠諸姊，擇壻未字。一日，上幕，途遇王孫，自輿中窺見之，歸以白母。母探知其意，見媪于氏，微示之。媪遂詣王所，時王孫方病，訊知之，笑曰：『此病老身能醫之。』芸娘問故。媪述張氏意，並道五可之美。芸娘喜，即使往候王孫。媪入，撫王孫而告之。王孫搔首曰：『醫不對症，奈何。』媪笑曰：『但

開醫良否耳！其良也，召和而綏，至可矣！執其人以求之，守死而待之，不已痴乎！王孫歎曰：『但天下之醫，無愈和者。』媼曰：『何見之不廣也？』遂以五可之容顏髮膚，神情態度，口寫而手狀之。王孫又搖首曰：『媼休矣！此余願所不及也！』反身向壁，不復聽矣。媼見其志不移，遂去。一日，王孫沈疴中，忽一婢入，曰：『所思之人至矣！』喜極躍然，能起急出舍，則麗人已到庭中。細認之，卻非閨秀，着松黃袍，紉繡繡裙，雙鉤微露，神仙不啻也。拜問姓名，答曰：『妾五可也。君深於情者，而獨鍾閨秀，使人不平。』王孫謝曰：『生平未見顏色，故目中止一閨秀。今知罪矣！』遂與要誓。方握手殷殷，適母來撫摩，遽然而覺，則一夢也。回首聲容笑貌，宛在目中。陰念五可果如所夢，何必求所難造？因而以夢告母。母喜其念少奪，急欲媒之。王孫恐夢見不得真，託鄰媼素識張氏者，僞以他故詣之，而囑潛相五可。媼至其家，五可方病，靠枕支頤，嫵媚之態，傾絕一世。近問：『何恙？』女默然弄帶，不作一語。母代答曰：『非病也！連朝與爹娘負氣耳。』媼問故，曰：『諸家問名，皆不願。必如王家寄生者方嫁。是爲母者，勸之急，遂作意不食數日矣！』媼笑曰：『娘子若配王郎，真是玉人成雙也。渠若見五可者，恐又憔悴死矣！我歸，即令倩冰如何？』五可止之曰：『姥勿爾！恐其不諧，益增笑耳。』媼銳然以必成自任，五可方微笑。媼歸復命，一如媒媼言。王孫詳問衣履，無不與夢適合，大悅，意稍舒，然終不敢以人言爲信。過數日，漸瘳，祕招于媼來，謀一親見五可。媼難之，姑應而去。久之不至，方欲覓之，媼忽忻然而入，曰：『機幸可圖。五可向有小恙，日令婢輩相扶，一過對。』

院。公子往伏伺之。五娘行緩澀，委曲可盡賂。」王孫喜，如其教。明日，命駕早往。媪先在焉，即令繫馬村樹，導入臨路舍，設坐掩扉，乃去。少間，五可果扶婢出。王孫自門隙目注之。女經門外過，媪故指揮雲樹，以遲織步。王孫覷覷盡悉，髣髴又入夢中，喜顛不能自持。未幾，媪至，曰：「可以代問秀否？」王孫申謝而返，始告父母，遣妯要盟。乃媒往，則五可已別字矣。王孫失意，悔悶欲死，即刻復病。父母憂甚，責其自誤。王孫無詞，惟日飲米汁，一合積數月，鷄骨支牀，較前尤甚。媪忽至，驚曰：「何儻之甚？」王孫涕下，以情告。媪笑曰：「癡公子！前日，人趁汝來，而故卻之。今日，汝求人而能必遂耶？雖然，尚可爲力。早與老身謀者，即許京都皇子，我能奪之使還。」王孫大悅，求策。媪命函啓遣伴，納次日候於張所。桂菴恐以唐突見拒。媪曰：「前日張公業有成言，延數日而違悔之。且彼字他家，尙無函信。諺云：『先炊者先餐。』何疑也？」桂菴從之。次日，二僕往，並無異詞，厚犒而歸。王孫悅，病復起。由此聞秀之想始絕。初，鄭子儵，郤聘，聞秀頗不懌。既聞張氏姻成，心益抑鬱，恍惚若病，日就支離。父母詰之，不敢言。婢窺其意，隱以告母。鄭聞之，怒不醫，以聽其死。二娘懟曰：「吾姪亦殊不惡。何守頭巾誠，殺吾嬌女？」鄭恚曰：「若所生女，不如早亡，免貽笑柄。」以此夫妻反目。二娘故與女言，將使仍歸王孫，若爲媪女，俛首不言，若甚願之。二娘商鄭，鄭益怒，一付二娘。置女若已死，不復預聞。二娘愛女切，欲實其言。女乃喜，病始漸瘳。竊探王孫，親迎有日矣。屆期，以姪完姻，僞欲歸甯。昧且，使人求僕與於兄。兄最友愛，又以居村鄰適，即以所備親迎，與馬先迎二娘。既至，則妝女

入車，使兩僕爾媼，護送而去。到門，以氈貼地面入。時鼓樂已集，從僕叱令吹播。一時人聲沸聒，王孫奔視，則女子以紅帕蒙首，駭極，欲奔。鄭僕來扶，便令交拜。王孫不知何由，卽亦拜訖。二媼扶女，逕坐青廡，始知其閨秀也。舉家皇亂，莫知所爲。時漸濱暮，王孫不復敢行親迎之禮。桂菴遣僕以情告張，張怒，欲遂斷絕。五可不肯，曰：「彼雖先至，未受雁采，不如仍使親迎。」父納其言，以對來使，使歸。桂菴終不敢從，相對蹙思，喜怒俱無所施。張待之既久，知其不行，遂亦以輿馬送五可至。因另設青帳於別室，而王孫周旋中間，躡躑無以自處。母乃調停於中，使序行以齒，二女皆諾。及五可聞閨秀差長，稱姊有難色，母甚慮之。比三期，同會母所，見閨秀風致宜人，右之。自是始定。然父母皆恐其積久不相能，而二女更無間言。衣履易着，相愛如姊妹焉。王孫始問五可卻媒之故，笑曰：「無他！聊報君之郤于媼耳！向未見妾，意中止一閨秀。既見妾，亦略靳之，以覘君之視妾，較閨秀何如也。使君爲人病，而不能爲妾病，則亦不必強求容矣！」王孫笑曰：「報亦慘矣！然非于媼，何得一覲芳容？」五可曰：「是妾自欲見君，媼何能爲？過舍門時，豈不知耽耽者在內也？夢中業相要，何尙未之信也？」王孫驚問：「何知？」曰：「妾病中，夢至君家，以爲妄。後聞君亦夢妾，乃知魂魄直到此也！」王孫異之，遂述所夢，時日悉符。父子之良緣，皆以夢成，亦奇情也。故並存之。

異史氏曰：「父痴於情，子遂幾爲情死。所謂情種，其王孫之謂與？不有善夢之父，何能生離魂

之子哉？」

褚遂良

「貧病相連劇可哀，忽逢仙子降瑤臺；忠臣一代芳名播，轉世猶膺豔福來。」

長山邑民趙某，稅屋大姓之家，病癥結。又素孤，貧難自給，奄就危殆。一日，力疾就涼，移臥簷下。既醒，見絕代麗人，坐身傍，因便詰問。女答曰：「我特來爲汝作婦。」某驚曰：「無論貧人不敢有妄想，且奄忽垂斃，有婦欲何爲？」女自謂能治之。某曰：「我病非倉猝可除。縱有良方，且苦無貲可買藥餌。」女曰：「我醫疾不用藥也！」遂以手按趙腹，力摩之，覺其暈熱如火。移時，腹中癢塊，隱隱作解拆聲。又少時，欲登廁，急起，走數武，解衣大下，膠液流離，結塊盡出，覺通體快爽。返臥故處，謂女曰：「娘子何人？祈告姓氏，以便尸祝。」答云：「我狐仙也。君乃唐朝褚遂良，曾有恩於妾家。每銘心，欲一報之。日相尋覓，今始能得。夙願可酬矣！」某自慚形穢，又慮茅屋窳煤，玷染華裳。女但請行，趙乃指入家。土荃無席，竈冷無烟。曰：「無論光景如此，不堪相辱。即卿能甘之，請視甕底空空，又何以養妻？」女但言無慮，言次，一回頭，見榻上氍毹，席衾褥已設。方將致語，又轉瞬，見滿室皆銀光紙裱，貼如鏡，諸物已悉變易。几案清潔，肴酒並陳矣。遂相歡飲。日暮，與同狎寢，如夫婦。主人聞其異，請一見之。女即出見，無難色。由此四方傳播，造門者甚夥。女並

無所拒絕。或設筵招之，女必與夫俱。一日，座中一孝廉，陰萌淫念。女已知之，忽加誚讓。即以手推其首，首過樞外，而身猶在室。出入轉側，皆所不能。因其哀免，乃曳出之。積年餘，造詣者益煩，女頗厭之。被拒者輒罪趙。值端陽，飲酒高會，忽一白兔躍入。女起曰：「春藥翁來見召矣！」謂兔曰：「請先行。」兔趨出，遙去。女命趙取梯。趙於舍後，負長梯來，高數丈。庭有大樹，一章，便倚其上。梯更高於樹杪。女先登，趙亦隨之。女回首曰：「親賓有願從者，當即移步。」衆相視不敢登。惟主人一僮，踴躍從諸其後。上上益高，梯盡雲接，不可見矣！共視其梯，則多年破扉，去其板耳。羣入其室，灰壁敗墮依然，他無一物，猶意僮返追問，竟終杳然。

公孫夏

『不讀書詩且買官，仕途當作利途看，澄清舉竟冥中易，未握銅符已挂冠。』

保定有國學生某，將入都納費，謀得縣尹，方趣裝，而病，月餘不起。忽有僮入曰：「客至！」某亦忘其疾，趨出逆客。客華服類貴者，三揖入舍。叩所自來，客曰：「僕公孫夏，十一皇子坐客也！聞治裝將圖縣尹，既有是志，太守不更佳耶？」某遜謝，但言賞薄，不敢有奢願。客請效力，俾出半費，約於任所取盈。某喜，求策。客曰：「督撫皆某最契之交，暫得五千緡，其事濟矣！目前真定缺員，便可急圖。」某訝其本省，客笑曰：

「君迂矣！但有孔方在，何問吳越桑梓耶？」某終躊躇，疑其不經。客曰：「無須疑惑，實相告，此冥中城隍缺也。君壽盡，已注死籍。乘此營辦，尙可致真貴。」卽起告別曰：「君且自謀。三日當復會。」遂出門跨馬去。某忽開眸，與妻子永訣。命出藏銀，市楮錠萬提。郡中是物爲空。堆積庭中，雜芻靈鬼馬，日夜焚之，灰高如山三日，客果至。某出賞交兌，客卽導至都署。見貴官坐殿上，某便伏拜。貴官略審姓名，便勉以清廉謹慎等語。乃取文憑，喚至案前與之。某稽首出署，自念監生卑賤，非車服炫耀，不足震懾曹屬。於是益市輿馬，又遣鬼役，以彩輿迓其美妾。區畫方已，真定鹵簿已至，途中里餘，一道相屬，意得甚。忽前導者，鉅息旗靡。驚疑間，見騎者盡下，悉伏道周。人小徑尺，馬大如狸。車前者駭者：「關帝至矣！」某懼，下車亦伏。遙見帝君從四五騎，緩轡而至。鬚多繞頰，不似世所模肖者。而神采威猛，目長幾近耳際。於馬上問：「此何官？」從者答：「真定守。」帝君曰：「區區一郡，何直得如此張皇？」某聞之，灑然毛悚，身暴縮，自顧如六七歲兒。帝君命起，使隨馬蹤行。道旁有殿宇，帝君入，南向坐。命以筆札授某，俾自書鄉貫姓名。某書已，呈進。帝君視之，怒曰：「字訛誤，不成形象。此市僧耳，何足以任民社？」又命稽其德籍。榜一人跪奏，不知何詞。帝君厲聲曰：「干進罪小，賣爵罪重。」旋見金甲神縮鎖去。遂有二人捉某，褫去冠服，笞五十，臀肉幾脫，逐出門外。四顧車馬盡空，痛不能步，偃息草間。細認其處，離家尙不甚遠。幸身輕如葉，一晝夜始抵家。豁若夢醒，牀上呻吟。家人集問，但言股痛。蓋瞑然若死者，已七日矣！至是始寤，便問：「阿憐，何不來？」蓋

姜小字也。先是阿憐方坐談，忽曰：「彼爲真定太守，差役來接我矣！」乃入室麗妝，妝竟而卒，纔隔夜耳。家人述其異。某悔恨椎胸，命停尸勿葬，冀其復還。數日杳然，乃葬之。某病漸瘳，但股瘡大劇。半年，始起。每自曰：「官賞盡耗，而橫被冥刑，此尙可忍。但愛妾不知昇向何所，清夜所難堪耳！」

異史氏曰：「嗟乎！市僧固不足南面哉！冥中既有線索，恐夫子馬蹤所不及到，作威福者，正不勝誅耳！吾鄉郭華野先生，傳有一事，與此頗類，亦人中之神也！先生以清韻受主知，再起總制荆楚，行李蕭然。惟四五人從之，衣履皆敝陋。途中人，皆不知爲貴官也！適有新令赴任，道與相值。駝車二十餘乘，前驅數十騎，隨從以百計。先生亦不知其何官，時先之，時後之，時以數騎雜其伍。彼前馬者，怒其擾，輒訶卻之，先生亦不顧瞻。亡何，至一巨鎮，兩俱休止。乃使人潛訪之，則一國學生，加納，赴任湖南者也。乃遣一价召之使來。令開呼駭疑，及詰官閤，始知爲先生，悚懼無以爲地，冠帶匍伏而前。先生問曰：「汝卽某縣縣尹耶！」答曰：「然！」先生曰：「叢爾一邑，何能養如許隨從？履任，則一方塗炭矣！不可使殃民社。可卽旋歸，勿前矣！」令叩首曰：「下官尙有文憑。」先生卽令取憑，審驗已曰：「此亦細事。代若繳之可耳！」令伏拜而出。歸塗不知何以爲情，而先生行矣，世有未蒞任而已受考成者，實所創聞。蓋先生奇人，故有此快事耳！」

緞 鍼

「弱息嬌姿璧胎，回生起死仗神雷；爭婚枉自生奸計，天遣乘龍佳婿來。」

虞小思，東昌人，居積爲業。妻夏，歸甯而返，見門外一嫗，僭少女哭甚哀。夏詰之，嫗揮涕相告。乃知其男子王心齋，亦宦裔也。家衰落，無衣食業，洩中保貸富室黃氏，金學作賈。中途遭寇，巨槌中顛，喪賁，幸不死。至家，黃責償，計子母不下三十金，實無可以準之。黃窺其女，緞美，將謀作妾，使中保責告之。如其肯可，折價外，仍以女金壓券。王謀諸妻，妻泣曰：「我雖貧，固簪纓之胃，彼以執鞭發蹟，何敢遂媵吾女？且緞固，有堵耳，汝烏得擅作主？」先是，同邑傅孝廉之子，與王投契，生男阿卯，於襁褓中論婚。後孝廉官於閩，年餘而卒。妻子不能歸，消息遂絕。以是故，緞十五，尙未字也。妻言及此，王無詞，但謀所以爲計。妻曰：「不得已，其妄謀諸兩弟。」妻妻范氏，其祖曾任京秩，兩孫田產尙多也。次日，妻攜女歸告兩弟。兩弟任其涕淚，並無一詞爲之設處。范乃號啼而歸。適逢夏詰，且述且哭。夏憐之，視其女，綽約可愛，益之哀楚，因邀入其家，款以酒食，慰之曰：「母子勿戚，妾當竭力。」范未遑謝，女亦哭伏在地，益惋惜之。籌思曰：「雖有薄蓄，然三十金亦復大難。當典質相付。」母子拜別。夏以三日爲約，別後百計營謀，亦未敢告諸其夫。三日未滿其數，又使人假諸其母。范母子已至，因實告之，又訂以次日抵暮，假金至，台裏並置牀頭。至夜，

有盜穴壁，以火入。夏覺，睨之，見一人臂懸短刀，狀貌凶惡。大懼，不敢復作聲，僞爲睡者。盜近箱，意將發局。回顧夏枕邊有裘物，探身攫去。就燈解視，已乃入腰囊，不復祛篋而去。夏乃起呼。家中惟一小婢，隔牆告鄰。鄰人集，而盜已遠矣。夏乃對燭啜泣。亡何，婢睡去。夏引帶自經於樞。婢覺，天已大曙，始呼人解其懸。四肢已冰。虞知奔至，詰婢，始得其由，驚涕營葬而已。時方夏尸不僵，亦不腐。過七日，乃殮之。旣葬，紉鍼潛出，哭於其墓。暴雨忽集，霹靂大作。墓發，女亦震死。虞聞，奔驗之，則棺木已起，妻呻嘶其中，抱出之。見女尸，不知其誰。夏審視，始解之。方相駭怪。未幾，范至，見女已死，號曰：「固疑其在此。今果然矣！聞夫人自縊，日夜不絕聲。今夜語我，欲哭於殯宮，我未之應也。」夏感其義，遂與夫言，即以所葬材穴葬之。范拜謝，虞負妻歸。范亦歸告其夫。聞村北一人被雷擊死於途，身有字，云：「儻范氏金賊。」俄聞鄰婦哭聲，乃知死者即其夫馬大也。村人白於官，拘其婦械鞠之，則范以夏氏之措金贖女，對人感泣。馬大賭博無賴，聞之而盜心遂生也。乃押婦搜賊，止存二十數。又檢馬尸，得四數。官判賣婦償補責還虞。夏益喜，全金悉付范，俾償債主。葬女三日，夜大雷電風，墳復破，女亦頓蘇。不走其家，往扣夏氏之門，蓋認其墓，疑其復生也。夏驚起，隔扉問之。女曰：「夫人果生也，我紉鍼耳！」夏駭爲鬼，呼鄰媪共詰之。知其更生，喜內入室。女自言：「願從夫人服役，不復歸矣！」夏曰：「得無謂我捐金爲買婢耶？汝葬後，債已代償，可勿見猜。」女益感泣，願以母事。夏未諾。女曰：「兒能操作，亦不坐食。」天明，告范。范喜，急至。從女意，即以屬夏。范去，夏強送女婦。

女啼，思夏。王心齋自負之來。委諸門內而去。夏見之，驚問，始知其故，遂亦安之。虞至，急下拜，呼以父。虞固無子女。見女依依憐人，頗以爲憐。女紡績縫紉，勤勞臻至。夏病幾殆，女晝夜給役。見夏不食，亦不食。面上時有啼痕，向人曰：「母有萬分一，我誓不復生。」夏少瘳，始解顏爲笑。夏愈，聞之流涕曰：「我四十無子，但復生一女，如緞絨者足矣！」夏自少不育，踰歲，忽舉一男，人以爲行善之報。居二年，女益長，虞與王謀不能堅守舊盟。王曰：「女在君家，婚姻惟君所命。」女十七，慧美無雙。此言出，問名者趾錯於門，夫妻爲之簡對。富室黃某亦遣媒來，虞惡其富而不仁，力卻之，爲擇於馮氏。馮邑名士，子亦慧而能文。將告於王，王出負販未歸，遂逕諾之。黃以不得於虞，亦託作賈。蹟王所在，設饌相邀，更復助以賞本，漸漬習洽。因自道其子慧以自媒。王感其情，又仰其富，遂與訂盟。既歸，詣虞，則虞昨日方受馮氏壻書。聞王言，頗不悅。呼女出，告以情。女佛然曰：「債主吾讎也！以我事讎，但有一死。」王無顏，託人告黃以馮氏之盟。黃怒曰：「女姓王，不姓虞。我約在先，彼約在後。何得背盟？」遂投狀邑宰，幸以先約判歸黃。馮曰：「王某以女付虞，固言婚嫁不復預聞。且某有定婚書，彼不過杯酒之談耳。」宰不能堅，將惟女願之從。黃退，以金賂邑宰，求其左袒，以此月餘不決。一日，有孝廉赴都，道過東昌，使人問王心齋，適問於虞。轉詰之，蓋孝廉傅姓，卽阿卯也。入閩籍，十八已鄉捷矣。猶以前約未婚，蓋母囑使道訪王，問其女已嫁否也。虞大喜，邀傅至家，歷述所遭，然婚來千里，患無質實。傅篋出王當日允婚書，虞招王至，驗之而真，乃共喜。是日當覆審，傅投刺

謁邑宰，其案始消。清吉約期乃去。禮闈後，市幣帛而還。居其舊第，行親迎禮。進士報已自闕中還，蓋傅又捷南宮矣！復入都觀政而返。女不樂南渡，傅亦以廬墓在，遂獨往遷父柩，載母俱歸。後數年，虞卒。子裁七歲，女撫之，過於其弟。使讀書，早入邑庠，家稱素封，皆傅力也。

異史氏曰：『神龍中亦有游俠耶？瘴惡彰善，生死皆以雷霆，此錢塘陣舞也！轟轟屢擊，皆爲一人。焉知緞鉞非龍女謫降者耶？』

桓侯

『好借神駒迎遠客，兼伸主誼宴佳賓。登堂推挽肱如折，想見將軍勇絕倫。』

荆州彭好士，自他飲歸，下馬溲便，馬斫草路側。有細草一叢，蒙茸可愛，初放黃花，豔光奪目。馬食已過半矣，彭拔其餘莖，嗅之有異香，因內諸懷，超乘復行。馬驚駛絕馳，頗覺快意。竟不計算歸途，縱馬所之。忽見夕陽近山，始將旋轡，但望亂山叢沓，並不知其何所。一青衣人來，見馬方噴嘶，代爲捉銜，曰：『天已近暮，吾家主人便請宿止。』彭問曰：『此屬何地？』曰：『閩中也。』彭大駭，蓋半日已千餘里矣！因問：『主人伊誰？』曰：『到自知之。』又問：『何在？』曰：『咫尺耳。』遂代鞍疾行人，馬若飛。過一山頂，見山中屋宇重疊，雜以屏幔。遙睹衣冠一簇，若有所伺。彭至，下馬，相向拱敬。俄，主人出，氣象剛猛，巾服都異人。

世拱手向客曰：「今日客莫遠於彭君。」因揖彭，請先行。彭謙謝，不肯遽先。主人捉臂行之。彭覺捉處如被械楛，痛欲折，不敢復爭，遂行。下此者，猶相推讓。主人或推之，或挽之。客皆呻吟傾跌，似不能堪。一依主命而行。登堂，則陳設炫麗，兩客一筵。彭暗問接坐者，主人何人，答云：「此桓侯也。」彭愕然，不敢復咳。合坐肅然。酒既行，桓侯曰：「歲歲叨擾親賓，聊設薄酌，盡此區區之意。值遠客辱臨，亦屬幸遇。僕竊妄有干求，如少存愛戀，即亦不强。」彭起問：「何物？」曰：「尊乘已有仙骨，非塵世所能驅策。欲市馬相易，如何？」彭曰：「敬以奉獻，不敢易也！」桓侯曰：「當報以良馬，且將賜以萬金。」彭離席伏謝。桓侯命人曳起之。俄頃，酒饌紛綸，日落，命燭。衆起辭，彭亦告別。桓侯曰：「君遠來焉，歸。」彭乃顧同席者曰：「已求此公作居停主人矣！」桓侯乃偏以巨觴酌客，謂彭曰：「所懷香草，鮮者可以成仙，枯者可以點金。草七莖，得金一萬。」即命僮出方授彭，彭又拜謝。桓侯曰：「明日，造市，請於馬羣中，任意擇其良者，不必與之論價，吾自給之。」又告衆曰：「遠客歸家，可少助以資斧。」衆唯唯，觴盡謝別而出。途中始詰姓字，同坐者爲劉子翬。同行二三里，越嶺，即賭村舍。衆客陪彭並至劉所，始述其異。先是，村中歲歲賽社於桓侯之廟，斬牲優戲，以爲成規。劉其首善者也。三日前，賽神方畢，是午，各家皆有一人邀請過山，問之，言殊恍惚，但敦促甚急。過山見亭舍，相與駭異。將至門，使者始實告之。衆亦不敢卻退。使者曰：「姑集此。邀一遠賓，行至矣。」蓋卽彭也。衆述之，駭怪。其中被把握者，皆患臂痛，解衣燭之，膚內青黑。彭自視，亦然。衆散，劉卽襟

被共寢。既明，村中爭延客，又伴彭入市相馬。十餘日，相數十匹，皆無佳者，彭亦拚荷就之。又入市，見一馬骨相似佳，騎試之，神駿無比。選騎入村，以待鬻者。再往尋之，其人已去，遂別村人欲歸。村人各餽金，送歸。馬一日約行五百里，抵家，迹所自來，人不之信，囊中出蜀物，始共怪之。香草久枯，恰得七莖。遵方點化，家以暴富。遂敬詣故處，獨祀桓侯之祠，優戲三日而返。

異史氏曰：「觀桓侯燕賓，而後信武夷幔亭非誕也。然主人肅客，遂使豪愛者，幾欲折肱，則當年之勇力可想！」

吳木欣言：「有李生者，唇不掩其門，齒露於外盈指。一日，於某所宴集，二客遜上下，其爭甚苦。一力挽使前，一力卻向後，力猛肘脫。李適立其後，肘過觸隊，雙齒並墮，血下如涌。衆愕然，其爭乃息。此與桓侯之握臂折肱，同一笑也！」

粉蝶

「天風吹送上仙山，學得瑤琴一曲還。蝶自戀花花引蝶，雙飛雙宿到人間。」

陽曰：且瓊州士人，偶自他郡歸，泛舟於海。遭颶風，舟將覆，忽飄一虛舟來，急躍登之。回視，則同舟盡沒。風逾狂，隕然任其所吹。亡何，風定，開眸，忽見島嶼，舍宇連亘。把掉近岸，直抵村門，村中寂然。行坐良久，

雞犬無聲。見一門北向，松竹掩靄。時已初冬，牆內不知何花，蓓蕾滿樹。心愛悅之，逡巡遂入。遙聞琴聲，步稍停。有婢自內出，年十四五，飄灑豔麗，陪陽返身遽入。俄聞琴聲歇。一少年出，訝問：「客所自來？」陽具告之。轉詰邦族。陽又告之。少年喜曰：「我姻親也！」遂揖請入院。院中精舍華好。又聞琴聲。既入舍，則一少婦危坐，朱絃方調，年可十八九，風采煥映。見客入，推琴欲逝。少年止之曰：「勿道此即卿家眷屬。」因代溯所由。少婦曰：「是吾姪也！」因問其祖母尚健否。父母年幾何矣。陽曰：「父母四十餘，都各無恙。惟祖母六旬，得疾沈痼，一步履，須人耳。姪實不知姑係何房。望祈明告，以便歸述。」少婦曰：「道途遙闊，音問梗塞久矣。歸時但告而父，十姑聞訊矣。渠自知之。」陽問：「姑丈何族？」少年曰：「海嶼姓晏。此名神仙島，離瓊三千里。僕流寓亦不久也。」十娘趨入，使婢以酒食餉客。鮮蔬香美，亦不知其何名。飯已，因與瞻眺。見園中桃李含苞，頗以爲怪。晏曰：「此處夏無大暑，冬無大寒，花無斷時。」陽喜曰：「此乃仙鄉。歸告父母，可以移家作鄰。」晏但微笑，還齋炳燭。見琴橫案上，請一聆其雅操。晏乃撫絃捻柱。十娘自內出。晏曰：「來來！卿爲若姪鼓之。」十娘卽坐，問：「姪願何聞？」陽曰：「姪素未讀琴操，實無所願。」十娘曰：「但隨意命題，皆可成調。」陽笑曰：「海風引舟，亦可作一調否？」十娘曰：「可！」卽按絃挑動。若有舊譜，意調靡勝。靜會之，身似在舟中，爲颶風之所擺簸。陽驚歎欲絕，問：「可學否？」十娘授琴，試使勾撥。曰：「可教也！欲何學？」曰：「適所奏颶風操，不知可得幾日學？請先錄其曲，吟誦之。」十娘曰：「此無文字。」

我以意譜之耳。」乃別取一琴，作句剔之勢，使陽傲之。陽習至更餘，音節粗合，夫妻始別去。陽注目心凝，對燭自鼓。久之，頓然妙悟，不覺起舞。舉首，忽見婢立燈下，驚曰：「卿固猶未去耶？」婢笑曰：「十娘命侍安寢，掩戶移檠耳。」審顧之，秋水澄澄，意態媚絕。陽心動，微挑。婢俯首含笑。陽益惑之，遽起挽頸。婢曰：「勿爾，夜已四漏，主人將起。彼此有心，來宵未晚。」方狎抱間，聞晏喚：「粉蝶。」婢作色曰：「殆矣！」急奔而去。陽潛往聽之，但聞晏曰：「我固謂婢子塵緣未滅，汝必欲收錄之。今如何矣？宜鞭三百。」十娘曰：「此心一萌，不可給使。不如爲吾姪遣之。」陽甚慚懼，反齋滅燭自寢。天明，有童子來侍盥沐，不復見粉蝶矣。心惴惴，恐見譴逐。俄，晏與十娘並出，似無所介於懷。便考所業，陽爲一奏。十娘曰：「雖未入神，已得什九。肄熟，可以臻妙。」陽復求別傳。晏教以天女謠降之曲，指法拗折，習之三日，始能成聲。晏曰：「梗概已盡。此後但須熟耳。爛此曲兩，琴中無梗調矣。」陽頗憶家，告十娘曰：「姪居此，蒙姑撫養，甚樂。願家中懸念，離家三千里，何日可能還也？」十娘曰：「此卽不難。故舟尚在，當助爾一帆風。子無家室，我已遺粉蝶矣。」乃贈以琴，又授以藥，曰：「歸醫祖母，不惟卻病，亦可延年。」遂送至海岸，俾登舟。陽覓楫。十娘曰：「無須此物。」因解裙作帆，爲之繫繫。陽慮迷途，十娘曰：「勿憂！但聽帆濺耳。」繫已，下舟。陽淒然。方欲拜別，而南風競起，離岸已遠矣。視舟中糗構已具，然足供一日之餐，心怨其吝。腹餒，不敢多食，唯恐遠盡。但嚼胡餅一枚，覺表裏甘芳，餘六七枚，珍而藏之，卽亦不復飢矣。俄，見夕陽欲下。方悔來時，未索膏燭，瞬

息。遙見人煙，細審之，則瓊州也。喜極。旌已近岸，解裙裹餅而歸。入門，舉家驚喜。蓋離家已十六年，始知其遇仙。視祖母老病益憊。出藥投之，沈疴立除。共怪問之，因述所見。祖母泣然曰：「是汝姑也！」初，老夫人有少女，名十娘，生有仙姿，許字晏氏。壻十歲，入山不返。十娘侍至二十餘，忽無疾自歿，葬已三十餘年。聞旦言，其疑未死。出其裙，則猶在素著也。餅分啖之。一枚終日不飢，而精神倍生。老夫人命發冢驗視，則空棺存焉。旦初聘吳氏女，未娶。旦數年不返，遂他適。共信十娘言，以俟粉蝶之至。既而年餘，無音，始識他圖。臨邑錢秀才，有女，名荷生，豔名遠播。年十六，未嫁而三喪其壻。遂嫌定之，滑青成禮。既入門，光豔絕代，旦視之，則粉蝶也。驚問變事，女茫乎不知。蓋被逐時，即降生之辰也。每爲之鼓天女謫降之操，輒支頤凝想，若有所會。

錦瑟

「愛患曾經閱歷多，受恩深重復如何。天魔劫後天緣合，真是人間安樂窩。」

沂水王生，少孤，家清貧，然手標修潔，灑然裙屐少年。富翁蘭氏，見而悅之，妻以女，許爲起屋治產。娶未幾而翁死。妻兄弟鄙不齒。婦尤驕倨，常虐奴其夫，自享饑饉。生至則脫粟瓢飲，折稊爲匕，置其前。王悉隱忍之。年十九，往應童子科，被黜。自郡中歸，婦適不在室。釜中烹羊腓熟，就噉之。婦入不語，移釜去。生

大慚，抵著地上曰：「所遭如此，不如死。」婦恚，問死期，即授索爲自經之具。生忿投羹碗，敗婦頰。生含憤出，自念良不如死，遂懷帶入深壑。至叢樹下，方擇枝繫帶，忽見土崖間，微露裙幅。瞬息，一婢出，睹生急返，如影就滅。土壁亦無綻痕，固知妖異，然欲覓死，敢無畏怖，釋帶坐踞之。少間，復露半面，一窺，即縮去。念此鬼物，從之必有死樂，因抓石叩壁曰：「地如可入，幸示一途。我非求歡，乃求死者。」久之無聽，生又言之。內云：「求死請姑退，可以夜來。」音聲清銳，細如游蜂。生曰：「諾！」遂坐以待夕。居亡何，星宿已繁，崖間忽成高第，靜廠雙扉。生拾級而入，纔數武，有橫流湧注，氣類溫泉。以手探之，熱如沸湯，亦不知其深幾許。疑卽鬼神示以死所，遂躡身入。熱透重衣，膚痛欲糜，幸浮不沈。洎沒良久，熱漸可忍，極力爬抓，始登南岸。一身幸不泡傷。行次，遙見夏屋中有燈火，趨之。有猛犬暴出，齧衣敗襪，摸石以投，犬稍卻。又有羣犬要吠，皆大如犢。危急間，婢出叱退曰：「求死郎來耶？吾家娘子，憫君厄窮，使妾送君入安樂窩。從此無災矣！」挑燈導之。啓後門，黯然行去。入一家，明燭射窗。曰：「君自入，妾去已！」生入室四瞻，蓋已歸己家也。反奔而出。遇婦所役老嫗，曰：「終日相覓，又焉往？」反曳入。婦帕裹傷處，下牀笑迎，曰：「夫妻年餘，狎謔，願不謬耶！我知罪矣！君受虛誚，我被實傷，怒亦可以稍解。」乃於牀頭取巨金二錠，置生懷，曰：「以後衣食，一唯君命，可乎？」生不語，拋金奮門而奔。仍將入壑，以叩高第之門。既至野，則婢行緩弱，挑燈猶遙望之。生急奔且呼，燈乃止。既至，婢曰：「君又來！負娘子苦心矣！」生曰：「我求死，不謀與卿復求活。娘子巨家，

地下亦應需人。我願服役，實不以有生爲樂。」婢曰：「樂死不如若生。君設想何左也。吾家無他務，惟淘河糞除，飼犬負尸。作不如程，則割耳，剝鼻，敲剔，蹤趾。君能之乎？」答云：「能之。」又入後門，生問曰：「諸役何也？」適云：「負尸。」何處得如許死人？」婢曰：「娘子慈悲，設給孤園，收養九幽橫死無歸之鬼。鬼以千計，日有死亡，須負瘞之耳。請一過觀之。」移時，見一門，署給孤園。入見屋宇錯雜，穢臭燻人。園中鬼見燈羣集，皆斷頭缺足，不堪入目。回首欲行，見尸橫牆下。近視之，血肉狼籍。曰：「半日未負，已被狗咋。」即使生移去之。生有難色。婢曰：「君如不能，請仍歸享安樂。」生不得已，負置秘處。乃求婢緩頰，幸免尸污。婢諾。行近一舍，曰：「姑坐此，妾入言之。」飼狗之役較輕，當代圖之。庶幾得當以報。」去少頃，奔出曰：「來！來！娘子出矣！」生從入，見堂上籠燭四懸。有女近後坐，乃二十許天人也。生伏墮下。女即命曳起之，曰：「此一儒生，烏能飼犬？可使居西堂，主簿籍。」生喜，伏謝。女曰：「汝似樸誠，可敬乃事。如有舛錯，罪責不輕也。」生唯唯。婢導至西堂。見東壁清潔，喜甚。謝婢，始問娘子官闕。婢曰：「小字錦瑟，東海薛侯女也。妾名春燕，旦夕所需，幸相聞。」婢去，旋以衣履衾褥來置牀上。生喜得所。黎旦，早起視事，錄鬼籍。一門僕役，盡來參謁，餽酒送脯甚多。生引嫌，悉卻之。日兩餐，皆自內出。娘子察其廉謹，特賜儒巾鮮衣。凡有齋資，皆造春燕。婢頗風格，既熟，類以眉目送情。生斤斤自守，不敢少致差跌，但僞作駘鈍。積二年餘，賞給倍於常廩。而生謹抑如故。一夜方寢，聞內第喊噪。急起，捉刀出，見炬火先天。入窺之，則羣盜充斥庭，斷僕駭竄。一僕促

與僧遁。生不肯，盜面束腰，雜盜中呼曰：「勿驚薛娘子，但當分括財物，勿使遺漏。」時諸舍羣盜，方搜錦瑟，不得。生知未爲所獲，潛入第後，獨覓之。遇一伏嫗，始知女與春燕皆越牆矣。生亦過牆，見主婢伏於暗隙，曰：「此處烏可自匿？」女曰：「吾不復能行矣！」生棄刀負之，奔二三十里許，汗流竟體，始入深谷，釋肩令坐。歛一虎來，生大駭，欲迎當之，虎已銜女。生急捉虎耳，極力伸臂入虎口，以代錦瑟。虎怒，釋女，嚼生臂，脆然有聲，臂斷落地，虎亦逕去。女泣曰：「苦汝矣！苦汝矣！」生忙遽未知痛楚，但覺血溢如水，使婢裂於囊斷處，女止之，俯覓斷臂，自爲續之，乃裹之。東方漸白，始緩步歸，登堂如墟。天既明，僕媪始漸集。女親詣西堂，問生所苦，解裹，則臂骨已續。又出藥糝其創，始去。由此益重生，使一切享用，悉與已等。臂愈，女置酒內室以勞之，賜之坐，三讓而後隅坐。女舉爵，加讓賓客，久之曰：「妾身已附君體，意欲效楚畀我之於鍾建，但無媒，羞自薦耳！」生惶恐曰：「某受恩重，殺身不足酬，所爲非分，懼遭雷殛，不敢從命。苟憐無室，賜婢已過。」一日，女長姊瑤臺至，四十許佳人也。至夕，招生入瑤臺，命坐，曰：「我千里來，爲妹主婚，今夕可配君子。」生又起辭。瑤臺遽命酒，使兩人易瓊。生固辭，瑤臺奪易之。生乃伏地謝罪，受飲之。瑤臺出，女曰：「實告君，妾乃仙姬，以罪被譴，自願居地下，收養冤魂，以贖帝譴。適遭天魔之劫，遂與君有附體之緣。遠邀大姊來，固主婚嫁，亦使代覈家政，以便從君歸耳！」生起，敬曰：「地下最樂，某家有悍婦，且屋宇隘陋，勢不能圓成委曲，以謀其生。」女笑，但言：「不妨。」既醉歸寢，歡戀臻至。過數日，謂生曰：「冥會不可長，

請即歸。君幹理家事畢，妾當自至。」以馬授生，啓扉令出，壁復合矣。生騎馬入村，村人盡駭。至家門，則高廬煥映矣！先是，生去，妻召兩兄至，將筮楚報之，至暮不歸，始去。或於溝中得生履，疑其已死。既而年餘無耗。有陝中賈某，媒通蘭氏，遂就生第與婦合。半年中，修建運亘。賈出經商，又買妾歸。自此不安其室，賈亦恆數月不歸。生訊得其故，怒，繫馬而入，見舊媪，媪驚伏地。生叱罵久，使導詣婦所。尋之已遁。既於舍簷得之，已自經死。遂使人昇歸蘭氏。呼妾出，年十八九，風致亦佳，遂與寢處。賈託村人，求反其妾。妾哀號不肯去。生乃具狀，將訟其霸產占妻之罪。賈不敢復言，收肆西去。方疑錦瑟負約。一夕，正與妾飲，則車馬叩門而女至矣！女但留春燕，餘即遣歸。入室，妾朝拜之。女曰：「此有宜男相，可以代妾善矣！」即賜以錦裳珠飾。妾拜受，立侍之。女挽坐，言笑甚懽。久之，曰：「我醉欲眠。」生亦解屢登牀。妾始出入房，則生臥榻上，異而反窺之，燭已滅矣！生無夜不宿妾室。一夜，妾起，潛窺女所，則生及女方共笑語，大怪之。急反告生，則牀上無人矣！天明，陰告生，生亦不自知。但覺時留女所，時寄妾宿耳！生矚隱其異。久之，婢亦私生。女若不知之。婢忽臨蓐難產，但呼：「娘子！」女入，胎即下。舉之，男也！爲斷臍置婢懷，笑曰：「婢子無復爾業，多則割愛難也！」自此婢不復產。妾出五男二女。居三十年，女時反其家，往來皆以夜。一日，攜婢去，不復來。生年八十，忽携老僕夜去，亦不返。

房文淑

「來似無端去絕蹤，難將首尾見神龍。料應夙世奇緣合，天賜麟兒一笑逢。」

開封鄧成德，游學至兗州界，寓敗寺中，傭爲造窗簾者繕寫。歲暮，僚役各歸其家。鄧獨爨廟中。黎旦，有少婦叩門而入，豔絕。至佛前焚香叩拜而去。次日，又如之。至夜，鄧起挑燈，適有所作，女至益早。鄧曰：「來何早也？」女曰：「明則人雜，故不如早。太早，又恐擾君清睡。適望見燈光，知君已起，故至耳。」生戲曰：「寺中無人，寄宿可免奔波。」女晒曰：「寺中無人，君是鬼耶？」鄧見其可狎，俟其拜畢，曳坐求歡。女曰：「佛前豈可作此身無片椽，尙作妄想。」鄧固求不已。女曰：「去此三十里某村，有六七童子，延師未就。君往富李前川，可以得之。託言攜有家室，令別給一舍，妾便爲君執炊。此長久之計也。」鄧慮事發獲罪。女曰：「無妨。妾房氏，小字文淑，並無親屬。恆終歲寄居舅家，誰知之？」鄧喜。既別女，即至某村，謁見李前川。其謀果遂。約歲前卽携家至。既反，早旦告女，女約候於途中。鄧告別同黨，借騎而去，女果待於半途。乃下騎，之轡授女，御之而行。至齋所，相得甚歡。積六七年，居然琴瑟，並無追連逃者。女忽舉一子。鄧以妻不育，得之甚喜，名之寗生。女曰：「僞配終難作真。妾方將辭君而去，又生此累，人物何爲？」鄧曰：「命好，倘得餘錢，擬與卿遁歸鄉里。何出此言？」女曰：「多謝！多謝！我不能背肩諂笑，仰大婦眉睫，爲人作乳媪，匪

孤者難堪也！鄧代妻明不妒，女亦不言，月餘鄧解館，謀與前川子同出經商，告女曰：「我思先生設帳，必無『富有之理』，今學負販，庶有歸時。」女亦不答。至夜，女忽抱子起，鄧問：「何作？」女曰：「妾欲去。」鄧急急追問之。家門未啓，而女已杳。駭極，始悟其非人也。鄧以迹可疑，故亦不敢告人，託之歸甯而已。初，鄧離家，與妻妻約，年終必返。既而數年無音，傳其已死。兄以其無子，欲改醮之。妻更以三年爲期，日惟塊然一室，以紡績自力。一日，既暮，往局外戶，一女子掩入，懷中綳兒，曰：「自母家歸，適晚，知姊獨居，故求寄宿耳。」妻內之。至房中，視之，二十餘麗人，喜與共榻。因弄其兒，兒白如瓠，歎曰：「未亡人遂無此物。」女曰：「我正嫌其累人，即願爲姊後，如何？」妻曰：「無論娘子不忍割愛，即忍之，妾亦無乳，焉能活之也？」女曰：「此即何難？當生兒時，患無乳，飲藥半劑而效。今餘藥猶存，即以奉贈。」遂出一裹，置窗前。妻漫應之，未遑怪也。既寢，醒而呼之，則兒在，而女已啓關去矣。駭極。日向晨，兒啼飢，妻不得已，餌其藥。移時，重流，遂哺兒。積年餘，兒益豐肥，漸學語言。愛之，不啻己出。由此再醮之志以絕。但早起抱子，不能操作，衣食益窘。一日，女忽至，妻恐其索兒，先問其不謀而去之罪，後叙其鞠養之苦。女笑曰：「姊告訴艱難，我遂置兒不索耶？」遂招兒，兒啼入妻懷。女曰：「懷子不認其母矣！此百金不能易，可將金來署立券保。」妻以爲真，顏作頰。女笑曰：「姊勿懼，妾素正爲兒也。別後慮無養之資，因多方措十餘金。」乃出金授妻。妻恐其過此以往，索兒有詞，堅卻不受。女置牀上，出門逕去。抱子出追，其去已遠。望之，亦不顧，猶疑其意惡。然得

金小權子母，家以饒足。又三年，鄧以賈有贏餘，治裝歸，方共慰藉，詰問：「誰氏子？」妻告以故，問：「何名？」曰：「渠母呼之爲生，遂仍其舊。」鄧驚曰：「此真吾子也！」問其時日，卽夜遁之日。鄧乃歷述與房文淑合離之情，益共欣慰。冀女猶至，而終渺矣！

參蛇

「山徑荒涼古寺鐘，夜闌罷獵偶相逢。道人獨有馴蛇術，何似安禪制毒龍。」

泗水山中，舊有禪院，四無村落，人蹟罕及，有道士棲止其中。或言內多大蛇，故游人益遠之。一少年入山羅鷹，入既深，無所歸宿，遙見藺若，趨投之。道士驚曰：「居士何來？幸不爲兇輩所見。」卽命坐，具饌粥。黃未已，一巨蛇入，粗十餘圍，昂首向客，怒目電縱。客大懼。道士以掌擊其額，訶曰：「去！」蛇乃俯首入東室。蜿蜒移時，其軀始盡。盤伏其中，一室盡滿。客大懼，搖戰。道士曰：「此平時所餐養，有我在，不妨。所患者，客自遇之耳！」客甫坐，又一蛇入，較前略小，約可五六圍，見客遽止，睜開吐舌如前狀。道士又叱之，亦入室去。室無臥處，半透梁間，壁土搖落有聲。客益懼，終夜不寢。早起欲歸，道士送之。出屋門，見牆上階下，大如盎瓊者，行臥不絕。見一生人，皆有噬狀。客懼，依道士肘腋而行。送出谷口，乃歸。

本鄉有客中州者，寄宿蛇佛寺。寺僧具晚餐，肉湯甚美，而段段皆圓，類鷄項。疑問寺僧，殺鷄滋

何遂得多項。僧曰：「此蛇段耳！」客大驚。有出門而哇者。既寢，覺胸上蠕蠕，摸之，則蛇也。頓起駭呼。僧起曰：「此常事，烏足怪？」因以火照壁間，大小滿牆，榻上下皆是也。次日，僧引入佛殿，殿座下有巨井。井中蛇粗如巨甕，探首井邊而不出。蒸火下視，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族居其中。僧曰：「昔蛇出爲患，佛坐其上以鎮之，其患始平焉。」

狂生

「縱情詩酒不嫌狂，干謁如何屢上堂。縣令有權門可滅，付之一笑亦何妨。」

劉學師言：「濟甯有狂生某，善飲，家無擔石，而得錢輒沽，殊不以厄窮爲意。值新刺史蒞任，善飲無對。聞生名，留與飲而悅之，時共談宴。生恃其狎，凡有小訟求直者，輒受薄賄，爲之緩頰。刺史每可其請，生習爲常，刺史心厭之。一日，早衙，持刺登堂，刺史覽之，微笑，生厲聲曰：「公如所請，可之不如所請，否之何笑也。聞之，士可殺不可辱。」他固不能相報，豈一笑不能報耶？」言已，大笑，聲震堂壁。刺史怒曰：「何敢無禮，甯不聞滅門令尹耶？」生拂袖竟下，大聲曰：「生員無門之可滅。」刺史益怒，執之。訪其家居，則並無田宅，惟攜妻在城壕上任。刺史聞而釋之。但逐不令居城壕。朋友憐其狂，爲買數尺地，購斗室焉。入而居之，歎曰：「今而後畏令尹矣！」

異史氏曰：「士君子奉法守禮，不敢却人於市，南面者奈我何哉？然仇之所得而加者，徒門在耳！夫至於無門可滅，則怒者更無以加之矣！噫！此所謂貧賤驕人者耶！獨是君子雖貧，不輕干人，乃以口腹之累，喋喋公堂，亦品斯下矣！雖然，其狂不可及！」

孫必振

「金字書名雲裏見，風狂雷急浪相撞；諸人儻切同舟誼，會看輕帆穩渡江。」

孫必振，渡江，值大風雷，舟船蕩搖，同舟大恐。忽有金甲神，立雲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諸人共仰視之，上書孫必振三字，甚異。衆謂：「孫必振，汝有犯天譴，請自爲一舟，勿相累。」孫尚無言。衆不待其肯，可視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孫既登舟，回視，則前舟覆矣！

張不量

「執概從無一取盈，如何偏得不良名；若非賈客親相訪，賞罰安能示衆生。」

賈人某，至直隸界，忽大雨雹，伏禾中。聞空中云：「此張不量田，勿傷其稼。」賈私念：「張氏何人，既云不良，何反祐護？」既而雹止，賈行入村，訪之，果有其人。因告所見，且問取名之義。蓋張素封，積粟甚富。

每春間貧民皆就貸焉。債時多寡不校，悉內之，未嘗執概取盈，故鄉人名之「不量」。衆趨田中，見稌穗摧折如麻，獨張氏田無恙。

附吳寶崖曠園雜志一則

花塢僭濟水言：「順治十八年，青州一丐者，爲神人救其行乞。避寇者，聞空中語云：『毋壞張不量田。』」天霽，他田偃壞，張田獨無恙。蓋張氏所貸歸者，聽其自入，絕不較，故以「不量稱之」。其事與南宋蔣自量同。蔣杭人，長崇仁，次崇義，次崇信，兄弟一德，置公量。乞糶者，皆令自收米，歲歉亦然。人因目爲蔣自量。咸淳三年，詔封三蔣爲廣福侯，至今廟祀鹽橋之上。

紅毛氈

「占地無夕只一氈，豈知頃刻展來寬；寄言邊帥須留意，他日兵戈此肇端。」

紅毛國，舊許與中國相貿易，邊帥見其人衆，不聽登岸。紅毛人固請，但賜一氈地足矣。帥思一氈所容無幾，許之。其人置氈岸上，僅容二人，扯之，容四五人。且扯且登，頃刻，氈大歛許，已數百人矣。短刀並發出於不意，被掠數里而去。

負戶

「身首緣何分兩處。忽無忽有費疑猜。恍同路入飛頭國。料是人衰感召來。」

有樵人赴市。荷杖而歸。忽覺杖頭如有重負。回顧。見一無頭人。懸繫其上。大驚。脫杖亂擊之。即不復見。駭奔至一村。時已昏暮。有數人。爇火照地。似有所尋。近訊之。蓋乘適坐。忽空中墮一人頭。鬚髮蓬鬆。倏忽已渺。樵人亦言所見。合之適成一入。而究不解其何來。後有人荷籃而行。或見其中有人頭焉。訝而詰之。反顧始驚。傾諸地上。宛轉而沒。

鞠藥如

「鷓鴣絃斷後棄家行。道服歸來術已成。衣杖騰空留不得。仙鄉情重故鄉輕。」

鞠藥如。青州人。妻死。棄家而去。後數年。道服荷蒲團至。經宿欲去。戚族強留其衣杖。鞠託閒步至村外。室中服具。皆冉冉飛出。隨之而去。

盜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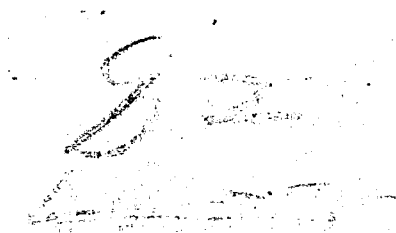
「養奸姑息多流弊。慣慣公庭自古今。翻諱良民稱盜戶。此狐省識宰官心。」

順治間。騰嶧之區。十人而七盜。官不敢捕。後受撫。邑宰別之為盜戶。凡值與良民爭。則曲意左袒之。

蓋恐其復叛也。後訟者輒冒稱盜戶，而怨家則力攻其僞。每兩造具陳，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盜之真僞，反復相計，頗有司稽籍焉。適官署多狐，宰有女爲所惑，聘術士來，符捉入瓶，將熾以火。狐在瓶內大呼曰：「我盜戶也！」聞者無不匿笑。

異史氏曰：「今有明火劫人者，官不以爲盜，而以爲姦。踰牆行淫者，每不自認姦而自認盜，世局又一變矣。設今日官署有狐，亦必大呼曰：『吾盜！』無疑也！」

章邱漕糧徭役，以及徵收火耗，小民常數倍於紳衿。故有田者，爭求託焉。雖於國課無傷，而實於官囊有損。邑令鍾牒請釐弊，得可。初使自首。旣而奸民以此要上，數十年嚮去之產，皆誣託詭掛，以認舊主。令悉左袒之，故良懦多喪其產。有李生爲某甲所訟，同赴質審，甲呼之秀才。李厲聲爭辯，不居秀才之名。喧不已，令詰左右，共指爲真秀才。令問：「何故不承？」李曰：「秀才且置高閣，待爭地後，再作之未晚也！」噫！以盜之名，則爭胃之！秀才之名，則爭辭之！變異矣哉！有人投匿名狀云：「告狀人原壤，爲抗法吞產事。身以年老，不能當差。有負郭田五十畝，於隱公元年，暫掛惡衿顏淵名下。今功令森嚴，理合自首。詎惡久假不歸，霸爲己有。身往理說，被伊師率黨惡七十二人，毒杖交加，傷殘脛肢。又將身鎖置陋巷，日給簞食瓢飲。囚餓幾死，互鄉地證。叩乞革頂嚴究，俾血產歸主上告。」此可繼柳詒之告夷齊。



聊齋誌異



MG
I242.1
81
24



聊齋誌異

偷桃

淄川

蒲留仙著述

『此日官民作勝游，演春俗例舊傳統。戲從天上階升去，擲地仙桃曼倩偷。』

童時赴郡，值春節。舊例，先一日，各行商賈，彩樓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從友人戲鬪。是日遊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聞人語嘈嘈，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髮童，荷擔而上，似有所白。萬聲洶動，亦不聞為何語。但視堂上作笑聲，即有青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輿，問作何劇。堂上相顧數語。吏下宣問所長。答言：『能顛倒生物。』吏以白官少頃，復下，命取桃子。術人聲諾，解衣覆筍上。故作怨狀，曰：『官長殊不了了！堅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為南面者所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諾之，又焉辭？』術人惆悵良久，乃云：『我籌之爛熟。春初雪積，人間何處可覓？唯王母園中，四時常不凋謝，或有之。必竊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階而升乎？』曰：『有術在。』乃啓筍，出繩一團，約數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擲去。繩即懸立空際，若有物以挂之。未幾，愈擲愈高，渺入雲中，手中

聊齋誌異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繩亦盡，乃呼子曰：「兒來！余老體，體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繩，有難色，怨曰：「阿翁亦大慣慣。如此一線之繩，欲我附之，以登萬仞之高天。倘中道斷絕，骸骨何存矣！」父又強喝迫之，曰：「我已失口，悔無及！煩兒一行。兒勿苦，倘竊得來，必有百金賞，當爲兒娶一美婦。」子乃持索盤旋而上，手移足隨，如蛛趁絲。漸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一桃，如盤大。術人喜，持獻公堂。堂上傳視良久，亦不知其真僞。忽而繩落地，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兒將焉託？」移時，一物墜。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爲監者所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何，肢體紛墮，無復存者。術人大悲，一一拾置筒中而闔之，乃曰：「老夫止此一兒，日從我南北游。今承嚴命，不意罹此奇慘，當負去瘞之。」乃升堂而跪，曰：「爲桃故，殺吾子矣！如憐小人而助之葬，當結草以圖報耳！」坐客駭詫，各有賜金。術人受而纏諸腰，乃叩筒而呼曰：「八八兒！不出謝賞，將何待？」忽一蓬頭僮，首抵筒蓋而出，望北稽首，則其子也！以其術奇，故至今猶記之。後聞白蓮教，能爲此術，意此其苗裔耶？

口技

『紗窗月上夜迢迢，嘈雜珠喉勝管簫。是幻是真且莫辨，但聞嬌語亦魂銷。』

村中來一女子，年念有四五，攜一藥囊，售其醫。有問病者，女不能自爲方，俟暮夜請諸神。晚潔斗室，

閉置其中衆透門窗，傾耳寂聽，但竊竊語，莫敢咳。內外動息俱冥。至半更許，忽聞簾聲。女在內曰：「九姑來耶？」一女子答云：「來矣。」又曰：「臘梅從九姑來耶？」似一婢答云：「來矣！」三人絮語間雜，刺刺不休。俄，鈞籬鈞復動。女曰：「六姑至矣！」亂言曰：「春梅亦抱小郎子來耶？」一女子曰：「抱哥子！嗚之不睡。定要從娘子來。身如百鈞重，負累煞人。」旋聞女子殷勤聲，九姑問訊聲，六姑寒暄聲，二婢慰勞聲，小兒喜笑聲，一齊嘈雜。即聞女子笑曰：「小郎君亦大好耍，遠迢迢招貓兒來。」既而聲漸疎，籬又響，滿室俱譁，曰：「四姑來何遲也！」有一小女子細聲曰：「路有千里，且溢，與阿姑走爾許時始至。阿姑行且緩。」遂各各道溫涼，並移坐聲，晚添坐聲，參差並作，喧繁滿室。食頃始定。即聞女子問病。九姑以爲宜得參，六姑以爲宜得芪，四姑以爲宜得朮。參酌移時，即聞九姑喚筆硯。無何，折紙戢戢然，投筆擲帽丁丁然，磨墨隆隆然。既而投筆擲几，震震作響。便聞撮藥包裹蘇蘇然。頃之，女子推籬，呼病者授藥並方。反身入室，即聞三姑作別，三婢作別，小兒啞啞，狸兒唔唔，又一時並起。九姑之聲清以越，六姑之聲緩以蒼，四姑之聲嬌以婉，以及三婢之聲，各有態響。聽之，了了可辨。羣訝以爲真神，而試其方，亦不甚效。此即所謂口技，特借之以售其術耳，然亦奇矣！

王心逸云：「在都偶過市廛，聞絃歌聲，觀是如堵。近窺之，一少年曼聲度曲，並無樂器。惟以一指捺頰際，且捺且謳。聽之鏗鏗，與絃索無異。亦口技之苗裔也。」

王漁洋云：『頗似王于一集中李一足傳。』

王蘭

『金丹竊得抵生還，仁術仙心見一斑；聚飲烟墩傷比匪，株連幾竄鐵圍山。』

利津王蘭，暴病卒。閻王覆勘，乃鬼卒之誤句也；責送還生，則尸已敗。鬼懼罪，謂王曰：『人而鬼也，則苦，鬼而仙也，則樂。苟樂矣，何必生？』王以爲然，鬼曰：『此處一狐，金丹成矣！竊其丹吞之，則魂不散，可長存；但憑所之，無不如意。子願之否？』王從之，鬼導去。入一高第，見樓閣渠然，而悄無一人。有狐在月下，仰首望空際。氣一呼，丸自口中出，直上入於月中；中一吸輒復落，以口承之，則又呼之，如是不已。鬼潛伺其側，俟其吐，急撥於手，付王吞之。狐驚，盛氣相向，見二人在，恐不敵，憤恨而去。王與鬼別。至其家，妻子見之，咸懼卻走。王告以故，乃漸集。由此在家寢處如平時。其友張姓者，聞而省之，相見，話溫涼，因謂張曰：『我與若家夙貧，今有術可以致富。子能從我遊乎？』張唯唯曰：『我能不藥而醫，不卜而斷。我欲現我形，恐譴我者，相驚以怪，附子而行，可乎？』張又唯唯。於是即日趨裝。至山西界，富室有女，得暴疾，眩然昏瞑。前後藥禳既窮，張造其廬，以術自炫。富翁止此女，常珍惜之。能醫者，願以千金爲報。張請視之，從翁入室。見女瞑臥，啓其衾，撫其體，女昏不覺。王私告張曰：『此魂亡也！當爲覓之。』張乃告翁：『病雖危，可救。』問：『

需何藥？」俱言：「不須！女公子魂離他所，業遣神覓之矣！」初一時許，王忽來，具言已得，張乃請翁再入，又撫之。少頃，欠伸，目遽張。翁大喜，撫問。女言：「向戲園中，見一少年郎，挾彈彈雀，數人牽駿馬，從諸其後。急欲奔避，橫被阻止，少年以弓授兒，教兒彈。方羞詞之，使携兒馬上，累騎而行，笑曰：『我樂與子戲，勿羞也！』數里，入山中，我馬上號且罵。少年怒，推墮路旁，欲歸，無路。適有一人至，捉兒臂，疾若馳，瞬息至家，忽若夢醒。」翁神之，果貽千金。王夜與張謀，留二百作路用，餘盡緝去，款門而付其子。又命以三百餽張氏，乃復還。次日與翁別，不見金藏何所，益異之，厚禮而送之。踰數日，張於郊外遇同鄉人賀才，才飲博不事生產，奇貧如丐。聞張得術，獲金無算，因奔尋之。王勸薄贈令歸，才不改故行，旬日蕩盡。將復覓張，王已知之，曰：「才狂悖，不可與處，只宜賂之使去，縱禍猶淺。」踰日，才果至，強從與俱。張曰：「我固知汝復來，日事醜賭，千金何能滿無底竇？誠改若所爲，我百金相贈。」才諾之，張瀉授之。才去，以百金在囊，賭益豪。益之狹邪遊，揮灑如土。邑中捕役疑而執之，質於官，拷掠酷慘。才實告金所自來，乃遣隸押才捉張。數日，劇斃於途，魂不忘張，復往依之，因與王會。一日，聚飲於烟墩，才大醉狂呼，王止之，不聽。適巡方御史過，聞呼，搜之，獲張，張懼以實告，御史怒，笞而隸於神。夜夢金甲人告曰：「查王蘭無辜而死，今爲鬼仙，醫亦仁術，不可律以妖魅。今奉帝命，授爲清道使。賀才邪蕩，已罰竄鐵圍山。張某無罪，當宥之。」御史醒而異之，乃釋張。張治裝旋里，囊中存數百金，敬以半送王家。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

海公子

「乘輿游山獨舉杯，耐冬花下麗人來。豈知奇癖生奇禍，幸得餘生海上回。」

東海古跡，島有五色耐冬花，四時不彫。而島中古無居人，人亦罕到之。登州張生好奇，喜游獵，聞其佳勝，備酒食，自棹扁舟而往。至，則花正繁，香聞數里，樹有大至十餘圍者。反復流連，甚慊所好，開尊自酌，恨無同游。忽花中一麗人來，紅裳炫目，略無倫比，見張，笑曰：「妾自謂與致不凡，不圖先有同調。」張驚問：「何人？」曰：「我膠娼也。適從海公子來，彼尋勝翺翔，妾以艱於步履，故留此耳。」張方苦寂，得美人，大悅，招坐共飲。女言詞溫婉，蕩人神志。張愛好之，恐海公子來，不得盡歡，因挽與亂。女忻從之。相狎未已，忽聞風蕭蕭，草木偃折有聲。女急推張起，曰：「海公子至矣！」張束衣愕顧，女已失去。旋見一大蛇，自叢樹中出，粗如巨筍，張懼，障身大樹後，冀蛇不睹。蛇近前，以身繞人並樹，糾纏數匝。兩臂直束，膝間不可少屈。昂其首，以舌刺張鼻，鼻血下注，流地上成窪，乃俯就飲之。張自分必死，忽憶腹中佩荷囊，有毒狐藥，因以二指夾出，破囊堆掌中。又側頸自顧其掌，令血滴藥上。頃刻盈把，蛇果就掌吸飲。飲未及盡，遽伸其體，擺尾若霹靂聲，竊樹半體崩落，蛇臥地如梁而斃矣。張亦眩，莫能起。移時方蘇，載蛇而歸。大病月餘，女子亦蛇精也。

丁前溪

「爲憐羈客具饘殮，俠士由來解報恩；我學龍門書小傳，依稀漂母飯王孫。」

丁前溪，諸城人，富有錢穀，游俠好義，慕郭解之爲人。御史行臺按訪之，丁亡去。至安邱，遇雨，避身道旅，雨日中不止。有少年來，館穀豐隆。既而昏暮，止宿其家，莖豈飼畜，給食周至。問其姓字，少年云：「主人楊姓，我其內姪也。主人好交遊，適他出，家惟娘子在，貧不能給客，幸能垂諒。」問：「主人何業？」則家無貲業，惟日設博場，以謀升斗。次日，雨仍不止，供給弗懈。至暮，倒芻芻束溼，頗極參差。丁怪之，少年曰：「實告客，家貧無以飼畜，適娘子撤屋上茅耳！」丁益異之，謂：「其意在得直。」天明，付之金，不受。強付，少年持入，俄出，仍以反客云：「娘子言，非業此獵食者。主人在外，嘗數日不携一錢。客至吾家，何遂索償乎？」丁贊歎而別，囑曰：「我諸城丁某，主人歸，宜告之。暇幸見顧。」數年無耗。值歲大饑，楊困甚，無所爲計。妻漫勸詣丁，從之。至諸，通姓名於門者，丁茫不憶。申言，始憶之。躡屣而出，揖客入，見其衣敝踵決，居之溫室，設筵相款，寵禮異常。翌日，爲製冠服，表裏溫暖。楊義之，而內顧增憂，褊心不能無少望。居數日，殊不言贈別。楊意甚急，告丁曰：「願不敢隱，僕來時，米不滿升。今過蒙推解，固樂。妻子如何矣？」丁曰：「是無煩慮，已代經紀矣。幸舒意少留，當助資斧。」走伴，招諸博徒，使楊坐而乞頭。終夜得百金，乃送之還。歸，見室人

衣履鮮整，小婢侍焉。驚問之，妻曰：「自君去後，次日，即有車徒，賚送布帛菽粟，堆積滿屋，云：『是丁客所贈。』」又婢十指，為妾驅使。楊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舊業矣！

異史氏曰：「貧而好客，飲博浮蕩者，優為之最異者，獨其妻耳！受之施而不報，豈人也哉！然一飯之德，不忘，丁其有焉。」

義鼠

「同類傷殘，恨莫平，復讎有術，仗身輕，愧他養豆燃箕輩，不及么麼義鼠情。」

楊天一言：「見二鼠出，其一為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椒，似甚恨怒，然遙望不敢前。蛇果腹，蜿蜒入穴，方將過半，鼠奔來，力嚼其尾。蛇怒，退身出。鼠故便捷，倏然遁去。蛇追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來，嚼如前狀。蛇入，則來；蛇出，則往。如是者久，蛇出，吐死鼠於地上。鼠來嗅之，啾啾如悼惜，銜之而去。友人張歷友為作『義鼠行』。」

尸變

「投宿同敲客店門，三人就死一人存，尸居餘氣能為厲，樹上深留指甲痕。」

陽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設臨路店，宿行商。有車夫數人，往來負販，輒寓其家。一日昏暮，四人皆來，望門投止，則翁家客宿邸滿。四人計無復之，堅請容納。翁沈吟思得一所，似恐不常客意。客言：「但求一度度字，更不敢有所擇。」時翁有子婦新死，停尸室中。子出購材木未歸。翁以靈所室寂，遂穿窗導客往。入其廬，燈昏案上。後有搭帳衣，紙衾覆逝者。又觀寢所，則復室中，有連榻四。客奔波頗困，甫就枕，鼻息漸粗。惟一客尙朦朧，忽聞靈牀上察察有聲，急開目，則靈前燈火，照視甚了。女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漸入臥室，面淡金色，生絹抹額。俯近榻前，徧吹臥客者三。客大懼，恐將及己，潛引被覆首，閉息忍咽以聽之。未幾，女果吹之如諸客，覺出房去，即聞紙衾聲。出首微窺，見僵臥猶初矣！客懼甚，不敢作聲，陰以足踏諸客，而諸客絕無少動。顧念無計，不如著衣以竄。才起振衣，而察察之聲又作。客懼，復伏，縮首衾中。聲女復來，連續吹數，數始去。少間，聞靈牀作響，知其復臥。乃從被底漸漸出手得袴，遽就著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將逐客。比其離幃，而客已披關出矣！尸馳從之。客且奔且號，村人中無有警者。欲叩主人之門，又恐遲爲所及，遂望邑城路，極力竄去。至東郊，瞥見蘭若，聞木魚聲，乃急趨山門。道人訝其非常，又不卽納。旋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門外有白楊，圍四五尺許，因以樹自障。彼右，則左之，尸益怒。然各寢倦矣，尸頓立。客汗促氣逆，庇樹間。尸暴起，伸兩臂隔樹探撲之，客驚仆。尸捉之不得，抱樹而僵。道人竊聽良久，無聲，始漸出。見客臥地上，燭之，死。然心下絲絲有動氣。負入，終夜始甦。飲以湯水而問之。客

具以狀對。時晨鐘已盡，曉色迷朦。道人覘樹上，果見僵女，大駭，報邑宰。宰親詣質驗，使人拔女手，牢不可開。審諦之，則左右四指，並捲如鉤，入木沒甲。又數人力拔，乃得下。視指穴如鑿孔然。遣役探翁家，則以尸亡客斃，紛紛正諱，役告之故，翁乃從往，昇尸歸。客泣告宰曰：「身四人出，今一人歸，此情何以信鄉里？」宰與之牒，齋送以歸。

噴水

「莫是傳聞有異詞，萊陽宋母上仙時，何來噴水龍鍾媪，掘地傷心悔已遲。」

萊陽宋玉叔先生，爲部曹時，所僦第甚荒落，一夜，二婢奉太夫人宿廳上，聞院內撲撲有聲，如織工之噴衣者。太夫人促婢起，穴窺窺視，見一老嫗，短身駝背，白髮如帚，冠一髻，長二寸許。周院環走，疎急作鶴狀，行且噴，水出不窮。婢愕返白，太夫人亦驚起，兩婢扶窗下聚觀之。嫗忽逼窗，直噴櫺內。窗紙破裂，三人俱仆，而家人不之知也。東曉既上，家人畢集，叩門不應，方駭，撥扉入，見一主二婢，駢死一室。一婢窗下猶溫，扶灌之。移時而醒，乃述所見。先生至，哀憤欲死。細窮沒處，掘深三尺餘，漸露白髮。又掘之，得一尸，如所見狀，面肥腫如生，令擊之，骨肉皆爛，皮內皆清水。

王漁洋云：「玉叔襠襟失恃，此事恐屬傳聞之訛。」

山魃

「驚聞排闥響颼，方相依稀氣象，伴奴僕靜聽公縷述，爭看衾上爪痕留。」

孫太白嘗言：「其尊祖肄業於南山柳溝寺，麥秋旋里，經旬始返。啓齋門，則案上塵生，窗間絲滿，命僕囊除。至曉，始覺清爽可坐。乃拂榻，陳臥具，肩扉，就枕，月色已滿窗矣！輾轉移時，萬籟俱寂。忽聞風聲隆隆，山門豁然作響，竊謂寺僧失扃。注念間，風聲漸近，居廬俄而房門闢矣！大疑之，思未定，聲已入室。又有轉聲鏗鏗然，漸傍寢門，心始怖。俄而寢門闢矣！急視之，一大鬼，鞠躬塞入，突立榻前，殆與梁齊。面似老瓜皮色，目光睒閃，透屋四顧。張口如盆，齒疎疎長三寸許，舌動喉鳴，呵喇之聲，響連四壁。公懼極，又念咫尺之地，勢無可逃，不如因而刺之。乃陰抽枕下佩刀，遽拔而砍之。中腹，作石缶聲。鬼大怒，伸巨爪攫公，公稍縮。鬼攫得衾，掙之，忿忿而去。公隨衾墮，伏地號呼。家人持火奔集，則門閉如故。排窗入，見狀大駭。扶曳登牀，始言其故。共驗之，則衾夾於寢門之隙。啓扉檢照，見有爪痕如箕。五指著處皆穿。既明，不敢復留，負笈而歸。後問僧人，無復他異。」

葭中怪

「秋菘穫回隴頭堆，夜半驚看大鬼來。勁矢長戈空設守，竟教額骨受飛災。」

長山安翁者，性喜操農功。秋間菘熟，刈堆隴畔。時近村有盜祿者，因命佃人乘月輦運登場。俟其裝載歸，而自留還守，遂枕戈露臥。自稍瞑，忽聞有人踐菘根，咋咋作響，心疑暴客，急舉首，則一大鬼高丈餘，赤髮鬚鬚，去身已近。大怖，不遑他計，躡身暴起，很刺之。鬼鳴如雷而逝，恐其復來，荷戈而歸。迎佃人於途，告以所見，且戒勿往。衆未深信。越日，曝麥於場。忽聞空際有聲，翁駭曰：「鬼物來矣！」乃奔。衆亦奔。移時，復聚。翁命多設弓弩以俟之。翌日，果復來。數矢齊發，物懼而遁。二三日竟不復來。麥既登倉，禾糶雜選。翁命收積爲梁，親登而踐實之，高至數尺，忽遙望駭曰：「鬼物至矣！」衆急覓弓矢。物已奔，翁仆，斫其額而去。其登視，則去額骨如掌，昏不知人。負至家中，遂卒。後不復見，不知其何怪也。

王六郎

「一念仁慈感帝天，故人情重與周旋。老漁從此生涯足，不向江頭覓酒錢。」

許姓，家淄之北郭，業漁。每夜，攜酒河上，飲且漁。飲則醉地，祝曰：「河中溺鬼得飲，幸以爲常。他人漁，迄無所獲，而許獨滿筐。一夕，力獨酌，有少年來，徘徊其側，讓之飲，慨與同酌。既而終夜不獲一魚，意頗失。少年起，曰：『請於下流爲君啟之。』遂飄然去。少間復返，曰：『魚大至矣！』果聞唼呷有聲，舉網而得數頭，

皆盈尺。喜極，申謝欲歸，贈以魚，不受。曰：「屢叨佳釀，區區何足云報？如不棄，要當以爲常耳！」許曰：「方共一息，何言屢也？如肯永顧，誠所甚願。但愧無以爲情。」詢其姓氏，曰：「姓王，無字，相見，可呼王六郎。」遂別。明日，許貨魚，益沽酒。晚至河干，少年已先在，遂與歡飲。飲數杯，輒爲許毆魚。如是半載，忽告許曰：「拜識清揚，情逾骨肉，然相別有日矣！」語益悽楚，驚問之。欲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兩人，言之或勿訝耶？今將別，無妨明告。我實鬼也，素嗜酒，沈醉溺死，數年於此矣。前君之獲魚，獨勝於他人者，皆僕之暗毆，以報醜冥耳！明日業滿，當有代者，將往投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無感。」許初聞甚駭，然親狎久，不復恐怖，因亦秋飲，酌而言曰：「六郎飲此，勿感也，相見違違，良足悲惻。然業滿規脫，正宜相賀，悲乃不倫。」遂與暢飲。問：「代者何人？」曰：「兄於河畔視之，停午有女子渡河而溺者，是也。」聽村雞既鳴，灑涕而別。明日，敬伺河邊，以觀其異。果有婦人抱嬰兒來，及河而墮，兒拋岸上，揚手擲足而啼。婦沈浮者屢矣！忽淋漓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兒逕去。當婦溺時，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轉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婦自出，疑其言不驗，抵暮，漁舊處，少年復至，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別。」問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僕憐抱中兒，代第一人，遂殘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兩人之緣未盡耶？」許感嘆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數日，又來告別。許疑其復有代者，曰：「非也！前一念果感帝天，今授爲招遠縣鄆鎮土地，來朝，赴任，倘不忘故交，當一往探，勿憚修阻。」許賀曰：「君正直爲神，足慰人

心。但人神路隔，卽不憚修阻，將復如何？」少年曰：「但往勿慮。」再三叮嚀而去。許歸，卽欲治裝東下。妻笑曰：「此去數百里，卽有其地，恐土偶不可以共語。」許不聽，竟抵招遠。問之居人，果有鄒鎮，尋至其處。息肩逆旅，問祠所在。主人驚曰：「得毋客姓爲許？」許曰：「然何見知？」又曰：「得毋客邑爲淄？」曰：「然何見知？」主人不答，遽出。俄有丈夫抱子，息女窺門，雜遝而來，環如牆堵。許益驚。衆乃告曰：「數夜前，夢神言：『淄川許友當卽來，可助以資斧。』」祇候已久。許亦異之，乃往祭於祠，而祝曰：「別君後，寤寐不去心，遠踐羅約。又蒙夢示居人，感蒙中懷，愧無贖物，備有卮酒，如不棄，當如河上之飲。」祝畢，焚紙錢，俄見風起塵後，旋轉，移時始散。夜夢少年來，衣冠楚楚，大異平時，謝曰：「遠勞顧問，喜淚交并。但在微職，不便會面。咫尺山河，甚愴於懷。居人薄有所贈，聊酬夙好。歸如有期，尙當走送。」居數日，許欲歸，衆留屢懇。朝請暮邀，日更數主。許堅辭欲行，衆乃折柬抱僕，爭來致餽。不終朝，餽遺盈囊。蒼頭稚子畢集，祖送出村。歛有羊角風起，隨行十餘里。許再拜曰：「六郎珍重，勿勞遠涉。君心仁愛，自能造福一方，無庸故人囑也。」風盤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嗟訝而返。許歸，家稍裕，遂不復漁。後見招遠人，問之，其靈驗如響云。或言卽章邱石坑莊，未知孰是。

異史氏曰：「置身青雲，無忘貧賤，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車中貴介，甯復識戴笠人哉？余鄉有林下者，家甚貧，有童稚交，任肥秣，計投之必相周顧，竭力辦裝，奔涉千里，殊失所望，瀉囊貨騎，始得歸。

其族弟甚諧。作月令嘲之，云：「是月也！哥哥至。貂帽解，傘蓋不張。馬化爲驢，犍始收聲。」念此可爲一笑。

王漁洋云：「月令乃東郡耿隱之事。」

蛇人

「蛇本蠢頑性獨靈，相依不啻影隨形。如何世上微恩者，不及山林大小青。」

東郡某家，以弄蛇爲業，嘗蓄馴蛇二，皆青色。其大者呼之大青，小者曰二青。二青額有赤點，尤靈馴。盤旋無不如意。蛇人愛之，異於他蛇。期年，大青死，思補其缺，未遑暇也。一夜，寄宿山寺。旣明，啓筍，二青亦渺。蛇人悵恨欲死，冥搜亟呼，迄無影兆。然每值豐林茂草，輒縱之去，俾得自適，尋復還。以此故，冀其自至，坐伺之。日既高，亦已絕望，快快遂行。出數武，聞叢中錯楚中，窸窣作響，停趾愕顧，則二青來也。大喜，如獲拱壁，息肩路隅。蛇亦頓止，視其後，小蛇從焉。撫之曰：「我以汝爲逝矣！小侶而所薦耶？」出餌飼之，兼飼小蛇。小蛇雖不去，然瑟縮不敢食。二青含哺之，宛似主人之讓客者。蛇人又飼之，乃食。食已，隨二青俱入筍中，荷去教之。旋卽輒中規矩。與二青無少異，因名之小青。術技四方，獲利無算。大抵蛇人之弄蛇也，止以二尺爲率，大則過重，輒便更易，緣二青馴，故未遽棄。又二三年，長三尺餘，臥則筍爲之滿，遂決去之。

日，至淄邑東山間，餉以美餌，祝而縱之。既去，頃之復來，蜿蜒箚外。蛇人揮曰：「去之！世無百年不散之筵。從此隱身大谷，必且爲神龍。箚中何可以久居也？」蛇乃去，蛇人目送之。已而復返，揮之不去。以首觸箚，小青在中，亦震震而動。蛇人悟曰：「得毋欲別小青耶？」乃發箚，小青逕出。因與交首吐舌，似相告語；已而委蛇並去。方意小青不返，俄而踽踽獨來，竟入箚臥。由此隨在物色，迄無佳者。而小青亦漸大，不可弄。後得一頭亦頗馴，然終不如小青良。而小青粗於兒臂矣！先是，二青在山中，樵人多見之。又數年，長數尺，圍如盤，輒出逐人。因而行旅相戒，罔敢出其途。一日，蛇人經其處，蛇暴出如風，蛇人大怖而奔，蛇逐益急。回顧，已將及矣，而視其首，朱點儼然，始悟爲二青。下擔呼曰：「二青！二青！」蛇頓止，昂首久之，縱身繞蛇人，如昔弄狀。覺其意殊不惡，但軀巨重，不勝其遷，仆地呼鷹，乃釋之。又以首觸箚，蛇人悟其意，開箚出小青。二蛇相見，交纏如飴糖狀，久之始開。蛇人乃祝：「小青！我久欲與汝別，今有伴矣！」謂二青曰：「原汝引之來，可遠引之去。更囑一言，深山不乏食，勿擾行人，以犯天譴。二蛇垂頭，似相領受。遽起，大者前，小者後，過林木，爲之中分。蛇人佇立望之，不見，乃去。自此行人如常，不知其何往也。」

異史氏曰：「蛇蓋然一物耳！乃懸懸有故人之意，且其從諫也如轉圜。猶怪儼然人也者，以十年把臂之交，數世蒙恩之主，輒思下井，復投石焉！又不然，則藥石相投，悍然不顧，且怒而離焉者，亦羞此蛇也已！」

電神

「玉旨分明降上清，一聲霹靂電神行；關心禾稼誠能格，不是同鄉肯徇情。」

王公銜蒼蒞任楚中，擬登龍虎山謁天師，及至湖，甫登舟，即有一人駕小艇來，使舟中人爲通，公見之，貌修偉，懷中出天師刺，曰：「聞騶從將臨，先遣負弩。」公訝其預知，益神之，誠意而往。天師治具相款，其服役者，衣冠鬚鬣，多不類常人。前使者亦侍其側，少間，向天師細語。天師謂公曰：「此先生同鄉，不之識也。」公問之曰：「此卽世所傳電神李左車也。」公愕然改容。天師曰：「適言奉旨雨電，故告辭耳！」公問：「何處？」曰：「章邱。」公以接壤關切，離席乞免。天師曰：「此上帝玉勅，電有額數，何能相徇？」公哀不已。天師垂思良久，乃顧而囑曰：「其多降山谷，勿傷禾稼，可也！」又囑：「貴客在坐，文去勿武。」神去，至庭中，忽足下生烟，氤氳匝地。俄延踰刻，極力騰起，裁高於庭樹。又起，高於樓閣。霹靂一聲，向北飛去。屋宇震動，筵器擺簸。公駭曰：「去乃作雷霆耶？」天師曰：「適戒之，所以遲遲。不然，平地一聲，便逝去矣！」公別歸。誌其月日，遣人問章邱。是日果大雨電，溝渠皆灌，而田中僅數枚焉！

僧孽

「倒懸號痛悲奇疾，乾沒金錢安在哉？不是此僧能懺悔，有人親歷九幽來。」

張姓暴卒，隨鬼使去，見冥王。王稽簿，怒鬼使誤捉，責令送歸。張下，私挽鬼使，求覲冥獄。鬼導歷九幽，刀山劍樹，一一指點。末至一處，有一僧扎股穿繩而倒懸之，號痛欲絕。近視，則其兄也。張見之，驚哀問：「何罪至此？」鬼曰：「是爲僧廣募金錢，悉供淫賭，故罰之。欲脫其危，須是自懺。」張旣甦，疑兄已死。時其兄居興福寺，因往探之。入門，便聞其號痛聲。入室，見瘡生股間，膿血崩潰，挂足壁上，宛冥司倒懸狀。駭問其故。曰：「挂之稍可，不則痛徹心腑。」張因告以所見。僧大駭，乃戒葷酒，虔誦經咒。半月尋愈，遂爲戒僧。

異史氏曰：「鬼獄渺茫，惡人每以自解，而不知昭昭之禍，卽冥冥之罰也。可勿懼哉！」

三生

「六道輪迴悲墮落，三生因果說分明，非關愛馬成奇癖，記得前身伏櫪情。」

劉孝廉，能記前身事，與先文責兄爲同年，嘗歷歷言之。一世爲縉紳，行多玷，六十二歲而沒，初見冥王，待以鄉先生禮，賜坐，飲以茶。覬冥王瓊中，茶色清澈，已瓊中，濁如醪，暗疑：「迷魂湯，得毋此耶？」乘冥王他顧，以瓊就案角瀉之，僞爲盡者。俄頃，稽前生惡錄，怒命羣鬼，拚下，罰作馬。卽有厲鬼繫去。行至一家，門限甚高，不可踰。方趑趄間，鬼力楚之，痛甚而歎。自顧，則身已在櫃下矣。但聞人曰：「驢馬生駒矣！壯

也！心甚明了，但不能言。覺大餒，不得已，就牝馬求乳。逾四五年，體修偉，甚畏撻楚，見鞭則懼而逃。主人騎，必覆障泥。緩轡徐徐，猶不甚苦。惟奴僕圍人，不加羈裝以行；兩蹠夾擊，痛徹心腑。於是憤甚，三日不食，遂死。至冥司，冥王查其罰限未滿，責其規避，剝其皮革，罰爲犬。意懊喪，不欲行。羣鬼亂撻之，痛極而竄於野。自念不如死，憤投絕壁，顛莫能起。自顧則身伏竇中，牝犬齧而腓字之。乃知身已復生於人世矣！稍長，見便液，亦知穢，然嗅之而香，但立念不食耳。爲犬經年，常忿欲死，又恐其規避，而主人又象養，不肯戮。乃故嚙主人股，脫肉。主人怒，杖殺之。冥王鞠狀，怒其狂刺，笞之數百，俾作蛇。因於幽室，暗不見天，悶甚。緣壁而上，穴屋而出。自視，則伏身茂草，居然蛇矣！遂矢志不殘生類，飢吞木實。積年餘，每思自盡，不可；害人而死，又不可。欲求一善死之策，而未得也。一日，臥草中，聞車過，遽出當路。車馳歷之，斷爲兩。冥王訝其速至，因匍伏自剖。冥王以無罪見殺，原之，准其滿限復爲人，是爲劉公。公生而昭言，文書章史，過目輒成誦。辛酉舉孝廉，每勸人，乘馬必厚其障泥，股夾之刑，勝於鞭楚也。

異史氏曰：「毛角之儔，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內，原未必無毛角者在其中也！故賤者爲善，如求花而種其樹。貴者爲善，如已花而培其本。種者可大，培者可久。不然，且將負鹽車，受羈馱，與之爲馬。不然，且將啗便溺，受烹割，與之爲犬。又不然，且將披鱗介，葬鶴鶴，與之爲蛇。」

耿十八

「雙飛曾說烏同林，竟起琵琶別抱心；回首望鄉臺上望，不堪重讀白頭吟。」

新城耿十八，病危篤，自知不起，謂妻曰：「永訣在早晚耳！我死後，嫁守由汝，請言所志。」妻默不語。耿固問之，且云：「守固佳，嫁亦恆情。明言之，庸何傷？行與子訣。子守，我心慰，子嫁，我意斷也。」妻乃慘然曰：「家無擔石，君在猶不給，何以能守？」耿聞之，遽握妻臂，作恨聲曰：「忍哉！言已而沒，手握不能開。妻號，家人至，兩人扳指，力擊之，始開。耿不自知其死，出門，見小車十餘輛，輻輳各十人，即以方幅書名字，黏車上。御人見耿，促登車。耿視車中人，已有九，並已而十。又視黏單上，己名最後。事行咋咋，響震耳際，亦不自知何往。俄至一處，聞人言曰：「此思鄉地也！」聞其名，疑之。又聞御人偶語云：「今日剿三人。」耿又駭。及細聽其言，悉陰間事，乃自悟，曰：「我豈不作鬼物耶？」頓念家中，無復可懸念。惟老母臘高，妻嫁後，缺於奉養，念之，不覺淚漣。又移時，見有臺，高可數仞，游人甚夥，囊頭械足之輩，嗚咽而下上，聞人言爲望鄉臺。諸人至此，俱踏轆下，紛然。御人或撻之，或止之。至歌，則促令登。登數十級，始至顛頂。翹首一望，則門閭庭院，宛在目前。但內室隱隱，如籠烟霧，悽惻不自勝。四顧，一短衣人立肩下，即以姓氏問耿。耿具以告。其人亦自言爲東海匠人，見耿零涕，問：「何事不了於心？」耿又告之。匠人謀與越臺而遁。耿懼，莫追，匠

人固言無妨。歌又慮臺高傾跌，匠人但令從己，遂先躍。歌果從之，及地，竟無恙，喜無覺者。視所乘車，猶在臺下。二人急奔數武，忽自念名字黏車上，恐不免執名之追，遂反身近車，以手指染唾，塗去己名，始復奔。眇口忿息，不敢少停。少間，入里門，匠人送諸其室。暮暗己尸醒然而蘇，覺疲乏躁渴，驟呼水。家人大駭，與之水。飲至石餘，乃驟起，作揖拜狀。既而出門拱謝，方歸。歸則僵臥不轉。家人以其行異，恐非真活，然漸覘之，殊無別異。稍稍近問，始歷歷言其本末。問：「出門何故？」曰：「別匠人也。」「飲水何多？」曰：「初爲我飲，後乃匠人飲也。」投之湯羹，數日而瘥。由此厭薄其妻，不復共枕席焉。

宅妖

「仗劍大呼王學院，百聲嗤笑鬼揶揄，熒熒燐火歸何處，莫道瑜珈事總誣。」

謝遷之變，宦第皆爲賊窟，王學使七襄之宅，盜聚尤衆，城破，兵入，掃蕩羣醜。尸填塹，血至充門而流。公入城，扛尸滌血而居，往往白晝見鬼，夜則牀下燐飛，牆角鬼哭。一日，王生皞迪，寄宿公家，聞牀底小聲，連呼：「皞迪！皞迪！」已而聲漸大，曰：「我死得苦！」因而滿庭皆哭。公聞，仗劍入，大言曰：「汝不認我王學院耶？」但聞百聲嗤嗤，笑之以鼻。公於是設水陸道場，命釋道懺度之。夜拋鬼飯，則見燐火熒熒，隨地皆出。先是，閩人王姓者，疾篤，昏不知人者數日矣。是夕，忽欠伸若醒，婦以食進。王曰：「適主人不知何事，

施飯於庭？我亦隨衆啗噉。食已，方歸，故不飢耳。」由此鬼怪遂絕。豈鈿鏡鐘鼓瑜珈，果有益耶？

異史氏曰：「邪怪之物，唯德可以已之。當陷城之時，王公勢正烜赫，聞皆股栗，而鬼且挪揄之。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終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猶不可以嚇鬼，願無出鬼面以嚇人也！」

四十千

「一夢乍回驚孽債，笑啼空自惹人憐。青蛭飛去曇花謝，本利清還四十千。」

新城王大司馬，有主計僕，家稱素封。忽夢一人奔入曰：「汝欠四十千，今宜還矣！」問之，不答，徑入內去。既醒，妻產男，知爲夙孽，遂以四十千捆置一室，凡兒衣食病藥，皆取給焉。過三四歲，視室中錢僅存七百，適乳媪抱兒至，調笑於側，因呼之曰：「四十千將盡，汝宜行矣！」言已，兒忽顏色變，項折目張。再撫之，氣已絕矣！乃以餘資治葬具而瘞之。此可爲負欠者戒也！昔有老而無子者，問諸高僧。僧曰：「汝不欠人者，人不欠汝者，烏得子？」蓋生佳兒，所以報我之緣。生頑兒，所以取我之債。生者勿喜，死者勿悲也！」

九山王

「嘯聚山林一念癡，老人不是帝王師；妻孥駢戮東郊日，記否園中縱火時。」

曹州李姓者，邑諸生，家素饒，而居宅故不甚廣。舍後有園數畝，荒蕪之。一日，有叟來稅屋，出直百金。李以無屋爲辭。叟曰：「請受之，但無顧慮。」李不喻其意，姑受之，以觀其異。越日，村人見輿馬眷口入李家，紛紛甚夥。共疑李第無安頓所，問之。李殊不自知。歸而察之，並無跡響。過數日，叟忽來謁，且云：「庇宇下，已數晨夕。事事都草創，起爐作竈，未暇一修客子禮。今遣兒女輩作黍，幸一垂顧。」李從之，則入園中，歛見舍宇華好，巋然一新。入室，陳設芳麗。酒鼎拂於廊下，茶烟裊於廚中，俄頃，行酒薦饌，備極甘旨。時見庭下少年人往來甚衆，又聞兒女嗚咽，簾幙中作笑語聲，家人婢僕，似有數十百口。李心知其狐，狐終而歸，陰懷殺心。每入市，市硝硫積數百斤，暗布園中。殆滿，驟火之。燄亘霄漢，如黑靈芝。燔臭灰燼不可近。但聞嗚啼嗥動之聲，嘈雜聒耳。既熄，入視，則死狐滿地。焦頭爛額者，不可勝計。方閱視間，叟自外來，顏色慘慟。責李曰：「夙無嫌怨，荒園歲報百金，非少。何忍遂相絕滅？此奇慘之饑，無不報者。」忿然而去。疑其擲礫爲殃。而年餘，無少怪異。時順治初年，山中羣盜竊發，嘯聚萬餘人，官莫能捕。生以家口多，日憂離亂。適村中來一星者，自號南山翁，言人休咎，了若目覩，名大謬。李君至家，求推甲子。翁愕然起敬，曰：「此真主也。」李聞大駭，以爲妄。翁正容固言之。李疑信半焉。乃曰：「豈有白手受命而帝者乎？」翁謂：「不然。自古帝王，類多起於匹夫。誰是生而天子者？」生惑之，前席而請。翁毅然以臥龍自任，請先備甲冑數千具。

弓弩數千事。李慮人莫之歸。翁曰：「臣請爲大王連諸山，深相訂結。使言者謂大王真天子，山中士卒，宜必響應。」李喜，遣翁行，發藏餽，造兵甲。翁數日始還，曰：「借大王威福，加臣三寸舌，諸山無不願執鞭勒從。戲下。」洎旬之間，果歸命者數千人。於是拜翁爲軍師，建大纛，設彩幟，若林，據山立柵，聲勢震動。邑令率兵來討。翁指揮羣寇，大破之。令懼，告急於亮。亮兵遠涉而至。翁又伏寇進擊，兵大潰，將士殺傷者甚衆。勢益震，黨以萬計，因自立爲九山王。翁患馬少，會都中解馬赴江南，遣一旅，要路篡取之。由是九山王之名大譟，加翁爲護國大將軍。高臥山巢，公然自負，以爲黃袍之加，指日可俟矣。東撫以奪馬故，方將進勦，又得亮報，乃發精兵數千，與六道合圍而進。軍旅旌旗，彌漫山谷。九山王大懼，召翁謀之，則不知所往。九山王窘極無術，登山而望，曰：「今而知朝廷之勢大也！」山破，被擒，率戮之。始悟翁卽老狐，蓋以族滅報李也。

異史氏曰：「夫人擁妻子，箕踞科頭，何處得殺卽殺，亦何由族哉？狐之謀亦巧矣！而壞無其種者，雖斃不生，彼其殺狐之殘，方寸已有盜根。故狐得長其萌而施之報。今試執途人而告之曰：『汝爲天子。』未有不駭而走者。明明導以族滅之爲，而猶樂聽之。妻子爲戮，又何足云？然人之聽匪言也，始聞之而怒，旣而疑，又旣而信，迨至身名俱隕，而始知其誤也。大率類此矣！」

離水狐

「得朋重筮盍簪交，燕子離鄉搆別巢；邑令龐然徒自大，竟難折節訂狐交。」

濰邑李氏有別第。忽一翁來稅居，歲出直金五十，諾之。既去無耗，李囑家人別租。翌日，翁至曰：「租宅已有關說，何欲更僦他人？」李白所疑。翁曰：「我欲久居是，所以遲遲者，以涓吉在十日之後耳。」因先納一歲之直曰：「終歲空之，勿問也。」李送出，問期，翁告之。過期，日亦竟渺然。及往覘之，則雙扉內閉，炊烟起而人聲雜矣！訝之，投刺往調。翁趨出，逆而入，笑語相親。既歸，遣人饋遺其家，翁犒賜豐隆。又數日，李設筵邀翁，款洽甚歡。問其居里，以秦中對。李訝其遠。翁曰：「貴鄉福地也！秦中不可久居，大難將作。」時方承平，置未深問。越日，翁折柬報居停之禮，供張飲食，備極奢麗。李益驚疑其為貴官。翁以交好，自言為狐。李駭絕，逢人輒道。邑縉紳聞其異，日結駟於門，願納交翁。翁無不偃僂接見。漸而郡官亦時還往。獨邑令求通，輒辭以故。令又託主人先容，翁辭。李詰其故。翁移席近客而私語曰：「君自不知，彼前身為驢。今雖儼然民上，乃飲糟亦醉者也。僕固異類，羞與為伍。」李乃託詞告令，謂狐畏其神明，故不敢見也。令信之而罷。此康熙十一年事。未幾，秦權兵燹，狐能前知，信矣！

異史氏曰：「驢之一物，龐然也！一怒則踉蹌嗥嘶，眼大於盂，氣粗如牛。不惟聲難聞，狀亦難見。

倘執束芻而誘之，則帖耳戢首，喜受羈勒矣！以此居民上，宜其飲糲而亦醉也！願臨民者，以驢爲戒，而求齒於狐，則德自進矣！

陝右某公

「憑將善惡判陰曹，轉轂人羊數莫逃，賴有救生功可贖，不曾戴角祇披毛。」

陝右某公，辛丑進士，能記前身。嘗言前生爲士人，中年而死。死後見冥王判事，鼎鑊油鑊，一如世傳。殿東隅，設數架，上搭羊犬牛馬諸皮。簿吏呼名，或罰作馬，或罰作豬，皆裸之，於架上取皮被之。俄，至公。聞冥王曰：「是宜作羊。」鬼取一白羊皮來，捺覆公體。吏曰：「是曾拯一人死。」王檢籍覆視，曰：「免之惡雖多，此善可贖。」鬼又梳其毛革，革已黏體，不可復動，兩鬼捉臂按胸，力拔之，痛苦不可名狀。皮片片斷，不復盡淨。既脫，近肩處，猶黏羊皮大如掌。公既生，背上有羊毛叢生，翦去，復出。

司札吏

「內諱從來莫出門，武夫暴謬不堪論，刀揮研擊空含怒，鬼物擲搯刺尙存。」

遊擊官某，妻妾甚多。最諱其小字。呼年曰歲，生日曰硬，馬曰大驢。又諱敗爲勝，安爲放。雖簡札往來，不

甚避忌，而家人道之，則怒。一日，司札吏白事，誤犯大怒，以研擊之，立斃。三日後，醉臥，見吏持刺入，問：「何爲？」吏曰：「馬子安來拜。」忽悟其鬼，急起，拔刀揮之，吏微笑，擲刺几上，泯然而沒。取刺視之，書云：「歲家眷，硬大驢，子放勝。」暴謬之夫，爲鬼揶揄，可笑甚已！

牛首山一僧，自名鐵漢，又名鐵屎，有詩四十首，見者無不絕倒。自鑲印章二：一曰：「混帳行子。」二曰：「老實潑皮。」秀才王司直，梓其詩，名曰：「牛山四十屁。」款云：「混帳行子，老實潑皮放。」不必讀其詩，標名已足解頤。

司訓

「屢因重聽歎途窮，傀儡登場笑鞠躬，也算人間清白吏，更無關節出韓中。」

教官某，甚豐，而與一狐善。狐耳語之，亦能聞。每見上官，亦與狐俱，人不知其重聽。積五六年，狐別而去，囑曰：「君如傀儡，非挑弄之，則五官俱廢。與其以豐取罪，不如早自高也！」某戀祿，不能從其言。應對屢乖，學使欲逐之。某又求當道者爲之緩頰。一日，執事文場，唱名畢，學使退，與諸教官燕坐。教官各捫籍，韓中呈進關說。已而學使笑問：「貴學何獨無所呈進？」某茫乎不解。近坐者肘之，以手入韓，示之勢。某爲親戚寄賣房中偽器，輒藏韓中，隨在求售。因學使笑語，疑索此物，鞠躬起對曰：「有八錢者最佳。下官

不敢呈進。」一座匿笑。學使叱出之，遂免官。

異史氏曰：「平原獨無，亦中流之砥柱也。學使而求呈進，固當奉之以此。由是得免，冤哉！」

朱公子青耳錄云：「東萊一明經，遲，可訓沂水，性顛癡，凡同人咸集時，皆默不語。遲坐片時，不

覺五官俱動。笑啼並作，旁若無人焉者。若聞人笑聲，則頓止。儉鄙自奉，積金百餘兩，自埋齋房。妻子亦不使知。一日，獨坐，忽手足自動。少刻，云：「作惡結怨，受凍忍飢，好容易積蓄者，今在齋房。倘有人知覺，如何？」如此再四。一門斗在旁，殊亦不覺。次日，遲出門斗入，掘取而去。過二三日，心不自甯。發穴驗視，則已空空。頓足拊膺，歎恨欲死。教職中，可云：「千態百狀矣！」

段氏

「田園瓜到已無餘，忍泣吞聲鬪續虛。合浦珠還真意外，妒心從此永清除。」

段瑞環，大名之富翁也，四十無子。妻連氏，又最妒。欲買妾而不敢，私一婢。連覺之，撻婢數百，鬻諸河間樂氏之家。段日益老，諸姪朝夕乞貸，一言不相應，怒徵聲色。段思不能給其求，而欲鬪一姪，則羣姪阻撓之。連之悍亦無所施，始大悔，憤曰：「翁年六十餘，安見不能生男？」遂買兩妾，聽夫臨幸之，不問。居年餘，二妾皆有身，舉家皆喜，於是氣息漸舒。凡諸姪有所強取，輒惡聲硬拒之。無何，一妾生女，一妾生男，而

婦。夫婦夫望，漫冀將來而已。又年餘，段中風不起，諸姪益肆，牛馬什物，競自取去。連詬斥之，輒反唇相稽。無所爲計，朝夕嗚哭。段由是病益劇，尋死。諸姪集柩前，譏析遺產。連雖痛切，然不能禁止之。但留沃墅一所，贍養老稚。姪輩不肯。連曰：「汝等寸土不留，將令老嫗及呱呱者餓死耶？」日不決，惟忿哭自擗。忽有客入弔，直趨靈所，俯仰盡哀。哀已，便就苦次。衆不知其誰，詰之。客曰：「死者我父也！」衆益駭。客始從容自陳。先是婢嫁樂氏，踰五六月，生子懷。樂撫之等諸男。十八歲入泮。後樂卒，諸兄析產，置不與諸樂齒。懷問母，始知其故。曰：「既屬兩姓，各有宗祏，何必在此乘人百畝田哉？」乃命駕詣段，而段已死。言之鑿鑿，確可信據。連方忿痛，聞之大喜，直出曰：「我今亦復有兒，諸所假去牛馬什物，可好自送還。不然，有訟與也！」諸姪相顧無色，漸引去。懷乃移妻來，共居父憂。諸段不平，共謀逐懷。懷知之，曰：「樂不以爲樂，段復不以爲段，我適安歸乎？」忿欲質官。諸戚黨爲之排解，羣謀亦寢。而連以午牛故，不肯已。懷勸置之。連曰：「我非爲牛馬也！雜氣積滿胸，汝父以憤死。我所以吞聲忍泣者，爲無兒耳！今有兒，何畏哉！前事汝不知，待予自質審。」懷固止之。不聽，具詞赴邑宰。宰拘諸段，口對狀。連氣直詞惻，吐陳泉湧。宰爲動容，並懲諸段，追物給主。既歸，其兄弟之子，有不與黨謀者，招之來，以所追物，盡散給之。連七十餘歲，將終，呼女及孫媳，曰：「汝等誌之，如三十不育，便當典質釵珥，爲壻納妾。無子之情狀，難堪也！」

異史氏曰：「連氏雖妒，而能疾轉，宜天以有後伸其氣也。觀其慷慨激發，吁亦傑哉！」

濟南蔣稼，其妻毛，不育而妒。嫂每勸謀之，毛不聽，曰：「甯絕嗣，不令送眼流眉者，忿氣人也！」年近四旬，頗以鬪績爲念，欲繼兄子。弟與兄言，兄諾，嫂與嫂言，嫂亦諾。然故悠悠之。兒每至叔所，夫妻曲意撫兒，餽以甘脆而問之曰：「肯來吾家乎？」兒亦應之。兄私囑兒曰：「倘再問，答以不肯。如問：「何故不肯？」答云：「待汝死後，何愁田產不爲吾有？」」一日，稼遠出行買，兒至其家，毛又問之。兒果對如父教，毛大怒，逐兒曰：「妻孥在家，固日日算吾田產耶？其計左矣！」急不能待，夫歸，立招媒媪，爲夫買妾。時有賣婢者，其直昂，傾貲不能取盈，勢將不就。兄恐其遲焉而悔，竊以金付媒媪，僞爲媪所轉貸者。毛大喜，購婢而歸。稼既還，毛以情告。稼亦忿，遂與兄絕。年餘，妾生子，夫妻共喜。毛曰：「媪不知假貸何人？年餘竟不置問。此德不可忘。豈子已生，尙不償母價耶？」稼乃囊金詣媪。媪笑曰：「嘗謝大官人，無謝老身矣！身貧如水，誰敢貸一金者？」因以實告，稼始悟。歸與妻言，相爲感泣，遂治具邀兄至。夫婦皆膝行，出金償兄。兄不受，盡歡而散。後稼生三子。

狐女

「鍾情何意來奔女，守禮偏知避若翁。脂合繡鏡工幻化，周旋難得亂離中。」
伊窈，九江人，夜有女來，相與寢處。心知爲狐，而戀其美，諱不告人，即父母不知也。久之，形體支離，父

母始窮其故，伊實告之。父母大憂，使人更代伴寢，兼旋勸勒，卒不能禁。翁自與同衾，則狐不至。易以他人，則又至。伊問之。狐曰：「世俗符咒，何能制我！然具有倫理，豈有對翁行淫者乎？」翁聞之，益伴子不去，狐遂絕。後值叛寇橫恣，村人盡竄，一家相失。伊奔入崑崙山，四顧荒涼，又無同侶。日既暮，心益惴恐。勿見一女子來，謂是避難者，急近就之，則狐女也。離亂之中，相見欣感。女曰：「日已西下，勢無復之，君姑止此。我相佳地，暫創一室，以避虎狼。」乃北行數武，遂踰莽中，不知何作。少刻返，握伊而去，約十餘步，又曳之。忽見大樹千章，遠一高亭，銅牆鐵柱，頂類白金。近視，則牆可及肩，四周並無門戶，而牆上密排坎鑿。女以足踏之而過。伊亦從之，既入，疑金屋非人工可造，因問所自來。女笑云：「君自居。明日即以相贈。金鐵各千萬，半生喫着不盡矣！」既而告別，伊苦留之，乃止。曰：「被人厭棄，已拌永絕。今又不能自堅矣！」既醒，女不知何時已去。天明，踰垣而出。回視坐處，並無亭屋，惟四鉞插指環內，覆脂合其上。大樹則叢荆老棘也！

王大

「纔從燕子谷中回，又向城隍座下來，赤黑眼眶冥爵在，漫誇劉毅是奇才。」

李信，邑之博徒也，晝臥假寐，忽見昔年博友王大馮九來，邀與敖戲。李亦忘其爲鬼，欣然從之。既出，

王大往約村中周子明，馮乃導李先行，入村東廟中。少頃，周果同王至。馮出葉子，約與捺零。李曰：「倉卒無博資，孤負盛約，奈何？」周亦云然。王云：「燕子谷黃八官人放利債，同往貸之，宜必允諾。」於是四人相將俱去。飄忽間至一大村，村中甲第連亘。王指一門曰：「此黃公子家。」內一老僕出，王告以意。僕即入白，旋出，奉公子命，請王李相會。入見公子，年十八九已來，笑語諄然，便以大錢一提付李，曰：「固知君慈直，無妨假貸。周子明我不能信也！」王委曲代爲之請。公子要李署保，李不肯。王從旁德慫之，李乃諾，亦授一千，而出，便以付周。具述公子之意，以激其必債。出谷口，見一婦人來，則村中趙氏妻，素喜爭善。馮曰：「此處無人，悍婦宜小祟之。」與王捉返入谷。婦大號。馮搦土塞其口，周贊曰：「此等婦只宜襯杖陰中。」馮乃捋襟，以長石強納之。婦若死，衆乃散去。復入廟，相與博賭。自午至夜分，李大勝，馮周貫盡空。李因以厚賞，增息付王，使代償黃公子。王又分給周馮，局復合。居無何，聞人聲紛拏，一人奔入，曰：「城隍爺親捉博者，今至矣！」衆失色。李舍錢踰牆而逃。衆願賞，皆被縛。既出，果見一神人坐馬上，馬後繫博徒二十餘人。天未明，已至邑城，門啓而入。至衙署，城隍南面坐，喚人犯上，執籍呼名。呼已，並令以利斧斫去將指，乃以墨硃各塗兩目，遊市三匝。訖，押者索賄，而後去其墨。硃衆皆賂之，獨周不肯，辭以囊空。押者約送至家，而後酬之，亦不許。押者指之曰：「汝真錢豆炒之，不能爆也！」遂拱手去。周出城，以唾溼袖，且行且拭。及河自照，墨硃未去，掬水盥之，堅不可下，悔恨而歸。先是，趙氏婦，以故至母家，日暮不歸，夫往逆之。

至谷口，見婦臥道周。賭狀，知其遺鬼。去其泥塞，負之而歸。漸甦能言，始明陰中有物，宛轉抽拔而出。既乃述所遭。趙怒，遽赴邑，宰訟李及周。牒下，李初醒，周尙元睡，狀形類死。宰以其誣控，答趙並械婦。夫婦皆無理以自申。越日，周醒，目旁眶，忽變一赤一黑，大呼指痛。視之，筋骨已斷，惟皮連之。數日，尋墮。目上墨，殊深入肌裏，見者無不掩笑。一日，見王大來索負，周厲聲但言無錢。王忿而去。家人問之，始知其故。共以神鬼無情，勸償之。周齟齬不可，且曰：『今日官宰，皆左袒賴債者。陰陽應無二理，况賭博債耶？』次日，有二鬼來，謂：『黃公子具呈在邑，拘赴質審。李信亦見緣來，取作干證。二人一時並死，至村多相見，王馮俱在。』謂周曰：『君尙帶赤黑眼，敢見官耶？』周仍以前言告。李知其吝，乃曰：『汝既昧心，請見黃八官人，爲汝還之。』遂共詣公子所，李入告以故。公子不可曰：『負欠者誰？而取償於子。』出以告周。因謀出賞，假周進之。周益忿，語侵公子，鬼乃拘與俱行。無何至邑，入見城隍。城隍呵曰：『無賴賊，塗眼猶在，又賴債耶？』周曰：『黃公子出利債，誘其博賭，遂被懲創。』城隍喚黃家僕上，怒曰：『汝主人開場誘賭，尙討債耶？』僕曰：『取賞時，公子不知其賭。公子家燕子谷，捉獲博徒在觀音廟，相去十餘里。公子從無設局之事。』城隍顧周曰：『取賞悍不還，反被捏造。人之無良，至汝而極。』欲答之。周又訴其息重。城隍曰：『債幾分矣。』答云：『實尙未有所償。』城隍怒曰：『本尙欠，而論息耶？』答三十，立押債主。二鬼押至家，索賄，不令卽活，縛諸廁內。令示夢家人，家人焚楮錠二十提。火既滅，化爲金二兩，錢二千。周乃以金酬債，以錢賂

押者，遂釋令歸。既蘇，臂創墳起，膿血崩潰，數月始痊。後趙氏歸，不敢復罵。而周以四指帶赤黑，眼眶如故。此以知博徒之非人也！

異史氏曰：「世事之不平，皆由爲官者，矯枉之過正也！昔日富家以倍稱之息，折奪良家子女，人無敢言者。不然，函刺一投，則官以三尺法，左袒之。故昔之民社官，皆爲勢家役耳！迨後賢者鑒其弊，又悉舉而大反之。有舉人重賞作巨商者，衣錦厭梁肉，家中起樓閣，買良沃，而竟忘所由來。一取債，則怒目相向。質諸官，官則曰：「我不爲人役也！」嗚呼！是何異懶殘和尚，無工夫爲俗人拭涕哉！余嘗謂昔之官諂，今之官謬。諂者固可誅，謬者亦可恨。放賞而薄其息，何嘗專有益於富人乎？」

張示年宰淄，最惡博。其塗面遊城，亦如冥法。刑不至墮指，而賭以絕。蓋其爲官，甚得鉤距法。方簿費旁午時，每一人上堂，公偏暇，里居年齒，家口生業，無不絮絮問之，問已，始勸勉令去。有一人完稅繳單，自分無事，呈單欲下。公止之，細問一過，曰：「汝何博也？」其人力辯生平不解博。公笑曰：「腰中常有博具。」搜之，果然。人以爲神，並不知其何術。

男妾

「逐臭嗜痴信不誣，雌雄撲朔竟模糊。身將弁冕爲巾幗，始信人間有子都。」

一官紳在揚州買妾，連相數家，悉不當意。惟一媼寄居賣女，女十四五，丰姿姣好，又善諧謔。大悅，以重金購得之。至夜，入衾，膚膩如脂。喜捫私處，則男子也。駭極，方致窮詰，蓋買好僮，加意修飾，設局以欺人耳。黎旦，遣家人奔赴媼所，則已遁去無蹤。中心懊喪，進退莫決。適浙中同年某來，因與告訴。某便索觀，一見大悅，以原金贖之而去。

異史氏曰：「苟遇知音，即予以南威不易也！何事無知婆子，多作一僞境哉！」

汪可受

「後果前因資閱歷，輪迴墮落未全誣。莫將疆吏誇清貴，記得三生事有無。」

湖廣黃梅縣汪可受，能記三生。一世爲秀才，讀書僧寺。僧有牝馬產驃駒，愛而奪之。後死，冥王稽籍，怒其貪暴，罰使爲驅償。寺僧愛護之，欲死無間。稍長，輒思投身澗谷。又恐負麥養之恩，冥罰尤甚，遂安之。數年，孽滿自斃。生一農人家，墮蓐能言。父母以爲不祥，殺之。乃生汪秀才家。秀才近五旬，得男甚喜。汪生而了了，但憶前生以早言死，遂不敢言。至三四歲，人皆以爲啞。一日，父方爲文，適有友人過訪，投筆出廳。汪入見父作，不覺技癢，代成之。父返，見之，因問：「何人來？」家人啓曰：「無之。」父大疑。次日，敬書一題置几上，旋出，少間，即返。竊行竊步而入，則見兒伏案間，稿已數行。忽睹父至，不覺出聲，跪求免究。父喜，握

手曰：「吾家止汝一人，既能文，家門之幸也！何自匿爲？」由是益教之讀。少年成進士，後官至大同巡撫。

王十

「國課何曾按引償？誰分私販與官商，奈何何日重挑漕？應有人愁骨朵傷。」

高苑民王十，負鹽於博興，夜爲兩人所獲，意爲土商之邏卒也。舍鹽欲遁，而足苦不前，遂就縛，固哀之。二人曰：「我非鹽肆中人，乃鬼卒也。」十懼，但乞至家，一別妻子，鬼不許，曰：「此去亦未便至死，不過暫役耳。」十問：「何事？」曰：「冥中新閻羅蒞任，見奈河淤平，十八獄廁坑俱滿，故捉三種人，使淘河：小偷，私鑄，私鹽；又一人使滌廁，樂戶也。」十從入城郭，至一官署，見閻羅在上，方稽名籍。鬼上曰：「捉一私販王十至。」閻羅視之，怒曰：「私鹽者，上瀆國稅，下蠹民生者也！若世之暴官奸商，所指爲私販者，皆天下之良民。貧人竭錙銖之本，求升斗之息，何爲私哉？」責二鬼，罰使市鹽四斗並十所負，代運至家。留十授以蒺藜骨朵，令隨諸鬼督河工。鬼引十去。至奈河邊，見河內人夫，強續如蟻。又視河水渾赤，近之，臭不可聞。淘河者皆赤體持畚鍤，出沒其中。朽骨腐尸，盈筐負舁而出。深處，則滅頂求之。惰者輒以骨朵擊背股。同監者以香綿丸如巨菽，使合口中。乃近岸，見高苑肆商，亦在其中，十獨苛遇之。入河楚背，上岸敲股。商懼，常沒身水中，十乃已。經三晝夜，河夫半死，河工亦竣。前二鬼仍送至家，醒然而蘇。先是，十負鹽未歸。

天明，妻啓戶，則鹽兩囊置庭中，而十久不至。使人徧覓之，則死途中。鼻之而歸，奄有微息。大惑不解其故。既醒，始言之。肆商亦於前日死，至是始甦。骨朵擊處，皆成巨疽，渾身腐潰，臭不可近。十故詣之，望見十，猶縮首衾中，如在奈河狀。一年始愈，不復爲商矣！

異史氏曰：「鹽之一道，朝廷之所謂私，乃不從乎公者也。官與商之所謂私，乃不從乎其私者也。近日齊魯新規，土商隨在設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之彼邑，卽此肆之民，不得去之彼肆。而肆中則潛設餌，以釣他邑之民。其售於他邑，則廉其直，而售諸土人，則倍其價以昂之。而又設邏於道，使境內之人，皆不得逃吾網。其有境內冒他邑以來者，法不宥，彼此互相釣，而越肆假冒之愚民益多。一被邏獲，則先以刀杖殘其脛股，而後送官。官則桎梏之，是名私鹽，嗚呼！冤哉！漏數萬之稅非私，而負升斗之鹽則私之！本報售諸他境非私，而本境買諸本境則私之！冤矣！律中，鹽法最嚴，而獨於貧難軍民，背負易食者，不之禁。今則一切不禁，而專殺此貧難軍民。且夫貧難軍民，妻子嗷嗷，上守法而不盜，下知恥而不倡，不得已，而揭十母而求一子，使邑盡此民，卽夜不閉戶可也。非天下之良民乎哉？彼肆商，不但使之淘奈河，直當使滌廁！而官於春秋節，受其斯須之潤，遂以三尺法，助使殺吾良民。然則爲貧民計，莫若爲盜及私鑄耳。盜者白晝劫人，而官若聾；鑄者爐火亘天，而官若瞽。卽異日淘河，尙不至如負販者所得無幾，而官刑立至也。嗚呼！上無慈惠之師，而聽

奸商之法，日變日詭。奈何不頑民日生，而良民日死哉？」

故事，邑中肆商，以如于石鹽賞，歲奉邑宰，名曰食鹽。又逢節序，具厚儀，商以事謁官，官則禮貌之，坐與語，或茶焉。送鹽販至，重懲不遑。張公石年宰淄，肆商來見，循舊規，但揖不拜。公怒曰：「前令受汝賄，故不得不隆汝禮。我市鹽而食，何物商人，敢公堂抗禮乎？」捫襟將笞。商叩頭謝，乃釋之。後肆中得二負販者，其一逃去，其一被執至官。公問：「販者二人，其一焉往？」販者云：「奔去矣！」公曰：「汝股病不能奔耶？」曰：「能奔。」公曰：「既被捉，必不能奔。果能，可起試奔，驗汝能否？」其人奔數步，欲止。公曰：「大奔！勿止！」其人疾奔，竟出公門而去，見者皆笑。公愛民之事不一，此其開情，邑人猶樂誦之。

二班

「三年前事未全忘，報德呼兒代逐狼，醫士儻爲孫思邈，又從虎窟得仙方。」

殷元禮，雲南人，善鍼灸之術。遇寇亂，竄入深山。日既暮，村舍尙遠，懼遭虎狼，遙見前途有兩人，疾趨之。既至，兩人問：「客誰何？」殷乃自陳族貫。兩人拱敬曰：「是良醫殷先生耶？仰山斗久矣！」殷轉詰之。二人自言班姓，一爲班爪，一爲班牙，便謂：「先生，余亦避難石室，幸可棲宿，敢屈玉趾，且有所求。」殷喜。

從之。俄至一處。室旁巖谷。竊柴爇燭。始見二班容軀威猛。似非良善。計無所之。即亦聽之。又聞榻上呻吟。細審。則一老嫗偃臥。似有所苦。問：「何恙？」牙曰：「以此故。敬求先生。」乃束火照榻。殷遠視。見鼻下口角有兩贅瘤。皆大如碗。且云：「痛不可耐。妨礙飲食。」殷曰：「易耳！」出艾團之。爲灸數十壯。曰：「隔夜愈矣！」二班喜。燒鹿餉客。並無酒飯。惟肉一品。爪曰：「倉卒不知客至。望勿以翰褻爲怪。」殷飽餐而眠。枕以石塊。二班雖誠樸。而粗莽可懼。殷轉側不敢熟眠。天未明。便呼嫗。問所患。嫗初醒。自捫。則瘤破爲創。殷促二班起。以火就照。敷以藥屑。曰：「愈矣！」拱手遂別。班又以燒鹿一肘贈之。後三年無耗。殷適以故入山。遇二狼當道。阻不得行。日既西。狼又羣至。前後受敵。狼撲之仆。更數狼爭齧。衣盡碎。自分已死。忽兩虎驟至。諸狼四散。虎怒。大吼。狼懼盡伏。虎悉撲殺之。竟去。殷狼狽而行。懼無投止。遇一嫗來。睹其狀。曰：「殷先生喫苦矣！」殷戚然訴狀。問：「何見識？」嫗曰：「余即石室中治瘤之病嫗也！」殷始恍然。便求寄宿。嫗引去。入一院落。燈火已張。曰：「老身伺先生久矣！」遂出袍袴。易其敝敗。羅漿具酒。酬勸諄切。嫗亦以海棧自酌。談飲俱豪。不類巾幗。殷問：「前日兩男子。係老嫗何人。何以不見？」答云：「兩兒遺逆先生。尙未歸復。必迷途矣！」殷感其義。縱飲不覺沈醉。酣眠於座間。既醒。已曙。四顧。竟無屋廬。孤坐巖石上。聞巖下喘息如牛。近視。則老虎方睡未醒。膝間有二癩痕。皆大如拳。駭極。潛縱而遁。始悟二虎。卽二班也！

募緣

「丹麓重新壯繆祠，老蛙可募竟無私。有錢既肯償淫債，好事何妨出巨貲。」

青蛙神，往往託諸巫以爲言。巫能察神嘆喜，告諸信士曰：「喜矣！福則至！怒矣！婦子坐愁，歎有廢餐者。流俗然哉！抑神暫靈，非盡妄也。有富賈周某，性吝嗇，會居人斂金，修闕聖祠，貧富皆與有力，獨周一毛所不肯拔。久之，工不就。首事者無所爲謀。適衆養蛙神，巫忽言：『周將軍倉命小神司募政。其取簿籍來。』衆從之。巫曰：『已捐者不復強，未捐者量力自註。』衆唯唯敬聽，各註已。巫視曰：『周某在此否？』周方混蹟其後，惟恐神知，聞之失色，次且而前。巫指籍曰：『註金百。』周益窘。巫怒曰：『淫債尙耐二百，况好事耶！』蓋周私一婦，爲夫掩執，以金二百自贖，故訐之也。周益慚懼，不得已，如命註之。既歸，告妻。妻曰：『此巫之詐耳！』巫屢索，卒弗與。一日，方晝寢，忽聞門外如牛喘，視之，則一巨蛙塞門，僅容其身。步履蹇緩，寒兩扉而入。既入，轉身臥，以鬪承領。舉家盡驚。周曰：『必討募金也！』焚香而祝，願先納三十，其餘以次齎送。蛙不動，請納五十，身忽一縮，小尺許。又加二十，益縮如斗。請全納，縮如拳。從容出入，牆罅而去。周急以五十金送監造所。人皆異之。周亦不言其故。積數日，巫又言：『周某欠金五十，何不催併？』周聞之懼，又送十金，意將以此完結。一日，夫婦方食，蛙又至，如前狀，目作努。少間，登其牀，牀搖撼欲傾。加

驟於枕而眠。腹隆起如臥牛，四隅皆滿。周懼，卽完百數與之。驗之，仍不少動。半日間，小蛙漸集。次日，益多。穴倉登榻，無處不至。大於椀者，升灶啜蠅，糜爛釜中，以致穢不可食。至三日，庭中蠶蠹，更無隙處。一家皇駭，不知計之所出，不得已，請教於巫。巫曰：「此必少之也！」遂祝之。益以廿金，首始舉。又益之，起一足。直至百金，四足盡起，下牀出門，狼狽數步，復反身臥門內。周懼，問巫。巫揣其意，欲周卽解囊。周無奈，如數付巫。蛙乃行。數步外，身暴縮。雜衆蛙中，不可辨認，紛紛然亦漸散矣。祠旣成，開光祭賽，更有所需。巫忽指首事者曰：「某宜出如干數。」共十五人，止遺二人。衆祝曰：「吾等與某某，已同捐過。」巫曰：「我不以貧富爲有無，但以汝等所侵漁之數爲多寡。此等金錢，不可自肥，恐有橫災非禍。念汝等首事勤勞，故代汝消之也！除某某廉正無所苟且外，卽我家巫，我亦不少私之。便令先出，以爲衆倡。」卽奔入家，搜括箱櫃，妻問之，亦不答。盡卷囊蓄而出，告衆曰：「某私尅銀八兩。今使傾囊，與衆共衡之。」秤得六兩餘，使人誌其欠數。衆愕然，不敢置辯，悉如數內入。巫過此，茫不自知。或告之，大慚，質衣以盈之。惟二人虧其數，事既畢，一人病月餘，一人患疔瘡，醫藥之費，浮於所欠。人以爲私剋之報焉。

異史氏曰：「老蛙司募，無不可爲善之人。其勝剗釘拖素者，不旣多乎？又發監守之盜，而消其英，則其現威猛，正其行慈悲也！」

馮木匠

「月明如畫紙窗開，草草姻緣自去來；垣上紅雞村外女，此中離合費疑猜。」

燕軍周有德，改創故藩邸爲部院衙署。時方鳩工，有木作匠馮明寰，直宿其中。夜方就寢，忽見紙窗半開，月明如畫。遙望垣上，立一紅雞。注目問，雞已飛搶至地。俄一少女，露半身來相窺。馮疑爲同輩所私，靜聽之，業已熟眠，私心忤忤，竊望其誤投也。少間，女果越窗過，徑入己懷。馮喜，默不作一言。歡畢，女亦遂去。自此夜夜至，初猶自隱，後遂明告。女曰：「我非誤就，敬相投耳！」兩人情日密。既而工滿，馮欲歸，女已候於曠野。馮所居村，離郡固不甚遠，女遂從去。既入室，家人皆莫之睹。馮始知其非人。迨數月，精神漸減，心益懼，延師鎮驅，卒無少驗。一夜，女豔妝來，向馮曰：「世緣俱有定數，當來，推不去。當去，亦挽不住。今與子別矣！」遂去。

乩仙

「豈非仙人屬對精，地名巧合本天成；預知董叟城南路，幻術通靈亦可驚？」

章邱米步雲，善以乩卜，每同人雅集，輒召仙相與廣和。一日，友人見天上微雲，得句，請其屬對，曰：「羊脂白玉天。」乩書云：「問城南老董。」衆疑其不能對，故妄言之。後以故偶適城南，至一處，土如丹砂，異之。有一叟，攸豕其側，因問之。叟曰：「此俗呼：『豬血紅泥地』也！」忽憶乩詞，大駭，問其姓，答云：「我

老董也。屬對不奇，預而知過城南之必遇老董，斯亦神矣！

泥書生

「豈無駿馬駝癡恨？風動扉開獨宿時；冠服翩然乘露入，莫嗤土偶盡無知！」

羅村有陳代者，少蠢陋。娶妻某氏，頗麗，自以壻不如人，鬱鬱不得志，然貞潔自持，婆媳亦相安。一夕，獨宿，忽聞風動扉開，一書生入，脫衣巾，就婦共寢。婦駭懼，苦相拒，而肌骨頓爽，聽其狎褻而去。自是恆無虛夕。月餘，形容枯瘁，母怪問之，初慚，不欲言，固問，始以情告。母駭曰：「此妖也！」百術爲之禁咒，終亦不能絕。乃使代伏匿室中，操杖以伺。夜分，書生果復來，置冠凡上，又脫袍服，搭櫪架間。纔欲登榻，忽驚曰：「咄咄有生人氣！」急復披衣。代暗中暴起，擊中腰脅，塔然作聲。四壁張顧，書生已渺。束薪爇照，泥衣一片墜地上，案頭泥巾猶存。

寒償債

「夢中情事記分明，戲向黔驢喚小名；戴角披毛償豆價，世間債帥應心驚。」

李公著明，慷慨好施。鄉人某，僑居公室。其人少游惰，不能操農業，家窶貧。然小有技能，常爲役務，每

賚之厚。時無屋炊，向公哀乞，公輒給以升斗。一日，告公曰：「小人日受厚恤，三四口幸不餓殍。然曷可以久？乞主人貸我粟豆一石作資本。」公忻然授之。負去，年餘，一無所償。及問之，豆費已蕩然矣！公憐其貧，亦置不索。公諱書於蕭寺。後三年餘，忽夢某來，曰：「小人負主人豆直，今來投償。」公慰之曰：「若索爾償，則平日所負欠者，何可數算？」某愀然曰：「固然！凡人有所爲而受千金，可不報也？若無端受人資助，升斗且不容昧，况其外哉！」言已，竟去。公愈疑。既而衆人白公，夜牝驢產一駒，且修偉。公忽悟，曰：「得毋駒爲某耶？」越數日，歸見駒，戲呼某名。駒奔赴，如有知識。自此遂以爲名。公乘赴青州，衡府內監見而悅之。願以重價購之。議直未定，適公以家急務，不及待，遂歸。又逾歲，駒與雄馬同櫪，斃折經骨，不可療。有牛醫至公家，見之，謂公曰：「乞以駒付小人。朝夕療養，需以歲月，萬一得痊，得直與公剖分之。」公如所請。後數月，牛醫售驢，得錢千八百，以半獻公。公受錢，頓悟，其數適符豆價也！噫！昭昭之債，而冥冥之償，此足以勸矣！

驅怪

「酒闌人散客無眠，何意妖氛起榻前；等是倉皇驚竄去，此功原不敢貪天。」

長山徐遠公，故明諸生也。鼎革後，棄儒訪道，稍稍學勅勅之術，遠近多耳其名。某邑一鉅公，具幣致

欺書，招之以騎。徐問：「召某何意？」僕辭以：「不知，但囑小人，務屈臨降耳！」徐乃行至，則中庭宴饌，禮遇誠恭，然不道其所以致迎之旨。徐不耐，因問曰：「實欲何爲？幸祛疑抱。」主人輒言：「無他也！」但勸杯酒。言辭爛熳，殊所不解。話言之間，不覺向暮，邀徐飲園中。園內構造頗佳，而竹樹蒙翳，景物陰森。雜花叢叢，半沒草萊中。抵一閣，覆板上，懸蛛錯綬，大小上下，不可以數。酒數行，天色曠暗，命燭復飲。徐辭不勝酒，主人卽罷酒呼茶。諸僕倉皇撤殺器，盡納閣之左室案上。茶啜未半，主人託故竟去。僕人便持燭引宿左室。燭置案上，遽反身去，頗甚草草。徐疑或攜襪被來伴。久之，人聲殊杳，卽自起扃戶寢。窗外皎月，入室侵牀。夜鳥秋蟲，一時啾唧。心中怛然，不成夢寢。頃之，板上橐囊似踏蹴聲，甚厲。俄下護梯，俄近寢門。徐駭，毛髮蜩立，急引被覆首，而門已豁然頓開。徐展被角，微伺之，則一物，獸首人身。毛周其體，長如馬鬣，深黑色，牙粲羣峯，目炯雙炬。及几，伏箛器中賸肴。舌一過，連數器，輒淨如掃。已而趨近榻，嗅徐被。徐驟起，翻被竊怪頭，按之狂喊。怪出不意，驚脫。啓外戶窺去。徐披衣起遁，則園門外扃，不可得出。緣牆而走，擇短垣踰，則主人馬廐也。廐人驚，徐告以故，卽就乞宿。將旦，主人使伺徐，失所在，大駭。已而得之廐中。徐出，大恨，怒曰：「我不慣作驅怪術。君遣我，又祕不一言。我囊中蓄如意鉤一，又不送還寢所。是死我也！」主人謝曰：「擬卽相告，慮君難之初，亦不知囊有藏鉤，幸有十死。」徐終怏怏，索騎歸。自是而怪遂絕。主人宴集園中，輒笑向客曰：「我不忘徐生功也！」

異史氏曰：「黃狸黑狸，得竄者雌，此非立言也！假令翻被狂賊之後，隱其所駭懼，而公然以怪遁之爲已能，天下必將謂徐生真神人不可及！」

秦 生

「居然吏部比風流，酒國沈酣死未休。賴有相憐同病者，與君長向醉鄉游。」

萊州秦生，製藥酒，誤投毒味，未忍傾棄，封而置之。積年餘，夜適思飲，而無所得酒。忽憶所藏，啓封嗅之，芳烈噴溢。腸摩涎流，不可制止。取瓊將嘗，妻苦勸諫。生笑曰：「快飲而死，勝於饑渴而死多矣！」一瓊既盡，倒瓶再斟。妻起，碎瓶，滿屋流溢。生伏地而牛飲之。少時，腹痛口噤，中夜而卒。妻號泣，爲備棺木，行入殮矣。次夜，忽有美人入，身長不滿三尺，逕就靈寢，以甌水灌之，豁然頓甦。叩而詰之曰：「我狐仙也。適丈夫人陳家竊酒醉死，往救而歸。偶過君家，悲憐君子，與己同病，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言訖不見。

余友人邱行素，貢士，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沽，輾轉不可復忍，因思代之以醋。謀諸婦，婦嗤之。邱固強之，乃煨醢以進。壺既盡，始解衣甘寢。次日，夫人竭壺酒之資，遣僕代沽。道遇伯弟襄，辰，詰知其故，固疑嫂不肯爲兄謀酒。僕言夫人云：「家中蓄醋無多，昨夜已盡其半。恐再一壺，則醋根斷矣！」聞者皆笑之。不知酒與初澆，卽毒藥猶甘之。况醋乎，亦可以傳矣！」

局詐

「狗苟蠅營暮夜金，笑他巧宦繫援心；烏臺空自通關節，鑿敎斜封何處尋？」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間，有一人衣冠華好，近與扳談。漸問主人姓字，又審官閥，家人並告之。其人自言：「余王姓，貴主家之內便也。」語漸款洽，因曰：「宦途險惡，顯者皆附於貴戚之門，尊主人所託何人也？」笑言：「無之。」王曰：「此所謂惜小費而忘大禍者也！」家人曰：「何託而可？」王曰：「公主待人以禮，又能覆翼人。某侍郎亦僕階進，倘不惜千金贄，見公主，當亦非難。」家人喜，問其居止，便指其門戶曰：「日同巷不知耶？」家人歸告侍御。侍御喜，即張盛筵，使家人往邀王。王欣然來。筵間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瑣事甚悉，且言：「非同巷之誼，即賜百金賞，不肯效牛馬。」御史益佩戴之。臨別訂約，公但備物。僕乘間言之，且晚當有以報尊命。越數日，始至，騎酸馬甚都，謂御史曰：「可速治裝行。公主事大煩，投謁者踵日相接，自晨至夕，常不得一間，今得少隙，宜急往，誤則相見無期矣！」御史出兼金重贄，從之去。曲折十餘里，始至公主第，下騎祇候。王先持贄入。久之，出，宣言公主召某御史。即有數人接遞傳呼。侍御偃僕入，見高堂上坐麗人，姿貌如仙，服飾炳耀。侍姬著錦繡，羅列成行。侍御伏謁盡禮。傳命賜坐簷下，金碗進茗。主略致溫旨，侍御肅而退。自內傳賜緞鞞鞞貂帽。既歸，深德王，持刺謁謝，則門闔無人，疑其侍主未歸。三日，

三謂終不復見。使人詢諸貴主之門，則高扉扃。訪之居人，並言：「此間曾無貴主。前有數人僦屋而居。今去已三日矣。」使反命，主僕喪氣而已。

又

「蚤緣宦豎握兵符，浪擲黃金笑武夫；甘墮術中偏不悟，授官曾見晚朝無。」

副將軍某，負貲入都，將圖握篆，苦無階。一日，有裘馬者謁之，自言內兄爲天子近侍。茶已，請問云：「目下有某處將軍缺，倘不吝重金，僕囑內兄，游揚聖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奪也。」某疑其唐突，涉妄，其人曰：「此無須踟躕。某不過欲抽小數於內兄，於將軍錙銖無所望。言定如干數，署券爲信。待召見後，方求實給。不效則汝金尙在。誰將就懷中而攫之耶！」某乃喜，諾之。次日，復來引某去，見其內兄，云：「姓田，煊赫如侯家。某參謁，殊微睨，不甚爲禮。其人持券向某曰：『適與內兄議，計非萬金不可。請即署尾。』」某從之。田曰：「人心叵測，事後慮有翻覆。」其人笑曰：「兄慮之過矣！既能予之，甯不能奪之耶？且朝中將相，有願納交而不可得者。將軍前程方遠，應不喪心至此。」某亦力矢而去。其人送之曰：「三日即覆公命。」逾兩日，日方夕，數人吼奔而入，曰：「聖上坐待矣！」某驚甚，疾趨入朝。見天子坐殿上，爪牙森立，某拜舞已。上命賜坐，慰問殷勤。顧左右曰：「聞某武烈非常，今見之，真將軍才也！」因曰：「某處踰

要地。今以委卿，勿負朕意。侯封有日耳！」某拜恩出。即有前日裘馬者，從至客邸，依券對付而去。於是高枕待授，日誇榮於親友。過數日，探訪之，則前缺已有人矣！大怒，忿爭於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簡，何得授之他人？」司馬怪之。及述所遇，半如夢境。司馬怒，執下廷尉。始供其引見者之姓名，則朝中並無此人。又耗萬金，始得革職而去，異哉！武弁雖賤，豈朝堂亦可假耶？疑其中有幻術存焉。所謂大盜不操矛弧者也！

又

「一曲湘妃愜素心，祕藏不惜示知音；人琴一去無消息，流水高山何處尋？」

李生，嘉祥人，善琴，偶適東郊，見工人掘土得古琴，遂以賤直得之。拭之，有異光，安絃而操，清烈非常。喜極，若獲拱璧。貯以錦囊，藏之密室。雖至戚，不以示也。邑丞程氏，新蒞任，投刺謁李。李故寡交游，而以其先施故，報之。過數日，又招飲，固請乃往。程爲人風雅絕俗，議論瀟灑。李悅焉。越日，折柬酬之，權笑益洽。由是月夕花晨，未嘗不相共也。年餘，偶於程廡中，見繡囊裏琴，置几上，李便展玩。程問：「亦譜此否？」李言：「非所長，而生平好之。」程訝曰：「知交非一日，絕技胡不一聞？撥爐爇沉香，請爲小奏。」李敬如教。程曰：「大高手，願獻薄技，勿笑小巫。」遂鼓御風曲，其聲冷冷，有絕世出塵之意。李更傾倒，願師事之。自是二人以琴交，情分益篤。年餘，竊傳其技。然程每請李，李亦以常琴供之，未肯洩所藏也。一夕，薄醉，丞曰：「

某新肄一曲，無亦願聞之乎？」爲奏湘妃，幽怨若泣。李亟贊之。亟曰：「所恨無良琴，若得良琴，音調益勝。」李忻然曰：「僕蓄一琴，頗異凡品。今遇鍾期，何敢終秘？」乃啓櫝負囊而出。程以袍袂拂塵，憑几再鼓。剛柔應節，工妙入神。李聞之，擊節不置。丞曰：「區區拙技，負此良琴。若得荆人一奏，當有一兩聲可聽者。」李驚曰：「公聞中亦精之耶？」丞笑曰：「適此操乃傳自細君者。」李曰：「恨在閨閣，小生不及聞耳。」丞曰：「我輩通家，原不以形迹相限。明日，請攜琴去，當使隔簾爲君奏之。」李悅。次日，抱琴而往。程卽治具權飲。少間，將琴入，旋出卽坐。俄見簾內隱隱有麗妝，頃之，香流戶外。又少時，絃聲細作。聽之，不知何曲，但覺蕩心媚骨，令人魂魄飛越。曲終，便來窺簾，竟廿餘絕代之妹也。丞以巨白勑酬，內復改弦爲兩情之賦。李神形並惑，傾飲過醉，離席與辭，索琴。丞曰：「醉後防有蹉跌，請明日復臨，當令閨人盡其所長也。」李乃歸。次日，詣之，則廨舍寂然，惟一老嫗應門。問之，云：「五更攜眷去，不知何作？」往復可三日耳。」如期往伺之。日旣暮，並無音耗。吏早皆疑，以之白令。破扇而窺其室，室盡空，惟几榻猶存耳。達之上臺，並不測其何說。李喪琴，寢食俱廢，不遠數千里，訪諸其家。程故楚產。三年前，以捐賞授嘉祥。執其姓名，詢其居里，楚中並無其人。或言：「有道士程姓者，善鼓琴。」又傳其有點金之術。三年前，忽法不復見，疑卽其人。又細審年甲容貌，脗合不謬。乃知道士之納官，皆爲琴也。知交年餘，並不言及音律。漸而出琴，漸而獻技，又漸而惑以佳麗。浸漬三年，得琴而去。進士之癖，更甚於李生也。天下之騙機多端，若道士，猶

廳中之風雅者也。

曹操冢

「藏身誰說九州寬，直欲欺心到蓋棺。疑冢空傳七十二，何瞞今日不能瞞。」

許城外有河水洶湧，近崖深黯。盛夏時，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斷浮出。後一人亦如之，轉相驚怪。邑宰聞之，遣多人，開斷上流，竭其水，見崖下有深洞，中置轉輪，上掛利刀如霜。去輪攻入，有小碑，字皆滿篆。細視之，則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寶，盡取之。

異史氏曰：「後賢詩云：『盡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甯知竟在七十二冢外乎？奸哉瞞也！然千餘年，而朽骨不保，變詐亦復何益？嗚呼！瞞之智，正瞞之愚耳！」

罵鴨

「盜得隣臯廚下烹，肌膚一夜鴨毛生。從知世上穿窬輩，不罵無由減罪名。」

邑西白家莊，居民某，盜隣鴨烹之。至夜，覺膚癢。天明，視之，茸生鴨毛。觸之，則痛。大懼，無術可醫。夜夢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罰，須得失者罵毛乃可落。」而隣翁素雅量，生平失物，未嘗徵於聲色，某跪告

翁曰：「鴨乃某甲所盜。彼深畏罵。罵之亦可警悟。」翁笑曰：「誰有閒氣罵惡人？」卒不罵。某益窘，實告憐翁。翁乃罵，其病良已。

異史氏曰：「撻者之可懼也！一撻而鴨毛生。甚矣！罵者之宜戒也！一罵而盜罪滅。然爲善有術。彼鄰翁者，是以罵行其慈者也！」

人妖

「相傳邪術起桑沖，多少紅閨飲恨同；天遣馬生施妙計，迷離何處辨雌雄。」

馬生，萬寶者，東昌人，疎狂不羈。妻田氏，亦放誕風流，伉儷甚敦。有女子來，寄居鄰人寡媪家，言爲翁姑所虐，暫出亡。其縫紉絕巧，便爲媪操作，媪喜而留之。踰數日，自言能於宵分按摩，愈女子瘵。媪常至生家，游揚其術。田亦未嘗著意。生一日於牕隙窺見女，年十八九已來，頗風格，心竊好之。私與妻謀，託疾以招之。媪先來，就榻撫問已，言：「蒙娘子招，便將來。但渠畏見男子，請勿以郎君入。」妻曰：「家中無廣舍，渠儼時復出入，可復奈何？」已又沈思曰：「晚間西村阿舅家招渠飲，卽囑令勿歸，亦大易。」媪諾而去。妻與生用拔趙幟易漢幟計，笑而行之。日曛，媪引女子至，曰：「郎君晚回家否？」田曰：「不回矣！」女子喜曰：「如此方好。」數語，媪別去。田便燃燭，展衾，讓女先上牀，已亦脫衣隱燭。忽曰：「幾忘却，廚舍

門未關。防狗子偷喫也。』促下牀，啓門，見生。生躍入上牀，與女共枕臥。女顛聲曰：『我爲娘子醫清恙也！』間以昵辭，生不語。女即撫生腹，漸至臍下，停手不摩。遽探其私，觸腕崩騰。女驚怖之狀，不啻誤捉蛇蝎。急起，欲遁。生沮之，以手入其股際，則插垂盈掬，亦偉器也。大駭，呼火。生妻謂事決烈，急燃燈至，欲爲調停，則見女投地乞命，羞懼趨出。生詰之云：『是谷坡人王二喜，以兄大喜，爲桑沖門人，因得轉傳其術。』又問：『玷幾人矣？』曰：『身出道不久，祇得十六人耳！』生以其行可誅，思欲告郡，而憐其美，遂反接而宮之。血溢隕絕。食頃，復甦。臥之榻，覆之衾，而囑曰：『我以藥醫汝，創瘡平，從我終焉，可也！不然，事發不赦。』王諾之。明日，媼來，生給之曰：『伊是我表姪女王二姐也！』以天闔爲夫家所逐，夜爲我家言其由，始知之。忽小不康，將爲市藥餌，兼請諸其家，留與荆人作伴。』媼入室，視王，見其面色，敗如塵土，即榻問之。曰：『隱所暴腫，恐是惡疽。』媼信之去。生餌以湯，糝以散，日就平復。夜，輒引與狎處。早起，則爲田提汲，補綴，灑掃執炊，如媵婢然。居無何，桑沖伏誅，同惡者七人，並棄市。惟二喜漏網，檄各屬嚴緝。村人竊共疑之，築村媪，隔裳而探其隱，羣疑乃釋。王自是德生，遂從馬以終焉。後卒，卽葬府西馬氏墓側，今依稀在焉。

異史氏曰：『馬萬寶可云善於用人者矣！兒童喜蟹可把玩，而又畏其鉗，因斷其鉗而畜之，嗚呼！苟得此意，以治天下可也！』

韋公子

「慘綠年華載酒行，罷官歸去悔閒情；咸陽公子風流甚，轉爲風流誤一生。」

韋公子，咸陽世家，放縱好淫。婢婦有色，無不私者。嘗載金數千，欲盡覽天下名妓。凡繁麗之區，罔不至。其不甚好者，信宿即去。嘗意，則作數月留。叔父某，以名宦休致歸，聞其行，怒之。延明師，置別業，使與諸公子鍵戶讀。公子夜同師寢，踰垣而歸，遲明而返，以爲常。一夜，失足折肱，師始知之。告公，公怒，不之惜，益施夏楚，俾不能動，而後藥之。月餘，漸愈。公與之約，能讀倍諸弟，文字佳，出勿察，私逸者，撻如前。而公子最慧，讀常過程，如此數年，中鄉榜。欲自敗約，而公猶箝制之。赴都，以老僕從，授日記籍，使誌其言動。故數年無過行。後成進士，公乃稍弛其禁。而公子或將有作，惟恐公聞，入曲中，輒託姓魏。一日，過西安，見優童羅惠卿，年十六七，秀麗如好女，悅之。夜留繾綣，贈貽豐隆。聞其新娶婦，尤韻妙，益觸所好，私示意惠卿。惠卿無難色。至夜，攜婦至，果少好。遂三人共一榻。留數日，眷愛臻至，謀與俱歸，問其家口。答云：「母早喪，惟父存耳。某原非羅姓。母少服役於咸陽韓氏，賣至羅家，四月生余。倘得從公子去，亦可察其親問。」公子驚問：「母何姓？」答：「姓呂。」駭極，汗下袂體，蓋其母即生家婢也。生無言。天明，厚贈之，勸令改業。僞託他適，約歸時召致之，遂別而去。後令蘇州某邑，有樂妓沈韋娘，雅麗絕倫，心好之，潛留與狎。戲曰：「卿小字

取春風一曲杜韋娘耶？」答曰：「非也！妾母十七爲名妓，有咸陽公子，與君侯同姓，留三月，訂盟婚娶。公子去，八月，生妾。兩名，實妾姓也。公子臨別時，贈黃金鴛鴦，今尚在。一去竟無音耗，妾母以是憤慍死。妾三歲，受撫於沈媼，故從其姓。公子聞其言，愧恨無自容。默移時，頓生一策，忽起，挑燈喚韋娘飲，藏有鴆毒，暗置杯中。韋娘纔下咽，潰亂呻嘶。衆集視，則已斃矣。呼僮人至，付以尸，重賂之。而韋娘所與交好者，盡勢家，聞之，不解其故，悉不平。共賄激僮人，使訟於上官。公子懼，瀉囊贖縫，卒以浮躁免官。歸家年三十八，頗悔前行。妻妾五六人，皆無子，欲繼叔父公之孫。公以其門無內行，恐習氣染兒，雖諧嗣之，但待其老而後歸之。公子憤，欲往招。公聞之，歎曰：『是殆將死矣！』乃以次子之子，送詣其家，使定省之。月餘，尋卒。」

異史氏曰：「盜婢私媼，其流弊殆不可問。然以己之骨血，而謂他人父，亦已羞矣！而鬼神又侮弄之，誘使自食其餘，尙不自剖其心，自剄其首，而徒流汗投鴆，非人頭而畜鳴者耶？」

杜小雷

「惡婦心腸毒似他，豕身頃刻轉輪迴；城門遊遍人爭看，共道杜家逆婦來。」

杜小雷，益都之西山人，母雙盲，杜事之孝。家雖貧，無日不甘旨奉之。一日，將他適，市肉付妻，令作饌。妻最忤逆，切肉時，雞蟻蝮其中。母覺臭惡，不可食，藏以待子。杜歸，問：「饌餽美乎？」母搖首，出以示之。

杜裂視見，見蟾蜍，怒甚。入室欲撻妻，又恐母聞之，上榻籌思。妻問之，亦不語。妻自氣餒，徬徨榻下。久之，喘息有聲。杜叱曰：「不睡待敲撲耶？」亦竟寂然。起而燭之，妻不知何往，但見一豕，細視則兩足猶人，始知爲妻所化。邑宰聞之，繫去，使遊四門，以戒來者。談薇臣曾親見之。

古瓶

「土花深護漢時瓶，鬱鬱千秋得地靈；朔望陰晴都可驗，勝他測日與占星。」

邑北村中井酒，村人某甲乙，緋入海之。掘尺餘，得鬻體，誤破之。口含黃金，喜納腰囊。復掘，又得鬻體六七枚，冀得合金，悉破之，而一無所有。惟旁有磁瓶二，銅器一，器大可合抱，重數十斤，側有雙環，不知何用，斑駁陸離。瓶亦古，非近款。既出井，甲乙皆死。移時，乙蘇曰：「我乃漢人，遭新莽之亂，全家投井中，適有少金，因內口中，實非合斂之物。人人都有也，奈何徧碎頭顱，情殊可恨。」衆香楮祝之，許爲殯葬，乙乃愈。甲不能復生也。顏鎮孫生聞其異，購銅器而去。瓶一，入袁孝廉宣四家，可驗陰晴。見有一點潤處，初如粟米，漸闊漸滿。未幾，而雨至。酒退，則雲亦開，其一入張秀才家，用志朔望。朔，則黑點起如豆，與日俱長。望，則一瓶徧滿。既望，又以次而退。至晦，則復如初。以埋土中久，瓶口有小石黏口上，刷剔不可下。欲敲去之，石落而口微缺，亦一憾事。浸花其中，花落結實，與在樹者無異焉。

秦 檜

「自壞長城說老秦，書生扣馬識權臣，狀元宰相今何在，六道輪迴七世身。」
青州馮中堂家，殺一豕，燻去毛鬣，肉內有字，云：「秦檜七世身。」烹而啖之，其肉臭惡，因棄而投諸犬。嗚呼！檜之肉，犬亦當不食之矣！

聞益祖人言：「中堂之祖，前身在宋朝，爲檜所害，故生平最敬武穆王。特於青州城北通衢旁，建岳王殿。秦檜乃俟高伏跪地下。往來行人瞻禮岳王，則投石檜，高香火不絕。後大兵征于七之年，馮氏子孫毀岳王像。數里外，有俗祠子孫娘娘，因鼻檜高，其中使朝跪焉。百世下必有杜十姨，伍髭鬚之誤，甚可笑也！」

又青州城內，舊有澹臺子羽祠。當魏璠烜赫時，世家中，有媚之者，就子羽毀冠去鬚，改作魏監。此亦駭人聽聞者也。

胭 脂

「小劫情天又幾回，辨明冤枉謝良媒，五花妙制鴛鴦賺，東國爭傳折獄才。」

東昌卞氏，業牛醫者，有小女，字胭脂，才姿慧麗。父寶愛之，欲占鳳於清門。而世族鄙其寒賤，不屑締盟。以故及笄未字。對戶龔姓之妻王氏，佻脫善謔，女聞中談友也。一日，送至門，見一少年過，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女意似動，秋波縈轉之。少年俯首趨而去。去既遠，女猶凝眺。王窺其意，戲之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憾。」女暈紅上頰，脈脈不作一語。王問：「識此郎否？」答云：「不識。」王曰：「此南巷鄂秀才秋隼，故孝廉之子。妾向與同里，故識之。世間男子，無其溫婉。今衣素，以妻服未闕也。娘子如有意，當寄語委冰焉。」女無言，王笑而去。數日無耗，心疑王氏未暇即往，又疑官裔不肯俯拾，邑邑徘徊，縈念頗苦。漸廢飲食，寢疾癡頓。王氏適來省視，研詰病因。答言：「自亦不知。但爾日別後，即覺忽忽不快。延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語曰：「我家男子，負販未歸，尙無人致聲鄂郎。芳體違和，非爲此否？」女頹顏良久。王戲之曰：「果爲此者，病已至是，尙何顧忌？先令夜來一聚，彼豈不肯？」女嘆息曰：「事至此，已不能收。但渠嫌寒賤，即遣媒來，疾當愈。若私約，則斷斷不可。」王領之，遂去。王幼時與鄰生宿介通。既嫁，宿偵夫他出，輒尋舊好。是夜宿適來，因述女言爲笑，戲囑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聞之竊喜，幸其機之可乘也。將與婦謀，又恐其妒，乃假無心之詞，問女家閨闈甚悉。次夜，踰垣入，直達女所，以指叩窗。內問誰，何答以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爲百年不爲一夕。郎果愛妾，但宜速倩冰人。若言私台，不敢從命。」宿諾之，苦求一握纖腕爲信。女不忍過拒，力疾啓扉。宿遽入，即抱而求歡。女無力撐拒，仆地上，氣息不續。宿急

曳之。女曰：「何來黑少，必非鄂郎。吳是鄂郎，其人溫馴，知妾病由，嘗相憐恤。何遂狂暴如此，若復爾爾，便當嗚呼！品行虧損，兩無所益。」宿恐假迹敗露，不敢復強，但請後會。女以親迎爲期，宿以爲遠，又請之。女厭糾纏，約待病愈，宿求信物，女不許。宿捉足解繡履而去。女呼之返，曰：「身已許君，復何吝惜？但恐畫虎成犬，致貽污謗。今囊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如負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宿王所。既臥，心不忘履。陰搖衣袂，竟已烏有。急起篝燈，振衣冥索，詰之不應，疑婦藏匿。婦笑以疑之。宿不能隱，實以情告。言已，獵燭門外，竟不可得。懊恨歸寢。竊幸深夜無人，遺落當在途也，早起尋之，亦復杳然。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無筭，嘗挑王氏不得。知宿與洽，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其門，推之未扃，潛入。方至窗外，踏一物，輒若絮帛。拾視，則巾裏女鳥。伏聽之，聞宿自述甚悉，喜極，抽身而出。踰數夕，越牆入女家，門戶不悉，誤詣翁舍，翁窺窗，見男子，察其音蹟，知爲女來者，心忿怒，操刀直出。毛大駭，反走。方欲攀垣而下，追已近，急無所逃，反身奪刀，媼起大呼。毛不得脫，因而殺之。女稍痊，聞喧，始起，共燭之，翁腦裂不能復言。俄頃已絕，於牆下得繡履，媼視之，胭脂物也。逼問女，女哭而實告之。但不忍貽累王氏，言鄂生自卒而已。天明送於邑，邑宰拘鄂，爲人謹訥，年十九，見客羞澀如童子，被執，駭絕。上堂不知置詞，惟有戰慄。宰益信其情真，橫加拷訊。書生不堪痛楚，以是誣服。既解郡，敲撲如邑。生冤氣填塞，每欲與女面相質。及相遭，女輒詬詈，遂結舌不能自伸，由是論死。往來覆訊，經數官無異詞。後委濟南府復案。時吳公南岱守濟南，一見鄂生，疑不類殺

人者。陰使人從容私問之。俾得盡其詞。公以是知鄂生冤。籌思數日。始鞠之。先問胭脂曰：「訂約後。有知者否？」答：「無之。」遇鄂生時。別有人否？」亦答：「無之。」乃喚生上堂。溫語慰之。生自言：「曾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與一少女出。某即趨避。過此並無一言。」吳公叱女曰：「適言別無他人。何以有鄰婦也？」欲刑之。女懼曰：「雖有王氏。與彼並無關涉。」公罷質。命拘王氏。數日。已至。又禁不與女通。立刻出問。便問王：「殺人者誰？」王對：「不知！」公詐之曰：「胭脂供言：「殺下某。汝悉知之。」胡得隱匿？」婦呼曰：「冤哉！淫婢自思男子。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彼自引奸夫入院。我何知焉？」公細詰之。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流涕曰：「自己不肖。致父慘死。詎結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誠不忍耳！」公乃問王氏：「既戲後。曾語何人？」王供：「無之！」公怒曰：「夫妻在牀。應無不言者。何得云無？」王供又曰：「丈夫久客未歸。」公曰：「雖然！凡戲人者。皆笑人之惡。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一人言。將誰欺？」命楮十指。婦不得已。實供：「曾與宿言。」公於是釋鄂拘宿。宿至。自供：「不知！」公曰：「宿妓必無良士。」嚴械之。宿自供：「贖女是真。自失履後。未敢復往。殺人實不知情。」公怒曰：「踰牆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籍。遂以自承。招成報上。無不稱吳公之神。鐵案如山。宿遂延頸以待秋決矣。然宿雖放縱無行。故東國名士。聞學使施公。賢能稱最。又有憐才恤士之德。因以一詞控其冤枉。語言愴惻。公討其招供。反覆疑思之。拍案曰：「此生冤也！」遂請於院司。移案再鞠。

問宿生：「鞋遺何所？」供曰：「忘之！但叩婦門時，猶在袖中。」轉詰王氏：「宿介之外，姦夫有幾？」供言：「無之。」公曰：「淫亂之人，豈得專私一人？」供言：「身與宿介，雅齒交合，故未能謝絕。後非無見挑者，身實未嘗相從。」因使指其人以實之。供云：「同里毛大，腰挑而屢拒之矣。」公曰：「何忽貞白如此？」命榜之。婦頓首出血，力辯無有，乃釋之。又詰：「汝夫遠出，甯無託故而來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貸饋贈，一二次入小人家。」蓋甲乙皆巷中遊蕩子，有心於婦而未發者也。公悉籍其名，並拘之。既集，公赴城隍廟，使盡伏案前，便謂：「靈夢神人相告：『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對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自首，尚可原有。虛者，靡得無赦。」同聲言：「無殺人之事。」公以三木置地，將並加之。括髮裸身，齊鳴冤苦。公命釋之，謂曰：「既不自招，當鬼神指之。」使人以甕礮悉障殿窗，令無少隙。袒諸囚背，驅入暗中。始授盆水，一一命自盥訖。繫諸壁下，戒令：「面壁勿動！殺人者，當有神書其背。」少間，喚出驗視。指毛曰：「此真殺人賊也！」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又以烟煤濯其手。殺人者恐神來書，故匿背於壁，而有灰色。出臨，以手護背，而有烟色也。公固疑是毛，至此益信。施以毒刑，盡吐其實。判曰：「宿介陷盆成括殺身之道，成登徒子好色之名。砥綠兩小無猜，遂野鴛如家鷄之戀；爲因一言有漏，致得隴與望蜀之心。將仲子而踰牆，使如鳥墮；冒劉郎而入洞，竟賺門開。感脫驚彪，鼠有皮胡；若此攀花折柳，士無行其謂何？幸而聽病燕之嬌啼，猶爲玉惜；憐弱柳之憔悴，未似鶯狂。而釋公鳳於羅中，尙有文人之意，乃刦香盟於穢

底甯非無賴之尤！蝴蝶過牆，隔窗有耳；蓮花卸瓣，墮地無蹤。假中之假以生，冤外之冤誰信？天降禍起，楛械至於垂亡；自作孽盈，斷頭幾於不續。彼踰牆鑽隙，固有玷夫冠；而僵李伐桃，誠難消其冤氣。是宜稍寬笞扑，折其已受之刑，姑降青衣，開彼自新之路。若毛大者，刁滑無籍，市井凶徒，被鄰女之投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賊智忽生。開戶迎風，喜得履張生之蹟；求漿值酒，妄思偷韓掾之香。何異魄奪自天，魂攝於鬼。浪乘槎木，直入廣寒之宮；遙泛漁舟，錯認桃源之路。遂使情火息焰，慾海生波。刀橫直前，投鼠無他顧之意；寇窮安往，急免起反噬之心。穴壁入人家，止期張有冠而李借；奪兵遺繡履，遂教魚脫網而鴻離。風流道乃生此惡魔，溫柔鄉何有此鬼域哉！卽斷首領，以快人心。胭脂身猶未字，歲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應有郎似玉；原霓裳之舊隊，何愁貯屋無金。而乃感關雎而念好逑，竟繞春婆之夢；怨標梅而思吉士，遂離情女之魂。爲因一線纏縈，致使羣魔交至。爭婦女之顏色，恐失胭脂惹鷺鳥之紛飛，並名秋隼。蓮鈎摘去，難保一瓣之香；鐵限敲來，幾破連城之玉。嵌紅豆於骰子，相思骨竟作厲階；喪香木於斧斤，可憎才直成禍水。葳蕤自守，幸白璧之無瑕；縲紲苦爭，喜錦衾之可覆。嘉其入門之拒，猶潔白之情人；遂其擲果之心，亦風流之雅事。仰彼邑令，作爾冰人。一案既結，遐邇傳誦。焉自吳公鞠後，女始知鄂生冤。下堂相遇，覩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詞，而未可言也。生感其眷戀之情，愛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且日登公堂，爲千人所窺指，恐娶之爲人媼笑。日夜縈迴，無以自主。判牒既下，意始安帖。邑令爲之委禽，送鼓吹焉。

異史氏曰：「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慎也！縱能知李代爲冤，誰復思桃僵亦屈然事雖暗昧必有其開，要非審思研察，不能得也！嗚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緇被放衙，下情民艱，更不肯一勞方寸。至鼓動衙開，巍矣高坐，彼曉曉者，直以桎梏靜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沈冤哉！愚山先生吾師也，方見知時，余猶童子，竊見其獎進士子，拳拳如恐不盡。小有冤抑，必委曲呵護之。曾不肯作威學校，以媚權要，真宣聖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已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場所及。嘗有名士入場，作寶藏與焉文，誤記水下錄畢，而後悟之，料然不黜之理。作詞曰：『寶藏在山間，誤認却在水邊。山頭蓋起水晶殿，瑚長峯尖，珠結樹頭。這一回崖中真跌搽船漢，告蒼天，留點蒂兒，好與友朋看。』先生閱文至此，和之曰：『寶藏將山跨，忽然間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卻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常見他登高怕險，那會見會水滄殺？』此亦風雅之一斑，隣才之一事也！」

雨錢

「文字交情自有真，虛名高雅悔知人。秀才應愧儒冠誤，滿室金錢不療貧。」

濱州一秀才，讀書齋中，有款門者。啓視，則皤然一翁，形貌甚古。延之入，請問姓氏。翁自言：「養真姓。」

胡質乃孤仙。慕君高雅，願共晨夕。」秀才故曠達，亦不爲怪，遂與評駁古今。翁殊博洽，鏤花雕績，鏤於牙齒。時抽經義，則名理湛深，尤覺非意所及。秀才驚服，留之甚久。一日，密祈翁曰：「君愛我良厚，願我貧若此。君但一舉手，金錢宜可立致。何不小周給？」翁嘿然，似不以爲可。少間，笑曰：「此大易事，但須得十數錢作母。」秀才如其請。翁乃與共入密室中，禹步作呪。俄頃，錢有數十百萬，從梁間鏘鏘而下，勢如驟雨。轉瞬，沒膝。拔足而立，又沒踝。廣大之舍，約深三四尺已來。乃顧語秀才：「頗厭君意否？」曰：「足矣。」翁一揮，錢即晝然而止，乃相與扃戶出。秀才竊喜，自謂暴富。頃之，入室取用，則滿室阿堵物，皆爲烏有。惟母錢十餘枚，寥寥尙在。秀才失望，盛氣向翁，頗讎其誑。翁怒曰：「我本與君文字交，不該與君作賊。便如秀才意，只合尋梁上子君交好方得。老夫不能承命。」遂拂衣去。

雙燈

「雙燈相對酒樓居，草草姻緣半載餘。羨煞癡郎多豔福，溫柔鄉味定何如？」

魏迂，益郡之益泉人，故世族大家也。後式微，不能供讀。年二十餘，廢學，就岳業。一夕，魏獨臥酒樓上，聞踏蹴聲。魏驚起，悚聽，聲漸近，尋梯而上，步步繁響，無何，雙婢挑燈，已至榻下。後一年少書生，導一女郎，近榻微笑。魏大愕怪，轉知爲狐。毛髮森豎，俯首不敢脫。書生笑曰：「君勿見猜。舍妹與有前因，便令

奉事。」魏視書生，錦貂炫目，自慚形穢，靦顏不知所對。書生率婢子，遺燈竟去。魏細瞻女郎，楚楚若仙，心甚悅之。然慚作不能作游語，女郎顧笑曰：「君非抱本頭者，何作措大氣？」遽近枕席，暖手於懷。魏始爲之破顏，捋袴相嘲，遂與狎昵。曉鐘未發，囊囊即來引去，復訂夜約。至晚，女果至，笑曰：「癡郎何福不費一錢，得如此佳婦，夜夜自投到也！」魏喜無人，置酒與飲，賭藏枚。女子什有九贏，乃笑曰：「不如妾約枚子，君自猜之中，則勝否，則負。若使妾猜，君當無贏時。」遂如其言，通夕爲樂。既而將寢，曰：「昨宵衾褥溼冷，令人不可耐。」遂喚婢撲被來，展布榻間，綺縠香軟。頃之，緩帶交儂，口脂游射，真不數漢家溫柔鄉也。自此遂以爲常。後半年，魏歸家。適月夜與妻話窗間，忽見女郎華妝坐牀頭，以手相招。魏就近之，女援之踰牆而出，把手而告曰：「今與君別矣！請送我歡武，以表半載綢繆之誼。」魏驚叩其故。女曰：「姻緣自有定數，何待說也？」語次，至村外，前婢挑雙燈以待，竟赴南山，登高處，乃辭魏言別。魏留之不得，遂去。魏佇立徬徨，遙見雙燈明滅，漸遠，不可覩，快鬱而反。是夜山頭燈火，村人悉望見之。

妾擊賊

「身懷絕技有誰知，
鞭撻橫施默不辭。
深夜倘非來暴客，
此生無復見憐時。」

益都西鄙之貴家某者，富有巨金，蓄一妾，頗婉麗。而家室凌折之，鞭撻橫施。妾奉事之惟謹。某憐之，

往往私語慰撫。妾殊未嘗有怨言。一夜，數十人踰牆入，撞其屋扉幾壞。某與妻惶遽喪魄，搖戰不知所爲。妾起，嘿無聲息，暗摸屋中，得挑水木杖一，披闢遽出。羣賊亂如蓬蔴。妾舞杖動，風鳴鈞響，擊四五人仆地。賊盡靡，駭愕亂奔，牆急不得上，傾跌啣啞，亡魂失命。妾拄杖於地，顧笑曰：「此等事物，不直下手插打得，亦學作賊。我不汝殺，殺嫌辱我。」悉縱之，逸去。某大驚，問：「何自能爾？」曰：「妾父故槍棒師。妾盡傳其術，殆不啻百人敵也！」妻尤駭甚，悔向之迷於物色，由是善顏視妾。妾終無纖毫失禮。鄰婦咸謂妾：「嫂擊賊若豚犬，顧奈何俛首受撻楚？」妾曰：「是吾分耳！他何敢言？」聞者益賢之。

異史氏曰：「身懷絕技，居數年而人莫之知，而卒之，捍患禦災，化鷹爲鳩，嗚呼射雉旣獲，內人展笑，握槊方勝，貴主同車，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附池北偶談一則

益都西鄙人某，娶妾甚美。嫡遇之虐，日加鞭箠。妾甘受之，無怨言。一夜，盜入其居，夫婦惶懼，不知所爲。妾於暗中，手一杖開門徑出，以杖擊賊，踏數人。餘皆奔竄。妾厲聲曰：「鼠子不足辱吾刀杖。且乞汝命，後勿復來送死。」賊去。夫詢其何以能爾，則其父故受拳勇之技於少林，以傳之者，百夫敵也。問：「何以受嫡虐而不言？」曰：「固吾分也！何敢言？」自是夫婦皆愛之，鄰里加敬焉。今尚在。

捉狐射鬼

「偶過新城談軼事，李公膽略冠時髦，捉狐射鬼都無懼，想見平生意氣豪。」

李公著明，睢甯令襟卓先生公子也，爲人豪爽無佞，却爲新城王季良先生內弟。先生家多樓閣，往往觀怪異。公常暑月寄宿，愛閣上晚涼，或告之異，公笑不聽，固命設榻。主人如請，囑僕輩伴公寢。公辭言：「喜獨室，生平不解怪。」主人乃使炷息香於爐，請往何趾，始息燭，覆扉而去。公即枕。移時，於月色中，見几上茗甌，傾側旋轉，不墮，亦不休。公咄之，鑑然立止。若有人拔香炷，炫搖空際，縱橫作花縷。公起，吐曰：「何物鬼魅敢爾？」褰褥下榻，欲就捉之。以足覓牀下，僅得一履。不暇冥搜，赤足過搖處。炷頓插爐，竟寂無兆。公俯身遍摸階，忽一物騰擊頰上，覺似履。伏索之，亦殊不得。乃啓覆下樓，呼從人。爇火以燭，空無一物，乃復就寢。既明，使數人搜履，翻席倒榻，不知所在。主人爲公易履。越日，偶一仰首，見一履夾塞椽間。挑撥而下，則公履也。公益都人，僑居於淄之孫氏第。第棊闌，皆置閒曠，公僅居其半。南院臨高閣，止隔一堵。時見閣扉自啓閉，公亦不置念。偶與家人話於庭，閣門開，忽有一小人，面北而坐，身不盈三尺，綠袍白襪。衆指顧之，亦不動。公曰：「此狐也！」急取弓矢，對閣欲射。小人見之，啞然作挪揄聲，遂不復見。公捉刀登閣，且罵且搜，竟無所覩，乃返。異遂絕。公居數年，安妥無恙。公長公友三，爲余姻家，其所目覩。

異史氏曰：「予生也晚。未能奉公杖屨。然聞之父老，大約慷慨剛毅丈夫也。觀此二事，大概可觀。浩然中存，鬼狐何爲乎哉！」

鬼作筵

「兒婦居然慶再生，而翁靈語自分明。賓筵物饌須豐滿，不信冥中亦世情。」

杜秀才九琬，內人病。會重陽，爲友人招作茶奠會。早與盟已，告妻所往，冠服欲出。忽見妻昏憤，絮絮若與人言，杜異之，就問臥榻。妻輒兒呼之。家人心知其異。時杜有母柩未殯，疑其靈爽所憑。杜祝曰：「得毋吾母耶？」妻罵曰：「畜產何不識爾父？」杜曰：「既爲吾父，何乃歸家祟兒婦？」妻呼小字曰：「我專爲兒婦來，何反怨恨？兒婦應卽死。有四人來勾致，首者張懷玉。我萬端哀乞，甫能得允遂。我許小餽送，便宜付之。」杜如言，於門外焚錢紙。妻又言曰：「四人去矣！彼不忍違吾面目。三日後，當治具酬之。爾母老龍鍾，不能料理中饋。及期，尙煩兒婦一往。」杜曰：「幽明殊途，何能代庖？望父恕宥。」妻曰：「兒勿懼，去卽復返。此爲渠事，當毋憚勞。」言已，卽冥然。良久，乃甦。杜問所言，茫不記憶。但曰：「適見四人來，欲捉我去。幸阿翁哀請，且解囊賂之，始去。我見阿翁緼襦尙餘二錠，欲竊取一錠來作餽口計。翁窺見，叱曰：『爾欲何爲？此物豈爾所可用耶？』我乃斂手未敢動。」杜以妻病革，疑信參半。越三日，方笑語間，忽瞪目

久之語：「以爾婦恭食。曩見吾白金。便生覬覦。然大要以貪故。亦不足怪。將以婦去。爲我敦庖務。勿虛也。」言甫畢。奄然竟斃。約半日許。始醒。告杜曰：「適阿翁呼我去。謂我曰：『不用爾操作。我烹調自有。人祇須堅坐指揮足矣。我冥中喜豐滿。諸物饌。都覆器外。切宜記之。』我諾。至廚下。見二婦操刀砧於中。俱紺縠而綠緣之。呼我以嫂。每盛炙於簋。必請覩視。臺四人都在筵中。進饌既畢。酒具已列器中。翁乃命我還。」杜大愕異。每語同人。

閻羅

『秀才未必盡迂儒。生作閻羅或不誣。試問阿瞞應記得。當年包老卽真無。』

萊蕪秀才李中之。性直諒不阿。每數日。輒死去。儼然如尸。三四日始醒。或問所見。則隱秘不洩。時邑有張生者。亦數日一死。語人曰：『李中之。閻羅也。余至陰司。亦其屬曹。』其門毆對聯。俱能述之。或問：「李昨赴陰司何事？」張曰：「不能具述。惟提勘曹操。答二十。」

異史氏曰：「阿瞞一案。想更數十閻羅矣。畜道劍山。種種具在。宜得何罪。不勞挹取。乃數千年不決。何耶。豈以臨刑之囚。快於速割。故使之求死不得耶。異已！」

王漁洋曰：「中州有生而爲河神者。曰黃大王。鬼神以生人爲之。此理不可曉。」

寒月芙蓉

「能將幻術駭官宰，頃刻花開術亦神；拍案大家齊叫絕，受刑人是濫刑人。」

濟南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冬夏惟著一單衲衣，繫黃縑，別無袴襠。每用半梳梳髮，卽以齒銜髮際，如冠狀。日赤脚行市上，夜臥街頭。離身數尺外，冰雪盡鎔。初來，輒對人作幻劇，市人爭賂之，有井曲無賴子，遺以酒，求傳其術，弗許。遇道人浴於河津，驟抱其衣以脅之。道人揖曰：「請以賜還，當不吝術。」無賴者恐其給，固不肯釋。道人曰：「果不相授耶？」曰：「然。」道人默不與語。俄見黃縑化爲蛇，圍可數握，繞其首六七匝，怒目昂首，吐舌相向。某大愕，長跪，色青氣促，惟言乞命。道人乃竟取縑，縑竟非蛇。另有一蛇，蜿蜒入城去。由是道人之名益著。縉紳家聞其異，招與遊，從此往來鄉先生門。司道俱耳其名，每宴集，輒以道人從。一日，道人請於水面亭，報諸憲之飲。至期，各於案頭得道人速客函，亦不知所由。至，諸客赴宴所，道人偃僕出迎。旣入，則空亭寂然，榻几未設，咸疑其妄。道人顧官宰曰：「貧道無僮僕，煩借諸憲從，少代奔走。」官宰共諾之。道人於壁上繪雙扉，以手搥之。內有應門者，振管而起。共趨觀望，則見僮僕者往來其中。屏幕床几，亦復都有。卽有人一一傳送門外。道人命吏胥輩，接列亭中，且囑：「勿與內人交語。」兩相授受，惟顧而笑。頃刻，陳設滿亭，窮極奢麗。旣而旨酒散覆，熱炙騰薰，皆自壁中傳遞而

出。座客無不駭異，亭故背湖水。每六月時，荷花數十頃，一望無際。宴時方凌冬，窗外茫茫，惟有煙綠。一官偶歎曰：「此日佳景，可惜無蓮花點綴。」衆俱唯唯，少頃，一齊衣吏奔曰：「荷葉滿塘矣！」一座盡驚。推窗眺矚，果見彌望青葱，間以齒蒼。轉瞬間，萬枝千朵，一齋都開。朔風吹來，荷香沁腦，羣以爲異，遣吏入蕩舟採蓮，遙見吏入入花深處。少頃，返棹，白手來見。官詰之，吏曰：「小人乘舟去，見花在遠際，漸至北岸，又轉遙遙在南蕩中。」道人笑曰：「此幻夢之空花耳！」無何，酒闌，荷亦凋謝。北風驟起，摧折荷蓋，無復存矣！濟東觀察公甚悅之，攜歸署，日與狎玩。一日，公與客飲，公故有家傳良釀，每以一斗爲率，不肯共浪飲。是日，客飲而甘之，固索傾釀。公堅以既盡爲辭。道人笑，謂客曰：「君必欲滿老饕，索之貧道而可。」客請之，道人以壺入袖中，少頃，出，遍斟坐上。與公所存，更無殊特。盡懽，始罷。公疑焉，入視酒甌，則固封宛然，而空無物矣！心竊愧怒，執以爲妖，笞之。杖纔加，公覺股暴痛，再加，臀肉欲裂。道人雖聲嘶階下，觀察已血殷坐，上乃止，不答，遂令去。道人遂離濟，不知所往。後有人遇於金陵，衣裝如故。問之，笑不語。

陽武侯

「貴人誕降多奇兆，歷數動名衛霍伴，曾說遼陽悲遠戍，須知虎將已封侯。」

陽武侯薛公祿，薛家島人。父薛公最貧，牧牛鄉先生家。先生有荒田，公牧其處，輒見蛇兔鬥草萊中。

以爲異，因請於主人爲宅兆，構茅而居。後數年，太夫人臨蓐，值雨驟下。適二指揮使奉命稽海，出其途，避雨戶中。見舍上鴉鵲羣集，競以翼覆漏處，異之。旣而翁出，指揮問：「適何作？」因以產告。又詢所產，曰：「男也。」指揮又益駭，曰：「是必極貴，不然，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咨嗟而去。旣長，垢面垂鼻，殊不聰穎。島中薛姓，故隸軍籍，是年，應翁家出一丁口戍遼陽，翁長子深以爲憂。時候十八歲，人以太慙生，無與爲婚。忽自謂兄曰：「大哥啾啾，得毋以遣戍無人耶？」曰：「然！」笑曰：「若肯以婢子妻我，我當任此役。」兄喜，卽配婢。侯遂攜室赴戍所。行方數十里，暴雨忽集，途中有危崖，夫婦奔避其下。少間，雨止，始復行。纔及數武，崖石崩墮，居人遙望，兩虎躍出，逼附兩人而沒。侯自此勇健非常，非采頓異。後以軍功封陽武侯世爵。至天崇間，襲侯某公薨，無子，止有遺腹，因暫以旁支代。凡世家輩進御者，有娠卽以上聞。官遣媼伴守之，旣產，乃已。年餘，夫人生女，產後，腹猶震動。凡十五年，更數媼，又生男，應以嫡派賜爵。旁支諫之，以爲非薛產。官收諸媼，械詰百端，皆無異言，爵乃定。

附池北偶談一則

明鄭國忠武公薛祿，膠州人，其父居海島，爲人牧羊，時聞牧處有鼓樂聲出地中，心識之。語忠武弟兄曰：「死，卽葬我於此。」後如其言葬焉，已而旬軍赴北平，其兄不肯行。忠武年少請往，後從靖難師，累功至大將軍，封陽武侯，追封鄭國公，其地至今號薛家島。

酒狂

「故態猶存笑酒徒，轉疑醉夢境模糊；從來罵座神人怒，冥罰何須問有無。」

繆永定，江西拔貢生，素醜於酒，戚黨皆畏避之。偶適族叔家，繆爲人滑稽善謔，客與語，悅之，遂共酣飲。繆醉，使酒罵座，忤客，客怒，一座大譁。叔以身左右排解，繆謂左袒客，又益遷怒。叔無計，奔告其家。家人來，扶梓以歸，纔置牀上，四肢盡厥，撫之，奄然氣盡。繆死，有皂帽人繫去，移時，至一府署，縹碧爲瓦，世間無其壯麗。至墀下，似欲伺見官宰，自思我罪伊何？當是客訟門毆，回顧皂帽人，怒目如牛，不敢問。然自度貢生與人角口，或無大罪，忽堂上一吏，宣言使訟獄者翌日早候。於是堂下人紛紛藉藉，如鳥獸散。繆亦隨皂帽人出，更無歸著，縮首立肆簷下。皂帽人怒曰：「顛酒無賴子，日將暮，各去尋眠食，爾何往？」繆戰慄曰：「我且不知何事，並未告家人，故毫無資斧，庸將焉歸？」皂帽人曰：「顛酒賊，若酷自啗，便有用度。再支吾，老拳碎顛骨子。」繆垂首不敢聲，忽一人自戶內出，見繆，詫異曰：「爾何來？」繆視之，則其母舅。舅賈氏，死已數載，繆見之，始恍然悟其已死，心益恐懼。向舅涕零，曰：「阿舅救我。」賈顧皂帽人曰：「東靈非他，屈臨寒舍。」二人乃入。賈重揖皂帽人，且囑青眼。俄頃，出酒食，圍坐相飲。賈問曰：「舍甥何事，遂煩旬致？」皂帽人曰：「大王駕詣浮羅君，遇令甥顛當，使我捧得來。」賈曰：「見王未？」曰：「浮羅君會花

子案，駕未歸。」又問：「阿甥將得何罪？」答言：「未可知也！然太王頗怒此等輩。」繆在側，聞二人言，穀麻汗下，盍箸不能舉。無何，阜帽人起，謝曰：「叨盛酌，已徑醉矣！即以令甥相付託。駕歸，再容登訪。」乃去。賈謂繆曰：「甥別無兄弟，父母愛如掌上珠，常不忍一詞。十六七歲時，三盃後，喃喃尋人疵，小不合，繩撻門裸罵，猶謂確齒，不意別十餘年，甥了不長進。今且奈何？」繆伏地哭，惟言：「悔無及。」賈曳之曰：「舅在此業，頗有小聲望，必合極力適飲者，乃東靈使者，舅常飲之酒，與舅頗相善。大王日萬幾，亦未必便能記憶。我委曲與言，浼以私意釋甥去，或可允從。」即又轉念曰：「此事擔負頗重，非十萬不能了也。」繆謝，銳然自任。諾之。繆即就舅氏宿。次日，阜帽人早來覘望，賈請問，語移時，來謂繆曰：「諧矣！少頃即復來。我先罄所有，用壓券，餘待甥歸，從容湊致之。」繆喜曰：「共得幾何？」曰：「十萬。」曰：「甥何處得如許？」賈曰：「只金幣錢紙百提，足矣！」繆喜曰：「此易辦耳！」待將亭午，阜帽人不至。繆欲出市上，少遊盪。賈囑：「勿遠蕩！」諾而出。見街里賈販，一如人間。至一所，棘垣峻絕，似是園圃。對門一酒肆，紛紛者往來，頗夥。肆外一帶長溪，黑潦湧動，莫測深淺。方佇足窺探，聞肆內一人呼曰：「繆君何來？」繆急視之，則鄰村翁生，故十年前文字交。趨出握手，懽若平生。即就肆內小酌，各道契闊。繆慶幸中，又逢故知，傾懷盡醕，酣醉，頓忘其死，舊態復作，漸絮絮瑕疵翁。翁曰：「數載不見，復爾耶？」繆素厭人道其酒德，聞翁言，益憤，擊桌頓罵。翁睨之，拂袖竟出。繆追至溪頭，撻翁帽。翁怒曰：「是真妄人。」乃推繆頭墮溪中。溪水

殊不甚深，而水中利刃如麻，刺穿脊，堅難動搖，痛徹骨髓。黑水半雜洩穢，隨吸入喉，更不可過。岸上人觀笑如堵，並無一引援者。時方危急，賈忽至，望見大驚，提携以歸，曰：「子不可爲也！死猶弗悟，不足復爲人。請仍從東靈受斧鑕。」繆大懼，泣言：「知罪矣！」賈乃曰：「漁東靈至，候汝爲勞，汝乃飲蕩不歸。渠忙迫不能待，我已立券，付下緡去。餘者以旬盡爲期。子歸宜急措置，夜於村外曠莽中，呼鼻名焚之，此願可結也！」繆悉應之。乃促之行，送之郊外，又囑曰：「必勿食言累我。」乃示途令歸。時繆已僵臥三日，家人謂其醉死，而鼻氣隱隱如懸絲。是日蘇，大嘔，嘔出黑瀝數斗，臭不可聞。吐已，汗濕裋褲，身始涼爽，告家人以異，旋覺刺處滯腫，隔夜成瘡，猶幸不成潰腐。十日，漸能杖行。家人共乞償冥負。繆計所費，非數金不能辦，頗生吝惜，曰：「寤或醉夢之幻境耳！縱其不然，伊以私釋我，何敢復使冥主知？」家人勸之，不聽，然心惕惕然，不敢復縱飲。里黨咸喜其進德，稍稍與其酌。年餘，冥報漸忘，志漸肆，故狀亦漸萌。一日，飲於子姓之家，又罵主人座。主人擯斥出，闔戶逕去。繆噪踰時，其子方知，將扶而歸。入室，面壁長跪，自投無數，曰：「便償爾負。」言已，仆地。視之，氣已絕矣！

武技

「少林宗派傳人少，纔得真傳便已狂；同是箇中須會意，未容孟浪角低昂。」

李超，字魁吾，淄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僧。一僧來拓鉢，李飽啗之。僧甚感荷，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請以相授。」李喜，館之客舍，豐其給，旦夕從學。三月，藝頗精，意得甚。僧問：「汝益乎？」曰：「益矣。師所能者，我已盡能之。」僧笑，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睡手，如猿飛，如鳥落。騰躍移時，詡詡然驕人而立。增又笑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一角低昂。」李忻然，即各交臂作勢。既而支撐格拒，李時時蹈僧瑕。僧忽一脚飛擲，李已仰跌丈餘。僧撫掌曰：「子尚未盡吾能也！」李以掌致地，慚沮請教。又數日，僧辭去。李由此以武名，遨遊南北，罔有其對。偶適歷下，見一少年尼僧，弄藝於場，觀者填溢。尼告衆客曰：「顛倒一身，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場一撲爲戲。」如是三言，衆相顧，迄無應者。李在側，不覺技癢，意氣而進。尼便笑與合掌，纔一交手，尼便呵止，曰：「此少林宗派也！」即問：「尊師何人？」李初不言。固詰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憨和尚汝師耶？若爾，不必較手足。願拜下風。」李請之再四，尼不可。衆慫恿之。尼乃曰：「既是憨師弟子，同是箇中人，無妨一戲。但相會意可耳！」李諾之。然以其文弱故易之。又少年喜勝，思欲敗之，以要一日之名。方韻頰間，尼即遽止。李問其故，但笑不言。李以爲怯，固請再角，尼乃起。少間，李騰一蹀去。尼駢五指，下削其股。李覺膝下如中刀斧，蹶仆不能起。尼笑謝曰：「孟浪逆客，幸勿罪。」李昇歸，月餘始愈。後年餘，僧復來，爲述往事，僧驚曰：「汝太鹵莽，惹他何爲？幸先以我名告之。不然，股已斷矣！」

王漁洋先生云：「此尼亦殊蹤蹟詭異不可測。」

又云：「拳勇之技，少林爲外家，武當張三峯爲內家。三峯之後，有關中人王宗。宗傳溫州陳州同州，同明嘉靖間人。故今兩家之傳，盛於浙東。順治中，王來咸，字征南，其最著者。鄞人也。兩窗無事，讀李超事始末，因識於後。漁洋書，征南之徒，又有僧耳僧尾者，皆僧也。」

鷓鴣

「客途賞罄奈愁何，相伴依依祇八哥；賺得金來臣去也，龍言畢竟慧心多。」

王汾濱言其鄉有養八哥者，教以語言，甚狎習。出遊必與之俱，相將數年矣。一日，將過絳州，去家尚遠，而資斧已罄。其人愁苦無策，鳥云：「何不售我，送我王邸，當得善價，不愁歸路無費也。」其人云：「我安忍？」鳥言：「不妨！主人得價疾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樹下。」其人從之，携至城，相問答，觀者漸衆。有中貴見之，聞諸王。王召入，欲買之。其人曰：「小人相依爲命，不願賣。」王問鳥：「汝願住否？」答言：「願住。」王喜。鳥又言：「給價十金，勿多予。」王益喜，立畀十金。其人故作懊恨狀而出。王與鳥語，應對便捷，呼肉啖之。食已，鳥曰：「臣要浴。」王命金盆貯水，開籠令浴。終已，飛簷間，梳翎抖羽，尙與王喋喋不休。頃之，羽燥，翩跹而起，操晉聲曰：「臣去呀！」願盼已失所在。王及內侍，仰面咨嗟。急覓其人，則已渺矣。後有往秦中者，見其人携鳥在西安市上。畢戴積先生記。

王漁洋云：『可與鸚鵡秦吉了同傳。』

商二官

『小娥心事龐娥膽，更行三官智有餘；易服報讎沈恨雪，兩兄應愧女專諸。』

故諸葛城有商士禹者，士人也，以醉讎忤邑豪，豪嗾家奴亂捶之，昇歸而斃。禹二子：長曰臣，次曰禮。一女曰三官，年十六，出閨有期，以父故，不果。兩兄出訟，經歲不得結。壻家遣人參母，請從權舉姻事，母將許之。女進曰：『焉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禮？彼獨無父母乎？』壻家聞之，慚而止。無何，兩兄訟不得直，負屈歸。舉家悲憤。兄弟謀留父尸，張再訟之本。三官曰：『人被殺而不理，時事可知矣！天將為汝兄弟，專生一閻羅包老耶？骸骨暴露，於心何忍乎？』二兄服其言，乃葬父。葬已，三官夜遁，不知所往。母慚忤，唯恐壻家聞，不敢告族黨，但囑二子，冥冥偵察之。幾半歲，查不可尋。會豪誕辰，招優為戲，優人孫淳，攜二弟子往執役。其一王成，姿容平等，而音詞清徹，羣贊賞焉。其一李玉，貌韻秀如好女，呼令歌，辭以不稔。強之，所度曲半雜兒女俚語，合座為之鼓掌。孫大慚，白主人：『此子從學未久，祇解行觴耳！幸勿罪責。』即命行酒。玉往來給奉，善觀主人意向，豪悅之。酒闌人散，留與同寢。玉代豪拂榻解屐，殷勤周至。醉語狎之，但有展笑。豪益惑之，盡遣諸僕去，獨留玉。玉一俟諸僕出，闔扉下鍵焉。諸僕就別室飲。移時，聞廳事中，格格有聲。一

僕往覘之，見室內冥黑，寂不聞聲。行將旋踵，忽有響聲甚厲，如懸重物而斷其索。亟問之，並無應者。呼衆排闥入，則主人身首兩斷，玉自經死。繩斷墜地上，梁間頸際，殘綆儼然。衆大駭，傳告內闈。羣集莫解，衆移玉尸於庭。覺其襪履虛若無足。解之，則素烏如鉤，蓋女子也。益駭。呼孫淳、研詰之。淳駭極，不知所對。但云：「玉月前投作弟子，願從壽主人。實不知所自來。」以其服凶，疑其商刺客，暫以二人邏守之。女貌如玉，撫之，肢體溫軟。二人竊謀淫之。一人抱尸轉側，方將緩其結束，忽腦如物擊，口血暴注，頃刻已死。其一。大驚告衆。衆敬若神明焉。且以告郡，郡官問臣及禮。並言：「不知！但妹亡去，已半載矣。」俾往驗視，果三官。官奇之，判二兄領葬，勸豪家勿讎。

異史氏曰：「家有女，豫讓而不知，則兄之爲丈夫者可知矣！然三官之爲人，卽蕭蕭易水，亦將羞而不流。况碌碌舉世沈浮者耶！願天下聞中人，買絲繡之，其功德當不減於奉壯繆也。」

王漁洋云：「龐娥，謝小娥，得此鼎足矣！」

西僧

「遍地黃金竟若何，名山四大自嵯峨；西僧倘讀西遊記，應悔長途跋涉多。」

西僧自西域來，一赴五臺，一卓錫泰山。其服色言貌，俱與中國殊異。自言：「歷火燄山，山童童，氣薰

騰若爐竈。凡行於雨後，心凝目注，輕蹟步履之誤。巖山石則飛猱騰灼焉。又經流沙河，河中有水晶山，削壁插天際。四面瑩澈，似無所隔。又有隘，可容單車。二龍交角對口，把守之。過者先拜龍，龍許，過則口角自開。龍色白，鱗鬣皆如晶然。僧言：『途中歷十八寒暑矣！離西域者十有二人，至中國，僅存其二。西土傳中國名山四：一秦山，一華山，一五臺，一落伽也。相傳山上偏地皆黃金，觀音文殊猶生。能至其處，則身便是佛，長生不死。』聽其所言狀，亦猶世人之慕西土也。倘有西游人，與東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當必相視失笑，爾免跋涉矣！

泥鬼

『遷怒無端土噓偶，童年禱戲亦尋常；人情勢利休相誚，泥鬼猶知避玉堂。』

余鄉唐太史濟武，數歲時，有表親某，相攜戲寺中。太史童年磊落，膽氣最豪。見廡中泥鬼，睜瑠瑯眼，甚光而巨，愛之。陰以指扶取，懷之而歸。既抵家，某暴病不語，移時，忽起，厲聲曰：『何故扶我睛？一譟叫不休，乘莫之知。太史始言所作。家人乃祝曰：『童子無知，戲傷尊目，行奉還也。』乃大言曰：『如此，我便當去。』言訖，仆地遂絕。良久，而甦。問其所言，茫不自覺。乃送睛安鬼眶中。

異史氏曰：『登堂索睛，土偶何其靈也？願太史扶睛，而何以遷怒於同遊？蓋以玉堂之貴，而且

至性觥觥。觀其上書北闕，拂袖南山，神且憚之！而况鬼乎？」

夢別

「夢境依稀話別情，黯然相對感生平；素車白馬臨喪日，何異喪與待巨卿。」

王春李先生之祖，與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善。一夜，夢公至其家，黯然相語，問：「何來？」曰：「僕將長往，故與君別耳。」問：「何之？」曰：「遠矣！」遂出。送至谷中，見石壁有裂罅，便拱手作別。以背向罅，遂巡倒走入。呼之不應，因而驚寤。及明，以告太公敬一，且使備弔具，曰：「玉田公捐舍矣！」太公請先探之，信而後弔之。不聽，竟以素服往。至門，則提旛挂矣！嗚呼！古人於友，其死生相信如此！喪與待巨卿而行豈妄哉？

蘇仙

「仙入消息近如何，桃實年年幕上多；空牘浣衣河畔石，綠苔一縷漾春波。」

高公明圖，知郴州時，有民女蘇氏，浣衣於河。河有巨石，女踞其上。有苔一縷，綠滑可愛，浮水漾動，遠石三匝。女視之，心動。既歸，而娠漸大。母私詰之，女以情告。母不能解。數月，竟舉一子。欲真陰巷，女不忍。

也。藏諸櫝而養之，遂矢志不嫁，以明其不二也。然不夫而孕，終以爲羞。兒至七歲，未嘗出以見人。兒忽謂母曰：「兒漸長，幽禁何可長也？去之，不爲母累。」問：「所之？」曰：「我非人種，行將騰霄昇壑耳！」母泣詢歸期。答曰：「待母屬纊，兒始來。去後，倘有所需，可啓藏兒櫝索之，必能如願。」言已，拜母徑去。出望之，已杳矣。女告母，母大奇之。女堅守舊志，與母相依，而家益落，偶缺晨炊，仰屋無計，忽憶兒言，往啓櫝，果得米，賴以舉火。由是有求輒應。踰三年，母病卒。一切葬具，皆取給於櫝。既葬，女獨居三十年，未嘗窺戶。一日，鄰婦乞火者，見其兀坐空閨，語移時始去。居無何，忽見彩雲繞女舍，亭亭如蓋，中有一人盛服立，審視，則蘇女也。迴翔久之，漸高，不見，鄰人共疑之，窺諸其室，見女靚莊凝坐，氣則已絕。衆以其無歸，議爲殯殮。忽一少年入，丰姿俊偉，向衆申謝。鄰人向亦竊知女有子，故不之疑。少年出金葬母，植二桃於墓，乃別而去。數步之外，足下雲生，不可復見。後桃結實甘芳。居人謂之蘇仙桃樹。年年華茂，更不衰朽，官是地者，每攜實以餽親友。

單道士

「妙術不傳統子，神仙游戲本無求；城門頓闢人蹤杳，去到青州市上游。」
韓公子，邑世家。有單道士，工作劇。公子愛其術，以爲座上客。單日與人行坐，輒忽不見。公子欲傳其

法，單不肯。公子固懇之。單曰：「我非吝吾術，恐壞吾道也。所傳而君子，則可；不然，有借此以行竊者矣。公子固無慮此，然或出見美麗而悅，隱身入人間，是濟惡而宣淫也，不敢從命。」公子不能強，而心怒之。陰與僕輩謀撻辱之。恐其遁匿，因以細灰布麥場上。思左道能隱形，而履處必有印迹，可隨印處急擊之。於是誘單往，使人執牛鞭立撻之。單忽不見，灰上果有履迹。左右亂擊，頃刻已迷。公子歸，單亦至，謂諸僕曰：「吾不可復屈。向勞服役，今且別，當有以報。」袖中出旨酒一盛，又探得肴一簋，並陳几上。陳已，復探凡十餘探，案上已滿。遂邀衆飲，俱醉。一一仍內袖中。韓聞其異，使復作劇。單於壁上畫一城，以手推搥，城門頓開，因將囊衣餽物，悉擲門內，乃拱別曰：「我去矣！」躍身入城，城門遂合。道士頓杳。後聞在青州市上，教兒童畫墨圈於掌，逢人戲拋之。隨所拋處，或面或衣，輒脫去，落印其上。又聞其善房中術，能令下部吸燒酒，盡一器。公子嘗面試之。

五穀太夫

「豈是前身百里奚，難將夢語測端倪。淒涼空室霜寒夜，始覺神人善滑稽。」

河津楊體元，字汝玉，爲諸生時，夢人呼爲五穀太夫，喜爲佳兆。及遇流寇之亂，盡剝其衣，閉置空室。時冬月，寒甚，暗中摸索，得數皮護體，僅不至死。寘明視之，恰符五穀，啞然自笑神之戲已也。後以明經授

雒南知縣。

附池北偶談一則

河津人，暢體元者，少時，夢神人呼爲五殺大夫，願以自負。及流寇之亂，體元爲賊掠，囚繫一室。冬夜，寒甚，於壁角得五羊皮，覆其身。乃悟神語，蓋戲之耳。後以明經仕雒南知縣。

黑獸

「鄆人焦鹿竟成虛，白額威消一擊餘；苛政由來獨於虎，不知此獸可能除。」

聞李太公敬一言：「某公在濟陽，宴集山頭，俯瞰山下，有虎銜物來，以爪穴地，瘞之而去。使人探所瘞，得死鹿，乃取鹿而虛掩其穴。少間，虎導一黑獸至，毛長數寸，虎前驅，若邀尊客。既至穴，獸耽耽伺。虎探穴失鹿，戰伏不敢少動。獸怒其誑，以爪擊虎額，虎立斃。獸亦逕去。」

異史氏曰：「獸不知何名，然問其形，殊不大於虎。而何延頸受死，懼之如此其甚哉？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獬豸最畏獬，遙見之，則百十成羣，羅而跪，無敢遁者。凝睛定息，聽獬至，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則以片石誌顛頂。獬戴石而伏，悚若木鷄，惟恐墮落。獬揣誌已，乃次第按石取食。餘始闕散。余嘗謂貪吏似獬，亦且揣民之肥瘠而誌之，而民之戰耳聽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猶是。」

也可哀也夫」

鄴都御史

「歸陰誰註肉身來，東坐偏虛御史臺；幸是玉霄頰大赦，金經聲裏繡衣回。」

鄴郡縣外有洞，深不可測，俗呼閻羅天子署。其中一切獄具，皆借人工。桎梏朽敗，輒擲洞口。邑宰卽備新者易之，經宿失所在。供應度支，載之經制，明有御史行臺華公，按及鄴郡，聞其說，不以爲信。欲入洞以決其惑，人輒言不可。公弗聽，秉燭而入，以二役從。深抵里許，燭暴滅，視之，階道闊，卽有廣殿十餘間。列坐尊官，袍笏儼然，惟東首空一坐。尊官見公至，降階而迎，笑問曰：「至矣乎？別來無恙否？」公問：「此何處所？」尊官曰：「此冥府也！」公愕然告退。尊官指虛坐曰：「此爲君坐，那可復還？」公益懼，固請寬宥。尊官曰：「定數何可逃也！」遂檢一卷示公，上注云：「某月日某以肉身歸陰。」公覽之，戰慄如濯冰水，念母老子幼，泣然流涕。俄有金甲神人，捧黃帛書至，羣拜舞啓讀，已乃賀公曰：「君有回陽之機矣！」公喜致問曰：「適接帝詔，大赦幽冥，可爲君委折原例耳！」乃示公途而出。數武之外，冥黑如漆，不辨行路，公甚窘苦。忽一神將軒然而入，赤面長髯，光射數尺。公迎拜而哀之。神人曰：「誦佛經可出。」言已而去。公自計經咒多不記憶，惟金剛經頗曾習之，遂乃合掌而誦。頓覺一線光明，映照前路。忽有遺忘之句，則

眼前頓黑。定想移時，復誦復明，乃始得出。其二從人，則不可問矣！

王漁洋云：「閻羅天子廟，在鄆都南門外，平都山上。旁卽王方平洞，亦無他異。但山半有九麟御史廟，神甚猶惡。事亦荒唐。」

大人

「深山豈意觀防風，貫頰長條計亦工；縱有天生奇女子，銅鑿未許奏全功。」

長山李孝廉質君，詣青州，途中遇六七人，語音頰燕。審視兩頰，俱有癩，大如錢，異之，因問：「何病之同？」客自述：「舊歲客雲南，日暮失道，入大山中，絕壑巉巖，不可得出。谷中有大樹一章，條數尺，綿綿下垂，蔭廣畝餘。諸客計無所之，因共繫馬解裝，旁樹棲止。夜既深，虎豹鴉鴉，次第啤動。諸客抱膝相向，不能寐。忽見一大人來，高以丈許，客圍伏，莫敢息。大人至，以手撻馬而食，六七匹，頃刻都盡。既而折樹上長條，捉人首，穿頰，如貫魚狀。貫訖，提行數步，條彘折有聲。大人似恐墮落，乃屈條之兩端，壓以巨石而去。客覺其去遠，出佩刀，自斷貫條，負痛疾走。未數武，見大人又導一人俱來。客懼，伏叢莽中，見後來者更巨。至樹下，往來巡視，似有所求而不得。已乃聲啞啾，似巨鳥鳴，意甚怒。蓋怒大人之給已也！因以掌批其頰。大人僵僕順受，無敢少爭。俄而俱去。諸客始倉皇出。荒竄良久，遙見嶺頭有燈火，羣趨之。至，則一男子居石室

中客入環拜，兼告所苦。男子曳令坐，曰：「此物殊可恨，然我亦不能箝制，待舍妹歸，可與謀也！」居無何，一女子荷兩虎自外入，問：「客何得至？」諸客趨叩，而告以故。女子曰：「久知兩箇爲孽，不圖凶頑至此。當即除之。」於室中出銅鎚，重三四百觔，出門遂逝。男子養虎肉饜客，肉未熟，女子已返，曰：「彼見我欲遁，追之數十里，斷其一指而還。」因以指擲地，大如脛股焉。衆駭極，問其姓氏，即亦不言。少間，肉熟，客創痛不食。女以藥屑徧糝之，痛頓止。既而女子送客至樹下，行李俱在，各負裝行十餘里。經昨夜鬪處，女子指示之，石窪中殘血尙存盆許。出山，女子始別而返。

柳秀才

「綠衣忽現秀才身，不獨蝗神柳亦神。待至秋成隆報賽，祝他陌上早回春。」

明季，蝗生青兗間，漸集於沂。沂令憂之，退臥暑幕。夢一秀才來謁，峨冠綠衣，狀貌脩偉，自言御蝗有策。詢之，答云：「明日西南道上有婦跨碩腹牝驢子，蝗神也，哀之，可免。」令異之，治具出邑南。伺良久，果有婦高髻褐幘，獨控老蒼衛，緩蹇北度。即繫香，捧卮酒，迎拜道左，捉驢不令去。婦問：「大夫將何爲？」令便哀懇，區區小治，幸憫脫蝗口。婦曰：「可恨柳秀才饒舌，洩吾密機。當即以其身受，不損禾稼可耳！」乃盡三卮，誓不復見。後蝗來，飛蔽天日，然不落禾田，但集楊柳。過處，柳葉都盡，方悟秀才，柳神也。或云：「是

宰官憂民所感。」誠然哉！

王漁洋云：「柳秀才有大功德於沂。沂雖百世祀可也！」

董公子

「尙書家法肅中門，聖帝神威今尙存。試看逆奴駢戮日，寢牀猶有寶刀痕。」

青州董尙書可畏，家庭森肅。內外男女，不敢通一語。一日，有婢及僕，調笑於中門之外，爲公子所窺，怒叱之，各奔而去。及夜，公子偕僮臥齋中。時方盛暑，室門洞敞。更既深，僮聞床上有聲，甚厲，方驚醒。月影中，見前僕提一物出門去。以其家人故，弗怪，復寐。忽聞鞞聲，訇然，一偉丈夫赤面長髯，似壽亭侯，像捉一人頭入。僮懼，蛇行入床下。但聞牀上支支格格，如振衣，如摩腹，移時始罷。鞞聲又響，乃去。僮伸頸漸出，見牀上有曉色，以手捫牀上，著衣黏濕，嗅之，血腥。大呼公子，公子方醒。告而火之，血盈枕席，大駭，不得其故。忽有官役叩門，公子出見之，役愕然，但言怪事。詰之，告曰：「適衙前，一人神色迷罔，大聲自言曰：『我殺主人矣！』衆見其衣有血污，執而白之官，審知爲公子家人。彼言：『已殺公子，埋首於關廟之側。』往驗之，穴土猶新，而首則無之。」公子駭異，趨赴公庭，其人卽前狎婢者也。因述其異，官甚惶惑，重責而釋之。公子不欲結怨於小人，以前婢配之，令去。積數日，其鄰堵者，夜聞僕房中一聲震響，若崩裂。急起呼之，不

應排闥入視，見夫婦及寢牀，皆截然斷而爲兩。木肉上俱有創痕，似一刀所斷者。關公之靈蹟最多，蓋未有奇於此者也！

冷 生

「笑生真合喚銷愁，脫稿長吟笑不休。一頂頭巾何足惜，佯狂詩酒自風流。」

平城冷生，少最鈍，年二十餘，未能通一經。後忽有狐來，與之燕處，每聞其終夜語。即兄弟詰之，亦不肯泄一字。如是多日，忽得狂易病。每爲文時，得題則閉門枯坐。少時，譁然大笑。往窺之，則手不停草，而一蕊成矣！既而脫稿，文思精妙。是年入泮，明年食餼。每逢場作笑，響徹堂壁。由此笑生之名大譟。幸學使退休，不聞。後值某學使規矩嚴肅，終日危坐堂上，忽聞笑聲，怒執之，將以加責。執事官代白其顛。學使怒稍息，釋之，而黜其名。從此佯狂詩酒，著有顛草四卷，超拔可誦。

異史氏曰：「閉門一笑，與佛家頓悟時何殊哉！大笑成文，亦一快事。何至以此褫革，如此主司，甯非悠悠？」

昔學師孫景夏先生，往訪友人。至其窗外，不聞人語，但聞笑聲噓然。頃刻數作，意其與人戲耳！入視，則居之獨也！怪之，始大笑曰：「適無事，默溫笑談耳！」邑宮生者，豢畜一驢，性羸劣。每逢徒行

之客拱手謝曰：「適忙遽，不遑下驢。勿罪！」言未已，驢已蹶然伏道上。屢試不爽，官大慚恨。因與妻謀，使僞作客，自乃跨驢而周於庭。向妻拱手，作遇客語，驢果伏。便以利錐毒刺之。適有友人相訪，方欲款關，聞官言於內曰：「不遑下驢，勿罪！」少頃，又言之，因大怪異。叩扉而問其故。以實告，相與捧腹。此二則，可附冷生之笑以傳矣！

狐懲淫

「疑雨疑雲思不禁，隔窗未敢逗琴心；勸君休蓄房中藥，猶恐真成蕩婦陰。」

某生者，購新第，常患狐。凡一切服物，多爲所毀，又時以塵土置湯餅中。一日，有友過訪，值生他適，至暮，不歸。生妻備饌具供客。已而僮婢啜食餘餌。生素不羈，好蓄媚藥，不知何時，狐以藥置粥中。婦食之，覺有腦麝氣，問婢，婢答：「不知。」食訖，鬱然餒上熾，不可暫忍。強自遏抑，燥渴愈急。籌思家中無可奔者，獨有客在，遂往叩齋。客問其誰，實告之。問何作，不答。客謝曰：「我與若夫道義交，不敢爲此獸行。」婦尙流連。客叱曰：「某兄文章品行，被汝喪盡矣！」隔窗睡之。婦大慚，乃退。因自念，我何爲若此？忽憶梳中香，得毋媚藥耶？檢包中藥，果狼籍滿架。盜琰中皆是也，稔知冷水可解，因就飲之。頃刻心下清醒，愧恥無以自容。驢轉既久，更漏已殘。愈恐天曉，無以見人，乃解帶自經。婢覺救之，氣已漸絕。辰後，始有微息。客夜間已

遁。生睡後方歸，見妻臥，問之。不言，但含涕。婢以狀告，大驚。苦詰之，妻遣婢去，始以實陳。生歎曰：「此我之淫報也！於卿何尤？幸有良友，不然，何以爲人！」遂從此痛飭往行，狐亦遂絕。

異史氏曰：「居家者，相戒勿蓄砒燭，從無有戒不蓄媚藥者。亦猶之人畏兵刃，而狎妝第也。甯知其毒有甚於砒燭者哉？願蓄之，不過以媚內耳！乃至見嫉於鬼神，沉人之縱淫，有過於蓄藥者乎？」

某生赴試，自郡中歸，日已暮。攜有蓮實菱藕，入屋，並置几上，又有藤津僞器一事，水浸盃中。諸鄰人以其新歸，攜酒登堂。生倉猝置牀下而出，令內子經營供饌，與客薄飲。飲已，入內，急燭牀下，盃水已空，問婦曰：「適與菱藕並出供客，何尙尋也？」生回憶肴中，有黑條雜錯，舉座不知何物，乃失笑曰：「癡婆子！此何物事，可供客耶？」婦亦疑曰：「我方怨子不言烹法，其狀可醜，又不知何名，只得糊塗樹切耳！」生乃告之，相與大笑。今某生貴矣！相狎者猶以爲戲。

山市

「山市將無海市同，城垣宮闕望玲瓏，大風吹後危樓在，笑指烟雲縹緲中。」
象山市，邑八景之一也，然數年恆不一見。孫公子萬年，與同人飲樓上，忽見山頭有孤塔聳起，高

插青冥，相顧驚疑，念近中無此禪院。無何，見宮殿數十所，碧瓦飛甍，始悟爲山市。未幾，高垣陴院，連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樓若者，堂若者，坊若者，歷歷在目，以億萬計。忽大風起，塵氣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風定天清，一切烏有，惟危樓一座，直接霄漢。樓五架，窗扉皆洞開。一行有五點明處，樓外天也。層層指數，樓愈高，則明漸少。數至八層，裁如星點。又其上，則黯然縹緲，不可計其層次矣。而樓上人，往來層層，或凭或立，不一狀。踰時，樓漸低，可見其頂。又漸如常樓，又漸如高舍。倏然如拳，如豆，遂不可見。又聞有早行者，見山上人煙市肆，與世無別，故又名鬼市焉。

孫生

『獨向蘭闥望月明，春宵辜負太無情；何人爲置迴心院，雙宿雙飛過一生。』

余鄉孫生者，娶故家女辛氏。初入門，爲窮袴，多其帶，渾身糾纏甚密，拒男子不與其楊。牀頭常設錐簪之器，以自衛。孫屢被刺割，因就別榻眠。月餘，不敢問鼎。卽白晝相逢，女未嘗假以言笑。同窗共知之，私謂孫曰：『夫人能飲否？』答云：『少飲。』某戲之曰：『僕有調停之法，善而可行。』問：『何法？』曰：『以迷藥入酒，給使飲焉，則惟君所欲矣。』孫笑之，而陰服其策。良詢之醫家，敬以酒煮烏頭，置案上，入夜，孫醺別酒，獨酌數甃而寢。如此三夕，妻終不飲。一夜，孫臥移時，視妻猶寂坐，孫故作駒聲。妻乃下榻，取酒，煨

爐上。孫竊喜。既而滿引一杯，又復酌。約至半杯許，以其餘仍內壺中，拂榻遂寢。久之無聲，而燈煌煌尙未滅也。疑其尙醒，故大呼錫鑿鑿化矣。妻不應。再呼，仍不應。白身往視，則醉睡如泥。啓衾潛入，層層斷其縛結。妻固覺之，不能動，亦不能言，任其輕薄而去。既醒，惡之，投繯自縊。孫夢中聞喘吼聲，起而奔視，舌已出兩寸許，大驚。斷索，扶榻上。踰時始蘇。孫自此殊恨厭之。夫婦避首而行。相逢，則各俯其首。積四五年，不交一語。妻或在室中，與他嬉笑，見夫至，色則立變，凜如霜雪。孫嘗寄首齋中，恆經歲無歸時。即強之歸，亦面壁移時，默然即枕而已。父母甚憂之。一日，有尼至其家，見婦，亟加贊譽。母亦不言，但有浩歎。尼詰其故，具以情告。尼曰：「此易與耳！」母喜曰：「倘能回婦意，當不靳酬也！」尼窺室無人，耳語曰：「請購春宮一幀。三日後，爲若壓之。」尼既去，母從其教，購以待之。三日，尼果來，囑曰：「此須慎密，勿令夫婦知。」乃翦下圖中人，又鍼三枚，艾一撮，並以素紙包固，外繪數畫如蚓狀。使母賺婦出，竊取其枕，開其縫而投之。已而仍合之，返歸故處。尼乃去。至晚，母強子歸宿。備媪知其情，竊往伏聽。二更將殘，聞婦呼孫小字，孫不答。少間，婦復語，孫厭氣作惡聲。質明，母入其室，見夫婦面目相背，知尼之術誣也。呼子於無人處，慰諭之。孫聞妻名，便怒切齒。母怒罵之，不顧而去。越日，尼來，告之罔效。尼大疑，媪因述所聽。尼笑曰：「前言婦憎夫，故偏壓之。今婦意已轉，所未轉者男耳。請作兩制之法，必有驗。母從之，索子枕如前。緘置訖，又呼令歸。寢更餘，猶聞兩榻上皆有轉側聲。時作咳，都若不能寐。久之，聞兩人在一牀上，唧唧語，但隱約不可辨。將曙，

聞戲笑，吃吃不絕。媪以告母，母喜，尼厚餽之。孫由是琴瑟合好，今各三十餘矣。生一男兩女，十餘年，從無口角之事。同人私問其故，笑曰：「前此，顧影生怒，後此，聞聲而喜，自亦不解其何心也。」

異史氏曰：「移憎而愛，術不亦神哉！然能令人喜者，亦能令人怒。術人之神，正術人之可畏也！先哲云：『六婆不入門。』有見矣夫！」

沂水秀才

「何來長袖態翩翩，小榻無塵坐並肩。不愛綾巾愛金鈿，書生俗狀亦堪憐。」
沂水某秀才，課業山中，夜有二美人入，含笑不語，各以長袖拂榻，相將坐，衣輒無聲。少間，一美人起，以白綾巾展几上，上有草書三四行，亦未審其何辭。一美人置白金鈿，可三四兩許。秀才撥內袖中，美人取巾，握手笑出，曰：「俗不可耐。」秀才捫金，則烏有矣。麗人在坐，投以芳澤，置不顧，而金是取，是乞兒相也。倘可耐哉！狐子可兒，雅趣可想。

死僧

「居然兵解得離塵，倘戀藏金現幻身。我爲優婆夷一歎，國積貴將欲付何人。」

某道士雲游日暮，投止野寺。見僧房扃閉，遂藉蒲團，趺坐廊下。夜既靜，聞啓闔聲。旋見一僧來，渾身血污，目中若不見道士，道士亦若不見之。僧直入殿，登佛座，抱佛頭而笑。久之乃去。及明，視室門扃如故。怪之。入村道所見衆如寺，發扃驗之，則僧殺死在地。室中席篋掀騰，知爲盜劫。疑鬼笑有因，共驗佛首見腦後有微痕，剜之，內藏三十餘金，遂用以葬之。

異史氏曰：「諺有之，財運於命，不虛哉！夫人儉蓄封殖，以予所不知誰何之人，亦已癡矣！况僧並不知誰何之人而無之哉！生不肯享，死猶願而笑之。財奴之可歎如此！佛云：『一文將不去，惟有衆隨身。』其僧之謂夫。」

牛飛

「下來愁見夕陽過，失卻囊金晚奈何；牛不能飛鷹有翼，無端噩夢誤人多。」

邑人某，購一牛，頗健。夜夢，牛生兩翼飛去，以爲不祥。疑有喪失，牽市口，損價售之。以巾裹金，纏臂上。歸至半途，見有鷹食殘兔。近之，甚馴。遂以巾頭繫股，臂之。鷹屢擺撲，把捉稍懈，帶金騰去。某每謂：「定數不可逃。」而不知不疑夢，不貪拾遺，走者何遽能飛哉？

鏡聽

「冷暖相形存芥蒂，更闌懷鏡思何深，題名雁塔尋常事，莫負紅閨此夜心。」

益都鄭氏兄弟，皆文學士。大鄭早知名，父母嘗過愛之，又因子並及其婦。二鄭落拓，不甚爲父母所懼，遂惡次婦至不齒。冷暖相形，頗存芥蒂。次婦每謂二鄭，「等男子耳！何遂不能爲妻子爭氣？」遂擯弗與同宿。於是二鄭感憤，勤心銳思，亦遂知名。父母稍稍優顧之，然終殺於兄。次婦望夫墓切，是歲大比，竊於除夜以鏡聽卜。有二人初起，相推爲戲，云：「汝也涼涼去。」婦歸，吉凶不可解，亦置之。闌後，兄弟皆歸。時暑氣猶盛，兩婦在廚下，炊飯餉耕，其熱正苦。忽有報騎登門，報大鄭捷。母入廚喚大婦曰：「大男中式矣！汝可涼涼去。」次婦忿恚，泣且炊。俄又有報二鄭捷者。次婦力擲餅杖而起，曰：「儂也涼涼去。」此時中情所激，不覺出之於口。既而思之，始知鏡聽之驗也！

異史氏曰：「貧窮則父母不子，有以哉！庭幃之中，固非憤激之地。然二鄭婦激發男兒，亦與怨望無賴者殊不同科。投杖而起，真千古之快事也！」

牛痘

「解除圍領漏燈光，巨穴徧從耳後藏；誤走牛瘟神有罪，特教留得苦參方。」

陳華封，蒙山人，以盛暑煩熱，枕藉野樹下。忽一人奔波而來，首著圍領，疾趨樹陰，据石爲座，揮扇不停，汗下如流瀉。陳起坐，笑曰：「若解除圍領，不扇可涼。」客曰：「脫之易，再著難也！」就與傾談，頗極蘊藉。既而曰：「此時無他，想得冰浸良醴，一道冷芳，度下十二重樓，暑氣可消一半。」陳笑曰：「此願易遂，僕嘗爲君償之。」因握手曰：「寒舍伊邇，請即迂步。」客笑而從之。至家，出藏酒於石洞，其涼震齒。客大悅，一舉十觥。日已就暮，天忽雨，於是張燈於室。客乃解除圍領，相與磅礴。語次，見客腦後，時時燈光，疑之無何，客酩酊，睡榻上。陳移燈，竊窺之，見耳後有巨穴，瓊大數道，厚膜，間竄如樞。櫺外輭革垂蔽，中似空空。駭極，潛抽鬚簪，撥膜視之，有一物，狀類小牛，隨手飛出，破窗而去，益駭，不敢復撥。方欲轉步，而客已醒。驚曰：「子窺見吾隱矣！放牛瘟出，將復奈何？」陳拜詰其故。客曰：「今已若此，尙復何諱？實相告，我六畜瘟神也！適所縱者牛瘟，恐百里內牛無種矣！」陳故以養牛爲業，聞之大恐，拜求術解。客曰：「余且不免於罪，其何術之能解？惟苦參散最效。其廣傳此方，勿存私念也。」言已，謝別出門。又搗土堆壁龕中，曰：「每用一合亦效。」拱手即不復見。居無何，牛果病，瘟沒大作。陳欲專利，祕其方，不肯傳，惟傳其弟。弟試之神驗，而陳自剉啖牛，殊無效。有牛二百蹄躓，倒斃殆盡。遺老牝牛四五頭，亦遂巡就死。中心懊惱，無所用力。忽億竈中搗土，念未必效，姑妄投之。經夜，牛乃盡起。始悟藥之不靈，乃神罰其私也。後數年，牝牛繁育，漸復

其故。

周 三

「鐵面虬髯意氣殊，謂從假館效馳驅。周三不諱誅同類，莫是狐中劍俠無。」

泰安張太華，富吏也，家有狐，擾不可堪，遣制罔效。陳其狀於州尹，尹亦不能爲力。時州之東，亦有狐居村民家，人共見之。一白髮叟，云其與居人通弔問，一如人世禮。自言行二，都呼之胡二爺，適有諸生謁尹，問道其異。尹爲吏策，使往問叟。時東村人有作隸者，吏訪之，果不誣，便與俱往。卽隸家設筵，招胡。胡至，揖讓酬酢，無異常人。吏因告以所求。胡言：「我故悉之，但不能爲君效力。僕友人周三，僑居岳廟，宜可降伏。當代求之。」吏喜，欠抑申謝。胡臨別與吏約，明日張筵於岳廟之東。吏如其教，胡果導周至。周虬髯鐵面，服袴褶，飲數行，向吏曰：「適胡二弟致尊意，事已盡悉，但此輩實繁有徒，不可善諭，難免用武。請即假館君家，微勞所不敢辭。」吏聞之，曰：「念去一狐，得一狐，是以暴易暴也！游移不敢卽應。」周已知之，曰：「得無相畏耶？我非他比，且與君有夙緣，請勿疑。」吏諾之。周又囑：「明日偕家人闔戶坐室中，幸勿譁。」吏既歸，悉聽教言。俄聞庭中攻擊刺鬪之聲，踰時始定。啓闔出視，血點點盈堦上，堦中有小狐首數枚，大如椀棧焉。又視所除舍，則周危坐其中，拱手笑曰：「蒙重託，妖類已蕩滅矣！」自是館於其家，相見如主客。

焉。

劉姓

「荒年夫婦賴完全，三百青銅壽可延；我願世人知此意，積功原不在多錢。」

邑劉姓，虎而冠者也。後去淄居沂，習氣不除，鄉人咸畏惡之。有田數畝，與苗某連壠，苗勤，田畔多種桃，桃初實，子往攀摘。劉怒，驅之，指爲己有。子啼而告諸父，父方駭怪，劉已詬罵在門，且言將訟。苗笑感之，怒不可解，忿而去。時有同邑李翠石，作典商於沂，劉持狀入城，適與之遇，以同鄉，故相熟。問：「作何幹？」劉以告。李笑曰：「子聲望重所共知，我素識苗某，甚不善，何敢占壠？將毋反言之耶？」乃碎其詞紙，曳入肆，將與調停。劉恨恨不已，竊肆中筆，復造狀，藏懷中，期以必告。未幾，苗至，細陳所以，哀李爲之解免。言：「我農人，半世不見官長，但得置訟，數株桃，何敢執爲己有？」李呼劉出，告以退讓之意。劉猶指天畫地，叱罵不休。苗惟和色卑辭，無敢少辯。既罷，踰四五日，見其村中人，傳劉已死，李爲驚歎。翼日他適，見杖而來者，儼然劉也。比至，殷殷問訊，且請隨顧。李遂巡問曰：「日前忽聞凶，計一何妄也？」劉不答，但挽入村。至其家，羅漿酒焉。乃言：「前日之傳非妄也！爨出門，見二人來，捉見官府。問：「何事？」但言：「不知！」自思出入衙門數十年，非怯見官長者，亦不畏怖，從去。至公廳，見南面者有怒容曰：「汝卽劉某耶？罪惡貫盈，

不自後悔，又以他人之物，占爲己有。此等橫暴，合置鑕鼎。」一人稽首曰：「此人有一善，合不死。」南面者閱簿色稍霽，便云：「暫送他去。」數十人齊聲呵逐。余曰：「因何事句我來？又因何事遣我去？還祈明示。」吏持簿下，指一條示之，上記崇正十三年，用錢三百，救一人夫妻完聚。吏曰：「非此，則今日命當絕，宜墮畜生道。」駭極，乃從二人出。二人索賄，怒告曰：「不知劉某出入公門二十年，專劫人財者，何得向老虎討肉喫耶？」二人乃不復言。送至村，拱手曰：「此役不曾噉得一掬水。」二人既去，入門遂甦。時氣絕已隔日矣。」李聞而異之，因詰其善行顛末。初，崇正十三年，歲大凶，人相食。劉時在淄，爲主捕隸，適見男女哭甚哀，問之。答云：「夫婦聚纔年餘，今歲荒，不能兩全，故悲耳。」少時，在油肆前復見之，似有所爭。近詰之，肆主馬姓者便云：「伊夫婦餓將死，日向我討麻醬以爲活。今又欲賣婦於我。我家中已買十餘口矣！此何緊要？賤則售之，否則已耳！如此可笑，生來纏人。」男子因言：「今粟貴如珠，自度非三百，不足供逃亡之費。本欲兩生，若賣妻而不免於死，何取焉？非敢言直，但求作陰隲行之耳。」劉憐之，便問：「馬出幾何？」馬言：「今日婦口，止直百許耳。」劉請勿短其數，且願助以半價之費。馬執不可。劉少負氣，便謂男子：「彼鄙賤不足道，我請如數相贈。若詭逃荒，又全夫婦，不更佳耶？遂發囊與之，夫妻泣拜而去。劉述此事，李大加獎歎。劉自此前行頓改，今七旬猶健。去年，李詣周村，遇劉與人爭，衆圍勸不能解。李笑呼曰：「汝又欲訟桃樹耶？」劉茫然敬容，喲喲斂手而退。

異史氏曰：「李翠石兄弟，皆稱素封。然翠石素醇謹，喜爲善，未嘗以富自豪，是亦誠篤君子也。觀其解紛勸善，其生平可知矣。古云：『爲富不仁。』吾不知翠石先仁而後富者耶？抑先富而後仁者耶？」

附淄川志義厚傳一則

李永康，字翠石，生有至性，急患難，樂施予。淄城西南三十里龍泉溝，有孔道，居人將爲橋，以便往來。橋橫跨兩崖，計費千金。康破產以助，乃得訖工。又捐貲修橋於蕉村，未成而歿。弟永譽，竭力助成之，從兄志也。鄉有豪惡某姓者，與苗姓相連。苗種桃數株，苗子餉桃，某怒，以爲攘己物也，將訟諸官。康見之，碎其詞，力爲排解。某猶怒不已。會以陰譴悔悟，乃德康焉。唐太史龍泉橋記，蒲明經聊齋志異，可按也。邑侯張公頤書「名高月旦」四字，以表其門，邑人榮之。

庫官

「驛傳輝煌使節馳，餽遺偏有庫官知；逸東軍餉由誰撥，惜未當年一問之。」

鄒平張華東公，奉旨祭南岳，道出江淮間，將宿驛亭，前驅白：「驛中有怪異，宿之，必致紛紜。」張弗聽。宵分，冠劍而坐。俄聞鞞聲入，則一頰白叟，阜紗黑帶，怪而問之。叟稽首曰：「我庫官也，爲大人典藏有

日矣！幸節鉞遂臨，官釋此重負。問：「庫存幾何？」答言：「二萬三千五百金。」公慮多金累綴，約歸時擬驗。更唯唯而退。張至南中，醜僕頗豐。及還宿驛亭，更復出謁。及問庫物，曰：「已發遼東兵餉矣。」深訝其前後之乖。更曰：「人世祿命，皆有額數，錙銖不能增損。大人此行，應得之數，已得之矣，又何求？」言已竟去。張乃計其所獲，與所言庫數，適相脗合。方歎飲啄有定，不可以妄求也！

金姑夫

「雙雙塑像事荒唐，狐鬼憑依作壻鄉；烈魄真魂空受玷，小姑居處本無郎。」

會稽有梅姑祠。神故馬姓，族居東菴，未嫁而夫早死。遂矢志不醮，三旬而卒。族人祠之，謂之梅姑。丙申，上虞金生，赴試經此，入廟徘徊，頗涉冥想。至夜，夢青衣來，傳梅姑命，招之。從去，入祠。梅姑立候簷下，笑曰：「蒙君寵顧，實切依戀。不嫌陋拙，願以身爲姬侍。金唯唯。梅姑送之，曰：『君且去。設座成，當相迓耳！』」醒而惡之。是夜，居人夢梅姑曰：「上虞金生，今爲吾壻，宜塑其像。」語且，村人語夢悉同。族長恐姑其真，以故不從。未幾，一家俱病，大懼，爲肖像於左。既成，金生告妻子曰：「梅姑迎我矣！」衣冠而死。妻痛恨，詣祠指女像穢罵，又升座批頰數四，乃去。今馬氏呼爲金姑夫。

異史氏曰：「不嫁而守，不可謂不貞矣！爲鬼數百年，而始易其操，抑何其無恥也？大抵貞魂烈

魄未必即依於土偶。其願貌有靈，驚世而駭俗者，皆鬼狐憑之耳！」

酒 蟲

「漫因貧富歎途窮，應悔當時去酒蟲。何物番僧偏好事，未容常住醉鄉中。」

長山劉氏，體肥嗜飲，每獨酌，輒盡一甕。負郭田三百畝，輒半種黍，而家富豪，不以飲爲累也。一番僧見之，謂其身有異病。劉答言：「無。」僧曰：「君飲常不醉否？」曰：「有之。」曰：「此酒蟲也！」劉愕然，便求醫療。曰：「易耳！」問：「需何藥？」俱言不須，但令於日中俯臥，繫手足。去首半尺許，置良醴一器。移時，燥渴，思飲爲極。酒香入鼻，饑火大熾，而苦不得飲。忽覺喉中暴癢，哇有物出，直墮酒中。解縛視之，赤肉長三尺許，蠕動如游魚，口眼悉備。劉驚訝，酬以金，不受，但乞其蟲。問：「將何用？」曰：「此酒之精，壺中貯水，入蟲覺之，即成佳釀。」劉使試之，果然。劉自是惡酒如讎。體漸瘦，家亦日貧，後飲食不能給。

異史氏曰：「日盡一石，無損其富。不飲一斗，適以益貧。豈飲啄固有數乎？或言蟲是劉之福，非劉之病。僧愚之以成其術，然歟否歟！」

義 犬

「不辭鞭逐吠猶狺，死守遺金若有神；義犬前曾寄慨，艱難報主又何人。」

潞安某甲，父陷獄將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將詣郡關說，跨驛出，則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返。從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路側私焉。既乃以石投犬，犬始奔去。某既行，則犬歛然復來，嚙驛尾足。某怒鞭之，犬鳴吠不已。忽躍在前，憤齧驛首，似欲阻某去路。某以爲不祥，益怒，回騎馳逐之。視犬已遠，乃返轡疾馳。抵郡已暮，及捫腰囊，金亡其半，涔涔汗下。魂魄都失，輾轉終夜。頓念犬吠有因，候關出城，細審來途。又自計南北衝衢，行人如蟻，遺金甯有存理？遂巡至下騎所，見犬斃草間，毛汗溼如洗。提耳起視，則封金儼然，感其義，買棺葬之。人以爲義犬家焉。

岳神

「問誰妙手擅回春，不信巫醫隸岳神；今日句魂非一類，豈徒十萬八千人。」

揚州提同知夜夢岳神召之，詞色憤怒。仰見一人侍神側，少爲緩頰。醒而惡之。早詣岳廟，默作祈禱。既出，見藥肆一人，絕肖所見。問之，知爲醫生。既歸，暴病特遣人聘之。既至，出方爲劑，暮服之，中夜而卒。或言閻羅與東岳天子，日遣使者男女十萬八千衆，分布天下作巫醫，名句魂使者。用藥者不可不察也。

鷹虎神

「神名鷹虎，竟何由，能使偷兒返自投。三百青錢原細事，只憐道士苦焚修。」

郡城東嶽廟，在南郭大門，左右神高丈餘，俗名鷹虎神，獍猶可畏。廟中道士任姓，每雞鳴，輒起焚誦。有偷兒預匿廊間，伺道士起，潛入寢室，搜括財物。奈室無長吻，惟於薦底得錢三百，納腰中，拔關而去。將登千佛山，南竄許時，方至山下。見一巨丈夫，自山上來，左臂蒼鷹，適與相道。近視之，面銅青色，依稀似廟門中所習見者。大恐，躡伏而戰。神詔曰：「盜錢安往？」偷兒益懼，叩不已。神揪令還入廟，使傾所盜錢，跪守之。道士課畢，回顧駭愕。盜歷歷自述，道士收其錢而遣之。

齧石

「曾聞學道入勞山，只爲思親去復還。辟穀有方惟啖石，石中滋味亦多般。」

新城王欽文太翁家，有閩人王姓，幼入勞山學道。久之，不火食，惟啖松子及白石，徧體生毛。既數年，念母老歸里，漸復火食。猶啖石如故。向日視之，卽知石之甘苦酸鹹，如啖芋然。母死，復入山。今又十七八年矣。

附池北偶談一則

仙人袁石，世但傳其語矣！予家僮人王嘉祿者，少居勞山中，獨坐數年，遂絕烟火，惟啖石爲飯。渴，即飲溪澗中水，遍身毛生寸許。後以母老歸家，漸火食，毛遂脫落。然時時以石爲飯。每取一石，映日視之，即知其味甘鹹辛苦，後母終，不知所往。

廟 鬼

『泥鬼偏能幻婦人，苦相別觀太無因；若非一意持堅定，縮鎖何來金甲神。』

新城諸生王啓後者，方伯中字公象坤曾孫。見一婦人入室，貌肥黑不揚，笑近坐榻，意甚褻。王拒之，不去。由此坐臥輒見之。而意堅定，終不搖。婦怒，批其頰，有聲，而亦不甚痛。婦以帶懸梁上，掙與並縊。王不覺自投梁下，引頸作縊狀。人見其足不履地，挺然立空中，即亦不能死。自是病頓愈。忽曰：『彼將與我投河矣！』望河狂奔，曳之乃止。如此百端，日常數作。術藥罔效。一日，忽見有武士縮鎖而入，怒叱曰：『樸誠者，女何敢擾？』即繫婦項，自樞中出。纔至窗外，婦不復人形，目電閃，口血赤如盆。憶城隍廟門中，有泥鬼四，絕類其一焉。於是病若失。

地震

「井傾山裂變非常，稷下停驂夜舉觴，絕似史官書地震，編年紀月事尤詳。」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震，余適客稷下，方與表兄李篤之對燭飲。忽聞有聲如雷，自東南來，向西北去。衆駭異，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擺簸，酒杯傾覆，屋梁椽柱，錯折有聲，相顧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趨出，見樓閣房舍，仆而復起。牆傾屋塌之聲，與兒啼女號，喧如鼎沸。人眩暈不能立，坐地上，隨地轉側。河水傾潑丈餘，雞鳴犬吠滿城中。踰一時許，始稍定。視街上，則男女裸聚，競相告語，並忘其未衣也。後聞某處井傾仄，不可汲，某家樓臺南北易向，樓臺山裂，沂水陷穴，廣數畝。此真非常之奇變也！

有邑人婦，夜起溲溺。回視，則狼銜其子，婦急與狼爭。一緩頰，婦奪兒出，攜抱中。狼蹲不去。婦大號。鄰人奔集，狼乃去。婦驚定作喜，指天畫地，述狼銜兒狀，已奪兒狀。良久，忽悟一身未著寸縷，乃奔。此與地震時男婦兩忘者，同一情狀也。人之惶急無謀，一何可笑！

張老相公

「離竈巧得殘電計，山宇爐工冶鐵時，行旅寺僧稱快日，馨香長奉相公祠。」

張老相公者，晉人，適將嫁女，攜眷至江南，躬市奩妝，舟抵金山，張老渡江，囑家人在舟，勿博羶腥。蓋江有龍怪，聞香輒出，壞舟吞行人，爲害已久。張去，家人忘之，炙肉舟中，忽巨浪覆舟，妻女皆沒。張迴棹，悼恨欲死。因登金山，謁寺僧，詢龍之異，將以懺龍。僧聞之，駭言：「吾儕日與習近，懼爲禍殃，惟神明奉之，祈勿怒。時斬牲宰，投以半體，則躍吞而去。誰復能相懺哉？」張聞，頓思得計。便招鐵工，起爐山半，冶赤鐵，重百餘斤，審知所常伏處，使二三健男子，以大鉗舉投之。龍躍出，疾吞而下。少時，波涌如山，頃之，浪息，則龍死已浮水上矣。行旅寺僧並快之，建張老相公祠，肖像其中，以爲水神。禱之，輒應。

造畜

「羣驢甫飲又羣羊，涼水真成解毒方；造法不知誰作俑，可憐婦稚受奇殃。」

「造畜之術，不一其道。或投羹餌，給之食之，到人迷罔，相從而去。俗名曰：『打絮把。』江南謂之：『扯絮。』小兒無知，輒受其害。又有變人爲畜者，名曰：『造畜。』此術江北較少，河以南輒有之。揚州旅店中，有一人牽驢五頭，暫繫廐下，云：『我少選即返。』衆囑：『勿令飲噉。』遂去。驢暴日中，蹄齧殊喧，主人牽著涼處。驢見水，奔之，遂縱飲之。一滾塵，化爲婦人，怪其所由，舌強而不能答，乃匿諸室中。既而驢主至，驅五羊於院中，驚問驢之所在。主人曳客坐，便進餐飯，且云：客姑飲，驢即至矣。主人出，悉飲五羊，輒轉

皆爲童子。陰報郡，遣役捕獲，遂械殺之。

快刀

「好殺原非弭盜法，可憐駢鐵赴西曹，更無忍死須臾意，但爲頭顱覓快刀。」
明末，濟屬多盜，邑各置兵。捕得，輒殺之。章邱盜多，有一兵佩刀甚利，殺輒導竅。一日，捕盜十餘名，押赴市曹。內一盜識兵，遂巡告曰：「聞君刀甚快，斬首無二割，求殺我。」兵曰：「諾！其謹依我，勿離也。」盜從至刑所，出刀揮之，豁然頭落。數步之外，猶圓轉而大贊曰：「好快刀！」

汾州狐

「絕豔容光一笑過，汾州通判奈愁何，故人情比桃潭水，敢說從來不渡河。」
汾州判朱公者，居扉多狐。公夜坐，有女子往來燈下。初謂是家人婦，未遑瞻顧。及舉目，竟不相識，而容光豔絕。心知其狐，而愛好之，遽呼之來。女停履笑曰：「厲聲加人，誰是汝婢媼耶？」朱笑而起，曳坐謝過，遂與款密。久，如夫妻之好。忽謂曰：「君秩將遷，別有日矣。」問：「何時？」答云：「目前。但賀者在門，弔者即在閭，不能官也。」三日，遷報果至。次日，即得太夫人訃音。公解任，欲與偕旋。狐不可，送之河上。強之

登舟，女曰：「君自不知，狐不能過河也。」朱不忍別，戀戀河畔。女忽出言：「將一謁故舊。」移時歸，即有客來答拜。女別室與語：「客去，乃來。請便登舟，妾送君渡。」朱曰：「向言不能渡，今何以云？」曰：「曩所謁非他，河神也。妾以君故，特請之。彼限我十日往復，故可暫依耳。」遂同濟，至十日，果別而去。

龍（三則）

『偶因泥塗停淺水，塵埃詎易識真龍。一聲霹靂擎空去，雲足騰驤第一重。』

北直界有墮龍入村，其行重拙，入某紳家，其戶僅可容軀，塞而入。家人盡奔，登樓譁諫。銃砲轟然，龍乃出。門外停貯潦水，淺不盈尺。龍入轉側其中，身盡泥塗。極力騰躍，尺餘輒墮。泥蟠三日，蝨集鱗甲。忽大雨，霹靂擎空而去。

又

『牛山古寺閒游日，隱隱椽間墮彩虹。頃刻卷舒渾不測，巨龍天矯黑雲中。』

房生與友人登牛山，入寺游。忽椽間一黃罇墮，上盤小蛇，細裁如蚓。忽旋一周，已如帶，共驚，知爲龍，牽趨而下。方至山半間，聞寺中霹靂一聲，震動山谷。天上黑雲如蓋，一巨龍天矯其中。移時始沒。

又

「相公莊外談遺事，撲面塵沙隱墊龍；霹靂一聲裂皆去，蜿蜒紅線認奇蹤。」

章邱小相公莊，有民婦適野，值大風，塵沙撲面，覺一目眯，如含麥芒，揉之吹之，迄不愈。啓皆而審視之，睛固無恙，但有赤線蜿蜒於肉分。或曰：「此墊龍也！」婦憂懼待死，積三月餘，天暴雨，臉巨蹙一聲，眦裂而去，婦終無損。

江中

「長江天塹渡無梁，南北中分此戰場；無限青磷明復滅，一杯我欲弔蒼茫。」

王聖俞南游，泊舟江心。既寢，視月明如練，未能寐，令僮僕爲之按摩。忽聞舟頂，如小兒行，踏蘆簾作響，遂自舟尾來，漸近艙戶。慮爲盜，急起問僮，僮亦聞之。問答間，見一人伏舟頂上，垂首窺艙內。大愕，按劍呼諸僕，一舟俱醒，告以所見，或疑錯誤。俄，響聲又作。羣趨四顧，渺然無人，惟疎星皎月，漫漫江波而已。衆危坐舟上，旅見青火如燈狀，突出水面，隨水浮游。漸近船，則火頓滅。卽有黑人驟起，屹立水上，以手攀舟而行。衆譏曰：「必此物也！」欲射之。方關弓，則遽伏水中，不可見矣。問舟人，舟人曰：「此古戰場，鬼時出

沒，其無足怪。」

戲術

「脫然桶底見神通，白粲量來竟不窮；倘使貧家傳此法，無非更歎飯籬空。」

有桶戲者，桶可容升，無底，中空，亦如俗戲。戲人以二席置街上，持一升入桶中，旋出，即有白米滿升，傾注席上。又取，又傾，頃刻，兩席皆滿，然後一一量入，畢而舉之，猶空桶。奇在多也！

又

「魁星樓隔路迢迢，巨甕安能自出窰？便使陶人費傭值，一宵搬運亦無聊。」

利津李見田，在顏鎮，閒遊陶場，欲市巨甕，與陶人爭直，不成而去。至夜，窰中未出者六十餘甕，啓事一空。陶人大驚，疑李，屢門求之。李謝不去。固哀之，乃曰：「我代汝出窰，一甕不損。在魁星樓下非與？」如言往視，果一一俱在。樓在鎮之南山，去場三里餘。傭工運之三日乃盡。

某甲

「名分何存嘆業緣，狠心毒手爲嬋娟；傾囊贖命嗟何及，果報已遲十九年。」
某甲，私其僕婦，因殺僕納婦，生二子一女。閱十九年，巨寇破城，劫掠一空。一少年賊，持刀入甲家，甲視之，酷類死僕，自歎曰：「吾命休矣！」傾囊贖命，迄不願，亦不言，但搜人而殺。共殺一家男婦二十七口而去。甲頭未斷，寇去，少蘇，猶詭言之。三日，尋斃。嗚呼！果報之不爽，可畏也哉！

衢州三怪

「曾聞三怪出衢州，惹得行人戒夜游；樓上鬼頭塘下布，鴨聲啾唧使人愁。」
張握仲，從戎衢州，云：「衢州夜靜時，人莫敢獨行。鐘樓上有鬼頭上一角，象貌猶惡，聞人行聲，卽下人駭奔，鬼亦遂去，而見之輒病，多死者。又城中一塘，夜出白布一疋，如匹練橫地上。過者拾之，卽捲入水。又有鴨鬼，夜旣定，塘邊寂無一物，若聞鴨聲，卽病。」

拆樓人

「一言擬告宰官身，惡直無須發怒嗔；請看問卿旋里日，賣油人是拆樓人。」
何問卿，平陰人，初令秦中。一賣油者有薄罪，其言惡，何怒杖斃之。後仕至銓司，家貲富饒，建一樓。上

梁曰：親賓稱觴爲賀。忽見賣油者入，陰自駭疑。俄報妾生子，愀然曰：「樓工未成，拆樓人已至矣！」人謂其戲，而不知其實有所見也。後子既長，最頑蕩，其家備爲人役，每得錢數文，輒買香油食之。

異史氏曰：「常見富貴家樓第連亘，死之後，再過，已墟。此必有拆樓人降生其家可知也！身居人上，烏可不早自惕哉？」

大蝸

「祇恐深山有伏戎，豈知大蝸踞琳宮；土人不解降妖法，但說將軍善火攻。」

明彭將軍宏，征寇入蜀。至深山中，有大禪院，云已百年無僧。詢之士人，則謂：「寺中有妖，入者輒死。」彭恐伏寇，率兵斬茅而入。前殿中，有阜雕奪門飛去。中殿無異。又進之，則佛閣周視，亦無所見。而入者皆頭痛不能禁。彭親入亦然。少頃，有蝸如琵琶，自板上蝨蝨而下。一軍驚走。彭遂火其寺。

黑鬼

「異邦人物競相看，對舞神情亦可觀；非種必鋤推刃日，分明黑白侮摧殘。」

膠州李總鎮，買二黑鬼，其黑如漆，草粗厚。立刃爲途，往來其上，毫無所損。總鎮配以娼，生子而白。

僚僕戲之，謂非其種。黑鬼亦自疑。因殺子，骨則盡黑，始悔之。公每令兩鬼對舞，神情亦可觀也。

車夫

「山徑推車展步遲，有狼窺伺不會知，竊嘗一鬻堪笑，正是登高用力時。」

有車夫載重登坡，方極力時，一狼來嚙其轡，欲釋手，則貨散身壓，忍痛推之。既上，則狼已斃片肉而去。乘其不能爲力之際，而竊嘗一鬻，亦黠而可笑也。

碁鬼

「長日消磨一局碁，鳳樓應召竟愆期，劇憐奇癖忘生死，勝負斷斷未決時。」

揚州督同將軍梁公，解組鄉居，日携碁酒，游翔林邱間。會九日登高，與客弈，忽有一人來，逡巡局側，耽玩不去。視之，面目寒儉，懸鵝結焉。然而意態溫雅，有文士風。公禮之，乃坐，亦殊撝謙。公詣碁，謂曰：「先生當必善此，何弗與客對壘？」其人遜謝移時，始即局，局終而負，神情懊喪，若不自已。又著，又負，益慚憤。酌之以酒，亦不飲，惟曳客弈。自晨至於日昃，不遑溲溺。方以一子爭路，兩互喋聒。忽書生離席悚立，神色慘沮。少間，屈膝向公座，頓顙乞救，公駭疑，起扶之，曰：「戲耳，何至是？」書生曰：「乞咐囑，圍人，勿縛小生。」

頸。公又異之，問：「囚人誰？」曰：「馬成。」先是公園役馬成者，走無常，常十數日一入幽冥，攝牒作句役。公以書生言異，遂使人往視成，則僵臥已二日矣。公叱成，不得無禮。營然問書生，即地而滅。公歎咤良久，乃悟其鬼。越日，馬成寤，公召詰之。成曰：「書生湖襄人，癖嗜弈，產蕩盡。父憂之，閉置齋中。輒踰垣出，竊引空處，與弈者狎。父聞詬言，終不可制止。父憤悒，賫恨而死。閻摩王以書生不聽，促其年壽，罰入餓鬼獄。於今七年矣！會東嶽鳳樓成，下牒諸府，徵文人作碑記。王出之獄中，使應召自贖。不意中道遷延，大愆限期，嶽帝使直曹問罪於王。王怒，使小人輩羅搜之。前承主人命，故未敢以縲繫之。公問：「今日作何狀？」曰：「仍付羣吏，永無生期矣！」公歎曰：「癖之誤人也如是夫！」

頭滾

「朦朧睡眼夢初回，忽見頭顱出地來；不解遇災思懼意，方知蕩子是庸才。」

蘇孝廉貞下封公，晝臥，見一人頭從地中出，其大如斛，在牀下旋轉不已。驚而中疾，遂以不起。後其次子就蕩婦宿，罹殺身之禍，其兆於此耶？

果報

「卜筮書成用決疑，無端占玩已非宜；淫邪爭不罹天遣，瞽廢原來感自貽。」
安邱某生，通卜筮之術，而其爲人邪蕩不檢。每有鑽穴踰牆之行，則卜之。一日，忽病。藥之不藥，曰：「我實有所見，冥中怒我狎藝天數，將重譴矣，藥何能爲？」亡何，目暴瞽，兩手無故自折。

又

「謂他人父利他資，麥飯何堪竟餒而；寄語世間賢嗣子，請看腹剖肉飛時。」
某甲者，伯無嗣。甲利其有，願爲之後。伯既死，田產悉爲所有，遂背前盟。又有一叔，家頗裕，亦無子。甲又父之，叔卒，又背之。於是併三家之產，稱富一鄉。忽暴病若狂，自言曰：「汝欲享富厚而生耶？遂以利刃自剖肉，片片擲地。又曰：『汝絕人後，尙欲有後耶？』剖腹流腸，遂斃。未幾，其子亦死，產業歸他人矣。果報如此，可畏也夫。」

龍 肉

「微言合讓玉堂才，霹靂聲中掘地來；噤似寒蟬偏肉食，柏臺風氣羨龍堆。」
姜太史玉璠言：「龍堆之下，掘地數尺，有龍肉，充牣其中，任人割取，但勿言龍字。或言：『此龍肉

也。』則霹靂震作，擊人而死。太史倉食其肉，實不謬也。

念秧

「裘馬輝煌動觀聽，客途萍聚夜呼盧。囊金盡入他人囊，贏得便宜是僕夫。」

異史氏曰：「人情鬼域，所在皆然。南北衝衢，其害尤烈。如強弓怒馬，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劍囊刺囊，攬貨於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此非鬼域之尤者耶？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來也漸，其入也深，誤認傾蓋之交，遂罹喪資之禍。隨機設阱，情狀不一。俗以其言辭浸潤，名曰「念秧」。今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衆。余鄉王子巽者，邑諸生。有旋先生，在郡爲旗籍太史，將往探訊，治裝北上。出濟南，行數里，有一人跨黑衛，馳與同行，時以言語相引。王頗與問答。其人自言：「張姓，爲棲霞謀，破令公差赴都。」稱謂搗卑，祇奉殷勤。相從數十里，約以同宿。王在前，則策蹇追及；在後，則止候道。僕疑之，因厲色拒去，不使相從。張頗自慚，揮鞭遂去。既暮，休於旅舍。偶步門前，則見張就外舍飲。方驚疑間，張望見王，垂手拱立，謙若廝僕，稍稍問訊。王亦以汎汎適相值，不爲疑。然王僕終夜戒備之。雞既鳴，張來呼與同行。僕咄絕之，乃去。朝暾已上，王始就道。行半日許，前一人誇白衛，年四十已來，衣帽整潔，垂首蹇分，隨燕欲墜，或先之，或後之，因循十餘里。王怪問：「夜何作致迷頓乃爾？」其人聞之，猛然欠伸，言：「我清

苑人許姓。臨淄令高繁是我中表。家兄設帳於官署。我往探省，少獲餽貽。今夜旅舍，誤同念秧者宿，驚惕不敢交睫，遂致白晝迷悶。」王故問：「念秧何說？」許曰：「君客時少，未知險詐。今有匪類，以甘言誘行旅，蚤緣與同休，因而乘機騙贖。昨有葭葦親，以此喪資斧。吾等皆宜警備。」王領之。先是，臨淄宰與王有舊，王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不復疑。因道溫涼，兼詢其兄况。許約暮共主人，王諾之。僕終疑其偽，陰與主人謀，遲留不進。相失，遂杳。翼日，日卓午，又遇一少年，年可十六七，騎健驃，冠服秀整，貌甚都。同行久之，未嘗交一言。日既西，少年忽言曰：「前去屈律店，不遠矣。」王微應之。少年因咨嗟歎，歎如不自勝。王略致詰問。少年歎曰：「僕江南金姓。三年膏火，囊博一第，不圖竟落涼山。家兄爲部中主政，遂載細小來，冀得排遣。生平不習跋涉，撲而塵沙，使人靡齒。」因取紅巾拭面，歎咄不已。聽其語，操南音，嬌婉若女子。王心好之，稍稍慰藉。少年曰：「適先馳出，眷口久望不來，何僕輩亦無至者？日已將暮，奈何？」遲留瞻望，行甚緩。王遂先驅，相去漸遠，晚投旅邸。既入舍，則壁下一牀，先有客解裝其上。王問主人，即有一人入，攜之而出，曰：「但請安置，當即移他而所。」王視之，則許也。王止與同舍，許遂止，因與坐談。少間，又有攜裝入者，見王許在舍，返身遽出，曰：「已有客在。」王審視，則途中少年也。王未言，許急起曳留之，少年遂坐。許乃展問邦族。少年又以途中言爲許告。俄頃，解囊出貲，堆累頗重。秤兩餘，付主人，囑治殺酒，以供夜話。二人爭勸止之，卒不聽。俄而酒炙並陳。筵間，少年論文甚風雅。王問江南聞中題，少年悉告之，且

自誦其承破，及篇中得意之句。言已，意甚不平。共扼腕之。少年又以家口相失，夜無僕役，患不解牧園。王因命僕代搗莖豆。少年深感謝。居無何，忽蹴然曰：「生平蹇滯，出門亦無好況。昨夜逆旅，與惡人居，鄰敲叫呼，聒耳溯心，使人不眠。」南音呼役爲兒，許不解，固問之。少年手摹其狀，許乃笑於囊中出色一枚，曰：「是此物否？」少年諾。許乃以色爲令，相歡飲。酒既闌，許請共擲，贏一束道主。王辭不解，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陰囑王曰：「君勿漏言。蠻公子頗充裕，年又難，未必深解五木訣。我贏些須，明當奉屈耳！」二人乃入隔舍。旋聞轟賭甚鬧，王潛窺之，見棧靈繚亦在其中，大疑，展衾自臥。又移時，衆共拉王賭，王堅辭不解。許願代辨鼻雉，王又不肯。遂強代王擲。少間，就榻報王曰：「汝贏幾籌矣！」王睡夢應之。忽數人排闥而入，番語啁啾。首者言修姓，爲旗下邏捉賭者。時賭禁甚嚴，各大惶恐。修大聲嚇王。王亦以太史旗號相抵。修怒解，與王殺同籍，笑請復博爲戲。衆各復博，修亦賭。王謂許曰：「勝負我不預聞，但願睡，無相擲。」許不聽，仍往來報之。既散局，各計籌馬，王負欠頗多。修遂搜王裝囊取債，王憤起一爭。金捉王臂陰告曰：「彼都匪人，其情叵測。我輩乃文字交，無不相顧。適局中我贏得若干數，可相抵。此當取債許君者，今請易之。便令許償修，君償我，不過暫掩人耳目。過此，仍以相還。終不然，以道義之友，遂實取君債耶！」王故長厚，亦遂信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告修。乃對衆發王裝物，估入己囊。修乃轉索許張而去。少年遂襍被來，與王連枕，衾褥皆精美。王亦招僕人臥榻上，各默然安枕。久之，少年故作轉側，以下體暖就僕。僕

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膚著股際，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慙勤甚，至，氣息鳴動。王頗聞之，雖甚駭怪，而終不疑其有他也。昧爽，少年即起，促與早行，且云：「君蹇疲殆，夜所寄物，前途請相授耳。」王尚無言，少年已加裝登騎。王不得已，從之。驟行駛，去漸遠。王料其前途相待，初不爲意。因以夜間所聞，僕僕實告之。王始驚曰：「今被「念秧」者騙矣！焉有宦室名士，而毛遂於圍僕者？」又轉念其談詞風雅，非念秧者所能。急追數十里，蹤迹殊杳。始悟張許修皆其一黨。一局不行，又易一局，務求其必入也。僕債易裝，已伏一圖賴之機。設其播裝之計，不行，亦必執前說篡奪而去。爲數十金，委綴數百里。恐僕發其事，而以身交驩之，其術亦苦矣！後數年而有吳生之事。」

又

「前車已覆後車催，局勢如棋未易猜，不有同行僊主僕，那能載得麗人回。」

邑有吳生，字安仁，三十喪偶，獨宿空齋。有秀才來與談，遂相知悅。從小奴，名鬼頭，亦與吳僮報兒善。久而知其爲狐。吳遠遊，必與俱。同室之中，人不能睹。吳客都中，將旋里，聞王生遭「念秧」之禍，因戒僮警備。狐笑言：「勿須，此行未有不利。」至涿，一入繫馬坐煙肆，裘服齊楚，見吳過，亦起，超乘從之。漸與吳語，自言：「山東黃姓，提堂戶部，將東歸。且喜同途不孤。」於是吳止，亦止。每共食，必代吳償直。吳陽

感而陰疑之，私以問狐。狐但言：「不妨。」吳疑乃釋。及晚，同尋寓所，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黃入，與拱手爲禮，喜問少年：「何時離都？」答云：「昨日。」黃遂拉與共寓。向吳曰：「此史郎，我中表弟，亦文士。可佐君子談騷雅，夜話當不寥落。」乃出金貲，治具共飲。少年風流蘊藉，遂與吳大相愛悅。飲間，輒自示吳作觴弊，罰黃，強使釀，鼓掌作笑。吳益悅之。旣而史與黃謀博賭，其牽吳，遂各出橐金爲質。狐囑報兒，暗鎖板扉。囑吳曰：「倘聞人喧，但寐無吡。」吳諾。吳每擲，小注，則輸；大注，則贏。史餘計得二百金。史黃錯囊垂，議質其馬。忽聞闖門聲甚厲，吳急起投散於火，蒙被假臥。久之，聞主人覓鑰不得，破扉啓關，有數人洶洶入，搜投博者。史黃並言無有。一人竟捋吳被，指爲賭者。吳叱咄之，數人強檢吳裝，方不能與之，撐拒忽聞門外與馬呵殿聲，吳急出嗚呼。衆始懼，曳入之，但求勿聲。吳乃從容苞苴付主人，鹵簿旣遠，衆乃出門去。黃與史共作驚喜狀，取次覓寢。黃命史與吳同榻。吳以腰囊置枕頭，方命被而睡。無何，史啓吳衾，裸體入懷。小語曰：「夢兄磊落，願從交好。」吳心知其詐，然計亦良得，遂相偎抱。史極力周旋，不料吳固偉男，大爲鑿納，願呻殆不可任，竊竊哀免。吳固求訖事，手捫之，血流漂杵矣！乃釋令歸，及明，史體不能起，託言暴病，但請吳黃先發。吳臨別，贈金爲藥餌之費。途中語狐，乃知夜來鹵簿，皆狐爲也。責於途，益諂事吳。暮復同舍，斗室甚隘，僅容一榻，頗燠潔，而吳狹之。黃曰：「此臥兩人則隘，君自臥則寬，何妨？」食已，徑去。吳亦喜獨宿，可接狐友。坐良久，狐不至，條開壁上小扉，有指彈聲，吳其關探視。一少女豔妝遽入，自扃門戶，向吳

展笑佳處如仙。吳喜致研詰，則主人之子婦也。遂與狎，大相愛悅。女忽潛然泣下。吳驚問之。女曰：「不敢隱匿。妾實主人遣以餌君者。曩時入室，即被掩執，不知今宵何久不至。」又嗚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甘。今已傾心於君，乞垂拔救。」吳聞，駭懼，計無所出，但遺遠去。女惟俛首泣。忽聞黃與主人，鼙鬪鼎沸。但聞黃曰：「我一路祇奉，謂汝爲人。何遂誘我弟室？」吳懼，逼女令去。聞壁扉外，亦有騰擊聲。吳倉卒，汗如流。滯，女亦伏泣。又聞有人勸止主人。主人不聽，推門倉急。勸者曰：「請問主人意將何爲？如欲殺耶？有我等客數輩，必不坐視兇暴。如兩人中有一逃者，抵罪安所辭？如欲質之公庭，那帷薄不修，適以取辱。且爾宿行旅，明明陷詐，安保女子無異言？」主人張目不能語。吳聞竊感佩，而不知其誰。初，肆門將閉，即有秀才共一僕，來就外舍宿。攜有香醴，逼酌同舍。勸黃及主人尤殷。兩人辭欲去，秀才牽縶，苦不令去。後乘間得通，操杖奔吳所。秀才聞喧，始入勸解。吳伏窗窺之，則狐友也。心竊喜。又見主人意稍奪，乃大言以恐之。又謂：「女子何默不一言？」女啼曰：「恨不如人，爲人驅役賤務。」主人聞之，面如死灰。秀才叱罵曰：「爾輩禽獸之情，亦已畢露。此客子所共憤者。」黃及主人，皆釋刀杖，長跪而請。吳亦啓戶出，頓大怒詈。秀才又勸止吳，兩始和解。女子又啼，甯死不歸。內奔出媼婢，捧女令入。女子臥地哭益哀。秀才勸主人以重價貨吳生。主人俛首曰：「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棚孩兒，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吳固不肯破重賞。秀才調停主客間，議定五十金。人財交付後，晨鐘已動，乃共促裝，載女子以行。女未經鞍馬，馳驅顛殆。午間稍

休憩將行，喚報兒，不知所往。日已西斜，尙無迹響，頗懷疑訝，遂以問狐。狐曰：「無憂！將自至矣！」星月已出，報兒始至。吳詰之，報兒笑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奸僮，竊所不平。適與鬼頭計，反身索得。」遂以金置几上。吳驚問其故，蓋鬼頭知女止一兄，遠出十餘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狀，使報兒冒弟行入門，索姊妹。主人惶恐，詭託病殂。二僮欲質官，主人益懼，賄之以金，漸增至四十二，僮乃行。報兒具述其故，吳即賜之。吳歸，琴瑟琴篤，家益富。細詰女子，囊美少，即其夫，蓋史即金也。襲一懈袖破，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蓋其黨羽甚衆，逆旅主人，其皆一類，何意吳生所遇，即王子巽連天叫苦之人，不亦快哉！古言：「騎者善墮。」信夫！

武孝廉

「再造深恩一旦忘，丈夫未免太無良；若論貧病當年事，薄倖逾於李十郎。」
武孝廉石某，囊費赴都，將求銓敘。至德州，暴病，唾血不起，長臥舟中。僕窆金亡去，石大患，病益加。資糧絕，榜人謀委棄之。會有女子，乘月夜來臨泊，聞之，自願以舟載石。榜人悅，扶石登女舟。石視之，婦四十餘，被服粲麗，柳采猶都，呻吟感誦。婦臨審曰：「君夙有療根，今魂魄已遊墟墓。」石聞之，噉然哀哭。婦曰：「我有丸藥，能起死。苟病瘳，勿相忘。」石灑泣矢盟。婦乃以藥餌石。半日，覺少痊。婦即榻供甘旨，殷勤過

於夫婦。石益德之。月餘，病良已。石膝行而前，敬之如母。婦曰：「盤妾獨無依，如不以色衰見憎，願侍巾櫛。」時石三十餘，喪偶經年，聞之喜慍過望，遂相燕好。婦乃出藏金，使入都營幹，相約返與同歸。石赴部覈緣，選得本省司閫。餘金市駿馬，冠蓋赫奕。因念婦臘口高，終非良偶，因以百金聘王氏女爲從室。心中悚怯，恐婦聞知，遂避德州道，迂途履任。年餘，不通音耗。有石中表，偶至德州，與婦爲鄰。婦知之，詣問石。石某以實對。婦大罵，因告以情，某亦代爲不平。慰解曰：「或署中務完，尙未暇邊。乞修一尺書，爲嫂寄之。」婦如其言。某敬以達石。石殊不置意。又年餘，婦自往歸石，止於旅舍，託官署司賓者，通姓氏。石令絕之一日，方燕飲，聞喧訇聲，釋杯凝聽，則婦已攀籬入矣。石大駭，面色如土。婦指罵曰：「薄情郎，安樂耶！試思富若貴，何所自來？我與汝情分不薄，即欲置婢妾，相謀何害？」石累足屏氣，不能復作聲。久之，長跪目投，跪辭乞宥，婦氣稍平。石與王氏謀，使以妹禮見婦。王氏雅不欲。石固哀之，乃往。王拜，婦亦答拜曰：「妹勿懼！我非悍妒者。曩事實人情所不堪，即妹亦當不願有是郎。」遂爲王續述本末。王亦憤恨，因與交言。石不能自爲地，惟求自贖，遂相安帖。婦之未入也，石戒閹人無通至此，怒閹人，陰詰讓之。閹人固言管鑰未發，無入者，不服。石疑之，而不敢問婦。兩雖言笑，而終非所好也。幸婦嫻婉，不爭夕。三餐後，掩闥早眠，並不問良人夜宿何所。王初猶自危，及見其如此，益敬之，但往朝，如事姑嫜。婦御下，寬和有體，而明察善神。一日，石失印綬，合署沸騰。層層還往，無所爲計。婦笑言：「勿憂，竭井可得。」石從之，果得之。叩其故，輒笑。

不言，隱約間似知盜者姓名，然終不肯洩。居之終歲，察其行多異。石疑其非人，常於寢後，使人側聽之。但聞牀上終夜作振衣聲，亦不知其何爲。婦與王極相愛憐。一夕，石以赴臬司未歸。婦與王飲，不覺過醉，就臥席間，化而爲狐。王憐之，覆以錦褥。未幾，石入，王告以異。石欲殺之。王曰：「即狐，何負於君？」石不聽，急覓佩刀。而婦已醒，罵曰：「虺蜮之行，而豺狼之心，必不可以久居。曩所啖藥，乞賜還也。」即唾石面。石覺森寒如澆冰水，喉中習習作癢。嘔出，則丸藥如故。婦拾之，忿然還出。追之，已杳。石中夜舊症復作，血嗽不止。半歲而卒。

異史氏曰：「石孝廉，翩翩若書生。或言其折節能下士，語人如恐傷。壯年殂謝，士林悼之。至聞其負狐婦一事，則與李十郎何以少異？」

閻王

「創血殷然漬錦茵，小郎有語漫生瞋；而今勉誦蠡斯句，莫把金鉞更度人。」

李久常，臨胸人，壺榼於野，見旋風蓬蓬而來，敬醑奠之。後以故他適，路旁有廣第，殿閣宏麗，一青衣自內出，邀李。李固辭。青衣要遮甚殷。李云：「素不識荆，得無誤耶？」青衣云：「不誤！」便言李姓字。問：「此誰家？」答云：「入自知之。」入，進一層門，見一女子手足釘扉上。近視，則其嫂也。大駭。李有嫂，臂生惡

道，不起者年餘矣！因自念何得至此？轉疑招致意惡，畏沮卻步。青衣促之，乃入。至殿下，上一人，冠帶如王者，氣象威猛。李跪伏莫敢仰視。王者命曳起之，慰之曰：「勿懼！我以曩昔撻子杯酌，欲一見相謝，無他故也。」李心始安，然終不知其故。王者又曰：「汝不憶田野醉奠時乎？」李頓悟，知其爲神，頓首曰：「適嫂氏受此嚴刑骨肉之情，實愴於懷，乞王憐宥。」王者曰：「此甚悍妒，宜得是罰。三年前，汝兄妾盤腸而產，彼陰以鍼刺腸上，俾至今臄膺常痛。此豈有人理者？」李固哀之，乃曰：「便以子故宥之。歸當勸悍婦改行。」李謝而出，則扉上無人矣。歸視嫂，嫂臥榻上，創血殷席。時以妾拂意故，方致詬罵。李遽勸曰：「嫂無復爾！今日惡苦，皆平日忌嫉所致。」嫂怒曰：「小郎若個好男兒，又房中娘子賢似孟姑姑。任郎君東家眠，西家宿，不敢一作聲。自當是小郎大好乾綱，到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嫗。」李微哂曰：「嫂勿怒。若言其情，恐欲泣不暇矣。」曰：「便會不盜得王母籠中線，又未與玉皇香案吏一眨眼。中懷坦坦，何處可用哭者？」李小語曰：「鍼刺人腸宜何罪？」嫂勃然色變，問此言之因。李告之故。嫂戰惕不已，涕泗流離而哀鳴曰：「吾不敢矣！」啼淚未乾，覺痛頓止。旬日而瘡由是立改前轍，遂稱賢淑。後妾再產，腸復墮，鍼宛然在焉，拔去之，腹痛乃瘳。

異史氏曰：「或謂天下悍妒如某者，正復不少，恨陰網之漏多也！余謂不然，冥司之罰，未必無甚於釘扉者，但無回信耳！」

布客

「壓波虹臥勢蜿蜒，功德能教壽命延；檢點他年將得去，長橋何似一文錢。」

長清某，販布爲業，客於泰安。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詰問休咎。術人推之曰：「運數大惡，可速歸。」某懼，囊費北下。途中遇一短衣人，似是綠膏，漸漬與語，遂相和悅。壓市餐飲，呼與共啜。短衣人甚德之。某問：「所幹營？」答言：「將適長清，有所句致。」問：「爲何人？」短衣人出牒示，令自審。第一卽己名，駭曰：「何事見句？」短衣人曰：「我非生人，乃嵩里山山東四司隸役。想子壽數盡矣！」某出涕求救。鬼曰：「不能，然牒上多名，拘集尙需時日。子速歸，處置後事，然後相招。此卽所以報交好耳！」無何，至河際，斷絕橋梁，行人艱涉。鬼曰：「子行死矣！一文亦將不去。請卽建橋，利行人。雖頗煩費，然於子未必無小益。」某然之。及歸，告妻子作周身具，尅日鳩工建橋。久之，鬼竟不至，心竊疑之。一日鬼忽來曰：「我已以建橋事上報城隍，轉達冥司矣！謂此一節，可延壽命。今牒名已除，敬以報命。」某喜感謝。後再至泰山，不忘鬼德，敬齋楮錠，呼名酬奠。既出，見短衣人恩違而來，曰：「子幾禍我。適司君方蒞事，幸不聞。不然，奈何？」送之數武，曰：「後無復來。倘有事北往，自宜迂道過訪。」遂別而去。

農人

「阿案倉皇竟遁形，荷鋤帶笠儼神靈。人間救勒非無呢，合與秧歌一例聽。」

有農人芸於山下，婦以陶器爲餉。食已，置器壠畔。向暮，視之，器中餘粥盡空。如是者屢，心疑之。因脫注以覘之。有狐來，探首器中。農人荷鋤潛往，力擊之。狐驚竄走。器囊頭，苦不得脫。狐顛蹶，器碎，落出。首見農人，竄益急，越山而去。後數年，山南有貴家女，苦狐纏祟，勅勒無靈。狐謂女曰：「紙上符咒，能奈我何？」女給之曰：「汝道術良深，可幸永好。願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狐曰：「我罔所怖。但十年前在北山時，嘗竊食田畔，被一人戴鬪笠，持曲項兵，幾爲所戮。至今猶悸。」一女告父。父思投其所畏，但不知姓名居里，無從問訊。會僕以故至山村，向人偶語。道旁一人驚曰：「此與吾曩年事適相符。將無向所逐狐，而能爲怪耶？」僕異之，歸告主人。主人喜，卽命僕控馬招農人來，敬白所求。農人笑曰：「曩所遇誠有，願未必卽爲此物。且旣能怪變，豈復畏一農人？」貴家固強之，使披戴如爾日狀，入室以鋤卓地，咤曰：「我日覓汝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值，決殺不宥。」言已，卽聞狐鳴於室。農人益作威怒，狐卽哀言乞命。農人叱曰：「速去釋汝。」女見狐捧頭鼠竄而去，自是遂安。

長治女子

○纔見閨房，湧黑氍，又驚利刃刺心窩，芳魂未忍甘願遣，無奈三章約法何。」

陳歡樂，潞之長治人，有女慧美。有道士行乞，脫之而去。由是日持鉢近廬間。適一警人自陳家出，道士追與同行，問：「何來？」警云：「適過陳家，推造命。」道士曰：「聞其家有女郎，我中表親，欲求姘好，但未知其甲子。」警爲之述之。道士乃別而去。居數日，女縮於房，忽覺足麻痺，漸至股，又漸至腰腹，俄而暈然傾仆，定驗刻，始恍惚能立，將尋告母。及出門，則見茫茫黑波中，一路如線，駭而卻退，門舍居廬，已被黑水滄沒。又視路上，行人絕少，惟道士緩步於前，遂遙尾之，冀其同鄉，以相告語。走數里以來，忽睹里舍，視之，則己家門，大駭曰：「奔馳如許，固猶在村中，何向來迷罔若此？」欣然入門。父母尙未歸，復仍至己房，所繡業履，猶在榻上。自覺奔波殆極，就榻憩坐。道士捉而捺之。女欲號，則瘖不能聲。道士急以利刃剖女心。女覺魂飄飄離殼而立。四顧，家舍全非，惟有崩崖若覆。視道士以己心血點禾人上，又復疊指詛咒。女覺木人遂與己合。道士囑曰：「自茲當聽差遣，勿得違誤。」遂佩戴之。陳氏失女，舉家惶惑，尋至牛頭嶺，始聞村人傳言，嶺下一女子剖心而死。陳奔驗，果其女也。泣以懇宰，宰拘嶺下居人，拷掠幾徧，迄無端緒。姑收羣犯，以待覆勘。道士去數里外，坐路旁柳樹下，忽謂女曰：「今遣汝第一差，往偵邑中審獄狀。去當

隱身煖閣上。倘見官幸用印，卽當趨避。切記，勿忘。限汝辰去已來。遲一刻，則以一鍼刺汝心中，令作急痛。二刻，刺二鍼。至三鍼，則使汝魂魄銷滅矣！」女聞之，四體驚悚，飄然遂去。瞬息至官廨，如言，伏閣上。時嶺下人羅跪堂下，尙未訊語。適將鈐印公牒，女未及避而印已出匣。女覺身軀重粟，紙格似不能勝，驟然作響，滿堂愕顧。幸命再舉，響如前。三舉，翻墮地下。衆悉聞之。幸起祝曰：「是冤鬼當便直陳，爲汝昭雪。」女咽咽而前，歷言道士殺己狀，遣己狀。幸差役馳去，至柳樹下，道士果在。捉還，一鞠而服，人犯乃釋。幸問：「女冤雪何歸？」女曰：「將從大人。」幸曰：「我署中無處可容，不如暫歸汝家。」女良久曰：「官署卽吾家。我將入矣！」幸又問，音響已寂。退入宅中，則夫人生女矣。」

土 偶

「土偶無知，忽有知，依然燕好似生時；閨房苦節大能鑒，特許宗祧衍一支。」

沂水馬姓者，娶妻王氏，琴瑟甚敦。馬早逝，王父母欲奪其志，王矢不他，姑憐其少，勸之，王不聽。母曰：「汝志良佳，然齒太幼，兒又無出，每見有勉強於初，而貽羞於後者，固不如早嫁，猶恆情也。」王正容，以死自誓。母乃任之。女命塑土肖夫像，每食，醑獻如生時。一夕，將寢，忽見土偶人欠伸而下，駭心愕顧，卽已。暴長如人，真其夫也。女懼，呼母，鬼止之，曰：「勿爾，感卿情好，幽壤酸辛，一門有忠貞，數世祖宗，皆有榮光。」

吾父生有遺德，應無嗣，遂至促我茂齡。冥司念爾苦節，故令我歸，與汝生一子承祧緒。」女亦沾襟，遂燕好如生平。鷄鳴，卽下榻去。如此月餘，覺腹微動。鬼乃泣曰：「限期已滿，從此永訣矣！」遂絕。女初不言，既而腹漸大，不能隱，陰以告母。母疑涉妄，然親女無他，大惑不解。十月，果舉一男。向人言之，聞者罔不匿笑。女亦無以自伸。有里正故與馬有郤，告諸邑令，令拘訊鄰人，並無異言。令曰：「聞鬼子無影，有影者，僞也！」抱兒日中，影淡淡如輕煙然。又刺兒指血，傅土偶上，立入無痕。取他偶塗之，一拭便去。以此信之。長數歲，口鼻言動，無一不肖馬者，羣疑始解。

黎氏

「蕭瑟廬花淚眼枯，世間詎少黑心符，可憐膝下佳兒女，供得深閨一飽無。」

龍門謝中條者，佻達無行，三十餘喪妻。遺一子一女，晨夕啼號，繁累甚苦。謀聘繼室，低昂未就，暫僱傭媪撫子女。一日，翔步山途，忽一婦人出其後，待以窺覘，是好女子，年二十許，心悅之，戲曰：「娘子獨行，不畏佈耶？」婦走不對。又曰：「娘子纖步，山徑殊難。」婦仍不顧。謝四望無人，近身側，遽挈其腕，曳入幽谷，將以強合。婦怒呼曰：「何處強人橫來相侵！」謝牽挽而行，更不休止。婦步履跌蹶，困窘無計，乃曰：「燕婉之求，乃若此耶？緩我，當相就耳！」謝從之，偕入靜壑。野合既已，遂相欣愛。婦問其里居姓氏，謝以實

告，亦問婦。婦言：「妾黎氏，不幸早寡，姑又殞歿。塊然一身，無所依倚，故常至母家耳。」謝曰：「我亦無能相從乎？」婦問：「君有子女無也？」謝曰：「實不相欺，若論枕席之事，交好者亦頗不乏。祇是兒啼女哭，令人不耐。」婦躊躇曰：「此大難事，觀君衣服襪履款樣，亦只平平，我自謂能辦。但繼母難作，恐不勝諂讓也。」謝曰：「請無疑阻。我自不言，人何干預？」婦亦微納，轉而慮曰：「肌膚已沾，有何不從？但有悍伯，每以我爲奇貨，恐不久諧。將復如何？」謝亦愛皇，請與逃竄。婦曰：「我亦思之爛熟，所慮家人一洩，兩非所便。」謝云：「此卽細事。家中惟一孤媪，立便遣去。」婦喜，遂與同歸，先匿外舍。卽入遣媪訖，掃榻迎婦，倍極歡好。婦便操作，兼爲兒女補綴，辛勤甚至。謝得婦，嬖愛異常，日惟閉門相對，更不通客。月餘，適以公事出，反關乃去。及歸，則中門嚴閉，扣之不應。排闥而入，渺無人迹。方至寢室，一巨狼躡門躍出，幾驚絕。入視，子女皆無，鮮血殷地，惟二頭存耳。返身追狼，已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士則無行，報亦怪矣！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况將於野合逃竄中，求賢婦哉！」

柳氏子

「思子何須別築臺，坐兒端爲索通來。櫃中有客應照記，記否當年暴得財。」

膠州柳西川，法內史之主計僕也。年四十餘，生一子。惜愛甚至，縱任之，惟恐拂。既長，蕩侈險檢，翁

積爲空。無何，子病。翁故蓄善騾。子曰：「騾肥可啗，殺啖我，我病可愈。」柳謀殺蹇劣者。子聞之，卽大怒罵。疾益甚。柳懼，殺騾以進，子乃喜。然嘗一嚮，便棄去。疾卒不減，尋斃。柳悼歎欲死。後三四年，村人以香社登岱。至山半，見一人乘騾駛行而來，怪似柳子。比至，果是。下騾徧揖，各道寒暄，村人共駭，亦不敢詰其死，但問：「在此何作？」答曰：「亦無甚事。東西奔馳而已。」便問逆旅主人姓名，衆具告之。柳子拱手曰：「適有小故，不暇敘閒闊。明日，當相謁。」上騾遂去。衆既歸寓，亦謂其未必卽來。明旦，俟之。子果至，繫騾廢柱，趨進笑言。衆謂：「尊大人日切思慕，何不一歸省侍？」子訝問：「言者何人？」衆以柳對。子神色俱變，久之曰：「彼既見思，請歸傳語，我於四月七日，在此相候。」言訖別去。衆歸以情致翁，翁大哭，如期而往，自以其故告主人。主人止之曰：「曩見公子神情冷落，似未必有嘉意。以我卜之，殆不可見。」柳涕泣不信。主人曰：「我非阻君，神鬼無常，恐遭不善。如必欲見，請伏櫬中，待其來，察其辭色，可見，則出。」柳如其言。既而，子果至，問：「柳某來否？」答云：「無。」子盛氣罵曰：「老畜產那使不來！」主人驚曰：「何罵父？」答曰：「彼是我何父，初與結義爲客侶，不圖包藏禍心，隱我血費，悍不還。今願得而甘心，何父之有？」言已，出門曰：「便宜他。」柳在櫬中，歷歷聞之，汗流浹踵，不敢出氣。主人呼之，乃出，狼狽而歸。

異史氏曰：「暴得多金，何如其樂，所難堪者，債耳。竊費殆盡，尙不忘於狡臺，怨毒之於人甚矣。」

上 仙

「蝙蝠飛鳴聽不真，焚香靜坐夜逡巡；上僊縱使非和緩，詩酒風流亦可人。」

癸亥三月，與高季文赴稷下，同居逆旅。季文忽病，會高振美亦從，念東先生至郡，因謀醫藥。聞哀麟公言：「南郭梁氏家有狐仙，善長桑之術。」遂共詣之。梁四十已來女子也，致綏綏，有狐意。入其舍，復室中挂紅幕，探幕以窺，壁間懸觀音像，又兩三軸，跨馬操矛，鬪從紛沓。北壁下有案，案頭小座，高不盈尺，貼小錦褥。云仙人至則居此。衆焚香列揖，婦擊磬三口，中隱約有辭。祝已，肅客就外榻坐。婦立簾外，理髮支頰與客語，具道仙人靈蹟。久之，日漸暝，衆恐礙夜難歸，頰再祝請。婦乃擊磬重禱，轉身復立曰：「上仙最愛夜談，他時往往不得遇。昨宵有候試秀才，攜肴酒來與上仙飲。上仙亦出良醞謝諸客，賦詩歡笑。散時更漏向盡矣！」言未已，聞室中細細繁響，如蝙蝠飛鳴，方疑聽聞，勿案上若墮巨石，聲甚厲。婦轉身曰：「幾驚怖煞人。」便聞案上作歎咤聲，似健叟。婦以蕉扇隔小座。座上大言曰：「有緣哉！」抗聲讓座，又似拱手爲禮。已而問客：「何所論教？」高振美遵念東先生意，問：「見菩薩否？」答云：「南海是我熟徑，如何不見？」又聞閻羅亦更代否？」曰：「與陽世等耳！」閻羅何姓？」曰：「姓曹。」已乃爲季文求藥。曰：「歸嘗夜祀茶水。我於大士處討藥奉贈，何恙不已？」衆各有問，悉爲剖決。乃辭而歸。過宿，季文少愈。余與

振美治裝先歸，遂不暇造訪矣。

侯靜山

「媿媿詩文近士流，河間曾記姓名留；誰能更判閑休咎，不信高冠有沐猴。」

高少宰念東先生云：「崇正間，有猴仙，號靜山，託神於河間之叟。與人談詩文，決休咎，媿媿不倦。以肴核置案上，啗飲狼籍，但不能見之耳！」時先生祖寢疾，或致書云：「侯靜山，百年人也！不可不晤。」遂以僕馬往招叟。叟至經日，仙猶未來，焚香祠之。忽聞屋上大聲歎賀曰：「好人家。」衆驚顧。俄，檐間又言之。叟起曰：「大仙至矣！」羣從曳岸幘出迎。又聞作拱致聲。既入室，遂大笑縱談。時少宰兄弟尚諸生，方入闈。仙言：「二公闈卷亦佳，但經不熟，再須勤勉，雲路亦不遠矣！」二公敬問祖病。曰：「生死事大，其理難明。」因共知其不祥。無何，太先生謝世。

舊有猴人，弄猴於村。猴斷鎮而逸，不可追，入山中。數十年，人猶見之。其走飄忽，見人則竄。後漸入村中，竊食果餌，人皆莫之見。一日，爲村人所睹，遂詣野，射而殺之。而猴之鬼竟不自知其死也。但覺身輕如葉，一息百里，遂往依河間叟，曰：「汝能奉我，我爲汝致富。」因自號靜山云。

長沙有猴，頸繫金鍊，嘗往來於士大夫家。見之者必有慶幸之事。予之果亦食，不知其何來，亦

不知其何往也。有九旬餘老人，言幼時猶見其鍊上有牌，有前明藩邸識記。想亦仙矣！

郭生

「塗抹雖黃梅已遲，芸牕且喜得師資；副車一中矜心起，忘却供雞設黍時。」

郭生，邑之東山人，少嗜讀，但山村無所就正。年二十餘，字畫多訛。先是家中患狐，服食器用，輒多亡失，深患苦之。一夜讀卷置案頭，被狐塗鴉，甚者，狼籍不辨行墨。因擇其稍潔者，讀之，僅得六七十首。心甚悲憤，而無如何。又積窗課廿餘篇，待質名流。晨起，見翻攤案上，墨汁濃泚殆盡，恨甚。會王生者，以故至山，素與郭善，登門造訪。見汚本，問之。郭具言所苦，且出殘課示王。王譁玩之，其所塗留，似有陽秋。又覆視沈卷，類冗雜可刪，訝曰：「狐似有意，不唯勿患，當卽以爲師。」過數月，回視舊作，頓覺所塗良確。於是改作兩題，置案上，以覘其異。比曉，又塗之。積年餘，不復塗，但以濃墨灑作巨點，淋漓滿紙。郭異之，持以白王。王閱之，曰：「狐真爾師也！佳幅可售矣！」是歲果入邑庠。郭以是德狐，恆置雞黍，備狐啗飲。每市房書名稿，不自選擇，但決於狐。由是兩試俱列前名，入闈中副榜。時葉繆諸公，風雅豔麗，家傳而戶誦之。郭有鈔本，愛惜臻至，忽被傾濃墨椀許於上，污漬幾無餘字。又擬題構作，自覺快意，悉浪塗之。於是漸不信狐。無何，葉公以正文體被收，又稍稍服其先見。然每作一文，經營慘澹，輒被塗污，自以屢拔前茅，心氣頗高。

以是益疑狐妄。乃錄向之淡墨灑點者試之，狐又盡泚之。乃笑曰：「是真妄矣！何前是而今非也？」遂不爲狐設候，取讀本鎖箱篋中，且見封固儼然。啓視，則卷面塗四畫，粗於指。第一章畫五，二章亦畫五，後即無有矣。自是狐竟寂然。後郭一次四等，兩次五等，始知其兆，已寓意於畫也。

異史氏曰：「滿招損謙受益，天道也。名小立，遂自以爲是，執業繆之餘習，趾而不變，勢不至一敗塗地不止也。滿之爲害如是夫！」

邵士梅

「生前不遇雞竿赦，身後信題雁塔名。擬向釋迦添果報，是真是幻不分明。」

邵進士，名士梅，濟甯人，初授登州教授，有二老秀才投刺，賭其名，似甚熟識，疑思良久，忽憶前身，便問齊末：「某生居某村否？」又言其丰範，一一脗合，俄兩生入，執手傾語，歡若平生。歲次，問高東海近况。二生答：「瘦死廿餘年矣！今一子尚存，此鄉中細民，何以見知？」邵笑云：「我舊戚也。」先是，高東海素無賴，然性豪爽，輕財好義，有負租而鬻女者，但盡代贖之，私一娼，娼坐隱盜，官捕甚急，逃匿高家。官知之，收高，備極撻掠，終不服，尋死獄中。其死之日，卽邵生辰。後邵至某村，卽其妻子，遠近皆知其異。此高少卒言之，卽高公子翼良同年也。

王漁洋云：『邵前生爲棲霞人，與其妻三世爲夫婦，事更奇也。高東海以病死，非瘦死，邵自述甚詳。』

附池北偶談一則

同年濟甯邵士梅，字暉，順治辛卯舉人，登己亥進士，自記前生爲棲霞人，姓高，名東海。又其妻某氏，死時自言：『當三世爲夫婦，再世當生館陶董氏。所居濱河，河曲第三家。君異時罷官後，歸寓蕭寺，稱佛經時，訪我於此。』後謁選得登州教授。一日，檄署棲霞教諭，暇日訪東海故居，已不存。求得其孫某，爲置田宅，已而遷吳江知縣，謝病歸，殊無聊賴。有同年知館陶縣，因訪之，館於蕭寺。寺有藏經一部，寂寥中取閱之。忽憶妻言，沿河覓之，果得董姓者於河曲第三家。家有女未字，邵告以故，且求其宰縱輿，遂娶焉。後十餘年，董病且死，復與邵決曰：『此去當生襄陽王氏。所居濱江，門前有二柳樹。君幾年後，訪我於此，當再合，生二子。邵記其言。康熙己未在京師時，屢爲予及同年傳侍御形臣潘吏部陳伏言之。』

附陸次山先生邵士梅傳

邵士梅，號暉，山東濟甯州人也。其前身爲高小槐，本棲霞富家莊人，向充里正，急公守法，不苛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二青衣入，如公差狀，公謹閉其目，袂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

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第見二嫗倚房帷間，則已託生在郡門矣。口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即手足髮膚，何以非故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上高家莊去。」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莊安在？」及出就外傅，間以語傅。傅曰：「此子前身事，宜祕之。」遂不復言。順治己亥成進士，改授登州郡博。適奉臺檄，署篆棲霞，道經高家莊，市井室廬，宛然如昨。因集土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歿時月日，與土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許。呼與語，語及少時，膝下事，甚了了。並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尙存，皤皤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歡若平生。土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曾作古今人。」遂捐貲置產，厚卹其家。後俸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曰桂胞弟，便道過訪。余偶言及，曰白曰：「得非我登州學博邵嶧先生乎？其事甚真，余所稔聞。」因述邵在登時，嘗以語同官李篋篋，以語曰白者，縷悉如此。余稍銓次其語，爲立小傳。夫高小槐一里正耳！一善之積，尙能死無宿孽，生得成名。況其他哉？雲間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邵臨淄

「歸妹偏占脫輻爻，琴堂屈膝淚雙拋，鸞鴛管鳳皆前定，我爲星家作解嘲。」

臨淄某翁之女，太學李生妻也。未嫁時，有術士推其造，決其必受官刑。翁怒之，既而笑曰：「妄言一至於此。無論世家女，必不至公庭。豈一豎生不能庇一婦乎？」既嫁，悍甚，指罵夫壻以爲常。李不堪其虐，忿鳴於官。邑宰邵公准其詞，簽役立句，翁聞之，大駭，率子弟登堂，哀求寢息，弗許，李亦自悔，求罷。公怒曰：「公門內，豈作轆盡由爾耶？必拘質審。」既到，略詰一二言，便曰：「真悍婦。」杖責三十，臀肉盡脫。

異史氏曰：「公豈有傷心於閨闈耶？何怒之暴也。然邑有賢宰，里無悍婦矣。誌之，以補循吏傳之所不及者。」

單父宰

「雙荆不許再添枝，慮到他年析產時，石破天驚傳異事，可憐鼻窺犬無知。」

青州民某，五旬餘，繼娶少婦。二子恐其復育，乘父醉，潛割辜丸，而藥糝之。父覺，託病不言。久之，創漸平，忽入室，刀縫綻裂，血溢不止，尋斃。妻知其故，訟於官。官械其子，果伏。駭曰：「余今爲單父宰矣！」並誅之。

邑有王生者，娶月餘而出其妻。妻父訟之。時辛公宰淄問王：「何故出妻？」答云：「不可說。」

固詰之曰：「以其不能產育耳！」公曰：「妄哉！月餘新婦，何知不產？」母俛久之，告曰：「其陰甚傷。」公笑曰：「是則傷之爲害，而蒙之所以不齊也！」此可與單父宰並傳，爲一笑也！」

閻羅夢

「星星燐火起庭墀，大吏銀鑰夜對詞；地下韓擒知也未，閻羅猶自有寤時。」

巡撫某公，先爲南服總督，俎謝已久。公一夜，夢父來，顏色慘深，告曰：「我生平無多孽愆，祇有鎮師一旅，不應調而誤調之。途逢海寇，全軍盡覆。今訟於閻君，刑獄酷毒，實可畏凜。閻維非他，明日有經歷解糧至，魏姓者是也。當代哀之，勿忘。」醒而異之，意未深信。既寐，又夢讓之曰：「父罹厄難，尙弗鑠心，猶妖夢置之耶？」公大異之。明日，留心審閱，果有魏經歷，轉運初至。卽刻傳入，使兩人擦坐，而後起拜，如朝參禮。拜已，長跪漣瀝，而告以故。魏初不肯自任。公伏地不起。魏乃云：「然其有之。但陰曹之法，非若陽世夢夢，可以上下其手。卽恐不能爲力。」公哀之益切。魏不得已，諾之。」公又求其速理。魏籌思慮，無靜所。公請爲糞除寶廡，許之。公乃起，又求一往窺聽。魏不可，強之再四，囑曰：「去卽勿聲。且冥刑雖慘，與世不同。暫冥若死，其實非死。如有所見，無庸駭怪。」至夜，潛伏廡側，見階下囚人，斷頭折臂者，紛雜無數。墀中置火鑪油鉢，數人熾薪其下。俄見魏冠帶出，升坐。氣象威猛，迥與曩殊。羣鬼一時都伏，齊鳴苦冤。魏曰：「

遂等命戕於寇，寃自有主，何得妄扳官長？」衆鬼譁言曰：「例不應調，乃被妄檄前來，遂遭凶害，誰貽之？」魏又曲爲解脫。衆鬼嗥冤，其聲調動。魏乃喚鬼役，可將某官赴油鼎，路入一蝶，於理亦當。察其意，似欲借此以洩衆忿。言一出，卽有牛首阿旁，執公父至，卽以利叉刺入海鼎。公見之，心中慘怛，痛不可忍，不克失聲一號，而庭中寂然，萬形俱滅。公歎咤而歸。及明視魏，已死於廡中。松江張禹定言之，以非徒名，故呼其人。

顛道人

「游戲神仙自不羣，笑看輿蓋日紛紛；諸奴算倚豪門勢，槐園中空待植君。」

顛道士，不知姓名，寓蒙山寺，歌哭不常，人莫之測，或見其煮存爲飯者。會重陽，有邑貴載酒登臨，輿蓋而往。宴畢，過寺，甫及門，則道士赤足著破衲，自張黃蓋，作警蹕聲而出，意近玩弄。邑貴慚怒，揮僕傘逐之。道人笑而卻走，遂急棄蓋，共毀裂之，片片化爲鷹隼，四散羣飛，衆始駭。蓋柄轉成巨鱗，赤鱗耀目，衆欲欲奔。有同遊者止之，曰：「此不過翳眼之幻術耳，烏能噬人？」遂操刀直前。鱗張吻怒逆，吞客嚙之。衆駭，擁貴人急奔，息於三里之外，使數人逡巡往探。漸入寺，則人鱗俱無，方將返報，聞老槐內嚙聲如驢。初，不敢前，潛蹤移近之，見樹朽中空，有窾如蠶。試一攀窺，則鬪鱗者倒植其中，而孔大僅容兩手，無

術可以出之。急以刀劈樹。比樹開，而人已死。踰時，少蘇，昇歸。道士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張蓋游山，厭氣澹於骨髓。仙人遊戲三昧，一何可笑。予鄉殷生文屏，舉司農之妹夫也。爲人玩世不恭。章邱有周生者，以寒賤起家，出必馮肩而行，亦與司農有瓜葛之舊。值太夫人壽，殷料其必來，先候於道。著豬皮鞋，公服持手本，俟周與至，鞠躬道左，唱曰：『淄川生員，按章邱生員。』周慚，下輿，略致數語而別。少間，同聚於司農之家。冠裳滿座，視其服色，無不竊笑。殷傲睨自若。既而筵終出門，各命與馬。殷大聲呼殷老爺，獨龍車何在，有二健僕，橫扁杖於前。騰身跨之，致聲拜謝，飛馳而去。殷生亦仙人之亞也！』

鬼令

『古刹何人夜舉杯，不行射覆不猜枚。諧聲拆字翻新令，風雅居然有捷才。』

教諭展先生，灑脫有名士風。然酒狂，不持儀節。每醉歸，輒馳馬殿堦，堦上多古柏。一日，縱馬入，觸樹頭裂，自言：『子路怒我無禮，擊腦破矣。』中夜，遂卒。邑中某乙者，負販其鄉，夜宿古刹。更靜人稀，忽見四五人攜酒入飲，異亦在焉。數酒行，或以字爲令曰：『田字不透風，十字在當中，十字推上去，古字贏一鍾。』一人曰：『回字不透風，口字在當中，口字推上去，呂字贏一鍾。』一人曰：『固字不透風，令字在當

中令字推上去，合字麻一鍾。又一人曰：「困字不透風，木字在當中，木字推上去，杏字麻一鍾。」未至展，疑思不得。衆笑曰：「既不得令，須當受命。飛一觥來。」展云：「我得之矣！曰字不透風，一字在當中。」衆又笑曰：「推作何物？」展吸盡曰：「一字推上去，一口一大鍾。」相與大笑。未幾，出門去，某不知展死，竊疑其罷官歸也。及歸，問之，則展死已久，始悟所遇者鬼耳！

閻羅宴

「一飯會叨念不忘，多情誰似忤官王；幽明竟爾通酬酢，特肅嘉賓薦羽觴。」

靜海邵生者，家貧，值母初度，備牲酒祀於庭。拜已而起，則案上看饌皆空，甚駭，以情告母。母疑其困乏，不謂爲壽，故詭言之。邵默然無以自白。無何，學使案臨，苦無資斧，薄貨而往。途遇一人，伏候道左，邀請甚殷，從去。見殿閣樓臺，彌亘街路。既入，一王者坐殿上。邵伏拜，王者震顏命坐，即賜宴飲。因曰：「前過華居，賸僕輩道路飢渴，有叨盛饌。」邵愕然不解。王者曰：「我忤官王也！不記尊堂設饌之辰乎？」筵終，出白銀一裹，曰：「豚蹄之擾，聊以相報。」受之而出。則宮殿人物，一時都渺，惟有大樹數章，蔚然道側。視所贈，則真金，秤之得五兩。考終，止耗其半，猶懷歸以奉母焉。

畫馬

「千金不惜購驪騮，妙畫通靈何處求；漫道點睛龍破壁，子昂直可繼僧繇。」

臨清崔生，家窶貧，園垣不修。每晨起，輒見一馬臥露草間，黑質白章，惟尾毛不整，似火燎斷者。遂去，夜又復來，不知其所自至。崔有善友，官於晉，每欲往就之，而苦無健步。遂捉馬，施勒，乘之而去。囑家人曰：「倘有尋馬者，當如晉以告。」既就途，馬驚駭，瞬息百里，不甚餒芻豆，意其病。次日，緊銜，不令馳，而馬蹄嘶噴沫，健怒如昨。復縱之，午已達晉。時騎入市廛，觀者無不稱歎。晉王聞之，以重直購之。崔恐爲失者所尋，以故不敢售。居半年，家中無耗，遂以八百金貨於晉郎，自乃市健驪以歸。後王以急故，遣校尉騎赴臨清。馬逸，追至崔之東鄰，入門，不可復見。索諸主人，主會姓賈，莫之睹。及入其室，見壁間挂子昂畫馬一幀，內一匹毛色渾似，尾處爲香炷所燒。始悟馬畫妖也。校尉難復王命，因訟會。時崔得馬賞，居積盈萬，自願以直貨會，付校尉而去。會甚德之，而不知其卽當年之售主也。

放蝶

「胡蝶羣飛去復回，訟庭春到百開花；閨中戲誕尋常事，折得風流罪過來。」

長山王進士叫生，爲令時，每聽訟，按律之輕重，罰令納蝶自贖。堂上千百齊放，如風飄碎錦。王乃拍案大笑。一夜，夢一女子，衣裳華好，從容而入，曰：「遭君虐政，姊妹多物故。當使君先受風流之小譴耳！」言已，化爲蝶，迴翔而去。明日，方獨酌署中，忽報直指使至，皇遽而出。閨中戲以素花簪冠上，忘除之。直指見之，以爲不恭，大受詬罵而返。由是罰蝶令遂止。

青城子重寅，性放誕，爲司理時，元夕以火花爆竹縛驢上，首尾並滿，牽登太守之門，擊柝而請。自白：「某獻火驢，幸出一覽。」時太守有愛子患痘，心緒方惡，辭之于固，請之。太守不得已，使閹人啓鑰門甫開，于火發機，推驢入。爆震，驢驚，蹶跌狂奔，又飛火射人，人莫敢近。驢穿堂入室，破甌毀甑，火觸成塵，窗紗爲爐，家人大譁。痘兒驚陷，終夜而死。太守痛恨，將搗劾之。于洩諸司道，登堂負荆，乃免。

鬼妻

「好合原難論死生，鵲茲雖續不成聲。秋墳淚斷新桃杵，莫怪檀郎太薄情。」
泰安蕭蘭雲與妻某，魚水甚諧。妻遭疫卒，蕭坐臥悲思，忽忽若失。一夕，獨坐，妻忽推扉入。蕭驚問：「何來？」答云：「妾已鬼矣！感君悼念，哀白埋下主者，聊與作幽會。」蕭喜，攜就牀寢，一切無異於常。從此

星離月會，積有年餘，聶亦不復言娶。伯叔兄弟，懼墮宗主，私勸聶續。聶從之，聘於良家，然恐妻不樂，聶之。未幾，吉期逼邇，鬼知其情，責之曰：「我以君義，故冒幽冥之譴。今乃質盟不卒，鍾情者固如是乎？」聶述宗黨之意，鬼終不悅，謝絕而去。聶雖憐之，而計亦得也。迨合卺之夕，夫婦俱寢，鬼忽至，就牀上撼聶婦，大罵：「何得占我牀寢？」聶婦起，方與撐拒，聶惕然赤躡，並無敢左右袒。無何，鷄鳴，鬼乃去。聶婦疑聶妻故未死，謂其賤已，投繯欲自殺。聶爲之緘述，聶婦始知爲鬼。日夕復來，聶婦懼避之，鬼亦不與聶寢，但以指搯膚肉，已乃對獨怒相視，默默不作一語。如是數夕，聶患之。近村有良於術者，削桃爲杵，釘墓四隅，其怪始絕。

醫術

「素問靈樞經按摩，窺垣誰洞十三科，道人一語殊調侃，若個名醫識字多。」

張氏者，沂之貧民，途中遇一道士，善風鑑，相之曰：「子當以術業富。」張曰：「宜何從？」又顧之曰：「醫可也。」張曰：「我僅識之無耳，烏能是？」道士笑曰：「迂哉！名醫何必多識字乎？但行之耳！」既歸，貧無業，乃攜拾海上，即市廛中，除地作肆，設魚牙蜂房，謀升斗於口舌之間，而人亦未之奇也。會青州太守病嗽，臆微所屬徵醫，沂故山僻，少醫工，而令權無以塞責，又責里中使自報，於是共舉張，令立召之。

張方痰喘，不能自療，聞命大懼，固辭。令弗聽，卒郵送去。路經深山，渴極，嗽愈甚。入村求水，而山中水價與玉液等。徧乞之，無與者。見一婦瀉野菜，菜多水寡，盎中濃濁如涎。張燥急難堪，便乞餘瀝飲之。少間，渴解，嗽亦頓止。陰念殆良方也！比至郡，諸邑醫士已先施治，並未痊減。張入求密，所爲藥目，傳示內外。復遣人於民間，索諸藥。如法，淘汰訖，以汁進太守。一服，病良已。太守大悅，賜賚甚厚，旌以金扁。由此名大譟，門常如市，應手無不悉效。有病傷寒者，言症求方。張適醉，誤以瀉劑予之。醒而悟之，不敢以告人。三日後，有盛儀造門而謝者。問之，則傷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此類甚多。張由此稱素封。益以聲價自重，聘者非重貨安輿，不至焉。

益都韓翁，名醫也。其未著時，貨藥於四方。暮無所宿，投止一家，則其子傷寒將死，因請施治。韓思不治，則去此莫適，而治之誠無術。往復踉蹌，以手搓體，而汗成片，捻之如丸。頓思以此經之，當亦無所害，憊而不愈，已賺得寢食安飽矣！遂付之。中夜，主人趨門甚急，意其子死，恐被侵辱，驚起，踰垣疾遁。主人追之數里，韓無所逃，始止。乃知病者汗出而愈矣！挽回，款宴豐隆，隨行，厚贈之。

夏雪

「合向人間享大名，炎天風雪一時晴；禦災捍患誠靈爽，驕狀何多世俗情。」

丁亥年七月初六日，蘇州大雪。百姓皇駭，共禱諸大王之廟。大王忽附人而言曰：「如今稱老爺者，皆增一大字。其以我神爲小，消不得一大字也！」衆悚然，齊呼大老爺，雪立止。由此觀之，神亦喜諂，宜乎治下部者之得車多矣！

異史氏曰：「世風之變也，下者益諂，上者益驕。卽康熙四十餘年中，稱謂之不及，甚可笑也！舉人稱爺，二十年始。進士稱老爺，三十年始。司院稱大老爺，二十五年始。昔者，大令謁中丞，亦不過老大人而止，今則此稱久廢矣！卽有君子，亦素諂媚，行乎諂媚，莫敢有異詞也！若縉紳之妻呼太太，裁數年耳！昔惟縉紳之母，始有此稱，以妻而得此稱者，惟淫史中有林喬耳！他未之見也！唐時，上欲加張說大學士說辭曰：「學士從無大名，臣不敢稱。」今之大，誰大之初，由於小人之諂，而因得貴倖者之悅，居之不疑，而紛紛者遂徧天下矣！竊意數年以後，稱爺者必進而老，稱老者必進而大。但不知大上造何尊稱，匪夷所思也！」

丁亥年六月初三日，河南歸德府，大雪尺餘，禾皆凍死。惜乎其未知媚大王之術也悲夫！

何仙

「五色綉綸目易迷，可知才命兩難齊；
崑仙不作模稜語，好待宗工與品題。」

長山王公子瑤，能以比卜。神自稱何仙，爲純陽弟子。或謂是呂祖所跨鶴焉。每降，輒與人論文作詩。李太史質君師事之。丹黃課藝，理緒明切。太史揣摩成，賴何仙力居多焉。因之文學士，多皈依之。然爲人決疑難事，多憑理，不甚言休咎。辛未歲，朱文宗案臨濟甯，試後，諸友請決等第。何仙索試藝，悉月旦之。座中有與樂陵李忬相善者。李固好學深思之士，衆屬望之。因出其文代爲之請。訖註云：「一等。」少間又書云：「適評李文，據文爲斷，然此生運數大晦，應犯夏楚。異哉！文與數不相符，豈文宗不論文耶？諸公少待，試一往探之。」少頃，又書云：「我適至提學署中，見文宗公事旁午，所焦慮者，殊不在文也！一切眞付幕客。客六七八人，粟生例監，都在其中。前世全無根氣，大半餓鬼道中遊魂，乞食於四方者也！曾在黑暗獄中八百年，損其目之精氣，如人久在洞中，乍出則天地異色，無正明也！中有一二爲人身所化者，閱卷分曹，恐不能適相值耳！」衆問挽回之術。書云：「其術至實，人所共曉，何必問？」衆會其意，以告李。李懼以文質孫太史子未，且訴以兆。太史贊其文，因解其惑。李以太史海內宗匠，心益壯，訖語不復置懷。後案發，竟居四等。太史大駭，取其文復閱之，殊無疵摘。評云：「石門公祖，素有文名，必不悠謬至此。是必幕中醉漢，不識句讀所爲。」於是衆益服何仙之神，其焚香祝謝之。訖書曰：「李生勿以暫時之屈，遂懷慚作。當多寫試卷，益暴之，明歲可得優等。」李如其教。久之，署中頗聞懸牌特慰之。次歲，果列前名。

潞令

「不能撫字却催科，黑索橫飛就弊多；據案忽爲撐拒狀，奈他五十八人何。」

宋國英，東平人，以教習授潞城令。貪暴不仁，催科尤酷。笞杖下者，狼籍於庭。余鄉徐白山適過之，見其橫，諷曰：「爲民父母，威儀固至此乎？」宋揚揚作得意之詞曰：「嗟！不敢。官雖小，蒞任百日，誅五十八人矣。」後半年，方據瞪視事，忽瞪目而起，手足撻亂，似與人撐拒狀，自言曰：「我罪當死！我罪當死！」扶入署中，踰時，尋卒。嗚呼！幸有陰曹，兼攝陽政，不然，顛越貨多，則卓異聲起矣！流毒安窮哉！

異史氏曰：「潞子故區，其魂魄毅，故其爲鬼雄。今有一官，握篆於上，必有一二鄙流，風承而痔砥之。其方盛也，則竭擢未盡之膏脂，爲之具錦屏。其將敗也，則驅誅未盡之肢體，爲之乞保留。官無貪靡，每蒞一任，必有此兩事。赫赫者一日未出，則蚩蚩者不敢不從。積習相傳，沿爲成規，其亦取笑於潞城之鬼也！」

河間生

「喜與狐翁共往還，無端身忽墮梁間，祇從一念分邪正，人獸由來到此關。」

河間某生，場中積麥，穰如邱。家人日取爲薪。洞之，有狐居其中，當與主人相見。老翁也。一日，屈主人飲，拱生入洞，生難之。強而後入，入則廊舍華好。即坐，茶酒香冽。但日色蒼黃，不辨中夕。筵罷既出，景物俱杳。翁每夜往，夙歸，人莫能迹。問之，則言友朋招飲。生請與俱，翁不可。固請之，翁姑諾，挽生臂，疾如乖風。可炊黍時，至一城市，入酒肆，見坐客良多，聚飲頗譁，乃引生登樓上。下視飲者，几案枵殮，可以指數。翁自下樓，任意取案上酒果，懷來供生。筵中人莫之覺。移時，生視一朱衣人，前列金橘，命翁取之。曰：「此正人，不可近。」生默念狐與我游，必我邪也，自今以往，我必正。方一注想，覺身不自主，眩墜樓下。飲者大駭，相譁以妖。生仰視，竟非樓上，乃梁間耳。以實告衆，衆審其情確，贈而遣之。問其處，乃魚臺，去河間千里焉。

杜翁

「誤被勾魂，向夜臺，歸途底事尚徘徊；勸君且合看花眼，莫再牽連入笠來。」

杜翁，沂水人，偶自市中出，坐牆下，以候同游。覺少倦，忽若夢。見一人持牒攝去，至一府署，從來所未經。一人戴瓦瓏冠，自內出，則青州張某，其故人也。見杜驚曰：「杜大哥何至此？」杜言：「不知何事，但有句牒。」張舒其誤，將爲查驗，乃囑曰：「謹立，勿他適。恐一迷失，將難救挽。」遂去。久之，不出。唯持牒人來，自認其誤，釋令歸。杜別而行，途中遇六七女郎，容色媚好，悅而尾之。下道，趨小徑，行十數步，聞張在後大

呼曰：「杜大哥汝將何往？」杜迷戀不已。俄見諸女人一圭竇，心識為王氏賣酒者之家。不覺探身門內，密一窺瞻，即見身在笠中，與諸小豕同伏。豁然自悟，已化豕矣！而耳中猶聞張呼，大懼，急以首觸壁。聞人言曰：「小豕頗癩矣！」還顧，已復為人。速出門，則張候於途，責曰：「固囑勿他往，何不聽信？發至壞事。」遂把手送至市門乃去。杜忽醒，則身猶倚壁間。詣王氏問之，果有一豕自觸死云。

林氏

「患難同經營不違，海棠肯便植深幃；閨人妙有移花術，玉雪雙兒並載歸。」

濟南戚安期，素佻達，喜狎姬。妻婉戒之，不聽。妻林氏，美而賢。會北兵入境，被俘去。暮宿途中，欲相犯。林偽諾之。適兵佩刀藥牀頭，急抽刀自剄死。兵暴而委諸野。次日，拔舍去。有人傳林死，戚痛悼而往。視之，有微息，負而歸。旦漸動，稍稍嘔呷，扶其項，以竹管滴瀝灌飲，能咽。戚撫之曰：「卿萬一能活，相負者，必遭凶折。」半年，林平復如故，但首為頸痕所牽，常若左顧。戚不以爲醜，愛戀逾於平昔。曲巷之游，從此絕迹。林自覺形穢，將爲置媵。戚執不可。居數年，林不育，因勸納婢。戚曰：「業誓不二，鬼神甯不聞之？卽似續不承，亦吾命耳。若未應絕，卿豈老不能生者耶？」林乃託疾，使戚獨宿。遣婢海棠，襖被臥其牀下。既久，陰以宵情問婢，婢言：「無之。」林不信。至夜，戒婢勿往，自詣婢臥。少間，聞牀上鼾息已動，潛起，登牀捫之。戚醒，

問：「誰？」林耳語曰：「我海棠也！」戚卻拒曰：「我有盟誓，不敢更也！若似曩年，尙須汝奔就耶？」林乃下牀出。戚自是孤眠。林使婢託已往就之。戚念妻生平，曾未肯作不迷之客，疑焉。摸其頰，無痕。知爲婢，又出之。婢慚而退。既明，以情告林，使速嫁婢。林云：「君亦不必過執。倘得一丈夫子，卽亦幸甚。」戚曰：「苟背盟誓，鬼責將及。尙望延宗嗣乎？」林翼日笑語戚曰：「凡農家者，流苗與秀不可知，播種常例不可違。晚間耕耨之期至矣。」戚笑會之。既夕，林滅燭呼婢，使臥已衾中。戚入，就榻，戲曰：「個人來矣！深愧錢傅不利，負此良田。」婢不語。既而舉事。婢小語曰：「私處小腫，顛猛不任。」戚體意溫卹之事已，婢僞起溺，以林易之。自此時值落紅，輒一爲之，而戚不知也。未幾，婢腹震。林每便靜坐，不令給役於前。故謂戚曰：「妾勸內婢，而君弗聽。設爾日胃妾時，君誤信之，交而得孕，將復何如？」戚曰：「留憤鬻母。」林乃不言。無何，婢孕一子，林暗買乳媪，抱養母家。積四五年，又產一子一女。長子名長生，已七歲，就外祖家讀。林半月，輒託歸甯，一往看視。婢年益長，戚時時促遣之。林諸婢日思兒女，林從其願，竊爲上鬻，送詣母家。謂戚曰：「日謂我不嫁海棠，母家有義男，業配之。」又數年，子女俱長成。值戚初度，林先期治具，爲候賓友。戚歎曰：「歲月驚過，忽已半世。幸各強健，家亦不至凍餒。所闕者，膝下一點。」林曰：「君執拗，不從妾言，夫誰怨？然欲得男，兩亦非難，何況一也？」戚解顏曰：「旣言不難，明日便索兩男。」林言：「易耳！」早起，命駕至母家，殿粧子女，載與俱歸。入門，令雁行立，呼父，叩祝千秋。拜已，而起，相顧嬉笑。戚駭怪不解。林曰：「

君索兩男，妾添一女。」始爲詳述本末，咸喜曰：「何不早告？」曰：「早告，恐絕其母。今子已成立，尙可絕乎？」咸感極，涕不自禁，乃迎婢歸，偕老焉。古有賢姬，如林者，可謂聖矣！

大鼠

「攫拳騰擲勢難休，巨鼠今朝竟斷喉。彼出則歸歸則出，笑他終墮敵人謀。」

萬歷間，宮中有鼠，大與貓等。爲害甚劇，徧求民間佳貓捕制，輒被噉食。適異國來貢獅貓，毛白如雲，抱投鼠屋，闔其扉，潛窺之。貓踰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見貓，怒奔之。貓避登几上，鼠亦登，貓則躍下。如此往復，不啻百次。衆咸謂貓怯，以爲是無能爲者。旣而鼠跳漸遲，傾腹似喘，蹲地上。少休，貓即疾下，爪掬頂毛，口斂首領，輾轉爭持間，貓聲嗚鳴，鼠聲啾啾，啓扉急視，則鼠首已嚼碎矣！然後知貓之避，非怯也，待其惰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復，用此智耳！噫！匹夫按劍，何異鼠子？

胡大姑

「水米無干竟見侵，願爲人歸亦何心。紫姑作怪雞能語，輾轉樛達究被擒。」

益都岳於九，家有孤寡，布帛器具，輒被拋擲鄰堵。善細葛，將取作服，見細卷如故，解視，則邊實而中

虛，悉被剪去。諸如此類，不堪其苦，亂詬罵之。岳戒止云：「恐孤聞。」狐在梁上曰：「我已聞之矣！」由是祟益甚。一日，夫妻臥未起，狐攝衾服去。各自身躡牀上，望空哀祝之。忽見女子自窗入，擲衣牀頭。視之，不甚修長，衣絳紅，外襲雪花比甲。岳著衣，揖之曰：「上仙有意垂顧，即勿相擾。請以爲女如何？」狐曰：「我齒較汝長，何得妄自尊？」又請爲姊妹，乃許之。於是命家人，皆呼以胡大姑。時顏鎮張八公子家，有孤居樓上，恆與人語。岳問：「識之否？」答云：「是吾家喜姨，何得不識？」岳曰：「彼喜姨曾不擾人，汝何不效之？」狐不聽，擾如故。猶不甚祟他人，而專祟其子婦。履襪簪珥，往往棄道上。每食，輒於粥碗中埋死鼠，或糞穢。婦輒擲碗罵孤，並不禱免。岳祝曰：「男女輩，皆呼汝姑，何略無尊長體耶？」狐曰：「教汝子出若婦，我爲汝媳，便相安矣。」子婦罵曰：「淫狐不慚，欲與人爭漢子耶？」時婦坐衣筒上，忽見濃煙出尻下，熏熱如籠。啓視，藏裳俱燼。贖一二事，皆姑服也。又使岳子出其婦，子不應。過數日，又促之，仍不應。狐怒，以石擊之，額破裂，血流幾斃。岳益患之。西山李成交，善符水，因幣聘之。李以泥金寫紅絹作符，三日始成。又以鏡縛槌下，捉作柄，徧照宅中。使童子隨視，有所見，即急告。至一處，童言：「牆上若犬伏。」李即戟手書符其處。既而禹步庭中，咒移時，即見家中豕犬並來，帖耳戢尾，若聽教命。李揮曰：「去！」即紛然魚貫而去。又咒，羣鴨即來，又揮去之。已而鷄至，李指一鷄，大叱之。他鷄俱去，此雞獨伏，交翼長鳴，曰：「子不敢矣！」李曰：「此物是家中所作紫姑也！」家人並言：「不會作。」李曰：「紫姑今尙在。」因共憶三年前

曾爲此戲，怪異即自爾日始也。徧搜之，見芻偶猶在廐梁上。李取投火中，乃出一酒甌，三咒三叱，鷄起徑去。聞甌口言曰：「岳四狼哉！數年後當復來。」岳乞付之湯火。李不可，搯去。或見其壁間，挂數十瓶，塞口者，皆狐也，言其以次縱之，出爲祟。因此獲聘金，屠爲奇貨焉。

狼

「魚因吞餌輒銜鈎，不謂貪狼竟效尤。貨草義金無意得，笑人何事執鞭求。」

有屠人貨肉歸，日已暮，歛一狼來，瞰擔中肉，似甚垂涎。步亦步，尾行數里。屠懼之以刀，則稍卻。既走，又從之。屠無計，默念狼欲者肉，不如姑懸諸樹而蚤取之。遂鉤肉，躡足掛樹間，示以空空，狼乃止。屠即逕歸。味爽，往取肉，遙望樹上懸巨物，似人縊死狀，大駭。逡巡近之，則死狼也。仰首審視，見口中含肉，肉鉤刺狼腭，如魚吞餌。時狼革價昂，直十餘金，屠小裕焉。緣木求魚，狼則罹之，亦可笑矣。

又

「前後分兵擬夾攻，兩狼心計亦殊工。誰知不出屠兒手，一霎刀光血染紅。」

一屠晚歸，担中肉盡，止有膾骨。中兩狼，綴行甚遠。屠懼，投以骨。一病得骨，止。一狼仍從，復役之。後

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盡矣。而兩狼之並驅如故。屠大窘。恐前後受其敵。顧野有麥場。場主積薪其中。苫蔽成邱。屠乃奔倚其下。弛担持刀。狼不敢前。眈眈相向。少時。一狼逕去。其一犬坐於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殺刀斃之。方欲行。轉視積薪後。一狼洞其中。意將隧入以攻其後也。身已半入。止露尻尾。屠自後斷其股。亦斃之。乃悟前狼假寐。蓋以誘敵。狼亦黠矣。而頃刻兩斃。禽獸之變詐幾何哉。止增笑耳。

又

「茅苦潛伏尙驚猜，狼足居然破壁來。賴有舊傳吹豕法，壓肩且喜奏功回。」
一屠暮行，爲狼所逼。道旁有夜耕者，所遺行室，奔入伏焉。狼自苦中探爪入。屠急捉之，令不可去。顧無計可以死之。惟有小刃不盈寸，遂割破爪下皮，以吹豕之法吹之。極力吹，移時，覺狼不甚動，方縛以帶。出視，則狼脹如牛，股直不能屈，口張不得闔，遂負之以歸。非屠，烏能作此謀也。三事皆出於屠。則屠人之殘，殺狼亦可用也。

藥 僧

「房中丹藥亦奇哉，步履蹣跚轉可哀，我有狂言供一噓，不如且作寺人來。」

濟甯某，偶於野寺外，見一遊僧，向陽捫蝨，杖挂葫蘆，似賣藥者。因戲曰：「和尚亦賣房中丹否？」僧曰：「有弱者，可強；微者，可鉅。立刻而效，不俟經宿。」某喜求之。僧解帶角，出藥一丸，如黍大，令吞之。約半炊時，下部暴長，踰刻自捫，增於舊者三之一，心猶未滿。窺僧起遺，竊解帶，拈二三丸並吞之。俄覺膚若裂，筋若抽，項縮腰囊，而陰長不已，大懼，無術。僧返，見其狀，驚曰：「子必竊吾藥矣！」急與一丸，始覺休止。解衣自視，則幾與兩股鼎足而三矣！縮頸蹣跚而歸。父母皆不能識。從此爲廢物，日臥街上。多見之者。

太醫

「有母青春賦柏舟，表彰潛德奈無由，鬱封竟爲熊羆誤，怨氣應知溢九幽。」

萬歷間，孫評事，少孤。母十九歲守柏舟之節。孫舉進士，而母已死。嘗語人曰：「我必博誥命，以光泉壤，始不負萱堂苦節。」忽得暴病，暴篤。素與太醫善，使人招致之。使者出門，而疾以劇。張目曰：「生不能揚名顯親，何以見老母地下乎？」遂卒，目不瞑。無何，太醫至，聞哭聲，即入臨弔。見其狀，異之。家人告以故。太醫曰：「欲得誥贈，即亦非難。今皇后早晚臨盆矣，但活十餘日，誥命可得。」立命取艾，炙尸一十八處。炷將盡，牀上已呻。急灌以藥，居然復生。嚙曰：「切記勿食熊羆肉。」其誌之。然以此物不常有，頗不關意。既

而三日平復，仍從朝賀。過六七日，果生太子，召賜羣臣宴。中使出異品，徧次文武。白片朱絲，甘美然比。孫
嘏之，不知何物。次日，訪諸同僚，曰：「熊膽！」大驚失色，即刻而病，至家而卒。

農婦

「憐貧不惜施羣，嫉惡還知撻比邱。正氣居然界巾幗，卽論勇健已無儔。」

邑西磁窰塢，有農人婦，勇健如男子，輒爲鄉中排難解紛，與夫異縣而居。夫家高苑，距溜百餘里，偶
一來，信宿便去。婦自負顏山，販陶器爲業，有贏餘，則施丐者。一夕，與鄰婦語，忽起曰：「小腹微痛，想孽障
欲離身也！」遂去。天明，往探之，則見其肩荷釀酒巨甕二，方將入門。隨至其室，則有嬰兒綑臥，駭問之。蓋
媿後，已負重百里矣！故與北巷尼善，訂爲姊妹。後聞尼有穢行，忿然操杖，將復撻楚。衆苦勸而止。一日，遇
尼於途，遽批之。問：「何罪？」亦不答，拳石交施，至不能號，乃釋而去。

異史氏曰：「世言女丈夫，猶自知非丈夫也！婦並忘其爲巾幗矣！其豪爽自快，於古劍仙何以
少殊，毋亦其夫亦卽磨鏡者流耶？」

郭安

「寃殺都由一夢來，中年妻子亦堪哀，仇人竟作螟蛉詠，折獄從知有別才。」

孫玉粒，有僮僕，獨宿一室，恍惚被人攝去。至一宮殿，見閻羅在上，視之曰：「誤矣！此非是。」因遣送還。既歸，大懼，移宿他所。遂有僚僕郭安者，見其榻上空閒，因就寢焉。又一僕李祿，與僮有夙怨，久將甘心。是夜，操刀入，捫之，以爲僮也，竟殺之。郭父鳴於官。時陳其善爲邑宰，殊不苦之。郭哀號言：「半生止此子，今將何以聊生？」陳卽判李祿爲己之子。郭含冤而退。此不奇於僮之見鬼，而奇於陳之折獄也。

王漁洋云：「新城令陳端菴，性仁柔無斷。王生與哲，典居宅於人久，不給直，訟之官。陳不能決，但曰：『毛詩有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生爲鵲可也！』濟之西邑，有被殺者，其婦訟之。邑令怒，立拘凶犯至，拍案罵曰：『人家好好夫婦，直令寡耶？卽以汝配之，亦令汝妻守寡。』遂判令合之。此等明決，皆是甲榜所爲，他途不能也。陳亦爾爾，何途無才？」

查牙山洞

「石洞幽深世莫知，好憑斑管寫離奇，夜窗風雨挑燈讀，險絕心搖手顫時。」

章邱查牙山，有石窟如井，深數尺許。北壁有洞門，伏而引，望見之。會近村數輩，九日登臨，飲其處。共謀入探之。三人受燈，絕而下，洞高廠與夏屋等。入數武，稍狹，卽忽見底。底際一竇，蛇行始可入。燭之，漆

漆然暗深不測，兩人餒而卻退。一人奪其火而噉之，銳身塞而進。幸隘處僅厚於堵，卽又頓高闊，乃立，乃行。頂上石參差危聳，將墮不墮。兩壁磷磷岫岫然，類寺廟中塑，都成鳥獸人鬼形。鳥若飛，獸若走，人若坐。鬼若立，罔兩示現忿怒，奇奇怪怪，類多醜少妍。心懷悚然作怖畏。喜徑夷，無少險。逡巡幾百步，西壁開石室門。左一怪石，鬼面人而立，目努，口箕張，齒舌猶惡。左手作拳，觸腰際，右手叉五指，欲撲人。心大恐，毛森以立。遙望門中有燕灰，如有人曾至焉者。膽乃稍壯，強入之，見地上列椀殘，泥垢其中。然皆近今物，非古審也。旁置錫壺四，心利之，解帶縛項繫腰間。卽又旁矚，一尸臥西隅，兩肱及股，四布以橫，駭極。漸審之，足躡銳履，梅花刻底猶存，知是少婦。人不知何里，斃不知何年。衣色暗敗，莫辨青紅。髮蓬蓬，似篋許亂絲，黏著髑髏上。目鼻孔各二，瓠犀兩行。白矚矚，意是口也。存想首顛，當有金珠飾。以火近腦，似有口氣噓燈，燈搖搖無定。餒糲黃，衣動掀掀。大懼，手搖顛，燈卽頓滅。憶路急奔，不敢手索壁，恐觸鬼者物也。頭觸石，卽復起，冷溼浸頰，知是血。不覺痛，抑不敢呻，窒息奔至竇。方將伏，似有人捉髮住，暈然遂絕。衆坐井上，俟久，疑之，又覓二人下。探身入竇，見髮鬻石上，血淫淫已僵。二人失色，不敢入，坐愁歎。俄井上又使二人下。中有勇者，始健進。曳之以出，置山上。半日，方甦，言之縷縷。所恨未窮其底，極窮之，必更有佳境也。後章令聞之，以丸泥封竇，不可復入矣！

康熙二十六年間，養母峪之南，石崖崩，現洞口。望之，鍾乳林林如密筍。然深險，無敢入者。忽

有道士至，自稱鍾離弟子，言師遣先至，囊除洞府。郡人供以膏火。道士携之而下，墮石筍上，貫腹而死。報令，令封其洞。其中必有奇境，惜道士之尸解，無回音矣！

義犬

『客途那料起風波。一念慈祥銳網羅。世事應爲黃耳笑。報恩人少負恩多。』

周村有賈某，貿易蕪湖，獲重費。賃舟將歸，見堤上有屠人縛犬，倍價贖之，豢養舟上。舟人固積寇也，窺客裝豐，蕩舟入莽，操刀欲殺。賈哀賜以全尸。盜乃以氈裹置江中。犬見之，哀鳴投水，口銜裹具，與共沈浮。流蕩不知幾遠，淺攔乃止。犬泅出，至有人處，猶嗥哀吠。或以爲異，從之而往，見氈束水中，引出，斷其繩。客固未死，始言其情。復哀舟人，載還蕪湖，將以伺盜船之歸。登舟失犬，心甚悼焉。抵關三四日，估楫如林，而盜船不見。適有同鄉賈，將攜俱歸。忽犬自來，望客嗚嗥。喚之，卻走。客下舟趁之。犬奔上一舟，嚙入脛股。撻之，不解。客近呵之，則所嚙即前盜也。衣服與舟皆易，故不得而認之矣。縛而搜之，則囊金猶在。嗚呼！犬也，而報恩如是。世無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

楊大洪

「何須吹逐與周旋，何必投金向水邊；我笑這人多客氣，世無忠孝不神仙。」

大洪楊先生漣，微時爲楚名儒，自命不凡。科試後，聞報優等者，時方食，含哺出問：「有楊某否？」答以無。不覺嗒然而自喪。嚙食入鬲，遂成病塊，噎阻甚苦。衆勸駕，令赴遺才錄。公患無貴，衆釀十金送之行，乃強就道。夜夢一人告之曰：「前途有人能愈君病，宜苦求之。」臨去，贈以詩，有「江邊柳下三弄笛，拋向江中莫歎息。」之句。明日，途次，果見道士坐柳下，因便叩請。道士笑曰：「子誤甚矣！我何能療病乎？請爲三弄可耳！」因出笛吹之。公觸所夢，拜求益切，且傾囊獻之。道士接金，擲諸江流。公以所來不易，嗟然驚惜。道士曰：「君未能忽然耶？金在江邊，請自取之。」公詣視，果然，又益奇之，呼爲仙。道士漫指曰：「我非仙，彼處仙人來矣！」賺公回願，力拍其項，曰：「俗哉！」公受拍，張吻作聲，喉中嘔出一物，墮地，搗然俯而破之，赤絲中裹飯，猶存，病若失。回視，道士已杳。

異史氏曰：「公生爲河嶽，沒爲日星，何必長生，乃爲不死哉？或以未能免俗，不作天仙，因而爲公悼惜。余謂天上多一仙人，不如世上多一聖賢，解者，必不識余說之偏也！」

張貢士

「平生閱歷寸心知，誰譜崑崙絕妙詞？當作康成年表讀，黃梁原有夢醒時。」

安邱張貢士，癡疾，仰臥牀頭，忽見心頭有小人出，長僅半尺，儒冠儒服，作俳優狀。唱崑山曲，音清徹，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己同。所唱節末，皆其生平所遭。四折既畢，吟詩而沒。張猶記其梗概，爲人述之。高西園，晤杞園先生，會細詢之，猶述其曲文，惜不能全憶。

附池北偶談一則

安邱明經張某，當晝寢，忽一小人自心頭出，身才半尺許，儒衣儒冠，如伶人結束。唱崑山曲，音節殊可聽。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己合。所唱節末，皆其生平所經歷。四折既畢，誦詩而沒。張猶憶其梗概，爲人述之。

丐仙

「歌舞園林各盡歡，麗人忽作夜叉看。若非推解當時意，靈籙何來奪命丹？」

高玉成，故家子，居金城之廣里，善鍼灸，不擇貧富，輒醫之。里中來一丐者，蹙有廢瘡，臥於道，膿血狼籍，臭不可近。居人恐其死，日一餽之。高見而憐焉，遣人扶歸，置於耳舍。家人惡其臭，掩鼻遙立。高出艾，親爲之灸，日餽以蔬食。數日，丐者索湯餅，僕人怒訶之。高聞，卽命僕賜以湯餅，未幾，又乞酒肉。僕告曰：「乞人可笑之甚，方其臥於道也，日求一餐，不可得。今三飯，猶嫌粗糲，既與湯餅，又乞酒肉。此等貪饕，只宜仍

棄之道上耳！高問其瘡。曰：「痲漸脫落，似能步履，願假呻吟作呻楚狀。」高曰：「所費幾何？即以酒肉饋之，待其健，或不吾讎也。」僕僞諾之，而竟不與。且與諸曹偶語，共笑主人癡。次日，高親詣視丐。丐跛而起，謝曰：「蒙君高義，生死人而肉白骨，惠深覆載，但新瘡未健，妄思饑嚼耳！」高知前命不行，呼僕痛笞之，立命持酒炙餌丐者，僕銜之。夜分，縱火焚耳舍，乃故呼號。高起視，舍已燼。歎曰：「丐者休矣！」督衆救滅。見丐者酣臥火中，勦逐雷動，喚之起。故驚曰：「屋何往？」羣始驚其異。高彌重之，臥以客舍，衣以新衣，日與同坐處。問其姓名，自言陳九。居數日，容益光澤。言論多風格，又善手談。高與對局，輒敗。乃日從之學，頗得其奧秘。如此半年，丐者不言去。高亦一時少之不樂也。卽有貴客來，亦必偕之同飲。或以擲骰爲令，陳每代高呼采，雉盧無不如意。高大奇之。每求作劇，輒辭不知。一日，語高曰：「我欲告別，向受君惠且深，今薄設相邀，勿以人從也。」高曰：「相得甚歡，何遽訣絕？且君杖頭空虛，亦不敢煩作東道主。」陳固邀之，曰：「盃酒耳，亦無所費。」高曰：「何處？」答云：「園中。」時方嚴冬，高慮園亭苦寒。陳固言：「不妨。」乃從如園中，覺氣候頓暖，似三月初。又至亭中，益暖。異鳥成羣，亂啼清味，髣髴暮春時。亭中几案，皆鑲以瑤玉。有一水晶屏，瑩澈可鑑，中有花樹搖曳，開落不一。又有白禽似雪，往來句轉於其上。以手撫之，殊無一物。高愕然良久，坐。見鸚鵡棲架上，呼曰：「茶來！」俄見朝陽丹鳳，銜一赤玉盤，上有玻璃瓊二，盛香茗。伸頸屹立，飲已，置瓊其中。鳳銜之，振翼而去。鸚鵡又呼曰：「酒來！」卽有青鸞黃鶴，翩翩自日中來，銜壺

銜盃，紛置案之。頃上，則諸鳥進饌，往來無停翅。珍錯雜陳，瞬息滿案，肴香酒冽，都非常品。陳見高飲甚豪，乃曰：「君宏量，是得大爵。」鸚鵡又呼曰：「取大爵來！」忽見日邊爛爛，有巨蝶攫鸚鵡盃，受斗許，翔集案間。高視蝶大於雁，兩翼綽約，文采燦麗，亟加贊歎。陳喚曰：「蝶子勸酒。」蝶展然一飛，化爲麗人。繡衣翩跹，前而進酒。陳曰：「不可無以佐饌。」女乃仙仙而舞。舞到酣際，足離於地者尺餘。輒仰折其首，直與足齊，倒翻身而起立，身未嘗著於塵埃。且歌曰：「連翩笑語踏芳叢，低亞花枝拂而紅；曲折不知金鈿落，更隨蝴蝶過籬東。」餘音嫋嫋，不啻繞梁。高大喜，拉與同飲。陳命之坐，亦飲之酒。高酒後，心搖意動，遽起狎抱。視之，則變爲夜叉，睛突於背，牙出於喙，黑肉凹凸，怪惡不可狀。高驚釋手，伏几戰慄。陳以箸擊其膝，訶曰：「速去！」隨擊而化，又爲蝴蝶，飄然颺去。高驚定，辭出，見月色如洗，漫語陳曰：「君旨酒嘉肴，來自空中，君家當在天上。盍攜故人一遊。」陳曰：「可！」卽與攜手躍起，遂覺身在空冥，漸與天近。見有高門，口圓如井，入則光明似晝，階路皆蒼石砌成，滑潔無纖翳。有大樹一株，高數丈，上開赤花，大如蓮，紛紜滿樹。下一女子，捧絳紅之衣於砧上，鸚鵡無雙。高木立時停，竟忘行步。女子見之，怒曰：「何處狂郎，妄來此處？」輒以杵投之，中其背。陳急曳於虛所，切責之。高被杵，酒亦頓醒，殊覺汗愧，乃從陳出。有白雲接於足下。陳曰：「從此別矣！有所囑，慎志，勿忘。君壽不永，明日，遠避西山中，當可免。」高欲挽之，反身竟去。高覺雲漸低，身落園中，則景物大非。歸與妻子言，共相駭異。視衣上著杵處，異紅如錦，有奇香，早起，依陳言，裹

糧入山。大霧障天，茫茫然不辨徑路。躡荒急奔，忽失足，墮雲窟中，覺深不可測，而身幸不損。定醒良久，仰見雲氣如籠，乃自歎曰：「仙人命我逃避，大數終不能免。何時出此窟耶？」又坐移時，見深處隱隱有光，遂起而漸入，則別有天地。有三老方對弈，見高至，亦不顧，棋不輟，高踰而觀焉。局終，斂子入盒，方問：「客何得至此？」高言：「迷墮失路。」老者曰：「此非人間，不宜久淹。我送君歸。」乃導至窟下。覺雲氣擁之以鼻，遂履平地。見山中樹色深黃，蕭蕭木落，似是秋杪。大驚曰：「我以冬來，何變暮秋？」一奔赴家中，妻子盡驚，相聚而泣。高訝問之。妻曰：「君去三年不返，皆以爲異物矣！」高曰：「異哉！纔頃刻耳！」於腰中出其糗糧，已若灰燼，相與詫異。妻曰：「君行後，我夢二人，皂衣因帶，似諛賦者，詢詢然入室張顧，曰：『彼何往？』我訶之曰：『彼已外出。爾即官差，何得入闔闔中？』二人乃出，且行且語云：『怪事！怪事！』而去。」乃悟己所遇者，仙也。妻所夢者，鬼也。高每對客衷衿衣於內，滿座皆聞其香，非麝非蘭，著汗彌盛。

耳中人

「姪女嬰兒易結胎，成仙畢竟要仙才；小人三寸張皇甚，可是兜元國裏來。」
譚晉元，邑諸生也，篤信導引之術，寒暑不輟。行之數月，若有所得。一日，方跌坐，聞耳中小語如蠅，曰：「可以見矣！」開目即不復聞。合眸定息，又聞如故，謂：「是丹將成。」竊喜。自是每坐，輒聞。因思俟其再

言，當應以覘之。一日，又言，乃微應曰：「可以見矣！」俄，覺耳中習習然，似有物出。微睨之，小人長三寸許，貌猶惡如夜叉狀，旋轉地上。心竊異之，姑凝神以觀其變。忽有鄰人假物，扣門而呼。小人聞之，意張皇，躍屋而轉，如鼠失窟。譚覺神魂俱失，不復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顛疾，號叫不休，藥醫半年，始漸愈。

咬鬼

「何物黎邱攪夜闌，齒牙冷澱血汎瀾；老翁吐罷夫人笑，合作終南進士看。」

沈鱗生云，其友某翁者，夏月晝寢。朦朧間，見一女子，寒簾入，以白布裹首，纓服麻裙，向內室去。疑鄰婦訪內人者。又轉念，何遽以凶服入人家？正自皇惑，女子已出。細審之，年可三十餘，顏色黃腫，眉目感感然，神情可畏。又逡巡不去，漸逼臥榻。遂僞睡以觀其變。無何，女子攝衣登牀，壓腹上，覺如百鈞重。心雖了了，而舉其手，手如繚，舉其足，足如痿也！急欲號救，而苦不能聲。女子以喙嗅翁面，額鼻眉額殆徧，覺際冷如冰，氣寒透骨。翁窘急中，思得計，待嗅至頤頰，當即因而齧之。未幾，果及頤，翁乘勢力，訖其頤，齒沒於肉。女負痛身離，且掙且啼。翁齒益力，但覺血液交頤，溼流枕畔。相持正苦，庭外忽聞夫人聲，急呼：「有鬼！」一緩頰而女子已飄忽遁去。夫人奔入，無所見，笑其魘夢之誣。翁述其異，且言：「有血證焉。」相與檢視，如屋漏之水，流枕洩席。伏而嗅之，腥臭異常，翁乃大吐。過數日，口中尚有餘臭焉。

捉狐

「已擒復逝竟成空，指顧倉皇一瞬中，結帶如環環不解，元邱校尉太玲瓏。」

孤翁者，余姻家清服之伯兄也，素有膽。一日晝臥，髮髯有物登牀，遂覺身搖如駕雲霧。竊意無乃魔狐耶？微窺，物大如貓，黃尾而碧嘴，自足邊來。蠕蠕伏行，如恐翁痛，遂巡附體。著足，足痿；著股，股栗。甫及腹，翁驟起，按而捉之，握其項，物鳴急，莫能脫。翁急呼夫人，以帶繫其腰，乃執帶之兩端，笑曰：「聞汝善化，今翁驟起，按而捉之，握其項，物鳴急，莫能脫。翁急呼夫人，以帶繫其腰，乃執帶之兩端，笑曰：『聞汝善化。今注目在此，看作如何化法？』言次，物忽縮其腹，細如管，幾脫去。翁大愕，急力縛之，則又鼓其腹，粗如椀，堅不可下。力稍懈，又縮之。翁恐其脫，命夫人急殺之。夫人張皇四顧，不知刀之所在。公左顧示以處。比回首，則帶在手如環然，物已渺矣！」

斫蟒

「禦侮曾聞詠棣華，驚心幽谷遇巴蛇；神人默佑兄無恙，此是田間孝友家。」

胡田村胡姓者，兄弟采樵，深入幽谷，遇巨蟒。兄在前，爲所吞。弟初駭欲奔，見兄被噬，遂奮怒出樵斧，斫蟒首。首傷而吞不已。然頭雖已沒，而肩際不能下。弟急極無計，乃兩手持兄足，力與蟒爭，竟曳兄出，蟒

亦負痛去。視兄則鼻耳俱化，奄將氣盡，肩負以行。途中凡十餘息，始至家。醫養半年，方愈。至今面目皆癢痕，鼻耳處惟孔存焉。噫！農人中，乃有弟弟如此者哉！或言：『孽不爲害，乃德義所感。』信然！

野狗

『郊原殺氣慘陰霾，白骨縱橫孰掩埋；試聽同聲愁野狗，可知鬼亦愛遺骸。』

于七之亂，殺人如麻。鄉民李化龍，自山中竄歸，值大兵宵進，恐罹炎崑之禍，急無所匿，僵臥於死人叢，詐作尸。兵禍既盡，未敢遽出。忽見闕頭斷臂之尸，起立如林，一尸斷首猶連背上，口中作語曰：『野狗子來，奈何！』羣尸參差應曰：『奈何！』俄頃，忽然而倒，遂寂無聲。李方驚顛欲起，有一物來，獸首人身，伏嚙人首，觸及其腦。李懼，匿首尸下。物來撥李肩，欲得李首，李力伏，俾不可得。物乃推覆尸，而移之，首見李大懼，手索腰下，得巨石如碗，握之物，俯身欲訖，李驟起，大呼，擊其首，中嘴。物嗥如鷓，掩口負痛而奔，吐血道上。就視之，於血中得二齒，中曲而端銳，長四寸餘。懷歸以示人，皆不知其何物也！

狐入瓶

『子舍何人避婦翁，歛形常伏小瓶中；豈知一旦羅湯火，入甕真教酷吏同。』

萬村石氏之婦，巢於狐，患之而不能遣。扉後有瓶，每聞婦翁來，狐輒遁匿其中。婦窺之，熟暗計而不言。一日，竄入，婦急以絮塞其口，置釜中，之湯而沸之。瓶熱，狐呼曰：「熱甚！勿惡作劇。」婦不語，號益急。久之，無聲。拔塞而驗之，毛一堆，血數點而已。

于江

「父仇何敢片時忘，竟殺山中白鼻狼，自有孝心通夢語，旁人休認莽兒郎。」

鄉氏于江，父宿田間，爲狼所食。江時年十六，得父遺履，悲恨欲死。夜俟母寢，潛挾鐵錘，去眠父死處，冀報父讎。少間，一狼來，逡巡嗅之，江不動。無何，搖尾掃其額，又漸俯首舐其股。江迄不動。旣而懼躍直前，將乾其額領。江急以錘擊狼腦，立斃。起置草中。少間，又一狼來，如前狀。又斃之。臥至中夜，杳無至者。忽小睡，夢父曰：「殺二物，足洩我恨。然首殺我者，其鼻白。此都非是。」江醒，堅臥以伺之。旣明，無所復得。欲曳狼歸，恐驚母，遂投諸智井而歸。至夜，復往，亦無至者。如此三四夜，忽一狼來，齧其足，曳之以行。行數步，棘刺肉，石傷膚。江若死者。狼乃置之地上，意將乾腹。江驟起錘之，仆；又連錘之，斃。細視之，真白鼻也。大喜。負之以歸，始告母。母泣，從去，探智井，得二狼焉。

異史氏曰：「農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義烈發於血誠，非直勇也！智亦異焉！」

眞定女

「不圖拳母產錐兒。此事會聞古有之；信是情根易萌孽，莫言鑿斷竟無知。」

眞定界有孤女，方六七歲，收養於夫家。相居一二年，夫誘與交而孕。腹膨膨而以爲病也！告之母。母曰：「動否？」曰：「動！」又益異之。然以其齒太穉，不敢決。未幾，生男。母歎曰：「不圖拳母，竟生錐兒。」

焦螟

「壇前狐已現真形，壇側奄然婢未醒；借口鞠供良亦得，關東道士術偏靈。」

董侍讀默菴家，爲狐所擾，瓦礫磚石，忽如雹落。家人相率奔匿，待其閒歇，乃敢出操作。公患之，假祚庭孫司馬第，移避之，而狐擾猶故。一日，朝中待漏，適言其異。大臣咸言：「關東道士焦螟，居內城，總持勅勒之術，頗有效。」公造廬而請之。道士朱書符，使歸黏壁上。狐竟不懼，拋擲猶加焉。公復告道士。道士怒，親詣公家，築壇作法。俄見一巨狐，伏壇下。家人受虐已久，銜恨甚深。一婢近擊之，婢忽仆地，氣絕。道士曰：「此物猖獗，我尙不能盡服之。女子何輕犯爾爾？」既而曰：「可借鞠狐詞亦得。」戟指咒移時，婢忽起，長跪。道士詰其里居，婢作狐言：「我西域產，入都者一十八輩。」道士曰：「輦轂下，何容爾輩久居？可速

去。」狐不答。道士擊案，怒白：「汝欲梗吾令耶！若再遷延，法不汝宥。」狐乃恐怖作色，願謹奉教。道士又速之。婢又仆絕，良久始醒。俄見白塊滾滾如毳，附簷際而行，次第追逐。頃刻俱去。由是遂安。

宅妖

「昇得桐棺入室纔，嚶嚶有女泣麻纒。何人臥榻驚相覷，疑入焦僂國裏來。」

長山李翁，大司寇之姪也。宅多妖異。嘗見廈有春槎，肉紅色，甚修潤。李故以無此物，近撫按之，隨手而曲，殆如肉粟，駭而却走。旋回視，則四足移動，漸入壁中。又見壁倚白槌，潔澤脩長。近扶之，膩然而倒，委蛇入壁。移時始沒。康熙十七年，王生俊升，設帳其家。日暮，燈火初張，生著屨臥榻上。忽見小人，長三寸許，自外入，略一盤旋，即復去。少頃，荷二小凳，設堂中，宛如小兒輩用梁藥心所製者。又頃之，二小人昇一棺入，僅長四寸許，停置凳上。安厝未已，一女子率斷婢數人來，細小如前狀。女子衰衣，麻纒束腰際，布裹首，以袖掩口，嚶嚶而哭，聲類巨蠅。生睥睨良久，毛森立，如霜被於體。因大呼，遽走，顛牀下，搖戰莫能起。館中人聞聲畢集，堂中人物杳然矣！

靈官

〔郊天鉅典孰能下，藩溷潛蹤膽尚寒，畢竟此狐太分曉，乘輿不避避靈官。〕

朝天官道士某，喜吐納之術。有翁假寓觀中，適同所好，遂爲元友。居數年，每至郊祭日，輒先旬日而去。郊後，乃返。道士疑而問之。翁曰：「我兩人莫逆，可以實告。我狐也。郊期至則消穢，我無所容，故行。懸耳。」又一年，及期而去。久不復返，疑之一日，忽至。因問其故。答曰：「我幾不復見子矣。曩欲遠避，心願息。視陰溝甚隱，遂潛伏卷簾下。不意靈官糞除至此，警爲所睹，憤欲加鞭。余懼而逃。靈官追逐甚急。至黃河上，瀕將及矣！大窘無計，竄伏溷中。神惡其穢，始返身去。既出，臭惡沾染，不可復遊人世，乃投水自濯，訖又墊隱穴中，幾百日，垢濁始淨。今來相別，兼以致囑。君亦宜引身他去。大劫將來，此非福地也！」言已，辭去。道士依言別徙。未幾，而有甲申之變。

細侯

〔緣深一見便心傾，誤墮奸謀幾背盟，貌豔如花腸似鐵，不留情處是鍾情。〕

昌化滿生，設帳于餘杭。偶步塵市，經臨街閣下，忽有勃殼墜肩。頭仰視，一雛姬凭閣上，妖姿要妙，不覺注目發狂。姬俯晒而入，詢之，知爲倡樓賈氏女，細侯也。其聲價頗高，自顧不能適願，歸齋冥想，終宵不枕。明日，往投以刺。相見，言笑甚懽，心志益迷。託故假貸同人，斂金如干，携以赴女。款洽臻至，即枕上口占

一絕贈之云：「膏膩銅盤夜未央，牀頭細語麝蘭香。新鬢明日重妝鳳，無復行雲夢楚王。」細侯感然曰：「妾雖污賤，每願得同心而事之。君既無婦，視妾可當家否？」生大悅，卽叮嚀，堅相約。細侯亦喜曰：「吟詠之事，妾自謂無難。每於無人處，欲效作一首，恐未能便佳，爲聽觀所譏。倘得相從，幸教妾也。」因問：「君家田產幾何？」答曰：「薄田半頃，破屋數椽而已。」細侯曰：「妾歸君後，當常相守，勿復設帳爲也。四十畝聊作自給，十畝可以種桑。織五匹絹，納太平之稅有餘矣。閉戶相對，君讀妾織，則詩酒可遣，千戶侯何足貴？」生曰：「卿身價略可幾多？」曰：「依媪貪志，何能盈也。多不過二百金足矣。可恨妾齒稚，不知重貴財。得輒歸母，所私蓄者區區無多。君能辦百金，過此卽非所慮。」生曰：「小生之落窶，卿所知也。百金何能自致？有同盟友，令於湖南，屢相見招。僕以道遠，故憚於行。今爲卿故，當往謀之。計三四月，可以歸復。幸耐相候。」細侯諾之。生卽棄館南遊。至，則令以罪誤免官。僦居民舍，宦囊空虛，不能爲禮。生落魄難返，就邑中授徒焉。三年，莫無歸。偶答弟子，弟子自溺死。東翁痛子而訟其師，因被逮囹圄。幸有他門人，憐師無過，時致饋遺。以是得無苦。細侯自別生，杜門不交一客。母詰知故，不可奪，亦姑聽之。有富賈某，慕細侯名，託媒於媪，務在必得，不靳直。細侯不可。賈以負販詣湖南，微偵生耗。時獄已將解，賈以金賂當事，使久錮之。歸告媪云：「生已瘦死。」細侯疑其信不確。媪曰：「無論滿生已死，或縱不死，與其從窮措大，以椎布而終也，何如衣錦而厭梁肉乎？」細侯曰：「滿生雖貧，其骨清也。守齷齪商，誠非所願。且道路之言，何

足憑信？賈又轉囑他商，假作滿生絕命書，寄細侯，以絕其望。細侯得書，惟朝夕哀哭。媼曰：「我自幼於汝，撫育良劬。汝成人三年，所得報者，日亦無多。既不願隸籍，即又不嫁，何以謀生活？」細侯不得已，遂嫁賈。賈衣服簪珥，供給豐侈。年餘，生一子。無何，生得門人力，昭雪而出。始知賈之錮已也。然素念無郤，反復不得其由。門人義助資斧以歸。既開細侯已嫁，心甚激楚。因以所苦，託市媪賣漿者達細侯。細侯大悲，方悟前次多端，悉賈之詭謀。乘賈他出，殺抱中兒，攜所有，亡歸滿。凡賈家服飾，一無所取。賈歸，怒質於官，官原其情，置不問。嗚呼！壽亭侯之歸漢，亦復何殊？願殺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也！

眞生

「財本流通故號泉，且施且賈計良便。眞生幸得知心侶，僥術何妨信口傳。」

長安士人賈子龍，偶過鄰巷，見一客，風度灑如。問之，則眞生，咸陽儼漢者也。心慕之。明日，往投刺，適值其亡。凡三謁，皆不遇。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後過之。眞走避不出。賈搜之始出，促膝傾談，大相知悅。賈就逆旅，遣童行沽。眞又善飲，能雅譎，樂甚。酒欲盡，眞搜篋出飲器，玉卮無當。注杯酒其中，盎然已滿。以小瓊取入壺，並無少減。賈異之，堅求其術。眞曰：「我不願相見者，君無他短，但貪心去淨耳。此乃仙家隱術，何能相授？」賈曰：「冤哉！我何貪？間萌奢想者，徒以貪耳！」一笑而散。由是往來無聞，形骸盡忘。每植之

嘗真輒出黑石一塊，吹呪其上，以磨瓦礫，立刻化爲白金，便以贈生。僅足所用，未嘗贏餘。賈每求益。真曰：「我言君貪，如何？如何？」賈思明告，必不可得。將乘其醉睡，竊石而要之。一日飲既臥，賈潛起，搜之衣底。真覺之，曰：「子真喪心，不可處矣。」遂辭別，移居而去。後年餘，賈遊河干，見一石瑩潔，絕類真生物，拾之珍藏若寶。過數日，真忽至，卽然若有所失。賈慰問之，真曰：「君前所見，乃仙人點金石也。曩從抱真子遊，彼憐我介，以此相貽。醉後失去，隱卜當在君所。如有還帶之恩，不敢忘報。」賈笑曰：「僕生平不敢欺友朋，誠如所卜。但知管仲之貧者，若如鮑叔君且奈何？」真謂以百金爲贈。賈曰：「百金非少，但授我口訣，一親試之，無憾矣。」真恐其寡信，賈曰：「君是仙人，豈不知賈某甯失信於朋友者哉？」真受其訣。賈願砌上有巨石，將試之。真掣其肘，不聽前。賈乃俯掬半甌，置砧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真乃聽之。賈不磨甌，磨砧。真變色欲與爭，而砧已化爲渾金。反石與真。真乃嘆曰：「業如此，復何言？然妄以福祿加人，必遭天譴。如道我罪，施材百具，絮衣百領，肯之乎？」賈曰：「僕所以欲得錢者，原非欲窖藏之也。君尙視我爲守財奴耶？」真喜而去。賈得金，且施且買。不三年，施數已滿。真忽至，握手曰：「君信義人也。別後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今幸以功德削罪。願勉之，勿替也。」賈問真，係天上何曹。曰：「我乃有道之狐耳。出身恭微，不堪孽累。故生平自愛，不取妄作。」賈爲設酒，遂與懽飲如初。賈至九十餘，猶時至其家。長山某，賣解信藥，卽垂危，灌之無不活。然秘其方，卽戚好不傳也。一日，以株累被逮，妻弟餉食。

獄中，隱置信焉。坐待食已，而後告之。甲不信。少頃，腹中潰動，始大驚，罵曰：「畜產速行！家中雖有藥末，恐道遠難俟。急於城中物色，薛荔爲末，清水一瓊，速將來。妻弟如其教。迨覓至，某已嘔瀉欲死。急投之，立刻而安。其方自此遂傳，此亦猶狐之祕其石也！」

湯公

「回頭瑣事記當年，善惡分明在眼前；只此性靈留一點，慈航那得不垂憐。」

湯公名聘，辛丑進士，抱病彌留。勿覺下部熱氣，漸升而上。至股，則足死；至腹，則腹又死；至心，心之死最難。凡自童稚以及瑣屑久妄之事，都隨心血來，一一潮過。如一善，則心中清靜甯帖；一惡，則懊惱煩燥，似油沸鼎中。其難堪之狀，口不能肖似之。猶憶七八歲時，曾探雀雛而斃之。只此一事，心頭熱血潮湧，食頃方過。直待生平所爲，一一潮盡，乃覺熱氣縷縷然，穿喉入腦，自頂顛出，騰上如炊。踰數十刻許，魂乃離竅，忘軀殼矣！而渺渺無歸，漂泊郊路間。巨人來，高幾盈尋，掇拾之，納諸袖中。入袖，則疊肩壓股，其人甚夥，鬱鬱悶氣，殆不可過。公頓思惟佛能解厄，因宣佛號。纔三四聲，飄墮袖外。巨人復約之。三納，三墮。巨人乃去之。公獨立徬徨，未知何往之善。憶佛在西土，乃遂西。無何，見路側一僧跌坐，趨拜問途。僧曰：「凡士子生死錄，文昌及孔聖司之，必兩處句名乃可他適。」公問所居，僧示以途。奔赴無幾，至聖廟，見宣聖南

面坐，拜禱如前。宣聖言：「名籍之落，仍須帝君。」因指以途。公又趨之。見一殿閣，如王者居。俯身入，果有神人，如世所傳帝君狀，伏祝之。帝君檢名曰：「汝心誠正直，宜復有生理。但皮囊腐矣，非菩薩，莫能爲力。」因指示，令急往。公從其教。俄見茂林修竹，殿宇華好。入之，則見螺髻莊嚴，金容滿月，瓶浸楊柳，翠碧含煙。公肅然稽首，拜述帝君言。菩薩難之。公哀禱不已。傍有尊者白言：「菩薩施大法力，撮土可以爲肉，折柳可以爲骨。」菩薩即如所請，手斷柳枝，傾瓶中水。合淨土爲肉，拍附公體，使童子攜送靈所，推而合之。棺中呻動，家人駭集，扶而出之，霍然病已。計氣絕已七日矣。

王貨郎

「無端証案夜奔馳，是非非姑聽之，一語驚心貨騎送，此中情答費猜疑。」

濟南業酒人某翁，遣子小二如齊河索賁。出西門，見兄阿大，時大死已久。二驚問：「哥那得來？」答曰：「冥府一疑案，須弟一證之。」二作色怨訕。大指後一人，如阜狀者，曰：「官役在此，我豈自由耶？」但引手招之，不覺從去。盡夜狂奔，至太山下，忽見官衙。方將並入，見羣衆紛出，阜拱問：「事何如矣？」一人曰：「勿須復入，結矣！」阜乃釋令歸。大憂弟無資斧。阜思良久，即引二去，走二三十里，入村，至一家檐下，囑云：「如有人出，便使相送。如其不肯，便道王貨郎言之矣！」遂去。二冥然而僵。既曉，第主出，見人死

門外大駭。守移時，微蘇，扶入，餌之，始言里居，即求資送。主人難之。二如卓言，主人驚絕，急賃騎送之，以歸。償之，不受。問其故，亦不言，別而去。

堪輿

『牛眠吉壤在心田，朽骨何能餘慶延；賴有閨中賢妯娌，不教暴露歎年年。』

沂州宋司郎君楚家，素尚堪輿。即閨閣中，亦能讀其書，解其理。宋公卒，兩公子各立門戶，爲父卜兆。聞有善青鳥之術者，不憚千里，爭羅致之。於是兩門術士，召致盈百。日日連騎徧郊野，東西分道出入，如兩旅。經月餘，各得牛眠地，此言封侯，彼云拜相，兄弟兩不相下。因負氣不爲謀，各營壽域。錦棚綵幢，兩處俱備。靈輿至歧路，兄弟各率其屬以爭。自晨至於日昃，不能決，賓客盡引去。昇夫幾十易肩，困憊不舉，相與委柩路側。因止不葬，鳩工構廬，以蔽風雨。兄建舍於旁，留役居守；弟亦建舍如兄。兄再建之，弟又建之，三年而成村焉。積多年，兄弟繼逝。嫂與娣始合謀，力破前人水火之議，並車入野。視所擇兩地，並言不佳，遂同修聘贊，請術人另相之。每得一地，必具圖呈閨閣，判其可否。日進數圖，悉疵摘之。旬餘，始下一域。嫂覽圖喜曰：『可矣！』示娣。娣曰：『是地當先發一武孝廉。』葬後三年，公長孫果以武庠領鄉薦。

異史氏曰：『青鳥之術，或有其理，而癖而信之，則癡矣！况負氣相爭，委柩路側，其於孝弟之道

不講，奈何冀以地理福兒孫哉？如閨中死者，真雅而可傳者矣！」

竇氏

「鬻臂」時彊締盟，如何委棄等處，怪奇怪怪，頻修怨，不殺王奎，恨不平。」

南三復，晉陽世家也，有別墅，去所居十餘里，每馳騎日一詣之。適遇雨，途中有小村，見一農人家，門內寬敞，因投止焉。近村人故皆威重。南少頃，主人出邀，跼踏甚恭，入其舍如斗。客既入，主人始操筆，殷勤汜掃。既而潑蜜爲茶，命之坐，始敢坐。問其姓名，自言廷章，姓竇。未幾，進酒烹雞，給奉周至。有笄女行炙，時止戶外，稍稍露其半體，年十五六，端妙無比。南心動，雨歇既歸，繫念甚切。越日，具粟帛往酬，借此階進。自後常一過竇，時攜酒肴，相與流連。女漸稔，不甚忌避，輒奔走其前。睨之，則低首微笑，南益惑焉。無三日不往者。一日，值竇不在，坐良久，女出應客，南捉臂狎之。女慚急，峻拒曰：「奴雖貧，要嫁。何貴倨凌人耶？」時南失偶，便揖之曰：「倘獲麟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矢天日，以堅永約。女乃允之。自此爲始，時竇他出，即過繼倦。女促之曰：「桑中之約，不可長也。日在蚌蠖之下，倘肯賜以姻好，父母必以爲榮，當無不諧宜速爲計。」南諾之。轉念農家豈堪匹偶，姑假其詞以因循之。會媒來爲議姻於大家，初尚躊躇，既聞貌美財豐，志遂決。女以體孕，催併益急。南遂絕迹不往。無何，女臨蓐，產一男，父怒撈女。女以情告，且言：「南

要我矣！」竇乃釋女，使人問南。南竟不承。竇乃棄兒，益扑女。女暗哀鄰婦，告南以苦。南亦置之。女夜亡，視棄兒猶活，遂抱以奔南。欸關而告閹者曰：「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彼即不念我，甯不念兒耶！」聞人具以達南，南戒勿內。女倚戶悲啼。五更始不復聞。質明，視之女抱兒坐僵矣。竇忿，訟之上官。悉以南不義，欲罪南。南懼，以千金行賂，得免。大家夢女披髮抱子而告曰：「必勿許負心郎。若許，我必殺之。」大家貪南富，卒許之。既親迎，奩妝豐盛，新人亦娟好。然善悲，終日未嘗睹歡容。枕席之間，時復有涕淚。問之，亦不言。過數日，婦翁來，入門便泣。南未遑問故，相將入室。見女，而駭然曰：「適於後園，見吾女縊死桃樹上。今房中誰也？」女聞言，色暴變，仆然而死。視之，則竇女。急至後園，新婦果自經死。駭極，往報竇。竇發女家，棺啓，尸亡。前忿未蠲，倍益慘怒，復訟於官。官以其情幻，擬罪未決。南又厚餌竇，哀令休結。官亦受其賂，囑乃罷。而南家自此稍替。又以異迹傳播，數年無敢字者。南不得已，遠於百里外，聘曹進士女。未及成禮，會民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以故有女者，悉歸送夫家。一日，有嫗導一輿至，自稱曹家送女者。扶女入室，謂南曰：「選嬪之事已急，倉卒不能如禮。且送小娘子來。」問：「何無客？」曰：「薄有妝奩，相從在後耳。」嫗草草逕去。南視女亦風致，遂與諧笑。女俛頸引帶，神情醜類竇女。心中作惡，第未敢言。女登榻，引被障首而眠。亦謂是新入常態，弗爲意。日斂昏，曹人不至，始疑。捫被問女，而女已奄然冰絕。驚怪莫知其故。馳俾告曹，曹竟無送女之事，相傳爲異。時有姚孝廉女新葬，隔宿爲盜所發，破棺失尸。聞其異，詣

南所之。果其女。啓衾一視，四體裸然。姚怒，質狀於官。官以南屢無行，惡之。坐發冢，見尸，論死。

異史氏曰：「始亂之，而終成之，非德也。况誓於初，而絕於後乎！捷於室，聽之；哭於門，仍聽之；抑何其忍。而所以報之者，亦比李十郎慘矣！」

劉亮采

「漫說前身與後身，南山有客竟通神。玉壺倘不分明語，誰識佳兒是故人。」

聞濟南懷利仁言：「劉公亮采，狐之後身也。初，太翁居南山，有叟造其廬，自言：「胡姓。」問所居止。曰：「在此山中。閒廬人少，惟我兩人，可與數晨夕，故來相拜識。」因與接談，詞旨便利，悅之。沽酒相歡，釀而去。越日復來，愈益款厚。劉云：「自蒙一交，分即最深。但不識家何里，焉所問與居？」胡曰：「不敢諱，實山中之老狐也。與若有夙因，故敢內交門下。固不能爲翁禍。幸相信勿駭。」劉亦不疑，更相契重。卽鈇年齒，胡作兄。往來如昆季。有小休咎，亦以告。時劉乏嗣，叟忽云：「公勿憂，我當爲君後。」劉訝其言怪。胡曰：「僕算數已盡，投生有期矣。與其他適，何如生故人家？」劉曰：「仙壽萬年，何遂及此？」叟搖首云：「非汝所知。」遂去。夜果夢叟來，曰：「我今至矣。」既醒，夫人生男，是爲劉公。公既長，言詞敏諧，絕類胡。少有才名，壬辰成進士。爲人任俠，急人之急。以故秦楚燕趙之客，趾錯於門。貨酒賣餅者，門前成市焉。」

餓鬼

「貧餓何堪以鬼名，一朝鬼死又投生，堆盤首着仍難飽，無賴依然舊性情。」

馬永齊人，爲人貪，無賴，家屢空。鄉人戲而名之餓鬼。年三十餘，日益窶，衣百結，手交其肩，在市上攫食。人盡棄之，不以齒。邑有朱叟者，少移居於五都之市，操業不雅，暮歲還鄉，大爲士類所口。而朱潔行爲善，人始稍稍禮貌之。一日，值馬攫食不償，爲肆人所苦，憐之，代給其直。引歸，贈以數百，俾作本。馬去，不肯謀業，坐而食。無何，貨復匱，仍蹈舊轍。而常懼與朱遇，去之臨邑。暮宿學宮，冬夜凜寒，輒摘聖賢頭上旒，而煨其板。學官知之，怒加刑。馬哀免，願爲先生生財。學官喜，縱之去。馬探某生殷富，登門強索，賞，故挑其怒，乃以刀自劓，誣而控諸學。學官勒取重賂，始免申黜。諸生因而共憤，公質縣尹。尹廉得實，笞四十，楛其頸，三日斃焉。是夜，朱叟夢馬冠帶而入，曰：「負公大德，今來相報。」旣寤，妾舉子。叟知爲馬，名以馬兒。少不慧，喜其能讀。二十餘，竭力經紀，得入邑泮。後考試，寓旅邸。晝臥牀上，見壁間悉糊舊藝，視之，有犬之性。四句題，心畏其難，讀而誌之。入場，適是其題。錄之，得優等，食餼焉。六十餘，補臨邑訓導。官數年，曾無一道義交。惟袖中出青蚨，則作鸕鷀笑，不則睫毛一寸長，稜稜若不相識。偶大令以諸生小故，判令薄懲，輒酷如治盜賊。有頌士子者，卽來叩門矣！如此多端，諸生不復可耐。而年近七旬，臃腫聾瞶，每向人物色黑，譏

藥。有狂生某，剉茜根給之。天明共說，如廟中所塑靈官，大怒，拘生。生已早夜亡去。以此憤氣中結，數月而死。

考弊司

『鬼名虛肚未前聞，考弊如何不考文；割肉竟容豐賄贖，不知可詐贖抽筋。』

聞人生，河南人，抱病經月，見一秀才入，伏謁牀下，生抑盡禮。已而請生少步，把臂長語，刺刺且行。數里外，猶不言別。生佇足，拱手致辭。秀才云：『更煩移趾，僕有一事相求。』生問之。答云：『吾輩悉屬考弊司轄，司主名虛肚鬼王。初見之例，應割髀肉。挽君一綏頰耳！』生驚問：『何罪而至於此？』曰：『不必有罪，此是舊例。若豐於賄者，可贖也。然而我貧。』生曰：『我素不稔鬼王，何能效力？』曰：『君前世是伊大父行，宜可聽從。』言次，已入城郭。至一府署，扉宇不甚宏敞。惟一堂高廣，堂下兩碣東西立，綠書大於榜。花一云：『孝弟忠信。』一云：『禮義廉恥。』歷階而進，見堂上一匾，大書：『考弊司。』楹間，板雕翠字一聯云：『曰校曰序曰庠，兩宇德行陰教化；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禮樂鬼門生。』游覽未已，官已出，鬚髮駢背，若數百年人，而鼻孔撩天，唇外傾，不承其齒。從一主簿吏，虎首人身。又十餘人列侍，半猶惡若山精。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駭極，欲卻退。鬼王已睹，降階揖生上，便問與居。生佯諾諾。又問：『何事見臨？』生

以秀才意具白之。鬼王色變曰：「此有成例，即父民所不敢承。」氣象森凜，似不可入一詞。生不言，驟起告別。鬼王側行送之至門外，始返。生不歸，潛入以觀其變。至堂下，則秀才已與同輩數人交臂歷指，儼然在徽纜中。一獐人持刀來，裸其股，割片肉可駢三指許。秀才大陣欲墮。生少年負義，憤不自持，大呼曰：「慘慘如此，成何世界？」鬼王驚起，暫令止割，蹣履逆生。生忿然已出，徧告市人，控上帝。或笑曰：「迂哉！藍蔚蒼蒼，何處覓上帝而訴之冤也！此輩惟與閻羅近。呼之，或可應耳！」乃示之途。趨而往，果見殿陛威赫，閻羅方坐，伏階號屈。王召訊已，立命諸鬼縮綫提繩而去。少頃，鬼王及秀才並至。審其情確，大怒曰：「憐爾夙世攻苦，暫委此任，候生貴人家。今乃敢爾，其去若善筋，增若惡骨，罰令生生世世不得發迹也！」鬼力箠之，仆地顛落一齒。以刀割指端，抽筋出，亮白如絲。鬼王呼痛，聲顛斬豕。手足並抽訖，有二鬼押去。生稽首而出。秀才從其後，感荷殷殷，挽送過市。見一戶，垂朱簾，內一女子，露半面，容妝絕美。生問：「誰家？」秀才曰：「此曲巷也！」既過，生低徊不能舍，遂堅止秀才。秀才曰：「君爲僕來，而今踴躍以去，心何忍？」生固辭，乃去。生望秀才去遠，急趨簾內。女接見，喜形於色。入室，促坐，相道姓名。女自言：「柳氏，小字秋華。」一嫗出，爲具酒肴。酒闌，入幃，懽愛殊濃，切切訂婚嫁。既曙，嫗入曰：「薪水告竭，要耗郎君金貲，奈何？」生頓念腰囊空虛，惶愧無聲。久之，曰：「我實不曾攜得一文。宜署券保，歸即奉酬。」嫗變色，曰：「會聞夜度娘，索通欠耶？」秋華慙盛，不作一語。生暫解衣爲質，嫗持笑曰：「此尙不能償酒直耳！」噉噉不

滿，與女俱入。生漸移時，猶冀女出展別，再訂前約。久之，無音。潛入窺之，見嫗與秋華，自肩以上化爲牛鬼。目睽睽，相對立。大懼，趨出，欲歸。則百道歧出，莫知所從。問之市人，并無知其村名者。徘徊塵肆間，歷兩昏曉，悽意含酸。肌腸雷鳴，進退無以自決。忽秀才過，望見之，驚問曰：「何尙未歸，而簡褻若此？」生靦顏莫對。秀才曰：「有之矣！得毋爲夜叉所迷耶？」遂盛氣而往，曰：「秋華母子，何遽不少施面目耶？」去少時，即以衣來付生，曰：「淫婢無禮，已叱罵之矣！」送生至家，乃別去。生暴卒，三日而甦，言之歷歷。

李生

「精舍三楹聊借榻，一肩瓢笠雪中行；牽驢浴罷飄然去，不作尋常離別情。」

商河李生，好道。村外里餘，有園若築精舍三楹，趺坐其中。游食緇黃，往來寄宿，輒與傾談。供給不厭。一日，大雪嚴寒，有老僧担囊借榻。其詞元妙，信宿將行，固挽之。留數日，適生以他故歸。僧囑早至，意將別生。鷄鳴而往，叩關不應，踰垣入。見室中燈火煖焉，疑其所作。潛窺之，僧趣裝矣！一瘦驢繫燈檠上。細審，不類真驢，頗似殉葬物。然耳尾時動，氣脉怵然。俄而裝成，啓戶牽出。生前尾之。山門外，故有大池，僧繫驢池樹，裸入水中。孺體掬濯已，著衣牽驢入，亦濯之。旣而加裝超乘，行絕駛。生始呼之。僧但遙拱致謝，語不及聞，而去亦遠矣！此王梅屋言之。李其友人，曾至其家，見堂上一匾書：「待死堂。」亦達士也！

蔣太吏

『原是夔坡侍從臣，卻從初地證前因；峨眉山寺金沙客，留得金剛不壞身。』

蔣太史超，記前世爲峨眉山僧，數夢到故居菴前，潭邊濯足，爲人篤嗜內典，一意台宗。雖早登禁林，嘗有出世之想。假歸江南，抵秦郵，不欲歸。子哭挽之，弗聽。遂入蜀，居成都金沙寺。久之，又之峨眉，居於伏虎寺，示疾但化，自書偈云：『儻然猿鶴自來親，老衲無端墮業塵；妄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生常自祝能仁。』

附池北偶談一則

翰林修撰蔣虎臣先生超，金壇人，自號華陽山人。幼耽禪寂，不茹葷酒。祝母夢峨嵋山老僧而生。生數歲，嘗夢身是老僧，所居茅屋一間，屋後流泉，達之時，伸一足入泉洗濯，其上高山造天。又數夢古佛入已室，與之談禪。年十五時，有二道人坐其門，說：『山人有師，在峨嵋二百餘歲，恐其墮落……』久之乃去。順治丁亥，先生年二十三，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入翰林二十餘載，率山居。僅自編修進修撰，終於中官。性好山水，徧遊五岳，及黃山，九華，匡廬，天台，武當，不避蛇虺。晚自史館以病請告，不歸江南。附楚舟，上峽入峨嵋。以癸丑正月卒於峨嵋之伏虎寺。臨化有詩云：『偶向鑊湯求避

熱」云云。嘗自謂蜀相蔣琬之後。在蜀與修四川通志。以琬故。徧叩客巡撫藩臬諸司署前。其任誕不羈如此。

邑人

「三年日上夢醒才，已受凌遲一度來；地獄不須圖變相，眼前陳處有輪迴。」

邑有鄉人，素行無賴。一日晨起，有二人擲之去。至市頭，見屠人以半豬懸架上。二人便極力推擠之，忽覺身與肉合。二人亦徑去。少間，屠人賣肉，操刀割斷。遂覺一刀一痛，徹於骨髓。後有鄰翁來市肉，苦爭低昂。添脂搭肉，片片碎割，其苦更慘。肉盡，方尋途歸。歸時，日已向辰。家人謂其晏起，乃細述所遭。呼鄰問之，則市肉方歸，言其片數片數，毫髮不爽。崇朝之間，已受凌遲一度，亦亦奇哉！

于中丞

「誰從巨室盜妝奩，大索驚傳法令嚴；搜得衷衣頻出入，簡中機智亦韜鈴。」

于中丞成龍，按部至高郵。適巨紳家，將嫁女，妝奩甚富，夜被穿窬，席卷而去。刺史無術，公令諸門閉，止留一門，放行人出入。吏自守之，嚴搜裝載。又出示諭圍城戶口，各歸第宅，候次日查點搜掘，務得物賊。

所在。乃陰囑吏目，設有城門中出入至再者，捉之。過午，得二人，一身之外，並無行裝。公曰：「此真盜也！」二人詭辯不已。公令解衣搜之。見袍服內著女衣二襲，皆奩中物也。蓋恐次日大搜，急於移置，而物多難移，故密著之而屢出也。

又

「斷獄無闕閱歷深。祇須當局肯留心，送迎少婦皆男子，何況頻探手入衾。」

又公爲宰時，至鄰邑。早旦，經郭外，見二人以牀舁病人，覆大被，枕上露髮，髮上簪鳳釵一股，側眠牀上。有三四健男夾隨之。時更番以手擁被，令壓身底，似恐風入。少頃，息肩路側，又使二人更相爲荷。于公過，遣隸回問之。云：「是妹子垂危，將送歸夫家。」公行二三里，又遣隸回，視其所入何村。隸尾之，至一村舍，兩男子迎之而入。還以白公。公謂其邑宰：「城中得無有劫盜否？」宰云：「無之！」時功令嚴，上下諱盜，故即被盜賊劫殺，亦隱忍而不敢言。公就館舍，囑家人細訪之。果有富室，被強寇入家，炮烙死矣！公喚其子來，詰其狀。子固不承。公曰：「我已代捕巨寇在此，非有他也！」子乃頓首哀乞，求爲死者雪恨。公即關，往見邑宰，差健役，四鼓離城，直至村舍，捕得八人，一鞫。盡伏其罪。詰其病婦何人盜供：「是夜同在句欄，故與妓女合謀，置金牀上，令抱臥至窩頓處，始瓜分。」人皆服于公之神。或問所以能知之故。公曰：「

此甚易解，但人不關心耳。豈有少婦在牀，而容人入手衾底者。且易肩而行，勢甚重。交手護之，則知其中之有物矣。若病婦昏憤而至，必有婦人掩門而迎。止見男子，並不驚問一言，是以確知爲盜也。」

王子安

「醉裏頻呼賞十千，東昌名士竟如顛。一般落解君差勝，猶見長班拜榻前。」

王子安，東昌名士，困於場屋。入闈後，期望甚切。近放榜時，痛飲大醉，歸臥內室。忽有人百鞭馬來。王踉蹌起曰：「賞報十千。」家人因其醉，誑而安之曰：「但請自睡，已賞之矣。」王乃眠。俄又有入者曰：「汝中進士矣。」王自言：「尙未赴都，何得及第？」其人曰：「汝忘之耶？三場畢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賞報十千。」家人又誑之曰：「請自睡，已賞之矣。」又移時，一人急入曰：「汝殿試翰林，長班在此。」果見二人拜牀下，衣冠修潔。王呼賜酒食。家人又給之，暗笑其醉而已。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大呼長班。凡數十呼，無應者。家人笑曰：「暫臥候，尋他去矣。」又久之，長班果復來。王趨牀頓足，大罵：「鈍奴焉往？」長班怒曰：「措大無賴，向與爾戲耳，而真罵耶？」王怒，驟起撲之，落其帽。王亦傾跌，妻入扶之，曰：「何醉至此？」王曰：「長班可惡，我故怒之，何醉也？」妻笑曰：「家中止有一媪，晝爲汝炊，夜爲汝媪足耳。何處長班，伺汝窮骨？」子女燦然皆笑。王醉亦稍解，忽如夢醒，始知前此之妄。然猶記長班落帽，尋至門

後得一纓帽如瓊大，共異之。自笑曰：「昔人爲鬼揶揄，吾今爲狐奚落矣！」

異史氏曰：「秀才入關，有七似焉。初入時，百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鬧場也，神情恟怍，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意思，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被螫之猿。忽然而飛騎傳入，報條無我，此時神情猝變，嗒然若死，則以錯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大罵可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癢，遂似破卵鳩，只得銜木營巢，從新另抱矣。如此情況，當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觀者視之，其可笑甚焉。王子安方寸之中，頃刻萬緒，想鬼狐竊笑已久，故乘其醉而玩弄之。牀頭人醒，甯不嗔然自笑哉？願得志之况味，不過須臾，詞林諸公，不過經兩三須臾耳。子安一朝而盡嘗之，則狐之恩，與薦師等。」

牧豎

「狼子呼嗥踞樹頭，老狼樹底走盤旋。休言蠢類無知識，舐犢私情亦可憐。」

兩牧豎，入山至狼穴。穴有小狼二，謀分捉之，各登一樹，相去數十步。少選，大狼至，入穴失子，意甚倉皇。豎於樹上，扭小狼啼耳故，令嗥。大狼聞聲，仰視，怒奔樹下，號且爬抓。其一豎又在彼樹，致小狼鳴急。狼聞，四顧始望見之。乃舍此趨彼，跑號如前狀。前樹又鳴，又轉。口無停聲，足無停趾。數十往復，奔漸遲，聲漸弱。既而奄奄僵臥，久之不動。豎下視之，氣已絕矣！今有豪強子，怒目按劍，若將搏噬，爲所怒者，乃闔扉去。棄力盡聲嘶，更無敵者，豈不暢然自雄？不知此禽獸之威，人故弄之以爲戲耳！

金陵乙

「鄰婦如何可觀，覩。褐衣著體竟成狐。邪魔一動心先變，莫訝真龍壁上符。」

金陵賣酒人某乙，每釀成，投水而置毒焉。卽善飲者，不過數錢，便醉如泥，以此得中山之名，富致巨金。早起，見一狐，醉臥槽邊，縛其四肢，方將覓刃。狐已醒，哀曰：「勿見害，請如所求。」遂釋之，輾轉已化爲人。時巷中孫氏，其長婦患狐爲祟，因以問之。答云：「是卽我也！」乙窺婦尤美，求狐携往。狐難之。乙固求之，狐邀乙去。入一洞中，取褐衣授之，曰：「此先兄所遺，著之當可去。」旣服，而歸，家人皆不之見。襲常「勿而」出，始見之，大喜。與狐同詣孫氏家，見牆上貼巨符，畫蜿蜒如龍。狐懼曰：「和尚大惡，我不往矣！」遂越而去。乙遂巡近之，則真龍蟠壁上，昂首欲飛，大懼亦出。蓋覓一異域僧，爲之厭勝，授符先歸，僧未至也。

榜日，僧來，設壇作法，鄰人共觀之。乙亦雜處其中，忽變色急奔，狀如被捉。至門外，踣地化爲孤，四體猶著。公將殺之。妻子叩請，僧命牽去，日給飲食。數日，尋斃。

折獄

「喜拾遺釵不爲財，一宵姪合殺機開。不還銀襖非無意，留待他時出首來。」

邑之西有崖莊，有賈者，被人殺於途。隔夜，其妻亦自經死。賈弟鳴於官。時浙江費公禔社，令淄親詣驗之，見布襖裏銀五錢餘，尙在腰中，知非爲財者也。拘兩村鄰保，審質一過，殊少端緒。並未撈掠，釋散歸。但命地約細察，十日一關白而已。踰半年，事漸懈，賈弟怨公仁柔，上堂屢噪。公怒曰：「汝旣不能指名，欲我以桎梏加良民耶？」呵逐而出。賈弟無所伸訴，憤葬兄嫂。一日，以連賦故，逮數人至。內一人周成，懼責，我上言：「錢糧措辦已足。」卽於腰中出銀襖，裏公驗視。公驗已，便問：「汝家何里？」答云：「某村。」又云：「去西崖幾里？」答：「五六里。」公云：「去年被殺賈某，係汝何人？」答云：「不識其人。」公勃然曰：「汝殺之，尙云不識耶？」周力辯，不聽。嚴梏之，果伏其罪。先是，賈妻王氏，將詣姻家，慚無釵飾，聒夫使假於鄰。夫不肯，妻自假之，頗甚珍重。歸途，卸而裹諸襖，內袖中。旣至家，探之，已亡。不敢告夫，又無力償鄰，惱欲死。是日，周適拾之，知爲賈妻所遺。親買他出，半夜，踰牆垣，將執以求合。時滯署，王氏臥庭中，周潛就淫之。王氏

覺大號。周急止之，留襪袴釵。事已，婦囑曰：「後勿來！吾家男子惡，犯恐俱死。」周怒曰：「我挾勾欄數宿之資，甯一度何價耶？」婦慰之曰：「我非不願相交，渠常善病，不如從容以待其死。」周乃去，於是殺賈夜詣婦，曰：「今某已被人殺，請如所約。」婦聞，大哭，周懼而逃。天明，則婦死矣！公廉得情，以周抵罪。其服其神，而不知所以能察之故。公曰：「事無難辨，要在隨處留心耳！初驗尸時，見銀襪刺萬字文，周亦不然，是出一手也及詰之，又云：『無舊』，詞貌詭變，是以確知其情也！」

異史氏曰：「世之折獄者，非悠悠置之，則縲繫數十人而狼籍之耳！堂上肉鼓吹，喧闐旁午，遂曠感曰：『我勞心民事也！』雲板三敲，則聲色並進。難決之詞，不復置諸念慮，專待升堂時，禍桑樹以烹老龜耳！嗚呼！民情何由得哉！」

又

「隨身枯井孰知淺，天使胡成作戲言，令尹有才能折獄，一時遠近喜平反。」

邑人胡成，與馮安同里，安有弟胡父子強。馮屢意交權，胡終猜之。一日，共飲薄醉，頗傾肝膽。胡大言：「勿憂貧，百金之產，無難致也。」馮以其家不豐，故嗤之。胡正色曰：「實相告，昨途遇大商，載厚裝來，我顛越於南山管井中矣。」馮又笑之。時胡有妹夫鄭倫，託爲說合田產，寄數百金於胡家，遂盡出以炫馮。馮

信之既散，陰以狀報邑。宰公拘胡對勘。胡言其實。問鄭及產主不訛，乃共驗諸智井。一役絕下，則果有無首之尸在焉。胡大駭，莫可置辯，但稱冤苦。公怒，擊膝數十曰：「確有證據，尙叫屈耶？」以死囚具禁制之。尸成勿出，惟曉示諸村，使尸主投狀。逾日，有婦人抱狀，自言：「爲亡者妻。妾夫何甲，揭數百金，出作貿易，被胡殺死。」公曰：「非有死人，恐未必卽是汝夫。」婦執言甚堅。公乃命出尸於井，視之，果不妄。婦不敢近，卻立而號。公曰：「真犯已得，但骸軀未全，汝暫歸，待得死者首，卽招報令其抵償。」遂自獄中喚胡出，訶曰：「明日不將頭至，當械折股。」役押終日而返。詰之，但有號泣。乃以梏具置前，作刑勢，卽又不刑，曰：「想汝當夜扛尸忙迫，不知墮落何處，奈何不細尋之？」胡哀冤，祈容急覓。公乃問婦：「子女幾何？」答言：「無。」「甲有何戚屬？」云：「但有堂叔一人。」公慨然曰：「少年喪夫，伶仃如此，其何以爲生矣？」婦乃哭，卽求憐憫。公曰：「殺人之罪已定，但得全尸，此案卽消。消案後，遠醮可也。汝少婦，勿復出入公門。」婦感泣，叩頭而下。公卽票示里人，代覓其首。經宿，卽有同村王五，報稱已獲。問驗旣明，賞以千錢。喚甲叔至，曰：「大案已成，然人命重大，非積歲不能得結。姪旣無出，少婦亦難存活，早令適人。此後亦無他務，但有上當檢駁，止須汝應身耳！」甲叔不肯，飛兩籤下。再辯，又一籤下。甲叔懼，應之而出。婦聞，詣謝公恩。公極意感諭之，又諭：「有買婦者，堂堂關白。」旣下，卽有投婚狀者。蓋卽報人頭之王五也。公喚婦上，曰：「殺人之真犯，汝知之乎？」答以胡成。公曰：「非也！汝與王五，乃真犯耳！」二人大駭，力辯冤誣。公曰：「乃

久知其情。所以遲遲而發者，恐有萬一之屈耳！尸未出井，何以確信爲汝？夫蓋先知其死矣！且賈死猶衣敗絮，數百金何所自來？又謂王五曰：『頭之所在，汝何知之熟也？所以如此其急者，意在速合耳！』兩人慙顏如土，不能強置一詞，並械之，果吐其實。蓋王五與婦私已久，謀殺其夫，而適值胡成之戲也！乃釋胡馮，以誣告重答。徒三年，事既結，並未妄刑一人。

異史氏曰：『我夫子有仁愛名，卽此一事，亦以見仁人之用心善矣！方宰溜時，松裁弱冠，過蒙器許，而鴛鴦不才，竟以不舞之鶴，爲羊公辱。是我夫子生平有不哲之一事，則松實貽之也！悲夫！』

禽俠

『託地應教計萬千，覆巢何復費遷延；俠禽縱使能消恨，雛子傷殘又一年。』

天津某寺，鶴鳥巢於鷗尾殿承塵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鶴雛圓翼時，輒出吞食淨盡，鶴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羣料其必不復至，而次歲巢如故。約雛長成，卽逕去，三日始還。入巢啞啞，哺子如初。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兩鶴驚飛鳴哀急，直上青冥。俄聞聲蓬蓬，一瞬間，天地似晦，衆駭異，共視，乃一大鳥，翼蔽天日，從空疾下，驟如風雨，以爪擊蛇，蛇首立墮。連摧殿角數尺許，振翼而去。鶴從其後，若將送之。巢既傾，兩雛俱墮，一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頃，鶴返，仍就哺之，翼成而去。

異史氏曰：「次年復至，蓋不料其禍之復也！三年而巢不移，則復讎之計已決。三日不返，其去作秦庭之哭，可知矣！大鳥必羽族之劍仙也！飄然而來，一擊而去，妙手空空兒，何以加此？」

濟南有營卒，見鷓鴣過，射之，應弦而落。墜中銜魚，將哺子也。或勸拔矢放之，卒不聽。少頃，帶矢飛去。後往來近郭間。兩年餘，貫矢如故。一日，卒坐轅門下。鷓過，矢墮地。卒拾視曰：「此矢固無恙哉！」耳適響，因以矢代搔。忽大風摧門，門驟闔，觸矢貫腦，尋死。

鴻

「墨石汾陰事可哀，雙飛無計羽同摧。而今幸有生全術，銜得黃金贖婦來。」

天津弋人得一鴻。其雄者，隨至其家，哀鳴翔翔，抵暮始去。次日，弋人早出，則鴻已至，飛號從之。既而集其足下。弋人將並捉之，見其伸頸俛仰，吐出黃金半錠。弋人悟其意，乃曰：「是將以贖婦也！」遂釋雌。兩鴻徘徊，若有悲喜，遂雙飛而去。弋人稱金，得二兩六錢強。噫，禽鳥何知，而鍾情若此。悲莫悲於生別離，物亦然耶！」

象

「攝得虞人若有求，蠢蠢巨象竟能謀，弩弦一縱浚狼殪，不惜多牙作贈酬。」

廣中有獵獸者，挾矢入山，偶臥憩息，不覺沈眠，被象來鼻齮而去，自分必遭殘害。未幾，釋置大樹下，頓首一鳴，羣象紛至，四面旋繞，若有所求。前築伏樹下，仰視樹，而俯視人，似欲其登。獵者會意，即以足踏象背，攀援而升。雖至樹巔，亦不知其意向所存。少間，有狡獬來，衆象皆伏。狡獬擇一肥者，意將搏噬。象戰慄，無敢逃者，惟共仰樹上，似求憐拯。拯獵者因望狡獬一弩，狡獬立殪。諸象瞻空，意若拜舞。獵者乃下，象復伏，以鼻牽衣，似欲其乘。獵者遂跨身其上，象乃行。至一處，以蹄穴地，得脫牙無算。獵人下，束治已，象乃負送出山，始返。

紫花和尚

「聽講楞嚴病榻前，少年慧業合生天，前生已證如來果，何事冥中負夙愆。」

諸城丁某，野鶴公之孫也，年少名士，沈疴而死。隔夜，復蘇，曰：「我悟道矣！」時有僧善參元，因遣人邀至，使即榻前講楞嚴。每聽一節，都言非是。乃曰：「使吾病痊，證道何難。惟某生可愈吾疾，宜虔請之。」蓋邑有某生者，精岐黃而不以術行，三聘始至。疏方下藥，病良已。既歸，一女子自外入曰：「我董尚書府中侍兒也，紫花和尚，與妾有夙冤，今得追報。君又欲活之耶？再往禍將及。」言已，遂沒。某懼，辭了。了病復

作。固要之，乃以實告。丁歎曰：「孽自前生，死吾分耳！」尋卒。後尋諸人，果曾有紫花和尚，高僧也。青州董尚書夫人，嘗供養家中，亦無有知其冤之所自結者。

某乙

「踰垣鑽穴漸多賢，晚蓋還欺世莫知。邑令旌門題善士，我思馮婦下車時。」

邑西某乙，故梁上君子也。其妻深以爲懼，屢勸止之。乙遂翻然自改，居二三年，貧窶不能自堪。思欲一作馮婦而後已。乃託貿易，就善卜者，問：「何往之善？」術者占曰：「東南吉。利小人，不利君子。」兆隱與心合，竊喜，遂南行。抵蘇松間，日遊村郭，凡數月。偶入一寺，見牆隅堆石子二三枚，心知其異，亦以一石投之。徑趨龍後臥。日既暮，寺中聚語，似有十餘人。忽一人數石，訝其多。因共搜龍後，得乙，問：「投石者汝耶？」乙諾。詰里居始名，乙詭對之。乃授以兵，率與共去。至一巨窟，出栗穉，爭踰垣入。以乙遠，至還不熟，俾伏牆外，可傳遞，守囊囊焉。少頃，擲一囊下，又少頃，繼一篋下。乙舉篋，知有物，乃破篋，以手搦取。凡沈重物，悉納一囊，負之疾走，竟取道歸。由此建樓閣，買良田，爲子納粟。邑令扁其門曰：「善士。」後大案發，羣寇悉獲。惟乙無名籍，莫可查詰，得免。事寢既久，乙醉後，時自述之。

嘗有大寇某，得重賞歸，肆然安寢。有二三小盜，踰垣入，捉之，索金。某不與，鎗灼並施。罄所有，乃

去某向人曰：「吾不知炮烙之苦如此。」遂深恨盜。投充馬捕，捕邑寇殆盡。獲囊寇，亦以所施者施之。

邑有貧民某乙，殘臘向盡，身無完衣，自念何以卒歲？不敢與妻言。暗操白梃，出伏墓中，冀有孤身而過者，劫其所有。懸望甚苦，渺無人蹟，而松風刺骨，不復可耐，意頗絕矣。忽一人偃僕來，心竊喜，持梃遶出。則一叟負囊道左。哀曰：「一身實無長物，家絕食，適於塔家，乞得五斗米耳！」乙奪米，復欲褫其絮襖。叟苦哀之。乙憐其老，釋之，負米而歸。妻詰所自，詭以賭債對。陰念此策良佳，次日復往。居無幾時，見一人荷梃來，亦投墓中，踴踞眺望。意似同道，乙乃遂巡自家後出。其人驚問：「誰何？」答云：「行道者。」問：「何不行？」曰：「待君耳！」其人失笑。各以意會，並道飢寒之苦。夜既深，無所獵，乙欲歸。其人曰：「子雖苦此，然猶難也！前村有嫁女者，營辦中夜，舉家必殆。從我去，得當均之。」乙喜從之。至一門，隔壁聞炊餅聲，知未寢，伏伺之。無何，一人啓關，荷杖出行汲。二人乘間掩入，見燈輝北舍，他屋皆暗黑。聞一媪曰：「大姐，可向東舍一燭。汝匪賊悉在櫃中，忘肩鏞未也？」聞少女作嬌情聲。二人竊喜，潛趨東舍，暗中摸索。得臥櫥，啓覆探之，深不見底。其人謂乙曰：「入之！」乙果入。得一窰，轉遞而出。其人問：「盡矣乎？」曰：「盡矣！」又給之曰：「再索之。」乃閉櫥，加鎖而去。乙在中，窘急無計。未幾，燈火亮入，先炤櫥，聞媪云：「誰已肩矣？」於是每及女上榻息燭，乙急甚，乃作鼠

物聲，女曰：「櫃中有鼠。」媪曰：「勿壞而衣。我疲頓已極，汝宜自覘之。」女振衣起，發扇啓櫃。乙突出。女驚仆。乙拔關奔出，雖無所得，而竊幸得免。嫁女家被盜，四方流播，或議乙。乙懼，東遁百里，爲逆旅主人賃作傭。年餘，浮言稍息，始取妻同居，不業白挺矣。此其自述，因類申氏，故附之。

醜狐

「雙南從古重黃金，移得人間好色心。春夢一場餘故我，分明恩怨莫沉吟。」

穆生，長沙人，家清貧，冬無絮衣。一夕，枯坐，有女子入，衣服炫麗而黑醜，笑曰：「得毋寒乎？」生驚問之。曰：「我狐仙也，憐君枯寂，聊與共溫冷榻耳。」生懼其狐，而又厭其醜，大號。女以元寶置几上，曰：「若相諧好，以此相贈。」生悅，而從之。牀無綳褥，女代以袍。將曉，起而囑曰：「所贈，可急市帛爲之縫紉。女夜至，見臥具爲之一新，絮衣作饌，足矣。倘得永好，勿憂貧也。」遂去，生告妻，妻亦喜，即市帛爲之縫紉。女夜至，見臥具爲之一新，喜曰：「君家娘子劬勞哉。」遂留金以酬之。從此至無虛夕，每去，必有所遺。年餘，屋廬修潔，內外皆衣文繡，居然素封，女賂遺漸少。生由此心厭之，聘術士至，畫符於門。女來，嚙折而棄之，入指生曰：「背德負心，至君已極。然此奈我何？若相厭薄，我自去耳！但情意既絕，前受於我者，須要償也！」忿然而去。生懼，以告術士，術士作壇，陳設未已，忽顛地下，血流滿頰。視之，則割去一耳。衆大懼，奔散，術士亦換耳竄去。室中擲

刃如盆，門窗釜餽，無復全者。生伏牀下，蓄縮畏簷。俄見女抱一物入，貓首鴉尾，置牀前，嗾之曰：「嘻嘻！可嚙奸人足。」物卽訖履，齒利於刃。生大懼，將屈藏之，四肢不能少動，物嚙指，爽脆有聲，生痛極，哀祝。女曰：「所有金珠，盡出，勿隱。」生應之。女曰：「呵！呵！」物乃止。生不能起，但告以處。女自往搜，珠鈿衣服之外，止得二百餘金。女少之，又曰：「嘻嘻！」物復嚙。生哀鳴求恕，女限十日，償金六百。生諾之。女乃抱物去。久之，家人漸聚，從牀下曳生出，足血淋漓，喪其二指。視室中，財物盡空，惟當年破被存焉。遂以覆生，令臥。又懼十日復來，乃貨婢鬻產，以盈其數。至期，女果至，急付之，無言而去。自此遂絕。生足創，醫藥半年始愈，而家清貧如初矣！狐適近村于氏。于業農，家中不中賞。三年間，援例納粟，夏屋連蔓，所衣華服，半生家物。生見之，亦不敢問。偶適野，遇女於途，長跪道左。女無言，但以素巾裹五六金，遙擲生，反身，逕去。後于氏早卒。女猶時至其家，家中金帛輒亡去。于子隨其來，拜參之，遙祝曰：「父卽去世，兒輩皆若子。縱不撫卹，何忍坐令貧耶？」女去，遂不復至。

異史氏曰：「邪物之來，殺之亦壯，而既受其德，鬼物不可負也。既貴，而殺趙孟，則賞豪非之矣！夫人非其心之所好，則萬鍾何動焉。觀其見金色喜，其亦利之所在，喪身辱行而不惜者歟！傷哀貧人，卒取殘害。」

錢卜巫

異

1106

「不用著龜問苑枯，但從字幕認青蚨。深閨別有金錢卜，靈驗安能及此巫。」

夏商，河間人。其父東陵，豪富侈汰。每食包子，輒棄其角。狼籍滿地。人以其肥重，呼之丟角太尉。暮年，家甚貧，日不給餐，兩肱瘦，垂草如囊。人又呼募莊僧，謂其挂袋也。臨終，謂商曰：「余生平暴殄天物，上干天怒，送至凍餓以死。汝常惜福力行，以蓋父愆。」商恪遵治命，誠樸無二。躬耕自給。鄉人咸愛敬之。富人某翁哀其貧，假以貲，使學負販，輒虧其母。愧無以償，請爲傭。翁不肯。商懼然不自安，盡貨其田宅，往酬翁。翁詰得情，益憐之，強爲贖還舊業，又益貸以重金，俾作賈。商辭曰：「十數金尙不能償，奈何結來世驢馬債耶？」翁乃招他買與僭。數月而返，僅能不虧。翁不收其息，使復之。年餘，貸費盈輦。歸至江，遭颶，舟幾覆。物半喪失歸，計所有，略可償主。遂語賈曰：「天之所貸，誰能救之？此皆我累君也！」乃稽首付賈，奉身而退。翁再強之，必不可，躬耕如故。每自歎曰：「人生世上，皆有數年之享。何遂落爾如此？」會有外來巫，以錢卜，悉知人運數，敬詣之。巫，老嫗也，寓室精潔，中設神座，香氣常熏。商入朝拜訖，便索賈。商授百錢，巫盡木內筒中。執跪座下，搖響如祈籤狀。已而起，傾錢入於手，而後於案上，次第擺之。其法以字爲否，幕爲亨。數至五十八皆字，以後則盡幕矣。遂問：「庚甲幾何？」答：「二十八歲。」巫搖首曰：「早矣！官人現行者

先人運，非本身運。五十八歲，方交本身運，始無盤錯也。」問：「何謂先人運？」曰：「先人有善，其福未盡，則後人享之。先人有不善，其禍未盡，則後人亦受之。」商屈指曰：「再三十年，齒已老耄，行就木矣！」巫曰：「五十八以前，便有五年回潤，略可營謀，然僅免寒餓耳！五十八之年，當有巨金，自亦不須力求。官人生無過行，再世享之不盡也！」別巫而返，疑信半焉。然安貧自守，不敢妄求。後至五十三歲，留意驗之。時方東作，病痞不能耕。既痊，天大旱，早禾盡枯。近秋，方雨，家無別種，田數畝，悉以種穀。既而，又旱，蕎菽半死，惟穀無恙。後得雨勃發，其豐倍焉。來春，大饑，得以無餓。商以此信巫。從翁貸貴，小權子母，輒小獲。或勸作大買，商不肯。迨五十七歲，偶嘗賭垣，掘地得鐵釜，揭之，白氣如絮，懼不敢發。移時，氣盡，白鏗滿甕。夫妻共運之，秤計一千三百二十五兩。竊議巫術小舛。鄰人妻入商家，窺見之，歸告夫。夫忌焉，潛告宰邑。宰最貪，拘商索金。妻欲隱其半，商曰：「非所宜得，留之賈禍。」盡獻之。幸得金，恐其漏匿，又追貯器，以金質之，滿焉。乃釋商。居無何，宰遷南昌同知。踰歲，商以燈遷至南昌，則宰已死。妻子將歸，貨其粗重。有桐油如千甕，商以直賤買之。以歸。既抵家，器有滲漏，瀉注他器，則內有白金二錠，徧探皆然。免之。適得前掘鏗之數。商由此暴富，益贍貧窮，慷慨不吝。妻勸積遺。子孫商曰：「此卽所以遺子孫也！」鄰人亦貧至爲丐，欲有所求，而心自愧。商聞而告之曰：「昔日事，乃我時數適至，故鬼神假子手以敗之。於汝何尤？」遂周給之。鄰人感泣。後商壽八十。子孫承繼，數世不衰。

異史氏曰：「汰侈已甚，王侯不免，況庶人乎？生暴天物，死無飯含，可哀矣哉！幸而烏死鳴哀，子能幹盡，窮敗七十年，卒以中興，不然，父孽累子，子復累孫，不至乞丐相傳，不止矣！何物老巫，遂宣天之祕，嗚呼！怪哉！」

姚安

「慈膠方喜續新婚，豈意貂冠起禍根；不是疑心生暗鬼，可知井底有冤魂。」

姚安，臨洮人，美丰標。同里宮姓，有女子，字綠娥，豔而知書，擇偶不嫁，每語人曰：「門族風采必如姚某，始字之。」姚聞，給妻窺井，擠墮之。遂娶綠娥歸，雅甚親愛。然以其美也，故疑之，閉戶相守，步輒綴焉。女欲歸甯，則以兩肘支袍，覆翼以出，入輿封誌，而後馳隨其後。越宿，促與俱歸。女心不能善，忿曰：「若有桑中約，豈瑣瑣所能止耶？」姚以故他往，則肩女於室中。女益厭之，俟其去，故以他鑰置門外以疑之。姚見大怒，問所自來。女憤然不知。姚愈疑，伺察彌嚴。一日，自外至，潛聽久之，乃開鎖啓扉，惟恐其響，悄然掩入。見一男子貂冠臥牀上，忿怒，取刀奔入，力斬之，近視，則女晝眠畏寒，以貂覆面上，大駭，頓足自悔。宮翁忿質官。官收姚，褫袷苦械。姚破產，以巨金賂上下，得不死。由此精神迷惘，若有所失。適獨坐，見女與髻丈夫，狎褻榻上，惡之，操刀而往，則沒矣！反坐，又見之，怒甚，以刀擊榻，席褥斷裂，憤然執刀，近榻以伺之，見女立

面前視之而笑，遽飲之，立斷其首。既坐，女不移處，而笑如故。夜間滅燭，則聞淫溺之聲，囊不可言。日日如是，不復可忍，於是鬻其田宅，將卜居他所。至夜，偷見穴壁入，劫金而去。自此貧無立錐，忿恚而死。里人藁葬之。

異史氏曰：「愛新而殺其舊，忍乎哉！人止知新鬼爲厲，而不知故鬼之奪其魄也。嗚呼！截指而適其願，不亡何待！」

采薇翁

「纔抽利劍又雕弓，武庫居然出不窮。腹裏藏刀虛語耳，那知真有采薇翁。」

明鼎革，干戈蠶起，於陵劉芝生，聚衆數萬，將南渡。忽一肥男子，詣柵門，敝衣露腹，請見兵主。劉延入與語，大悅之。問其姓字，自號采薇翁。劉留參帷幄，贈以刀。翁言我自有利兵，無須矛戟。問兵所在，翁乃捋衣露臍，腹大可容雞子。忍氣鼓之，忽臍中塞膚，嚙然突出劍附。握而抽之，白刃如霜。劉大驚，問：「止此乎？」笑指腹曰：「此武庫也，何所不有？」命取弓矢，又如前狀，出雕弓一略，一閉息，則一矢飛墮，其出不窮。已而劍插臍中，既都不見。劉神之，與同寢處，敬禮甚備。時營中號令雖嚴，而烏合之羣，時出剽掠。翁曰：「兵貴紀律，今統數萬之衆，而不能鎮懾人心，此敗亡之道也。」劉喜之，於是糾察卒伍，有掠取婦女財

物者，梟以示衆。軍中稍肅，而終不能絕。翁不時乘馬出，遨遊部伍之間，而軍中悍將驕卒，輒首自墮地，不知其何因，因共疑翁。前進嚴飭之策，兵士已畏惡之；至此，益相憾怨。諸部領謂於劉曰：「采薇翁，妖術也。自古名將，止開以智，不聞以術。浮雲白雀之徒，終致滅亡。今無辜將士，往往自失其首，人情洶懼。將軍與處，亦危道也！不如圖之。」劉從其言，謀俟其寢，誅之。使覘翁，翁坦腹方臥，息如雷。衆大喜，以兵透舍。兩人持刀入，斷其頭，及舉刀，頭已復合，息如故，大驚。又斫其腹，腹裂，無血，其中戈矛森聚，盡露其類。衆益駭，不敢近。蓋撥以稍，而鐵弩大發，射中數人。衆驚散，白劉。劉急詣之，已杳矣！

詩 讞

「獄辭已具孰平反，巨眼何期遇樛園；轉幸當年遺扇在，一詩竟雪覆盆冤。」

青州居民范小山，販筆爲業，行賈未歸。四月間，妻賀獨宿，爲盜所殺。是夜微雨，泥中遺詩扇一握，乃王辰之贈吳蕞者。辰不知何人。吳益都之素封，與范同里。平日頗有佻達之行，故里黨共信之。郡縣拘質，堅不伏。而慘被械梏，遂以成案。駭解往復，歷十餘官，更無異議。吳亦自分必死，囑其妻罄竭所有，以濟桎獨。有向其門誦佛千者，給以絮袴。至萬者，絮襖。於是乞丐如市，佛號聲聞十餘里。因而求驟貧。惟日貨田產，以給貲斧。陰賂監者使市鴉，夜夢神人告之曰：「子勿死。曩日外邊凶，目下內邊吉矣！」再睡，又言，

以是不果死。無何，周元亮先生分守是道。慮囚至吳，若有所思。因問：「吳某殺人，有何確據？」范以扇對。先生熟視扇，便問：「王晟何人？」並云：「不知！」又將爰書細閱一過，立命脫其械，自監移之倉。范力爭。怒曰：「而欲妄殺一人，便了卻耶？抑將得讎人而甘心耶？」衆疑先生私吳，即莫敢言。先生標殊簽，立拘南郭某肆主人。主人懼，罔知所以至，則問曰：「肆壁有東莞李秀詩，何時題耶？」答：「自舊歲提學按臨，有二三秀才，飲醉留題。不知所居何里。」遂遣役至日照，坐拘李秀。數日，秀至。怒之曰：「既作秀才，奈何謀殺人？」秀頓首錯愕，但言：「無之！」先生擲扇下，令其自視，曰：「明係而作，何詭託王晟？」秀審視，云：「詩真某作，字實非某書。」曰：「既知汝詩，當即汝友，誰書者？」秀曰：「蹟似沂州王佐。」乃遣役關拘王佐。佐至，訶之，一如見秀狀。佐言：「此益都鐵商張成索某書者。」云：「王晟其表兄也。」先生曰：「盜在此矣！」執成至，一訊遂伏。先是，成窺賀氏美，欲挑之。恐不諧，念託於吳，必人所共信，故僞爲吳扇，執而往。諧，則自認不諧，則嫁名於吳，而實不期至於殺也。踰垣入，逼婦。婦以獨居，常以刃自衛。既覺，捉成衣，操刀而起。成懼，奪其刀，婦力挽，令不得脫，且號成益窘，遂殺之，委扇而去。三年冤獄，一朝而雪，無不誦神明者。吳始悟裏邊吉，乃周字也。然終莫解其故。後邑紳乘間請之。公笑曰：「此甚易知。細閱爰書，賀殺在四月上旬，是夜陰雨，天氣猶寒。扇乃不急之物。豈有忙迫之時，反攜此以增累者？其嫁害可知。向避雨南郭，見題壁詩，與簷頭之作，口角相類，故妄度李生。果因是而得真盜，幸中耳！」聞者歎服。

異史氏曰：「天下事，入之深者，當其無有有用。詩詞歌賦，文章華國之具也！而先生以相天下士，稱孫陽焉。豈非入其中者深乎？而不謂相士之道，移於折獄。易曰：『知幾其神。』先生有之矣！」

毛大福

「且屈瘍醫作獸醫，特將全帛夜相貽，莫言狼子心多野，銜屨居然計出奇。」

太行。毛大福，瘍醫也。一夜，行術歸，道遇一狼，吐囊物，退蹲道左。毛拾視，則布囊金飾數事。方怪異間，狼前歡躍，略曳袍服，即復去。毛行，又曳之。察其意不惡，因從之去。未及至穴，見一狼病臥。視頂上，有巨瘡，潰腐生蛆。毛悟其意，撥剔淨盡，敷藥如法，乃行。日既晚，狼遙送之。行三四里，又遇敵狼，咆哮相侵，懼甚。前狼急入其羣，若相告語，衆狼悉散去。毛乃歸。先是，邑有銀商甯泰，被盜殺於途，莫可追詰。會毛貨金飾，爲甯氏所認，執赴公庭。毛訴所從來，官不之信，將械之。毛冤極不能自伸，唯求寬釋，請問諸狼。官遣兩隸押入山，直抵狼穴，值狼未歸。既暮，不至，三人遂返。至半途，遇二狼，其一瘡痕猶在，毛識之，因揖而祝曰：「前蒙餽贈，今遂以此被屈。君不爲我昭雪，回去撈掠死矣！」狼見毛被繫，怒奔隸。隸拔刀相向。狼以喙挂地大噪，嗥兩三聲，山中百狼羣集，圍旋之。隸大窘，狼競前噬繫索。隸悟其意，解毛縛，狼乃俱去。歸述其狀，官

異之，而猶未遽釋毛。後數日，官出行在道，一狼銜敝履，委路間。未以爲異。過之，狼又銜履奔前途而置之。官命收履，狼乃去。既歸，陰遣人訪履主。感傳：『某村有叢新者，被一狼追逐，銜履而去。』拘來，認之，果其履也。遂疑殺僧者即新。鞠之，果然。蓋新殺甯，取其巨金，衣底藏飾，未遽搜括，被狼銜去也！

昔日一收生嫗，自他歸，遇一狼阻道，牽衣若欲召之，乃從去。見雌狼方媿，不下，嫗爲之用力。既產，始放之歸。明日，銜履置庭中，乃知此事自古有之也！

電神

『靈祠誰敢擊池魚，司電相傳李左車。試看黑雲頭上護，可知稗販語非虛。』

唐太史濟武，適日，炤會安氏，道經電神李左車之祠，暫入游眺。祠前有池，池水清澈，有朱魚數頭，遊泳其中。內一斜斜尾，嗷呷水面，見人不驚。太史拾小石，將戲擊之。道士在旁，急止勿擊。問其故，則池鱗皆龍族，觸之必致風電。太史笑附會之誣，不聽其言，卒擲擊之。既而斥車東邁，則有黑雲如蓋，隨之以行。既而簌簌電落，大如綿子。又行里餘，始霽。太史弟涼武在後，相去一矢。少間，追及，相與語，則竟不知有電也。問之前行者，亦然。太史笑曰：『此豈廣武君作怪也！』而猶未之深異。安村外其關聖祠，適有稗販之客，釋肩門外，忽棄簡篋，趨祠中，拔架上大刀，旋轉而舞，曰：『我李左車也。』明日，將陪從淄川唐太史一助。

執紼。敬先告主人。敍語而醒。自不知其何言。亦不識唐太史何人也。安氏聞之。大懼。村去神祠四十餘里。敬修楮帛祭具。詣祠哀禱。但求憐憫。不敢煩其枉駕。太史怪其敬信之深。問諸主人。蓋電神靈蹟最著。往往託生人以爲言。應驗無虛語。若不虔祝以尼其行。則明日風雹立至矣。

異史氏曰：「廣武君在當年。亦老謀壯士者流也。即司電於東。或亦其不磨之氣。受職於天。然業神矣。何必翹然自異哉。蓋太史道義文章。天人之欽矚已久。此鬼神之所以必求信於君子也。」

李入缸

「阿翁窖藏異何遲。竟到山窮水盡時。回首彌留當日語。廿年坎壈已知。」

太學李月生。斥宇翁之次公也。翁最富。以缸貯金。里人稱之八缸。翁寢疾。呼子分金。兄八之。弟二之。月生不能無歎望。翁曰：「我非偏有愛憎。藏有窖鏹。必待無多人時。方以畀汝。勿急也。」過數日。翁益彌留。月生慮一旦不虞。覩無人。卽牀頭祕訊之。翁曰：「人生苦樂。皆有定數。汝方享妻賢之福。故不宜再助多金。以增汝過。」蓋月生妻車氏。最賢。有桓孟之德。翁是以云。月生固哀之。怒曰：「汝尙有二十餘年坎壈未歷。卽予千金。亦立盡耳。苟不至山窮水盡時。勿望給與也。」月生爲人孝友敦篤。卽亦不敢復言。猶絮父復瘡。旦夕可以婉告。無何。翁大慚。尋卒。幸兄賢。齋葬之。謀弗與計較。而月生天真爛漫。不較鏹銖。又

好客善飲。炊黍治具，日促妻三四作，又不甚理家人生產。里中無賴，窺其良懦，輒魚肉之。踰數年，家漸落。窘急時，賴兄小周給，不至大困。無何，兄以老病卒，益失所助。至絕糧食，春貸秋償，田所出，登場輒盡。於是割畝爲活，業亦消滅。又數年，長子及妻，相繼殞謝，無聊益甚。尋買販羊者之妻徐，冀得小阜。而徐剛烈，日浚藉之，至不敢與朋友，通吊慶禮。忽一夜夢父曰：「今汝所遭，可謂山窮水盡矣！嘗許汝蜜餠，今其可矣。」問：「何在？」曰：「明日昇汝。」醒而異之，猶謂是貧中積想也。次日，發土葺塋，掘得巨金，始悟向言「無多人」，乃死亡將半也！

異史氏曰：「月生杵臼交，其爲人樸誠無僞。余兄弟與交，哀樂輒相共。數年來，村隔十餘里，老死竟不相聞。余每過其居里，因亦不敢過問之。則月生之苦况，蓋有不可名言者矣！忽聞暴得千金，不覺爲之鼓舞。嗚呼！翁臨終之治命，昔習聞之，而不意其言皆識也！抑何其神哉！」

老龍船戶

「蓋關南接老龍津，誰弔冤魂向水濱。爲報長年莫歡喜，可知謎語出神明。」
朱公徽薩，總制粵東時，往來商旅，多告無頭冤狀。往往千里行人，死不見尸，甚至數客同遊，全絕音信。積案累累，莫可究詰。初告，有司尙欲發牒行緝。迨投狀既多，遂竟置而不問。公蒞任，稽舊案，狀中稱死

者，不下百餘。其千里無主者，更不知其幾何？駭異慘怛，籌思廢寢。徧訪僚屬，迄少方略。於是潔誠熏沐，致敬於城隍之神。已而變食齋寢。恍惚中，見一官僚，指笏而入。問：「何官？」答：「城隍劉某。」將何言？」曰：「髮邊垂雪，天際生雲，水中漂木，壁上安門。」言已而退。既醒，隱謎不解。輾轉終宵，忽悟曰：「垂雪者，老也；生雲者，龍也；水上木爲船，壁上門爲戶，合之，非老龍船戶也耶？」蓋省之東北曰小嶺，曰藍關。源自老龍津，以達於南海，嶺外巨商，每由此入粵，公早遣武弁，密授機謀，捉龍津駕舟者。次第擒獲五十餘名，皆不械而服，蓋寇以舟渡爲名，賺客登舟。或投蒙藥，或燒悶香，使諸客沈迷不醒，而後剖腹納石，以沈於水。冤慘極矣！自昭雪後，遐邇歡騰，謠頌成集焉。

異史氏曰：「剖腹沈尸，慘冤已甚。而木雕之有司，更少疴癢，則粵東之暗無天日，久矣！公至，而鬼神效靈，覆盆俱照，何其異哉！然公亦非有四目兩口，不過痼疾之念，積於中者，至耳！苟徒巍巍然，出刀戟橫路入，則關辟熏心，尊優則極，而何能與鬼神通哉！」

附朱公祭城隍文

維康熙二十有七年，歲次戊辰，冬十月，庚子朔，越十有五日，甲辰，巡撫廣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鹽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謹以羊一豕一，致祭於城隍神而告之，曰：「夫幽明雖殊，而治幽治明，均爲寅代天工，熙一帝載，則均當無曠厥職。固不得謂治明者有然，而治幽者遂可聽

之冥冥不可知之數也。某奉天子命來撫是邦，一意以澄清吏治，休養民生爲拳拳。籌畫庶務，披覽案牘，心營口商，目竭腕脫。晝不敢以時食，夜不敢以時寢。中宵皇皇，或起或臥，務思所以上不負國，下不負民。其黽勉莫敢告勞如此。而一自下車，已六閱月。雖不敢謂屬吏之盡洗心，小民之盡被澤，而由是而之焉，亦庶乎有其幾矣。乃往往讞鞠盜案，實繁有徒。而自省至惠潮一路，舟人規財殺命者，尤爲慘異。如朱肇運一案，主僕兩命；吳學伊一案，主僕三命；謝俊卿一案，男女五命。至據轅門，巡捕典史周頌，稟稱浙人之往惠潮，身死無蹤者，百有餘人，皆係明明攬載而去。去竟不知所之，不識主名，不見蹤蹟。爲沈爲殺，了無可據。屠劫慘毒，從來所無。而今謝俊卿者，尤爲可憐。既失其妻，又失其姪，又失其妻之兄，又失其表親。一家而數命，隕一身而數命，將向之索也。此其冤苦爲何如者！此皆某未蒞任以前事。比有司以謝俊卿一案，爲莫可追結請緩。余嚴訶之，務求其事之必白。聞邇來謝俊卿以無可如何，日焚詞泣訴於神之廟中。神或者哀而憐之。故今特有以誘啓於某之衷歟！此等事者，人所不知，而神自知之。彰善癉惡，神有其權。境內而有此凶惡，神固宜大奮威嚴。或未事而早爲驅除，或既事而蚤令發露。亦何待呼籲者之鳴鐘伐鼓，久之，而始有其感通乎！則小民惟神是依，惟神地方是庇之謂何矣。然及是時而報之靈響，猶未晚耳。諒神既有以啓某之衷，自必陰驅默相，俾旦晚獲賊，以除地方大害，無俟言者。獨念某與神，同澈茲土，而不二相報謁，惟是慢神褻民之

爲懼也！且職掌之未明，情懷之未白，亦無以表幽明相通之故。爲是齋潔而來，顯告於神。當今聖天子在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矧神社稷是司，尤當式序是時。厥後，理明者某也，理幽者神也。某奉職無狀，神得而察之。神靈爽無憑，某得而責之。某所當盡，昭然在人耳目，無庸悉數。若神之職，風雨以時，年歲以登，瘴癘以除，災沴以滅，毒蟲猛獸以驅，旱乾水滂以免。至於盜賊無良之徒，以消以遏，以誅以殛，之數者，神固不得而諉焉者也。臣曠職，則屏斥；神曠職，則變置。某與神，亦惟兢兢求免此而已。苟不然者，歲時伏臘，博碩肥腍，而坎鼓蹲舞，以相侑者，神其能久享於此土乎？惟神聰明正直，諒不以余言爲惑。勉思厥職，無作神羞。」

附各省士民公啓

巡撫廣東朱大人於丁卯冬仲朝廷特簡撫粵。正聖天子任賢擇能之重，名臣矢志報國之時。戊辰孟夏甫蒞是邦。惟一片冰心，滿腔浩氣。下車半載，而全省利弊，盡行興除。閭閻無不奉公。潔己，士庶謳歌，隣封頌德矣！乃公特慮粵東江濱海港，爲害最深。紅賊以駕船渡載爲名，肆行謀劫。或燒悶香，或下蒙汗藥。滿船客商，眼睜不能言，手輒不得動，被賊勒其咽喉，縛其手足，刳腸納石，沈尸於水。即閤船多人，無一脫者。賫財行李，盡被捲掠。蹤蹟詭秘，人不得知，亦無從查察。傷哉！無辜而罹此禍。至父不見子，妻不見夫，慘不勝言。卽告發，亦無影響物色。公閱案卷，食不下咽，寢不安枕，晝

夜篝火。乃焚香告天。於十月望日，誠心齋潔，復移牒城隍。神鑒公之忠誠，隨示夢於公。始知兇惡者，卽老龍船戶也。臬司沈公，捐貲懸賞，多方購兵，共獲兇黨五十餘名，俱不刑自認。其非公視民如傷之心，所以感格至此乎？於是使不伸之冤得伸，不白之案皆白矣。昔西門沈女巫，周公斬白額，韓公祭鱸魚，包公坐夜臺，皆不過除一方之害，伸數命之冤而已。而兆民戴德，至今聲施不朽。矧我公之格神明，除羣兇，雪以前千百之冤，活後來無窮之命，而惠及各省者，哉！衆等戴德靡涯，無言可報。卽建祠勒碑，亦不足酬萬一。惟望各省名公先生，見者聞者，或詩詞歌賦，或贊跋序文，表揚盛德，統祈投付浙紹會館，俾衆等登之棗梨，歌闕成咏，傳播京外。洵當代之異政，萬古之異聞也。謹啓。

元少先生

「元少先生譽早馳。文章學問冠當時。曲江未啓櫻桃宴。且作冥中童子師。」

韓元少先生，爲諸生時，有吏突至，白主人欲延作師，而殊無名刺。問其家閭，含糊對之。束帛緘贊，儀禮優渥。先生諾之，約期而去。至日，果以輿來，逕進而往，道路皆所未經。忽睹殿閣，下車入。氣象類藩邸。既就館，酒炙紛羅，勸客自進，並無主人。筵旣撤，則公子出拜。年十五六，姿表秀異。展禮罷，趨就他舍。請業，始至師所。公子慧絕，聞義輒通。而先生以不知家世，頗所疑問。館中有二僮，爲之給役。私詰之，皆不對。問：

主人何在？」答以事忙。先生求導窺之，僮不可。又屢求之，僮乃諾，導之一處。聞榜楚聲，自門隙目注之，見一王者坐殿上，階下劍樹刀山，皆冥中事，大駭。方將卻步，內已知之。因罷政，叱退諸鬼，疾呼僮。僮變色曰：「我爲先生禍及身矣！」戰惕奔入。王者怒曰：「何敢引人私窺？」卽以重鞭笞，訖乃召先生入曰：「所以不見者，以幽明異路。今已知之，勢難再聚。」因贈束金使行，曰：「君天下第一人，但坎壤未盡耳！」使青衣捉騎送之。先生疑身已死，青衣曰：「何得便爾？先生食御一切，實自俗間，非冥中物也！」既歸，坎珂數年，作會狀。其言皆驗。

周生

「翩翩書記負才名，五色花從筆底生。莫訝一朝埋玉樹，誰教數語瀆神明。」

周生者，時邑侯之幕客。邑侯適公出，夫人徐，有參禮碧霞元君願，以道賒遠，將遣僕齋儀代往，使周爲祝文。周作駢詞，歷敘平生，頗涉狎謔。中有云：「栽洛陽滿縣之花，偏憐斷袖；置夾谷彌山之草，惟愛餘桃。」此訴夫人所憤也。諸如此類，甚多。脫稿示同幕後生，凌以爲褻，戒勿用。弗聽，付僕而去。居無何，周生卒於署，既而僕亦死。又未幾，徐夫人產後，病亦卒。人猶未之異也。周生子自都來迎父櫬，夜與凌生同宿，夢父戒之曰：「文字不可不慎也！我不聽凌君言，遂以褻詞，致干神怒，遽夭天年。又貽累徐夫人，且殃及

焚文之僕，恐冥罰之不免也！醒以告凌。凌夢亦同，因述其文。周子方知之，爲之惕然。

異史氏曰：「恣情縱筆，輒灑灑自快，此文客之常也！然淫嫖之詞，何敢以告神明哉？狂生無知，冥譴所應爾。乃使賢夫人及千里之僕，駢死而不知其罪。不亦與俗中之刑律，猶分首從者，反多憤憤哉！冤已！」

劉全

「雀糞無端汙目睛，剔除有客昧平生；他年相遇欣相慰，猶感金鎚一刮情。」

鄒平牛醫侯某，荷餽餉耕者。至野，有風旋其前。侯即以杓掬漿祝奠之。既盡數杓，風始去。又一日，適城隍廟，閒步廡下，見內塑劉全獻瓜像，被烏雀遺糞，糊蔽目睛。侯曰：「劉大哥何遂受此玷污？」因以爪甲爲除去之。後數年，病臥，被一皂攝云：「至官衙前，逼索賄賂甚苦。侯方無所爲計，忽自內一綠衣人出，見之，訝曰：『侯翁何來？』侯便告訴。綠衣人即責二皂曰：『此汝侯大爺，何得無禮？』二皂啞啞，遞謝不知。俄聞鼓聲如雷。綠衣人曰：『早衙矣！』遂與俱入，令立墀下。曰：『姑立此，我爲汝問之。』遂上堂，點手，招一吏入下，略道數語。吏人見侯拱手，曰：『侯大哥來耶？汝亦無甚大事。有一馬相訟，一質便可復返。』遂別而去。少間，堂上呼侯名。侯上跪，一馬亦跪。官問侯曰：「馬言被汝藥死，有諸？」侯曰：「彼得瘋症，某以

瘧方治之。既瘳，隔日而死。與某何所干涉？馬作人語。兩相詰。官命稽籍，籍註馬壽若干，應死於某年月日，數確符。因訶曰：「此汝天年適盡，何得妄控？」叱之而去。因謂侯：「汝存心方便，可以不死。」仍命二阜送之。前二人亦與俱出。又囑：「途中善相視。」侯曰：「今日遂蒙覆蔽，生平實未識荆，乞示姓字，以圖銜報。」綠衣人曰：「三年前，僕從泰山來，焦渴欲死。經君村外，蒙以杓漿見飲，至今不忘。」吏人曰：「某即劉全。纔蒙雀糞之污，悶不可耐。君手爲滌除，是以耿耿。奈冥間酒饌，不可以奉賓客。請即別矣！」侯始悟，乃歸。既至家，款留二阜。阜並不敢飲其杯水。侯蘇，死已踰兩日夜矣！自此益修善行。每逢節序，必以漿酒酬劉全。後年至八旬，尙強健，能乘馬馳走。一日，於途間，見劉全騎馬來，如將遠行。拱手溫涼已。劉曰：「君數已盡，句牒來矣！句役欲相招，我禁使勿須。君可歸治後事。三日後，我來同君行。地下代買小缺，亦無苦也！」遂去。侯歸告妻子，招別戚友，棺衾俱備。第四日，日暮，對衆曰：「劉大哥來矣！」入棺，遂歿。

韓方

「至性應推田舍奴，牀頭黃紙亦靈符。不知疫鬼稽留日，嶽帝聰明覺得無。」

明季，濟郡以北數州縣，邪疫大作，比戶皆然。齊東有農民韓方，性至孝。其父母皆病，因具楮帛，哭禱於孤石大夫之廟。歸途，零涕遇二人，衣冠清潔，問：「何悲也？」韓具以告。其人曰：「孤石之神，即亦不在

於此。禱之何益？僕有小術，可以一試。」韓喜便詰姓氏。其人曰：「我不求報，何必通鄉貫乎？」韓方殷殷請臨其家。其人又言：「無須！但歸以黃紙置牀，厲聲言：『我明日赴都，告諸嶽帝。』病當已。」韓恐不驗，堅求移趾。其人曰：「實告我非人也！巡環使者，以我誠篤，俾爲南鄉土地。感君孝，指授此術。目前嶽帝羣枉死之鬼，其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祟者，以城隍土地用。今日殞人者，皆郡城中北兵所殺之鬼，急欲赴都投狀。故沿途索賂，以謀口食耳！言告嶽帝，則彼必懼，故當已。」韓悚然起敬，伏叩道側。既起，其人已渺，驚歎而歸。迨其教，父母果皆愈。以傳鄰村，無不驗者。

異史氏曰：「沿途隸人而往，以求不作邪祟之用。此與策馬應不求聞達之科者，何殊哉？天下事大率類此。猶憶甲戌乙亥之間，當事者，使民捐穀，疏告九重，謂民樂輸。於是各州縣如數取盈，甚費敲仆。是時郡北七邑，皆被水，歲大祲，催辦尤難。吾鄉唐太史，偶至利津，見繫連十數人，卽當道途中，問其何事。答云：『官捉吾等赴城，比追樂輸耳！』農民亦不知樂輸二字作何解，遂以爲徭役敲比之名，亦可歎而可笑也！」

太原獄

「巫峯一曲雨雲迷，
姑婦何堪久勃谿，
勇怯相形虛實判，
長官雙目抵然犀。」

太原有民家，姑婦皆寡。姑中年，不能自潔，村無賴類來就之。婦不善其行，陰於門戶牆垣阻拒之。姑慚，借端出婦。婦不去，頗有勃然。姑益恚，反相誣諸官。官問奸夫姓名，媼曰：「夜來宵去，實不知其誰何？鞠婦自知。」因喚婦。婦果知之，而以姦情歸媼。苦相抵，拘無賴至。又譁辯，謂：「兩無所私。彼姑婦不相能，故妄言相誣毀耳。」官曰：「一村百人，何獨誣汝？」重笞之。無賴叩乞免責，自認與婦通。械婦，婦終不承，遂去之。婦忿告憲院，仍如前。久不決。時吾邑孫進士柳下，令臨晉，推折獄才，遂下其案於臨晉。人犯到，公略訊一過，寄監詎，便使隸人備磚石刀錐，質明聽用。共疑曰：「嚴刑自有桎梏，何將以非刑折獄耶？」不解其意。姑備之。明日升堂，問知諸具已備，命悉置於堂上。乃喚犯者，又一一略訊之。乃謂：「姑婦此事，亦不必求甚清析。淫婦雖未定，而奸夫則確。汝家本清門，不過一時爲匪人所誘，罪全在某。堂上刀石具在，可自取擊殺之。」姑婦趁起，恐邂逅抵償，公曰：「無慮，有我在。」於是媼婦並起，掇石交投。婦銜恨已久，兩手舉巨石，恨不即立斃之。媼惟以小石擊媼腿而已。又命用刀，媼猶逡巡。公止之曰：「淫婦我知之矣！」命執媼嚴梏之，遂得其情。其案乃結。

又公一日，遣役催租，租戶他出，婦應之。役不得賄，拘婦至。公怒曰：「男子自有歸時，見得擾人家室？」遂笞役，遣婦去。乃命匠多備手械，以備敲比。明日，邑中傳頌公仁。欠賦者聞之，皆使妻出應，公盡拘而械之。余嘗謂孫公才非所短，然如得其情，則喜而不暇哀矜矣！

新鄭獄

「逋賦嚴教一再催，輸將何自得資財；莫言阜白無分別，祇待鄰人作證來。」

長山石進士宗玉爲新鄭宰。適有遠客張某，經商於外，因病思歸，不能騎步，賃手車一兩，攜費五千兩，夫挽載以行。至新鄭，兩夫往市飲食，張守費，獨臥車中。有某甲適晚之，見旁無一人，奪費去。張不能禦，力疾起，遙尾綴之。入一村中，又從之。入一門內，張不敢入，但自短垣窺覘之。甲釋所負，回首見窺者，怒執爲賊。縛見石公，因言情狀。問張，張備述其冤。公以無實實，吐去之。二人下，皆謂官無阜白。公置若不聞，頗憶甲久有逋賦，但遣役嚴追之。逾一日，即以銀三兩投納。石公喚問金所自來。甲答實衣囊物，皆指名以實之。石公道役，令視納稅人，有與甲同鄉者否。適甲鄰人在，便喚入。石公問：「汝卽爲某甲近鄰，金所從來，當自知之。」鄰答：「不知。」石公曰：「鄰家不知，其來暗昧。」甲懼，顧鄰曰：「我質某物，鬻某器，汝甯聞之乎？」鄰急曰：「然固聞之矣！」石公怒曰：「是必與某甲同盜，非窮治之，不可。」命取桔槔，鄰人大懼，曰：「我以鄰故，不敢招怨耳！今刑及己身，何諱乎？彼實劫張某錢所市也！」遂釋之。時張以贖費未歸，乃責甲押償之。石公此類甚多，亦見其實心爲政也。

異史氏曰：「石公爲諸生時，每一藝出，得者祕以爲寶。觀其人，恂恂雅飭，翰苑則優，似非簿書

才者。乃一行作吏，神君之名，諫於河朔。誰謂文章僅華國之具哉！故志之以風有位者。」

浙東生

「客窗有美伴，凄其欲返家園未有期。虎阱一驚過羅網，得歸轉覺是便宜。」

浙東生房某，客於陝，貧不能歸，教授生徒。嘗以膽力自詡。一夜，裸臥，忽有毛物從空墮下，擊胸有聲，覺大如犬，氣咻咻然，四足撓動，大懼，欲起，物以兩足撲倒之，恐極，而斃。經一時許，覺有人以尖物穿鼻，大噓，乃蘇，見室中燈火煒煌，牀邊坐一美人，笑曰：「好男子，膽氣固如此耶？」生知爲狐，益懼。女漸與狎戲，膽始放，遂共欺隱。積半年，如琴瑟之好。一日，臥牀頭，生潛以獵網蒙之。女醒，不敢動，但哀之，生但笑不前。女忽化白氣，自牀下出，恚曰：「終非好相識，可送我去。」以手曳之，身不覺自行。出門，凌空翕飛。食頃，女釋手，生暈然墜落。適世家園中有虎阱，揉木爲圈，結繩作網，以覆其口。生墮網上，網爲之側，以腹受網，身半倒懸。下視，虎蹲阱中，仰見臥人，躍上，近不盈咫，心膽俱碎。園丁來飼虎，見而怪之，扶上，已死。移時，始漸甦，備言其故。其地爲浙界，離其家止四百餘里，乃告之主人，贈以貲而遣之。嘗告人曰：「雖得兩死，然非狐不能歸也。」

博異女

「百折難回烈女心，沈淵猶自撻仇人；一朝霹靂擊空下，始信神龍是化身。」

博異民王某，有女及笄，勢豪某，窺其姿，伺女出，掠去，無知者。至家，逼淫，女號嘶掙拒，某益殺之，門外故有深淵，遂以石繫尸，沈諸其中。王覓女不得，計無所施。天忽雨，雷電透其家，霹靂大作，龍下撻某首而去。未幾，天晴，淵中女尸浮出，一手捉人頭。審之，則豪某也。官知，鞠其家人，始得其情。龍其女之所化與何，以能然也，奇哉！

一員官

「同知骨幹太嶮峻，僚屬休將一例看；難得仙人有真賞，此公而外竟無官。」

濟南同知吳公，剛正不徇。時有陋規，凡貪墨者，虧空犯贓罪，上官輒庇之，以贓分攤屬僚。無敢梗者，以命公不受，強之不得，怒加叱罵。公亦惡聲還報之，曰：「某官雖微，亦受君命，可以參處，不可以罵詈也！要死，便死，不能捐朝廷之祿，代人償枉法贓耳！」上官乃改顏溫慰之。人皆言：「斯世不可以行直道，人自無直道耳！可反答斯世之不可行哉！」會高苑有穆情懷者，狐附之，輒慷慨與人談論。音響在座上，但

不睹其人。適至郡，賓客談次，或詰之曰：「仙固無不知，請問郡中官，共幾員。」應聲曰：「一員。」共笑之，復詰其故。曰：「通郡官僚，雖七十有二，其實，可稱爲官者，吳同知一人而已！」

是時泰安知州張公者，人以其木強，號之楸子。凡貴官大僚登借者，夫馬兜輿之類，需索煩多。州民苦於供億，公一切罷之。或牽羊豕，公曰：「我卽一羊也，一豕也，請殺之，以犒鬪從。」大僚亦無奈之。公自遠宦，別妻子者十二年。初蒞泰安，夫人及公子自都中來省，之相見甚歡。踰六七日，夫人從容曰：「君塵甑猶昔，何老諱，念子孫耶？」公怒，大罵，呼杖，逼夫人伏受責。公子覆母身，號泣乞代。公橫施撻楚，乃已。夫人怒，卽偕公子命駕歸，矢曰：「渠卽死於是，吾亦不復來矣！」踰年，公果卒。此不可謂非今之強項令也！然以久離之琴瑟，何至以一言而躁怒之，此不情矣哉！而威嚴能行於牀第，事更奇於鬼神矣！」

花神

「花宮折節禮才人，草檄爭誇筆墨新；自此封歛姨應迹，年年留得十分春。」

癸亥歲，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綽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輒從公杖履，得恣游賞。一日，眺覽既歸，倦極思寢，解屐登牀。夢二女郎，被服豔麗，近請曰：「有所奉託，敢屈移玉。」余愕然起，問：「誰相見召？」曰：「

「絳妃耳」恍惚不解所謂，遽從之去。俄，階閣，高接雲漢。下有石階，層層而上。約盡百餘級，始至顛頭。見朱門洞敞。又有一二麗者，趨入通客。無何，詣一殿外，金鉤碧箔，先明射眼。內一女，入降階出，環珮鏘然，狀若貴嬪。方欲展拜，妃便先言：「敬屈先生，理須首謝。」呼左右，以毯貼地，若將行禮。余惶悚無以爲地，因啓曰：「草莽微賤，得辱寵召，已有餘榮。况敢分庭抗禮？益臣之罪，折臣之福。」妃命轍毯設宴，對筵相向。酒數行，余辭曰：「臣飲少輒醉，懼有愆儀。教命云何，幸釋疑慮。」妃不言，但以巨杯促飲。余屢請命。乃言：「妾花神也，合家細弱，依棲於此。屢被封家婢子，橫見摧殘。今欲背城借一，煩君屬檄草耳。」余皇然起。妾：「臣學陋不文，恐負重託。但承寵命，敢不竭肝膈之愚。」妃喜，即殿上賜筆札。諸麗者，拭案拂座，磨墨濡毫。又一垂髻人，折紙爲範，置腕下。略寫一兩句，便二三輩疊背相窺。余素遲鈍，此時覺文思若湧。少間，脫稿，爭持去。啓呈絳妃。妃展閱一過，頗謂不疵。遂復送余歸。醒而憶之，情思宛然。但檄詞強半遺忘，因足而成之。謹按封氏，飛揚成性，忌嫉爲懷。濟惡以才，絕殊偃草。射人於暗，深類含沙。昔虞帝樂其董融，富貴不足解憂，反借渠以解慍。楚王蒙其蟲惑，賢才未能稱意，惟得彼以稱雄。沛上英雄，雲散而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念佳人。從此顧盼自雄，因而披猖無忌。怒號萬竅，響碎玉於深宮。朔莽中宵，弄寒聲於秋樹。倏向山林叢裏，假虎之威；時於澗瀕堆中，助江之浪。且也，簾鉤頻動，發高閣之清商；簷鐵忽敲，破離人之幽夢。豪華拂笈，儼同入幕之賓；排闥升堂，竟作翻書之客。不曾於生平識面，直開門戶而來；若非是掌上

留裙，幾掠隨風而去。吐虹絲於碧落，乃敢因月成闌。翻柳浪於青郊，謬說爲花寄信。賦歸田者，歸途纔就，飄飄吹勃勃之衣。登高臺者，高與方濃，輕輕落葉莫之帽。蓬梗卷兮上下，三秋之羊角搏空，箏聲香乎雲霄，百尺之鳶絲斷繫。不奉明空之詔，特速花開，未絕坐客之纓，竟吹燈滅。甚則揚塵播土，吹平李賀之山，叫雨呼雲，捲破杜陵之屋。馮夷起而擊鼓，少女進而吹笙。蕩漾以來，石皆作燕，吼奔而至，瓦竟分爲。未施搏水之威，浮水江鷗，出拜，陡出障天之勢，書天雁字不成行。助馬當之輕帆，彼有取爾，牽瑤臺之翠帳，于意云何？至於海鳥而靈，尙依魯門以避，但使行人無恙，願喚石郎以歸。古有賢豪，乘而破者萬里，世無高士，御以行者何人。駕礮車之狂雲，遂以夜郎自大，恃貪狼之逆氣，漫云河伯爲尊。姊妹俱受其摧殘，彙族悉爲其蹂躪。紛紅駭綠，掩萼何窮？孽柳鳴條，蕭瑟無際。雨零金谷，綴爲精客之裊；露冷華林，去作沾泥之絮。埋香瘞玉，殘妝卸而翻飛；朱樹雕欄，雜珮紛其零落。滅春光於旦夕，萬點正飄；覓殘紅於西東，五更非錯。幽閒江漢女，弓鞋漫踏春園，寂寞玉樓人，珠勒徒嘶芳草，斯時也，傷春者有難乎爲情之怨；尋勝者作無可奈何之歌。爾乃趾高氣揚，逞無端之踴厲；發豪振落，動不已之珊瑚。傷哉綠樹猶存，餒餓者繞牆自落；久矣朱旛不豎，娟娟者隕涕誰憐？墮溷沾羅，畢芳魂於一日；蠶桑夕瘁，免荼毒以何年。怨羅裳之易開，罵空聞於子夜；詆狂伯之肆虐，章未報於天庭。誕告芳鄰，學作螭盾之陣；凡屬同氣，率與草木之兵。莫言蒲柳無能，但須潘籬有志。且看鶯鶯燕燕，公復奪愛之難；請與蝶友蜂交，共發同心之誓。蘭橈桂楫，可

戮戰於昆明，桑蓋柳旗，用觀兵於上苑。東籬處士，亦出茅廬。大樹將軍，應懷義憤。殺其氣節，洗千年粉黛之冤。殲爾豪強，消萬古風流之恨。

聊齋誌異完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scribble,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word "EAST" or similar characters.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四版

全四册定價大洋二元四角



發行者 啓智書局

上海法界大馬路東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